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七・經部・詩類

詩説十二卷總説一卷 〔宋〕劉 克撰……一
詩疑二卷 〔宋〕王 柏撰……一一三
詩傳注疏三卷 〔宋〕謝枋得撰 〔清〕吳長元重輯……一二三
詩集傳附録纂疏二十卷詩傳綱領附録纂疏一卷詩序附録纂疏一卷 〔元〕胡一桂撰……二七五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二十卷 〔元〕李公凱撰……四八九
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二十卷 〔元〕羅 復撰……五八七

詩說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昔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賦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縿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遼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東晉補亡模倣序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

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爲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幽篇詩豳雅豳頌見於篇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突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亭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　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　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　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繫於朱曰之次書成藏在篋中有年恨遺攻劾遺失數卷　先儒固已各有成書惟家君所著未曾流布茲且以其說之僅存者與書說對刊仍録原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来之君子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　垣百拜書于直舍

總說

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盡心焉為之訓詁為之正義為之集解使後之學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若夫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范甯皆目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者盛於前古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要其發明之功能增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詩良以其未易學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纂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得謂之詩說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問之高下皆於是發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諸撰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譔歟

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十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彤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飲酒燕禮奏樂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丘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當時詩人之辭

乎是未可知也

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異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賢盡於情性關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曾聖賢不作吾夫子將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爲絢止以

先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之舛而刪之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所存已微其義不但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復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詩之實事也若子貢問答貧富之說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時許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自發之由是以推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春秋之際諸大夫之歌詩皆今之所學也于時未折衷於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乎今之所謂經者未必通習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熟若後世之以詔立是學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士大夫之所通習至吾夫子而後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失才質不足以有知雖聖門猶難于言而況夫人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以學詩者也

國風皆以國繫未有以義與人繫之者七月則以豳繫之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

南言則以義繫也以周召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爲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周官以三公爲鄉老則以鄉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之東西也設若果爲分陝必在武王成王之後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此詩已有此義矣義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故謂鍾之詩曰以雅以

南以爲不僭南可以並於雅矣爲者周禮之豳爲也二詩皆王業之基也皆爲師之所掌爲以豳爲主興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爲詩序故演爲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爲文王則關雎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猶不免於舛

二南之均爲大姒不可指爲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爲比若豐鎬自有王睢其曰睢鳩亦鳩類也皆指大姒之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

侯之事或者文王之爲西伯也風化之所形如此國人歌之矣迨其虞芮質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既備應門皐門靈臺靈沼追王之禮上及后稷國人歌之文王之始終如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沒其實也以前日之詩別異於受命之後是以不容於不分蓋周之至德十亂之力也故以周公爲王者之風召康公相文武日闢國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爲諸侯之風周公爲首召公次之欲繫之周公繫之召公理亦宜爾文王之詩王者之事不可以爲諸侯諸侯之事不可以爲王者遂以二南別之後世以

私說爲勝謂文王決不受命以小儒之見揣摩數千載之上事之窒礙皆以強辭勝之至於二南其說不通豈復顧計哉往往專以泰誓無文王之辭而武成有之以此爲證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大王王迹縱以爲出師告名山大川之辭豈有師未及商勝負未決畧狩軍旅中已備追王之禮如此但後世習見秦漢以後玉璽之說乃謂自堯舜以來皆若是雖不以此立論而大意似矣豈知三代之前以諸侯之歸爲受命之實堯舜之朝覲亦然克於書說論證甚多非若儒者偶見泰誓無文王之辭遂藉以亂聖

人之大典也

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大氏模倣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一語耳以孔子之意而觀子夏之言子夏矣聖人之旨多矣其窮關雎也不亦深乎今觀二南之序大抵皆類子夏之文他詩皆然夫子既亡子夏老於西河之人疑於夫子當時之所尊事者視吾夫子不及焉是以果於自信貿亂聖人刪詩之旨後學因襲而不能自悟耳

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徒得文武周召一時王道

之本原未易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夏古大聖人會聚於一家之內其所形見必有大過人者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吾夫子發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於書說備言之矣當時所謂至德者不獨文王一人有周公有武王是以其事如此醇懿實論曰武王曰吾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矣何嘗專歸之於文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亂共成此至德蓋一代之盛節唐虞之所不及此吾夫子之所重歎也後世不足以知

此強以此事歸之文王而後吾夫子之旨大繆矣知此而後可以言文王之詩繫之周召者為可推矣

南之為言無他義也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義止於此文王之化自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於人心及於動植聖人之盛無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於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臣事之節未改也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者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若其詩則當時詩人之所歌詠而不可掩沒者也然周南之化

深於召南周南之旨大於召南其詩又於召公而不及於周公者道本文王不以周召為斷所以成周家之至德者周召為之冠固宜居之而不辭也

吾夫子謂伯魚為周南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獨有取於是蓋當時之可學者唯有詩而已爾二南者猶今世小學之蒙求爾人而不學是宜其無知也猶小子何莫學夫詩之意人而不為二南則猶未之學也故曰猶正墻面而立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為學之能事也

介甫之辨二南似尋以詩序為斷而以詩辭證之此即止

為見理未明徇詩序而不知詩意耳若詳味詩意得明則詩序可略矣詩意本也詩序末也徇末而弃本可乎但觀召南詩序便似與詩意相遠若周南之序與詩意脗緣特甚但作為文辭以參之耳害於詩之大者也

言易者類以象數極其推演而出於易書之外言詩者類以名物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之理義詩之旨趣終若銷鑠其有存焉者寡矣

詳觀詩序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為據而後之儒者遂依序之辭演而歸之於詩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類以

序與詩爲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義之易通而詩人之旨不暇問也詩序顯而易見詩意隱而難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將以教人也惜哉惜哉

邶鄘衛之詩似以地爲別均之爲衛也其事則相參錯焉若二南則不然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皆文王之時也係之周公召公者託之以爲別耳

詩人之作詩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託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爲之序乎其爲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百年之後名諡已彰事效已應然後有此序欲其閎肆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聽聞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後人追述之辭然詩之爲追刺者亦鮮大抵臆而爲之說爾文之卑陋止似唐世文章未可望晉宋也

春秋諸大夫之歌詩若不與事類甚矣其不足以知詩也詩之不易知於是以詩序之易曉而求其旨而詩意遂失遠矣不足以知詩猶可略緣詩意浸以說舛流而不可返其害於詩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

吾夫子之言詩大抵推廣詩之旨趣極於精微類出於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爲其能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以切磋琢磨爲告往知來以素以爲絢亏之爲禮後其爲元類至義者也後之學詩固不可望遂以子夏能發詩旨之所未及至於理義皆融則莫之敢議其何取乎學

詩人之作詩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託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爲之序乎其爲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百年之後名諡已彰事效已應然後有此序欲其閎肆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聽聞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詩其大相背繆不足多怪如魯文姜既謂莊公不能防閑爲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至粗者差舛如此況其精微者乎

詩人之旨類不易知其物異也其言異也物有產於其地而非他方之所均有言有出於方言而非異時之所通識又況古今相去之遠哉今之訓詁有雜得於他經者有他經之所絕無者雖以詁訓爲準而詩人之旨意殆未必然說詩者乃若親見而耳傳之何也

子夏之在聖門學問甚淺所謂文學者非學也以詩序言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爲其能

之其為文固已降於曾論化詩之序文體大較相似果使皆子夏之筆然其論交而見誠於子張其喪明而見攻於曾子曾子固晚成子張又有兩焉觀子夏終身未嘗少進於道晚年過魏文侯始尊而大之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而子夏亦亢然以言詩自命後世宗之莫之敢異豈皆夫子之所抑衰者哉況雜出於毛公諸儒之手乎

詩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爾儻精求之則得之矣且如人君之詩而詩辭乃以臣為重便是所重在臣詩意在福其間一二辭乃以德為重便是所重在德若是者甚多子之論道專以詩為主而非學詩者所可預也

吾夫子之言自有微旨儒　以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且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道富矣夫興與觀可以盡已羣與怨可以盡人五常之大綱也若是備矣此詩之道所謂雖多者也況又能識鳥獸草木之名是識鳥獸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末乃及之今儒者往往專以識鳥獸草木之名然後為得詩之道其失聖人之旨多矣

近世之說詩者大抵以詩序為宗凡詩之辭盡牽合與序同然後曲為之辭使皆盡出於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

吾夫子者也況其失浸遠乎

世之學詩先以詩序存於腹中安得不自障蔽雖欲不奪於序亦不自覺矣惟先去詩序深求詩旨得其醇一無礙皆已融暢然後看序始知序之所失爲多

文武周公肇造王業綱維道化類皆純懿精密要於極至夏商聖賢殆有未至者焉故仲尼論十亂之才上與唐虞之尤盛者並稱若又過之矣故其　達之邦國臣民流行於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見詩人作詩豈徇於言辭之末哉三百篇之旨可謂博矣其根原於立國之意者不過十數大節學詩者安得不推本而參求之克於諸詩有合原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辭之重複爲嫌以詩之本原皆同故也覽者不詳其故而猥厭并之其於詩人之旨安能數暢無

總說終

詩說卷第一

信安劉　克　學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雎鳩之爲物其聲鎮閒之羽屬乎豈必天下之所通有哉鸜鵒之來巢于魯聖人蓋以爲異矣姑以羽屬言之乃曰在河之洲猶黃鳥之止于丘隅也豈但知其所止則知羽虫所止所在之地也大學乃謂於止知其所止也河雎鳩爲得其所在矣玩其爲在之辭不但如所止也河之洲左右皆河雎鳩不出於兩河之間而有逑匹鳴聲上下之樂是興大姒之德幾同於文王天作之合盛德之粹如此其偶也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微美是以爲三百篇之首文王之至德又先於四始者也河洲指文王也聖人於關雎之旨屢爲之嗟歎而不能已自漢以來諸儒皆莫之知夫以一文王之一聖生民所未有而大

如之聖又同之爲不但父子也而夫此聖人所以深歎者也鵲巢爲召南之首維鵲維鳩亦並言之謂文王太姒同其聖以此推之則此辭之爲並美可知也得淑女以配君子如琴瑟之友鍾鼓之樂始求之如此之勤終得之如此其樂是其次也盛德之至不可加者惟關雎鳩在河之洲一語而已若妃嬪之貞潔宗順如芣苢之流之芣是又其次也嗟夫十亂在朝大姒在宮大任在上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歟此文王之所以爲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否歸寧父母

經傳之取義於葛多矣大抵取其蔓延茫其根本無他義也是詩雖言歸寧父母有本根之義而詩辭不及也毛氏以覃爲延覃既爲延則施爲何哉凡言施者皆延也覃非可以延言似若是覃被覃及之義此蓋名詩之旨不可略而詮之也詩辭亦以葛之所覃施于中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否歸寧父母

經傳之取義於葛多矣大抵取其蔓延茫其根本無他義也是詩雖言歸寧父母有本根之義而詩辭不及也毛氏以覃爲延覃既爲延則施爲何哉凡言施者皆延也覃非可以延言似若是覃被覃及之義此蓋名詩之旨不可略而詮之也詩辭亦以葛之所覃施于中谷

言之是覃自爲覃施自爲施后妃以柔順爲德取義於葛若女蘿之施于松柏者也若是則何以能覃被於山谷哉施于條施于木可也覃于山谷則不可以蔓延爲言蓋超出乎尋常之外者矣故首章二章皆同辭詩人之旨固不苟也所以繼關雎者也何以言之后妃以柔順之德服習於宮壺之遂其所覃及乃至風化天下賢才衆多王業以大國家以興此豈常情所可測度故當蔓延之盛被于山谷葉之茂盛羽虫翔集鳴聲和暢者若林木茂盛之所致而葛乃致之非所致而致爲明后妃自宮室風化天下也而后妃之所服行者皆切近之實事刈濩絺綌澣濯節儉之煩辱爾此與文王卑服同德卒章之言師氏又明后妃至貴而尊敬保姆不少間於初年汙澣至末歸寧常情其可否不敢專必稟命於傳姆而後行後世以華侈自肆者可少戒矣異時成周之世惟王及后不會所以奉君上者如彼而文王之世所以自處者乃若是其嚴恭也節儉蓋其細耳不可以

卷耳

發詩人之旨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
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
云何吁矣

是詩何其難知也說詩者姑以詩序求通於詩之辭其
所未暢則強爲之說似非詩人之旨去古既遠非有明
證亦不得臆爲之說但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
不勝其憂卒章乃有一吁不能盡者焉何也據詩序以
進賢爲說乃曰至於憂勤辭亦枝矣詳而思之聖人列

而次之於閑暇葛藟之下必有大者焉以其時求之其
當穀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穀周之
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判者姜里一事韓退之謂臣罪
萬死兮天王聖明最爲有見大姒居此之時宜其憂之
至此也無一毫怨懟其上之辭其所可證者詩人以淺
辭致微義皆以彼我二字見之詩人之法類如此此詩
首所著見其言彼之危峻者皆以發思明崖嵬之勢也
玄黃即龍戰之血也兕觥罰觴也因彼而酌此酒勿永
以爲懷勿永以爲傷其旨著矣頃筐藏至崔嵬之勢於不

可知之中僕馬皆病云何吁矣不可得而言亦不勝其
可歎也此章非爲姜里發何哉當讒逐患難之時太姒
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
耳而不盈頃筐者也觀詩人憂歎如此則史謂閎夭之
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者庸或有之宮壺之中其
憂也宜此大姒之所以爲聖歟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
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之義他不見於傳記其岐雍之所產歟毛氏之訓
其以詩序而生此義耳求之詩辭亦無此旨止於葛藟
之蔓施不在木也故滎陽公有不取其木之言竊詳詩
辭與大小雅相近歌詠其福祿爾和平樂易與前詩憂
勤之旨遠其詩人以木爲興其辭曰南南二南之南也
於周南之詩而以南爲辭謂非詩旨不可也其文王之王而屈於商
命作周之詩乎木之曲直其性也文王之王而屈於商
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

有所屈而天下之所依係於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王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畾之猶縣綿也二章曰荒之荒大也與文王荒之同辭卒章曰縈之不可解也首章福履綏之綏安也福之所安受也二章曰將之將大也卒章曰成之王業至此而成也履訓祿其然乎後世襲之不以爲疑實與祿相遠且不類蓋履禮也上天下澤履文王雖受命作周猶以三分天下之二服事商紂上下之分固存克於書說辨其受命之後商自爲商周自爲周若二國然故商王周王並稱而不嫌所以然者周之友邦尊事之心與庶商諸侯自不可得強同也故當時詩人以福履言之所以始安而卒大終成之乎

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春秋之書螽者十有一其以爲災也審矣周南乃以與后妃之美何哉春秋以其多而害稼詩人以其多而爲子孫之衆其義異也詩辭以其羽之多然以其義譬之非若百足之虫也螽止四羽非曰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是詩如孟子大王愛厥妃之言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與百姓同之者也若是則不必歸於后妃之不
妬忌可也文王之時自無窮民詩人但見岐雍之民熙
熙如此夫婦各安其居室其氣象如春風和氣中因桃
夭而發興焉爾

兎罝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兎罝施于
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

兎罝與武夫扞城皆不相類借曰託興不應若是遠隨
也故朱氏謂聞椓杙之聲視其人則甚武可以扞城正
以其事之不類為此說以通之爾詩人之旨必有所在
儒者自不思爾竊意詩之三章自椓杙至中逵中林此
詩旨之所寓也兎罝當行道之中哉

捕之者設罝於其窟之近地自中路至中林如此其多
也喻狡焉思啓封疆者狡捷倏忽多為之所而不窮其
窟穴以為利此聖人固圉之至心也此文王所以待畎
夷獫狁之道常扞蔽於平易近郊之地初未嘗搜剔辦
治謂婦人無全善也色非所尚而尚其德苟有一毫之
窮窟究求盡其類豈非聖人待夷狄之常道乎故其
夫之赳赳未嘗恃此以信威始之扞城中之好仇與夷
狄雖仇敵而未嘗不以好接之不殄不隕之意至於歲
行境外遠人之服乃以武夫為腹心以保文王家共享
太平之福此兎罝所以為周南之詩歟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
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
薄言襭之

芣苢莫詳其的為何草也陸璣所謂難產者亦恐揣
詩旨為之說耳今方書治產不用車前子也然則詩人
之旨竟終不可解抑岐雍所產非他方所有乎然則聖
人取而列之周南若未見其可美也何以為正風之大
乎似若諸儒但述詩序之辭不詳求詩人之旨不專在芣苢何以明之曰采曰有曰掇曰捋曰袺
曰襭一詩之辭如此而已故芣苢之上必加以采采二
辭以婦人比芣苢則所以采之者非婦人之事矣詩人
苟謂婦人無全善也色非所尚而尚其德苟有一毫之
可取后妃皆取而進之矣此寤寐求之之遺意也關雎

之永淑女至求之不可得取者取之不容終遺失矣是以采采之辭不輟而薄言之辭各異詩旨之寓於采采之辭盡露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蒌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說卷第一　十四

詩之難知此詩是已道見游女將秣馬以從之此鄭衛之變風何以為二南乎說詩者遽相祖述而不知其非止由序詩者不知詩人之旨所能知者漢有游女一句便執以起義後世儒者尊信太過不復致思自游女一辭之外他皆枝離其辭以從之矣曾不知岐維之去江漢幾萬里而遥藉曰道化流行何獨踰越疆理獨取江漢為辭周召分陝亦不至是他詩未嘗近似也惟江有汜詩以言嫡媵爾非若江漢之指也然漢水與江小大相遠當時依漢水以為國者惟荆楚爾考之

傳所謂漢水以為池是也漢之視江未為甚廣詩以為基廣詩人之意以明其不可泳爾詩凡三章章之末皆同辭不少異一章以喬木發辭二三皆以錯薪發辭此其旨也游女止是首章之一句安可以盡一詩之義學首章者詩人之本旨也似若喻楚之強悍驕亢不能莊民故以喬木不可休息喻之薪比當時諸侯文王其傑出於諸侯之間者也故言錯薪附近楚國者皆陰邪游蕩之人不能應民之求故以游女不可求比之見文王之興思將去江漢而歸周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可則知

詩說卷第一　十五

楚之暴虐域民以封疆之界如此其嚴也是以三章之末句不少異見歸周之至切漢水雖非大浸詩人以為至廣矣一詩之句凡二十有四言不可者八焉楚去岐雍之遠猶若此當時諸夏之願歸于周者可以觀矣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是詩自是商邑之民思歸于周之詩汝水疑是周境伐

其殺雉庶幾懷像文王而願見之也伐其木之救不
蔽芣所見故首章如飢饑二章望文王不以商周爲異
而棄我也三章以文王爲民之父母矣詩辭以彼我爲
別故知其爲商人之辭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非實致之祥非若鳳皇西狩之獲也有文王之公子
公族公姓雖不果致麟不失爲聖人在位之盛嘗衰之
際雖實致麟聖人蓋以爲不祥矣嘗文王時麟不實至
何以知其趾之爲仁厚聖人者必知麟詩人以麟趾歌
之晉夫子列之二南踰於麟之爲祥也多矣雖然角之
興完豈不重於趾詩人以趾名詩趾豈貴於角乎蓋麟
之至也以足文王之世多賢公子詩人取類謂其賢之
多也詩人大旨以麟興文王李氏之說信也何以證之
其下文曰于嗟麟兮歎美文王之在上也一聖人出而
興於上而公子公族皆爲大賢詩人歸其本於文
王太姒故以終周南之什而爲之重歎焉

召南鵲巢　國風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
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
百兩成之

詩人以鳩鳩比夫人以鵲巢比國君詩序則以鵲巢爲
夫人之德後之說詩亦混鳩鵲而言夫人曾不思詩人
以維鵲維鳩並言謂太姒與文王同德也詩凡三章維
鵲之辭不異維鳩之辭不同自御而成自居而盈始末
之序其與夫人必然也不可以他辭亂之也鳩之均壹
鄭氏之說似非詩人之旨詩人之旨若謂鳩者呼婦逐
婦之鳥有婦道焉後世詩人所謂鳩婦也詳觀羽虫未
嘗混處鳩自能爲巢特拙其爾抑岐雍有居鵲巢者乎
惟杜宇寄巢生子爾鵲巢比國君而居召南之首亦猶
關雎之首國風也亦四始也鵲既比國君是不以鵲言
夫人矣何以名詩而首召南乎須夫人而首召南可也
文王自西伯興周而受王命鵲巢之詩作於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之時造舟爲梁故有盈之將之之詞周之王
業自大任以聖德興周而大姒嗣徽音以至於關雎之

歌后妃者其淵源有自來也有文王之聖而後大姒之德以成所謂刑寡妻者皆自文王出焉此鵲巢之所以名詩而不以鳲鳩者也詩人之旨終自精微非常人所能及耳大姒之聖未嘗有所作為而以拙事有成業致興周之盛是婦道之不貴於作為如此此可以為萬世法文王有其國家不以宮壺之事分其念慮內教陰德一出於大姒以造其極至此所以鵲巢名詩而首召南

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詩似若周人歌詠大姒共祭祀之詩先祭之時具祀事如此其蠲潔也二章共祭祀如此其專壹也末章共祭之容如此其雍肅也迨其還歸其盛德之容猶有可尚如此詩言簡直醇古而大姒之德如文王肅肅在廟之時睟然之容視采蘋為有間矣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此詩似與殽其靁相近此乃先焉者無怨懟也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為西伯固以急民為己憂矣周公謂日昃不食且不敢盤遊故召南之大夫亦以文王之憂民為心不暇念其家室其妻念其夫以一見之為難既見之以一遇之為難曰見曰覯則大夫之勤勞不遑寧處之情悉見矣南山以南為義薇以養為義不敢直言之者見文王憂民之深而未以民為己任故召南之大夫任君之責隱然有至難者焉非若殽其靁而以違去之為辭也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蘩之言簡而事尊采蘋之言詳而事卑詳其義玩其

辭序詩者謂此詩為大夫妻其得之矣大夫之家具寘於諸侯之廟制也則是詩習得於召南之從政者亦足以見文王時大夫之家事亦雅濟濟如王者之盛時被之歌詩二南之餘風如此也蘋藻非可食之菜不可食則亦不可薦詩人乃取以為言何也明其至潔也託於至微也微者猶若此則牲俎豆如何其蠲潔如何其詳謹也此詩人之旨歟積而上之則視滁濯奉絲祭服之事皆不必言矣

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言召伯詩辭當文王為西伯時使召公巢分陝亦得稱伯乎若凡伯榮伯者天子之卿也是詩若後世追頌之辭思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而愛其樹故以召伯言之以其分掌諸侯也後世採詩者當異之次於夫人之後併以行露次之為二南二十五詩皆室家之德惟兎罝甘棠行露羔羊騶虞參於風化之盛比物而有取於甘棠棠以甘言當文王爾雅之事亦猶后來其蘇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

女從

是詩之辭其取義多不以其類說者強為之說以通之欲其該貫無礙安可得哉誰謂雀無角是謂言其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則誠有牙矣安可得而一之速獄速訟與有家何預乎若說文及楊氏曾言鼠無牡齒也今牛羊唯下齝有牙頰車無之是以詹之附者為牙政與詩旨相似而左氏又謂脣亡齒寒是以附言脣者為齒也此皆相因而名皆以轉移義不在此也鼠白胎息前二牙已具故嚙物為先利以鼠為有

牙而雀不可以爲有角明矣謂雀有角甚於室而角也此所謂不以其類者也竊詳此詩凡三章言聽訟後二章言獄訟之情其旨甚明露非可以行言行露者行而沾露者也當文王之初紂在上虐被於民商俗之弊以薄陵德實悖天道怙侈滅義驕淫發奢召公奉西伯之命聽訟於民德澤所加止於行者而已其不行者與行而不至者不能及也故其澤物如行人之沾露不能如雨露之普澤也獄訟言露之沾濡豈不夙夜謂行者豈不早夜而行乎所行之及者淵澤已多其不得行者勢不及也當是時文王日昃不食求以和民猶勤勞若此召公爲之補宜其夙夜而行也二章雀非可以角言穿屋取室穿之物甚衆於人尤切謂室家之應當補出於無角如雀本無角甚於有角屋室以庇風雨而穿之使人不能安其室家猶室家交起獄訟使怨緣於獄不使可安也鼠有牙者也鼠之有牙雖墉墻之厚亦必穿之猶社會鼠也謂訟之牽起不可遏者亦遏之出於意外者也此形容交之情者也所不易知者後二章之末句耳此亦不以其類者也詩人之旨謂獄訟之起

不及也當是時文王日昃不食求以和民猶勤勞若此召公爲之補宜其夙夜而行也二章雀非可以角言穿屋取室穿之物甚衆於人尤切謂室家之應當補出於無角如雀本無角甚於有角屋室以庇風雨而穿之使人不能安其室家猶室家交起獄訟使怨緣於獄不使可安也鼠有牙者也鼠之有牙雖墉墻之厚亦必穿之猶社會鼠也謂訟之牽起不可遏者亦遏之出於意外者也此形容交之情者也所不易知者後二章之末句耳此亦不以其類者也詩人之旨謂獄訟之起

不遏兩端威富而已故呂刑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室家不足言絶于富也亦不女從言絶于威也經傳之言不足者皆不足用之意猶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非若世俗言人情之睽傷謂之不足也以此推之詩人之辭皆以其類特難知耳經傳之言獄訟不少惟此詩盡形容之妙乎凡詩自淺入深者甚多自深入淺者極寡此詩訟淺於獄也雀以角言理之所無也鼠以牙言理之所有也理之所無而曰穿屋事之常也理之所有而曰穿墉勢之非常者也亦皆形容交充之情也獄以究其隱情訟以伸其可直者也與獄以徼利與訟以爲信故有不足不從之異序詩者模倣二章之意謂與獄以偪婚何其遠哉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

詩辭兼取素絲詩名專主羔羊合而言之實羔裘也詩名不以裘言獨以羊者非謂裘也凡言羔裘必有飾

羔羊之詩不以其飾也義止於羔羊也來所以為飾如羔乘豹裘緇衣羔裘皮也今無取其飾曲禮去尸資卿大夫羔士雉鄭氏謂羔羊群而不失其類比名詩之旨歟名詩以羔羊而舒則為裘羔然所以襲羔羊之皮以為裘五紽五緎以素絲為之純於潔白有也純潔白而絲毫無所累焉若李氏所謂不黨不鳴之義皆備所以進退之間綽綽有餘裕雍容自得之意退以歲公可也由公事以退食亦可也表裏無所累其心從容暇豫之際可謂盛矣以節儉正直為言矣

乃少異乎詩三章貧以退食為言詩人之所主然也羔羊素絲皆言潔白之純也卿大夫之潔儉於其分猶或難信惟於退而燕私亦有雍容之意則非強勉矯飾之為也所以申言之

殽其雩

殽其雩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殽其雩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殽其雩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厥振振君子歸哉

雷者驚蟄而懼邁雷之出地萬物甲拆之始易之卦為震其象為龍詩人乃以其聲之殽名詩何哉得非當文王與紂之事乎文王為天命所歸而紂居其上猶陽春萌動於南山之下也南者君之南面嚮明而治者也其取義之備未有若此詩者也文王有憂世之心求以感和萬民而紂居其上文王不得大行其道而大夫之贊化者亦不得自止於行室家之人思欲其夫遺而去之此婦人之仁也若召南之大夫與文王同心同德則亦如雷聲之動不容自止於行役之勤也

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是詩美男女及時其果足以為道化之盛乎句踐一令之須亦足以至是文王之時無鰥寡孤獨之窮民者而士之民皆不至於無告豈以是為可美歟詩人之旨以文王盛時道化之純格於閨門之遠雖女子之微亦能安於閨闥當婚姻失時之後猶以禮節自守不輕有所

從三章皆以梅之標喻嫁娶之失時以求主昏之子之未有行不言男之求者道化以格於女子爲難也末不言之治雖婦人女子皆有風節天下之亂必漸風人猶而後禍亂遂成故鄭衛之風與西漢備書諸王之淫亂異重訓之旨一也此詩首章於庶士之中迫其言舍所擇矣二章迫其今者爲三章起義參急之中必迫其言之急言不以從之爲辭是強奏會而不得者也此詩人所以形容道化之格出於女子之自定非父母保傅之所能及也按邶柏舟綠竹有摽毛氏曰摽拊心兒由是推之摽非可以落爲訓字亦從手以拍舟推之殆太息意太息悔之所存已不多矣故曰摽有其有者七有者三而已墜則盡矣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星本不可以小大言均爲二十八宿而有小有大有明有晦有隱有見未嘗以此異其義羊尚者爲蕭亦三星也至大者爲參伐星家謂之大辰乃不言參者義不在此

詩人名詩自有旨也本不拘言其星也嘒嘒貌而曰三五在東日初昏星初見三五數點見於東方至夜而漸進而南故曰肅肅宵征參昴當時亦甚微比女御少進見易所謂賁其須以宮人寵者魚貫而進如星之宵征雍雍肅肅文王宮壺之遠如此其嚴肅也亦幾於帝舜釐降之時以命爲貴賤之命者後世之倿辭也古者安得有此堯以二女妻舜舜不以姊妹之故使之離也猶爲之分別書謂之釐降離騷曰湘君湘夫人春秋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媵與夫人貴賤定矣豈以星爲歟

知其命有貴賤後世之末習也安可以泥詩人之正乎此詩所謂命者分位之命也以其命爲不同者言星之常論詩人以明文王宮壺之粹此所以能書書與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嗟也歌

以詩之章次言之睽之漢者合亦淺睽之深者合亦深乎此又詩人感發善於深淺之始不宜戚戚也

二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麕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說此詩者似若以死麕況強暴以白茅況貞女無使尨吠為惡無禮諸儒所以祖述而不能異也以詩辭求之大抵皆室以死麕為強暴為包以白茅乎故王氏謂白茅為禮之薄豈理也哉既以死物為可惡為使尨吠乎固於原詩之辭不求詩旨焉爾古者不以死為惡

也帝舜以一死為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為仁皆以死為義據此詩麕鹿亦乾豆之物上殺以祀天豈非白茅之所包乎大過之六曰藉用白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聖人之言豈自視菲乎由是推之詩兩章以女與死麕死鹿並言非以死物為可惡是以包之束之以白茅其為況吉士其明所以託興者歟死麕者謂女子自處固欲自重也吉者求之所以自處者愈固故曰包而束也

駉牝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駉牝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

寺駟鬻

駟鬻之爲義獸其可信乎使誠有之抑亦恠矣聖人之所不語也況編之於正風乎然天下固有出於常情之外者近世廣中一郡虎患甚熾忽有所謂神禽者飛而啄虎羣虎皆盡守臣繪以爲圖以爲大祥以此推之庸或有焉不敢輒以爲無也但以詩辭推之則似不然于嗟乎駟鬻是指一發五豝爲駟鬻之仁也如以爲義獸豈有一發之理哉黃棟謂駟爲徒御之駟鬻爲山澤之鬻明矣當蒐田時庶類蕃多一發而得五爲駟鬻者乃

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寧辭有操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詩說卷第二

邶風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想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

欽定四庫全書

成化丁未七月十九日雨過新淦龔人閒閱半
鈞三日後復過觀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覓
新淦龔氏圖書記

克以書致之周公伐三監之後至康王之世四十餘年天下雖盡為周矣猶一日猛省其臣民以為周也止曰商士商民者不奪其志于其主之意邊在成周者三后治之存于商邑者康叔治之康叔所治制于商明于罰者皆以商民漸忠之故此其見于書者也以類推之康叔因其地與民必將如成周表宅里殊井疆者焉是以為邶廓也若馴而化者則為衛、

及亦猶書之終始乎商士詩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則周姓之國王室之民也邶廓之終始乎商民者周家亦不強而一之于衛也此聖人之所以為不可欺也今據其詩言之所謂溱洧亂者皆邶廓之風于衛不預也衛有康叔之化已革而從周者也列之而義自見矣序是以于詩祇以邶廓之次而義乎味其詩蓋前邶風

竿河廣有不變之邶也周公既不強一其民以為周人之于皆莊姜之詩也後世但以愠于羣小一辭遂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起義若是則與瀚衣卷耳遠矣未嘗徵及其淫亂邶廓不率而有奇伎之餘風故末流大為淫亂宜不可混而同于衛也然邶廓之流化而然非若竹竿河廣有不變之邶也周公既不強一其民以為周人之于皆莊姜之詩也後世但以愠于羣小一辭遂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起義若是則與瀚衣卷耳遠矣未嘗徵及其淫亂邶廓不率而有奇伎之餘風故末流大為淫亂宜不可混而同于衛也然邶廓之流化而然非若

烏者也先儒皆未之及訓詁所不及奚可臆也擬舉我之言松柏棄皆木之堅久者也二詩之旨亦略相柏舟豈雖騷香草之義乎首篇宜有大旨而他詩附篇皆以柏舟為興義宜不相遠檜柏松均也獨取于似淫非堅久之義乎味其詩蜂前邶風五篇如出一人之手皆莊姜之詩也後世但以愠于羣小一辭遂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起義若是則與瀚衣卷耳遠矣莊姜不見答于衛君莊姜賢而文故志節不回鮮多咲息首章汎舟人汎之也汎、泛之假也委身于勢不可淫而為也憂之深非酒之所能銷也二章鑒取其伯明兄弟取其義絶而无助歎想而橫被遘也

三章言守節不回以禮自持而已四章言嫁罷之晚憂且悔也五章言日月易久浸漬之深以大明之光漫已微臧而不見察此即與日月之詩乃如之人兮指州吁同辭戒身如不濡之衣被以汙濁而不可解兔憂憤之情而不失其正閨門之美行也是以為三十九篇之首欤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寔獲我心

窈詳禮服未有以綠為衣者惟綬則用之亦下体之物而令　為上体之衣所以喻州吁之背也本以為綬而令　為上体之衣所以喻州吁之毋上僭之意也故前二章皆曰綠之不可以為衣也綠既為衣則黃中之色不容不降初降而為之副所謂裏也再降而為之下所謂裳也三章反覆以綠為言見名詩之旨矣自昏共馴致此患非他人也我不能正其色于未染之始今但當以古人自力使不得而加喙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自強不改其度此我中心之所存之道乎莊姜之文之德其懿矣乎所以正主妾漢儿使其望之乎注曰所以正其序以正主妾之道乎莊姜之文之德其懿矣乎所以正主妾漢儿使其望之乎注曰微矣莊姜之心蓋不欲也衛武公在位能自強不改其度此我中心之所存義存于詩衛人所謂廣聖武公者也莊似內嬖之盛以蓄州吁之禍莊姜之處此人之賦見美于國人而已其憂州吁也

王政不行廢學之十嫡以敗國

限何如其

裳立之載書

所聞世其于嫡庶之亂國邊而不亡其存而正之前此之

邶鄘之風淫亂

之子于歸遠于野瞻望弗及泣

之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于飛下上其音之

南瞻望弗及寔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是詩之為莊姜送戴嬀以左氏所書言之辭旨合
其所可嘉莊姜以正嫡名戴嬀之子完立而見弑
戴嬀畏偪復婦于陳莊姜以正嫡與戴嬀相與如一
觀差池頡頏下上之辞如二夫人然不以嫡自居如
此觀塞淵溫惠之辞戴嬀之賢亦足以上比莊
姜衛莊公室　　逆

使嬖寵此其　　戚如此莊公不知所以處

莊姜祉以御暑以文鳥以禦勝蓋一
詩以燕燕者去来皆以社之

時之盛美乙　　嫡之可歸而莊姜之能立者求之于

詩而可見何　　詩人謂戊日其重来常與鴻相避燕因時而歸者隨

時者也謂桓公死戴嬀不淫而安也莊姜夫人居正
嫡之位不淫而去也卒章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若
所謂寡小君以先君而自勉不以禍難為可免也此
詩人之旨欤若以詩序歸妾之辞而欲廢公羊毋以
子貢之義則亦何取于儒哉

日月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
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
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是詩四章皆以胡能有定為辞每章之發語不同此
言皆同者詩人之本旨也以左傳所書攷之正與此
合州吁弑桓　　而立不能和其民國人皆將　一天

州吁之與石　　比而求定其位者无遺慮焉其告于

宋請伐鄭而　陳蔡從于是宋衛陳蔡伐鄭秋復伐
之猶以未能和其民為憂則州吁之不能定其　其

急甚矣石碏給其子使朝陳以請覲者因其急而使
之親其仇也陳固戴嬀之見逼而徙歸之可歸而莊
從于伐鄭其情未可知其戴嬀之歸必仇州吁者也
州吁如陳以求定其位急而不暇顧謂陳衛方睦嘗
從我伐鄭而不見仇也于是石碏之智伸矣以此觀
之則莊姜此詩之旨坦然言辞皆曉暢不待強為之
說也日月名詩者猶非一朝一夕之故弑逆之漸有

自来也首章言莊公在位宜照臨其奸慝也乃如之人指州吁甚明安有指其君若此之輕乎逝不古處謂嫡庶之分其失已久州吁在位莊姜君母也寧不我顧不顧其有定也二章言莊公在位足以覆冒一國州吁自始固不相好矣三章德音無良國人疾之也俾也可忘寧使之忘我也報我不述者謹浪笑傲之忘我也報我不述者謹浪笑傲不可稱述也若日月之出自東方言日月初出之時可以早辨也莫要賢而文此詩亦備見矣

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懠

名詩之旨鄭氏之說為勝古之名風者多矣未有言終風者以其辞求之其為不止息之義甚明故為霾為曀為雷皆以且言之謂其滋甚也以其事求之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則桓公非厲子乃嫡子也嫡子之位宜立非與州吁均為厲子而論其長少也桓公之立以莊姜之故可以加于州吁者嫡也州吁者嫡也州吁我桓則逼莊姜矣在戴嬀尚薄戴嬀猶不待安于其位而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燕燕之詩作且有泣涕如雨之辭日月之詩又曰寧不我顧寧不我報共于母子之睽可勝言哉揚氏猶以母子之道言之亦不知務矣首章已以謹浪笑傲為言此州吁上烝之意也二章言靁其晦冥之象也二章意必浸深惠然肯来莫往莫来之意以莫往莫来也我方以此感動而思先君也寤言非晤言也寤寐之中而有言若喪心病風者也噎則吐其气噎則併與聲不復出矣莊姜之傷悼如此也

擊鼓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之伐鄭同惡之情也鄭太叔段之將襲莊公莊

公克段之子滑奔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明年鄭人伐衛及州吁之弒桓而自立也將脩怨于鄭而宋公子馮奔鄭人將納之州吁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陳蔡從故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序詩者見其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遂以為詩序而不原其事也諸家作平陳于宋託于宋而興陳平其亂義通暢且足以明州吁之立在其弒桓公之仇怨非宋之伐鄭所能平尒

人然、詩改之怨在州吁之逆不尊以其用兵之久也其曰殤曜用兵此衆仲所謂以亂者也納四閱月耳傳有弗載自焚之語詩序有用兵暴亂國鄭公孫滑而取廩延者桓公也州吁弒桓矣州吁之脩怨與滑同惡也師本伐鄭詩人乃曰平陳與宋豈惟蔡不與為殆是宋本無意于伐鄭而州吁導之以伐鄭也宋寔用師之主又嘗乞師于魯矣陳嬀之娣生桓公而州吁弒之戴嬀已婦于陳終之國州吁者陳也是州吁之忌陳而陳之仇州吁寔深宋為師主

讒州吁之言而黨惡者矣州吁之欲自結于宋者尤重故詩人略他國專以陳宋為言序詩者襲其言寔不能知其情詩之辭若無怨意特不為州吁用命耳為之將者州吁之黨也殷殷用兵着其好兵之情師出無名國人不與也二章言公子仲違其惡也三章以下王肅謂與其從軍者訣別室家之辭誠若有之契濶二字要未易知以末章于嗟濶兮推之則二字之下若言生死相去之遠闊也不可輕相弃也故下三句云尒洵之訓遠他無可證詩人多以洵為信室家相悅之情如此而不尋仲者也衛人不于宋者淺故詩人以平陳與宋為言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睆晥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以詩辭求之莫見其母之不安其室也序詩者例以

衛之谷風言之及末章有莫懌母心之辭遂謂其母
之不能安室也然以事推之一母而鞠七子誠為勞
苦也矣其長育者七人其間豈皆長育我由是言之
七子皆相若念其母之至勞而為此詩也首章言棘
心次章言棘薪皆以棘為言猶囊棘也艱難之所取
喻也風之育物豈有所擇言艱棘之中有所長育音
之棘心今為薪矣喻其母之勞也寒泉在浚之下者
水經、鄭地為濟水濟行于地下禹貢所謂
入于河溢為滎泉又出于浚之下水之行于地下隱

栻不見火所不知猶母之勞苦令所不見也黃鳥好
音七字倒句小悅其母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當相與
懇諭其心可也果使母有不安之意豈不幾微見于
言辭哉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
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

雄雉之詩殆不可曉往、序詩者不能知直以衛之
時事演為此辭庶幾于一中尔詩之辭旨皆所未有
也窃詳求之詩以雄為名按潘安仁射雉賦延丘陵
以經略方澤憤衍以分畿徐爰注曰雉一界之內以
雄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雉也賦又云標雄婬異僉
來忽往注曰標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僉忽來
往此賦所謂耿介雄鳥也詩人不浪名詩雉特以雄
名蓋物性自有特異者如鴛鴦之不析偶故合詩之
四章求之無淫亂之風而有貞一之旨義以雄雉為

主前三章皆雉雉專一之情未嘗有他志也首章言
雉之求偶如此我懷此志自成阻隔也二章雉求之
切我聞其音思之勞結也三章日月之久不得合偶
以居也卒章則象志之純凡百君子我皆不知其德
行如何但象此一心內無所忮外無所求則无往不
善矣自勉以堅守也此志少差則自陷于善惡安在
哉此女子厲心于吉士之情若後世崔護覓水之風
之類世自有若此者不可盡非也樂府之有雉朝飛
者蓋男子之事不以雄為義徐爰謂晉渡江後此藝

仍廢訖今寡觀其事實覽賦義曉故記所聞此固近代說詩之所未詳欤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雉雊曰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詩辭雖專以濟興雉為言而詩名則一語之外無餘辭殆是專刺夷姜而以罪宣公者重也以雉言者其情起于夷姜也故以求牡為言詩人之法備矣匏以葉言不以瓜言時之早也謂宣公之年尚少葉猶苦念不及于食也言宣公無上烝之理也濟水雖越其度行于地之上本不可涉也乃宣公不計淺深而涉之為宣公不能自制所以致衛國之禍敗幾于喪亡者夷姜實為罪魁使夷姜以母道自居萬一有似于莊姜則何由至此宣公不自制以禮固大罪也情必有所起焉匏不食之物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此義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非其分濟以盈言猶尚貢言猶溢為眾也濟盈溢等也之上不安行于地之中若夷姜是也濟之為盈猶不至于濡軌今夷姜之惡始又過之不能自制其聲音至于求其牡焉夷姜罪出處者也而以色告備雉雉不當鳴而鳴也濟而有鷕雉鳴濟盈有鷕

罪而宣堕其奸矣此誅其情也夷姜之不免于縊天誅之也詩人盡人之情類如此是二章無餘蘊矣三四章乃以禮正之胙有別之禽雖和也言宣公夷姜之相得也何如徒時以行夫婦之禮乎乃若是乱倫我舟子之喻亦所以畢涉濟之義再言人涉卬否卬之訓我似若無擾以招求之亦若卬首之卬以招之切也招之切而人亦涉之否情雖切必得友乃可與濟須其友則有同焉者矣上慘者未必有與同者疾之甚也

詩說

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体德音莫違及尔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尔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仇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顛覆既生既育比于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堅

谷風之為泰風習習之為舒和誠美詰其為不然也詩之名谷風者二其發語之辭又同其為衰世薄俗夫婦義廢朋友通絶又同安得強以為和舒之時哉此詩六章章八句以其章言之辭有相聯屬者大抵皆四句叶韻其義皆屬辭皆相應今固不敢妄易毛氏章句但不容強相聯屬名詩之旨其優山下為蟲壞之象谷風有風蟲于風抶萬物者也在山下為蟲壞之象谷風山之回環者也風之回旋于山谷之中物之震蕩挽乱可見也此詩序所謂衛人化其上也宣公之夷姜上烝之妻也于宣姜又于伋之妻也皆不得正其夫婦之名宣姜朘而夷姜縊序詩者遂起此說次伯古詩者之辭其妻之賢而見弃于夫秉心純一終不肯離世之佳人命薄類如此詳詩之辭非身當之不能道也首章初婚之時惟恐進其恕也下体不必以辭害意味其大義無責小疵之意遣禮記勞姑承子以役婦恐事之遣也二章遏

下缺三頁

以遠言而相并矣荼其柏斯昏之人于此必有二妻故以新昏言之但以渭濁涇以之言詩之渭本清而柬涅則赫如俟我於城隅則洵訏且樂之在山谷之在陸之三章言人才各有所處如林之容易也其美人之在樂舞者本宜蒞之王朝者也靖侯蒞人而蒞之天子周雖衆邊亦衛之西也明非侯國所駐用也萬舞之人雖賢衆必亞是詩人嘆息其人美之不嫌其過也

泉水

泉水

悠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泲詳詩辭益是以義自斷絶念于父母之國也首章言泉水之流于淇以泉水自況亦歸于衛國之淇猶女亦思念其家將與謀之二三章均為遠父母兄弟而去衛之初也還車之遄臻于衛已蒞全出遠之義

矣四章思泉水之歸肥遯者不可復返也永歎而已思衛之色心悠、不已無時而可忘但當出遊滿憂而已非以義自斷乎是必與載馳同旨也矣

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我天寔為之謂之何我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我天寔為之謂之何我王事敦我政人交徧摧我已焉我天寔為之謂之何我王事使我不堪其憂我天寔為之謂之何哉

此詩之忠何其事之淺乎詩凡三章已為我之下三句皆同其憂、之端既已隱而不發謂人莫之知猶可也二三王事政事之勞內不能恃于室家乃同婦之于天乃室于怒而市于色乎聖人存之以示萬世必有未易如者此詩當以郭林宗之言求之其憂深之乃曰吾直視人事夜視天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何焉而、不遑寧處如此其言簡直自北門及心殷、貧窶矣徹子去殷之心也宜室人之不知也王事猶宜視人事夜視天象也政事猶夜視天象也故皆以己為我之辭室人交摧猶而已無時而可忘但當出遊滿憂而已非以義自斷乎是必與載馳同旨也矣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雾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其邪既亟只且其赤匪狐其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詩以為虛其可知也以雨雪之辭言之耳然以為戲

暴時感國家將亡之兆亦可但戲虛之政他所不可知危亡則信矣同行同歸同車此同舟過風之意其趨辟也其可以虛徐辛勢既急矣是亦見幾者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人之貽

此詩似不可臆為之說缺疑可也姑以詩名詩辟近似者言之以俟知經者可也以靜女名詩其必有靜

尊之德可以言而不可即者乎首章俠而不見固不負名詩之義矣二章所貽者彤管其將以禮法自守不可越也此靜女之所以為美也三章再申言其美者信其為美也自牧歸荑若女子所歸之路：已美矣非俟後俟我不見而已絶而不采久矣此其為美且異也非以此為靜女之美也美其所以貽我彤管果能法以禮自持如此也此所以為靜一也然而此詩乃曰俟曰貽猶有憾焉何也有所接而能堅確自固所以為卽與德也女雖深處苟非大家亦有不能不接者焉固汲水無旁視而王導納之為婦者也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洒浼細也殄絶也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以詩之三章推之前二章不鮮不殄疑宣公也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皆疾也宣公之人已不鮮不殄矧既老且病而不死也于時宣姜固有求仅于之心非若他日之搆仅于也末章宣公已有以得宣姜鳩雎于綢不能制其淫妒之情而使之逆其子之妻又不能防其子之不軌而使之奪其父之妻不陷兄于死雖無小疵而有大害矣

柏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髴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髣髴彼兩髦實
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名詩此邶國而義與邶異者柏舟之在河也舟未有
無水而可行者明舟之不可出乎河也猶女之不可
出乎夫家也之死者猶言至死也矢信也慝過也母
爰其卿之難全應其有夫故以死自誓而謂其母之
不信于人也故設誓言之柏之為木堅久者也殷人以
為社有奕廁者也

詩疏　卷十　柔

墻有茨
君子偕老

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名詩之旨如毛氏反傷墻之說固善似亦未暢以其
言之不可而不言于墻茨何與乎似是踰墻相從之
意故有取于墻書垣墉堅茨若探扃重門之意也詩
人誚人之居室所以為比有備盜也猶說難謂不善
將有盜是也今之公子頊乃自居中冓而亂其室盜
不自外至墻茨皆無用也詩人疾之謂墻之上加茨
烏可盡去也中冓之言其所不可形言者人盡知之
何以墻為又何以茨為所以然者宜善本為伋妻而
從于其父又與宣公構伋子而殺之醜也甚矣追宣
公子死明為君又通于公子頊而生五子宣淫于天
下五子又皆閑于一世則中冓之言尚可格乎此詩
人所以欲掃除而托墻茨以為辭也不可道猶女之

詩疏　卷十　柔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吁矣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絆也子
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說此詩者若謂宣姜宜配與宣公偕老也以其事故之
則似不然卅吁我桓公伯克立石碏使陳討其罪名公
子晉于邢立之是為宣公宣淫未婚于其上烝

于夷姜且生伋子又公為伋娶于齊而美宣公要之
非為宣姜計其年齒公固宜長于姜三十餘年矣又
非夷姜之比不得以夫婦言相期于偕老也詩人以
偕老名詩為宣公寵姜之詞相遠之甚也以詩辭攷
之則信以姜之髮髮而配公之皆也是一老一少不
相等如此詩人謂夫婦之道當如初昏之時偕夫人
之禮服故曰象服是宜可也今也老稱不相等可謂
不淑矣云當如何我二章復言揄翟之盛髮髮之宜
而公之須眉已白而何以為天為帝乎三章言子之
宣公卒公子頑烝之而生五子計其當宣公卒之年
纔三十歲也詩所謂服飾之盛皆夫人之服也委委
佗佗似若夫人宜此服非謂人君之德也

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
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鶉之彊彊鵲
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詩說　卷十

詩以二禽為比義詳其執為宣姜故為公子頑也詩人必有所指以其詳其句讀言之豈二禽之相為配偶乎觀羽扶之孳尾未嘗不從其類鵲未必果與鵲合詩人偷其非類耳猶宣姜之與公子頑也罪宣姜之甚故以名詩惡姜之靡也名南亦以鳩鵲與文王大姒二禽亦未嘗雌雄處其巢特人之言自有所主不可以此言宣姜首惇其夫急子而從宣公中又增而殺之終又為公子頑之宣生五子為以衛武公之聖一再傳而亡其國一婦人之惡也其禍與陳夏姬相若已事之鑑安可枚數哉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宮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衛自康叔至于莊公四百餘年未嘗有變故一殤于桓公之世狄滅衛一宣姜之為患如此齊威公之立載公不逾年而卒遂立文公自徒楚丘至于城楚丘三年之間新立之國已致敷富公之經決宣姜又無人道宣公在位十八九年恩義之微德業之粹獨于卒章盡之詩以定之方中公子頑在中焉時也見閔公二年齊人狄伯以烝宣姜狄遂滅衛一宣姜之為禍公不踰年而卒遂立文公自

旨蓋在峯洲二碑衛文公之盛德不待單述也矣人主之為善患不造乎極至則已為有進為其所感移宜容以常情計量也抗然齊威成宣姜之惡使至亡衛而後封之亦細小功之察也斯所謂海德歟

蝃蝀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詩三章前二章女子有行之辭皆同但物韻少異耳後一章通為疾惡其人安得強生分別而為陰陽逆順之論以其辭推之蝃蝀朝隮均為虹故皆以女子之行為辭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與泉水竹竿疾女子如益子謂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者也此猶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詩之疾淫奔若謂女子專恣而汙不恤其有父母兄弟者也以其取喻驗之可見虹為陰類固太陽斜光而見故晚則在東詩之首章謂共惰之不可指言也此猶奔之始也固已甚矣朝隮于西則尚早也本以止雨而為霽崇朝其雨則不可禁止者也首章言男女已將失時故以晚為喻若朝隮則男女之早尚少也已不可禁止故卒章疾之甚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此詩亟易曉而有難如者人但以無禮若世俗常扶

干旄

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界之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

者子何以予之子干旌在汝之城素然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何以告之

此詩大抵難知諸儒雖多淪之扼要之不能不窒姑言其可知者旬宂之方中之後亦均之淪刺皆危亡之事偶此詩閒其間淪盛美之辭若衛武公之時何不相等如此我宂之方中先儒謂揺乱者必亡其國其勤戒誠懼潜光之方中之後國人化其風者也此詩乃國人美之何我切意此詩亦刺也刺其卿大夫序取爵秩而不可與淪善也昔韋甸郊而顧用之凡詩

人加彼之一辞若皆外之也猶聖人謂彼我彼者也彼之居此位者信矣矣猶所謂彼以淪天下之美盡在已何可與之淪善乎卒章併不可得而告語矣

載馳

以此推之皆通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尔不臧我思不悶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稚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說此詩者當觀古人于國事所興民庶同之雖夫人之婦國人皆淫而制焉不必其淫佚也許穆夫人齊女宣姜之所生也國人以宣姜之宣淫為世大醜故于夫人歌詠而尤也此許人之情也夫人之不淫遂其志固知屈于國人無以伸其大義矣然聖人所以錄許詩于鄘之末者固有善之大者當衛之亡戎狄方強視周犬戎之橋未遠當時諸侯未知所以救衛者夫人齊之出也可以抭告于齊、有抭公之方伯夫人蓋知其足以存衛也故于末章言許之諸臣無以我為尤雖百尔所思不若我之所出在齊必能存衛以安諸夏也言非齊則許亦不能保矣此詩之所以可錄於被左氏傳閔公二年齊之威公至是已伯中夏二十餘年矣初齊人又嘗使公子頎慫于宣姜而生五子衛文公其次也文公為衛之多忠而先遂齊矣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亦以夫人賦此詩之故是衛之役興亦此詩之力居多尔故曰抭

于大邦雖因誰極明非他人所能與也夫人之特見當時臣民豈所可及乎固宜亦以無知之辭易言之衛風

狂也

淇奧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名詩以淇奧者義不在淇也衛詩多以淇為言雖桑中大惡亦曰送我乎淇之上蓋以淇為興衛地之水也是詩名以淇奧義在于奧淇何與我與之義何也雖美詳其義之的以意逆之豈水之防岸故此其所以取喻也氓詩曰淇則有岸是也自古亟聖大賢非如後世儒者所謂備道全美也惟其深自敬畏以納于法度準繩之中如吾夫子七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文王小心翼翼是也故舜于歷中之後猶曰無稽之言勿聽語顏子以四代禮樂猶曰放鄭聲遠佞人此武公所謂無以我老楚而舍我之意抑詩所謂惟德之隅者也與之義即德之隅也若大學所衍之義似若吾夫子因此詩以發新義詩意若非有道學自脩之異衛人所謂庸聖武公是誠有大過人者焉然首章與二章說個以下同辭每章同辭者多矣獨兩章同辭者甚寡蓋切磋琢磨同出于玉璧金錫成者稱德之服也故冀其之辭皆同進德之原也琇瑩會弁德已備矣故以別義發之特重較之旨不可知似若謂其待人之學如此繼以戚謔之辭此旨必深切意武公盛德至善若此夫宜其巍然不可即也至其待人接物留無等衰之異大凡人之品級不同惟至下者有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之道聖賢處此有張弛焉善用其誠不至于廢其節人所難能也故詩人以此為武公全德之至欣重較如吾夫子之讀可也切磋琢磨本若一義妄意聖人若謂治骨象之法受介爺者據其工易加其價易移故

曰道學也治玉石之法堅密而難攻歲月磨礱不容速成故曰自脩也武公以道學成其質矣又積漸以琢磨之二者兼全而內外交養所以養成于悠久之後而人心自不能忘乎詩以綠竹為喻三章各異者詩旨所寓也猗猗似是戒誡之貌德之始也青青則已有蒼蒼之幹德之成也如箕則達之于用人籍以為安德之終也諠人圖無虛詞非可略也

李巡岸曲為限與洪水之出也出衛州共城北山用也毛氏以為綠王菊竹篇竹也陸氏以為草與左昭公二年北宮文子賦淇與字從水之與字通終朝采綠同益本尒雅也李謂前漢辛武賢下洪園之竹苑恂傳曰伐洪園之竹以為矢是其水有竹明矣有匪論語所謂斐然成章大學亦用斐字僩矣有匪者俄且僩為寬大之文也金錫圭璧者盛德之至有剛有柔其化無方或飢或圖其成不易其化無方所以為道其成不易所以為義戲諠如前言戲之耳之戲不為過也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以槃為樂成槃樂之志殊不可知拌思之槃與盤同自古所謂盤義者惟隱者淨而用之他莫之敢居也始于易之屯初九盤桓居貞婦去來胡曰撫狐松而盤桓李愚盤谷曰隱者之所有盲宿長閒于下而田園、熙見先生槃、中何所有盲宿長閒于下而田野上而廟朝未有用盤義者也如緇衣所謂盤樂者亦

盤旋矣于樂而不止者也大以澗水之寬山阿之上平陸之地而碩大之人居之非隱者而誰乎碩大之人宜在朝在位可也今乃在此山林平曠閒而乃寬大從容隱者無所事乎世故于物將以盤挼而無勞歌慷之態是以取此為義古今不謀而同然者也惟賢人之隱無預乎斯世則能成其隱逸之事此名詩之義欤惟其然也是以首章為宿次章為歌三章為宿既安于肥遯故始終不言之類二章為歌三章為宿、獨自言也如于在澗在阿至在道路而從行役亦不以輕告人者

何也隱者之在山常也若飢餓不得而安于山谷或出而遊于世不使世人得而知所以自保其生至于在谷也近世白雲郭氏隱于三峽每歲常一至荊州市竹木取衣用而歸其大隱朝市乎遊于世而人莫之知故曰弗告也詩人要有自然之旨非可強以善意附益之也猷不忘君雖君子忠誠盛德于此詩盡在此矣莊公幸使無子而嬖者迎為莊姜之賢愈着莊公之惑愈明不然詩人何為耶、我特有一辨、後人朝何相遠我要是避色避言避世之意不容窺測者也寐以獨為文則寤亦獨也寤寐之間心獨自知之其所自知非人所能與葬後猶忠也尚未免有此心也過則舉天下之樂無以過也告則不可容言獨知之而已矣

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祝于莊公勇力洽于四牡有驕朱幩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施罛濊、鱣鮪發、揭揭、庶姜孽、庶士有朅

莘姜齊女也其賢聞天下莊公之溺于所嬖不可以常理言國人陳戒其君毋之色夫乃未逆乎以色為事非妃后之道也明莊公之惑出于人情之外明莊姜能以其色自貴而以德居之此其為不可及欤詩人稱色與德無所不至以重于衛國俗陳而詳述之盡在此矣莊公幸使無子而嬖者迎為莊姜之賢愈着莊公之惑愈明不然詩人何為耶、我特有一辨、後人朝何相遠我要是避色避言避世之意不容窺測者也寐以獨為文則寤亦獨也寤寐之間心獨自知之其所自知非人所能與葬後猶忠也尚未免有此心也過則舉天下之樂無以過也告則不可容言獨知之而已矣

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祝于莊公勇力洽于四牡有驕朱幩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施罛濊、鱣鮪發、揭揭、庶姜孽、庶士有朅

莘姜齊女也其賢聞天下莊公之溺于所嬖不可以常理言國人陳戒其君毋之色夫乃未逆乎以色為事非妃后之道也明莊公之惑出于人情之外明莊姜能以其色自貴而以德居之此其為不可及欤詩人稱色與德無所不至以重于衛國俗陳而詳述之盡在此矣莊公幸使無子而嬖者迎為莊姜之賢愈着莊公之惑愈明不然詩人何為耶、我特有一辨、後人朝何相遠我要是避色避言避世之意不容窺測者也寐以獨為文則寤亦獨也寤寐之間心獨自知之其所自知非人所能與葬後猶忠也尚未免有此心也過則舉天下之樂無以過也告則不可容言獨知之而已矣

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祝于莊公勇力洽于四牡有驕朱幩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施罛濊、鱣鮪發、揭揭、庶姜孽、庶士有朅

為删明矣辛章似指莊公蕩之德洋洋恢恢之盛底美尊則為尊者眾底魚貫而進者如此言有竭在朝之臣亦無所容其力也此章皆為比也河水皆喻莊姜之寬大施眾喻莊公網羅姬侍如鯉鮪之眾積累如此所以遺尊而臣下美之故矛

汾沮洳

汾之出匪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遵子沙沙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連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尔卜尔筮体無咎言以尔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兮其黃而隕自我徂尔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尔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待行其遠非果遠也泉水亦衛地邶風有泉水者亦衛風也泉洪二水常限制而不得越也女子遠凡弟父母謂女宜有所歸巧笑之嗟女子事也佩玉之儺男子事也不得而偕也想望之而已尔故卒章以悠悠自斷徒以銷憂而已衛詩無甚靡之風聖人所以別于邶鄘者乎伯兮有狐之音皆興是詩不大相遠聖人以其近于正而不倫于邶鄘之變風是以錄之以明康叔之遺化

芄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之刺惠公則有矣騶而無禮何在哉以國君之尊雖曰年幼而以童子斥之尚謂其驕欤如鄭氏所謂柔弱莫延則固惠公之庸然也強則能驕弱則弛矣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貶伯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生五子既立及四年矣二公子立黔牟而惠公奔齊越六年齊伐衛納惠公惠公則還矣不

能以辭也詩人之詞謂以童子而服成人之服雖則服之誰不知其為童子而抑之乎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謂不稱其服也故其詩曰雖則佩觿佩韘人不以其佩而尊之也

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伯兮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言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痗

詩意若思其君子其辭旨近于正戴若衛正風未嘗有怨懟之意是以錄而不必過求者也執殳未為賤事能衛上者也衛上忠也室家思其夫以正聖人以其近正不以膏沐為容甘心于憂且病乃不恤列于碩人之次然他亦未有指明夫為伯之例善惡相遠如此宜缺以卒章求之若女子思其兄之辞若以伯

為兄也卒章又不通矣

有狐

有狐綏之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之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詩意殆不可識曾不見救札多昏之意以例求之齊風南山序謂刺哀公淫于其妹詩亦曰雄狐綏之此詩曰在彼淇梁未相及也狐多疑之物易謂淫興百也隔于淇則不得濟三章言憂言自

制其情如此卿大夫多淫衛則未且于靡也詩序大抵同之說者強以序釋之矣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按左傳載公文公皆衛宣姜所出宣姜與人奢齊女齊人皆以惠公之弱使昭伯烝于宣姜齊之妃曰宣姜甚矣及狄滅衛而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成公遂成衛而卒封之此齊桓公之時桓公伯業已大不敢輕用其師待其既滅之後迂而之國不足捐所七春秋不以此責齊桓者待之者固

信安劉克學

國風

王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周至平王王室微矣王政不行而雅不作以春秋之法言之聖人刪詩宜以王風序諸國之上否亦次於二南可也安得列之三衛之下儔於列國而無別焉聖人必有旨也按王風作於平王東遷之後春秋作於平王之末年春秋之法王人雖微亦序諸侯之上何與刪詩之旨相反遼絕如此乃知降王風於列國尊王命於春秋止是黜平王爾平王本幽王之元子既居正嫡又長於伯服宜有天下者也平王申出也止以申后見廢而弃申侯忿焉召大戎與之伐周夷其宗廟宮室殺幽王虜褒姒宜各處此使不與聞乎故亦宜死之可少塞其咎何至俾廢播遷王伯服而奪之位見宗廟宮室之燕沒曾不以動其心慮大戎之伐申遺禍人戚之以報前日亡周之德平王殆無人性矣春秋之作接乎傳聞之世者也是以始於魯隱公其二年平王初年也是聖人首黜之崩矣自東遷而降於王風平王於春秋也夫以大戎之禍自古所無蠻尤畀淀之變何至取萬國共戴之主殺之如狐兎腐鼠哉聖人作經為萬世準的安得而恕之乎成王雖營洛邑止是作下都以遷殷民實未嘗都洛也故凡詩皆言豐鎬豐鎬者興王之本也以小雅之魚藻大雅之文王有聲推之周家所重在豐鎬宗廟宮室典章文物國之重器皆在焉萬國職貢之所歸其富實生聚過於雒邑多矣犬戎利之一舉而夷之計其禍亂未嘗及於東都也平王遷都雖因舊之都邑文物聲名視豐鎬遠甚一去豐鎬而文武之澤斬然固宜人跡之所不及詩人傷之深痛之深而是詩遂作辭其簡直意旨甚遠其萬意於彼此二辭最為深惻我之都邑而以彼目之彼之

而又彼怨之甚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可以宗廟爲彼乎三章皆以二彼辭言之黍稷重穆周家之興王業艱難之始也今彼之矣其離離其苗其穗其實猶前日也今若棄之以爲疆土之外矣行邁靡靡者皆非也猶舉目有江山之異也若是則所憂固不勝言何求者猶望望然如有求而弗得者也悠悠蒼天者非謂天道之遠也蓋言事勢之去不復可返文武之舊不復可見矣致此讁哉此指平王甚明何其無人心也此犬彘不食其餘者也哀怨之深忠憤之切未有甚於此詩者也

詩說卷三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以詩之辭求之是豈君子之道左手執樂舞之器而以右手招其友此伶人優者之度也就使禰正平處之亦不若此若伶官者以可樂爲業雖當危難之時亦不知其所憂也周自幽王時皇父卿士楀氏聚子之徒其餘黨嘗有存者幽王以此失之平王又以逆亂繼之奔播之中豈有賢者從衛於逆亂無人道之人哉又其歡樂如此哉陽陽陶陶之樂雖盛世猶非賢者之事況危亂之際耶二詩所謂君子者當于役之時容或有之歡樂自得以是爲君子則其爲君子亦可知已

殘破平王依晉文侯鄭武公以託足於伊洛之間豈有王室調度此時戎狄方強諸侯莫有朝事者不務撫之情於言外求之雖有可棲之所牛羊有來歸之地皆言今無所矣止也言其役之不已者必有不容安處者焉故曰曷至哉曷其有佸其事蓋可想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以詩之辭求之是豈君子之道左手執樂舞之器而以右手招其友此伶人優者之度也就使禰正平處之亦不若此若伶官者以可樂爲業雖當危難之時亦不知其所憂也周自幽王時皇父卿士楀氏聚子之徒其餘黨嘗有存者幽王以此失之平王又以逆亂繼之奔播之中豈有賢者從衛於逆亂無人道之人哉又其歡樂如此哉陽陽陶陶之樂雖盛世猶非賢者之事況危亂之際耶二詩所謂君子者當于役之時容或有之歡樂自得以是爲君子則其爲君子亦可知已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國風之同此名者三詩唐鄭之風也皆有微其義之意是詩之為微可知也平王東遷適於戎狄之強申本召犬戎同伐周而犬戎得志矣申之弱益甚勤東遷之周遣戍焉申之弱又可知也孔氏謂實不戍甫許恐未必然在宣王時維申及甫四方于宣穆王訓刑甫侯實命之申甫比而密於王室又矣許又大嶽之胤安知其不並戍而謂僖甫許以言申哉詩人謂揚其水則水固無幾矣何以能流物始曰薪繼曰楚又繼曰蒲弱而益弱者也似若平王德申侯之功召犬戎以亡周者實咎實頹閒乎故所以貽申之患者實多以是不可以不往戍也當是時王室之禍如此諸侯未嘗有勤王之師天子蒙塵于外諸侯未嘗奔問官守詩人豈責其不能往戍于毋家乎蓋國人怨之辭父戍而不得歸斥諸侯之不職豈果罪其不戍哉此詩殆是戍父不

故曰曷月還歸戍之禍未已周之弱固未有興起之望也凡人心之所悅服者惟孝愛義理有所感動焉爾平王恃德已非人類而慆慆於申甫同惡之黨雖事之善不能不怨況驅之戍役之勞哉豈平公杞出也而治杞子大叔曰晉不恤宗周而夏戹是弃是棄諸姬也況平王申出而戍申以報其弒逆之德哉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此詩殆不可知其詳蓷之為何物必物之性與女之仳離相近而後可遽穉氏謂陰潤而生暵則乾何物不然豈必蓷哉惟其然也故羊鄭謂之羽屬果為羽屬與夫婦不相終亦不近似是故可瞰也合詩之辭推之若是谷中多蓷暵乾暵濕衆之草棄而去之物故首章言乾無生意矣二章言濕既暵豈有能濕之理積之久而腐則濕矣至其腐爛亦不可復用故曰

何嗟及矣此臆說爾姑存之以待博物君子

兎爰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雉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聰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詩以兎雉爲辭三章皆同而名詩止以兎二物之得失又不相侔詩以二物爲比多矣此其爲比似若相反與他詩不同何則詩人託物以言所遭之禍罹之者雉也情如此

兎則否矣詩人以兎爲名凡詩之言兎者多取其狡兎性又躁急今乃以爰爰言之爰爰雖莫詳其果爲緩意亦緩之意也兎非能緩者也雉知時有文者也不能知時而罹其害每章必重歎其遭禍之殷羅尚無機械也罦罿有機矣我之所遭如此之酷彼之狡而得脫者舒徐如此故以兎名詩歟

葛藟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有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葛山谷間物非水物也詩之三章皆以在何爲辭豈其性哉平王東遷而豐鎬爲墟當時周之子孫在豐鎬者皆奔播于伊洛之間前日之縣縣瓜瓞今爲縣縣葛藟矣前日之施于中谷者今不復憂延矣謂他人爲父爲母爲昆固無是理也詩人殆借是以刺平王遠戎毋家之罪若周之子孫日失其序王又棄諸姬一時雜散之情如此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以詩辭求之無懼讒之意葛蕭艾於讒何與乎詩人以彼之一辭先之意之所屬也周室既滅平王大逆無道詩人欲一見之而居文武之陪都當時賢者固宜遠遊而不可得謂彼之采葛者去而不返所采愈微所不可見愈久作是詩以寓思賢之意耳

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嘐嘐毳衣如瑳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詩雖易知而辭多不類卒章夫婦之情也前二章是不爲夫婦安得而強爲之說前二章極言車服之盛周大夫盛飾以挑市井之子乎女子以其勢之不類而不敢從亦不敢奔卒章但示其心而已計其時平王豈能得世之吉士處之王朝哉從王東都之民況以具瞻師尹者如此歐陽氏以爲淹留之留亦有理然三章同歸

鄭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詩辭最易知也先儒之說多疑之者由謂緇衣爲武公父子所服故其義遂窒若謂武公所服則改爲者誰哉然則好賢不在武公而在周平王矣此固有不容強通者爲按經之言緇衣者不專爲朝服也如曰羔裘豹袪緇衣羔裘緇黑色朝燕皆所用非專爲卿士之賢皆可得而服也館服色偶相同耳不以爲朝服之色非卿士不得而僭

服也服之制不同以服之色爲限若是則武公所以賢自服食以上武公未嘗少賓念慮爲詩人歌之見武公之好賢久而不替始求其宜稱又求其精好又加之以博大愈久而愈厚又見一時賢者知武公之誠意未嘗過爲尊奉但敬愛之誠有加無已自服食之外無他物焉又非若權奭之日薄也此雖微末見古人相與之實意常有餘又有易見者人自不思耳朝服禮服也以位爲別一定不可易非可以屢改其至於敝者鮮矣三章皆言敝且改幾同褻服矣豈得謂之朝服哉

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共叔段之克未有不罪莊公者也詩序爲最明詩人之旨則似不然請以其事證之然後可以言詩仲子諸公而立厲公者非祭仲平專其國事又殺雍糾以求厲公者非祭仲平祭仲之爲人可知也已及齊威公討昭公之亂殺子儀而黜祭仲知之舊疾不往而以智免其不能純於爲臣而有愛心者不待其末年也其曰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者弗與則除之事之固不可除之亦未可也祭仲之言其屢可據乎善祭仲之爲東惡也詩莊公矣知莊公之爲可棄而未知祭仲之爲東惡也詩人以仲子名詩其旨以仲子爲主無踰無折再言之如鸚鵡無毀我巢同是仲子有慕於踰且折也仲子之留欲毀我室也莊公以內外之公言拒之得之矣豈有愛於邑乎詩人察祭仲之始終求叔段之怙惡而怒莊公也不足以知詩則莊公宜受求全之毀而祭仲東惡之情亦得以免矣臣請除之之言正與羽父請殺魯桓公同情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是也書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則求之過矣此其失自立明始立明強欲寵兄至隱謂之知春秋而實非也春秋以譬書似無厭也蓋段之惡則

不可以不殺齊威公定世子鄭矣罪未至於殺也其後太叔帶攻王晉文公定襄王取大叔而殺之而後已祭仲之免於罪亦以智矣不然則亦一羽父也必詳知其事而後見莊公之罪薄而詩人之旨深世人以莊公拒祭仲之言為有殺心詩人明莊公所以拒祭仲之言者蓋迫於所甚畏不得不然也詩之辭曰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謂仲之言獨與父母諸兄人之多言皆相反明矣有言而後畏宜也莊公知其勢不我與已畏之於未有言之先故每章必申言所畏為且武姜之欲立段而不獲是莊公之立已殆矣使莊公既立逞其私忿抗其母而幽其弟其反形未兆罪莊公也宜如何儻若請制而弗與請京又弗與段其怙然漏首乎使段如太叔帶召外寇以來伐莊公罪愈大矣然則詩人所謂父母之言諸兄之言人之多言若此類乎武姜之於莊公未立則為亟請太叔之將叛則為之內應其勢若此是以莊公再拒祭仲一拒子封之言甚不得已而後至此畏我父母心所畏也父母之言已形於言尤所畏也說詩者以將為辭義亦不通將豈養秋無將之將乎其將然之將也仲之無君父矣詩以將加於仲子之上原其心也仲非畏誅也亦有將為莊公勢禾行耳姑徇其言可也毀牆園以喻國也杞梁檀以喻障蔽也將使人莫得而踰且折乎詩人責仲子之意也莊公知祭仲之不可盡信又以父母諸昆國人之言之不可以不從誠未易處也迫於武姜之勢義不得而愛乃畏而從其請也詩人為莊公言其心耳無剌之之辭也若太叔之繕甲兵以至於滋其惡性所形豈若州吁以寵而肆乎此詩之作必在祭仲再諫之時段之叛逆將著詩人歎莊公之迫於其勢不容不然如此而已若夫京叛之後段取京尽則有甚之之辭如書序逐伐三髀同罪鄭伯其法自當如此聖人之意則不盡於此小人之惡不至於死不止也太叔帶王子朝必殺之而後亂始定故易於剡之上九爻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太叔帶王子朝鄭共叔段之謂也

叔于田

叔于由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
焉豈無服焉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又良御
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
弓忌

詩說暑筆

二詩之名曰叔于田者似是初年武公猶在位或事涉
譏刺之時也大叔于田則莊公即位之後請京而居
之謂之京城大叔之時所作也作於段之逆節未形之
先安得如序之所謂刺乎凡言叔段之事未有不罪莊
公養成其惡也曾不思大叔之狩勇如此內有母夫人
爲之主豈莊公所得而制乎若詩人之旨深遠特甚非
後世備者之所知兩二詩盛言其得衆而不以其道詩
人述之以垂戒者也前詩若父母之所其愛傾國之人
皆附之者也故其出而人皆從之亦謂叔之美英如焉

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
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
右抽中軍作好

按左氏之書高克也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聖
人罪鄭文公失命將之道其可據者如此今序詩者演
其辭曰禦狄曰好利曰危國亡師考其時事皆不爾狄
未嘗伐鄭也其年秋滅衛矣若曰固圉備狄則可當是

時齊桓公始覇而克奔陳之明年鄭始即齊桓元年　桴三歲來伐齊遂服於召陵是高克於鄭實有定爲重壓人止罪其無御將之道使至於潰爾以詩求之則又不然鄭箋謂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詩曰清人在彭在消在軸此其地之名也以地之名而指之以名其人亦無他例詩人名詩曰清人者其旨在翱翔逍遥作好合此三辭信其爲清人也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聖人曰必也臨事而懼安得有逍遥之態乎高克無出師之律可見矣詩人罪高克玩兵輕國棄君命爾非若春秋以君

義棄如清渭真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柔嘉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國風之名義棄者二詩大旨皆刺莊伯之不御其服也惟此詩分美醉所美非美也其同醉者彼其之子謂其人也詩之言彼己者不皆從己從其者亦不少義不在此也言其舍命不渝柔嘉孔武有力邦家之彦矣若國亂而賢者去之不應在清人之後自公子突再

心二章武力是其可以持國論歟三章如以孝爲義識若可貴以他辭推之其猶鄉原乎抑果爲一邦之彦乎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此詩似若君子去而之他國人留而不可得者爲以寁爲遠他無援證爾雅亦以爲遠者因詩以取義耳按詩之例前後之次必以其序不相踰越清人丈公時之詩也臨事而懼安得有逍遥之態乎高克無出師之律可見矣詩人罪高克玩兵輕國棄君命爾非若春秋以君

也莊公者丈公之祖也如刺莊公則宜在大叔千田之次可也且莊公又武公之子雖不克肖似亦無大失道之事詩序以大叔段罪之遂不少恕桓王賢命爲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及齊魯伐許齊侯以許讓鄭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公孫獲戍許西偏其辭皆可書君子謂莊公於是乎知禮特以詔朝顯考叔爲失政刑耳既而王奪公政公不朝王來伐櫟之射王中肩此爲犯上而非國之亂也太子忽以北戎俄滅大敗我師矣然則鄭公雖非賢侯亦自強於守國矣若國亂而賢者去之不應在清人之後自公子突再

入子儀在位至文公比年爲楚所伐逃中國之盟文元
盟又朝楚而秦晉二大國圍鄭則羔裘遵大路若文公
時也抑豈公子五爭之時乎殆非刺莊公也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
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
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以詩序言之似若刺莊公之詩其始如祭仲之言君多

內寵而有此序乎以詩辭推之似非國君及在位者之
事此鄭國淫亂之風所自始乎其辭大約似溱洧則淫
風既蕩者也抑昭厲之間已有此漸故其詩如此以詩
名爲據則女之要士者也非夫婦之正必矣蓋雞鳴之
度必三自初鳴而女已有辭士猶以爲早也凡淫亂之
事未有不先於女子者也貞女不動強暴莫得加焉將
期之以畢弋之事乎二章君將終身焉三章則知其心
之可恃而屢致意於解佩者也此豈有位有國者之事
乎視淫奔之風特未放爾終篇未嘗有陳古義之意
以雞鳴爲義則是舜跖之分界畢弋之事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
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左傳昭公卒魯皆會同而大子忽之美不彰可恨也忽
有美德親迓昏之辭弟知道矣使遭其時無微弱之禍
又使才有以稱其德鄭武公之次猶偶當莊公多內寵
之後權臣擅國之勢已成可以處變而不可以處變再

得國之後復殉於高渠彌之手豈昏辭昏之罪乎識足
以絕文姜不足以制高渠彌豈有二年在位昵比小人
而有孩童之怨狡童豈所以指其君哉祭仲之專所謂
狂也不能去其所忌而安之以召禍乎昭公所辭之女即
魯威公之文姜也文姜以一婦人而爲二國之患亦大
矣孔氏以爲他女妻忽亦無所據但欲伸序之言爾末
知文姜變節之後也傳以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書之此
魯桓公成昏之初文姜初年父僖公在位燕笑德而有
德音焉未及夫樂之會彭生乘公之禍也使大

酖昏暴死於高渠彌死於彭生必矣死於高渠彌猶可
說以其事求之文姜之惡止於會濼之後其心一放
不能自止魯莊之弱詩人曰魯道有蕩深疾莊公也此
詩之辭殆是酖昏之初未覩文姜變節之後賢而不取
止觀其初亦未爲失言也按左傳威公三年公昏于齊
若鄭忽之有功於齊魯威之六年傳述前事也威之十
一年祭仲立篡公而昭公奔衛其十五年昭公入其十
七年高渠彌弒之其十八年魯威公薨于齊此詩宜末
及文姜之晚年也文姜之歸于魯在威三年忽之有功

于齊在威六年傳齊侯又請妻之杜預曰欲以他女妻
之謂文姜已爲魯夫人矣忽之辭諸鄭伯是終未嘗昏
于齊也其曰賢而不取於文姜已爲失言既無大國之
助矣曷爲詩名謂之有女同車乎當以詩爲正以詩爲
正則彼美孟姜鄭昭公之姬而此詩蓋爲美也非刺也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
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此與有女同車同意言昭公之弱乎姦黨滿朝不能去

狡童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二詩惟豫兮之辭最簡而最難知以其時推之公子五
爭之時忽與突皆無以固其位權臣擅命亂將作矣國
人皆危之而君莫之悟也以豫爲興危之甚者也叔兮
伯兮不能以義爲倡以安靜國家皆有得位之心而有
其禍亂國人欲有所助而莫爲之倡而此詩昭公始
立而齊衛再入甫再歲而見弒在位之日甚淺而見刺
者凡六詩是三詩及揚之水其昭公之在位乎以左傳
攷之鄭莊公當春秋之初殊崛強於諸侯之中伐衛侵
陳以王命討宋用太子忽之謀敗我師與齊入許齊以

許讓之襲紀忽救齊而有功忽雖以齊大辭昏鄭之強幾並於齊矣使莊公之後以忽之才智繼之未必不興也何爲嗣位未幾而見逐復位未幾而見弒公子五爭禍鄭幾於亡是非昭公兆禍而誰歟春秋以正名爲大分何爲名世子忽於在位三年之後而反君鄭伯突於再暮之餘忽必有大惡如周平王可也借曰不然自有女同車之後五詩昭公詩也宜在清人文公詩之前降而在文公詩後亦猶降黍離於國風也其黜削昭公明矣詳考昭公非有大惡止以昵比狡童詩人曰狂童之

狂也且若有不勝言者此鄭之所由以亂聖人所深疾歟伊訓三風十愆最重者比頑童爲亂風狡童陳少南以爲指祭仲非以其蔑有大惡也

蓑裳

子惠思我蓑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蓑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詩以人之見思爲主而發語一辭爲本旨乃不以名詩者皆曰吾此詩四章每章必曰子子即吾也俟己者則稱我雖俟我也子實不敢從而以爲悔者也巷在外堂在內巷言送在外也堂言將將迎也彼雖美而子不得從也褰以晦其美在己也必待叔伯爲之主命駕而權臣立也鄭之亂以權臣并以內寵也逐昭公立厲公立子儀皆一祭仲其爲專也嘗殺雍糾逼厲公其爲狂狡極矣當時齊威之霸業將興而鄭之亂本已兆詩人知齊之必不後鄭謂其至易若一蓑裳而可濟也詩止二章皆有甚其狂之辭迨昭公見弒明年爲嘗威之十六年齊威公師于首止遂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知之稱卒八佳而以智免高渠彌弒君者也忽嘗有功於齊齊亦爲忽報怨也仲之專過於高渠彌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裳衣錦褧衣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詩雖四章實二章也鄭之淫風其始未放也此詩見之矣經之稱吾與我未嘗少差我者對物而言若主於己者皆曰吾此詩四章每章必曰子子即吾也俟己者則稱我雖俟我也子實不敢從而以爲悔者也巷在外堂在內巷言送在外也堂言將將迎也彼雖美而子不得從也褰以晦其美在己也必待叔伯爲之主命駕而

逝而後可行可歸也此亦知禮之不可犯而自制其慾
詩似爲美也如以親迎爲訓若後二章猶通前二章有
俟看悔其以正合者如此否乎有所悅而不得從者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
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是詩之意大抵與羊之詩相似無涘奔之風婦人女子
猶知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用此非難踰之
物特義不得往耳茹蘆豈鄭之地產乎即地產以言者
也室既邇矣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之也
女貲榛栗故以栗言可以宜家室而不我即則不得往
矣是詩又踰於羊大棗皆與之同旨見鄭之淫聲其流
也有漸上之人無以使之向正而禮節猶有存於人心
者焉

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
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易於中孚之上九曰翰音登于天禮曰雞曰翰音物之
至微出於天性者風雨晦冥不得而變也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君子所存不以世之治亂而變其所守必天性
之自然非強勉所能至也此所以能繫天下之望而爲
天地之紀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
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
見如三月兮

學校之興全在上之作成使人心舊於儒學不能自已
者也苟無以動化之則將有作之而不應者爲人才放
失世道日降何以化民成俗乎此子衿之詩所以作乎
首章二章謂無往教之義三章望之而已若是則學校
之道廢士不向方則其責在國君而不在下此師道嚴
而無以淑諸其人也詩以子衿爲名士必自知向方而
後人才出詩人專以士之自放爲辭師道不可強而授
也此要自上之感化始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故詩人
以爲刺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
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與王風同名又同辭大抵謂出於天屬者非可以人力
間之者如人之揚其水豈足以流楚與薪乎兄弟終鮮
不可又間於人言也鄭大子忽既立而逐於祭仲又四
年厲公使雍糾殺祭仲而不獲厲公出奔蔡而後昭公
再入其入也強臣於君固有貳心矣此詩所謂無信人
之言蓋臣之衆也昭公之兄弟四人于時皆無恙又
二年昭公弒於高渠彌立子亹明年齊襄公殺子亹祭
仲立子儀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厲公入十數年間兄
弟皆盡惟厲公在是鄭之亂則以權臣專廢立昭公雖
託於衛厲公託於蔡子儀託於陳雖藉外之力不足以
固也猶揚之水不足以流行也齊襄雖以義動亦以昭
公嘗有功於齊而討渠彌之逆當時內外之情如此此
詩之作亦見鄭人賢昭公而欲戴之惡弒童之不可制
也詩之二章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似是厲公入之初而
有此詩其時惟忽與突在爾詩人以二人之不相容也

戒其信於不可信之人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
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
聊可與娛
與東門之墠似若相涉辭雖不同而旨則近詳味詩意
亦甚易明其鄭之亂男女失時出其東門女如雲如荼
言其多爾荼草類也故曰雖則如雲非我之所存非我
之所宜同往也且與徂同縞衣綦巾皆男子自言其縗
居亦足以自樂旨意甚完但義不可知其章之旨不
必徇詩序以牽合也丰與東門之墠女之不輕從是詩
男不輕從故有雖則如雲如荼之辭其曰匪我則知在
我所守矣聊以在我者爲樂則不徇於人也鄭雖亂而
桓公武公之風化猶在至於昭公以來公子五爭亂離
十餘年間厲公再入而後少定於鄭風之末始有野有

蔓草溱洧二詩而溱洧之風始放詩序例以淫奔爲釋
謂前三詩與野有蔓草溱洧同旨乎

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

男女邂逅之遇而詩以野有蔓草爲名不止於興亦有比焉蔓蔓不止也野合之風易於蔓延零露其上清婉之色也遇於草野而見之故以爲比也蔓者懼其風之放而不止也至是其風蕩而不能自制矣

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自古言淫風者必以鄭衛爲首雖未必謂鄭過於衛然亦相亞矣以詩言之衛之淫風上下相化幾不勝言鄭之淫風惟溱洧爲最他詩未甚靡也溱洧之辭大抵始於女子士強而從之者也自謔謔而至於將謔則士爲之首女啓其初士蕩其終也詩以溱洧並言以比男女是以溱比男洧比女也強其觀於洧之外以喻女之脫也女之啓有情者常有餘以芍藥爲別離則士亦未廢也秉蕑言始意未嘗不善終則靡而不以畫耶知以事則齊之東方之日靡亦甚矣不列之淫亂何也芍藥春盡始開於謂近侍花也

齊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以詩之辭求之無夙夜警戒之道而有荒淫怠慢之風焉鄭風之有女曰雞鳴序既以陳古義以刺今言之今此序不爾鄭風以女之言起義此詩無所起義也其憂

朝已甚國人刺之耳豈有在朝者已盈乃謂之非雞鳴之時乎以雞鳴爲蠅聲以東方之明爲月光託他辭以酣寢也是以卒章有同夢之辭則併與宴朝忘之矣志在同夢甫出視朝而即歸無爲子憎也二子字相應而言謂退朝而歸無以我爲憎子也雞既鳴朝既盈兩既字國人之所覩也國人訝其憂謂其若是耳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是詩言其風化如此已成其風則莫知其非也反以是相夸詡爲此序爲得之然詩言隱而顯不知其爲刺其風俗之靡也由是言之哀公不但荒于色至於廢朝又荒于禽矣哀公嘗爲紀侯所譖見烹于周而立其弟胡公以二詩推之哀公之荒甚矣非專是紀侯之罪也得罪於王至於烹而不知甚荒固可知聖人存二詩以爲荒亡者之戒

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詩之辭無親迎之旨也如曰親迎安有未配未祖而自相謂有爾我之辭曰俟曰尚豈以禮成者哉其殆刺奔之詩爾凡淫奔之事必女先之故曰俟我於著於庭於堂凡以室之地者皆女子之家也充耳者不恤人言之醜也奔者之無恥也尚指男子也慕男子若瓊玉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詩名謂日月之初出也彼姝者子女子也曰彼則他人之家女而在我之室奧室也闥門內也再言之非彼之所宜至也彼對我而言履我猶履其足也猶韓康子履魏桓子之跗也以足蹴而使往也曰出之時而使之發及其暮也此却遥奔之風詩辭無刺其君臣之旨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止三章言東方未明未晞亦相近惟卒章有則莫之辭豈以太早太晏並言哉不夙則莫非若俗人之辭也詩人謂不早則必至於遲矣皆謂甚早也若是則與雞鳴同夢之辭相反如此說者必以君之不同爲言竊詳詩旨止刺其躁急太甚驅役其下如此之迫爾末章狂夫之辭曲屈之解豈能通暢似是國不能固圉狡焉思啓封疆者在旦暮耳君之不能辰夜謂不知時詩人懼其及也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是詩刺齊而罪魯者也前二章言魯道有蕩與載驅四

章同辭使襄公之播惡無已者魯莊公之罪也文姜之失道自桓公十八年如齊始前此蓋未有也克於春秋記辭辨之矣春秋書子同生明其爲周公之祚胤洗其人以爲齊侯之子之謗也桓十八年以前齊魯未嘗交好文姜之變節始於桓弑之年若鄭風之序固有齊女賢而不取之辭雖不可信亦見文姜之失德未彰也襄之縱欲亂其天倫如此公羊乃以滅紀爲復讎而予之且惟孝友于兄弟瀆其本如此安能追念其祖見寡之憯而離紀不置哉襄公無羞惡之心無人道矣異時齊桓

公以哀姜通於共仲與於弒閔取而殺之者懲文姜之惡也傳以爲已甚者非也前二章歸止庸止爲齊言齊不當懷而往從也後二章告與得爲豈言宜音谷與鞠恟也既得所歸得與極恟音可意推也名詩之旨豈以山之高深狐之變怪所宜藏匿乎歸與懷或方言自有恟者乎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竊詳詩辭之旨蓋序謂襄公之不自量其力力常不給卒以無功者也左氏謂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鮑叔知人者也其知治亂如此傳謂襄公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鮑叔知人者也其知治亂如此序謂總角突弁亦無常之證也序謂襄公之不自量其力力常不給志大心勞似覺未中其失若止以此詩前二章爲義後一章不能知也後章似指襄公猶有童心者而乃如無田甫田爲卒章若不相入詳而思之則有似爲者婉孌總角幼穉之人豈可以任強壯之事前日之穉而遽已高冠大弁則不稱矣鄭說亦爾故伊尹有陟遐自邇之訓

盧令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偲

毛氏以爲獵犬每章必言其人之美其臂膺走狗之人其猶還詩之謂我臧乎從狩之人自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已也詩人之刺大抵如此

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詩之無邪我梁無發我笱皆以婦人女子起義谷風小弁可見敝笱名詩笱在梁上以捕魚也敝則不可以得魚乃有大魚之多焉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者也齊子指文姜也從者指嬖之屬國之人也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不得歸唁以許人尤之者衆也君夫人以義歸其父母國而國人得以戾其行此詩四章皆以齊子歸

止爲辭者齊人之辭也齊人怨曾者曾可得而制也言齊人不得而制其君也齊子雖文姜爲齊女亦見其從於襄公繫之齊也如之取義剌其棄也無許人之風也

載驅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曾道有湯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曾道有湯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曾道有湯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曾道有湯齊子遊敖

名詩與鄘風載馳相近而賢否相遼如此四章皆以曾道有湯爲辭深疾曾也湯猶湯湯無止之勢也曾實縱之也文姜雖齊女其放於惡由曾之失道也發夕言奔之急也發必在朝夕猶發焉奔之情也汶水曾地前二章以齊襄發語後二章以文姜爲與也行人凡從行之人皆順其放於奔也此蓋齊風

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是講易知而又易言不待序而見也特不言名詩之旨耳不以可矜者爲美而以可矜者爲歎以嗟嘆爲發語之端則所美者皆重可嘆也嘆其足恥猶祗足以爲辱也後世惟元次山知此旨其作大唐中興頌頌肅宗收復兩京有大功矣首曰噫嘻前朝嘆元宗之事首末皆可恨也

魏葛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剌

按左氏傳魏有前後魏封於周初國於河汾之間者前魏也曾閔元年滅於晉獻公矣封於畢萬者後魏也其地則大有金石之樂矣無儉陋之習也是詩所剌非以儉爲剌儉德之共何剌焉詩人之辭剌褊非儉也序詩者不知其旨以褊爲儉後世皆以序而歸之於詩詩人之旨失矣說詩者必於詩辭之中知其爲褊而後可言也首章履霜縫裳之辭絕與尺布斗粟同辭以尺布斗粟尚可以裂縫

也凡爲衣者孰不由女手雖弱幼之女亦可以縫裳也何爲若是之褊至要之襘之而不敢服乎以辭推之從若束之於腰襘之意必遇其嘉好之人然後取而服之雖爲好人而服亦提提然止於提挈而振領之依然左辟而不服也左者不用之地也辟猶辟去之也入聲也所佩服者象搯爾搯器用之微者也故指其上之辭以爲褊心誠爲可刺也古之所謂儉者約而有度不使之匱也陋者則褊惟以爲利之所贏而已爾詩人取其至微而尚可者以名詩褊心自見不然未見其爲褊心也

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蔉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詩辭爲美詩旨爲刺所美非美也是可以意逆而不能逼其辭其所刺何說也甚易知而學詩者莫察爾詩之三章凡六句彼又曰其之子其猶己也彼哉彼哉此其之子也騶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

詩意本以憂國幾公忝離桑忝離喪敗已形其憂大園有桃禍未形其憂深此其在晉獻公滅魏數年之前乎知晉之必滅魏而不知懼也以桃之實爲殽以棘之實爲食其窮蹙已如此殽猶以桃雪秦之意北方之人多以棗爲餐此若不能詠食之意也本無刺儉之辭不勝其

憂而至於歌室行彼之不知者謂士之驕且罔極也彼之所見誠是也何以謂其言爲是乎我心之所憂者人不可得而知也既不可知而我獨知之矣不如勿思之爲愈思則不可以朝夕居也誠以喪敗之在目前不可救藥待其亡而已爾此憂世之切至者也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此詩無父母兄弟離散之怨而有以義相勉不以骨肉之愛奪其勁忠於君之義詩凡三章卒章尤切豈兄弟之情薄於父母哉徵役宜究於長弟行而兄處者詩人取其以義奮也行役若非殘民命者征戍爾猶可以來歸而非死也

十畝之閒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詳味詩辭不在詩名也名詩以十畝之閒暇相與同宅二家相比而言其情爾首章言桑者之閒暇相與持而去之爾泄歸也二章謂四鄰并吞之急桑者相與持而去之爾泄泄如孟子所謂省省也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作車所以行陸寘之於河之側非其所用也河濁流也乃謂之清且漣且直且淪則濁於河甚矣以詩辭推之似若魏之先世求賢之勤而後世棄賓之爲其食厚祿者尸位素餐而不以爲媿也彼君子之辭不必謂伐檀之人指棄賓於不用之人也一清一濁相反如此不稼穡於何而取禾如此之多不狩獵於何而庖厨如此之

餘明其貪取之厚也君子者一餐一食不苟受也檀木之至堅喻其任重輻輪運之無窮取其致遠也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辭無貪而畏人之旨晝伏夜動畏人故也序詩者以此為詩旨不然也詩人而謂在位者之復其民不知其勞至于三歲之父恪恭謹畏爾不知為我將去之適於可樂之地卒章誰之永號著非彼號呼而招之汝自驅之而使逝爾每章誰之永號著非彼號呼而招之汝自驅之而使逝爾每章辭皆重言碩鼠言其食民膏血而恢大之甚也自黍麥而至於苗苗始秀而食之無厭也其素餐乎

唐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孔子編詩之時晉為大國中國所恃以安也豈獨無可録之詩乎不繫以晉而本於唐唐之本始固已移矣詩凡十有二乃以蟋蟀為首抑隨其詩之先後乎然蟋蟀之詩旨必有關於晉唐之大者為詩以康樂為主無乃異於寧儉寧固之旨似非所以垂教也竊嘗思之堯之土階茅茨豈但聖人尚儉之意要其化之風簡素質實異於中原遠於南方多矣雖聖人不能易其風土之尚雖人主之尊以天下奉猶有存者是則詩人告以康樂可也詩之三章意之所主惟職思之旨為重詩名雖在蟋蟀出之微能知時而浸居於內者也故一章曰居二章曰外三章曰憂其曲述盛強之際耶如鄭氏詩譜所謂僖侯甚儉嗇僖侯至昭侯六世矣習於儉而又固曲述之強曰以侵逼詩人將廣之以其所嘗慮不特一儉為可安也言歲且莫矣日月之虛度多矣毋將及矣詩人之辭謂豈欲其太康乎所主者在思其所居之

位且有窺乎其外者焉所愛有大者矣每章皆再言樂
樂則將至於荒安而能慮聖人所以明大學之道詩人
蓋得其義所以首唐風也歟然是詩之作未若山有樞
之迫也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

前詩序以憂深思遠儉而用禮爲堯之遺風自此詩以
後五詩詩序皆有憂其危亡之辭以當時之事與詩人
之辭求之似不若是尚儉多憂雖晉之風土則然序詩者
見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以常情爲之序爾詳考其實蓋
是昭侯述知其後之將亂子孫不足以託國是以分國
而屬之桓叔成師爾潘父弒昭侯而欲立桓叔亦此意
潘父以逆救亂故不克也嘗桓叔之封曲沃也已五十
有八成傳謂其有德豈以封國爲謀哉晉國之美不白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

前詩序以憂深思遠儉而用禮爲堯之遺風自此詩以
後五詩詩序皆有憂其危亡之辭以當時之事與詩人
之辭求之似不若是尚儉多憂雖晉之風土則然序詩者
見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以常情爲之序爾詳考其實蓋
是昭侯述知其後之將亂子孫不足以託國是以分國
而屬之桓叔成師爾潘父弒昭侯而欲立桓叔亦此意
潘父以逆救亂故不克也嘗桓叔之封曲沃也已五十
有八成傳謂其有德豈以封國爲謀哉晉國之美不白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
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

詩之同名者三若王鄭之風其詩之首辭皆同謂不足以流物也此詩不同者石不可流之物繫然見於水之中若此其著也王鄭猶有力特弱爾豈不可以力言但見其爲異爾揚其水而知其爲石不可得而揚之而石愈出喻曲沃之於晉顯然不可轉移水之能掩者薄矣從見者翼之人也是以聞之而爲之隱也當時曲沃莊伯弑孝侯矣國人立鄂侯莊伯伐之奔隨王立哀侯武公又伐而獲之國人立小子侯武公又殺之曲沃之取晉豈有顧忌哉國人見而聞之者久矣

椒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詩人之言蕃盛惟瓜瓞葛藟其蕃殖之物也椒豈蕃衍盛大之物哉楚詞言其芬爾世之植椒多在閑地或墻之陰能奪物之正味聊爲薄略之辭皆信有之此詩人之微旨也亦惡曲沃取晉不以其道昭公封之國內使易蕃且爲傷類也如聊復爾耳豈能遠哉

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迨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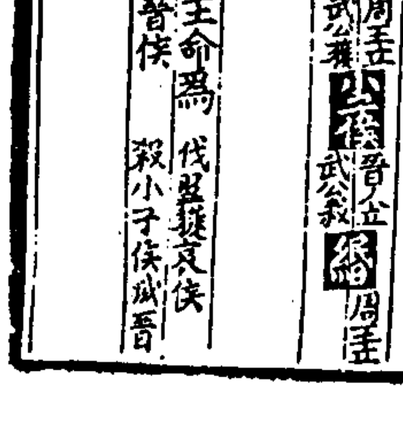
是詩以婚姻爲言非無援證也其辭易通其事易明若不必過求然以詩名言之似是綢繆牖戶之意憂其國之將亡也序詩者秖以三星爲義謂之婚姻失時爾三章多以三取喻粲亦三女似若詩人見曲沃之將并晉綢繆其道無可奈何自桓叔而莊伯武公三人相繼以移其宗國初在天邊矣在隅已近在戶已逼至于今日無可救藥者傷其所遭自知其弱而不能抗故曰如此三人者何子兮子兮指翼之君也新婚燕婉皆難於捲束喻翼之諸君不可扶持也既若是矣而曲沃三公適與之遇焉唐風多問難擬議之辭如此詩杕杜鴇羽葛生采苓皆若是也

杕杜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

菁獨行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爲
人無兄弟胡不佽爲
是詩之辭與後此四詩之名同辭豈以詩名之同故此
詩旨以杕杜爲名乎以所比之物言之杜弱植也杕特
榦也有特立之杜物之異於常者也當昭侯之末年
晉已弱矣非文侯佐平王立國之舊也故昭侯知其後
之必亂分曲沃以封弟成師成師於是年五十有八矣
好德而強昭侯知其可以興唐叔之祚也故封之幾有
帝堯禪舜之微旨當時詩人知之而見詩作爲知獨行

之不能父而同姓同父之可以恃也嗟行之人胡不往
比而近之人苟無兄弟亦將求助於行道之人苟有兄
弟則吾同父也吾同姓也可謂得昭侯封成師之旨矣
此意百代之中惟吾
藝祖得之耳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
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詳詩之章無刺之辭也秖見其爲美爾雅詩者以前後
詩而均謂之刺爾似若愛其大夫覩其服而歎美之爾
言民之得居其所居究其所究皆大夫之德也以居居
究究爲惡亦未見有他比也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
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說詩者以鴻鴈爲訓其果爲鴻鴈乎借使方言則然
以其三章鴇行言之則信其爲鴈爲鴈者蓋以鴈
爲儀杜子美亦以鴻鴈爲有稻粱謀也他禽皆不及此
莊伯之於昭侯武公之於孝侯皆兄弟也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三章皆以王事爲言當是時豈以宗周之事而
勤其民哉以若詩人託以爲言謂哀侯繼皆周王之所
立乎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歩兮

詩之名無衣者二秦風亦有此詩而義則異秦之無衣謂諸侯之服秦猶以爲刺晉獨可以命美乎諸侯命服也又可謂之無乎此序詩之失也序云武公并晉矣大夫爲之請命於天子要君也請於天子之使抑大夫自爲請耶然請於天子之使用遂事之例耶此諸儒不考之過也

援詩人之旨則有刺焉武公之篡其宗國本非其所有也侯伯七命而武公不待天子之命而篡取之援詩辭豈曰無衣是終無此服也不如此衣是篡取之自制其衣也辭亦隱而顯矣又不止於是也據周官典命子男五命侯伯七命諸侯無六命也惟下文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天子之内諸侯非晉武公之比也詩人以無衣之六明其不我與也言武公雖得國而賢者疾之不肯從之也視桓叔之好賢遠矣二詩之義正相反

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

于域于美亡此誰與獨旦匏有苦之日苦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詩以生取義他詩之所無也以詩辭求之似與葛覃相近葛之生也蔽芾于野猶施于中谷也亦指葛爲言似非二物蔽亦未果其爲他草爾雅葭華注云江東呼爲蘼蕪則與葛異以其辭言之蔽亦蔓也爾雅蘼蕪華注云一名蒙華如以蔽自爲一草則蒙亦他草也似若詩人謂葛之初生已蒙於楚棘矣逮其蔓延則施又于野我之所棄者物猶如此已獨士之則誰若我之狗處也說詩者以爲夫婦之情忽棄舊以爲夫婦之情忽取新故說者莫若詩序序無夫婦之義詩則似之也如以唐風言之以爲宗族兄弟相與之情如之何不可謂子建求親之表亦對雉妻子未嘗不臨窗而太息甫若歸家亦妻胝同意乎姑存之

采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是詩之刺讒易知也說詩者似有未盡者焉爾雅字從陵注云水中坻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陵角他草又樂未有名苓者苓水中物也爾雅菲草似蕪菁生下濕地亦近於苓矣以類推之皆水物也惟苦菜則生陸地詩人雜興讒言之有無采水中之物於高山之巔以無爲有是以謂之讒詩凡三章每章再言人之爲言已有入之之漸之故曰苟無信無與無從者不受其言已有入之之幾矣讒之再至也疑矣將棄而舍之則曰且采可舍也其三至則信而從之矣曰彼之爲此言者何所得焉信之深不可回矣反以讒者爲忠於我矣此投抒下機之時也故三章自舍旃以下皆同辭謂戮之必不可解也

秦車鄰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此詩言秦本夷俗秦風猶存非若周之卓然獨異秦本周地已爲封國接乎中夏而秦風不少變也首章以車馬發義言其土性也二三以阪隰發義若言其草昧也

始者未見其君而嘗陞之等禮儀之節與之並坐與之同鼓是燕樂之外他無一之可尚者雖老且死不過以逸樂爲務非秦風乎詩人可謂善於形容矣觀此與周太王遷豳之詩何天淵哉

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鑾鑣載猃歇驕

秦自柏翳爲舜主畜田多善息其後非子居大丘好馬蕃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周厲王無道西戎爲亂秦仲好賢賢者歸之秦人爲之賦車鄰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爲西戎所殺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莊公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不敢入邑遂擊戎讓其弟爲大子是爲襄公大戎攻幽王襄公救周戰甚力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由是言之秦之以馬爲國有自來矣故其國風之首皆以馬言焉善御善射國人之頌美其君莫加於此固不知其他也秦之以馬興國固亦秦之俗矣全章惟以田爲盛矜其車馬固宜但以車載大恐未必然載秦辭爾犬亦非安於車者詩人指實矜其田狩有此美猶之物爾

小戎

小戎伐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

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是詩述車馬之飾備矣特未知其名數其周之制耶抑秦之制而周襲之耶當作此詩時周之禮樂名數大備矣是詩所述之飾亦有他經所不及者秦固未能盡循周制也秦典國於周岐之後夷風尚熾服習中國之化尚淺儒者皆一之豈詩人之旨哉詩人亦秦俗也據其習俗以歌其土風自有著見不可掩匿者秦以戎馬立國所尚者戎馬所殺者車馬爾他蓋未之知也詩序所言國人婦人之辭於詩旨固近所見者此也所美者此也所以念其君子者亦止於此也非秦之俗乎詩人所謂溫其如玉秩秩德音其果如是之美乎似非秦人所能及也秦之國人有文者作此詩極其形容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則止於車甲而已夷俗淺陋可以想見襄公之可美者以大父之讎恥爲已責讓國於襄公襄公能尊周衛王室以功受岐豐之封詩人以是爲可美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是詩三章之後六句大抵皆同所異者白露之醳爾以蒼蒼之茂而露遽至於爲霜言變故之驟也霜之後言變故之極也能復爲露哉後二章言露者露未能盡殺萬物也謂周道陵遲王政不綱也秦居天下上流視平王遷洛地勢爲下洛邑既爲王室秦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猶秦離之斷句謂此何人哉之意實指平王也襄公救大戎之難故其辭云爾蒹葭亦秦離之意哉亂之後所見皆此物乎詩以水起義蒹葭近水之物也洄水之回復者也常逆水而上平王已遷洛若遡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矣其義皆以雖邑豐鎬而發

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以禹貢求之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雍州之地荆岐既旅終南惇物是終南在荆岐內地大王居邠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平王以岐之西封秦襄公居周之故土尚少也至終南之詩爲秦風則周之故土屬於秦者多矣犬戎滅周故宗廟宮室皆不存平王都洛盡以岐雍之地屬之於秦而終南遂爲秦山詩之所以作也是詩不復有夷風矣狐裘佩玉中華之文物也其君也或謂

襄公之爲君也乃有甚哉之辭疑之也疑襄公以西戎而居我周文王之故都豈遂君此土乎是以疑也或者疑秦之代周乎其所都之地周之所由興也又若疑其渥舟之容不足以君此土也此重歎周之微也小雅信南山實指終南其詩專言文武成康盛際秦農之事其辭與此詩大異矣見詩人思周之深也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秦自武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于穆公五世矣其間雖不著見固亦有夷風爲詩記謂穆公從死者百七十人詩言三良此其良也奄息仲行鍼虎之賢不應自殺以徇自殺以徇有所迫也如以信義則非所當從豈

得爲賢穆公之在春秋亦賢諸侯也其違蹇叔悔過之書列於二帝三王之編末篇之語聖人取之記於大學不替孟明詭成挾舟之功舉人之周與人之壹見稱於傳若輸粟於晉之類甚多未必果於殺三良以爲徇也殺之者康公也不用先人之治命亦康公之罪而忍於棄其賢臣乎後之作三良詩者惟曹子建得之甘泰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蓋以自從死爲難作詩自當如此詩人所謂誰從穆公盡有此意死固非所欲徇亦未必

爲義子建得詩人之旨耳若王仲宣則不然其曰臨沒要之死爲得不相隨同知埋身劉心亦有所施失詩人之旨遂若此其降也矣父黃鳥亦子建盡之寓物感興其在斯乎不然則黃鳥知止之物也哀三良之不知所止乎孔子所謂無後者不爲後來之思也思則懼其至於用人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以晨風爲鸇未見有他比也以采苞鴥彼飛隼言之則晨風爲鸇之名也以意逆之止是一禽爾凡詩辭言未見者必言既見此詩獨不然言未見而憂豈遽至於忘哉憂者爲君則忘者亦君也二章斷句皆同詩人之旨也然如何之辭實不見可問之實不可強爲之說也詳而求之皆無君臣相求之情而有指其相忘之實姑以臆說存之以俟博物知經者正之似若鸇鷹之飛也將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予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詩之同此名者二唐秦之風也唐風爲美而秦風爲刺何也詩之首辭皆同豈曰無衣皆言其有也故繼以與子同之辭使果無矣曷貝而同乎三章之後三辭皆以王事爲己責不可謂之刺甚明襄公勤王之功又以王命伐我穆公在位最久晉有慙焉襄公在位十二年亦無好攻戰之事以是詩爲刺而詩辭皆美之也亦之不能知詩此類不少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秦晉之睽合旹不可以易言也自殽之役其失在晉故
書録穆公之善殽春秋人晉而書敗罪晉也令狐之役
春秋人秦晉而書戰罪志於戰康公以納君爲已力故
皆人之詩之録此幾與秦誓同旨者康公之初心固未
失也若聞義能徙不以晉拒公子雍而相仇則其善又
多於穆公矣使康公不以邲新城之役修怨而焉其念
舅好晉之心豈不美哉徇先蔑之言而失義理之正秦
晉復相雠未已者康公失其初心之善也春秋嘉釋怨
於仔是詩於秦風見人心之良也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
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名詩以詩辭最末之辭他詩所未有也作詩者取義之
所起歟樂莫樂乎新相知憂莫憂乎仲父而敬之聖人有取
焉人之持初心於不變若以爲難矣以不承其初爲歎
者不能使其君愈不敢玩者亦其臣之罪也詩人之旨
豈不以其初而謹之於終乎不盡人之歡於其始而知
所以處之聖人編詩之旨也

陳宛丘　國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缶宛丘
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無冬無
夏值其鷺翿

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一方之風土
所可言也舜以耕稼陶漁立國而無遺風之存何也變
風作於周衰方其盛時萬世可述既衰而敗其風乃作
豈世之盛民俗安於爲善不憭世無可刺亦世有可美
殆世之衰國人憂其禍敗之將至故刺詩作夏徵舒之
亂邦人蓋憂之早矣有情無望歎猶淺也至於曠歲以
擊鼓爲風而值羽以自敝其有喪相服以戲於朝之兆
矣國人憂之無禮而將亡首章言其失君人之節二三
言其蕩也若是能無亡乎楚之縣陳豈棐罪哉

東門之枌　宛丘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
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莪

貽我握椒

是詩民風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宛丘者上之所化故其下若此宛有大夫之子與民庶之女相奔於市井林藪之中而相期約乎在位者民之表也禮法盡喪廉耻已亡亂亡之兆於此見矣序謂幽公淫荒詩譜謂當厲王之時以年數計之至楚滅陳之歲荒淫之風歷四百餘年而後禍及是所稱幽公者未可信也豈其陳成公哀公之際乎陳自胡公滿至幽公凡五世釐公至威公又五世幽公當厲王之世更宣王幽公王至平王末年而春秋作十六年而後有陳佗之亂又百餘年而後楚縣陳之從楚終弊於楚春秋不以從楚之故而具其卒葬者不使以神明之胄而同於夷者尊之楚也陳風十詩而言婦人者八固已淪於夷矣宛丘之後名以東門者三雖不可詰似若陳國於豫州之東則西爲楚詩人以其近楚固不能不化也召南江漢之間乃能以禮爲風而陳不能免焉此亦陳世之君不自力於爲善不能化其民而反化於其下此陳之所以終於不競也夫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宋之子

詩前之一章言其可後二章言其必使陳之爲國果於強力以有興謂後章爲反說可也陳之不競公矢以神明之胄自胡公至威公十二世未嘗爲聞諸侯若果爲僖公之詩則是詩以其安於卑陋豈能取必於齊宋乎詩人似若以國不自鋤謂衡門可以安適飲水可以療飢故後二章言必求其至美者爾如諸葛公所謂不宜妄自菲薄取譬失類之意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與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語東門之池可與晤言

詩雖三章辭皆相近漚麻紵於水中女子之常也見其美而思與之晤則成其風矣得無類於見桑婦而悅者乎

東門之楊

宵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凡言婚時多以冬春故曰治氷未泮至楊葉之茂則亦晚矣昏以為期此豈以禮行者哉涇奔之事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相期於昏浸至於夜而昌者也首章夜又而星明將旦而星晢晢也是不得言親迎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是詩之刺陳佗似若有為佗之弒逆必有前知其然而悔者焉使太子免之年幼而不能已亂可也謂威公鮑不能杜患於未形詩人有諫者然矣之辭亦可也但威公既卒太子又見弒思之者誰乎如謂國人聞其諫而思之不宜有顛倒之辭以此推之則春秋於陳威公之卒特書甲戌己丑者似非如三傳之言再赴也自甲戌至己丑十有五日豈陳之亂未定更有餘而又赴於諸侯乎若是則詩人指實之辭當時事變不詳固也然人之弒逆萬世大惡豈一師傅所能化一念不善一夕變化矣陳佗篡逆踰年又至秋而後蔡人討之是詩之作政當篡逆未定之時則所刺之事多矣然陳風自宛丘之後以門名詩者五似非偶然之辭名詩以墓門者鴞棘皆惡物陳以聖人之後而生此物耶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卬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卬有旨鬷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是詩不可知雖諸家據詩序作讒言委曲託於不可詰之物心知其未必然不敢非也但鵲巢為召南之首詩以鵲巢比西伯聖人之業此乃以比讒人何善惡相遼遠甚耶防之鵲巢與中唐之甓未見其為惡也序詩者但以言美而懷憂遂以為讒爾然旨苕旨鬷皆以旨言謂之善而我獨懷憂義亦可通姑俟博物知經者焉非可臆也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

懰兮舒憂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慅兮

是詩若洛神賦落月照屋梁莊詩稱太白風采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者平悅慕美色如此其勞也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陳陀諫不許鄭伯請成見於左傳至楚子縣陳之歲幾一百二十年間其爲詩者四詩而已自厲王奔彘之年至陳陀之亂一百二十餘年其爲詩者亦四詩然則陳之變風歷三百四十餘年爲淫慝者何其又也似若前四詩所謂幽公者未必然也皆共公以下之風爾當厲桓之霸陳無役不從鄭之盟無忘桓公之德者陳穆公之請也自是之後始即楚陳之風俗始變而爲夷矣終之歟於楚者其風俗之變也豈楚莊之罪哉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是悁

陳之變風靡矣澤陂又殿其後宜有不勝言者焉然詩辭莫見其爲甚也首章涕泗滂沱憂傷甚矣二三乃止於憂思何也安其所不可爲也故寤寐辭知其國之不可救藥也然則有美一人所美非美矣得非指夏姬乎國之所由以亡者也流而推之蒲間菡萏陂中所生之物也首章見美人而傷之二三美人碩大矣陳安得不由是而亡乎言美而未亡者盛德之裔其世數未也

檜羔裘　國風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之詩三鄭唐檜也詩辭皆若美序皆言刺毛氏以爲遊燕鄭氏以爲朝服據詩辭逍遙翔翔則遊燕明矣鄭氏謂大蜡後則有黃衣狐裘狐裘黃衣狐裘祭服也是詩羔裘狐裘皆並言之其三章則止言羔裘詩之所以名也似

若朝燕時所服之服莫不具宜國人思其賢而君不能用耶故豈不爾思皆同辭據彦之辭亦有所不通以道去其君賢其臣也君不用道好潔衣服逍遥遊燕又刺其君一辭爾而分別相遂何哉宜以詩辭力斷有思賢之旨無刺君之辭

素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諸家類以素冠爲練冠以檀弓言之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既除喪之冠也故與深衣並言如謂不能三年而服短喪不應謂之庶見竊疑此詩素冠者喪服之冠不經見當時三年之喪寡矣所以見素冠而有所感也首章棘人則苦凶之意也勞心孝愛之切也舉世之所不爲斯人獨行之故首章察其孝心感化之情同歸如一是人心之天理本同也由是言之則正是美其獨能持三年之喪見者皆感動也

隰有萇楚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蓋莫詳其爲何草也原隰之草之上故謂之楚是可知矣見其生意之蕃而人民莫及爲國政之苛不能自遂其生秖以生爲苦始則羨草之無知既長又不如無室無家之可樂特不知序詩者以何辭爲遥且恣乎豈以猗儺夭夭之可樂乎失之矣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是詩爲思周是矣特不玩其辭爾詩辭非若有所怨咎也自大戎蔑周之後平王都洛民之思周不可復至且不可復得而爲此詩爾風言其禍變之暴也車言其地里之遠矣非以風之暴而車之不可至但哀周道之至此爾以烹魚不擾爲訓固爲切矣恐當時未有此論似是思周如食魚之美然誰將西歸于豐鎬我將懷之以

好音寓其惸惸之意而已

曹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是詩若以服飾而亡國者曹雖小國豈不足以備輕煖於體乎安有君亡其國而臣獨存其家以為君之所託乎此不思之過也蜉蝣止以喻其浸微浸滅爾詩人但哀其服而忘其亡爾心之憂矣三章同辭實將啓告其君而不得言也必於我而處焉始可與言也雪與說叶音當如字欲言其危亡之證豈以其君之近小人小人根據而不使得達乎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鶖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鶖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按曹共公立二十年而晉文公始覇其討無禮之罪則曰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後乃以賢侯獘貨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是詩莫見其為刺也序詩者以其毀於國風之變例以為刺爾詩凡四章而淑人君子皆同辭自其儀之一至於儀之不忒極於正是四國正是國人雖正風無以加

焉大學之所述以爲民法者也詩固有舉其正以刺其不正者是詩之辭皆頌美無不滿之旨也曹自共公以後文公爲賢諸侯是詩得非子臧在其國乎君子臧足以當之矣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季札之所願附焉者也

下泉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列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周列彼下泉浸彼苞蒿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檜曹殿國風之後匪風下泉又爲二國風之殿皆有思周之辭此固儒者易於立論也國風之次檜曹無譏聖人編詩豈甚若易之用進退之法哉二詩偶殿其後使無思周之情則二國之風安所寘哉二詩雖思周實傷之也周舊都豐鎬平王遷成周視豐鎬爲天下之上流如秦風之兼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宛在水中沚之類即與下泉同旨凡詩人之旨多以彼我寓意說詩者皆略之是詩言我者主宗周爲言也泉之所浸蕭蕭前日富歷之風矣故皆以彼詮也犬戎殘破之餘非復前日富歷之風矣故皆以彼言之傷之甚也京周上流也文武成康之舊不可見也

豳七月　國風

豳本戎狄之地不知其何年遂去邠之豳而后稷生民之葉至是中微其興也可冀乎惟公劉之賢脩后稷之業而周家基緒始萌蘖於豳周人歌豳雅豳頌本其所始蓋自公劉而後興也后稷之封於邠既已失國公劉於戎狄之地而居之豳非封國也曹鄶雖微封國也以周公之詩附之國風未非封國也猶周官之內諸侯大

王惟得民之心去豳之岐而後肇基王跡此王業之所以本於豳也豳本王業所始不繫之小雅而附見於國風者地故也是詩周公所作公大聖人也固有大旨存焉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有國之大法不可越也周公謂后稷已微周之王業自公劉始於是出於常典之外推本公劉上不及邰下不及岐而以豳為始召公亦作篤公劉之詩而篇師所掌專主於豳正與廟姜嫄於嘗國同意竟出於常典之外聖人之特見前乎周後乎周皆未有也何以名之曰七月者何也七月農事之大端按

詩之辭以月書者用夏正從天時以日書者用周正從君之時在易之月卦為否以方言之為西庚歲功始於寅月卦為泰而否泰相直也春木生夏火火不能生金也月令為中央土土則生秋金在卦之方為坤坤厚載物萬物資生周公本其氣之資生三陰之否自是更端而成功退矣臨之卦至於八月有凶正是夏正也七月周公所謂流火者也此天地之氣也其所謂人事者公劉居豳之時當有夏太康之際陳豳之土風安得不用夏正乎公之作詩雖在周而不得加周之正朔逆用於

夏后之世也故七月孟秋火始西流則必於流火之月而為一歲之備圖嗣歲之功莫先於此時也以今之農家驗之凡一歲之計盡取具於登場之日大槩萬實皆成故自流火之月已為授衣之備豈豳地晚寒所當急先預為卒歲之計者固上之人裕民之至心也自古聖賢所以立王業者與後世異後世之王業在國事古者之王業在民事夏商以前見於經者寡不可得而攷周之政令謀謨見於經者詳不但如七月之詩而已自盤庚遷都之辭惓惓以為民之事為繫於國之盛衰邪

文公所謂民苟利也孤亦利焉便是分作兩去與盤庚大不侔若周官之經紀其民纖悉詳備小雅於居室畜牧之事大抵皆自公上與之均利同害若嚴父兄之課責其子弟酒誥所謂考長之訓小子旅敎謂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未有不同此意其後世道既降儒者不究其旨惟孟子識之故自雞豚狗彘田桑之事指之以爲王道之始知此而後可以言周公七月之旨矣是詩又有大焉者公劉於居豳之時所以敎化其民自其時令之變遷鳴喙之感觸與卒歲之計寒暑之度室家之宜

蚕桑之事謀畫之當先計慮之預備與享祀之事歡悅之情無不備具自以爲我之處於偏方與其民相與勉勵者所當然也豈有意於基王業乎其事愈微其德愈大其功愈下其仁愈深當時豳土之人同一家人父子也同一體膚手足也故積之數世自祖考至於孫子混然合一莫知其爲異矣故一旦狄人之侵不忍殘其民而使之更事其主宜其民之從之也是以去豳之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而王業於此肇基焉周官籥章專掌豳籥之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作大抵是田野閒所習用也周公以爲王業之本始故即其土風之用於畎畝者以明其所由興乃命官而專掌焉鄭氏謂詩雅頌皆七月此固非牽合之論何以明之今七月一詩爲章者八皆言其懽樂之情初無勤勞艱難之意其事皆本於農其情皆得於農非若生民公劉之詩之言其農功也以是知周公叙豳人之情繫之於詩以存豳地之樂章故此詩專言時令以迎寒暑之氣祈年祭蜡職在周官詩在國風其旨同其用相近其事皆豳鄭氏以詩雅頌皆以七月爲首是以合爲一詩不以爲

嫌也後世不足以知但見其名爲七月其閒皆畎畝之情以爲繫於王業遂謂之陳王業艱難失周公之本旨者皆詩序誤之也以豳土近於戎狄方其陟巘降原之時宜未遑孚於中國也待其風化之成而是詩之歌詠幾與陶唐同風然後知賢者立國之本其深仁厚澤豈淺淺哉是詩謂周公遭變而作可也謂公之遭變而欲以此詩感悟其上以消弭事變則固無不相涉矣詩序或以由致斷句謂以農事爲風化之本見王業之艱難如此則於義尚通謂遭變而作兼后稷以言豳則豈足

以言詩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是詩以七月爲名周公所作歌於豳章必有大旨存焉先儒衆之及說詩者遂未之思也詩之用夏正不可誣也詩辭以流火起義莫知其說嘗深思之臨之卦辭至于八月有凶首臨之二陽進而往至于八則七月也孔子謂消不久者不吉爲君子道消故也周公取義似在於

此天地之氣自一陽進而乾一陰進而否庚實居焉巽之九五先庚後庚之義也火不能生金火生土土生金造化之氣流行不止是非七月流火之所取義乎其義可謂精矣文王周公之聖用之於易故詩不能外焉

是詩之言月者皆備惟十一月十二月以日繫之正月二月復以日接周正而從其序謂之三之日四之日是又微旨也得非陽進之月不容以月書之故寓之於日四月純陽故得以月言之乎于耜舉趾饁畝皆出而就田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亦可爲女乎

此章所以卒授衣之旨首章言授衣者其事也至此則衣褐之所由以具乎一章之中兩春日兩女事言家之所以立者女之職也服女之職不但蠶桑而已蓋有蘋藻之薦焉祀其先祖有所悲傷期與君子偕老猶白首同所歸也因時感悲而思念其先祖婦人之常情也祀享其禮菜以貴賤而異如後世清明上父

祖之丘墓皆同此時懿筐筥託物以訓婦德也公子既卒其民服勤農桑其民耳目聰聽皆得與公子同時歸享其祖公子之辭似是女子尊敬其夫之辭故後章再言之當時已有東郭墦間之祭後世亦有暮春禊事之脩皆其類然此二章鄭氏所謂豳風也如謂公子爲諸侯之女則爲公子裳爲公子裳亦可爲女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章似夫人蠶繅以爲衣服之類雖眡蚩之間固存此

意也布者女工之始也祭服服之大者小民不必皆為祭服為衣褐以卒歲亦女工之事蓋似江漢之間至秋皆積廬舍以為一歲之用周禮亦供材葦農家之用最博條桑若於蠶畢條桑枝落之以畜少枝猗若言其盛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章專言狩之事農隙而習武備也四月五月農事之方殺也觀物感時庶幾乎一日之澤焉一之日亦周正月二之日周二月也宜與首章同訓一之日其同若與我稼既同近似尉然有愛其公上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專言農隙休工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四章以四月為首五章以五月為首六章以六月為首其時以記其事惟此章專言所食之物但疑食我農夫為養其農夫以農夫之勞固宜然也凡經意言養者皆不如此止是養父母養老似若謂所以食我者皆農夫之力耳鄭氏分以介眉壽以上為豳雅七月以下為豳頌謂風雅頌皆以七月為首故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言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上入執宮功似若治其公田之意我之禾稼既同矣當先為公上入其田功宮猶公也聖人每重於用民之力豈以宮室之役為可常哉雖民之愛上亦不宜若是淺也況繼其下文農已有就田乘屋之辭方收成之時已為就田築室之計見周家教化其民周旋終始無一念不在農無一日不在農此與首章九月授衣之時已為于耜舉趾同意此為第七章亦名詩以七月之旨知此則不可以宮功為力役矣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
此章以二之日爲辭與首章二之日栗烈不容異義也
首章以一之日二之日起義卒章復衍而三四之豈苟
於立言哉聖人所以爲民計者周流一歲之中不容間
斷首章順人事之始卒章順天時之始也以此見藏氷
須氷非小事也所以賓祭用之乎以二之日爲十二月
矣遡而上之言九月肅霜者得非履霜堅氷至坤之卦
正當十月也聖人於人情懽樂之中寓其戒懼之意如
此其微也四月爲陽月於卦爲乾其蚤二辭必有深旨
特不容臆說耳自四月至十月聖人獨蓄一歲之旨於
獻羔祭韭之中似若農事之方殷皆歸功於神之義所
有人力盡而不逢年荒政餓殍之不能周乎聖人不敢
特其在人用心之艱乃如此必於有年大有年則君民
相慶長久可期爲兄樂矣蚤若是田祖之祭名特無奇
援證耳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周公遭變至於作鴟鴞之詩勢之既危無所容其力矣
此章以二之日爲辭與首章二之日栗烈不容異義也
首章以一之日二之日起義卒章復衍而三四之豈苟
當武王之既喪殷命未黜武庚欲復其國祚人情之所
宜有也渠魁在武庚而孔子序大誥之書乃曰三監及
淮夷叛不及武庚也以爲非武庚歟則又曰將黜殷則
武庚固首惡也武庚欲復猶有可諉三監淮夷相挺以
叛則非意所及矣是以孔子罪三監而周公惡武庚鴟
鴞指武庚也鴞逆類也漢世以鴞炙賜百官所以翦其
類也周公之處此也其事變之至難乎管蔡以同氣之
親挾武庚以覆其宗國武庚豈足以至此首謀者管叔
也管叔首倡其說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群弟佐其風而
流言遂播其志在於攻周公耳周公居親嫌之地不得
與之抗且辯也當此之時去殷未遠殷家之法兄喪弟
及故殷多及王武王既喪周公秉國謂公將繼武王而
立其辭甚順於是避而去之居東山二年而管叔之徒
遂以爲得矣始以爲得其罪則姦黨既平舉爲有此詩
乎罪人自以爲得計也周公去之而待成王之悟歷三

年而不悟則周家危矣金縢之事公命百執事以勿言伐柯九罭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公之意以為非成王之自悟則非人言之所能破也詎於不悟則勢之窮矣周公其忍以文武艱難之業遂隳於群小之姦哉乃作此詩以貽成王故金縢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在三年後成王弗果幼冲也鴟鴞之詩深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解而乃以告成王王亦足以知此詩當體認蓋告曉成王非語他人以是求之則得矣向使人情危疑之時而公又昌言以攻之則其姦愈熾治勢之已迫不得不爾故天意亦為之動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固有誚公之幾矣非風雷示變誰能明之成王至謂我國家禮亦宜之其苦言之固亦老於世故也矣但詩意深微未易可知也訓詁不詳體作詩先後之次失金縢紀實之意併與詩旨失之矣乃謂罪其為當故曰取我子又謂以鴟鴞興成王何其悖哉若是則以臣之家室為心以巢其勿毀理義之室已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也物性之惡著其惡無窮已鴟鴞不以食鳥之子而遂已鳥之巢室又將毀之言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之易而不可

撲滅如此曾不知鳥首子之勞也取子不必言是管蔡但喻其惡性而已三章懼其毀室也言我之防慮堅固則人莫得而毀令之防慮者矣乃納侮乎迨天之未陰雨而綢繆牖戶備患於未形也備患有素則民志定矣侮予似指國而言非上下文之予周公自謂之辭侮予亦非虛語謂西土人亦不靜王苟不自悟以謀其國則下民之情亦從而變遷矣故有或之辭孟子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蓋尊周公也非詩之本旨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此詩以訓詁求之不難知也但周公之大旨殊有始末若非後世姑為浪漫語也吾夫子曰九人而已有婦人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以三分天下之二而事殷者十亂也非文王也周之德豈專指文王哉君奭曰有若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昭文王受殷命昭武王丕單稱德曰惟茲四人曰襄我二人周公之自立言已如此詩亦曰跅附先

後奔奏禦侮文王亦不專任諸己而周公者十亂之首
也故於此皆以予言之指揮將荼謀畫租恐有所指後世
不足以知聖人之言爾予口卒瘏者即前所謂公之不
言欲期成王之自悟也彼方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不
容以言語解也故病於口而終不得言其至於作鴟鴞
者不得已之至者也昔者文王之爲西伯虞芮質成受
命作周從周之諸侯曰庶殷皆終
成康之世不少異其辭武王復受天命觀政于商三年
而不少恢舉天下之衆而放紂使不得淫炭其民立武

庚於商置君而後去之是殷之王命未嘗黜也非若成
湯放桀遂黜夏命也周雖改協而殷之王命者尚猶故
也故書謂殷王商王友邦冢君殷兩不相及武庚之欲復
者自欲取周而吏之所謂反鄙我周邦是也待流言之
變周公居東三年二監及淮夷叛將復殷於是周公以
王命伐三監淮夷之從亂者殺武庚作大誥此時始黜
殷命是詩作於周公居東之時殷之王命未黜故武庚
謂王命實在殷家周實未成王業故有曰予未有室家
之辭此其大本也詩所以懼其毀我室也知一時事證

則知周公之言天故四章自言其情若是其急者我身
之不保則室將毀焉三章言彼之情不知我作室之難
四章言已之情而懼其毀室之易使成王感悟也予維
音哓哓此周公言作此詩之切大聲疾呼冀其一悟也
羽之譙譙尾之脩脩則是身之不容則國其危矣周公
身任天下固有切於身者

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

詩序所謂東征者用破斧之詩辭其實不知破斧言東
征者往也非征伐之征詩序猶未明言其爲征伐也訓
詁遂指以爲伐三監淮夷矣按書金縢言周公居東二
年謂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以避之後世訓辟爲辟若致
辟于管叔之辟聖人之事遂大相反矣曾不思豳鴟周
之故都皆以西言洛邑周之遷都皆以東言周公遭變
避而居豳鴟之東是詩所謂東山也詩凡四章章之首
皆同辭意所主也其下皆言居東之事情序詩者不能

知謂之序其情而說其勞民忘其死謂公之東伐淮夷其不與軍旅戰伐使棄為征伐凡詩皆無師律戰伐之旨何也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止是行役之度全不用出師之律明矣說詩者溺於詩序不敢異也首章四辭皆同徂往也慆慆言不歸我來自東徐公于東以零雨為言非果雨也言一時之昏冢雲霧四塞之態詩辭言不歸序乃言歸何哉一章我徂東山曰不歸不得歸也從公于東望宗周而悲也制其往東山之裳衣而非以行枚為軍嚻之聲蠋在桑野之虫而在車下謂駐其車之久而蠋亦在焉役者念歸之久公方安之俾其采可以行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之辭自我來自東而下辭意未嘗間斷轉移若言其自東來歸見其室廬頹非前日皆虫獸敵塞之此託其居以興王室之義自周公居東小人自以為得討徹

塞盤踞若將無沒其家者焉其縞衣微明以自照其形以資其宜行之志故是詩再以熠燿為言此不可以為畏祗重以懷感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謂從公于東歸至其家之辭故曰我征聿至曰于今三年久而一歸也瓜苦以興居東晚骨肉相離之恨瓜非進而在薪之物也栗以喻堅久之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大意皆東征之人歸其家之辭但倉庚鳴以春熠燿飛以秋飛羽對言若是倉庚之飛如熠燿之羽也言飛而近於人人覩之而感思也之子于歸謂出征于外而婚嫁或歸其家而婚嫁其辭皆通但其舊如之何一語難知是詩皆感歎之辭無喜悅之情謂說而忘其歸夫豈不通但一詩之末其情必深謂不當過求亦可此

辭總一章之情者也從周公于東者別離之久
不得相見很父于外至於近悅其新婚而不念其舊
室家之父離也凡此之辭皆言悁悁不歸之情

破斧

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
人斯亦孔之休

說是詩者辭義之窒胥不顧也且斧以斷害爲義析薪
之必以斧豈有破義哉借曰斧可破曷以比周公之
德乎四國又曷爲若是哉既曰孔將孔嘉孔休矣又曷
爲而哀我人斯哉說者但以辭勝之僅不失詩序之辭
爾斧取其斷自古同義析亦類也當斷而不斷猶斧之
破而不足斷割也其下云又缺我斨是不但斧之破而
已當文武之興周公以大聖首十亂肇造王業輔相成
王猶斧之足以斷割也方管蔡挾武庚以叛周謂周公
將不利於孺子使公以大義爲斷絕三監力豈不足乃
以危疑之故避而居於東山四國三監皆以爲得計周

公居東二年之後三監武庚甚張故曰亦孔之將亦孔
之嘉亦孔之休詩人所以哀之也不獨哀我周
之民矣由是推之則東征爲往東山四國爲四方諸侯
明矣周公避亂而小人不逞周公居東莫得加焉天下
諸侯亦恃之以爲安且固也

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自此以後三詩玩其辭皆成王新逆後東人之詩也視

東山破斧憂思之詩異矣是三詩皆有慰幸之情而微
致其意柯斧之柯前詩言斧義在斧此詩言柯義在柯
也前詩不及柯此詩乃以及斧中庸取義雖異其言執
柯以伐柯則義著矣所執在柯所用在斧首章以斧喻
媒言勢所不可無也雖家人之懿必藉他人爲之用而
後可得詩人謂管蔡雖兄弟當以大義爲斷辭而居東
山則家將毀矣首章問其伐之之義二章明其所伐故
申言之所伐之柯柯也所執之柯亦柯也以柯伐柯何
遠之有中庸曰親之者以所執與所伐異觀之

知所伐之柯同所執也此言周公管蔡均為同氣之當斷者同此物而所異者遠矣故卒之以遵豆之辭欲周公以宗廟為重也此所以為詩人之旨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為魚網信矣乃以九言孫炎所謂九囊郭璞所謂百囊似亦有焉但以此言周公何也公之在東山文王既沒成王新逆之初東山之人未知朝廷歸周公之意不能不以前日為憂是以作此詩也首章謂周公前日之輔臣衮衣繡裳者也故卒章復以衮衣為辭名詩之義似謂周公非可以常禮加之也就網羅者皆小魚也周公不可以羅致也如鴻飛冥冥人何慕之義魚水物也鴻亦水禽也鴻之遵渚常而有時也遵陸陸雲路也漸之上九亦以鴻漸于陸為言也似蓋某知朝廷歸周公之意而責之於召公畢公者為故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以跋胡疐尾喻周公之遭變厥所謂遷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故訓詁遷貸辭若顛沛之狀矣乃大甚乎聖人之處變蓋有道矣公猶居東都非若文王之囚羑里也文王猶曰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之囚奴亦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何至跋疐如此之甚卒此程氏所謂不能通者也詩人之旨決不如此此二句但喻武庚管蔡貪欲以不利孺子攻周公公委而去之則其言不售矣而三監四國無以售其姦進則不得于朝廷之政退則無以汙周公之跡其背叛于紀之情漫彰無所挾以欺天下待天之動威彰周公之德成

王新逆人情天意未可誣沒三監武庚進則有討罪之
典退則國人交攻所謂跋前疐後也

詩說卷第七

信安劉
克學

小雅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之以鳴名詩者三齊風之雞鳴宣王之鶴鳴其皆以
聲起義是詩以鳴名詩而不以聲必有旨也雞畜於人
而言其家鶴與鹿皆以賢士言鹿之在野豈求聞於人
在野者也鹿之鳴非求聞於人也賢之在野豈求聞於
世哉詩人以食言者猶有嘖愆之可求也猶劉累豢龍
之義使上之人知所以求之也是或名詩之旨乎首章
言周行以周道為訓似無他比以周之列位為訓似與
名詩之旨相反莫知所從詳玩詩辭笙鼓筐幣皆以我
言上之人也人之好我非賢者乎若是則周行為立國
之道孔鄭之說得之矣毛氏已有此訓也二章承上章

之義賢者既憯然而改以立國之道佐其上故德音昭明善類皆進故曰是則是傚二三皆以旨酒言之三章和樂寘王相安之情也且四詩之首文王固也天保之義豈不大於鹿鳴乎小雅之首鹿鳴者何哉蓋周家以賢立國文王以得賢興周聞文王而作興不但二老而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皆是則是傚之君子以豪萃者也鹿之取喻非若麟鳳之為靈世所常有之物文王之用人惟常人常德之為貴鹿之常有於天下自有出乎其類者焉故靈臺之詩亦以麋鹿為言其曰王在靈囿鹿鹿伏伏固自有常而可貴者乎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詩與皇皇者華均為遣使者詩念

諏水善之音過之遠矣何別於先後之次乎必有深旨說者不詳思耳四牡之使王事也皇華之使民事也詩之辭較然矣又有大焉者詩之首章周道與王事對言以周道之倭遲而服勤王事非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時乎孔子論才難指舜之五人周之十亂繼以三分天下事殷之辭則于亂之事殷莊儒槩歸之文王者也以周道倭遲一辭而玩其義文王事紂之情著矣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詩乃以倭遲為發語之端終守臣節極其事君之小心遣使于商紂以無道過之豈有行人擯勞之風周之文王不使以時而返綿歷歲時欲歸不能且勞於王事始之身心之勞苦浸至於父母之不相及詩凡五章四言王事三言懷歸其淹久於王朝以無闕於周家事殷之道非文王至德何以致其臣如此哉三四不以馬言而以騑言騑之為禽抑西土之禽不可臆言乎方言宜亦可據訓詁以為鳩鳩言其拙不能自營其巢者而集于栩杞之上非可棲之木也詩人喻文王事周之心切矣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遣使原隰前不經見人君巡狩與省耕斂皆身歷之未嘗遣使也周官之歲相聘賀慶致禬所以遣使考行於諸國不爲原隰也文武之時乃有此詩用前古所未有之然必有在也意者文王當紂之虐政民之被患甚矣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時是以有此耳使于

原隰以求民瘼諏謀度詢如左氏所載穆叔謂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則幾於繁矣要無所不盡其情以達首章之仁意而已首章曰皇皇者華言使臣之咨訪民之見之其光華若此駪駪征夫之衆猶有槃及之懷謂文王之遣使雖眞之其臣臣雖盡瘁文王之懷常若有所不及所謂視民如傷者也使臣若有不能達其仁之意故其臣體文王之意無所不用其極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急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況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邊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意深遠切至非周公之作不可能也說詩者但以急難牆推之而聖人之旨往往浸微故於詩辭多所不通強以文辭通之耳竊意詩之大旨謂閱牆急難閒門禦侮之小皆一時人慾之私而天理之大者本不容間斷其不容間斷者乃其自然之天非一時事變所能易也非周公安能及此哉首章謂常棣之鄂韡韡相附者衆也與生俱生者也詩之本旨惟此而已二章謂死喪亦可畏矣惟兄弟之喪一也哀於原隰之中而求兄弟之似焉者三章省令之在原者也與四章同旨故皆有無著

良朋之辭謂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曰每有良於所暱而薄於兄弟者多矣急難則猶可歎至兵戎之事則幸其偶無爾如有戎禍則同舟遇風也以烝然來思言之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父寧舅宁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干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以鳥鳴喻求友可也以伐木名詩何哉鳥寿知之物也有知而相求情之不能已也木之無知而空谷之聲必答如鳥聲之相友者喻人之求友天然之應不待期而從此喻求友又知於鳥之求友也故以伐木名詩二章皆以此起義伐木之聲無成虧也有成虧猶鳥也詩人取喻可謂精矣自章詩意所主遷喬之旨無友不如己之義其言出猶言出於藍而青於藍之義孟子下喬入幽亦取友三損之義既反覆責人之求友矣乃遂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義無所起也強曰質之鬼神豈理之暢乎蓋自交聲起義也是詩以同聲相應為望所疏者聲也聲之所連非形跡所能間斷情所必達者聲而已爾心之所不能掩者聲發於心鬼神不能欺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在人安得而不應乎易言鶴鳴在陰以喻求賢惟我之求友發於中心之誠和而不乖平而不險則千里之外應之矣詩詩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乾亦曰同聲相應必若木之無知不以其類其應亦捷者詩人之旨也二章謂有酒不足以求友也兩言寧適不來安所往而不來乎微我者以我爲微如微君之故之微既不顧我而有咎我之意也此章專以求與友而不可得爲言易言二簋可用享此言公簋禮之極備不容加者也享以享上帝大享以養聖賢同意三章伐木于阪則無

相應之聲矣無相應之聲賢雖聞不足以得友矣苟非賢德爲善類所親則不勝其降矣惟有禮文以要結之而已故醽酒則有衍邊豆則有踐不以物之厚薄爲數兄弟無遠情雖在焉德已失矣則物常足以爲讒故有酒可也無酒亦可也雖坎坎之鼓蹲蹲之舞皆不足以爲求友之助待我之暇而飲此之湑其心豈果爲我友哉由是反之則首章言求友之聲非淺之爲事也此孟子所謂仁聲之入人深乎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應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是詩歌詠得天而已非有關於興王之大體也言文武者必以天保爲盛詳觀是詩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以是爲多福之本抑有大於此者乎詩人之旨甚深非夫人之所能知也易之卦惟大有爲義最大其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夫子繫易之嚴獨三言之一則曰觀象玩辭二則曰變通則久三則曰祐助信順諸卦之爻未有加於此者也又常於無妄之象發之天命不祐行矣哉事必得於天祐而後能大非人力所能參也周自克商以來殷命未黜而有二監之譏大誥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天下雖歸周肇造雖已久天命蓋未定也況於孔固乎迨天黜殷之後人情未一有邦之安危

惟茲殽士之言周召皆有不敢寧于上帝之命之心想夫是詩之作其追述之詞名以天保即大易自天祐之辭是以其福如此其隆也至於四章告于先王亦可以慰文武之靈矣惟五章以多福係於民之皆化此却是福祿之實證必若是參矣而後如月常日升山之壽松栢之不凋所以為天保之定也不然則詩人虛辭牽諛而從於詭誕不可執取之域非所以為雅矣一章之旨其要在徧為爾德一語平說詩者溺於詩序歸美之辭專以人臣贊美頌祝為義矣之多矣首章言名詩之旨

明天命之定其指實事則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而驗天命也自古興國當富庶亡國當貧窶非天爾鬼輸頓至殽旱者天佑之也詩人以此信天命之定且固也二三章形容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四章言萬物盛多可以致孝乎鬼神也五章言多福在天下皆興於為善此至治之極也卒章並言天命之永期於無窮序詩者謂之歸美者虛文爾豈知詩人之實理乎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種落尚多未能盡斥之境外所戍者獯鬻耳春秋之後爲我狄者多在中國宇內種落皆強徃徃諸國視其力之能行皆倣此爲至秦乃盡斥之是詩遣戍未嘗用師于獯鬻也似若文王爲西伯時獯鬻之患未熾西伯以征伐爲徃來不以用師爲急止於守衛中國之境使不得內侵所謂一月三捷至則擊之至宣王時漸強於是有六月之伐文王時可以無伐也當時爲將帥者固知其爲後日患也然伐獯鬻以天下爲心乃居小雅見夷之服而居大雅者爲西伯與受命作周異矣征伐之功固不可進於不戰之列也前三章皆以采薇爲辭如毛鄭之說可也然自薇之生而柔而剛一章言歸而以歲莫爲言二三章則憂矣此見獯鬻之浸強也四章言軍容五章言盛矣章言終歲之勞不足咎自悲而至於哀非人所能知則憂國之大者也文王遣將其盡忠如此書謂大邦畏其力敵前五章皆以王事而急忘其勞忘其家忘其飢渴可謂能體國矣卒章曷爲傷悲乃斷之曰莫知我哀似若相反者然詩以最後之辭爲重十之七八也此必有苟簡意服事殷者文王與十亂爾安能同於

戍卒哉殷之必喪人所同知尚能憂獯鬻乎爲中國之故捍禦外患文王之心天下之心也文王雖忠於事殷豈果能以是保殷之不亡乎是以悲且哀也長城之築甚百城朔方者文王實肇法也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以出爲辭序以還爲辭何也謂於既還之後勞其出師之始亦可也但詩辭無勞還之旨耳古者專用車戰故以名詩車之方出前二章皆言于彼不得強以爲歸也三四皆以徃爲辭四所謂昔我徃矣得非指舊役乎

豈不懷歸戍役之情也未可謂之還歸明矣五章程氏以爲望王師之辭信矣故有未見既見之辭由是言之則南仲之薄伐西戎似指前日之功也卒章似若期以成功之辭序詩者因薄伐西戎一語故於采薇之序合昆夷玁狁並言說詩遂演而實之詳此三四詩皆戍于境而非伐也其間所謂伐者因其來侵而伐之耳不然不應淹久如此自南仲北伐之後中國三百年無戎患至宣王北伐不百年而有犬戎薄周之禍抑文王攘狄之功後世未之考乎

杕杜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邁止

詩之名杕杜者三其章首皆曰有杕之杜義不相遠皆謂物性之特立也是詩無褒還役之意序詩者既以出車爲還帥遂以此詩爲還役以其辭之近似也此詩有車爲還帥遂以此詩爲還役以其辭之近似也此詩有室家思望之情皆役夫未至之辭既未至矣何以爲此辭哉自采薇以下三詩雖作詩之人皆異然商紂在丁文王以王事敦之心能使婦人女子皆以王事爲急思之不失其正而無怨懟之私心豈非文王之化與二南同風而正小雅諸詩又其化之成而一於正者乎此吾夫子所以繫之雅而以爲什之首歟

魚麗

魚麗于罶魴鱨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鱨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酒多且旨魚麗于留魴鱨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萬物盛多固德盛治盛之所形見其本原在天保之首章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天眷之實詩人美之亦其所也詩雖其長簡直而事與情其備物之蕃卓必驗之於魚魚著水中之物非人力所及詩人以物之盛多爲旨謂魚之自麗于罶者也其自君子有酒蓋其君民上下相得於悅豫如此之盛其卒章則以物之多爲未其德嘉矣其人偕矣其證時泰矣由是推之天平之象未有加

焉不以其物者末章之旨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李曰六篇皆以黍稷而亡則義不可得而知而毛氏於六篇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文王斯穆之詩其辭皆樂易簡大粹然王道之大凡詩辭皆鼓舞歡樂之事與他詩異矣雅者正也王政所興也小雅之說篇中一兩字耳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別其義少異於大雅爾吾以夫子所以別詩之義非子夏之徒所得而與也三章之樛木即周南詩旨四章翩翩者雖即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旨氣類之感非所致而致焉此所以見聖德所感召也歟是詩專以嘉為言魚之言嘉者以其有之嘉德也文王肇造之主大如十亂必有異於人者觀是詩自嘉之外無他美焉其義惟雅言焉他經所不及也吉士吉人蓋亦近之嘉固非吉之所可並也似若淵騫詹聖之謂乎不然無以當詩人之詠歌也矣

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是詩謂賢才衆多者每章之首辭也詩人之旨不專在此詩凡五章言樂只君子者十每章再言之不必異也說詩者溺於序詩之辭謂其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則不容不以樂只君子爲賢者之事若謂指賢者亦可萬壽無疆可謂之賢者乎縱使不以爲嫌保艾爾後曷爲又

指賢者後嗣乎此溺於序而不思爾凡言樂只君子多指文王名詩以南山有臺臺草也亦可以備風雨猶大雅棫樸之旨自其草而至於木皆爲有用之物此喻才之大小皆有益於時每章二辭足以喻其多才矣若曰此之外皆文王也前二章邦家之基光矣三曰民之父母四五曰壽其再言也又自萬壽而進於德音又進於啓佑後人謂王業之永久也詠文王之意多於得賢者遠矣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孔燕豈弟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

詩序謂得由其道故東皆遂以庚爲道古未有庚訓道之例以易言之先庚後庚則庚爲更以時言之庚在西南坤之方也其猶七月乎周公以七月名詩此詩以庚名不可強異之也得非物至此而更其月令中央土而後爲秋或者西成之方萬物更始之時乎六亡詩東萊以孔氏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爾據六月之序則由庚宜在南有嘉魚之前次於華黍而崇丘在南山有臺前而後由儀次之孔氏謂由庚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竊意詩之次本自如六月之次序豈詩之次本於詩序迨詩之既亡手公乃比而合言之耳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是詩以蕭爲喻蕭野草也何地無之蓼言其茂詩人之

旨在零露一辭故四章同辭自湑至濃露漙渥也露惹
夜零天地之澤惟露均無物不被無物不均凡詩言
未見而後言既見惟秦風晨風止言既見此獨不言未
見則其為諸侯朝正於王之燕也已不但湛露之燕也
故詩旨視湛露為不遠豈若漢之大酺乎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
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
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是詩天子所以待諸侯也以燕為重尊天子也但有不
可曉者君之燕其臣以禮接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臣
庶用之猶為非宜況於名分尊卑之際乎臣下其盡未
卜其夜若訓詁所引亦是當理是安可謂乎又可謂之
成於同姓乎如謂詩人詠歌之辭非實有是事亦非可
以為訓也況曰雅乎露以夜零君道在剛故以日為喻
夜陰氣也陰氣凝而為露喻天下以權制者陽也以恩
浹者夜之露也飲之托於夜者以露起義也首章期之
以醉以燕而盡其情酒以行禮故期之以醉自此以下

形弓

形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
饗之形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形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
既設一朝醻之

藏之載之櫜之在先者人君重其自有而後所寶重也

中心既之喜之好之者中心甚愛其人也鄉食之右之而後醻之者始錫也其不輕於所賜如此右之若右序有周之右非列之諸侯之上其可命之以征伐之事乎自其受而藏之初積而至於醻之盛其儀典而後錫焉則所重逾於呂矣多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是詩未見所謂菁莪也以莪喻人才何哉育之於不食之地何以謂之育乎詳味詩辭但若喻人材衆多皆願立於王朝周王能大受之無一棄遺卒章人才用於上如舟之在水如大魚縱巨壑無一不足人才既多周又伐之蠻荆爲讎方叔克之本未爲天下大患中國蓋未微也是以宣王中興之易若宣王之後幽王喪亂始不爲中國如序詩者之言矣故朱氏亦疑之謂人亡政息雖鍾鼓管絃之聲未發其實不舉此失於信詩序之過強爲之辭爾學者但詳考宣王以前之事則知詩序之妄矣首曷出師犯古人之明戒宣王初政善意右新決

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

不至此直以玁狁之侵日急勢不方熾爲中國之憂故命尹吉甫驅而出之兩侵鎬謂地名之適同羔羊若朔方之向者文王嘗以玁狁之患而城朔方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上章亦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亦專以方之一字爲辭則鎬及方方爲朔方明矣知方爲朔方之方則鎬固近於方信非西土之鎬也首章明出師之不獲已不容少緩王國中國也二章言天子則顧憂在君公矣成軍於內而後出見師律之嚴焉三章以武功言中國爲之安定人已信其有功四章以戎之侵

與師之出對言見揆禦之盛也五章言斥地之廣至于之辭極其所至以爲吉甫之功言萬邦則夷夏皆在焉卒章見君臣持勝之道以言吉甫之功如此詩人不過於辭王朝不過於賞將無於伐之心人無佳兵之意燕錫均於朋友寵章止於酒肴以孝友爲尊尊以中朝爲有賢不以一時功力加於百世名義之上視君臣動色相慶寧土疇功者何翅萬萬哉此所以見聖賢盛際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千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此詩首末尊言方叔車甲之盛上不及宣王下不及同列以方叔元老之辭推之其幾於師尚父乎方叔壯猷專任軍事耶詩名采芑若是喻方叔選士之精毛氏所謂新美軍事者乎三代寓兵於農此時疑有存者選擇而取之所謂采也首章車從之盛二章將帥之重三章師律之嚴陳師鞠旅固未戰之事也四章則言有事于蠻荊者也且造舟者蠻荊而克伐者玁狁鄭氏謂方叔先與吉甫同伐玁狁今特伐蠻荊此以詩未必然似若玁狁與蠻荊相挺而動玁狁世爲周患比方之強也伐玁狁則荊人自服矣或者方叔當蠻荊吉

甫當獵狁言甫奏功方叔全師耶獵狁在北荊在南地不相比二詩不相涉故采芑言出師之盛而不言功遠有振旅之辭六月言薄伐奏功而不及蠻荆事雖異而所以服戎狄者固相關也比而參之則一時事迹自見也以維糜維芑言之則芑蓋采屬也未敢謂四月非禾熟之時但整車馬而出而從容於采穫則事勢非宜爾以出師爲名而以禾黍名詩亦非類謂之苦馬則似矣兵車無所食采野菜而食之則可也

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宣王功業不終是詩亦可見其漸矣一時未以宣王爲可刺故多美之辭自古會諸侯皆以禮其察諸侯以治未有以田獵也以田獵示諸侯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同助我舉柴古無此比也其近似者成王政隕之蒐耳此事於經無見爲周召在位未必有也舜辭承德矣文王之於其國不敢遊田以供庶邦孟子謂省耕省斂豈有田獵選車徒之事如齊威晉文之爲也後世但見詩辭多美詩序多美以其時推之共和以後王室已過於弱宣王中興而有攘狄蠻荆之梗兵固不可不強遂合諸侯以蒐田爲名而選取其尤以壯京邑詩人歌之者此也古者多以車戰詩辭詩名之所重也敖亦近於京洛豈有復古止在田狩哉敖謂爲敖鄙之敖固爲有據安知豐鎬間自有敖地乎吉日詩言洛孌民謂周官雍州其浸洛汭非豫之洛也其詩又謂漆沮之從信其爲豐鎬之地二詩並列其事同其時同序特見其有敖地遂謂爲東都爾吾夫子刪詩之旨蓋自是而見宣王不終之漸其十篇爲什者毛氏所列恐非吾夫子之舊也詳是詩亦有鴻鴈誇美驕矜之意名其失德已著詩人乃顯刺之于時蓋未虞其至此也若宣王因田獵選車徒於鎬京行之何所不可會諸侯用之則不敢以爲然也豈其所謂變小雅歟

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之言田獵者皆刺也宣王詩獨以爲美歟是詩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寫意與車攻同時而諸侯亦在焉咸康之世可謂盛矣而田狩不書宣王僅能中興而田乃如此見歌者兩詩焉謂非刺不可也使諸臣效力於禽以遂人主田狩之樂三代之賢主有是哉李棨周官雍州其浸洛汭甚善其詩曰漆沮之從按禹貢渭水東至于灃又東過漆沮其爲灃鎬之水甚明若使自灃鎬遠狩于洛則愈不可言也

儲欣劉

小雅

鴻鴈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詩序可謂極其美矣使其誠若是則宣王可謂有盛德於斯民按宣王承共和之後厲王止出奔宮室蓋猶舊也似不若平王之初何以有萬民離散之說當時玁狁蠻荊未至於擾亂中國也殆是序詩者習見平王以後之禍亂遂謂宣王之時已若此則誤矣天下諸侯雖不率服如前日而禍未及民共和之政未改周之治世也使若平王之初而有還定安集之事則宜矣按詩之辭似是宣王興宮室爾非處其民之辭也雖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亦非曰得其所也謂之因力役而鰥寡尤可哀何不可之有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則當時固有宣驕之語矣若止爲處其民人何宣驕之可言詩序

感亂其旨遂使詩人之旨不暢故歐公以之子為使臣於辭若通要非本旨也詩辭本非有所刺也于時宣王不克終之失未彰詩人以其初政之善未謂其後心之放也殆不可謂如初者也若靈臺不日成之之詠於其有靈德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之辭殆是強為之解釋以文其過爾此亦辭之窮乎鴻鴈為者隨陽之鳥以寒暑徙其居也其集常在水澤曠野之中似若宣王於野澤之中大有興作若楚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宣王興營室驅其民以自隨故以鴻鴈為興言不得安居與

詩序正相反故首章曰劬勞于野非京邑明矣爰及二字蓋明其本心也以興營室之故使之遷焉以中澤之地于此而築垣墻至於百堵皆作其鰥寡者為可哀也與哀鳴嗷嗷相應迨是遷其民於曠野水澤之中使之勤勞故三章皆以為言二章所謂安宅尚有徇其君以強他日之安者庸庸言其衆也二章既集矣三章乃至於哀鳴嗷嗷非民情可知以初政之善未忍顯斥其過雖以宣驕為愚亦為君隱之意至其末年失德既彰公以為刺矣此詩與沔水同旨說言其興固可見斯干築室百堵之事也詩人雖強為君飾其非驕抑亦示其君以怨咨之情矣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此詩但有箴規無所美也始之過激者其終常易效如唐明皇之焚珠錦於前殿當時已憂其不克終矣以朝覲之初而有夜未央之詞以理推之宜不至此詩人欲

刺其晏朝之漸為此辭爾俄而夜未艾則已晚矣終而夜鄉晨宜宣后之謂矣始聞其聲終見其形此則詩之常法爾

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是詩有深旨未易可知也序詩者亦漫曰規宣王爾其以為刺矣此詩與沔水同旨說言其興固可見斯干築

何以爲規乎且飛隼與沔水豈相近哉何得取而並言詩凡三章其兩章以沔水爲言其三章則去沔水專以隼言宜其旨之難知也詩之憂亂甚切故其旨甚微且沔水者漢水也漢水行乎地之下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流于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之入江在今漢陽軍也彭蠡在今江州南康軍相去八百里越廬山之阜而後出而爲湖湖在江之南既入江若並流入海亦勢也又越江而北始與江並流以入海行乎地中未有如此也四瀆本以水之獨至于海而名之耳禹貢之書濟水曰溢爲滎曰出于陶丘北亦行地下也惟孟子黜濟於瀆而曰江河淮漢是也漢水之獨入海禹貢書之尤著此詩人之旨也如謂不然強以此言似可信也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禹貢曰江漢朝宗混而一之也此詩獨曰沔水自朝宗于海則其旨著矣正自漢陽入江無朝宗之跡故也當時諸侯朝覲之文不著於世如沔水之朝宗矣猶有知周末盡泯滅也故以沔爲喻其間固有敢於問鼎者得非如隼之將擊乎此詩人所憂也幽王犬戎之禍申侯實召之雖見於數年後當時已有此幾矣使朝覲之儀如江漢之浩浩湯湯駿奔走者不得而衷此惡也隼者將擊之象而且揚作其將擊必匿其形故首章飛而且止二章飛而且揚作其將擊之勢矣言將起而取之也首章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喪亂者言不以危亂爲懼誰無父母能不思所以圖全乎二章繼此念字謂念之深者又起又行以心之甚憂不能弭忘如韓退之詩所謂纔辭行彷徨是也詩旨可謂明矣卒章則罪其君之不可救藥者也說言者非但爲僞言若有驚說爲禍亂之讒著乃不以爲懲戒反以我之所友善者皆能敬畏而人自說毀之耳此喪禍之所必至無復警悟矣觀此詩則宣王之末杜伯射之于鄗者雖非經見庸有此理

此詩之辭多窒雖曰難明辭義不應相遠如此似若宣王之多生慝諸侯多叛貳儻以杜伯之事推之則詩辭皆通首章已以念亂爲言誰無父母不保其家也念彼不蹟諸侯有不朝者得非有干紀之兆乎卒章率彼中陵言隼將下而擊取夫民有訛言而玩之也我友敬矣指首章所言邦人諸友也王又將用讒

而間甚我矣若王失德滋甚後世不知爾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所謂求賢者則亦幾矣詩之每章凡四事若不比次各是一義大抵皆以興賢者之出處耳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之似賢固也皐澤也鳴於皐而聞于野終又聞于天遠聞也此言賢者之舉已聞者也魚潛在淵者而或在于渚二章魚在渚者及潛在淵矣賢者之既見而復隱潛則不為我用矣此二章若易知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兩章同辭追有所指鄭氏以為喻小人亦幾矣攻錯與穀亦類所指謂何殆未可知竊疑檀者材木也若謂園之可樂而有樹檀之材木也可以為車轂園有樹檀見其能任重者也每章三物鶴言其聲魚取其潛檀取其材皆以喻賢非可強以他義為訓也故樹檀於園為可樂矣乃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詳此詩宣王末年若有奔犆之禍者不但於姜戎之敗及太子晉之言禍未弭者焉但傳記不書莫可知爾此詩之有可見者以司馬所掌當使王室尊安守在四夷可也乃曰胡轉予于恤三章同辭則一詩之大旨也上句言周衛之職何乃轉我於憂恤之中至於無止居三章無底止奔犆未定之辭也卒章似若奔犆之亂已寧之責屬之毋乎毋之尸饔在軍士及民庶者常事也何以責其所聞之不聰毋之尸饔似若不為臣民發此語也

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詩殆棐詞招隱之意白駒況其猗潔也以縶維之辭求之則所乘之馬矣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辭求之豈乘白馬而往空谷乎抑賢者之隱而以空谷言耶焉則乘而出者也姑以是言其人耶皆可也味詩人之旨似若白駒過隙之意後之言曰影穿屋謂之駒白駒在空谷若曰影穿林木炯然如落月滿屋梁者也前三章則指其乘馬也生芻其犹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之意徐穉子之所取乎如以為賢者所尊及馬之所食義味自短耳卒章毋金玉爾音欲其未忘斯世也遐心猶甘盤遯于荒野矐厥終罔顯之意

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大學言知止雖禽猶然援此詩為言其名同則其義同此詩謂此邦之不可處者亦知止之義也語黃鳥以無啄無集則鳥之不如人也我之所處汝毋以為安也我將去之者也此邦之人似若惡其風俗之薄又非止謂危邦亂邦之比也梁棄泰昔以我言猶父兄族之為已親也宣王失德未幾而俗已不善如此文武幽厲之與民之

好惡善惡相反之速耶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復我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是詩為昏姻之不終易知也但詩人之旨難盡通耳合而求之其賈誼所謂家貧子壯則出贅者乎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宿者也贅而不見厚則歸其家者也

但詩名以我行其野爲辭是昏姻非媒妁之言矣詩名非可略者也行於野而有所求苟合若此宜其無終焉後世之俗周衰已有室矣又他求之但卒章又異一章異不思舊則固已有室矣又他求之焉廿管氏三歸之類乎曾論引誠不以富亨與此異不以是爲義也富非多財之謂舍舊圖新意不在兼有也祇欲異於其舊爾風俗之變乃至是乎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躋殖其庶矣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矰斯飛君子攸躋殖其庶矣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是詩記宮室之盛爾宣王承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年天下未有變亂也就使文武成康之舊已有圮壞宣王中興整其故宮扁爲室於築室百堵西南其戸哉以詩辭求之首章秩秩之干幽幽之山併及松竹之盛似於山川之勝大營宮室乎詩人於詠歌之中致其諷焉子盧上林猶能用此法況詩人乎續妣祖好兄弟詩人忠愛之辭作室不及宗廟何后稷姜嫄之可言妣祖止當以近世言非詩義所起也宣王雖曰中興時猶多種諸侯雖已會同六服承德似未及昔者之盛以宮室畜牧邪於歌詠安知其非刺乎詩人以一時所見言之非若後世合如終而槩其大體之欲成其美也

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詩人例多反辭如無競維人甚言其競也無羊甚言其
畜之富也牲之用牛羊實尚其富哉其三章曰爾牲則
具視爾章三百九十之數不可謂非刺也大學言伐氷
之家不畜牛羊鄭氏謂卿大夫之家賓祭用氷則卿大
夫非所宜畜矣況為天下主乎禮閒國君之富數地以
對山澤之所出閒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詩人歌詠天子
而考牛羊之多豈宣王之所用心於此乎何所詠之甲
也序以詩有畏來既升之辭謂之考牧似若詩人之旨
刺其用心於畜牧者乎異哉天子之用心也

節南山

魯桓公十五年家父來求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
古人之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
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姬氏世稱伯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
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是詩所刺專言尹氏之兆亂也當時去厲王監謗之事
未遠詩辭曰何用不監似言何不監謗也其上文又曰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是秉國者以威脅下人不敢議國
事非指監謗而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
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幽王在位僅十有一年而大戎之禍起文武成康之業
湯然無復存者以周家之盛豈應壞亂如此之亟觀此
詩及正月多言民之訛言十月之交曰讒口囂囂則民
言之無嘉甚矣蕩蕩萬邦維王失德當時已有禍變之兆沔
水之卒章亦曰民之訛言又曰讒言其興是宣王之末
年已有訛言之可畏君臣之玩忽不畏者久矣至幽之
世宜其滋甚也中庸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特以在位者貪鄙不復憂懼而禍亂遂至於
不可解豈一朝夕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周末有戎禍豈能預知其禍之至此哉自宣王末年人
心固已危之矣訛言憂興必有不忍聞者一時君臣恃
於憂者迹知其勢必至於大敗潰壞若燭照數計是以

憂之深言之切以為蕃盛之區必至於殘滅焉秦荆
棘之場矣故有望我師之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遏寇虐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此章明秉國者喪亂之實也以弗躬弗親為責幽王委
國政於人可也謂秉國者亦不自以身歷而轉授之小
人亦可也庶民弗信當時之人固知其妄矣弗問者自
棄其國也弗任者自踈其賢也託以詢謀於君子以欺
世者不但後世有此情狀也詩人憂之切勸以平秉其
心廢退其人毋以小人至於自隕於危殆也其原起於
妮所親愛而蔽寵之反誣人聽以為詢謀於君子者也
此固後世專國者之常態乎察其情之深故疾之辭多
切也膴仕姻亞顯植私黨恩澤所騁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
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之為義雖莫知其的要是天意之所不予而已屬之
訩至者多矣特闋之訓息未知其說也若以歌訩亂
之亦幾於息者也詩人謂亂匪降自天惟人所召爾天
雖不我予人之為不善如少平秉則人之惡怒亦遠去之矣
息矣人之為不善如少平秉則人之惡怒亦遠去之矣
言人情易反則天意可回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
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詩人述知天戒之禍必大壞厝室故其辭多哀亂未形
之時而曰亂靡有定知其勢之必然也以月之生為辭
月陰柔也生魄也如生明一日之度而漸異於昨夕月
之生也卿士惟月者也
[詩說卷八]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四牡項領但是形容馬之強可以馳騁而四方蹙蹙未
可以騁自厲王出奔止是諸侯有異心耳夷於未猾夏
也宣王之初雖能伐獫狁戡荆蠻而千畝之戰王師敗
績姜戎遂莫制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雖項領之馬
舉四方無可往之所矣猶曰蹙國百里之蹙
方茂爾惡相尚予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此章言同惡相濟之情惡參之方新也若將相助其予
戕焉故曰爾予爾惡皆濟其惡也夷懌指既言其

旋相親睦言小人之情可謂得其要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
王訩式訛爾心以謀萬邦
家父哀救禍亂灼知其終之波蕩以尹氏無可告語而
歸之於天天方降禍惟有王心可以反而歸之於治爾
曰訩曰訛皆以忿激之切也萬邦之生死繫天惟幽王
化一心之微可以全而活之耳
正月
是詩之難知非獨今世也自家語中說已若言之未明
但見憂禍亂而不言其所以憂也故旨趣多不貫通
精加詳審然後知其為平王褒姒王之時國人憂之
而作是詩也以是求之則辭旨皆通蓋以第八章證
之前三章詩人且自說以言其憂之情未遽及事也
于時平王宜曰將挾申甫以逐褒王褒王獨立無助
詩人專以已之惸獨以言褒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
之及故多隱辭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此詩之首章所憂在訛言耳霜為陰之始凝而為霜相
純陽之月陰已盡者也陰當已盡之時始凝而為霜相
及甚矣訛言孔將必有駭人聞聽既駭我獨憂
之可謂小心也已瘋憂若憂在內痒謗在外者也心之
所憂至於證發於外者也京瘋二字雖莫明其的以意
逆志大約如此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此章以我生不辰為言詩人逆見禍亂之極有不可勝
言者至於怨其生之辰將有不得其死者焉古無莠言
之說豈惡莠亂苗之義惑亂是非似是而非故曰莠言
出自口之辭若無根抵來歷之義止自口中撰成其可
憂愈甚憂之太過人反得而侮之矣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猶兎爰之詩曰我生之初我生之後同義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
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憂時之切賢者之心也以憂時為心而以祿仕為言似
恐未然詩人之旨不若是鄙也此善言詩人以民瘼而憂

國念我無禄猶朝不坐燕不與之意不但以無禄於時爲可免也將并及之矣于何從禄似不與上禄字相涉止是無所託生爾將如烏之止誰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木之大者可以爲棟梁之材者也顧乃爲薪蒸乎殆指簒王已致天位而不自建立者也人心方以爲危殆而王尚夢夢然罔所聞知自大戎禹之後既能有定無人不可爲也彼上天之心豈有所憎惡乎言此之始簒王嗣立之初王室方弱國勢未定未能用此苛政也若詩人形容簒乎之變天崩地裂之辭如此爾維號斯言指民之訛言也訛言湏洞號動人聽故曰斯言有所指也其言非無根也有倫如中庸毛猶有倫之倫有脊如有骨也皆可見實也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何爲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以高爲義不應言卑也山以卑言謂至高而卑矣喻宗周之喪也卑而至於爲岡陵固已陵夷矣尚不知所以圖之乎至於訛言之興猶未信其然召故老而以占夢訊之其無所知識亦甚矣烏之雌雄非可知也物之至微者莫能辨也甚雄雌就使知之何爲也哉特託

物之微言其無知耳言占夢所知之末也國勢至此而不知懲乃欲以占夢求之哉具曰予聖尚指實事言當時皇父爲卿士作都于向十月之交謂皇父孔聖者乎故詩人以爲辭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蹐天蹐地若無所容陸士衡之言也孫權數曹操之罪曰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械其此之謂乎恐平王遷洛之始簒王嗣立之初王室方弱國勢未定未能用此苛政之也若詩人形容簒乎之變天崩地裂之辭如此爾維號斯言指民之訛言也訛言湏洞號動人聽故曰斯言有所指也其言非無根也有倫如中庸毛猶有倫之倫有脊如有骨也皆可見實也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何爲如虺蜴之含毒螫而欲篡而取之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此章之義最隱諸家皆以用賢爲義恐未必然當此時未暇及用賢也訛言方興禍亂之機已形群奸盤踞尚

可以用賢爲說乎王仲淹題門人誦此詩亦以朝廷有
召子議矣其未知詩人之旨均也似若指獫王明矣之命獫王之孤立
也阪田之中有特立之苗喻獫王明矣天之命獫王者
如不能立也彼求我則彼指平王也求所以攻之者未
得其說也故以彼爲辭仇多訓匹自大戎之變諸侯之
立獫王者亦不能出力以衛上也以是求之庶若能舊
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以詩辭觀之似未有此禍而億料之辭也以周家之盛

如此國人敢以奇禍預歸之於天子之后乎此詩爲獫
平之詩明矣止由先後之次不序十月之交始言豔妻
煽方處故說者不容以爲宗周之既滅也詩之次不可
改當以詩之辭爲信憂心如結者憂未破也平王方有
篡之謀訛言已有篡之證故也今茲之正指獫王之正
也幽王遇禍褒姒見虜諸侯以獫王世子而尊立之平
王猶在申也故曰今茲之正胡然而危厲如此乎如燬之
始然又將滅之者也謂平王之必篡也詩人以前此大
戎之禍褒似之滅周如此其易矣今禍亂又將再及矣天

維其永懷又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古之車制雖不可知左傳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則輔車
不共爲一物非但如孔氏之說而已輸爾載與後章之
辭相近如謂已輸送其所載則後章不輸爾載辭亦室
矣輸若爲載事者也車既載而求助乎終其永懷承上章
滅周之禍不可去心也陰雨同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

此意似戒宣曰者也謂前日讒妹之禍覆車可鑒所載
者不勝其可憂爾不可棄爾輔車相依之助而勿忽至險
之憂言大戎滅周事變未定其憂方大毋以位爲樂當
憂不能勝之任以濟其險乃曾不及是而自孤其勢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
之爲虐
魚之在沼異於縱大壑矣苟活者也于時喪亂方殷獫
王僅託足於殘破之墟由此言之魚沼之辭見矣潛雖
伏矣因沼魚而行此辭也指乎王之情人所具知不可

隱也是以悽悽其憂也念國之爲虐似非謂虐政政所
以虐民非以虐國也今又慕龔王虐國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
慇慇
此章之旨在彼我二辭非可混而一之也言宜曰以看
酒私其姻黨以相洽比顧龔王之獨立故曰念我獨兮
其憂愈慇也
此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
人哀此惸獨

卒章復以彼此明之彼指平王宜咎也惸惸申國以自比
召犬戎以覆國今又將慕龔王而代之位所以爲屋著
亦微矣所以爲穀者亦可知故以此此蔌蔌爲言民今
無祿似若有所指椓而言之者天夭未已富人似與前
章協此同義其所邀結者衆矣詩人哀伯服之無援也
矣是詩末兩章斷句皆以獨爲言其旨可見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名詩以十月之交交會之度也詩人豈有美辭哉其
日爲朔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也按唐傳仁均
傳曰經書日食在夏仲康之世周幽王六年辛卯朔經書亂征書日食在夏仲康之世
則先於詩六七百年矣此詩月以從後言不以食與不食
爲災此日而微則畏天變在日食春秋不書月食而書
日食作此詩者其亦知吾先聖之旨乎三代聖賢以道
德教民其正理公於人心素矣詩人之秉彝者
焉以正月之旨言之蓋刺幽王明甚此詩非刺幽王也

但先後失次耳竊意二詩皆以月名正月爲四月之卦
乾也十月之卦坤也聖人於易用進陽退陰之法坤卦
嫌於無陽而稱龍聖人編詩豈容以坤月加於乾哉其
名詩適以月爲義序詩安得不以其取義者爲先後乎
其詩辭各自著其事未可得而紊其序詩之次以正月
爲先者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況三章以後皆舉父
之力役非國之大務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不尚不臧

以不用其行爲常行之慶曆家之說頗儒者襲之自不
爲嫌但於他月皆可用此訓也詩人獨於此詩此月爲
言者必有定理不在他月者焉十月坤卦一陽將生於
下而爲復復天地之心也生生天地之大德造化之所
流行也方嫌於無陽而陰之剝者方盡陰又尅之使
其流行者不得而用矣首章所謂亦孔之醜者義正在
此故於二章明言之也月以陰而濃農者常也此以陽
之既盡而又食焉其將無陽乎在人如之何而不爲
善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詩之次三章始言雷電山川之變而以日食爲詩之名
則莫大於日月之告凶矣普者天以雷電彰周公之德
乃致秦和之治君臣之德不同故變小而福大今以日
食爲大變而雷電爲小異矣詩人哀七子之喪敢人國
不知懼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
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太任以九人興周襄姒以七子滅周皆一婦人之力也
經之序列其人者極寫此詩列七子之職任而以褒姒
統之其曰方處則大戎之禍未形也天以七子之煽禍
詩人乃顯以爲言而不忌抑若居處士張祐作詩閒把
寧王玉笛吹之詩聞于上責妃出宮下髮著乎故莊甫
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之句

豳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繼四章指此皇父謂作都邑也自古妄人亡人國家
類自處以聖知非興兵征伐則大起力役又其下則起
大獄以劫制言者不如是則其寵不固其國不靡凡若
此者禍亂可計日而待也非遷都何以曰不即我謀以
下章言之則私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愁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以此章言之皇父之專恣亦甚矣蓋不知有天子也擇
三有事豈以私邑而擇王朝之卿乎又言擇有車馬以
居徂向強其私邑與季氏之於魯同也豈朝之故老亦

御其意而從居之耶
罷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
友自逸
此章言四方有羨則我里爲居里甚明何所據以里爲
病哉此詩自三章以後大抵以力役之勞爲怨非天下
之大計也勞逸不均而怨出於正以每章八句言之則
不敢傚友之自逸爲一句明矣

兩無正
名詩之義邈無端倪求之詩辭略不近似厚既爲曲說
以惑之儒者尊信不敢少異其有見者遂以韓詩強言
之或增字或增句其疑益深又有以正字聯亭爲義以
次二章正大夫爲證皆莫可信也就其所傳者言之亦
自有可通之理蓋幽平之變小雅多以天況王故皆怨
天之辭如旻天疾威其詩名曰小旻明明上天其詩名
曰小明天其可以小言則兩之以無正
言之可矣甚言天道之差也考之當時幽王驪山之禍

褒王自立於殘破之餘諸侯未嘗王之也平王挾申甫
之助慕褒而立自禍變以來靡所定止諸詩並作是詩
專言靡所止戾則靡所臻曰予未有室家皆與邦國之
憂同義宗周既殘洛邑雖遷而未知所終民無常主人
情皇皇萬民之天未知所載其託雨以言其無正也可
矣正月之詩曰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十月之交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皆名此詩之義也鄭氏以此詩爲厲王之
世詩辭宗周既滅止謂之奔亦可乎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文王之詩曰駿命不易亦以駿言天也不駿其德正與
駿命相反觀此章昊天疾威弗慮弗圖其以天言平王
甚著下章言宗周既滅此不得爲幽王也謂之追刺亦
可孔氏謂昊天上有昊天此言昊天則亦幽王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詩辭謂宗周既滅王氏乃以爲有滅之形夫以文武成
康之澤歷春秋戰國數雛之變人心猶不忍去周安有

周未有變詩人乃謂王室之已滅哉雖秦隋之亂莫敢
預為此言也大戎之禍發於不虞之際前此詩人憂國
之辭何所不至尚可以儆既滅之言加之天王之尊哉又
有可證者其曰靡所止戾曰莫肯夙夜不宿衛
也莫肯朝夕不勤王也庶曰式臧猶庶幾戮力遷善也
如強以為禾有戎禍辭義皆空說詩者見平王之詩繫
雖列於王風天遂棄以為幽厲曾不思犬戎滅周後事
變方殷大小雅通論詩記一時事變可悉以為幽厲乎

爾身胡忍胡底不畏于天
此章曰如何曰胡皆罹禍亂之變而甚其不悟也呼昊
天而告之以辟言不信其以天為君可見矣以天為君
則詩名以兩指王益可見當時國勢未定故曰靡不畏
于天乃指天為言也辟言者所謂法語之言何也得非
其悖亂綱常乎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
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此章謂王昵近習而疎君子也戎指禍變之大我之禍
既成而未退道饑饉禍之成而不遂其生曾御王所狎
習而亦瘁矣變亂若是可以警悟而愈甚焉凡為君子
者未嘗訊之盡其情惟於小人聽其言如響之答其所
諧者昇而退之矣以易之不能退不能遂為訓可謂至
切特恐詩旨不完爾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
哀哉不能言非不能言也非舌之不能出也出諸口則
躬受其禍矣其能言者非果能言也其能言是著僅可而
已非有崇論宏議也但能巧發奇中以取嬖倖是以其
身常處休也此以正理明能言不能言之異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詩人之辭將畢始發明於首章之能不能言之旨故
有兩云字所云者似若甚淺恐必有所指要是王之私
黨爾不可使者必有干犯名義之大者而王罪之必也
云可使者必有悖乎名義者矣兩以畏我朋友也下章
曰無言不疾是也設此二端以著平王之大罪如以為

幽厲則宗周之滅未滅不可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鄭氏以爲厲王者其以此章謂出居于彘若天王出居
于鄭者乎審如是視宗周既滅遠甚誰從作爾室之辭
微之也指平王宜曰之居于申上得罪父母僅託足於
申爾其辭甚稱昔爾出居今不然矣顧可謂之彘乎謂
爾遷于王都指成周之王城也曰予未有室家豐鎬宮
室殘破之矣鼠思泣血痛之甚矣痛大戎禍變之慘也

小旻
名詩之義何所指乎召旻發語之辭與此詩同而兩無
正之首章亦有此辭爾雅謂秋曰旻天以兩無正之兩
言浩浩昊天以別於旻天則爾雅之義亦不可略詩無
小旻之爲道似不應以小言詩以天喻君多矣幽王以後固
宜以小言也以變大小雅合而雅之是詩似在宗周既
滅之後將遷洛邑之時謀議未定故章之辭皆咎其
謀猷之失有不容言已者焉成周之法有詢國遷之文自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
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首章專言謀猶之不善而不沮遏也是天之降疾降
威于下土之人也雖不明以天爲君其視一時謀猶之
不善實君爲之矣
滔滔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二章之辭似與首章重複蓋行文爾詩人似不應爾吾
夫子之刪詩豈容存而不削乎必有存也首章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上之聽言之罪也此章蘧蒢而言之者謂正義不存於人心是非善惡皆顛倒矣皆視上之依違於上附和之也謀之善者皆違之不善者皆依之依違之向不知公義也小人之衆志於苟同故人之謀猶何所底至乎汨喪義理爲愈見乖繆者也

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氷旻之詩非疾小人也卒章總一詩之旨不應專戒以不敬小人次五章言國勢之未定而憂其湯滅者也前四章皆言國論之不一以天之疾威爲世大患未嘗以小人爲憂說者不能通徇其辭爲之說爾暴虎馮河喻犬戎之禍也聖人戒子路亦喻其玩敵不可演而屬之他也當時犬戎驟起中國版蕩舉天下不敢議其後如建炎初民間出榜勸人言女真易敗毋延頸就戮之意同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二詩之辭若出一人旻指天可謂至大宛若鴈何其微也卒章之斷句乃同似若禍變之大上而旻天下而飛鳥覆載之內皆罹其禍者也姤舍是止以辭求之宛然小鳥其飛戾天所指之事未嘗及也遂曰念先人懷二人豈非以覆載之間皆可憂傷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首章既以文武為言二章猶望以聖賢永保天命之意託於彼之昏亂者以戒其荒湛於酒也

以酒是詩豈虛言哉沈於慾必沈於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蝮蛚有子蜾蠃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似指言盛治之時菽粟人得而采之若天下惟公之世蝮蛚有子似若教化興行使人皆為善猶二章之言齊聖也若以宣王之子當似其先首尾辭旨亦貫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觀此詩于時幽王尚未蕩也當時猶以前代期之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塤篪誰能穀

桑扈之為食粟與不食莫可詳也詩人之旨似不在此啄粟取喻以無粟終之者也溷憂之人尚可以幷獄為宜乎宜者無告而莫之知也卜所以脫之寧棄其所食之粟卒章乃溢出溫刑之意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溫溫非有于智脫於危險也集則非一人矣此詩

後二章若言王之虐政者與幽王之亟惟溺褻如不聞以酒與虐政也詩無虐辭荒于色則酗酒溫刑皆其所必至蔣其致禍莫大於褻耳

小弁

是詩之所刺者伺人哉若謂幽王之大子其宜答歟伯服歟刺幽王之舍適立庶其本原未明何以能知其詩之辭哉雅烏爾雅謂不反哺者也不言褒烏而言弁弁若飛之皃也而又小之微乎微者也次二章則宗周滅矣次三章若刺其不知父母也次四章若言幽王之有

褒姒猶可怨也豈應如壞木之無救乎餘章辭維其隱
可以意逆也次七章折衷於幽王之信讒人心之險憂
其傾陷者也是則為平王作明矣且幽王娶于申生太
子宜咎既得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申侯怒召犬戎
滅周虜褒姒而去之伯服自立是為攜王申侯與諸侯
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申即大雅崧高所美之申舅咎公內
外合力而立宣王者也幽王娶申后此申侯所以怨而
召犬戎也藉曰罪在申而宜臼不得滅周之釁兆於宜
臼也若以詩辭厚言之則太子之傳宜臼之傳也以孟孚

親之過言之怨者宜咎之怨詩出使人怨實宜臼此亦
人之所當知也但以詩辭求之不但曰親之過大而已
過大而怨亦本於慕夫為大罪也孟子之言自有所主
重輕不以此為準此詩之作若在平王既廢之後其師
傅忿其召犬戎之悖而痛傷之其始由於幽王之用讒
爾悖者滅天理無人心柳澗鹿雉之喻至詞心之所憂
寧若人不知則可疾之極也此亦師傅所宜罪宜曰也
如謂幽王在位宜曰在申則周家尚未禍不應言跼蹐
周道鞫為茂草也此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之辭非可以
為逆料之言也詳此始末而後詩之辭可得而知也
幽王在位十有一年宜咎之生必在未即位之前伯
服生於得襃姒之後明矣李氏引左傳曰至于幽王
天不吊周用愆厥位娶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
王嗣宜曰也據孟子注則伯奇之追刺舉其事似伯

并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
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似言宜曰之廢非其罪所以兆滅周之禍孟子謂

親之過大者也鸒斯以歸飛為樂似亦如之飛以歸言
云言烏之能反哺也用意微矣穀亦父子王恩之意我
罪伊何其指廢申后而黜宜曰數自懟廢遂不以其罪
也
跼跼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此章疢如疾首若謂如孟子疾首蹙頞止於憂而已是
詩多微辭如以雅烏不反哺為興是也人之命在首疾
在首則人之生也殆矣微喻平王之悖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父母之邦也猶加恭敬焉矧父母之形體乎何所瞻而非父母言父母不容斯須忘也父母何所依而非母言父母不容斯須忘也父母之不與毛相屬肉之不與骨相附也天地之間安有無父無母而生者也天之生我其辰安在哉辰者五行之秀氣也詎言於辰以其無人性也非師傅所責之辭乎此其罪之大不可加矣

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者淵捋彼乔流不知

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一詩之辭皆可遷就謂之刺幽王固可惟前章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不可遷就甚明既知所刺之人則柳淵之喻可言矣柳之茂淵之深非其類者皆可託焉此興平王之不容褒姒也自前章之有死人猶為之瘞埋者惟不忍也流之憂二章之假寐今亦不遑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甚于蜮人

鹿走獸也雉鳴禽也伎伎之訓莫知其的以待群為訓固善又似若以鹿繼舟流為言甚妄不可禁止也國風匏有苦葉言雉鳴求其牡此言求其雌其喻褒姒甚明鹿雉喻物性之偏者常也至若木之壞腐併與枝亡無知蓋有不之甚于蜮人之甚獲王也詩人之所憂豈

可言者矣甚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說者以投兔為兔之投人說詩固有此類是詩恐止是

局於詩序強為此說至若墐死之辭其望蓋不恤也若非刺平王安得有墐死之言使犬戎之禍未作不應有是辭二事皆以尚或為辭則其旨固無異投兔謂逐兔而投之如投鼠之忌器也欲投之時猶先視其旁無所忌而後投也行道之有死人猶為之瘞埋者惟不忍也君子指平王也獨忍乎此甚其覆滅宗國悖天道而又篡獲王以求逞故下章以醻讒為言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伎伎不持矣斬斬

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後二章言晏敖稱皆譏矣也信譏者如飲酒之相醻如此其甘也性之不慧曾不舒徐究其是否惟其言之是用今如伐木之持矣斬薪之拖矣無可爲者矣彼之爲罪者舍而勿問可也予將弃而他之也故下章有逝梁發笱之辭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高泉深正如白居易詩大行之路可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可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喻其險而而不可測也說者以人之爲譏常屬耳於垣以伺之可謂得其情此詩非刺譏也卒章言聽譏不應及此也似若戒其人當察其心之險如山之高泉之深無輕易用其言當屬耳於垣墻如不聞可也以正義救其君也乃深自省其言之不能入終上章他住之義不敢顧計也由之訓用經文爲多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太憮予愼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君子信譏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盜言孔甘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其止共維王之卬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躒躒蒐蒐遇大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譖譖之患何世無之非明且遠者辭不爲病詩人遂以亂言以盜言之何也似若非朝之大夫也其迹爲襄如

離間言之雙故以父母發語以著其辭首章曰予謹無罪予謹無辜若善處父子之變矣迨是子懼不孝與兢泣于昊天之意豈當時詩人見襄如之亂而未見宣咎之悖乎父子之變至此非天爲之而誰爲天可逃乎謹之而已二章言僭僭初已足爲亂僭者若名分是非之僭差也豈襄如上僭王但涵洪之而已遂至於譖然怒溯止相反而沮與已同類何也怒譖者之懷私也社民之宜福也知譖者之情則見國家之禍矣三章以譖爲災咎天信之者之過也盟已足傷況屢盟乎至再至三

而亂已長矣向之爲亂者至於暴矣禍亂之事人所同憂信讒者常甘心焉如飲鴆之自以爲甘也事至於此無由可止也罪之首不在他人矣四章之旨甚大辭若不相屬實一義也言國之宗廟其剏業甚勞國之謀猷其垂憲甚大天下之公理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凡詩必以正詖格之此類是也惟讒矣之心不可以人類言冤鬼非大不能獲矣小人之亂不歸於噬搏不止也五章之辭旨至婉謂未以曲直爲性未之有柔者又不止於曲直也樹之者誰歟言罪之在王也往來行言此

浸潤譖受之時也受之既多所謂積毀銷金積讒磨骨也至是讒者肆矣其言之碩大者受之者已久乃有不近人情者焉若是則亦不待巧飾惟口所出王皆信之矣如簧者聲之遠聞而悅人彼亦自無所愧故曰顏之厚矣六章何人斯如蘇公剌暴公同辭以其居下流而有微尰微猶尰瘴也本無能爲而富豪有徒其巧謀詭祕相與附和所以長亂無已也此詩終始以亂言信乎易之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更兼已引之於小弁矣爾勇伊何讒人之得志自以勇於天下莫己若曾不知此時信而用之者長其惡爾一日放逐亦何能爲詩人可謂盡其實爲猶將多謂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況讒人得志誰不附和天下之中人皆化而爲惡寧繫有徒爾居徒幾何詩人謂不勝其衆也

何人斯

是詩之爲憂讒不難言也特有可疑者焉以詩辭求之止以過門不入爲憾而謂其必見讒君子之與小人處豈若是褊哉聖人在而不削不非所以示後世以息謗止讒之道也信如此詩所云孟軻所謂無憾者矣何切

切若是況終篇未嘗有憂國憂民之旨吾夫子編詩所主者大變雅諸詩大抵明幽王大戎之禍非不幸也其失自朝廷宮壺若焉朝之小人群處讒夫塞路自小弁以後四詩專爲讒也暴公果諸蘇公則蘇亦暴之徒不大相遠也見蘇公識不足以灼奸先受其禍尚覬其入而言我暴之比黨而危之情不足以示君子見幾之當早也善人君子之被禍無幾其係於國家者常不勝言治亂存亡之兆惟於讒矣之昌先見之聖人所以重爲有國者大戒董仲舒所謂不知春秋者也餘於巧言見

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名詩與發語皆隱其名從之者暴公祭公不能自立而從彼則彼其首也其心孔艱指其倡禍者也有爲之助者則其惡逞矣春秋之法專罪首惡者無與爲之黨則惡必少沮詩人隱其倡禍而著其所從歸罪於暴公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此章繼言從字若二人從之以行者也爲者倡爲之端也從者應和而助之者也使有一人阻以正諫則禍何由作云不我可復繼首章字言遽與初異今乃有不我可之辭觀唁我之辭若蘇公已罹其患初若無隙今始見尤者也抑有所悔恨於中歟抑二人以其罪爲累於己故遠之而不見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不知爲何事諸家皆作堂塗恐無所據竊所陳之次舍乎前後三章皆曰胡逝我梁此獨作陳其辭不可以臆說也聞聲者其前二章所謂云者乎始今其聲容而不忌憚者也小人得志之勢常若此若取琴徒聞之之意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以前凡四章皆有逝我梁之辭飄風若飄然而去者也示其蹤跡之跡張其恣睢之勢使失其所者不能堪胡不自北自南詩人明其遑私之意以快其志者謂其得勢以驕陵之斯所以爲小人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二章皆以壹者之來爲辭皆設兩端以明其意安行則不暇館舍亟行則豈遑脂車以前之二人從行後之伯仲推之則壹者若謂一人而來我亦可以自見也入與不入之辭易見也盱以字義求之亦視也既來則不應

以望爲訓我亦幸於一見矣夫讒者之態然如此被讒
乃切切覬其一來亦不知務矣豈憂讒之切恐罪至罔
加非不能以大義斷割乎言小人自張其得勢以見其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
憂讒之時何乃以埙篪爲言此即二章二人從行誰爲
此禍之意讒夫必挾其黨以爲助不然則譖不行故有
應和如一者而後其言易入壎篪雖和猶爲兩也及爾
如貫則爲一矣讒譖是人者其不知是人必矣何爲有
諒不我知之語要是蹤跡詭祕不使我知也此讒者常
態也大凡小人者未嘗不託諸鬼神以表其無欺三物
壎篪貫也歐之言信矣何以證之伯氏仲氏及爾者三
人也三物雖殊比而同之則一此比黨而危之情似若
無所告訴而訴之於神非求信於讒者也極反側之實
事也三物不若鄭以大炙雖爲安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兄與狐皆莫見其形言其妖怪也鬼蜮則不可得其形
人則不可逃也有靦面目若掩匿其面目視猶示也示
人以不可測知之情此詩形容小人情狀極矣乃曰好
歌者何也蓋詩人以義理爲主處讒邪之時惟相睽異
則情愈匿此詩專主一見其人一見其人則群疑皆亡
如睽之上九也其初九亦以見惡人爲辟咎之道
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諼人
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諼人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
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禮記載孔子之言謂惡惡如巷伯易刑不試而民咸服
是天下之惡極於讒而止矣詩有豺虎不食有北不受
之辭若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者也人之爲惡豈有過
於讒譖者乎聖人之言如此者以其變亂是非移易忠

志長亂召禍浸淫無已甚也小人用心之邪爲謀之巧果於殘忍盡力不少回者惟諮者不餘遺策矣楚之黄無極不自取族滅不已聖人察禍亂之原故惡之深也巷伯之與詩人皆宦豎也詩人作詩以巷伯爲名爲譖世戒者此等固非賢者所宜暱也惟類知類其間亦有不肯爲此者是以疾之近習之在君側其入甚易此題鴟之所以鳴歟一章章章變變之喻文之微者也蔡組而成錦爛然悦目乃遠有大甚之辭二章哆侈亦猶章變也啄之大矣加其張其口罷天不墜也誰適與謀似若其口自取以辭不待人之協力也三四章發語不相遠三曰慎爾出言言爾不信尚未能必人之深聽也四曰豈不爾受至再至三豈有不受之必矣既盡其術矣又必遷其愛惡之本心也五章驕人勞人之辭似難求的大凡詩人多以彼此二辭以明其旨說詩者皆略之驕人以彼言議者之得志而驕也勞人以此言被讒之失勢而皇皇也故訴天之視其驕而伐之矜其勞而祐之者也六章乃以二章之言申言之深言其姦邪有餘力崎嶮莫之亟也故覆載有所不容焉七章楊園

訏丘可謂隱微而難知詩人本旨惟此二辭儻未能明則此詩之作何補於萬世臆而爲之說何以使人信且聖人存其詩以垂萬世必有易知者焉揚之爲木生於堪居不食之地至於成園林矣猗猶綠竹猗猗之猗其茂可知其下安能植嘉木哉訏者樹藝五穀之地樹藝五穀不於膏腴寬平之地而在楊園方茂之側所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蓋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君子不能知時而仕於危亂之邦其見譖宜矣彼諸人者安足言哉此所以爲雅歟此所以爲詩人之旨歟道猶小人道長之道訖之以爲辭也

詩說卷第八

小雅

谷風

習、谷風維風及頌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弃予習、谷風維風及頌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弃予如遺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之詩二其一為邶風判夫婦相弃是詩猶夫婦也其相弃皆明矣訓詁皆曰東風以理推之東風長育者也何至不美如此豈山谷之風乎在易山下有風蠱、傑者也山下之風則物為之撓乱所以為蠱谷者山趾蠱拠處其風常回旋反覆為此詩之谷風其此義歟故此詩卒章有維山崔嵬之詞可以見矣頍亦蠱之意也訓詁之釋頍甚詳且援尔雅為証但恐爾雅因詩之辞而生此義耳辞豪要有宝也其三章則風之蕩蠱柱矣回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冬風之肅殺也荏鬼險也本其險峙而亟于相失大德指恐惧之時稽好不存而罪怨作矣故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記稱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小怨未必傷大義也本若後世狗利奔友也凡詩章皆倣此入泲好愈泲則暌愈甚自與至懐但弃至遺至怨類皆若此序言朋友非止朋友也親姻賓主皆友焉田風俗厚而朋友有信伐木是也風俗薄而朋友道絶谷風是也習：和孔衆風也頍亦如毛訓恐惧患難相感朋友相須可以輔仁也頍之谷風毛曰風雨之時寘我于懐抱之中不稽忘也安樂之時如遺弃之物无所記念也嵬山巔也王氏曰風之于草木長養成就之風之德大矣然終不能不蝕免也歟為此乎天地也天地尚然而況人乎此說是也蓋天地之大猶有所不足

琴：者我匪我伊萬哀：父母生我劬勞琴：者我匪我伊蔚哀：父母生我劳瘁蔚之罄矣維罍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育我顧我

役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莫不穀我獨何告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此詩辭雖易解而旨多望詳而況之李氏所謂孝子行役喪親之所作似誠有之矣說者囿于終養一語勉強為說以求合焉豈詩旨乎按之琴興父母之生育也今為蔚矣次三章即為併壘之辭王氏謂譬君民為當鮮民之生謂民位意之寡也喪其父母欲元生也三四兩章追念其父母甚哀五六兩章父母皆弃矣故指南山而言飄風發發日月迅忽也民莫不能穀養父母我獨何為有此害乎我獨何為不死從之于地下乎哀之至也

大東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是詩首末皆以酒食為義詩之名則指東國之諸侯也飧七為首詞詩人明周家待諸侯之禮欵厥之至平矢之至直所以礪諸侯之鄙示御下之情者也若天下為公之世君子小人皆能洽浮之而无缺焉者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飲之重供億之困以為雖而履霜以小子而居朝列因仍不已詩人所以哀也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悁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悁人亦可憐也

申言薪是穫言薪已出其本根又授以亟冷之泉猶民窮之已甚也薪之浸淫可載民已窮不可求其力農民以伐薪者也是不可浸之物已浸則不可薪載而弃之而已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
東人小東大東也西人周之近畿也然此四者皆以
之于為緯恐不足略似若征役下及于子孫華寵滋
被于家僮使一身之勞苦猶可言幼且賤者亦若是
矣詩人之所以重歎也五車言酒與漿之不均況併
漿亦不及哉承上章榮悴之不侔也珮遂承上章百
僚是試之不揖其服也伹此以下皆託天象以言當
時諸侯之失賦恥愈之旨各異首言女牛似若指王
后之失道于織女為詳他之言星者獨織女為有異
詩疏　卷九　五
辞織女以夜見此以日言與衆似以廢補亂也然中
后而立衆如也既以終日言織女矣六章又曰七襄
曰不成報章似與七人之濁乱朝政如十月之交皇
甫之流也牛星明則王道昌與幽王也啟明長庚鄭
然之說是已二星在日之旁承日光之微而見為若
中臨照天下之時二星安在哉似若與近習之窃弄
也畢之為掩捕罔羅皆耻則為徃布之行列而已七
章其斗皆以形着故明長庚之外皆二十八宿之象
皆以秋見于南方河漢當秋而明西方之宿以時着

見有其形有其名無其用者也其當時諸侯失屏翰
之義故詩人極言之三章以前上之穷其力也西事
無以娚服其心矣故託天象以言諸侯之失賦與時
大戎之禍王室諸侯其失均矣尔豈但一巾伕哉日出
之光照臨下土者也天漢亦有光不足以照臨矣以
夜言星漢以日言織女非與衆似而何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凄凄百
卉具腓乱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
詩疏　卷九　六
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陶陶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
鱣匪鮪潜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名詩之旨與前正月之義同正月亦建巳之月然正
月以繁霜為言四月以維夏為言二詩皆以喪乱為
憂而正月之憂也猶淺矣均幽王之變小雅也在正月則以平王之將暮而携王之惸獨在

四月則禍亂已極民已不堪也然詩之辭何其不伤也繁霜于初夏災變之忽見禍亟未深也以建巳之月夏令始頒實及再月暑氣已狂前日方慮其神暑流金鑠石今遽至于暑氣之已盛猶文武之業如此盛大太平之治如此卑伦曾未几何遽至殄滅然後知詩人言詞之深切也故有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之言詩之八章前二句皆有不勝言之情二章秋已凌丶而卉木皆病天下皆岌岌于乱雖矣王章寒盛已極被害之獨異者以守官之臣不獲與

民原同也四章嘉卉之名若梅果有嘉實一旦發然為殘為賊不以其罪也五章謂泉水之或清或濁猶有時而自潔也禍乱日以構扇无時而能清矣六章以江漢為喻言前日之紀紀斯世如此其壮也我盡力于世豈後能為有無哉七章雖以隱遁為務如戾天之翼不可揩緻也如潜淵之魚不可釣餌也卒章乃有斂衽托棲之興莫知其所以為東之故詩人之旨殆謂禍乱之極逃避无所寘于深山而仰慕藏之食寔于原隰而有托棲之樂若是則誠可哀矣由是言之則正月有民庶之被害者淺四月則臣僚之被害也猶深二詩不必同時而作其旨義則遥相似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丶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惨丶或慘丶劬劳或棲遲偃仰或王事敦掌或湛樂飲酒或慘丶或欠丶或出入風漾或靡事不為

詩名北山而詩辭自陟彼北山之外无餘辭詩旨固在是也豈以山之向北日月照臨之所遺乎三章以前以王事自任未至于怨也自此以下二句皆相反則怨其均不均矣先聖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旨深哉

任用其臣所逸皆失其宜怨作矣幽王時不待大戎滅周而礼成頽不肖離庶忠邪共政失政已久非一婦人之愚也人臣之義不以家事辟王事力所能任惟恨不能者養賢之成效也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枯伯塵兮無忱百憂玆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元忱百憂不出于類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忱百憂秖自重兮

易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則有折足之凶詩人憂其任重而作此詩也詩前二章尚言塵以車起冀乎自塵之累薄也

小明

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睆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鼓鍾

鼓鍾將：淮水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淮水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

淵景福

以小明為刺于大雅之大明者說詩者並為此辭尒雅之說止曰明：上天無他旨也以天之明、安可詩之詳止曰明：上天無他旨也以天之明、安可以小言我詩以征役為怨者前三章之詞也後二章皆以靖共正直為義而歸于神之聽佑宜非恃天道之明乎始也以善道相之或若厚之以祿食卒章介以大福矣天所監雖微蓋亦不少僭矣在者位惟當靖共其德雖不獲常于安處神明之所福者固大也

憂之而已且陽且忠是記淮水以為興也又疑周王
戍邶守至淮而奏樂故聞樂而憂之乃有是詩然傳
記無聞焉周王非守者也所以言淮者其迫以四
瀆獨至海于淮者濆之小者也其流甚促非若江河
之綿亘亦非若濟漢之迂回也詩人憂文武之業遂
至滅云故託淮以為興歌此姑存之以廣之通儒三
章皆言淑人君子而繼于憂傷之下是則淑人必周
之先王也不然則指宣王威康之君乎言其異于今
日也卒章如以南為夷樂則雅非夷音也如以雅為
萬舞則南為何事以雅為箎如筮師掌麾雅以教械
樂雖與箎同而南不可以為器窈窕雅者幽雅也南
者二南也皆箎師之所掌箎之所歌者也故曰以箎
不僭箎之所歌其二雅二南者乎三以字雖並言究
以箎而歙雅南尒攻之周禮可見也詩人明其嘉樂
之備先王以是原立國之本而用之於祀廟容事食
者也鼓鍾名詩取樂器之大者以柷于樂之正聲焉
文武之業將墜于地也前三章閒鼓鍾猶憂如此而
況于歌斷篇乎淮水中有洲則不得言湯、潛、矣
以洲觧遏絶淮流也

楚茨

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我
稷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
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
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享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我烝我享或
燔或炙君婦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
熯我烝我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尔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孫、勿替引之

楚茨信南山二三詩幾于大雅暗述文武成康之盛
隊大祇言周家興王之初自荆棘中艾治以成楷模

之功積而至于禮儀之備仲人之孝公私兩缺久長而不墜其始如此其盛如此王氏所謂楚茨之止乃是我藝黍稷之地其于訓釋刺詩之旨可謂當矣然本是依倣序詩之辭為此義也就以為刺幽王則卒章所謂伕君壽考猶可接也子孫勿替引之乃是指見在之子孫期之以久長不得謂刺幽王明矣由此推之則詩之列于變雅者其果出于吾夫子之手而兄錯簡之誤乎是未可知也信南山之詩大抵理也凡詩言南山者多取其壽次三次六章之所期理楚茨則本于披荊棘皆原于農功未作之始以名詩也晦翁謂此詩與信南山言宗廟甫田大田言方社大抵通謂有田疇者之禘耳

詩說　卷九　主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攸除

詩說　卷九　主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攸除

詩人以南山名詩而原于大禹之初信其為終南也其二章以雨雪同雲為皓山川出雲有是也周之為治猶尚貢助服也王者建都之地也如以為紅向則南山非可向之地也自南山起義里于原隰則西周之地廣袤饒沃稼穡之盛王業所由興矣雍理二章言雨雪霢霂足自先積之事杞受楊但然之理也凡詩言南山者多取其壽次三次六章之所期

詩說　卷九　主

平

甫田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泰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雖爰小雅始若成周盛時成王之正小雅也特忩作于由王時耳鄭氏以甫為尹井叔一夫甫之訓夫未有前比若齊風之甫田則訓大是詩以大言可也以其雖求之似若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虛故繼言我取其陳所謂陳者倒之所以貸民者乎戎取之以為備以待凶年而食之也周家之經紀其民者詳且必有之此詩與信南山皆以首章二句起義俾彼二字不可略也在梗概雲漢言俾彼雲漢言俾彼二字不可略也田畝雖可以言俾乎毛于拔樸訓大此乃訓明又何也取民之制必本其所出之計如什一是也今止言嚴取之數無所分別窃詳此詩專是為民積粟非賦稼故皆以農夫為言曾孫皆以傳注為成王為未必然引孔氏以為祖猶之遠稱今詳此詩所謂曾孫即捕詁之言小子以祖考言之也謂之成王詩意亦順大田謂曾猶以婦子饁南畝可證也以田畝之廣大言之所積千萬故言俾也十千為萬、盈數也孟子曰多取之不為虛取之自我實

農人之積也首章二取不章二求皆併言之非為積

則橫斂矣田之減田農夫稻粱田農夫未嘗以為公家之物也故千倉萬箱如坻如京于以見田之俾而自古之有年也攸介攸止似若專其利介者介然獨立者止若止于至善者是以役鬼出焉古者取士于農、力稽以考養士有常心故賢才眾多二章言祀神根本之意三章專以曾孫為主君民相與之情

父兄之于其子弟此其勸相之意有以感動其人故為農者不得而自已也卒章之稼與庾皆婦之曾孫其所以致庾億之于農君民之心見矣

大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興雨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稚此有不斂稚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伯楚茨以來四詩皆言周家重農之事若文武成康
盛時之俗不應為幽王發也以其次言之亦出王時
矣詩人因世之衰而歌詠其盛則亦有矣慨歎其不
可復見也二詩之名定不相遠比而次之者抑以詩
人之旨適相似欲此詩以田畝傳為名大而以多稼
言之卒章鳥以曾孫為言畢音章曾孫是若之意觀
以婦子饁南畝則不可謂之君王以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則不可謂之民故皆多磯似若曾孫者詩人指
其家之老子若酒食於是芸芸黍稷既戒既備以介
景福

詩疏　卷九　木

耶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鞗革有鞗君子
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

雍州之有洛水固也詩人所指非雍州之洛也何以
明之詩之名曰瞻彼洛矣是瞭望彼之洛非秦雍之
洛也小雅皆幽王以前之詩若平王東辻後之詩不
列之小雅也詩人見諸侯朝覲之禮汲廢思昔成王
作洛邑之初王洛陽國如此其盛也又若宣王中興
會同有繹皆不可復見故作是詩耳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慶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芸其黃矣
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
華或黃我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君子宜之君子有穀以宴樂之君子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詩疏　卷九　木

詳味是詩之音殊不可知似若言人望所歸之賢者
出為時用如謝安之在晉者也晉章言其隱故曰處
次言其出卒章言其大用似之如立其嗣子之意如
成王命魯公是也不必其肖似也是詩先所刺作于
幽王之時爾訓詁依序之文遂謂之子指古明王恐
他凡此例之于上指下之辭豈有指古之明王為之
子而有我覯之詞決不然也裳裳者華之盛而葉湑
葉之盛耳有章猶坤之文之盛耳有章猶坤之
含章也或是思古之賢臣若此也裳其四駱則詠其

車馬也

桑扈

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吡吡其脈音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序者不知詩音強為之辭不待辨而明也止以有鶯其領為文尒雅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之辭其為禽之微小顯然以小禽而興諸侯之蕃屏也四章皆以福祉終之所以為刺者可知也似若諸侯力小而任重故示其可戒而以罰航終之桑扈窈脂之趣之至下者也猶俯鑒也豈有項領之類乎鶯乎其文采亦微也乃為人君之所樂而受天之祜任萬邦屏翰之責三章言屏翰之重如不飲戢不長難則所受之福亦不多矣四章所以寬窈脂之喻兕航示罰也豈以酒之旨而思所以為和柔乎如不以所交者為情而長其傲慢則福將求而歸之矣以末章之交言之則交、未必為禽之音其上交猶而下交噴者耶

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彙馬在庶林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彙馬在庶林之推之

鴛鴦之為匹鳥人、之所知也物之為偶而不可解有鴛鴦也以此名詩比興安在乎其作于幽王之世則必以申后也幽王之黜申后廢宜臼治亂之所由以分也以詩詞推之首章之畢羅謂始聘也宣王之世世申侯有功于國於高所咏是以幽王娶之宜興國匹休矣二章謂侯所以捕魚非以張禽而鴛鴦在為已為失地況于戲其翼乎戲其猶可凡言左者皆不用有也謂申后之所由廢也廢而居申戲其矣白華亦言鴛鴦在梁戲其左翼之子九良三二其德序所謂褒后也此詩之旨可見也彙馬之興鴛鴦非以其類在庶則不彙推之秩之所宜服彙以逆后于申也四章皆挫言福禍有謂宮壺之正萬福來同反此皆禍亂之本也斯所以為詩人之旨欤杜甫謂使君自

有婦矣學野鴛鴦其知此詩者也

頍弁

有頍有弁寔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有弁寔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有弁寔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下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樂只君子維宴

自楚茨以下諸詩皆作于田王之末喪亂將及而詩人思古賢君之憂之切何也詩人知其不可返也由王荒忝以言為源矣此詩卒章告曰死喪无日无几相見詩非大戒已硜鴞言周之宗族親戚莫有脫者于首章謂頍弁為伊何二章謂何期將不得而見此弁矣三章皆言酒有之盛恐兄弟朋旧之後遷也卒章若申后之德不足以燕喜也二章承上而言三章申后有容德亦足以燕喜也四章析薪之喻謂褒姒閒后之後還也卒章若申后之德不足以燕喜也二章承上而言三章皆以庶幾為言異其然也四章析薪之喻謂褒姒閒其夫婦之好也薪已析而景尚潛也詩人思得一見后之後還也卒章若申后之德不足以燕喜也二章承上而言三章皆以庶幾為言異其然也四章析薪之喻謂褒姒閒其夫婦之好也薪已析而景尚潛也詩人思得一見

車舝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好爾孚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條舫舟既載尔新昏以慰我心泛泛楊舟載沈載浮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孝行、止四牡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汾沮洳言采其莫既見君子其從公路方回王晏衎以正擧而不見容詩人豈有情賢女之思如閒閑之盛武序之失既速諂佞皆宗之何也此詩似是申后見黜而往申詩人思而復之而作是詩也閒閑之辭申后之出也好友似指褒申后有容德亦足以燕喜也二章承上而言三章皆以庶幾為言異其然也四章析薪之喻謂褒姒閒其夫婦之好也薪已析而景尚潛也詩人思得一見后之復還也卒章若申后之德不足以燕喜也二章承上而言三章皆以庶幾為言異其然也四章以一舫為鮮卒章言欲王之視其初昏以慰邦人也以其事驗之則詩詞可通

青蠅

誓、青蚨止于樊豆弟石子無信琢言營、青蚨止于
狂琢人圉枻交乱四國營、青蚨止于樊琢人圉枻構
我二人
弈雖鳴曰匪雞則鳴斧戕之聲古謂青蚨不飲污血
狂近世歐公有憎斧戕賦皆識之害物也詩王章以
樊狂為其所止之地言忠于荆狂非防閑所能蔽止
也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逞且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周公之戒康叔以商俗之染耐者也其詩皆臣民交
儆之風非君臣廢放之事也詩凡五章前二章言礼
飲酒章言射二章言樂此賢者以酒接之文三章再
申言飲酒之失而終之以射焉蓋古者燕飲必有射
以觀德故燕禮大射皆有樂人之事而鄉飲酒禮亦
有賓興能者之文其義一也

鄭孔倫鐘鼓既設舉旅旅酒既和旨飲既醉既飽既
飫籩豆有楚殽核維

之詩也已校武公以周室王之四十二年衛世子共伯餘死而立脩康叔之政才五六年而周王即位及十有一年犬戎滅周武公將兵佐周甚有功為平王公年九十有五歲脩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元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我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衆御之箴瞍工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誦于是作抑戒以自儆耄而好德其誰之尤以此自終謚為武公矣是詩非出王三公果出王以伯儆衛人謂之庸亦武公矣非出王三公果出于武公而亦追刺也殆是當時化于周王之習其風猶在序所謂刺時者矣檀弓言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杜黃聞鍾聲酌而飲兵君臣斯揚觶謂之杜舉益後此二百年其事可書猶若此武公之追刺可知也其刺時也者亦與酒誥同意乎

魚藻

魚在藻有頒其首王在鎬豈樂飲酒魚在藻有莘其尾王在鎬有那其居

詩人以在藻之魚喻王者之宅都何其略也非雒洲之魚矣頻藻生于澗溪招沚之中非江湖之所生也詩人以頻藻言其深則有奧豈所以喻京師衆大之區我三章皆以在藻發語微乎微者也借曰不然以魚而依鎬水岸之草也則為涸轍之鮒矣鎬京周興王之地也大雅文王有聲言宅鎬之事如此其大此詩止言樂飲酒是足以繼文武之業乎故卒之曰有那其居備那有此居乎知其不能保有此都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臧佛檻來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駪駪君子所屆亦是在服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名詩之旨似與侍諸侯不近似序以錫予見于詩辭

遂錯因王舉遂之失以為訓尔歌詠先王之眉以作後世可七但詩人之詞各有旨然皆事來教之以崖言者詩之本旨也以采薇而納之崖言者天子雖持諸侯而統屬之也先王之屬諸侯使而已尔德之不足而以物為固已本矣詩人謂先王錫眷之常典也二章諸侯之朝王也樵泉以下出為義并以榮言王章石臣交際之情四章屏翰之勢五章惧無以繁諸侯之心將有不屬之處期以久遠而使之自安庆定七

角弓

騂：角弓翻其反兄弟昏姻兄昏遠矣尔之遠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兄弟交相為瘉民胥傚矣此令兄弟脾：有裕不令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舍宜雖如駒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附君子有徹歡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蛮如髦我是用憂

是詩亦庶幾正小雅常棣之旨而常棣之義精矣以角弓為喻可謂至切醉以周人尚亦壯用騂為義者

也弓有用則張之无事不用則弛：則必反其反也翻然不反則无以養其張之：力難及也同体固在未害遠也言兄弟同氣豈能常順而不反中此當以周公常棣之旨求之二章則為君人者言也出王之兄弟莫可詳其指幸王之于伯服于王章言其凡也四章七字之言多不暢此由怨字起義也當其怨也各執其一方之義若可信也至受斡不協而義七之矣五六兩章各以物起義：皆言遠似君為通但合以兩如字貫上而言食宜使老者雖之猶一家之內當如敬長也猱之使捷豈使老者耶之猶一家之內當如敬長也猱之使捷豈人可及又教以習之如釜之附着而不脫君子當以善道使小人化之此以教字起義也七章以雨雪喻其在上為長者也如雨雪之集其寒已極雖禾常見義理之正而終不肯遺其下而所居常驕九也八章以雨雪喻其在下為幼少者也亦未嘗見義理之正但流于惡尔如髦不可以中國之人望之也何

古聖賢凡畔于義理者皆以夷狄侍之斥為之法也

菀柳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予靖之後予杻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予靖之後靖之後予道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以圳詰言之亦似可通但終是意窒而不暢若不庶幾

詩說　卷九　菀

時予各方秩秩秋已淵淵惟其敬之時惟柳焉茂黃

鳥以雌求雄喈喈泉水以求其音可也柳之茂鶯其喈

喈泉水之淵淵惟其敬之時惟柳焉茂黃鳥以雌求雄

伊其之雙則有鴛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詩說　卷九　菀　章

是詩之雖通者彼君子女之一詞也詩以士名詩綽

以女何哉女不以女之服飾言則非定指女也詩之

五章皆士之服也詩之前四章皆以彼都人士發語

凡詩以彼此言者皆詩人要言也彼都者其指洛邑

乎鎬京乎在幽王之前則皆鎬京為都似若指前代

文武之都有斯士也首章黃中之色有衆有言其師

周也萬民仰之非指文武盛時而何士之出為世用

者也二三四皆言彼君子女其下皆曰我不見兮則

隱居不仕者也若使籍詩何不相遇未嘗時此君子

女之意也是以昏曰我不見兮隱而不出非若萬民之望也是以服黼黻並爲場寇出帶不必皆已仕之服乎三章以髮言則不弁矣言不悅芄蘭之遠士何時皆非黎民之望也合而思之其以隱德爲人所屬心之勤也明矣但與序相違世莫謂之然爾

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于嗟曲阿薄言婦休終朝采藍不盈一擷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綸之絲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是詩有思其夫之情而非怨曠也似若當時從于田狩而室家望之之情昏章薄言婦休季氏田亦爲而已爾爲狩其言二章踰期而不婦也四章承三章狩釣二事以釣踰狩則不可見釣則見之矣故亦田薄言雖見之不能使之安其家也

芣苢

芣苢：芣苢陰雨青之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蓼云婦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藍云婦我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既集蓄云婦我不屑以去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藚云婦我君子來朝何以慰之藚采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薁棗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來教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襄云婦我

既集蓋云婦我召伯有成王之保申之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檖云婦我召伯營之烈、伍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安

召南

召伯營謝功召伯營之烈、伍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安

甘棠

召伯營謝功召伯營之烈、伍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安

召伯營謝功召伯營之烈、伍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安

甘棠

說是詩者以思賢為義雖亦順通但忠見賢才易為以棄為興若有所思是後世樂府秋胡之歌也以三章之葉色為辭則棄亦充矣遐不捐矣捐遠不可以言違也故思之而不忘焉

白華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瀌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寔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慄慄視我邁邁有鶯在梁有鶴在林

教之誨之命伋後車謂之載之

詩之名曰黃鳥者二秦風小雅也是詩之名緡蠻黃鳥
爲也秦風言止小雅言緡：亦止也義少異尒是詩
聖人詳言于大學且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義如此其大也伯詩序以飲食教誨爲說偏
有徇其說曾不致思詩人之言失之愈遠況大學之
理乎以其辭之至近而遺其旨之至遠序誤之也且
羽屬之止集于木理之通也羽屬而止于土豈理乎
丘土也此大學之理也聖人述而詳之諭儒既略之

矣詩之辭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二三曰豈敢憚行
既曰止矣曷又行我以止舊行如民之暴者非詩之
法也窈詳是詩必作于幽王之末平王之初將避戎
于洛邑迁其庄民以徙之庄民怨而刺之者也蓋邦
畿千里維民所止今王元定都使其民倦：然如羽
屬之止于丘猶燕巢于林木之意大戎殘破荆棘生
爲但惴止于丘無木無楚不知其所止也故曾怨于

之辭皆通

魚藻

情：魚藻采之有之君子有孺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炰
之燔之石于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炰之燔之石于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炰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酬
之
詩止四章首章以魚藻爲先名物之本也以魚藻加
于兎其所重者可知也後三章有兎矣獻酢酬三爵
之禮行矣先嘗而後及宥敬宥安嘗以飲景宥以兎

與茅容同意郤林宋知其爲賢者也飲景美獻芹荇
孫之意于此詩作于幽王之世抑天下洞奘猶唐末
見醉人爲瑞者乎不用世牢籠餘之語何自而校耶

漸：之石

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出王之時不聞走伏之楚宣王征伐之後餘威未泯

七但此以下三詩皆刺兵役繁興民不能堪詩人先
序語傳記遺略止言其大信諸侯以衰弛傾是耶是
詩言山川悠遠未知其景為荆舒予凡詩言衆征者
皆自鍇而言豈鍇在西故也周公居衆亦言衆征豈
指哨幽間耶若荆舒在南詩雖不應言衆也仲治記
矣豈水險將降恐不能歸予以衆征為不皇則凶王
亟于征討如此其嚴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兵革
之後耶
鄭以心為三星凡言三星者多指心也當黄華之
時心已沒矣華青之時心尚未見也參亦三星苦
微秋晚始見與參同見者惜、亦有專取其中之
三大星者與華與青之時容豈皆見為此其作詩
之旨乎
何華不黄
何華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華不玄何
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哉
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

以詩名求之若沙漠之地不然則征伐之地田之所
靚曠野淼漫之場千富貴華之時所行役之始終戚
疲于征役有也故曰何日不行兵頌于即於矣二章
言兵民之怨不增為民人也先言黃華之華木實不再榮我仕不見矜也
之青、同義黃落之華木實不再榮我仕不見矜也
三章謂起師無名非有兇虎遮野而為害也乃使我
朝夕不息之師也伐妖物也又在山草之
中言敵情難測也亦小覘尔不足為國患當使伺伏
于草中而我之車日遹遹以行皇徒狐于山草之中

我車車多詩人本旨豈思周之盛時我車攝道令狐
滿車中耶傳記以為宣王失信于諸侯而有犬戎騶山
之禍以詩攷之似不盡然而小人在位積怨嗷原
此固致禍之本詩人所刺者其事皆衰亡之兆非一
犬戎之派也刺詩之最大者鄧南山之十詩十月之
交皇父卿士之下七人以名與戎言其曰皇父者首
是七人也田雖要方處則褒姒之交亂內外可知其
次則祈邁弘多羣儉在位朝政不綱怨嗟並起天灾
猶不必言伯卿南山以下則政刑既失風俗大壞禮

儀盡廢征伐繁興是騶山之禍積霧已久豈特像一
婦人之忌千型人編詩以為萬世大戒幽王之衰雅
會小大雅凡四十有六詩幽王在位僅踰十年而怨
刺如此蓋古之所未有共違禍之酷亦自古所見然
則非為不幸當矣自厲王時楊之詩已有枝葉未有
害本宣先撥之鮮共和未久而宣王之善政不終幽
王物忘之為致禍之酷固宜爾也又何足怪照哀小
雅之次序似不得以先後為斷如正月所謂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也在携王之世或平王時也幽王在位
十一年而亡其間豈無一事可紀而詩人所言者
大要是朝廷不正君子被弃而小人在位積怨嗷嗷
如出一口幽王豈足以當之哉
次先此語矣幽王非止征荒于女色舉烽不應逆亡
于亡如漸之石之言東征何單不黃之言征夫北
山小明之言勞役幽王豈荒于色致禍若此其易哉
大要是朝廷不正君子被弃而小人在位積怨嗷原
和已拼攻變雅之詩詞旨可見況變雅之中其舉平
治之事以刺時者固多有之若甫田大田裳裳者華
桑庵瞻彼洛矣楚茨篤公彼汾沮洳無羊鴻雁沔水
泰苗隰桑菀柳小雅為盛時之事當怨刺者
之言亦可也序詩者舉以刺而一之然其平易簡直

之旨自不可掩或正小雅之錯簡也欤抑雅之正變
繫于時而非詩再乎

信安劉允學

大雅

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臺、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之不顯厥猶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多士文王以寧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尔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三百篇之義莫邃于雅大雅三十餘篇詩文王為首吾夫子言道之興皆自此發之是安可以易言易知哉先儒謂周公所作信非他人所能與也妄意是詩之

大者三四端皆當先詳其旨以文王為同于天一也以文王本支之盛二也以周世生賢之衆三也以商家子孫之衆四也後二章似為成王發宜鑒殷而法文王此皆詩之大旨當周公作此詩也周之盛治已成推原文王之格天、之命文王見于人才之衆商士之多皆非人力所能致此立國之大本成王所當知也周自大王翦商以來武王革命之後天下非遽為周也不遽為周者文武之至德是以武庚立而商公之所以為難也如以其所窺識者言之牧野之師殷周之所以判也是詩無絲忽見焉如謂武王之功不應在文王之詩而文王遽周必有大于牧野者焉然則此詩所言未易以淺近求也世儒習見後世興亡之迹例以後世禪代之事而求于聖人之盛特不詳思尔古者諸侯之歸天下共尊而王之則王矣充自唐侯而有天下者諸侯歸之也自是之後雖擇遜征伐少異大要群后百官尊奉而君之則君矣文王為西伯雖征伐諸侯諸侯本未君之也但廣荷廣戚

周遂受命故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辭書稱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十有三年大會孟津非受命之實則以何說為紀年之始乎是以商王周王並言而不嫌友邦殷冏不相涉者諸侯之歸周已受天命非在于武王收野之日也是詩之所主其大者出于天又其大者微子歸周所謂殷士祼將于周廟是不得強為之說也惟周公能知之耳此則非武王所得而底凡是以周公推本于文王而非易于立言者也書于微子尊異之者凡冏于兕觥書稱古者四人而止尔周公命微子乃曰惟稽古崇德象賢與唐虞稽古建官冏辭吾夫子以微子首于三仁書以微子名篇者重再羞微子以殷王元子而歸周豈若後世悖、之忠以天下之公為其家之私悕、不忍去者同年語哉是詩七章而兩章言商士之歸此豈漢世儒者所能預知哉周公謂成王宜鑒于殷夫乃興微子興微子異乎曰不然周公之所言者天也天不可以幹與求所可求者人之聖賢者尔因殷士之歸以驗天命之大不以殷而廣度之則是以天命之駿由已遏之也則不足

以知文王不足以知文王則不知天矣

孔子言才難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豈非思皇多士維周之桢乎此亦述周之大者也若令閒得于天之所祐誠敬篤于賢之所以則又此詩之一事已

大明

明〻在下赫〻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〻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〻檀車煌〻駟騵彭〻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詩言文武益世任以嗣音之盛非天命不及此也

若以明〻為文王赫〻為武王則上下二字悖矣詩之首章蓋未遽及武王也殷適似若微子以元子不立殷所以亡鮑崇于適子肇開厥德也已矣豈非思皇多士維周之桢乎周于任似天命之赫〻也自彼殷來嫁周雖四遷述商周已並列矣自大王居岐之陽詩人已四實始翦商是以彼殷而京周也生文王又生武王有大任又有大姒是詩所以惠師之天信非人力所能與也詩為武王作而本之文王者大原在文王也文王之聖自翼〻小心始所以格天而受天下惟敬而已克舜以敬立君道文王以敬監之而集大命焉自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〻檀車煌〻駟騵彭〻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詩言文武益世任以嗣音之盛非天命不及此也而處則天命卓然矣于周于京其詞甚重不應

略也命之在周者文武也命之在京者任也也故詩人以大也之續承為天命也凡國家之興未有不由婦人者此非人力所及惟詩人知之耳自殷商之旅至無戡尔心此周之所以興也但上帝臨女无戡尔心非可以常言周自廣汾脩成至牧野之師十有三年矣天之命周定矣武王觀兵孟津而歸至是已兩年未果于進師也惟戊午師渡孟津之後始不容以諸侯退合天下之衆除天下之害武王猶重為之遲遲如此雒于侯典箋謂諸侯當赴為天子豈有終篇

王周此獨以侯為侯辟也時爺田侯維也如侯維侯以之侯矧王周之既久乎詩人謹之曰上帝臨女无貳心周典至此積累至此師已渡孟津武王猶有甚不穀已之心所謂遲之遲而又久者乎雖遵述其明聖人之心歎辛章專言牧野之事在書以武王本心見于書者大抵多悰當時雖不耽商以友邦之衆居天下三分之二其受命作周紂固矣可如何也非若羑里之可因也然在武王固不容已于此閎害亦于牧野之師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亦此意也是詩

簡而易見言與周如此之詳其孔商如此之略周之王不王不以商故也時指以為太公望之力故孔子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是以有鷹揚之猷會朝清明訓與爰二義皆勝爰捐朝為甲子昧爽亦道有之在書周之大事多言朝聖人與天參合無間亦俟天休命同意後世有兩舜之說容或似之

緜

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之陾、度之薨、薨之登、削屢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前二詩既備言文武興周之盛此詩又推本其所由以興者上不及后稷下不及公劉內不及姜嫄任以外不及呂召畢荀其所紀者獨有異焉信非周公不能及也然則周之王業盡在此詩矣名詩以緜取喻以仆喈伯徵而大嶋功于文王者亟深此周公之大旨也首章言古公亶父者太王也武王所謂肇基王迹者也易所謂王用亨于岐山又曰王用亨于西山者也言大王之遷岐遷及于文王之受命明周之所以王天命之所以定也三章以周原為地圖可似若

周視其原如度其隰原以其地之美生物之可以養人而築室焉四章經理之詳也五章似若已建國者焉所謂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者矣有官府有宗家有廟祀六章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之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皐門有伉應門有泰之制也雖鄭氏強謂天子之宮加庫雉者曲說也大意欲證其不稱王之說朱氏雖謂皆無云諸侯有臯門應者就使未有制度周公既作此詩亦宜不可溷其制玩其詞旨亦尊兌二上矣故以廣於質成終之明王業之所以大也後世陋儒以一服事商為文王至德無受命稱王之事自錮其說以為至論不知武王克殷之後殷命尚未絕其卿士猶有存者即不但文武為然吾夫子亦嘗之九人者也故是詩言王者之制而不為嫌中國有王者作矣夷狄自服故自王業之立文王誠以為非已致之惟知已有四輔而已追周之業實非文王事也猶孔子所謂九人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

棫樸

丹

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詩繼于前二詩之後必有大焉者早旐又其次焉似若後世莫能知此詩之旨且以棫樸喻人才何其小也謂人才衆多相樸厲而生如叅之連若此可以見其盛尔何足為周之有無武先儒謂前四詩皆周公所作宜後世之所不可知也不可知而強言之適有害于詩旨焉尔姑以其臆說存之以待知經者可

也似君此詩非言周之多才也言諸侯歸之者衆從諸侯以朝周助祭者如此其盛音章已言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所歌在辟王之衆從辟王者不得不儆之也故以棫樸名詩惟其人之儆也所以見周之盛得諸侯之衆也鄭氏箋禁皇天上帝及王辰則聚積以燎之亦几于得詩人之旨也不然其二章尚為申言辟王奉璋髦士之冝乎此可以知詩人之大旨矣舟楫所以涉險此不揆于衆故以烝徒為言從石師之者衆明文王之王周備天子之羣容也四五兩章則言周家之多賢才之美大異于一世而王業之所以大也章猶坤卦合章可貞之章故以俾言卒章復以章中言焉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詩之旨要在我詩止六章而五章言福祿故序謂之百福干祿謂之受祖說者亦莫能出此為其為不知詩人之旨均也詳而求之其文王受命之後有事于上帝百神之詩尔故于旱山之麓而升中于天惟第三章為飛魚躍不及福祿者中庸所謂上下察也文王聖德上際下蟠感格天地降監之本也柞棫之燎燔榮也騂牡特牲也玉瓚祿將也視周頌天戒命之詩特未備其郊宗之制耳作人亦言助祭之臣工也卒章言葛藟者猶緜之瓜緒本其所始于周之先祖而後致王業也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无射亦保肆戎疾不珍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此詩言文王宮室之辭也不但任姒之聖自大姜周

之盛三四兩章見文王閨門之內聖德之純卒章言當以閑雅求之任姒之聖德達于天下賢才之衆皆自宮室之化形焉故詩人舉此以為任姒與周之實與周南相應成人以孔子論之言求之成德之彪也此詩之言成人則似不若是成人者始有成立猶冠義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興之為礼也卒章甫冠而有德也小子者猶童蒙也猶叔之小子琀、也自成人小子而有好古之心之化自宮庭積之詩之名齊者召南之有齊季女乎宗公其宗老乎卒章所以言辟若畫人之性乎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

詩說　卷十　主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彼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崇墉言、執訊連、攸馘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閑、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是詩與緜詩次雖遠似若相為表裏者緜皇古大王此皇古王季之興周幾與文王並而此于文王之辭若易之此建

萬國親諸侯者也惟叱諸侯故叱及于大王且周人之歌其先公先王詳矣未有推王季如此其盛也王季與周之興績經傳所略惟是詩有言之不能盡者又有加于是大伯以天下讓吾夫子之辭也不言以國而言以天下猶王季之王此大邦明翦商之于居岐受命之于厥成也詩亦曰作邦作對是詩又曰以對于天下故毛鄭以對為君謂配也大伯未嘗立亦均以作對言之天命也大伯居吳宜立宜立而不立以立為讓亦立也天不庇大王周之王業未可知自古未有不以讓興國者夫子曰能以礼讓與之大本也王季不以嫡位為心安受其讓者知天也故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是心其與天為一乎大伯之至德惟見于論與此詩他經不及也詩人又發明其心之純于天非季札所可望故詩有兩則及之辭繼以則篤其慶之自此始也所以奄有四方歟時无喪二字必有所指不可臆也即此詩可以見吾夫子以天下讓之言惜書傳不備後世無以知其事姑以逸之文見二者言之大伯有不可奪之志而王季之友凡

又有難能者此上天所以度其心欽音章之言與書多方天維求爾多方閒厥頑天維爾多方閔堪頑之同意殷以失德下不獲于上周以先位上不獲乎下上帝者之一語頗重而莫知所謂蓍有何頌之武曰耆定尔功皆以致為訓似若上帝將致天命而增其用大故不大聲以色者帝所懷也二章指迁岐也閟荊棘以赦邪也吕威公援岐有夷之行為率夷之証若甚精確然以帝遷明德一詞則鄭氏所謂昆夷者扈或有也是以岐山為受命之所矣易之用亨者而靡悔是足以俾德于后稷矣五章以下言文王併六章皆言容之服也畔援歆羨經氏以義字為訓于辞旨得矣岸字莫可知鄭氏以為岸獄指虞芮質成也若以下文泉池取岸之義亦通要不若岸獄之切于一時也諸侯皆歸寘乃獨距兩章皆有侵阮之詞是寘自阮來侵也下有徂旅之辞故鄭氏併以共為圄以對為荅辞雖順此詩而言對不應異義對猶君也

七章依其在京義接對于天下而言以君國之勢依在我者為固密人自阻而侵陵高下瞰周人曰無直犯我之陵我之山阪以山河為境也無飲我泉我之水泉潚為深池矣以此章自固之勝知前章整師旅自狂地而遁絕之也七章凡兩帝謂文王見文王興天為一若相告語者大較長夏兩句當以類求毋相遠可也不識不知猶無斁無臭也則猶易之乃見天則之則此六句謂文王不肯慮天命明文王之本心也惟其然也帝復謂之使伐崇也伐四也使其以諸侯伐崇之師也卒章則決于伐之矣無侮言大邦長其力小邦懷其德也無侮猶莫敖不來享來王言庶邦丕享也周之王業所以大欤

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詳是詩之辭益當時紀實之詩非追王後之詞也說者但以文王不受命為奇論一切徇之強通其詞王在靈囿靈沼興王在丶鎬周辭是可徵以為追詠之辭乎西伯戡黎止稱西伯此以後皆以王言之武王渡師孟津之時告于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周王伐將大正于商此時猶未亡牧野蓋未勝也周王之興商王益言而不歎三代之王後世之帝也王在靈囿謂之永耐王不可也既已受命稱王矣則王者之制度猶不當備乎應門皐門靈臺辟廱皆天子之制受命以後事也按礼記四靈以為言謂麟鳳龜龍也魚不淰為不猶獸不狘人情不失指四者之端以為靈故以名其臺囿以為聖王之重順乎如周南以麟趾為關雎之應卷阿鳳皇于飛若麟鳳在郊然則麋鹿魚鼈之在池囿馴擾自得詩人指此以為靈而名其池臺囿囿乎若非以為文王之靈德也前古諡法凡曰靈者若衛靈公所以為靈者非美雖莊周謂辟雖為樂以是詩攻之則信是詩之言辟雖上文則鼓鍾之簨虡也下文則矇瞍之奏公也其間以

鍾鼓為辭雖之詔審矣召國魚鳥之閒謂敬養仰成
之法在是可乎若以周家名樂用學校之名未為不
可何則文王所重在得賢所務在作人以此名樂以
此歌詠蓋聖人用心之地也是詩所紀皆一時實事
不可以虛詞掩之也文王之什惟此詩為紀詠之寔
于唐李太白既娶而隱于山聖群鳥皆相忘各以名
呼一則就掌孔舍守臣不之信說詭之遂舉有道見
太白集中以文王聖德魚鳥之馴于庖户殆非虛語
當時覩見而歌詠之此詩所由作予孟子謂之重德

故曰紀寔之辭也

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哀爾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于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是詩辭甚近旨甚遠武者武王之廟號又武王之樂
名而乃以武名詩而加以下之一辭要其義則何以

為下武予其以三后為主則武王可以下言也武王
之業始于文王其道蓋未相沿非為立武王則周未可知也下武猶後聖也
有前聖必宜有後聖而後聖人之道備有文王而下
有武王而後聖人之道成故詩人斷之曰下武維周
天曰世有哲王作配于京文王之配合作都于鎬京
也二章中言武王之可以配文也求匹也惟武足以
配之故王道至武而成故曰成王興言武成同意三
章言武王足以信于天下定爾于孫于下地四方之

民罔不祗是也此武王所以為達孝四章言諸侯
同歸于武王而媚于天子天下皆順之如礼所謂福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書之君奭曰惟益四人昭武
王惟冒丕單稱德與詩同旨也故能昭其所嗣于九
服之廣五章言九服諸侯所以來享來王者以武王
之繼承其祖之跡也以祖武一辭明下武名詩之旨
惟其有武王所以能萬斯年得天之業也六章言萬
年得天之業者以四方諸侯之歸也諸侯歸之則萬
年之遠設為籩屏之位奠旦一詩之中未嘗及革命

止以繼述為吉兆武之道不在功周之所以為周不在羊命詩人所以皆言萬年欤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宇通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下武之後繼以文王有聲二詩相次皆為武王作也詩為武王而以文王名詩何也猶言下有武王故文王之教為益大也是故首曰文王有教通駿有教文王之聖專以不大教為心教非文王所尚也文王本言作豐後四章專言武王之道一也文王不及矣鎬武王實同于豐也別而為八者見文武之時事異也八章皆以烝哉見文武之君道同也孔子專以文武並稱言其無間然也前後二聖相繼而作故文王之不大教者見此而大有教所以繼于下武之次也在文王不當以教言之而大有王之教者當以武王言也通亦述之意述之而大有教述之而求所安天下述之而觀其所以成而文王之君道愈尊矣二章言文王伐崇作豐之實也崇之舊邦見于皇矣之卒章天教文王定都之意崇逆于豐固見于皇矣之卒章天教文王定都之意崇逆于豐而文王之都豐幽不容于不滅之而四方皆服者天下之所同弃也故二章專言之三章首言築城因國所宜先也築斯城鑿斯池以建都焉其都正與岐陽相匹尔非欲脩天子之制但欲述大王之事凡失其舊尔周自大王肇基王迹至是則友邦諸侯交歸之文王苟避而不居則大王實始翦商之業安所屬哉文王之都豐雖未及乎追王之盛而成大王之業者寔係乎此非詩人安足以知之此所以明文王之心乎四章王公

伊滍呂成公引王公設險之言甚當王公之制其國有池有城天下諸侯同歸以為周家藩翰也惟此兩章言王后增諸侯之會朝覲之歸周室是始王矣所以王者有諸侯猶輪同尊乎周不得不王此正其名位于文王也五章復以四方攸同益言武王謂武王既伐商諸侯之同歸同于文王之名位益大乃以豐水為言者何也定都于豐始豐水以見為功績尚服以正萬邦故稱皇王六章言種立之益肆耳作豐雖在文王宅鎬實在武王豐鎬不相遠田鎬京者以大言也猶京師備天子之制詩凡八章所稱文王在前二章梅武王在後二章若尊文王而武王非可並者也猶下武之意所稱各不同其稱烝哉則一猶孟子言君哉舜也伯益言為天下君同旨以言求之豐所以立廟鎬所以為邦周家建國之法自如此周公之作洛邑以宗立宗廟作下都名之以成周以迁商民前此所无若自周家始有此制耳定都之大制度之備獨以辟雍為言者見學校之當先而人材之當急所以統一四海者在此而已後二章始正其名曰武王且二章以作邑繫之文王謂文王以定都會諸侯也七章以宅鎬係之武王謂武王以宅鎬統天下也天之成命二后均受之者也卒章以王業之大由賢者所致以得賢而久芑水草也翰賢才之衆也武王所以遺其子孫者非以王業之大土地之廣惟人才之衆而已人才以豐水言見其作成長育自鎬京辟雝起而非一日之積也

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寔覃寔訏厥聲載路誕寘之河之舟三后在洋檻之載謀載惟取蘆葦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故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以生民名詩說者始若謂后稷之生尔抑后稷能生民之生故以生民名詩耶綿之詩亦指后稷之初也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沮漆后稷所封之國作詩者亦以初興生為言豈茹毛飲血之世民有不粒食者著息而萬物亦生之而不窮不然何以二詩之辭皆以生為言同歸之后稷我仲尼之編詩也豈以說異為王業之始若玄鳥降而生商同旨乎詩人之所述實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以生此后稷教民稼穡民始仲尼不以為非也天地之鍾粟如松嶽之生甫及申聰明之作元后仲尼不得而沒也因其生異以著其至常仲尼所以垂訓也詩人申言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常禮之所始也以歸肇祀上帝居歆常礼之所於也攸介攸止不康禋祀庶幾之心也寔覃寔訏克坟克鞠順變之道也故悶宮有恤之辭然則姜嫄之德其果有出乎其類者矣方其履帝武之初倏然若有所感故曰敏歆姜嫄則介然凝止其心為之震恐為之肅畏蓋以此為懼矣及后稷之生自誕弥月至居然生子居然猶遲然也姜嫄惡其不祥而弃之雖不娇不副凡菑凡害若足以赫其靈姜嫄以其異而迹知上帝之命豈敢忝然自安以為足以當天之眷我且姜嫄既不以前日禋祀之感而遽康之深惡其不祥是以弃之屢重后稷呱呱矣是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之屬意于生民如此雖終名之以弃亦不可得而棄矣後世不知詩人之旨乃謂姜嫄歆歆然豈理也我烈姜嫄不回之聖德乎五章有相之道凡稷所種植者若有天相之若百穀之種皆草也皆土之毛也稷茀其豐草擇其種之黃茂者黃取其能定茂取其能滋者而樹藝之故方苞種衰發秀堅好頴栗百穀各盡其物之性而民皆粒食矣克封之有邰即就也猶荷鞠之即之即就有邰而立國焉六章既降嘉種以言之稷降播種

農桑嘉穀言之則稷之所以教民者非可神之以為
天所降也以持人之自言之不必以詭異為可削其
理但是詩人不敢輕褻其事謂天之所降如貽我來
牟帝命率育尊崇稼穡之意自如此如此則知履帝
武之說不必以為據謂履帝嚳之跡行將事薛敬可
也降之在天恒之在人恒之者有道故稷敘厥任貢
而舉棄稷報本于天也七章專言舉棄之事滋卜來歲
之稼戈八章推后稷舉棄之盛美也書稱舉成民惟
元祀以為揚也酒所以格神也豈皆由祀事而作歟

狄儀禹之臣蓋亦同時馨香由黍稷而致大要在黍
稷具盛格至于上帝之歆為後嗣者耐以后稷之心
謂庶几無罪悔其既長可知后稷猶以此為言則子
孫之既畏又可知戈故曰以迄于今不但止于祀事
也此詩周人推本后稷之業其郊祀后稷以配天亦
祀之大者也是以本章以舉祀為言于廟之用郊何
預乎就使嘗禘用之非詩人之本旨也按春秋書郊
皆不同惟宣公三年成公七年之郊用建子之月則
冬至報本之郊也二郊皆以卜不吉而不郊其他卜

郊皆以夏四月則仲春祈穀之郊也春秋常事不書
因改卜郊而書他之不卜者魯皆僭之戈詩何預焉
況舉祀如書洪惟文王舉我民惟凡祀同辭非為
郊言也因描狸而舉祀凡祀皆自此始戈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体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
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以行葦名詩為首章存其義一詩始末皆所以接親
賢也與行葦何預焉似是成周胙族敬賢尊老之詩
葦以行言行道之草易踐者也愛心無由而起乃致
其愛使牛羊勿踐愛之至也葦先可愛之理也而猶
若是似是與周家厚于親疎少長之意無往而不致
其愛猶胠篋之仁先微賤皆有仁心焉此周家王道

之極至也故自凡弟及賓容自飲食以及燕射自莅
体以及詩考無所不用其情焉是蓋以其所不當受
而觀其所甚愛其間兩章言敖弓序賓立德行者與
若射君子無所爭之事前後意若不類而重言之者
必有以也豈其所以燕凡弟賓友者必以礼節之以
徳觀之乎七章皆以曾孫為言為成王敬老言也以
黃耇之壽又從而祈之引之尊事之意无窮也介尔
景福曾孫所以屬黃耇非包成其福禄也名詩者以
其情與理、所不逺及者皆敢其愛敬故所以謂之

詩說　卷十　三

行苇欤言周家至仁之意也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徳君子萬年介尔景福既醉以酒爾
殽既将君子萬年介尔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静嘉朋友攸摂、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禄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尔女士釐尔女士從
以孫子

說此詩者似若鄙去一既字曾不知詩人之意寔在
此字也故申言以既飽既醉既飽者燕樂以後之
事欲之以酒以觀其不乱今此詩之言又不止是君
臣相悦有祈為有頌為猶以為未也令神人以同其
情合君臣以嚴其礼舜將凡與而鍾鼓不及焉朋友
父子室家子孫皆盛徳之度皆成周既醉以後之事
也夫豈壹醉日富之風哉醉之後猶可歌為其他可
知也益子亦曰言飽乎仁義也故其詩皆與然樂之
景福曾孫所以屬黃耇非包成其福禄也名詩者以
其情與理、所不逺及者皆敢其愛敬故所以謂之
詩不同惟一二六七四章言君子萬年愛君之情為
多首章以景福為先其後皆致福之道也詩以徳為
主故醉逺下之中而備其頌禱期望之意二章因備
敖而介以昭明昭明者君道之難能者也常志于有
始无終先期之以盡終乃曰令終必有始以一時之
已盡猶未足以言善始也託之公尸而告之焉詩
人之致意誠不薄矣自人主之明而使其羣臣皆神
其礼、而先歆至于嗣守之益裕孝治之自形而後
可以信天眷于元勞而福禄之致惟在于妃后之賢
人才之衆而後周家之得天命者果可以于萬斯年

也矣此皆于德將无醉之後致其忠愛之詞慶賀皆
韋介尔景福之詞不然則夫詩人期望之意矣成王
之正大雅以是為首必有大者存焉豈但以辞旨訓
詁之通而已哉但今終一辞多以為考終命班三代
盛時无後世之嫌但語意非是脩五福之旨其曰今
終有做亦始也期之以有始有卒者也

鳧鷖

鳧鷖在汶公尸來燕來寧尔酒既清尔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緑来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尔酒既多尔殽既
湑既湑尔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緑来下鳧鷖在渚公尸
来燕来宗既燕于宗福緑攸降公尸燕飲福緑来崇鳧
鷖在亹公尸来止熏〻音酒欣〻烇灰芬〻公尸燕飲
无有後艱

鳧鷖之名詩終始蓋一意也特其意艱知耳詳此詩
音成周礼樂大備既終而澤必及下故此詩作鳧鷖
水會尔似托鳧鷖以為辞而其音在汶也沙渚渼壹
皆沿汶以為義也每章皆什其音調成王之都于鎬

在豐水之傍二京相距不遠皆夾豐水今不以豐水
起義而以汶水起義汶渭也所謂汶水一石其沉
數斗且去鎬京為遠禹貢雍州之地汶屬渭納渭至
渭者也汶以渭渭今捨渭與豐而遠取義于汶由貢
來會于澧又來會于涇園自顥然水會凡擇于清渭
者也此詩反覆言之言其在此水會得游于清水宜
也今自汶而沙而滻而〻于渭渭汶特況擇于渭般
桑荅于福緑而忘其有艱難故為鳧鷖在汶公尸燕
飲言其情之変而終之曰无有後艱非詩人戒成之
要是徐澤之中託公尸以致告使人主致思焉徐統
曰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鄭曰皇君也尊之也即此詩
公尸之義徐礼之時公尸尊矣徐統曰尸飲五飲七
飲凡故以燕飲也五章皆同辞四章皆言来燕悦成
王徇其可樂而忘其可憂託公尸以感動之似是施
徐澤之詩也

假樂

假樂君子顯〻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之訓胡斯遠而无攄然亦有嘉之義焉是詩有深旨治興廣廷群臣歌詩意特賡歌辭互而多成假樂碩婉非專于美也讀此詩旬既醉以來及于烝阿雅：移，如春風也無叢脞率作之戒而有其義兄時幾屢省之辭風也無叢脞率作之戒而有其義兄時幾屢省之辭而用其道者也晉章謂德與民相宜，之為義博矣二章所宜在君謂其移，望，淵默元為聖人之德也而不通于事惟德章是循耳三章抑，著于容秩秩延于閨悠悠不形而我無容其心羣匹是率而下得盡其才綱舉于上而萬目自隨矣卒章以綱紀素立標不可紊而君臣之情煥然相得皆有以自竭而无弛發之弊此蓋成周君臣以此持守詩人知之發于歌詠寔與廣廷廣歌同符而異用也此均所以為泰和也歟

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无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鞸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斯依跄跄，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是詩與七月同言七月可謂深悉情狀乃能為直而列之大雅豈周公有未及于名公者乎必有大旨存焉詳觀此詩雖為成王而作寔次于生民生民后稷之開基也是詩公劉之成烈也若謂王業不但

始于大王在公劉已基之矣周公召公推明立國之本出于追王之上深言公劉興周之所自来即七月所謂王業之本也幽者公劉之所迁七月幽風周召之始哀公劉見追逐遂平西戎迁邑以立于幽傳記雖不詳其事以此詩攷之則可信无必有所據而云然言周者以幽不以邰公劉始遷于稷乎特舉其初尔公劉并其場疆之舊以栢國于幽有太王去邠之風大王之避狄用公劉之故轍也書曰克篤前烈詩曰篤公劉所謂篤者因其初而厚之也此詩首末止言迁幽一事其于成王守成之業若无預非若幽七月專言農事其致戒成王若書之无逸也然則序詩者蓋模倣詩人之旨而不近似乎后稷以農事開基再傳至鞠陶復已斬然矣公劉之篤前烈脩后稷之事乃不于邰而開土于幽者公劉之邰非興國之地其俗已敝其地又偪于戎雖后稷復生亦不能不徙此詩次章曰既庶既繁其人民之宜也既順而安矣乃逆寇暢之禹土風之淳美可以久長而无復艱故曰无永嘆此迁幽之本旨也首章所謂匪居匪康先治其疆場知不可以久而遷之爲益非輕于去邠也所謂遷夏人之乱者詩無之也積倉餱粮矣又備弓矢干戈爲豈不以夏人之乱乎二章之言玉瑶鞞琫詩人本與首章弓矢干戈對言弓矣干戈言其樂乱玉瑶鞞琫言其備文一爲相宅之謀而疆場不妨遷已雖容燕安娛乎有文矣三章已有都邑氣象君民相孚如家人雖謀矣四章而文物漸備立國之度兵制田制此固百世而長之法也故曰幽雖未及乎礼樂組豆之風經紀其民大約舉爲五章居允荒六章闢土聚民一居之小事上之人悉從而相佑之遒涘緻厲見其爲民之計如此之備也其開革菜披荆烖用力如此其艱也名公脩序一時艱難之業明周之王業伯徹而積者不足爲公劉多其可以興民相爲一体儿若家人婦子同氣之愛終始次第如此明備故能得民之心以爲王業基本數傳至于大王民之從之不容伯拾王迹之肇寔有所本使

成王不以遠而忘之也周家之礼郊礼后稷而下不及公劉周之追王大王而上不及公劉二公獨于豳雅二詩詩言之益礼有天下萬世之共守不可踰越而與王之事所以推明所本者依命大臣所宜徐揚不可以常典書而成王所宜心知者也後世之所孰襲者皆公劉之績也又大王之所本乎

洞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詩疏　卷十　彙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壓

詩意殆未易知三章之辭簡直平易非若有深遠難窮之義而為成王之正大雅凡雅之歌頌一于稱美先所寄興未有若此詩之渾純也然則所戒為何事弥尔性純嘏尔常矣有鴻有漸有孚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頌之卬之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

詩疏　卷十　彙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游矣優游尔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尔受命長矣茀祿尔康矣豈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純嘏尔常矣有鴻有漸有孚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頌之卬之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

詩疏　卷十　彙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詩不多維以遂歌

是詩之辭甚佛大其音甚微以卷阿名詩首章徵發其端他章不及焉且莫中其義也阿之為山阿回也山阿之卷曲所以皆鳳也山下有風于卉為盍物為之抗乱也詩謂南山烈烈飄風發發以風為害莫如所以為莫也而此詩為成王盛時正大雅首章取義于山風不亦異乎況名詩以卷阿猶周公謂鴟鴞不聞者今聞之矣不如是不足以終成周大雅之詩盛矣我此篇韶九成之美也卒章不過形容賢才衆多歌詠不絕以盡之意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傍徨為之訓耳固有不通者焉捨訓詁而臆為之說
豈心所安詳思古今地理言語不盡同也惟板之義
則同曰板築曰緐板曰下泉不注者三板未嘗有他義也
以是求之亦猶戰國之連衡漢書之衡決丹元臂指
聯屬之勢也故名詩以板詩之辭多不可解不容模
倣者止從訓詁而逆其意亦足矣屬王在位三十有
七年而奔于彘又明年周召共和者十有四年而後
宣王立是詩作于奔彘之後共和之前故曰喪亂曰
不可救棄曰先俾城壞當時事勢可以想見據俟解

体王室孤立天下之勢如板之直不可屈伸故曰喊
儀卒迷善人載尸詳此則名詩之義與作詩之旨得
矣序詩者但曰刺厲王蓋未知所刺何事以詩詞之
可證者何說也似若羣小陷溺厲王之心以自恣使
致禍亂王已出奔而羣小之恣睢方甚在朝之賢思
所以正救之而有是詩也其曰我雖異事及尔同寮
我即尔謀聽我藐藐匪我言耄尔用憂謔則指其在
位之同列于厲王先預審矣曰戲豫曰駆駆曰游衍
曰謔謔則在位之恣縱可見七章序諸侯屏翰之義

則厲王之失諸侯不克蕃衛亦可見由是言之
出王為奔彘甚明姿在王室字而可以板為訓有我詩
旨未嘗不曰序詩者不能知而誤後學尔一章所謂
上帝者指王也猶蕩蕩上帝毛曰上帝以比君王也
刺詩多以王言天以帝言王不能用天下之勢而
天下叛之者也此章凡二猶遠必有所指豈以其監
謗于不然則所以為媒者悖矣故首章專以猶為言
二章所謂辭之輯辭之洽即首章出話不然之意泄
泄城如孟子先義先礼之風亦與詩言相應時忘

之義不可知豈書軒輶采詩之則厲王亦麼矣故四章
尔我若相告語者使果為凡伯所作則必告荣夷公
之語也荣夷公專利先于傅說是詩不及柳不為
荣夷公作乎以板謗者言之則厲王亦麼矣故四章
言天之方虐又曰多將熇熇薄燔之暴也老夫小子
時一時得志之人也敗屋以呻吟為訓美可知當時
國人聚而流王于彘又圍太子靜于召公之家名公
以其子代之而宣王脫于難此殷屋之謂也故曰美
哉敗屋曰哉俾先所資助也曾莫惠我師豈為荣夷

公專利於六章以後乃以正理言之賦之訓道木有他比也賦明也天之明民也燻蒸和也主殫溫也取捐不可拾也令獨捐而就之使王不得及則天之明民者變易甚矣當時屬王失民心民各為其主所用將帥屬王而自立其石者也猶左傳三公子皆石也與後世上辟音僻下辟音法不同詩書不貫也七章別言朵子而繼言城壕重同姓也德若少您而朱子匹休者也城壕則為獨立新可畏矣和兄弟以蕃王室可也八章所謂偷者變也天道甚明指出王為

尔非天下所共王也指屬王之黨也馳驅謂奔救也天道不可恃修城然而變矣及王之出居于外可以番新及尔間暇之時可以平為之番也以是求之則詩之旨大略得矣若徇訓詁則類皆室而不可知也此詩其警屬王之辭臣欲左傳謂吾嘗同僚敢不盡心昔趙盾與士會同心事君詧不入則子継之今同僚諫君而皆以為笑矣說文踰、舉足高也以是觀之是踰急之意也劉向新序曰老夫灌、小子踉、言老夫欲盡其言明踰而不受也煽、盛也說文曰大

熱貌是未熾盛之意考毗尔雅曰体栗也言天方震怒王何為惕而不能自立令威儀皆迷乱其先立志可知也當世善人但尸位不敢出言也苟能順天理以脩民則如燻蒸之相感主殫之相合取捐之甚易也踰如偷、薄捐之捐人之注也皆有固有之性因其善性則教不易而成苟求多于民則脩民之道廢易失益者言凡求多也辟作僻字讀言令之民既多邪僻矣王又為邪僻則何以脩民我价人或以為善人或以為掌軍事者凡所經見姑存之馳驅自辟也夫所謂天者豈遠我陟降厥士日鉴在茲昊天曰明及尔出王與尔將衍不可以遠而忽也文王陟在帝左右豈屬王所能亦凡伯責難于君之意

蕩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炮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寧�clear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是詩之忠愛懇惻可謂切至特當熟玩而詳味之耳首言上帝即與板詩不同板言上帝板板正如此詩毛氏所謂上帝以託君王也此詩之言上帝似是指天而言何以明之下言疾威上帝非謂君也二辟字皆謂君天道至大與湯湯民無能名同天無容心非私於商周也惟為下民作之君爾今天之降威甚疾者以求之於多方爾正與殷武天命多辟同故繼之曰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繼以文王咨商之辭終之以商人鑒夏之戒也文王大聖周家受命之祖詔之致辭咨商紂而告之吟哦此語感動極深此詩人立言之切至者也聖人進亡國之君而語之當文王與紂之事不但如繫易之言也自此毋嗟指厲王任用非人最其大者也故首章二章皆極言之強禦健者也掊克貪者也二者合而肆焉可乎在位則居朝在服則侯國天降此淫德興而用之不可也況盡其力以助之乎

卿臣亦無可助之者也二章專言沉湎其行不義也如從法式從迪酒過也止止禁止也明晦其書夜之漸乎六章蜩螗猥瑣也沸羹煎熬也小大者事無細大皆近於喪亡也人人皆尊尚其君所行與不詳尚義始從毛說覃及者普遍夷貊也鬼方高宗所伐之夷去紂時不遠殷商所服而亦惡之也七章以正義裁之若詩人常法也不時謂若不常也昔之爲憂者未幾而商是謂不時此上帝與湯湯上帝同皆言天帝有老成則文獻足以徵也無老成而有典刑不足徵詩人已不滿矣莫聽則典刑亦弃委不以法度守也由此言之人固重於法人能守道故也八章揭猶拔也猶金勝木斯拔故有本實先撥之辭是詩用意精微陳義宏大雖召康公之言不過如此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妒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

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逿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武公以宣王之三十六年襲位歷幽王之失國爲平王三公宜不應追刺厲王詩若自警其身衛人所謂睿聖武公者也公時九十餘矣吾夫子以其詩列之大雅幾於聖人之言武公生平自納於軌度之中至老而益嚴李迂仲謂其刺幽王亦追刺也詩之首句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謂德者虛位也孰可執取哉武公以威儀自持以爲立德之方必有廉隅之度古未有此論也武公發之爾靡哲不愚似不與後世之說若相似揩退之所謂小黠大癡楊子雲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類也人不能無所蔽雖賢智之人其所蔽殆不可醫庶人之蔽不過爲其身之病耳賢智之有所蔽也鮮不禍天下然紂本以聰明爲恃陷於大惡後世如秦皇漢武之求僊非蔽而何隋煬帝唐明皇皆以英明致亂此最人主之通患故曰靡哲不愚武公所謂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是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爲其持守之嚴所以爲聖也次章有覺德行豈伊尹以道覺民者乎訐謨者先定其慮也然後以時布告又以其身爲天下則不以虛言可以化人也此兩章首末以威儀言之其武公所謂德之隅及庶民之小子與己之子孫世繼承指繩其祖武之繩也七章謂與君子相友善自其類色之和蒙若無過者也要其隱微之中自謂人莫見矣此專言隱慝之得

罪於神明也凡世之有隱憾者未嘗不被奇禍乃知武公不愧屋漏之戒中庸亦引此言而申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吾夫子嘉歎不容已也則知武公之旨深矣八章首以君道重致其意若曰君臣如何爲德不可不嘉敬簡之儀可也僅僅不僭差禍賊亦足爲民之則爾苟僭賊則民傚之愈甚如投桃之報李也桃李同類者也彼之以薁爲角者如俾出童羖者不以其類也實惑爾耳指鹿之姦也九章橫渠之說得之此復以哲愚異言豈者不移之性也後三章皆爲監諸榮夷公之專利曾不及焉非厲王明甚亦媿而切矣

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斯猶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瘝孔棘我圉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好天降喪亂滅我
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
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
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
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是詩之詳悖且多奇辭奥荅曰三百篇莫有同焉者其義
繁多又列之大雅雅宜未易言詁訓不詳作詩之故臆
爲之說義豈不貫其失遠矣及覆玩味殆是幽王以後
謂褒姒滅之不得爲幽王在位審矣是詩曰蟊賊稼穡
厥王在位或平王初嗣位之時大抵與正月相似正月
合詩辭求之當是侯國不支無能匡救王室宗廟宮室
國步此時已頻促矣三章言國勢無所依倚也侯國泯
絶宗周無所依天不我與至於無所定止欲何往而可

棗為禾黍哉狄日強中國日衰矣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者周自太王以來所以立國者何嘗與夷狄較強弱勝
負哉君子之道自如此其道本不可于也文武以是立
國其強莫加焉一失其道秉之遂為大亂極禍如
此之甚誰生厲階揖攘狄也至今為梗猶如
未息也犬戎滅周之後日以彊盛為中國患雖申侯召
犬戎而申甫皆不能保周之天子調民戍申戍甫固可
見也四章以土宇日蹙宗周殘破將遷洛邑又未能安
故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也鎬京在西洛邑在東故也

所覩者皆為深憂如戍申甫之類而疆圉又其急也五
章謀悉之辭周家之言處禍亂皆以悉言書之大誥可
證于時禍亂之後土宇日削矣憂恤指大戎之禍也序
爵之言誨者救禍亂之方也故亂之方當自序爵始朝
廷自不治而後外患乘之如盬妻煽方處之為禍原
是也使朝廷既治夷狄自不可乘夷狄既乘之矣則當
反之如執熱之濯可也以序爵之何能解禍乃相與及
於墊溺焉六章之旨為難知其大槩在民爾故再以民
為辭託風以為喻八卦之義巽為風而巽五實居於庚

庚猶更也變天地之氣者風而已爾故曰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按不殘星隮寒隮雨觀之義所謂天之神道者
也通風則氣塞矣孔子為之變帝舜以弗迷為盛民之
肅心宣乎其不遠也并與小愷悌同義此詩毛
氏以使為義周頌以掣曳為義孔氏援孫炎同之以此
詩求之有若掣曳之意稼穡以民言代食若以在位言
猶代耕也七章乃申言稼穡之旨周以務農立國稼穡
之病則民與國皆受其病滅我立王指平王之東遷
也纍厥之害稼與大戎也何以證之繼之曰哀恫中國
則曉然矣具如大夫具官之具贅如贅旒之贅內外諸
侯皆廢厥職安有衆力能勤王乎宵爾指王室也八章
乃別言葬王以正平王之罪惠君葬王也言民所歸心
也秉心宣猶老慎其相葬王之善未必及是周人愛君
之辭也維彼不順指平王之逆也所以再言之自謂可
以獨立而能善後也蓋其心腹非有人性天下之人無
所歸藏莊周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也九章取喻於
鹿何哉鹿以奔為義所謂鹿斯之奔者也牲牲猶朋友
也鹿聚於中林一有所警四放奔突不可禁止喻民之

遭亂者也人之取友以其患難相死今乃若有諧之者不以善道相與矣所以進退淪溺者也十章以聖愚相比爲言里之訓憂似若無謂雲漢詩曰云如何里則里宜以憂爲義百里謂百憂也宜不勝其憂而乃過於喜焉是所憂不可言矣狂與前卒狂相應喜君狂也不言者非不能也有所畏而不敢也雲漢詩之七章云如何里蘇氏曰里居也義其憂毛氏以爲遠憚其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意十一章毛氏以迪爲進亦有進義猶達也良善之心正與忍心相反而好惡易位如此宜民

之好亂者安於荼毒以逞其忍矣十二章復以風爲言又非如六章之言謂風之異於常者實有隧道其力足以坌其山谷孔子必變之時凡所作爲不敢不善若彼不順於理者如八章所指曾不以天變少沮焉征進也反以中心之垢惡進進而不已十二章中言大風有隧謂自絕于天非天變所可回也惟其所敗而已敗於物猶可諉併與其類而敗之爲聽言則對言其罔弗也誦其所自言者以詰之則不能對但如醉耳善良之當用者既弃之矣及使我悖其善良而行戕賊爲其敗類乃如此是豈可與爲善哉十四章終次九章朋友之說以明善惡相反之情謂彼之與我相反者我之飾其事以欺我中如弋飛虫者也既足以茫陰安矣又無極矣其所玉赫如蒙莊所謂嘐也十五章言其倩之無極矣其所者以善於相背自以爲能者也凡不利於民者悉力以逞如有所不能武王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所謂穿窬之類也其於邪僻之行專以用力爲競矣卒章始信其禍亂之無已時故曰民之未戾戾定也在於爲盜爲寇與寇等爾而參言者猶公於爲惡也寇則攘

劫矣竊有善言政如盜跖荅孔子之言以況所謂盜在者耶既作爾歌自十三章已言豈不知而作學固相應罷予亦若予豈不知而作此言也自有肺腸又再斥之曰維彼不順征以中治一時情狀曉然可謂微而顯矣幽王廢立非可以不順征之審也言不順者逆也幽王犬戎之變掇古所無幽王在位纔十年而變雅四十有二合文武成康七十餘年文武周公父子而奠太平之極功見於歌詠之雅七八十年間在二雅纔四十一篇何幽王時詩雅若是其多哉詩之先後

次序似亦難準詩辭與時事皆不合幽王之詩未必盡出於十年之間凡幽王以後皆在焉序詩以黍離降國風遂悉以爲幽王之詩雖多其言大戎之變不止於過半序詩者不能知也且申侯烹幽王之廢立召大戎以亡周殺幽王褒姒平王在申預聞其故矣篇末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皇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是詩之繫於大雅殆不可識豈以其憂懼之甚有志於民歟有志於民非大無道之世未有懃然者也觀其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既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有嘒其故矣篇末其皇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是詩之繫於大雅殆不可識豈以其憂懼之甚有志於民歟有志於民非大無道之世未有懃然者也觀其詩

辭憂念雖若皆罪己之實其也強天變而以罪己爲主應天之道也若果爲仍叔之辭臣子不得以自罪之意加於君上而辭旨所寓皆非多矣觀王曰於乎之辭平其間如寧予小子我躬尚可謂古人與君一體如寧俾我遯之語決非旱下敢以是加其君其宣王口語必矣觀詩之憂民不自愛其身況敢以位爲安當召公嘗以其子兌王於死同其憂危見天文之美而欲爲雲漢之章夫文之美者名詩謂天道不如此所以致災變之若臻乃以天文之美者名詩謂天道不如此所以致災者我實爲

之也見天文之美而愈憂焉以靡神不舉之心而莫我聽自反之機固存矣二章后稷之不能上帝之不臨寧使我當其咎也觀三章之旨則旱亦極矣將使我周無遺民也天當畏我而不遺使廷臣之共畏憂若祖業於此而摧壞也四章去我無所若無地措身矣大命謂國命之將促也不暇他顧矣五章謂禱而不應將以身去之也是以曰遯六章則不敢委而去欲以身當之寧以旱而瘨我不止謂病我也敬恭以聽於神無所悔怒也七章謂災變若此爲臣爲友豈皆漫散而不經紀其國乎

序群臣之職而嘉其體國之心雖小夫賤吏亦同其憂人心所同天心自格顧天而告之有不能言其憂者也詩記備諸訓詁以爲憂爲病矣桑柔桑聽言百里似亦交悠悠我里訓詁以爲憂爲病矣桑柔桑聽言百里似亦爲百憂也桑柔以里與喜恟音喜與憂及其類也則里可以爲憂又若謂旱天高高在上有九萬里之遠如以字言亦焉可盡非也蘇氏之說爲優八章歸昭假之功於臣下至是不復以旱既太甚爲辭矣曰瞻仰昊天有嘆其星照臨焉所以昭假者大夫君子無餘力矣此

章無憂危之辭大命近止與四章同之勉其臣之益盡其誠不必求感格之效爲我之力以違戾群臣之心也再言瞻仰昊天至是殆與天相感通矣宣王一遇旱災恐懼憂危如此賈誼謂一雨爵慮若更生是國無三年之蓄必矣豈其和之後天下已非前日宣王之憂已如此非但如成湯而已其言皆知道之言也將以天下遯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秉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宣王立於共和之後厲王之末年國人方不順諸侯未有以審王室爲心者閱十有四年雖宣王以嫡長繼世幾及於難自夷王之後天下諸侯不能尊周厲王之見逐者國人也雖非諸侯然王之奔彘諸侯固有聞知今不識宣王以何功而改封申伯申伯以何功而見美於詩抑書傳之遺略耶抑其大故而書傳不錄耶謂其以賢而見親於天子詩無美之辭也止以元舅而親之

耳豈異姓謂之伯舅不必其果爲母舅也是未可知也凡功以王功爲大豈有天子蒙塵諸侯曾不奔問官守待至易世乃以功見錄然首章兼言甫後黜甫而獨言申豈二國糾合諸侯尊立宣王而諸侯始知統一故有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辭若終謂甫侯即穆王呂刑之所訓又未可知也呂即甫也信然則穆王之末至宣王之初一百二十年其人宜不存也申與甫之蕃宣王室如此是以幽王娶之申恃其功幽王黜申而廢申后申侯導犬戎滅周同此申也雖善惡不相掩而此詩未見申甫之賢與功第見其爲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秉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宣王立於共和之後厲王之末年國人方不順諸侯未有以審王室爲心者閱十有四年雖宣王以嫡長繼世幾及於難自夷王之後天下諸侯不能尊周厲王之見逐者國人也雖非諸侯然王之奔彘諸侯固有聞知今不識宣王以何功而改封申伯申伯以何功而見美於詩抑書傳之遺略耶抑其大故而書傳不錄耶謂其以賢而見親於天子詩無美之辭也止以元舅而親之

功登是男邦世執其功由是推之尊立宣王者申伯也協心共濟者甫侯也主於內者召公也召公奪父子之愛以保護宣王非外諸侯之力不足以定其位丑吉甫尊申伯爲元功於召公之右者重在諸侯也王位既定於是立國於周南之地建城邑遷私人非前日之舊乃新國之制也若是則四章所謂徃近王舅謂自茲以徃可以近王之舅以爲蕃宣近蓋實辭也申之有功於王室如此是以幽王娶之申恃其功幽王黜申后而申怒乃召犬戎平七章所謂周邦咸喜王室藉申伯以安宣

人情之喜也在章言申伯之德所謂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謂其能以尊王室而倡諸侯也非以是詩爲斷當時之事蓋昧時焉而宣王若嗣立於平世矣蓋周之王天下本非有求於天下諸侯自歸之虞芮質成而受命不期而會于孟津者八百國遂以克商故成王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昭王南征不返管仲以爲楚罪穆王立而呂侯制荆而曰呂命非出於天子也夷王遂下堂見諸侯厲王出奔而諸侯間之宣王見射於社伯幽王見怒於申侯而有犬戎之禍周遂滅焉平王東遷而依晉鄭周室一激於幽王之廢申侯以諸侯爲重也久矣宣王承厲王之後非申甫不足以自立宣王之小雅十四詩南征北伐豈無係於天下大政者而列之小雅今乃以申伯之功爲宣王之大雅者蓋當諸侯淩替之後申伯首知尊王故乃疇土建邑而遷其國召伯爲之營城吉甫爲之作頌著當時君臣之情也孔子嘉宣王之中興美申伯之翼戴內外同心爲天下得人而王室復振遂有以統一諸侯成中興之盛是以大雅以崧高繼雲漢崧伯見宣王以危懼濟大業而申伯以知尊王爲群牧倡關於興衰之大體豈征伐小事所可並申伯有太功於王室一激於幽王之廢宜乎大戎以亡周雖有彌天之功亦有彌天之罪聖人正平王之罪於黍離存申伯之功於崧高功罪皆著而不相掩豈特春秋之法嚴編詩之法蓋亦不恕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生民推本后稷綿之民初生推本公劉皆以王業之興爲言以民名詩宜也以何山甫之賢而以民名詩何哉詩人之旨各不同此推本其所性也三代以前言性者若出於一蓋三代道德明於人心未嘗偏駁故其言若合符節近世諸老大儒極其精思未有能一之者道已裂故也且尹吉甫所謂物者何也晦翁謂物事也誠亦有之古亦有以事言性者也洪範之二五事亦性也五事性之體也孟子篤於言性其曰故有物必有則本其固有之物形諸事者也嘗巨萬物皆備於我此其所

謂物也不可更於物之外別立名義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亦物耳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無不敬其兄也五常五事非物乎詩之有物亦可以是言也物之生則爲一物爾人生之異乎物也萬物之善人皆備之矣故曰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曰天生烝民所謂天之生此民也物之偏者人皆全之無所不可至也就其五常之性言之亦有則焉愛均也而有親親故均也君也後二章雖言其寵錫之盛足以稱其德其德其始賦政以定王國其終遄歸以全名節自其稟賦以極其動業而有長長故提之童不可以無差等也無不皆備非天予之乎人人之所固有也有必易失矣秉而守之爲常

性好而樂之爲懿德孟子性善之說全與此無異聖賢之言性不必相襲而自同者其道未嘗偏故也若此詩之美仲山甫又有加於此矣天以有周之昭假爲生賢佐而生賢仲山甫者若出於一蓋三代以前言性則鍾稟之醇又出乎其類矣天雖爲君而生賢道德明於人心未嘗偏駁故其言則能以人而全其天充其所養之德而全其所有之性幾於盡性者矣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專以法則自持不使絲忽少懈學古敬君以達之天下無一少慊周公偃佺孔子提携文王小心翼翼荷武公以威儀爲德之隅惟此詩言性之德而極於威儀翼翼者其德與性

合而爲天下之全德焉惟仲山甫耳其幾於聖者歟三章謂其下爲百辟之法上爲天子之師外爲四方之準四方爰發人皆興起於善此其居輔相之位佐王之功也四章言其自誠而明成己成物之全德也五章言以己之中正制物之偏也六章謂德之精微仲山甫所獨能莫可得而助助猶曰也非助我之助輔說者皆以輕爲義惟吾夫子以爲精微仲山甫精微所獨能足以正君也後二章雖言其寵錫之盛足以稱其德其德其始賦政以定王國其終遄歸以全名節自其稟賦以極其

無一不備吉甫善於立言眞所謂穆如清風平所謂儀
送以詩似若近之曾不忘害夫子列之於大雅誠非淺
之爲言者也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我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
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
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

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
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
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
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
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
赤豹黃羆

是詩有不可知者韓侯非有大功于時但見其爲錫命
之重賜乎之穀餞送之華龍經之盛無一語言其功繫
於天下國家之大體也仰尸列之大雅加於征淮夷徐
方之上然均爲錫命乃獨厚於汾王之甥乎知韓侯始
壯有室未足爲四方之所厲心也序雖謂吉甫所作其
然乎況又非理義之精微吾夫子必有旨也凡詩之大
旨多在卒章見於首章者甚鮮今首章以梁山爲韓國
之鎮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卒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
完先祖以百蠻受命韓侯以共國爲伯則詩之大旨著

矣三代時夷夏雜處特莫詳以陰山限北夷始於何時
秦之長城非始皇所能遽及也淮此詩見之禹貢導山
治梁及岐既修太原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原則北夷之強素矣似若宣王薄伐之後以韓之先祖
嘗統北國遂嗣封韓侯盡統燕師以限蔽北夷韓侯雖
方壯年亦足以世其業而中國亦賴之以爲捍禦哥以
免於侵軼之患當時諸侯不知薦屏共和以後王政僅
有存者宣王之興天下無從者諸侯韓以新墓之緒欲其
爲忠王家以強中國故鞏其辭曰王親命之重君命也

曰有倏其道韓侯受命如此其不小也朕命不易當作去聲始復其國固不宜以爭鬬爲訓也蓋言我之纂纘殆未易也非爾秉率糾合不庭之諸侯以佐大君無以宅此位也二章封國既定則明其入覲之容錫命之盛始建國而未就國以其介圭爲入覲之禮猶荒甸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也其下皆寵錫之物箋三章言覆封之始餞送之儀四章韓侯之妻言汾王之甥汾王蠻王如鄭氏之說可也卒章其始所謂盡復其祖之業以統戎狄蠻王之後諸侯皆畔宣王

嗣立申甫糾合諸侯少盡蕃宣之義而北方之國惟韓侯倡率之使知聽中國故詩餘不庭方以佐戎辟又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吾夫子列之大雅者蓋以周室中微至是見周之盛典所謂大雅者抑別有深旨而莫可識乎大雅之詩多太平之樂事與詩人之名言耳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

淮即江漢辨其淮之南北然亦與名詩之旨不相入蓋不思詩人之旨也淮與江固相近漢水安在哉此猶說小雅之鼓鐘謂幽王作淫樂於淮曾不思幽王荒于色未嘗出豐鎬而南也說此詩又益甚焉蓋詩之名江漢者指南國之地勢爲言四月之詩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凡言南國多言江漢者地勢之最著者也召南亦以漢廣名詩故此詩首二章皆以江漢喻武夫其三章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其指地勢以明武夫四國之功明矣詩之六章末嘗有出師征伐之辭如常武也所指

召公之祖則召康公佐文武基命日闢國百里之初也
欲召穆公纂其祖業以振起於幽厲潰散不屬之後誨
誨以召祖爲言者詩人之大旨也首章先言淮夷者非
爲淮夷也按淮夷自武王崩之後挾三監武庚以危周
周公知其罪不在淮夷殺武庚管蔡待天下太平乃始
東伐淮夷遂踐奄而不及淮夷伯禽封魯之初淮夷尚
爲魯患聖人無所忿疾知不足爲國家患至宣王中興
國勢既強未嘗用師而淮夷自來而有淮夷來求淮夷
來鋪且明言其匪安匪舒則出車建旐非徃

伐矣宣王得待夷狄之道自昔不服之夷皆自來臣服
詩人是以歌之仲尼是以列之大雅以明其一統也常
武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之辭則此詩以地
勢言固圉可知矣四章所謂無曰予小子其指何人耶
上言王命召虎則無曰之辭王命也予小子若宣王自
謂之辭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汝當自以似其祖
爲功業敬爾之功自今以始也詩人之辭當以意逆五
六兩章君臣相孚之情也以文德終之有帝舜服有苗
之風焉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
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厲虎臣闞
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
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
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是二詩無出師致伐之辭惟常武則嘗征徐矣不待師
臨其國而徐自來服也若江漢則師亦不及淮夷之境
矣二詩所以爲大雅而常武所以次江漢皆也名詩以
義起詩辭不及也序釋其名詩之義與詩辭無常武之
義故朱氏有召穆公詩名其篇之說詩皆武事也首章
王命卿士之辭天子親以六師討戎亦六卿盡行王召六
卿而命之曰昔南仲大祖爲大師皇父以整我六師脩
戎備者豈若元戎既能敬戒以幸惠邦人矣尹氏之

爲世卿王使將王命程伯休父以治兵率彼淮浦徐
淮而往悉師以行無留與處者三事者即周官之三事
大臣也書曰三事亦通觀三章四章五章之辭
事孔氏謂天地人之三事亦通觀三章四章五章之辭
整堂堂之陳以臨徐國實未嘗交鋒也命皇父爲大師
程伯休父將兵兵師之政舉皇威遠暢不必征伐而遠
夷自服此可以常父之道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王
師所駐可以截淮夷徐方相挺之勢二寇不得相通則
二國之難易平矣王猶允塞者不用智謀也名正辭順

大義在我醜虜之心自折不待師臨其國而徐方來迎
矣故曰徐方既同四方既平淮夷已滅徐之勢孤遂款
于庭徐之誠服無復反側宣王不肯窮兵竟爲班師焉
此與前詩同二詩王者之師也常武止以程伯休父治
行師之律耳兵不交鋒皆叛盡平惟宣王得與文武並
焉詩之名以常武者其以義起歟若謂武不可廢常當
振舉如敵在境有事用之則無不震懼而成功可保此
王奄有嚴武所以爲可常也歟

贈卬

贈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
其瘵蠢賊蠢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歟哲婦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
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
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珍
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脅溯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
幽王之變雅四十有二吾夫子於變雅之中獨取二詩
列於此不與變小雅參焉其旨宜大特於二詩未易可
知耳詩之刺褒姒者多矣是詩何如其大也所謂大者
必有萬世不易之法義理之卓然者而後可以爲大今
詩之所戒與他詩若未甚遠詳而求之其戒用婦言者
不以智哲爲可恕惟哲婦爲尤可戒婦而以智哲稱此

亡國敗家之定理故歸之於天之降鬻焉其立言之意則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梟逆類周公之指叛逆也長舌厲階過於天之降亂併以官寺並言焉又若謂官必依婦以行之者也世主之顛倒錯亂如戲賊如網罟其端皆自婦始也哲婦而懿者猶若此彼美而生龍蛇者又若之何詩人悉諉之於天者無可救藥者也聖人欲示萬世大戒不使一毫開哲婦干政之漸此其異於他詩者也四章之言恢恑譎譎者必然之勢也所謂女德無極婦怨無終者即此之豈曰不極伊胡爲慝也如

賈得三倍之利其心豈有止極哉惟君子識察其然但以蠶織役其心使自以爲樂更奔蠶織則何慮而不爲哉武王雖以無晨爲戒皆言其無惟此詩爲深切也五六兩章皆以人之亡亡爲辭指幽王之必亡者也五章辭旨隱微隨字爲訓何由通貫剡亦有責義神繼而言同此義也謂天何其譴責之甚也神何不厚責哉天神交謫而禍亂不輕矣始捨大狄之將迫而在我諸臣自相疾怠內外交變矣王之不吊不祥見於容儀者何其不善也詩人斷之曰王之喪亡固宜邦國自此殄絕淵

瘁矣六章乃言其憂詩記所編毛鄭蘇說爲得之意國雖切不忘忠愛讒泉之出其微乃遠至於深藐藐昊天言天道廣大無不可攀固之理王但不恭爾祖庶幾救汝之後人耳由是知大戎驪山之禍詩人先知若是其明也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皇皇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名詩與小旻相近而詩辭與旨有同者爲惟回遹與潰同耳小旻大抵言謀猶之紊棼至於喪亂也此詩之喪亂逼矣序以閔言旻異於小雅何哉召旻之列於大雅莫可知也又繫之召公豈以召公靖國急言亦裁

明其所以大也自分陝至共和召公固專任國事況暴公以其子兒宣王於難而詒以中興其用師於淮夷江漢又皆召公所統之疆域今也日蹙國百里而周遂將滅焉仲尼惜周世之盛而至於斯將以見周家盛衰之變故列之大雅乎小旻之謀猶回遹亂有斐亂之兆耳此詩之作勢將紛矣其禍亂之已亡乎君臣憒不自知也曰疾威曰篤降喪不復可勿矣我至於民之流亡居者內地閔者外地皆矣不待犬戎之來周已不能國矣三章皆詩人設之辭不可應為之解王氏之說大抵是已就[illegible]於治已忘其於禍亂甚又而不得寧周世之衰位將貶損諸侯多不朝事矣二章謂禍自內致國之內治已壞故言詩禍回遹同壞之象矣烏能嘉字雖非祖[illegible]之辭然取回遹同壞之義而去之宮室靖載實靖厥我邦夷猶陵夷之漸也麋主石而去之宮室四章言卒亂之實也民如草菜然一事不潰亂矣五章言昔富盛如彼今之亂如此其言其禍亂之亟也彼疏斯粺指當時用事之人本疏遠也本稊粺也以疏遠之人秉稊粺之質豈應近執國柄責寵而[illegible]

舊日召公之事矣是可哀也已矣瞻卬召旻之係於大雅者在瞻卬則言國事內壞卒有固國之道在召旻則言君臣內蔽嘗有保國之人非徒為憂畏而已吾矣子嘗周之衰哀文武之大業而受亟古所無之禍以萬[illegible]之主取而殺之如狐兎腐鼠然又麋主石而去之宮室宗廟為茂草原所以致禍者非天也厲王之惡大也覩變雅之旨周之自亡固已久矣非申侯大戎之罪召旻之作大戎之禍未形乃曰日蹙國百里豈當時所謂戎介狄者已侵削疆土若當元祐之初

諸賢能明其義大聲疾呼如變小雅之怨惻精切當時固未若幽王之荒淫潰亂尚有可救者焉然當時小人之得志則盡如詩人所形容之情矣

詩說卷第十一

詩說卷第十二

信安劉公學

清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周頌三十一詩似皆樂章也三百篇雖皆可歌然周禮篇章所掌頌詩頌雅頌鄭氏謂皆在七月之詩詩亦分而三之此其被之金石者也若周頌之辭旨音韻與樂章矣當制作大備之時以其事奏其詩非特人歌之金石絲竹皆得而譜焉者也故頌之辭旨以簡直精誠爲主況清廟兩言時夏非爲樂章乎周頌之序與詩意不相異其樂工之所記歟商頌十二篇所存者五似止是人之所歌非若周頌也吾夫子即周之樂章取而存之於詩使百世得以通習焉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容與成王祭祀之敬顯如書之丕顯哉文王謨承如書之丕承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秉文之德者兼言文王也清廟之祀文武並列獨言秉文之德者文王之德與天同也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同辭頌文王之德與天同也

惟此二字所以尊文王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曽孫篤之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時非廟中之樂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爲一文王即天也溢我者文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所謂收受休畢圖功攸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詩以天命名詩若謂周之興天實啓之是以生此文王而王業遂益隆也篤以行言其義似亦淺矣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廟曰清廟此詩又曰維清推本文王之聖專以清言其德天得一以清孚文王之德于天惟此義足以當之禋祀以肇於祀文王吕成公之說窒矣似若此詩以成王爲主能緝熙文王之典肇禋祀故迄周有成如武成之成所以爲周家之福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我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豈燕諸侯之樂因其來助祭而燕享之而戒勑之辭有維王其崇之之辭王成王也烈者功烈也友邦諸侯也以其來助宜有功烈文者能致治也以二者待諸侯也以其來助祭故詩名以烈文爲辭使之不忘繼序其皇之繼承循序以美前日之功於不可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詩人以作字名詩作興也興周於遷岐者雖大王也有天命焉實啓其端故以是詩專歸之天繼言彼作矣岐者周之始遷此人之所作也當作此詩之時周又再遷矣故曰彼徂矣去岐而作豐矣成王之時在豐不在岐也毛鄭以夷爲易可也詩言大王及文王也文王未遷豐之時也觀孟子言昌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文王亦以治此聞於天下皆平夷之事也似若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着西夷大樸未散之風豈有代商之心哉尚有夷之行最為周之至德天自興之爾其事不出乎畎畝周家世篤之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是詩若曰尊事之至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以為祀天地而不言天借曰尊事之至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而致其敬也託諸文王以為感格之本故卒章始言畏天而幸其可保若是則名詩之旨似亦近焉似不必謂頌皆為樂章也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是詩似若兩章自明昭有周而後諸侯事也始之震疊以禮法繩之而非威武也是以櫜戢而非威武也是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後能安定也蓋畏天之蔫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而後諸侯尚德被之於時夏而後信人君之能保爾國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詩言其競有此武功也以執競專歸之武王明武王之
有天下也烈大也[redacted]而武王所以成大功者在於夔之
上帝之所美也雖以功定天下其顯曰斤斤者皆德也
書曰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員亟單
稱德謂武功本明德所致非以兵也此詩似燕諸侯受
福於祀事之後故有醉飽之辭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
夏鄭氏引呂叔玉云夏繁過渠皆周頌也繁多也過止
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穰穰簡簡來反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民生所以能立皆本於后
稷為之極焉極猶井幹屋之脊也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也生民之詩略言嘉種而不及麥訓以字之從來為義耳
豈別有義春秋書麥苗傳言食新皆以麥為重言成熟
於萬物生育最足以濟民之饑乎所謂思文者猶堯之
文思歟謚法以文為先大惟此詩與時邁為周公所作
殆見二詩皆有時憂之辭蓋然自漢廟以來非周公不
能有此詩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
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詩者以何辭誰其為諸侯乎詩辭無一字相近似也
此止是戒勑周之臣工如遂人遂大夫縣正里宰之屬
使之修稼穡之工[redacted]蓋周家尊以重農為政若周禮舍

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歌豳雅擊土鼓樂由畯所歌之詩
乎務農重穀是已來牟尊思文同辭幾於祈穀矣
[redacted]此詩亦猶今世之勸農故有命我眾人之辭苟
若私田稼不善則并吏是以如此諄諄也再用嗟嗟之
辭先言臣工又言保介皆教之意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當太平盛時縱非樂章亦非歲所也後世如元結作中

興頌言禄山之禍首亦曰噫嘻前朝則可也豈後世以此二字若後世嗟嘆之辭遂以此釋之爾歎有二有歎美之辭此非嗟嗟臣工之比也名詩之義莫可知已似恐是古今語音不同詳此詩是登進其民勸以耕耨之詩噫嘻若咏啾其民之意周王與其民相唯諾故有是辭言成周之王甚親妮爾民也昭假固當如朱氏之言也如不泥其辭以詩意活泳之迨是昭臨爾民登進而告之使爾農相率協力以興於農無此疆彼界爾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詩之所歌為燕歟助祭為助祭在周廟無所用詩也若燕二王之後庀有遺矣是詩與有客同宜別而二之也豈有客所以尊微子與代殷後二王又為誰之後哉其陳杞乎是言恪也商之子孫聖人不臣其先代之後故亦以我客爲言彼此猶稱殷士也不奪其念商之本心也在彼在此位有所別無惡斁則一之矣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曰在周之庭序曰合乎祖夫合大樂於祖廟而奏之在周之庭肄習之所也奏既備則必在宗廟之中先祖是聽矣使賓者在周之庭為宗廟之重也此名詩之旨歟特合祖之辭義亦室

潛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詩以潛與漆沮並言潛亦水名也毛氏訓潛為槮孔援孫炎謂積柴養魚就有考據曷為為與漆沮並言按禹貢導渭會澧過漆沮入于河梁州之地沱潛既道又云浮潛逾沔入于渭亂于河則潛水固與渭相通亦與漆沮相近安知詩人謂潛有多魚非潛之水乎似不必衍而

爲積柴之說也且於辭爲順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舊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雝雝在廟門外之容故曰至止肅肅則有來爲未至矣聖人之取義皆取其未用誠之積爲如見盛而不爲有孚顒若不得以既薦爲義所以然者禘有祭之尤大者責其誠

之至重之於廟門之外不特在廟也亦猶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豈特於施其敬而後以爲言也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味詩之辭亦有始見于武王廟之旨何爲而始見乎蓋武王之克商實未朝于周也自大誥黜商之後天下一統燕商諸侯同於作洛見士于周固宜始見于周廟而名以載見也其辭爲順

雝于周求所以爲典章者而奉承之嗣王乃率諸侯以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舊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雝雝在廟門之容故曰至止肅肅則有來爲未至矣聖人之取義皆取其未用誠之積爲如見盛而不爲有孚顒若不得以既薦爲義所以然者禘有祭之尤大者責其誠信信言祓之繫以繁其爲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以待之者如友邦諸侯亦以烈文辟公爲辭見周之待之者無間於異代也所謂昭文章者明於湯履順少長別威儀也亦書同文之義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微子有盛德爲三王之首書冊以名篇惟微子一人是以不於板蕩而專有是詩焉有客之辭于冊于三不曰我客者作賓于主家者也特滿威三字詩書所無若非成周君臣之語如以微子有盛德之容威如威鳳之威意甚純直以敦琢其旅言之則其威容盛矣然又若聖人之旨自有深遠而不自滿者武王之克商也本無取之之心是以立武庚而去之使歷商之諸侯自往朝服焉治武庚以三監叛將以難周長亂無已將浸淫波

蕩周公用師作大誥以黜殷使歸於一統然後以徵
代殷後天下始盡爲周甚非文武周公之本心故當憂
不滿焉故於告徵子之辭自謂黜殷之舉爲用威之過
亦宜然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
遏劉耆定爾功

大武武王之樂也異於文王他詩皆言本於文王此詩獨言
名乃謂其本於武王也蓋與前詩既有遏威之辭同旨所
本於武王不滿者也美其過用之失以彰文武之本心且明其不容已
欲自著其過用之失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
之勢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
此固以武之未盡善爲周不滿當以名樂之詩見文武
周公至德之所以爲大歟觀書至此安得不三歎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
忘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
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
考以保明其身

成王初即政始見群臣廟不敢自安是以有訪落小慈之
詩以資諮故老大臣也落亦有始之意言率循武王之
道其遺之悠遠艾猶已也猶未知所終也將予就之若
以我就此則又有洋溢之勢此所謂多難也庭皆以直
爲訓可也然紹庭者繼承於家庭上下陟降厥家非家
庭而何如在武王之側見堯於羹牆之意宜以武王之
休而保明我身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與小毖似若君臣燕樂之詩敬之則臣之戒君小
毖則君之資臣也羣臣以天道可畏陟降不違常昭
臨維予小子者故老指成王而言謂其聰明不開則蒙
能敬也惟學問以開明之故必大有所有任示我以至
顯之德則足以當天所監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毖以謹慎為義經所同也似不應以小為言成王即政
之初未嘗更事自以我不足以任天下也其所謹慎者
甚微非若老成世臣能恭謹天命也詩謂有所懲創而
後毖則亦未大也荓亦猶捄當之意特無援證爾李所
引荓云不逮甚切然皆若擾亂之狀蜂無可使之理莫
以我擾擾蜂聚而致其所螫也桃蟲如訓燮可也是以
小力而任大也故有未堪多難之辭詩之蓼皆以辛苦
為義謝宣遠詩取聲允斁飛為實義固非可以經律之
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
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婦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
其苗綿綿其應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
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皆言農事而獨以婦名詩被荊棘莫萊以立田畝之
意周須惟此為最詳首末若七月之詩特不及時令耳
似若不可以為樂章豈天子躬耕時所歌以祭而或被
金石乎與良耜皆相似是以鱻列之焉
良耜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及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
古之人

此詩次第甚明自耕種至耘耔至積至倉自穫至積豈由畯之樂乎

絲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迂仲援引詳備詩記大抵因之如此詩之削去高子之辭其於明經得矣故不容不併削李之辨後學亦當知此之義所以有此辭者其大較或若是耳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以詩序求之若既成大武之樂未用之郊廟朝廷之所肄習閱試者耶以卒章之句求之橫渠謂周公既沒成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者似有此義也允師亦猶洛誥作周孚先之意然亦無養天下之辭詩記併此辭削之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爲可繹也惟在侯國武王伐殷非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宜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爲言況當時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見於左傳

桓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據詩序則桓爲三義詩辭止以桓爲武之威爾何以言志哉用武之威不徒禁暴止戈能致天心之格豐年之應猶君奭之書亦謂昭武王丕單稱德此所以爲武之威也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其封國之詩歟其因賞論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遂據以爲此序耶抑兼錫命羣臣以爲言也詩凡兩繹思宜相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爲可繹也惟在侯國武王伐殷非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宜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爲言況當時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見於左傳

祝子魚之言抑當時諸侯會伐周因甚舊而封之若柳
子厚封建之說故於周廟無命之耶方與天下惟公豈
以伐紂之功而封之哉亦非示天下以惟新之道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陸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
之對時周之命
望祀山川皆以周爲之言謂禮以國行者也示周之一
統天下也書之武成告于名山大川毋俾濟兆民無作
之事豈匠氏之名字與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准
閟宮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神羣故勝殷之後致報於神耶特名詩之義則莫可知

以殷樂爲訓固爲近之似非聖賢處心之道況傳之樂
章乎校易屯之初九剛柔始交而辭乃曰盤桓利居貞
利建侯武王勝殷之初巡行方岳遂依以起義其巡守
望秩以觀民風盤旋雍容於撫萬邦巡侯甸之意亦姑
存之以俟知者
魯頌
魯自伯禽至于定哀凡二十五世其間豈無賢侯惠公
之先孝公仲山甫言焉然豈王命爲侯伯在位二十有
七年然則伯禽孝公未嘗有頌也僖公非有加於二祖

也而頌聲迭作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按左氏傳
行父卒於襄公之五年初不以壽聞姑以上壽七十歲
準之遡其日月當僖公薨之年纔十有餘歲乃能舉自
古未有之典請于天子出於諸卿之右而又以賢動於
王朝也耶此序者妄也閟之詩辭卒章曰奚斯所作
以左氏閟二年共仲之死由於奚斯請命不獲而哭以
逼之者也謂其作閟宮可也然詩之上下文皆言木工
之事豈匠氏之名字與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准
閟宮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蓋綿之詩所不敢及也作是詩者其幾於雅矣吾夫子
所裁正非其實有所見深中於理則必刪之矣學詩者
不容以臆見爲准者其皆出於史克之筆與否及以駉
爲頌之首其義安在閟宮之毀於魯頌何說皆當潛思
而詳求之也閟宮洋水借曰用民力以時不書於春秋
三十三年間乃無一辭見於左氏之傳亦所不可解即
詩以求詩儻能知其詩之旨而不以序亂焉其庶越於
羣儒多矣又安可以過求哉按書序言淮夷之叛最多
凡書伐者皆不再見淮夷之叛自成王之位至其末年

伐管蔡之後惟蔡仲率德改行而再封之管叔武庚之祚絕矣淮夷之伐在封蔡之後成王四征時已滅之矣是又一淮夷也故周官之序以滅淮夷書之于時周公成王皆在位也豳意淮夷之叛而撫周公之封土至滅淮夷而復之是之謂復周公之宇也自僖公至昭公四年會于申而淮夷尊於中國之會矣序詩者止閒僖公之賢遂歸美之耳非指實也若然則服淮夷伯禽之功在未滅淮夷之前甚明

魯頌

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騏有騮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魚以車袪袪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以駉為首今是詩特以馬之眾多之耳不及僖公之美豈僖公之在位也齊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內其君再弒哀姜之終其閔兩見書法於經穀梁謂其有志於民享國最久其敗苟戚項入犯取濟西田不但從威文於會伐而已若似富強偪強於諸夏者

身序詩者之妄亦猶謂文姜賢而不取而無大國之助同一繆耳此四詩之辭旨甚類小雅後世耳目所聞但謂僖公之賢非莊閔以下所及而曾先公之詩悉舉而歸之於僖況頌辭多言富強之盛亦非魯之叔世所宜有也惜曰有之曾不少見於春秋之經傳而漫以虛辭奉之何哉駉之辭斷句曰思馬斯才思馬斯作思馬斯徂大抵言其蕃庶耳有駿之名詩亦同意詳味其旨又似周之盛際不但以蕃庶為言而已又按左氏傳僖公立之五年齊威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鄭之位自是大盟會僖公皆與焉二十餘年大叔之亂晉文逆王而殺大叔再朝于王所者僖公也然則魯僖公於襄王有貢末之功如此可以作頌使果有請天子亦將許之矣當僖公之在位也齊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內其君再弒哀姜以賢聞於諸侯力足討亂成哀姜之終其閔兩見書法於經穀梁謂其有志於民享國最久其敗苟戚項入犯取濟西田不但從威文於會伐而已若似富強偪強於諸夏者而不見於詩何耶據閟宮詩辭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侯俾之山川夾乎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初封
國之辭此必在成王未征弗庭之前周官之書未作淮
夷未叛也安有在僖公時魯建國數百年始作此辭哉
考之春秋魯昭四年夏楚淮夷十三國會于申其秋楚
淮夷伐吳則淮夷爲楚之與國矣于時吳正強乃從楚
往伐蓋能爲國而又少強矣當僖公之十三年桓公會
諸侯于鹹左氏謂淮夷病杞故然則僖公之淮夷非徐
戎並興之淮夷也但能病杞非能爲魯病也至昭公時
列於楚之會又佐楚伐吳大抵非向之淮夷明矣抑淮
之山谷其民自爲聚落禹書之作時九州之不馴化者
皆以夷目之矣

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
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此詩復以馬言之何歟繼駉而爲義言騋駉也自此僖
誠心之積至於育物之盛則立國之道著矣公之享其
臣如馬之蕃富也臣之事其君如鶩之潔白也然後可
以燕樂言也首章曰在公明明二章曰在公飲酒三章
則燕矣詩之始以勤而終以樂者惟魯君爾豈非勤敬
之所積歟是以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感於天
也曰有穀貽孫子言其澤乎又也歟所以爲頌歟殆幾

洋水

思樂洋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
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洋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
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
洋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洋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止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
克明其德既作洋宮洋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洋水薄采其茆魯侯
戾止在洋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
醜穆穆魯侯敬止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洋宮洋水薄采其藻魯
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
洋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洋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
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止允文允武昭假
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洋
宮洋水湜湜其止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
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
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
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
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
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
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
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
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
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
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
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
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
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
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
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
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
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
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
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
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
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
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
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
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
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
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
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
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
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
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
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
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
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
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
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
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
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
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
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
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
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
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
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
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
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
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
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
告于訩在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
在洋獻馘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
泮獻馘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
洋獻功淑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
淑問在洋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
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洋獻功淑
問如皐陶在洋獻囚淑問如皐陶在洋獻馘淑問在洋
獻功孔淑不告于訩其泮獻囚其泮獻馘淑問如皐陶

式其救戎事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蕃
猶淮夷來獻貢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教化先務也二詩之後乃及焉以其身言之則施諸人
者爲可後矣夫以士之游於洋水而樂之焉則教已形
於人心矣前三章皆以薄采爲辭其幾與風乎舞雩詠
而歸同意一章言其情也二章言其化也三章言其立
國之勢也自是而後專以頌魯爲辭四章以德五章以
功六章人才之盛七章武備之脩八章以淮夷之功歸
之洋宮也周室淮夷之梗魯自伯禽始封以淮夷徐戎
並興東郊爲之不開伯禽克淮夷雖不經見此章乃詳
之八章之言淮夷者四終於獻琛則始不爲患其猶文
王之伐崇退修教而遂降耶若僖公時何嘗有淮夷之
寇其出師成功春秋安得而削之此詩稱魯侯亦指魯
之先公之辭是詩或魯之先公之頌亭妥指爲僖公爾
味其辭旨既克淮夷豈頌濤也古之爲國者凡民之事
皆起於井田凡在國之政事皆起於學校學校者群其國
之士以共謀君國之政事也是以洋水之詩魯之政事

兵戎皆在焉四詩之辭皆與大小雅相近伯禽之詩可
知也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
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宜降福既多周
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毛炰胾羹籩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曾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

大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
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是詩爲頌姜嫄而作顯然也姜嫄高辛氏世妃也是生
后稷周之郊祀后稷常典不可紊故於魯立姜嫄廟所
謂閟宮者未可盡信也禮記謂賜之以重祭者祭姜嫄
爾魯之有閟宮非可以常禮言也以帝嚳之妃后稷之
母顧可降而用諸侯之禮樂乎魯之用天子禮樂重祭
而已併用之於周公之廟則魯禮之未失也是以吾夫
子歲禘郊而於周無譏焉果如成王賜之則仲尼未嘗
有譏之之微言也魯之浸失其本者不知禮爾魯不可
以二王後爲準也魯之所以郊者仲春祈穀之郊非報
本之郊也惟宣三年成七年襄公七年魯爾建子月若襄公七年

十一年皆用四月祈穀之郊也仲尼既歿諸儒之議雜
然而起自以爲明禮之大分而不悟其知之未審也
且魯之所以得頌者閟宮也故是詩主道之統紀立國
之本原皆在焉其不專爲魯實甚明廟在於魯而特列於周頌吾夫子繫之
周然則頌不得爲周作亦不得列於魯事也凡頌者皆
於魯而不以爲魯頌之首者明其非魯事也凡頌者皆
頌一代之美非爲一人頌也如駉洋水有駜安知其非
魯之先公乎伐淮夷荒徐宅豈僖公之事詩者亦妄以
爲僖公皆由序詩者誤之也又如膺戎狄懲荊舒孟子

明以爲周公說者尚演而屬之僖公詩序之誤後學大
抵如此自后稷封邰之後至不窋失國矣自公劉遷豳
而後周始基其樂歌豳篇豳雅豳頌周公之七月召公
之公劉非不推言其本今周頌無一語及焉禮之大典
萬世共由不得而干也以姜嫄廟之於魯以閟宮不首
於魯頌皆吾夫子用道之大者子思所謂道之隆汙無
所失道者也一章廟妥姜嫄之本始也二章周之所以興
也三章魯公之封異於他國者也四章魯之所以承周
公之澤也壽胥與試猶三壽作朋試其力之進退也五

章魯之所以爲國如四履之境也淮夷來同者同於伯禽伐淮夷之日也六章之保有其國七章期魯侯之福此二章其爲魯公言之歟臣子之於君自宜爾無溢美也無諛辭也爲卒章新閟宮張本爾若使僖公既修廟至文公十三年而大室之屋何爲遂壞也哉然詩人之爲此詩其果出於史克乎以其詩辭言之張明祕義亦非史氏之所能及如以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我狄是膺荊舒是懲皆有特見幾於周公衛武公之辭使魯之史能爲此詩他無一辭見於

魯國何也吾夫子亦不嘗少貶別之益詩人之辭其等甚高聖人以其義理所出不但謂之良史而已況武王之祖所以推本之歟然則那爲商頌之首何也抑託諸正考父乎那之名詩莫可知也訓以多爲義其果然乎似若濩樂之助音耶若楚詞之些而始末卑爾其詩亦簡直比周頌則少繁文抵皆樂事其於立國紀德不在此詩也且其制樂以置鼓爲殷制詩皆以鼓發其義乃曰依我磬聲其所主者其以磬爲重歟以鼓爲重歟虞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樂之主於磬者常法也以那名詩首曰置我鞉鼓奏鼓簡簡又曰鞉鼓淵淵又曰庸鼓有斁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亦不夷懌自古

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序謂正考甫得商頌似未可盡信豈謂正考父爲先聖之祖所以推本之歟然則那爲商頌之首何也抑託諸正考父乎那之名詩莫可知也訓以多爲義其果然乎似若濩樂之助音耶若楚詞之些而始末卑爾其詩亦簡直比周頌則少繁文抵皆樂事其於立國紀德不在此詩也且其制樂以置鼓爲殷制詩皆以鼓發其義乃曰依我磬聲其所主者其以磬爲重歟以鼓爲重歟虞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樂之所自始者也似若樂之主於磬者常法也以那名詩首曰置我鞉鼓奏鼓簡簡又曰鞉鼓淵淵又曰庸鼓有斁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為重譯矣豈依聲者樂之常法鞉鼓者商樂之制與詩辭則以鼓與管依聲而不以磬依鼓也鼓磬不可並奏也李章顧寧遠盛言湯孫之將則與烈祖祀中宗之詩同固不必言然則是詩二言湯孫其在太甲之朝若在沃則未有此詩也抑外丙仲壬之際至太甲乃有禮樂之制而思成若後世之廟號耶鄭氏於思成二字發之甚詳且援記以為證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是詩與那皆以烈祖為言特此詩以烈祖發語爾二詩皆言烈祖前詩為成湯此詩為中宗遠異其人何哉祖之與宗廟號不可紊也大戊為商之中宗祖有功而宗有德今以中宗為烈祖是混之也玄鳥之言祀高宗鄭氏謂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詩皆朝諸侯之事其追言成湯固宜然也特以玄鳥名詩推本於契其必有深旨玄鳥巢之生育惟訓詁謂玄鳥至而生契其說甚正蓋玄鳥巢於人之室不在野也因其至之時而契始生或群至而

爲群乎是鳥也最爲知時詹詩人謂戊日燕重來以俟
春之戊而至以秋之戊而去焉鴻鴈相避始至而農事
起既去而農功休農事國之本也烈祖之詩有豐年穰
穰之辭不但是周以農爲重也故以玄鳥名歟今詳詩
旨專以疆土爲言曰殷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爰有九
有曰龍旂十乘鞗鞗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詩意自小乙之
時商業中微自仲丁以來九世爭立諸侯不朝盤庚之
後商復興焉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復湯之舊疆土遂一
故詩人推本於商之始興故曰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一詩之辭專言諸侯而不他及也鄭氏謂武丁因雉雊
而脩德殷道復興然則詩以玄鳥名篇推本於契武丁
以雉雊復興而朝諸侯皆以類求興國之禎祥也歟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員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
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
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
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案廟之制不同數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五年一
祫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周雅云大祭者禘夏正郊天
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周宗廟之制五年
一祫殷制其亦然乎序詩者所謂天禘者用周制耶殷

制亦如之耶序固非可準也然禘其祖之所自出推言
生契之始僅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詩名以長
發者謂長發其祥在此而已其間有爲敷洪水之辭自
古之言疆土者雖有不推本於禹者也詩人原其興之
之時以疆土爲言二章謂契之敷教達乎天下相土繼
之相土因陶唐之火正閼伯居商丘而祀大火相土因
之者也至湯而天命歸焉詩辭直曰小國大國與四五
言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其異文耶抑各有旨也四章五
章皆以受小受大爲言皆諸侯也要是形容湯之得諸

侯誕告萬方之意四章湯之待諸侯至章詩侯
湯也六章始言伐夏之前諸侯之盛此以前皆稱商此以
是其衆歟孟子謂湯征自葛始得諸侯之盛惟此詩見
之若在書則伐夏之後誕告萬方耳似若湯已受命詰
萬方之後推本肇造至於伐桀而天命定矣卒章止爲
商之興由於伊尹伊尹天之所畀以他書觀之湯之革
命悉出於伊尹一詩之辭皆推明王業之始興與成湯
之肇造終歸於伊尹之佐命也其合祭之時推明王業
以享其祖廟乎姑據詩辭以玩其義可也商之歌詩惟
殷武
見於此非若周詩之盛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
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
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以名篇不盡取首章之義此詩首章言武丁事一
代之事按書自盤庚遷于殷此以前皆稱商此以
後始稱殷然則以殷武名詩其在盤庚之後歟後世思
高宗中興之功而詩以頌之謂朝諸侯有天下武丁之
功故以殷武名詩詩中猶指商爲言不以武丁專美于
商商者自成湯至于帝乙者也武丁中興在詩曰伐荆
楚在易曰伐鬼方武功如此商頌推尊先代之功皆以
武言曰武湯曰武王以武名詩其爲卒章寢廟發歟荆
州在江漢間疆域廣矣楚自周始封熊繹爲子以其地
考之三苗所居之地也當時雖未必爲叛國其不朝事
于殷而往伐之焉故二章以氐羌律之三章之後一統
之勢也以稼穡爲歲事所以重農猶有虞咨十二牧食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
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　東
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
所編朱解乃　文公初筆其晚年詩
解成時　呂氏已下世更別為目
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
彙增浸迫終更曰力有限茲且以
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
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
有望於將来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
進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　垣百拜
書于直舍

宋王文憲公著

詩疑

通志堂藏板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荅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毋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鄧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忮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碩人是也碩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一章體致不類不然則以四爲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庶之善

矣終風則悼其待已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橫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缺全不顧矣夫人亦未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藹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嬀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讀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閭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摽則哀而傷矣此爲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爲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忮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爲夫所棄委曲敘其悲怨之情友覆極其事爲之苦然終無絶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有閒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

簡兮之詩序者以爲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

但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爲得其情至末章始托興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爲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爲之未可

輕相詆訾也
宣姜本爲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譖伋而殺之者宣姜
也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伋也無乃愧伋也及生壽而
慨然代伋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
通乎公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
二夫人不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衛之人倫掃地烏
得不亡所不可曉者稟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
又何也
君子借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
也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末
章惜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
可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
而不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
序燦然其要盡在秉心塞淵一句上
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尤爲中興之本
衛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
姜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
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詩也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
切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
愴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
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
中谷有蓷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
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之
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罷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
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
也畏子於爲政之時尚要誓於既死之後心堅而志
愚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
行復矣
靑衿靜女之爲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葛之爲淫奔

而情欵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
曰人有間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
而有餘味今曰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爲男女也
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
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
詩也仲雖可懷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
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爲其嚴與大車哲
死不相舍者大有間矣
鄭衛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衛詩凡三十有九篇
如兩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
此十詩皆作於宮壺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

繼二南之美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旄等作皆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風谷風或得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佳詩也蓋自衛武公學問精審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奧參之二雅中眞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爲至善之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氓董有狐四篇而已刺詩如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蝃蝀六篇爾鄭詩二十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間作於淫

通志堂　高元

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尤欲放之今以鄭衛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此周家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集其民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是爲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行自脩治其國五十餘年謚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文公中興衛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邁當世如瞶輒之爭國大變也又有

公子郢之堅讓故其亡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衛諸詩錯亂顛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衛國首併邶鄘以此爲變此因後世之詩隨文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其姜之柏舟當爲變風第一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干旄二詩終之此衛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揉雜不勝其謬不可盡舉矣

考槃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既誤箋者大害於義雖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爲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爲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爲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爲而讀者何不思耶

東門之墠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

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尚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親

迎之禮廢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五詩敝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猗嗟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邶鄘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猶繫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邶鄘詩也其詩出閭巷猶可曰此邶人之詩也曰此鄘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壺作於臣人而曰此邶風此鄘風可乎共姜自誓莊姜自述必不作於邶鄘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作於異國也以其思衛歸於衛風猶可也一在邶風一在鄘風也作此爲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衛風何以別哉泉水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泉原在左淇水在右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分爲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愚之疑也哉又如簡兮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邶鄘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即小序之人同一繆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興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爲一說詩記說於序爲近詩傳說於理爲高但未有以必其

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予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曰子美防有鵲巢之詩既以子美爲所私則此其夫曰予美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蒹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

體致亦雅未見爲邪思也

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逼迫生納於壙之意然亦大段狼狽了三良彼三良者既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爲國家慮不以自全爲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

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爲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於此以武王之聖大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

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遠比於月出恐亦過矣

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爲鄭作如邶廓之於衛非也鄭風止緇衣爲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

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若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鄭風所不及邶廓可併於衛檜不可併之鄭矣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三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食極爲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後三章言食極爲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子行夏之時亦周公之意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審矣惟斯氓泓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解此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泓雞之下若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自曉然竊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然也不應獨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誚之語可謂不雅乎今歸之王風且得小雅粲然整潔

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爲夏正之月獨於正月一詩乃爲去聲謂此正陽之月而有繁霜爲霜

降非時此爲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興說雖指爲建寅之月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詩人平易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爲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爲題尋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雨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既在上又以小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苑小明是也若以小東爲題則有餘篇殘當爲第二章矣常武之詩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如雨無正或逸句又如酌如賚如般之頌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內之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
兩詩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連章句不同而爲莊姜之作故
也
一部詩原頭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妻以至後王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興周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綿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亹亹然強勉做將去而今問自至今不已亹亹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

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今問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乎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乎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即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棫樸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棫樸詩也上言文王姿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盛德見於生民等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真足以配天於祭義

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
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爲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雝雝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敘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真足以配天於祭義

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爲約也
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爲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盛衰
宋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此皆得於詩者淡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奥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頌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靡雜一變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

方八歲雅頌正當龐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刪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必夫子之刪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其詆我哉自可撫掌一笑於千載之上

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

遺策何者蓋其規撫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與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攗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愚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

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淖穢雅頌殺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脣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

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荅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

野有死麕　召南　靜女　邶　匏有苦　有狐　並衛風　丘中有麻　王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籜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鄭風　大車　王　晨風　秦　東方之日　齊　綢繆

葛生　唐　東門之池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並陳風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爲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見君子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爲目曰

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詩予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爲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爲謬眞知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詩疑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疑卷第二

金華　王柏　著

詩辨序

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故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驚於高遠援据傅會穿鑿支離

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

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後世之經又何忍狥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靡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絶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瞽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靡雜已荒周公之舊制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夙怨大讎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遺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絶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冣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冣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

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甚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詆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絶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甚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沒詭所授受以詎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堙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荅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窃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閒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烝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

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二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曰王風即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之作繫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乎王以後雅始降爲風乎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爲風矣但系之於幽非也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以爲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爲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龐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妃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堙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强算之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强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

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也者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絶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子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馮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愉醻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餙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勉强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閒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子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后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

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寧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肆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閒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

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一、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

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
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
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
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
能正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豳實雅也變而爲風曰
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
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於金縢之書
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
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拭之功聖人之
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嚴
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豳谷西北之陲也三監東

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
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
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
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
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
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
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
其果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也使豳果有詩
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
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豳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
周公之意也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
疑此疎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
之無風說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
其無詩而強爲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
唐曰衛於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
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
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
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
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
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

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網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
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
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遺
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
爲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
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
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鄭齊
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
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序
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
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生義未有以證其決

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固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蝕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閒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荆楚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之

荆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爲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蓋況於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荒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簡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

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脉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事欲以魯侯是若爲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福女止萬民是若終前爲四章後爲四章周公之孫福女爲一章秋嘗止有慶接天錫公止兒齒爲一章三俾自爲一章徂來之下自爲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與源淵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尚可揖也則其斷續破碎

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駉與有駜二詩未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脉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詩七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踈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閒晚已不競而知今見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顛覆傷宗廟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

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絶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

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世猶未有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燬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刳剔揍敠雕刻繢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踈踐蹠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

通志堂經解

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聖人詩之爲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

通志堂經解

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詩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傳注疏

弁言

宋謝疊山先生詩傳注疏原本久佚卷帙無攷元人解詩互相徵引刪節詳略亦各不同今於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元人詩經纂注中採錄一百六十四條歷搜諸書又得一百三十七條存詳去略編爲三卷祇標篇目不錄經文以脫略甚多也先生生板蕩之朝抱黍離之痛說詩見志於小雅憂傷哀怨之什恆致意焉而於經義發明透暢又非空作議論者比解無衣之與子同仇寓高宗南遷之失論皇父之不遣一老刺似道誤國之姦至疏蓼莪之四章詳明愷惻令人讀之欲淚孔子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先生蓋深有契焉讀是編者可以論世可以知人矣

乾隆辛丑立夏三月仁和吳長元麗煌書於京城崙氏之東軒

周南

葛覃

貴爲后妃正位乎內供織紝豈無嬪嬙盛服飾豈無文繡有司者治之足矣今也刈葛爲絺其事至勞澣衣濯其事至細手之而不倦足之而不怠豈樂爲褊嗇哉將化天下以盡婦道也爲人婦者聞后妃知本如此豈不克勤克儉乎豈不盡孝盡義乎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永樂大典

漢廣

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于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徵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于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閒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爲爾德

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永樂大典

麟之趾

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閒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于上也劉瑾通釋

召南

鵲巢

一章曰居鳩居鵲巢夫人始歸其夫家也二章曰方方正也鳩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家也三章曰盈鳩生子盈滿其巢夫人子孫衆多而盈其室家也一節深

循法度獲戾于祖考將何辭以見宗廟嗚呼戒哉永樂大典

夙夜在公　公齋廬之類通釋

草蟲二則

惙惙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惙惙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蟲鳴趨采蕨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忡忡惙惙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通釋

我心則降　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通釋

甘棠

車所稅駕尙思之況休息乎一時休息尙思之況芟舍乎屈折之不可況敢傷壞之乎況敢斬伐之乎思其人一節深一節愛其樹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亦可見其忠厚之至也永樂大典

羔羊

首章　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有度委

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蛇委蛇哉通釋

殷其雷

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通釋

何彼穠矣

頌人之德多美其車馬衣服多美其宗族兄弟此風人之法度觀碩人韓奕可以觸類而長永樂大典

北

綠衣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通釋

凱風

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文王羙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弟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亾身皆從此詩變化來見爲子爲臣忠厚之至通釋

雄雉二則

初憂其征役而犯難終信其善良而獲福殷靈之婦人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其夫振振然信厚可以保其必早歸矣雄雉之婦人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夫不忮不求則皆仁義可以保其動與吉會矣二詩末章同一意永樂大典

末章　胡氏春秋傳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忿之兵亾

矣永樂大典

旄丘

叔兮伯兮　叔伯字也通釋

北門

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于歲治安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餓而交徧譴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衞之所以亾也通釋

北風二則

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緊一節此風人之法度也通釋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雰矣喻禍害愈急也通釋

新臺

籧除不鮮　籧除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欽定詩傳纂說

鄘

君子偕老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德不稱其服心不如其貌永樂大典

定之方中二則

學者誦定之方中觀文公建國之規模可以知衞之既亾而復立誦公劉觀公劉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自

徵而方興誦綿觀太王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方興
而寖盛精神心術之運動謀猷計慮之深長規模節目
之精密皆可爲來者師也學者合三詩竝觀可以長才
識永樂大典

秉心塞淵　秉心也實故事事樸實不尙高虛之談秉
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
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通釋

蜾蠃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目好好色耳好好聲支好安佚皆氣質之性動于欲者
也孟子教人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能知有
命而不爲欲所移則無犯非禮矣今也縱欲而不知命
有所制所謂不知命也永樂大典

相鼠

人而無禮不死何俟　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莫如致敬敬在
養神人無威儀則無以定命死期將至故曰不死何俟

永樂大典

衞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
情可知矣因其有言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
矣通釋

王

黍離二則

天王而爲狄所滅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不特東周

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
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
之詩者一行役之大夫外無人也不知乎王而闇此詩
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
足以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
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
靈必不樂矣王畿乃天子自治之國挈畿封八百里要
地悉付之他人秦以日強周以日弱諸侯日以橫天下
日以亂雖德薄道微亦形勢使然也吾觀十二國風羣

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興師與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于秦也秦人能以天王之仇爲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爲一人之私怨人之度相越如是哉吾于黍離無衣二詩重有感也夫胡一桂附錄纂疏

中心如醉　又中心如噎　憂之甚而昏昏如醉不止於搖搖矣心憂之極如哽如噎然口不能言氣不能舒又不止如醉矣　詩傳纂說

君子于役三則

詩傳注疏上　九　知不足齋叢書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兩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于推己之恕發而爲序情憫勞之仁豈有行役無期度者哉　通釋

雞之棲牛羊之歸皆以日夕爲期君子之行役不可以日計不可以歲計至於不知其期仁義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朱公遷詩經疏義

如之何勿思　勿有禁止之意欲禁止其思而不可得也永樂大典

君子陽陽

東周之季君子知世之不可救道之不可行高蹈遠引自得其樂者多矣未聞以相招祿仕爲樂者也今也進不能捐軀以報國退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儔引類仕爲伶官陽陽然志得而意滿曰其樂只且自謂不勝其樂矣君子當如是耶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

詩傳注疏上　十　知不足齋叢書

憂爲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爲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位其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欣戚于吾心甚于華人之惡貊越人之疾胡仁人不忍爲也君子者國人所仰望而法則也出處語默喜怒哀樂皆可以爲民極吾不知其樂只且果何樂也東還之後世與道交喪號爲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西平竊意此詩當從序說以爲前篇婦人所作者爲優　詩經疏義

揚之水二則

天不言而能制萬物之命純乎天理而已矣天非積氣乃理之聚天統氣乃理之宗東風動則草木不得不萌涼風至則草木不得不落雷發聲則蟄蟲不得不奮雷收聲則蟄蟲不得不藏萬物則聽命于天聽命于理也王者執天命天討以制六合一賞而天下莫不勸一罰而天下莫不懲豈有號令不行于諸侯哉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庸蜀羌矛微盧彭濮何所見而來武王一心統乎天理有人心者當知所向背矣東遷之初有王而無霸吾觀命文侯一書文武成康之典則未墜

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也使當平王能以天理爲君道安得不爲西周乎申后爲幽王所廢雖依申侯以生幽王爲犬戎所滅實由申侯而死母恩固可念父讎豈可忘以天子自衞之兵而寵靈不共戴天之讎國一人之私意豈能滅古今不變之天理哉天王既不知有父臣子亦豈知有君永樂大典

書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詩有揚之水又一時也世道愈降人心日非揚水之後必有兔爰兔爰之後必有五霸五霸之後必有七雄皆平王以私意滅天理有以啓之桓王之後不足責矣永樂大典

中谷有蓷五則

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三章始嘆其乾中嘆其修終嘆其濕言物之嘆一節緊一節始嘅其歎中係其歎終啜其泣民之怨恨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通釋

夫婦人之大倫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于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此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通釋

夫婦人倫之大也樂歲則相保凶年則棄俗薄甚矣飢窮所迫豈有常心探本窮源誰執其咎永樂大典

婦爲夫棄無一語怨其夫方憐其艱難憐其不淑蓋亦知其夫不得已也婦人能爲此言亦可謂知命矣詩人忠厚惟王風最可觀文武之德澤入民者深周召之

敎化漸民者久至此時而驗永樂大典

條其歔矣遇人之不淑矣　條條然而長歔之聲不淑雜記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弔喪之辭也永樂大典

兎爰

叛臣之大無忌憚豈其本心哉皆天子有以成之始于無是非非之心終于無善善惡惡之道天命自我不能章之天討自我不能用之賞而人不知勸罰而人不知懲忠臣以忠而受禍者有之矣忠臣既以忠而受禍叛臣遂以叛爲得計天下之亂於是不可救有兎爰爰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以甘誓脩征湯誓泰誓牧誓

雉罹于羅諸侯之叛自此始永樂大典

大車

君子之聽訟使民無訟者有三焉仁者民不忍犯法智者民不能犯法勇者民不敢犯法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勇者能使畏也仁者不得見之矣得見勇者斯可矣永樂大典

鄭

大叔于田

一章敘叔之善御而好勇國人愛之者戒其勿習暴虎之事恐爲虎所傷二章敘其車馬之良從獵者衆而整射御之技皆精三章敘其田獵將畢車馬安閑弛弓箙矢合三章而觀一藝一能一行一止一動一靜人皆喜之暴虎輕生隨諫即止見其不義而得衆必爲鄭禍永樂大典

清人二則

兵凶器戰危事用兵非聖人所尚也不得已而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是以古之良將知兵爲必死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以甘誓脩征湯誓泰誓牧誓

諸篇觀之聖王之敬謹兵事可知矣曰翱翔曰逍遙曰駟介旁旁至翱翔　駟介則旁旁車馬非不強也二矛中軍作好以戰必敗以守必逃不待智者而知之永樂大典

而重英器械非不精也乃翱翔河上非節制之師也永樂大典

羔裘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誠可爲吾國之司直言一國直道之主猶今人云主盟公道也永樂大典

遵大路

摻執子之祛兮　摻以手挈之執持也 永樂大典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琴瑟常在身旁曰御 永樂大典

有女同車

顏如舜英　英花蘂初綻也 永樂大典

風雨

淒淒則風微雨細但見其寒涼瀟瀟則風勁雨大瀟瀟然有聲如晦則風狂雨驟天昏地黑一節緊一節夷則不知不足論矣 詩傳注疏上

心氣平和瘳則如病頓愈過于夷矣喜則有歡樂之心不止于瘳也亦一節深一節 永樂大典

齊

雞鳴

聞蒼蠅之聲則曰雞既鳴矣見月出之光則曰東方明矣羣臣會朝未見其君無歸家之理聞蟲飛薨薨則曰會且歸矣夫人惟恐君晏朝而取譏于羣臣此心汲汲然惟願其夙興聽政如先王之坐以待旦昧爽丕顯也 永樂大典

還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所不廢也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爲人上者游田而至于盤從獸而至于荒廢國事虧君德非所以導民務本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國人將以善馳逐者爲良材矣此逢彼則曰還曰茂曰昌彼揖此則曰儇曰好曰臧千萬人之習俗原于一人之好尚數百年之敝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爲人上者可不謹哉 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上

著

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通釋

甫田

首章　揚雄云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不度德不量力欲求大功心愈勞而終無成也人君能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則家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平感者近而應者遠誠者一而化者萬如幼者倏然而長小者倏然而大初不必勞心勞力以求之也 永樂大典

敝笱

其從如雲　文姜之歸齊也其從如雲何止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永樂大典

載驅

曰四驪濟濟垂轡瀰瀰曰行人彭彭曰行人儦儦襄公

之車馬堅強盛壯如此不知會文姜于汶上者何名曰

齊子豈弟曰齊子翱翔曰齊子遨遊文姜之情態歡忻

快樂如此不知會襄公于汶上者何名無禮義無羞恥

無忌憚盡見于此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

深疾之甚也　附錄纂疏

詩傳注疏上　十七　知不足齋叢書

猗嗟二則

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

章展我甥兮莊公誠是我齊侯之甥今人乃以爲齊侯

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

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禦以禦之亦可惜也　通釋

首章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此言容貌之美

抑若揚兮巧趨蹌兮此言威儀之美射則臧兮此言技

藝之美　永樂大典

汾沮洳

大夫有位于朝祿足以代耕何必自苦如此貪者之事

有爵祿者亦爲之儉不中禮非所以爲民極也　永樂大典

園有桃　三則

百人醉而一人醒醒者受衆惡矣千人諾而一人謗謗

者受衆惡矣國之將亾近在旦夕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恨吾國之無人國亾主辱而不可救也曰蓋亦勿思者

彼不知我心之憂者蓋亦不思國亾主辱之可痛也苟

詩傳注疏上　十八　知不足齋叢書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言國將亾矣憂心激烈通國上下

能思之必不以我之所憂爲非矣　永樂大典

不可告語發而爲歌謠所謂長歌之哀過于慟哭也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言君與卿大夫所行皆是未可以爲

非也子之言果何爲哉　永樂大典

聊以行國猶駕言出游以寫我憂也謂我士也罔極猶

孔子曰爾責于人終無已夫吾讀園有桃一詩未嘗不

流涕也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羣

笑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

侯聞之大悔悟急爲扶顚持危之謀豈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亾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附錄纂疏

伐檀

胡取禾三百廛兮　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爲宅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也 詩經疏義

碩鼠

無食我苗　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以比其貪之甚矣 通釋

唐

蟋蟀二則

始曰職思其居中曰職思其外終曰職思其憂所思者一節緊一節始曰瞿瞿欲其長顧遠慮中曰蹶蹶欲其勤動而敏於事終曰休休欲其作德而其心休休然自樂一節深一節此所謂憂深思遠也 永樂大典

好樂無荒　人不能無好好而無荒可也人不能無樂樂而無荒則怠忽政事矣書曰不敢荒寧無荒廢厥命常以酒荒色荒禽荒爲戒皆好樂無荒之意也 永樂大典

山有樞

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通釋

秦

車鄰二則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本附庸鄰于戎俗君臣相接必無威儀法度之可觀今也未見國君先令寺人以通名諸侯朝廷之禮以漸而立矣國人乍見所以深喜之也 永樂大典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創業之君必寬大樂易好善而總勢君臣上下以眞情實意相與所謂歡忻交通論說無疑非若後世尊君卑臣勢分遼絕也人臣既見其君即並坐鼓瑟此兩句形容君臣相親相愛之至情矣 永樂大典

駟鐵

末章　此形容田畢而遨遊其歸也馬則徐行而鸞鑣有聲大則休息而載于車上如畫圖然此詩之妙 永樂大典

小戎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思之而未得見又爲自寬之辭
曰我良人乃厭厭安靜之人其德音秩秩有序必非死于鋒鏑者可以保其奏凱而歸不必憂慮也如詩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又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同一意也永樂大典

晨風

始曰欽欽中曰靡樂終曰如醉一節深一節永樂大典

無衣

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知岐豐之地被文王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異于列國也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興起況親炙其人乎詩經疏義

渭陽

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通釋

權輿

今也每食不飽　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康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康公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亦爲可恥矣通釋

論秦風

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爲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爲中國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于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于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通釋

陳

東門之枌

末章　穀旦于逝期以良日同往聚會之地也越以鬷邁於是男女總集而行同至聚會之地也視爾如荍男結女之心也貽我握椒女結男之心也結恩情申繾綣也東門之枌桑中溱洧三詩如出一手可以見詩人形容之巧譏刺之深永樂大典

東門之楊

男親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淫亂而不知禮義者也詩傳纂說

檜

素冠

聊與子同歸兮　倘得見此人且與子同歸于孝道亦可以勵薄俗此同歸如書之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永樂大典

曹

蜉蝣

詩傳注疏上　三十五　知不足齋叢書

此忠臣愛君憂國之至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至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通釋

鴤鳩三則

首章　子七言其多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惟養神以致敬致敬以勤禮然後動作威儀皆有其則可以定命此其儀一兮必本于心如結兮也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　卷上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古之賢者皆以謹威儀爲人之法則用燕喪威儀周公之所戒也自亂于威儀成王之所戒也詩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春秋之言曰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容止可觀進退有度聲氣可樂作事可法此其儀不忒者也又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故其民則而象之畏而愛之此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永樂大典

鴤鳩在桑其子在榛　在梅在棘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于桑以有常待之也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上　三十六　知不足齋叢書

下泉

陰雨之膏黍苗浿泉之浸苞稂物之榮悴民之休戚政事之仁不仁即詩人比物可見矣永樂大典

豳

七月二則

民生莫重乎衣食飢寒則過累飽暖則無思此人之常情也豳風則不然觀往而知來見微而知著憂深而思遠不以目前之飽暖忘後日之飢寒中庸曰凡事豫則立又曰道前定則不窮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七月一詩事皆豫立道皆前定事事有備而無患也永樂大典

幽人尊君親上之心無一時而忘無一事而忘也先公先王之教化豈不深哉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卷上

詩傳注疏上

詩傳注疏卷中

七陽　謝　枋得　君直　著

小雅

鹿鳴三章

首章　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于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通釋

二章　詩云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古之飲食可以感動其性情發舒其意氣於威儀敬謹之中有心廣體胖之象式燕則四體安舒以遨則件奐優游和而不至於流敬而不至於拘此先王之禮樂也永樂大典

三章　魯繆公之待子思厚矣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君子之心未易安也齊卿之位不爲小十萬之祿不爲薄孟子曰久于齊非我志君子之心未易樂也酒必旨樂必備幣必厚其和厚必久所示者聖人之道德所談者先王之禮樂其德音孔昭可以化凡民可以感君子君臣相悅莫盛于此嘉賓之心始可以安樂

詩傳注疏中

詩傳注疏上

四牡二則

不遑將父　忠孝不能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眞切而言之也通釋

將母來諗　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將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詩傳纂說

常棣二則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恩情稔熟者

禮文有時而脫略也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兄弟無故飲酒于家庭之閒不惟和樂其情義親厚無異于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詩經疏義

妻子好合　至和樂且耽　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閒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暌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通釋

伐木二則

二章　釃酒有萬酒必新藇味必醇釃其酒美也於粲灑掃塵埃不留庭戶明潔其賓筵必整齊也陳饋八簋其饌食必豐厚也肥羜肥牡其刲羊必肥腯也誠至則禮隆禮隆則物備詩傳纂說

有酒湑我至蹲蹲舞我　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見古人之妙通釋

天保三則

上三章願天錫君以福祿下三章願祖宗錫君以福壽

五章　民之德本君之德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福皆君之福也堯之時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義也童子謠于康衢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之義也洪範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亦此意也永樂大典

民之質矣　不澆薄以作僞不巧詐以趨利渾渾然如

太古之民是之謂質詩經疏義

采薇二則

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通釋

楊柳依依　依依者初抽條之時質柔性弱嫋娜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詩經疏義

出車五則

首章　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義有整暇勇決之材有奔走犯難之忠傳稱文王有事君之忠於此可見通釋

自天子所　猶春秋書王所後世言行在所永樂大典

二章　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爲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爲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于用兵也通釋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將帥之精神風采凜然可畏不戰而可以屈人矣永樂大典

采芑三則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既往朔方而伐玁狁又往西方而伐昆夷歷時必久行役甚勞婦人之憂思必切也永樂大典

湛露三則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古者君臣燕飲臣以卜其晝未卜其夜而辭者有之耳今也夜飲而在宗室安然和樂必待醉而後已所以示禮隆恩厚也永樂大典

顯允君子　古者用人多取明允舜舉八元曰明允篤誠采芑曰顯允方叔而此詩曰顯允君子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附錄纂疏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成周取人多取其豈弟益君子之情多樂易小人之情多姦深豈弟者必君子也永樂大典

彤弓四則

首章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又曰器以藏禮禮以守信東遷之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名爲辟實不得以作威福名爲君實不得以司賞刑然彤弓之賜惟晉文侯文公二人得之先王盛時愛惜名器可知矣永樂大典

貺人以大弓而悔贈人以金鐵而悔貺不出于中心也今人勢同而餽遺勢盛而施予勢微而貢獻不出於眞

誠而強勉矯柔者多矣爵誓馬盟丹書鐵券不能遏七國之叛使其初上之人果以中心貺之亦未必以此應之也詩曰中心貺之是易之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也君以至誠感臣以至誠應諸侯同獎王室之心豈不堅乎永樂大典

一朝右之　古人以右爲尊也詩傳纂說

一朝酬之　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酌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賓謂之酬所以見其意厚也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未足而酬之此亦中心喜好之實也附錄纂疏

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酬所以見其意厚也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未足而酬之此亦中心喜好之實也附錄纂疏

菁菁者莪

我心則休　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則休者其心休休然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詩傳纂說

六月八則

首章　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戰馬皆平時閱習無一焉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日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通釋

三章　薄伐而奏大功者師直爲壯車馬堅強士卒勇銳氣足以吞獯犹矣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共者如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軍中無一事而不敬也故曰共武之服永樂大典

四章　玁狁非能度德量力者恃其凶頑犯我王略整兵而居焦穫侵鎬又侵方又至于涇陽蛇豕薦食未已

也此之謂孔熾我安得不急擊之乎永樂大典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師也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左氏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通釋

五章　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鬬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永樂大典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漢唐而下搢紳介胄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

爲萬邦之法則者也 通釋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孔明出師之際必擇良臣忠純貞亮死節之臣以輔其君願其君咨諏善道察納雅言且曰討賊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以彰其慢吉甫功成而歸宣王安得不飲御諸友乎安得不歸功于張仲孝友乎 附錄纂疏

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修廣其大有顒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通釋

詩傳注疏中　八　知不足齋叢書

采芑 四則

首章　湝止方叔不以中權而自逸必臨陣指授也率止方叔不以將帥而自尊必率先士卒而力戰也四騏翼翼馬之良也路車有奭車之澤也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車馬弓矢之飾皆整齊也 永樂大典

二章　旂旐央央旗幟之精明也約軧錯衡八鸞玱玱戎車之光采也軍容豈不壯乎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命服之榮華君恩之隆厚也帥權豈不重乎上全

三章　將戰之時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此作氣之鼓也既陳其師又從而告戒之兵尚整肅此一時也戰勝而歸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此凱旋之鼓也鼓聲則淵淵軍容則闐闐功成不驕又一時也先王用人多取其顯允顯則其心明白洞達允則其心忠信誠慤上不欺君下不欺心無一毫可疑也 永樂大典

四章　人能自強則不弱人能自明則不昏人能自壯其謀則血氣雖衰而志氣不惰也蠻荊小醜聞其聲威功績自來降自畏服矣精神折衝豈在戰鬬 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中　九　知不足齋叢書

車攻

弓矢既調　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倘有偏邪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 通釋

吉日二則

既伯既禱　先王一政一事必有仁義之道忠信之心存乎其間田獵用馬以驅禽先三日祭馬祖而禱之不忘本也 永樂大典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通釋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通釋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可以攻玉　只此兩句斷章取義亦有一說君子如玉小人如石他山者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一山也他山之石爲錯而攻玉乃所以成玉之精粹也是猶小人誣君子以有過乃所以儆君子而進于無過之地也小人謗君子之無德乃所以儆君子而進于成德之域也小人欺君子之無才乃所以儆君子而勉爲全才之人也附錄纂疏

祈父三則

予王之爪牙　猛虎處深山之中而人不敢狎者其爪牙誠可畏也宿衛之士所以張國威而隆主勢備非常而衛不然乃王之爪牙也豈可移之遠戍哉去王之爪牙豈所以尊王哉責司馬之意深乎其甚嚴也永樂大典

予王之爪士　成王周公之時虎賁趣馬必選常人吉士以常人吉士朝夕在王之左右或有顧問非正言正行不敢對涵養聖性薰陶君德斯人有力焉非若後世宿衛之士盡用武夫悍卒而無一儒者居其閒不知我周設司馬之屬所用者何人所職者何事一旦遭戍於遠方與成王周公之心不同矣永樂大典

胡轉于予恤有母之尸饔　四牡勞使臣之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祈父之詩曰胡轉于予恤有母之尸饔我周以仁立國以忠厚待民士大夫從王事有母在而無兄弟者以養母之說來告而免行役者有之合二詩而觀可以想見永樂大典

白駒三則

皎皎白駒　皎皎者潔白而可愛敬其人亦美其駒也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

心在人自不能泯也所謂伊人何人也宜坐於廟堂與
王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今于此地而逍遙乎于此地而
爲嘉客乎既幸其人之爲此來而喜其人之爲我留又
深惜其人之不遇而痛恨其時之不明也永樂大典
賁然來思　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
有精采蓬戶蓽門皆有鮮華坐于廟堂豈不足爲邦家
之光爾公爾侯不爲王留行方且逸豫而無期度未知
賢者之去就關繫甚重也君之有賢臣如人之有元氣
賢人去則國脈絶元氣喪則壽命危夏書終于汝鳩汝

方商書終于徵子賢臣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
憂也附錄纂疏
四章　古之隱者或巖居穴處或影響惟恐聞于人或
使人不得窺尋其吉光自珍自貴言語不與人通雖故
交舊識不免遐棄此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者也詩人敬
賢之深慕賢之切以久無賢人之聲欵吾則爲憂故曰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永樂大典

黃鳥二則

邦族本國之族也反故鄉而曰邦族曰諸兄曰諸父亦
猶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不如我同父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也永樂大典
不可與明　易曰眇能視不足與有明也不可與明者
言此邦之人見識昏闇如無目之人不明者不可與明
者竝行疾之甚矣永樂大典

無羊三則

首章　模寫牛羊之多其聚皆可觀矣永樂大典
二章　前三句模寫牛羊上下動息之狀各得其所各
適其性此所以蕃多也後三句模寫牧人早起放牛羊

求芻牧之時也永樂大典
三章　前三句模寫日夕羊牛下來之時牧人之情狀
也中三句模寫牛羊肥腯之狀也後二句模寫羊性馴
擾之狀也永樂大典

節南山三則

二章　宰相之職謂之保衡謂之秉鈞必使事事物物
無不得其平斯謂之平天下赫師尹持心不平不知
其職果何謂哉永樂大典
三章　大師之職任大責重處國事則必公平如衡之

均物慮四方則必安定如舟之有維天子倚其輔佐則可以無憂下民得其訓迪則可以不迷尹氏以世臣爲大師此我周之根本其人之忠邪其政之臧否王室之存亾繫焉尹氏獨不念之乎 永樂大典

四章　朝廷政事皆由大臣今尹氏之爲大師也不躬其事而悉委之私人不親其事而怠忽荒政庶民豈能信之乎尹氏所用之小人不學無術者有之未嘗入仕而不更事者有之不可以此而欺罔天子也 永樂大典

正月五則

詩傳注疏中　西知不足齋藏書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通釋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　山爲岡陵人皆知山之高矣訛言者乃謂山爲卑 詩經疏義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爲虺爲蜴世道亦可哀矣 詩經疏義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結言無時而解也 永樂大典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小人偷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君子有天下之憂而無一身之樂小人爲一時計君子爲萬世計小人所厚者非其君卽其民二者正相反 永樂大典

十月之交六則

首章　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日衆明之本而爲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亾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 通釋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不戒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 通釋

詩傳注疏中　西知不足齋藏書　十五

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通釋

六章　立三卿非制也所擇所信者惟總貨寶多府藏之人聚斂之臣氣求類聚無怪也已正月詩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雖不能聽老臣未至于播棄黎老也今皇父棄舊人者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亾實兆于此使皇父秉政

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
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于身辱國亾也皇父之
罪莫大于此又擇富民之有車馬者往居于向所以壯
其私邑之氣勢也私邑強矣王室危亾如之何永樂大典
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亂亾之由亦曰罔或耆壽
西周之亾實由無老成人夫皇父所擇惟多藏輩則老
成其所棄亦何斬焉而必不憖遺者蓋以居向既與王
遠懼老成在王所發其姦邪耳則皇父顧身家棄君父
之罪于是乎周匝曲至不可動搖矣徐與喬初學辨體

八章　衆人爲一身之謀故易於自樂君子有天下之
慮但見其多憂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
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
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倣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
志堅而不可變矣通釋

雨無正　二則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舍彼有罪處彼有罪者伏其辜
心服而甘心受其罪也詩經疏義
凡百君子　至不畏于天　君子生亂世立昏君之朝惟
有敬畏可以免禍周大夫言不見信道不可行遂告其
同朝云然永樂大典

小旻　二則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仁覆憫下者旻天也今乃疾威
如此豈不爲斯民之慮乎豈不爲斯民之謀乎詩經疏義
滔滔訛訛亦孔之哀　習俗如此亦甚可哀詩經疏義

小宛　三則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飲酒者易至于醉則易于喪威
儀惟齊聖之人端肅而明通其飲酒也于溫然至和之

中有毅然自勝之道雖燕樂而愈恭謹所謂敬勝怠義
勝慾必不爲酒所困也昏者齊聖之反其志專一于飲
酒不醉不止也日富者日復一日惟厚于酒而已書曰
崇飲彝酒皆日富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
神用燕喪威儀商之所以亾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成
王所以告康叔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失其禮義威儀
之則者多矣永樂大典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當如日斯邁如月斯征無一刻不勤可也詩經疏義

六章　溫溫而恭者謙和之人也必不忤物今也如集于木無時不危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人也必不犯難今也如臨于谷無時不懼也臨于谷無時不懼也臨于谷也其憂過于集木至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其恐懼愁苦之狀不止于臨于谷矣賢者生亂世事昏君與小人同朝無罪無辜皆不免禍宜其恐懼愁苦如是之甚也永樂大典

小弁四則

二章　周末亾亾之證已見詩人憂之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經涂九軌一旦化爲草莽之墟國家大變也不待見黍離而心搖搖矣宮中荆棘淮南人不言而伍被先言之銅駝荆棘晉人不知而索靖先知之知微者智知來者神天下未嘗無其人也始則愁焉如擣中則惟憂用老終則疢如疾首形容憂心之苦一節緊一節永樂大典

愁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噓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

惟憂用老　通釋

三章　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此孝子之至情也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歸之于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不知天生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何處吉歟凶歟不可得而知也韓昌黎詩予生之初月在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即生辰所在也　通釋

爲人子者所瞻仰者父非父則無所瞻矣所依歸者母非母則無依歸矣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同意永樂大典

巧言三則

予愼無罪又予愼無辜　辜罪二字本難分別凡人有過皆曰罪犯法至有司曰辜永樂大典

二章　小人進言于其君君知其不可信也如書之讒言面從退有後言也詩之巧言荏染柔木也君子信讒如信大龜也

讒中庸之去讒彼無所容其姦矣今也不然始也知其不可信而涵涵者有包容而無分別有覆護而無明白有問而無察有聽而無斷小人窺見上之心可欺也誣善行私何所不至此亂之初生也讒言之始進也未敢

必其君之盡信也以浸潤之譖用嘗試之術君雖未能信之已涵容之矣涵容之則必不窒絶之小人于是無忌憚矣言愈巧辭愈游自非聰明智慧之君未有不墮其術中者不惟涵之盡信之矣此亂之又生而不可阻也王者聞讒人之言如能怒而威之亂庶幾遏阻矣王者聞賢人之言如能喜而福之亂庶幾遏已矣一喜一怒一威一福勸懲昭然易亂爲治特反掌耳永樂大典

躍躍兔兔遇犬獲之　讒人之心遇明哲則敗狡兔之技遇良犬則窮永樂大典

巷伯三則

捷捷幡幡　捷捷者利口捷給幡幡者反覆變詐永樂大典

六章　譖人者必有凶族邪類與之合謀故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讒人者賊害善類斲喪國脈小則覆人家族大則禍人宗社豺虎不食禽獸亦惡其人也有北不受夷狄亦惡其人也投畀有昊人君不能正其罪不若付之天自斷其罪天必不使之漏網也永樂大典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欲使公卿大夫各爲避害之計也永樂大典

谷風二則

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永樂大典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忘大德思小怨非君子長者也永樂大典

蓼莪

四章　天生萬物其恩無窮萬物無能報其恩者父母生子其恩如天之無窮子亦無可以報其恩者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父兮生我如天之生物也母

兮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常以手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有止聚之義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奥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寒則煖之暑則涼之飢則食之渴則飲之疾病則藥之日夜望其長大宵者如易云宵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無一事不順其意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首以顧之如有所遺也復者兒行而父

母不隨則追尋而喚之歸如有所失也出入腹我者懷抱其兒于腹閒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不冐置人能深思生鞠拊長撫育顧復腹我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詩經疏義

大東

六章　織女無織成文錦之實牽牛無服箱之實啓明非眞能啓日之明長庚非眞能續日之長畢不可以掩捕鳥獸不過施設于經星之行列耳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也詩經疏義

詩傳注疏中　三十　知不足齋叢書

北山四則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爲憂詩經疏義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自古君子小人立已不同其事君亦異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通釋

嘉我未老　至　經營四方　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通釋

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詩經疏義

小明五則

載離寒暑三句　載再也離歷也曰憂曰毒而又曰太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詩經疏義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于涕零也通釋

詩傳注疏中　三十一　知不足齋叢書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于涕零也通釋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于外又念斯人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于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既涕零如雨又嘵嘵懷顧也詩傳纂說

嘵嘵懷顧　寢不安而興興而不安居于內又出宿于外憂念之深又不止于嘵嘵懷顧矣永樂大典

嗟爾君子　至　靖其爾位　君子卽所謂其人也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其如溫其朝夕之其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其又勉之以靖其也通釋

楚茨

禮儀卒度五句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言旅也恩澤行于禮法之中和樂生于誠敬之餘人和則神降之福故神明來格而報以介福酢以萬壽也詩經疏義

信南山

執其鸞刀三句　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詩傳注疏中

詩傳注疏中　毛西河不足廣經書

脅天子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通釋

甫田　三則

我取其陳三句　人有常言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凶豐有備新者方取之而入倉廩陳者卽取之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夫如是家家足食歲歲無飢從古以來豈無水患豈無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斂散得其道也戰國諸侯倉廩非不實府庫非不充凶年饑歲老弱死而壯者散何也有司不以告君無所聞不能取其陳以食農人也附錄纂疏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舜發于畎畝禹稷起于躬稼伊尹聘于耕野英才奇士隱于農者非一人也至春秋時猶有見耕籃而舉冀缺者況先王全盛時乎詩傳纂說

擾其左右嘗其旨否　擾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爲甘美何者爲不甘美無不知也一以知田家之苦樂一以見官民之相親也詩經疏義

詩傳注疏中　三五　知不足齋叢書

大田

雨我公田　至　伊寡婦之利　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農之望雨如飢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稱有不獲穉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通釋

瞻彼洛矣
王室尊強則諸侯恭順于此見之 永樂大典
裳裳者華
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德足以稱其車服者也
詩傳纂說
桑扈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交際而敬謹威儀不敢傲慢卽
劉子所謂禮義威儀之則可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也
不必求福萬福自來求我矣 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中

青蠅二則
青蠅出入于溷厠之中集于几席集于觴豆無非汙穢
人皆惡之讒夫甘處汙穢不知羞恥與青蠅何殊百計
趨媚多方鑽刺欲傾陷善類正如青蠅之營營止于樊
止于棘止于榛猶未集于几席觴豆也惟君子樂易待
人以不疑讒人之言最易入言一入獲明夷之心于出
門庭何所不至欲麾而去之不可矣 永樂大典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讒人罔極其禍必至于四方交
亂正如秦誓所云國有媢嫉之臣子孫黎民皆不能保

詩傳注疏中

可畏哉 永樂大典
賓之初筵三則
曰既醉止至屢舞僛僛　周書數紂之惡曰用燕喪威
儀成王之戒羣臣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聖人以威儀
爲重人之禍福死生于此覘之國之安危存亡于此覘
之如武公所言卽用燕喪威儀者也卽自亂于威儀者
也 永樂大典
既醉而出至是謂伐德　劉子曰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君臣燕飲視聽貌言微有不敬君子以覘其
禍福死生左傳所載甚可畏也既醉而出威儀不喪賓
主之禮義不愆此皆受福之人也醉而不出威儀必亂
賓固自敗厥德主人不以禮節之亦自敗厥德也書曰
沈湎敗德言伐者本有德而自斲喪戕敗之也 永樂大典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或問立監佐史爲之賓者悚恐
自防之不暇何以燕樂其心乎曰不然古者燕饗非徒
以飲食燕樂也有道德焉使人觀之而知所感化有威
儀焉使人觀之而知所則象鹿鳴之詩曰示我周行曰

德音孔昭湛露之詩曰莫不令儀魯侯之在泮飲酒也曰敬明其德敬愼威儀人之常情易于肆而難于敬苟無御史執法立乎其旁號呶屢舞者多矣何以有道德有威儀乎 永樂大典

角弓三則

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王既不能親親安得而不怨乎古者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也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者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也王於是三者不能盡安得不取怨于人乎不親九族是所當親而不親之也而好讒佞是所不當好而好之也中庸九經尊賢在親親之上者人主惟能尊賢乃能親親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是也王不能親親以不能尊賢故也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用鬻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用霸故也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其好用達人故也此數公者所好如此安得不禍乎左傳曰庸庸親親曏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尊從昧與頑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王不親九族是忘其乃祖乃父也居中國去人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其道如蠻夷矣行蠻夷之道必受蠻夷之禍此父兄之所深憂也 永樂大典

彼都人士

臺笠緇撮非有冠冕之可法充耳琇實非有珠玉之可珍垂帶而厲非有赤芾之可貴詩人思其人想其服飾恨其不得見至于其心不說其心苑結也 永樂大典

采綠

首章二章　婦人夫不在家則不事容飾伯兮曰自伯

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今采綠于野聞有言其夫之歸者故歸家膏沐以待之曰薄言歸沐是前之不施膏沐則首飛蓬而子髮曲局矣采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志不在于卷耳也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志不在于綠藍也易得之草采之勞而得之少何也四體皆聽命于心心有所憂手足皆不暇運動也永樂大典

黍苗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通釋

白華三則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豈天步當艱難國家將亾幽王之心所以不能如天之公溥乎通釋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慟哭也通釋

七章　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于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剌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通釋

瓠葉二則

瓠葉以爲葅不必嘉蔬一兎以爲殽不必異饈先王之燕賓客貴德實意而已矣通釋

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嘗之則知其味之厚薄主人先嘗之乃獻之賓賓酢之主人又醻之禮也其次序不紊永樂大典

漸漸之石

三章　將士征役以雨爲憂不但畏泥濘也下潦上霧疾疫生焉水潦將至而班師者有之矣東山之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雨將至則戍婦歎閔其夫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雨證也武人東征念念以陰雨泥濘爲苦以潦霧疾疫爲憂不知其他兵之勝負國之安危皆不暇顧矣永樂大典

何草不黃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悯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慾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通釋

詩傳注疏卷下

弋陽 謝 枋得 君直 著

大雅

文王

宣昭義問　書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宣昭也堯衢室之歌舜總章之訪義問也 附錄纂疏

大明四則

首章　明明在下者王之德也赫赫在上者天之命也王德與天命常對立而竝行故曰永言配命克配上帝命此言天命之難諶也此詩與召誥同意 永樂大典

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我有周受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王季積德大任亦好德乾始而坤成宜也今曰乃及王季豈大任好德之心尤切于王季歟夫婦夙夜相警戒無一事非德行也 永樂大典

維予侯興　武王繼文王而爲西伯亦自諸侯而起 附錄纂疏

會朝清明　言聘道世道之易也 永樂大典

緜二則

首章　興王之王志必勤氣必銳是以能建功立業也
大王立國極其艱難寢處于陶復陶穴之中棟宇且無
之何知有宮室之樂後王聞此必不敢逸樂矣永樂大典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橘踰淮而枳嵩處陸而艾地氣
不同而物性隨之而變化周原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泉
甘土肥郭景純所謂沖陽和陰山高水深蔚草茂林雖
烏喙苦荼亦變而為甘大王所以卜居于此也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下　二　知不足齋藏書

棫樸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航大川者非一楫之力興王業
者必衆賢之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六軍之將即六卿
也文王有所往六卿即率六軍而從其後如子弟衛父
兄手足捍頭目不待告期戒約而自至精神之聚心德
之同非一日矣永樂大典
旱麓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求福也
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
非文王之本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
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下　三　知不足齋藏書

鳶臺二則
鳶鳥鸛鸛四句　文王之民既歡樂之矣鳥獸魚鱉亦
各得其樂鳶在園何如在山林魚在沼何如在江湖今
也鳶鳥鸛鸛白鳥鷺鷺於物魚躍無不遂其性者矣至
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與
天地參文王以之永樂大典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
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王在靈囿王在靈沼
文王與百姓同樂之所也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文王與
士同樂之所也永樂大典
生民二則
載謀載惟　載謀則謀之於衆人載惟則思之于一心
詩經疏義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天地閉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
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有氣在
冥漠之閒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
馨香酒有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
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通釋

行葦

戚戚兄弟　戚戚者親愛之情隱于胸中非形于聲音笑貌也 附錄纂疏

既醉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 通釋

假樂二則

受祿于天三句　有大德者必得其祿王之受祿于天固宜不惟祿之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佑助之

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于形容天眷之厚也 永樂大典

二章　王之于祿而得百福何以見之觀其子孫可知矣曰子孫千億言其衆多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賢君也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也 永樂大典

公劉

周人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 通釋

卷阿四則

伴奐爾游矣二句　伴奐逍遥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暇之意休休休息也 詩經疏義

俾爾彌爾性　彌爾性者彌繼其德性使渾全而無虧純粹而無缺 附錄纂疏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王所馮翼之人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而上惟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皐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通釋

媚于天子　又媚于庶人　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 通釋

民勞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王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 通釋

板三則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　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

無所依據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眞實而歸于誠信無怪也 通釋

辭之輯矣 至 民之莫矣　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四國賴之鄭小國也介于齊楚秦晉四彊國之間能保其社稷者唯有辭命足以動人耳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鄭之辭命豈有不善者乎厲王之無道極矣出其言善民未有不應之者信乎辭之不可以已也 附錄纂疏

威儀卒迷　書曰夫人自亂于威儀也 附錄纂疏

蕩 四則

曾是彊禦　彊彊梁禦如禦人于國門之外之禦 通釋

寇攘式內　微子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今民乃攘竊鬼神之犧牲牷用以容將食無災武王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與此章寇攘式內合 永樂大典

女炙然于中國　以傲很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炙然之狀 通釋

雖無老成人　尙有典刑　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典先王之訓典刑先王之法度 通釋

抑 四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觀外之威儀知中之德行豈虛言哉大學引淇澳之詩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由此觀之觀武公之威儀者皆知武公之盛德亦平日自警之功也 永樂大典

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人君當以敬謹威儀爲心容止必可觀聲氣必可樂進退必有度羣臣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以一身之法爲天下之法也 永樂大典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中庸曰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莊子曰爲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于幽暗

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此皆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之意 附錄纂疏
菶柔柔木 至 維德之基 柔和之木可以矯揉而爲弓
溫恭之人可以積累而成德 詩經疏義

桑柔二則

捋采其劉 捋采以手捋之采取其葉也其劉用斧戕
以伐遠揚并枝葉盡去之矣 詩傳纂說
四牡騤騤 四牡一車四牡馬也 附錄纂疏

雲漢三則

水旱之災自庸君觀之則必以爲天數之所不能免耳
而己無與爲自賢君觀之則必負罪引慝自己致之且
以成湯之世以六事而禱旱所謂六事者豈有是哉湯
果無是而必引咎以自責非湯之過爲謙遜也蓋天災
之來而不以爲己之致則非所謂畏天也所謂無所不
用其至也如宣王之時焦勞甚矣而天災如此是亦如
湯之遇旱也成湯無過者矣而猶以過自責此其所以
爲成湯宣王之行修矣而猶以爲未嘗修此其所以爲
宣王惟其修行則不患乎天之不悔禍也春秋之時宋

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
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
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宋之所對者特數語耳而臧孫達
便知其有恤民之心況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
不中興乎但觀此詩則可以知宣王之中興也 永樂大典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桑柔以稼穡卒痒爲天降喪亂
雲漢以饑饉薦臻爲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 通釋
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慮稼

之方納禋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
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
所謂孔夙不莫也 通釋

崧高五則

首章　孔子閒居曰有開必先援嵩高首章爲證夫子
斷之曰此文武之德也契之生也曰天命稷之生也曰
帝降是天生契稷以輔唐虞也伊尹之生也曰帝賚是天
天生伊尹以左右成湯也傅說之生也曰天降是天生
傅說以相高宗也上天佑周岳降神而生申甫有是理

也聖人說詩乃曰此文武之德何也非先王積德何以感動天心非上天興周何以感動徽神非嵩岳降神何以生中興之賢佐永樂大典

二章三章　有非常之山斯有非常之神氣有非常之神氣斯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人才斯有非常之功業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爲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載行亦贈以路車乘馬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顯父餞之親親尊賢禮亦有差等也通釋

餞之　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親親尊賢禮亦有差等也通釋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申伯之行有路車乘馬韓侯之行亦贈以路車乘馬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附錄纂疏

韓侯之宜室家皆宣王信任寵祿之恩也詩人之意欲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此章專言韓姑從夫而樂其家

臣子知其所自無忘上恩竭智盡忠以圖報也詩傳纂說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城謝則命召伯城東方則命仲山甫以大臣董其事諸侯衆力爲之城韓則以燕師完之容有此理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永樂大典

江漢三則

王國來極　四方之諸侯來朝京師者再見王道同歸

皇極極者標準也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亦以京師爲四方之標準也永樂大典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平王東遷王道堙晦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二百四十二年閒受秬鬯圭瓚者惟晉文侯文公二人西周盛時此恩必不濫與矣永樂大典

告于文人至自召祖命　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

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通釋

常武

首章　宣王中興豈無新進少年銳志功名者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于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皇父以卿士兼大師其大祖則南仲隆名重望人心豈不厭服哉以世臣宿德爲帥猶且命之曰既敬既戒兵不可易言也敬則念念敬謹戒則時時警戒聖人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永樂大典

瞻卬二則

此宜無罪至女覆說之　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之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通釋

不弔不祥至邦國殄瘁　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亾則身必喪賢人亾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通釋

周頌

清廟

駿奔走在廟　書曰駿奔走執豆籩不敢懈怠不敢舒遲是也永樂大典

執競

爲人君者當持其自彊不息之心操之不舍守之不失斯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若把握不堅勤怠不常非所謂執競也永樂大典

臣工

書曰嗟六事之人嗟予有衆嗟我西土君子嗟爾有衆其發言皆有嗟字嗟嗟言之不足嗟嘆以告之感動其心也永樂大典

振鷺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殷士有膚敏之才執事助祭于周廟其心寧無介然于懷常服黼冔者殷冠也服殷冠至周廟豈不思其先祖之事乎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助祭之時杞必用夏禮宋必用殷禮杞必改夏之祭服宋必改殷之祭服非止于服黼冔也周家待之如此其厚彼不平之心盡消釋矣故曰在彼無惡成王之命徵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弘乃烈祖律乃有民以蕃王室愛之望之爲何如豈有一毫厭薄之意哉故曰在此無射盛名難以久居令聞貴乎不已君子有譽於天下非難能永其譽能保其終譽此則不易也永樂大典

豐年

以洽百禮　百禮如禮儀三百之類民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豐年矣詩傳纂說

有瞽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竝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通釋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雝顯相有瞽曰肅雝和鳴雝則有來雝雝至止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雝雝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永樂大典

有客

微子踐修成湯之道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成王周公敬其德久矣一旦來朝尊之禮之欲辭歸而不容其歸也永樂大典

武

開之者文王之文德定之者武王之止殺信乎不嗜殺

人者能一天下也 永樂大典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武王造周家之王業者也王業未定太平未致而武王崩周家雖造猶不造也 永樂大典

敬之 二則

成王初政羣臣進戒此一大事也考書經召誥一篇惟願成王以敬德祈天永命論夏殷之受天命者皆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敬之一詩亦此意也 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下　七　知不足齋叢書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受天命者固難保天命者猶難也書曰天難忱命靡常曰命不易哉言其難諶而靡常也 永樂大典

小毖

此詩之意曰予思前事而懲艾慮後患而畏謹也 永樂大典

載芟

千耦其耘　去其稊稗之類 附錄纂疏

良耜二則

其饟伊黍　其饟則以黍炊飯也饟與餉同 附錄纂疏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農夫終歲勤動婦子有饋畝之勞不得安逸今農功已畢皆得閒暇農夫之心安婦子之心亦安也 詩經疏義

酌

實惟爾公允師　武王之武實惟爾公心之發見無一毫私意也以公心定天下信乎王者之師也 附錄纂疏

桓二則

書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

詩傳注疏下　七　知不足齋叢書

上帝與此詩意合 永樂大典

綏萬邦屢豐年　老氏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未必無殺戮也何以屢豐年曰武王之兵非得已也所謂助上帝寵綏四方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也今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萬邦同歸於治安卽天心也是以獲天之助豐年不止一年二年而曰屢豐天之眷武王厚矣 永樂大典

賚

易於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萬民

安萬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則天命永今日封建功臣各私其土各子其民是我周天命之所繫也 永樂大典

魯頌

駉三則

思無疆思馬斯臧　僖公之心思深長廣大無有界畔也思無疆則精神心術之運動周平事物而不遺況國君之富在馬牧馬乃大事公之思慮必精詳于斯羣臣牧圉奉承于下者無敢不虔宜其馬如此其善也 永樂大典

思馬斯才　才者馬良而非駑可上駟不可中下駟也 永樂大典

思馬斯作　作者馬之氣力壯健興起而不疲倦也 永樂大典

泮水六則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泮水

慕其興學宮崇教道而樂之也 永樂大典

在泮飲酒　又屈此羣醜　在泮飲酒行鄉飲酒之禮也

屈此羣醜同歸于道無梗化之人也 永樂大典

穆穆魯侯至維民之則　穆穆和敬之容也魯侯能敬其德又能明其德德之敬明者誠于中威儀之敬謹者形于外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北宮文子曰容止可觀進退有度聲氣可樂作事可法故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即所謂維民之則也 永樂大典

明明魯侯至在泮獻囚　魯侯先明其明德然後作泮宮明德而後新民也舜征苗苗未服也一敷文德七旬而苗格文王伐崇崇未服也一修文教因壘而崇降道化之感人速于兵革之感人也故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序鄉有庠民自七歲入小學

教之五射五御車馬弓矢之事習之熟矣十五入大學家國天下之事無不講習無一人不入學無一人不知道文事武備由學校講明而得之春秋無義戰猶欲使民知禮使民知信然後用之而決勝孟子謂壯者修其孝弟忠信可使撻堅甲利兵非大言也勝兵自教道而出敎道自學校而出師出受脤師入獻馘不忘本也明在泮獻囚是齊之以禮不但齊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禮自學校而出在泮獻囚是齊之以禮不但齊之以刑也 永樂大典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濟濟多士皆出征淮夷之士也
教化薰陶氣質變化人人能廣其德心　永樂大典
翩彼飛鸮集于泮林　言君道師教能變惡人而爲善
其機甚速其化甚神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永樂大典
閟宮
犧尊將將　犧尊盛酒則將將而盛矣　詩經疏義
商頌
長發三則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國方大之時上天立其

女子爲高辛氏之配而生契焉佐唐虞有功始封于商
是爲商之大祖生契即生商也周大明之詩曰文王初
載天作之合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
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天將生商必先立有娀氏之
女以爲高莘氏之配而生契之時商之王業將生
矣天將成周必先命有莘氏之女以爲文王之配而生
武王生武王之時周之王業將成矣生民之詩曰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閟宮
之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
不遲是生后稷爲與王之妻爲與王之母皆有天命豈
人力所能爲哉　永樂大典
允也天子　至　實左右商王　稷之生也曰帝降契之生
也曰天命是天生稷契以佐唐虞也傅說之生曰帝賚
是天生傅說以相高宗也申甫之生也曰上天佑之爲
生賢佐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天降申甫以佐宣王
也商家大禘之詩曰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天將命成湯以與王業必先生伊尹以助成
湯聖君賢相之相遇合豈偶然哉天心之所栽培非一

日矣　以大禘樂歌而歸功于開國之勳臣與盤庚曰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同一意也想伊尹在商之宗廟必爲配享
功臣第一人矣洛誥曰以功宗作元祀亦此意也　永樂大典
殷武三則
勿予禍適稼穡匪懈　高宗舊勞于外知稼穡艱難知
小人勤勞周公于無逸言之矣伐楚成功之後所以命
四方諸侯來朝者惟曰以歲事之豐凶來告于王諸侯
無禍無適者惟曰稼穡匪懈視虞廷咨牧曰食哉惟時

武成曰所重民食聖帝明王同一心也永樂大典

商邑翼翼　至　濯濯厥靈　王畿千里京師乃宗廟朝廷所寄此天子所以治其國也國治而后天下平京師之教化四方諸侯所觀望而取法者京師之風俗厚則四方之風俗同歸于厚京師之風俗薄則四方之風俗同歸于薄今也商邑翼翼四方臣民皆以爲標準矣在書謂之皇極在周禮謂之民極極者標準也赫赫厥聲高宗之仁聲仁聞如日之赫然當天人無不敬之也濯濯厥靈高宗伐荆楚伐鬼方用兵之威靈濯濯然光明人無不畏之也仁聲使人敬威靈使人畏也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下　王知不足齋鈔書

陟彼景山　至　寢成孔安　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爲桷有挺然而長爲旅楹有閑然而大言高宗之廟初成其材木堅良制度宏敞而神安安也通釋

詩傳注疏卷下終

乾隆乙巳仲春校刊計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字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序

羣乎朱子之於詩是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舍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恐人心之不爲於彰聖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踈下迨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鄭衛之閒者關湮實情性弗得其正辯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小序之誤理奧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閒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爲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纂疏及磐齋魯韓三家詩攷据摭異宜於義戰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

而下專門者絶力模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未底于海習射之未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槩括前後鏤剔衆說學者潛之如大庖廚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殁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今劉氏君佐迺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學者埋鬱不售孟銋諸梓使學者誠能於此沉浸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鑿將爭先覩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旨泰定第四穰彊圉單閼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弟父書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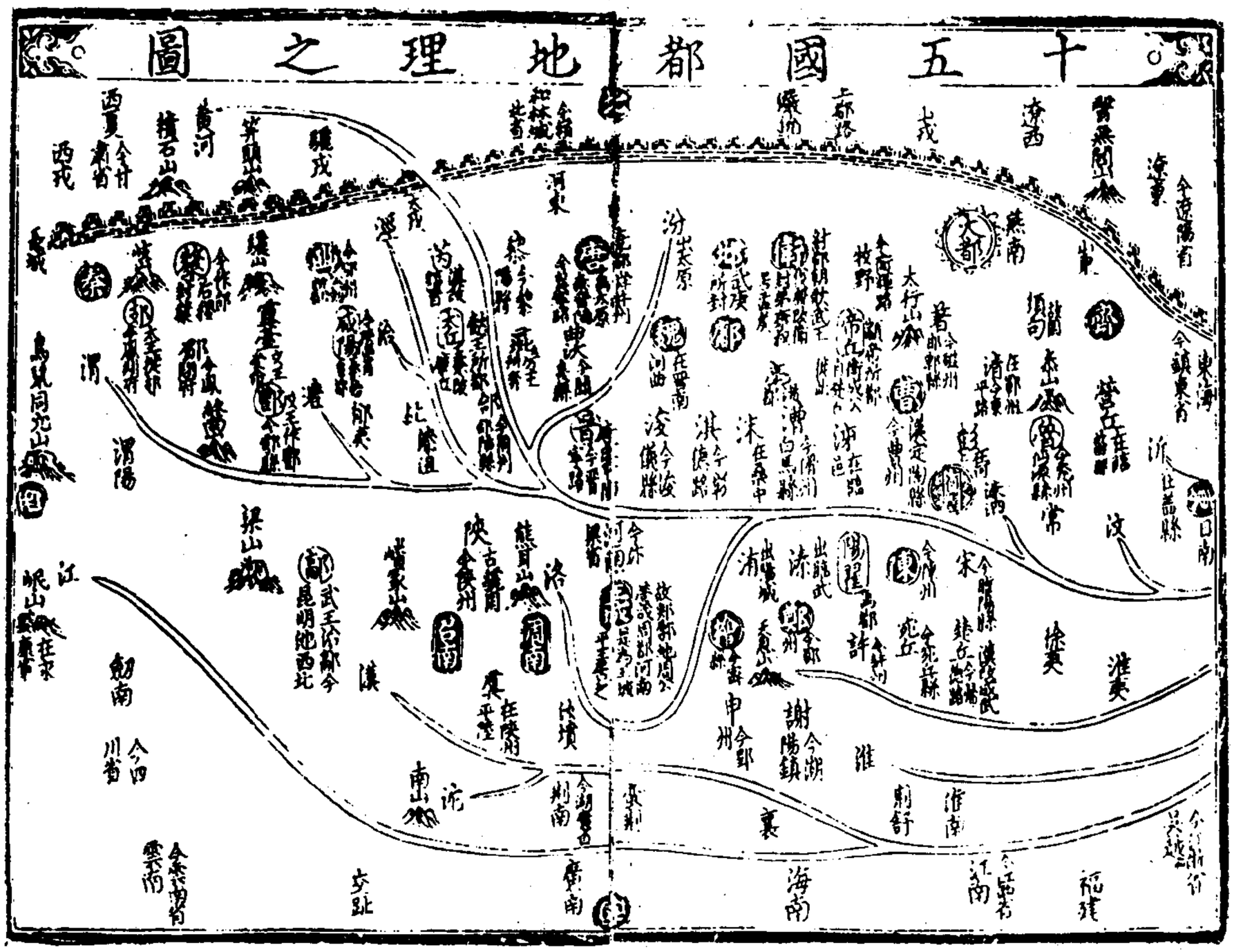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

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書亦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玄傲連山潛虛倣歸藏今皆參攷三易篆籀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禮經一禮記傳書亦有三說不傳今所傳穀梁竝行于世詩則魯韓二家亡說唯毛氏耳孚官中祕書授詩潘邸春容道及羣玉閒與祕書郎王伯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攷一卷通詁嘗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炙四詩異同曰簡衆攷皆備魯詩盛行于昔韓詩則燕趙間好尚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竝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音實詩廢籀韓詩雖存而寖微唯毛氏獨行呂望之今此四家詩異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固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呂博學宏詞名世伯厚謂其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判華竝實尽洗時粧顯意古學攻深研亦有嗜古癖故題卷首以見同館友翁切磋琢磨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邑人王応麟序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勇存外傳而齊魯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子集傳閎意妙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芣苢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賈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尚數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朱子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切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因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朱子之意云耳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淺儀王應麟伯厚序



詩傳附錄姓氏

黃氏榦　直卿
廖氏德明　子晦
陳氏淳　安卿
陳氏埴　器之
李氏方子　正叔
董氏銖　叔重
輔氏廣　漢卿
沈氏僩　莊仲
萬氏人傑　正淳
金氏去僞　敬直
葉氏賀孫　味道
錢氏木之　子山
李氏閎祖　守約
潘氏時舉　子善
林氏學蒙　正卿
滕氏璘　德粹
湯氏泳　叔敬
舒氏高
蔡氏模　仲覺
林氏武子
鄒氏浩
吳氏振
黃氏卓
劉氏砥　履之

詩傳附錄姓氏

黃氏義剛　去私
林氏慶孫　子武
呂氏燾　德昭
鄭氏可學　子上
李氏儒用　仲秉
潘氏恭叔
蘇氏宜父
吳氏琮　仲方
徐氏寓　居父
劉氏礪　用之

詩傳纂疏姓氏

毛氏大毛公不知名小毛公名萇　元凱
杜氏預
陸氏璣
孔氏穎達　仲達
陸氏佃　農師　山陰
王氏安石　介甫
蘇氏軾　子瞻
程子頤　伊川
楊氏時　中立
張氏栻　敬夫
李氏撝　迂仲
陳氏腾飛　少南
段氏昌父
徐氏
曹氏
沈氏
立氏
孫氏炎
董氏
嚴氏粲　華谷
項氏安世
謝氏枋得　疊山
張氏學龍　竹房
鄭氏玄
郭氏璞　景純
王氏肅　元雍
胡氏旦　渤海
歐陽氏脩　永叔
曾氏鞏　子固
張子載　子厚
劉氏彝　執中　長樂
呂氏祖謙　伯恭
陳氏傅良　君舉
黃氏櫄　實夫
范氏當塗
王氏炎　晦叔
林氏賢良
呂氏和叔
范氏
謝氏
濮氏一之　斗南
錢氏
劉氏瞻
洪氏容齋
熊氏朴　去非

纂疏姓氏終

詩篇目録
國風
周南 正風 凡一十一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正風 凡十四篇
鵲巢 采蘩 甘棠
采蘋 草蟲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邶 變風 凡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静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變風 凡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變風 凡十篇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變風 凡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變風 凡廿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太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變風　凡十一篇

第七卷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變風　凡七篇

第八卷　蟋蟀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碩鼠　伐檀

唐　變風　凡十二篇

第九卷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變風　凡十篇

第十卷　車鄰　駟驖　小戎
黃鳥　終南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　變風　凡十篇

第十一卷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鄶　變風　凡四篇

羔裘　素冠
匪風　曹　變風　凡四篇
蜉蝣　候人
下泉

豳　變風　凡七篇

七月　鴟鴞
破斧　伐柯

小雅　凡八十篇

鹿鳴　此下小雅正
四牡
常棣　伐木
采薇　出車
魚麗　南陔
華黍　由庚
崇丘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采芑　車攻

皇皇者華
天保
杕杜　白華
南有嘉魚
由儀

六月　此以下變小雅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我行其野　節南山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谷風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白駒　黃鳥　斯干　無羊　正月　十月之交
大雅　文王　此正大雅　大明　緜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民勞　此以下變大雅　板　蕩　抑　桑柔　瞻卬　召旻　凡廿一篇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時邁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凡廿一篇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凡四篇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凡五篇
鼓鍾　南田　裳裳者華　桑扈　車舝　魚藻　菀柳　都人士　隰桑　瓠葉　何草不黃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南有嘉魚　崇丘　由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我行其野　節南山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谷風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白駒　黃鳥　斯干　無羊　正月　十月之交　大雅　文王　此正大雅　大明　緜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民勞　此以下變大雅　板　蕩　抑　桑柔　瞻卬　召旻　凡廿一篇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時邁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凡廿一篇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凡四篇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凡五篇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凡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凡五篇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篇目録

文場取士詩以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録纂疏羽翼朱傳求無遺也今以詩致謹録諸棣附於集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斐英幷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旨泰定丁卯日長至後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詩傳綱領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録纂疏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所之所以言志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嗣反怒奴故反乖古懷反困苦悴也漢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讀之使人自得之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後同）五曰雅六曰頌（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若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緑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兼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

故三者文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比然比興之中錯綜參於比而緣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輯】風雅頌之體如言仰之調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只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風雅無天子之風之義先儒多錯認仲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固合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制不必說雅之降為風木之又曰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定如何其不敢從大雅論賦比興如直敘其事者賦也如引物為說者比也如本專言其事而寓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大雅又曰如詩人之情性而詞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啻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論詩以諫乃大師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輯】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一句也有病洞禮謂記曾無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高又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干國史甚事琮○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感人者深至是而化下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故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說亦未盡○

【輯】變風變雅之作固多於正風正雅然正風正雅之數亦自多於變風變雅如邶鄘十二篇為變大雅皆胡叟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終難一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闕之於本篇云【輯】問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感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性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大雅變風又多是深遠閎之詩故吹劒之類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有此亦以言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同上○【輯】問變雅如

何曰也是後人感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性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大雅變風又多是深遠閎之詩故吹劒之類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有此亦以言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同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俗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四夫四婦蓋非一人而已以為東山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盡其說是周公作以教人則不知定如何其不敢從大雅論賦比興詩人之情性而詞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啻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論詩以諫乃大師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輯】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一句也有病洞禮謂記曾無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高又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干國史甚事琮○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感人者深至是而化下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故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說亦未盡○

【輯】變風變雅之作固多於正風正雅然正風正雅之數亦自多於變風變雅如邶鄘十二篇為變大雅皆胡叟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終難一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闕之於本篇云【輯】問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感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性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大雅變風又多是深遠閎之詩故吹劒之類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有此亦以言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同上○國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輯】風刺之風福反○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也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味深長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有借彼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當在言外興是以一物比一物而其事當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緩興意雖閎而時見於句上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做詩底皮膚比興故謂之三緯○【輯】或問三經三緯之說曰詩經總論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說亦未盡○

上以風化下

風化下所謂上以言

以戒故曰風

風刺之風福反○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也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上之化有不善則下之人又歌詩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謂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約正大雅指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至懿王夷王時王道微缺禮義廢壞政教失紀綱廢興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叶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无射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爲宮而節其聲之上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說見大序）以六德爲之本（中和祇庸孝友）以六律爲之音（六律謂黃鍾至无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爲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藝文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篇內之亡說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

禮皆雅言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它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子所雅言詩書執（執守也）

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謂以素爲絢故問之記曰繪畫之事後於素功是也素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起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言詩三百言而惟此言足以蔽其義○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大雅抑○子曰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善自謂能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言貧既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加勉爲富既不已而益謹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加勉爲富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及謂以素爲絢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謂以素爲絢故問之記曰繪畫之事後於素功是也素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仰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足結愚謂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焉逆不收自必加損於彼也）程子（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剌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得儘有好仔細觀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以後極好蓋是已公子之詩看本指却不如此賀孫程先生詩傳取義大多詩人平易忽不如此）

張子（載字子厚）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悠悠春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必大段著心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默平聲）

詩傳綱領

語錄輯要

○先生云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方子○愚按先生有意寫出韓詩章句前宋景定間汲儀王應麟伯厚本先生意於文選注又傳記說文尒雅等書凡所沐浴濡潤二家詩皆幸為一編名曰詩攷今附見于集傳之後以廣先生之意云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傳三十卷是毛為古訓亦不與經連焉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鄭康成賈孫○愚按如古注關雎篇末云關雎五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注五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故言二章一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注五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故言二章一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注五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故言二章一

作序辨說一冊其他譯矣辨之頗詳矣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姑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方子

○因說叶韻曰此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矣之類如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之時舉

○或問吳才老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

○讀詩只是將意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賀孫

○讀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看他好底合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鎗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僩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興處最不緊要然是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　僩

○讀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起全

○叶韻乃吳才老所作其又續添之　晦　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齊整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　僩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矢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吳氏音嚴字為莊字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詞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字剛字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户剛反又知嚴字與皇字叶于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又如伐木分樂其務叶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其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叶音汝明矣　義剛　賡

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也便不是讀詩木之

○必大問以詩觀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僞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必大

○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心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嚴精舍新刊

詩序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本自合為一編乃宏作明矣又以為諸序本自各為一篇乃宏所分而其下頗說六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以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復辨而遂為定論故其為說反得以行而其捨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又反為因序以作於是學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委曲迂就穿鑿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地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輕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列一篇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備人意處又曰大序却好或者謂補綴而成亦有此理讀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子註其序亦在後德明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王德脩曰六經惟詩最分明先生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壞序出然漢儒守舊說自作一般文章大率古人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如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如今人見才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毘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諂說把持放鵰何以為情性之正貿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此序美刺撮却附會作小序美刺撮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未嘗稱后妃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查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有二皆以為后妃之功致則是體樂在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若無與焉惟南豈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教之者有此其然古之戒防曉喻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嘗自外至哉世閨閤之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而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辭而不自知之皆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得之風之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燕幾得之風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說見二南攝論非獨天子用之也 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攝論

表首閔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德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化也舊說以為太王王季說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繫之召召南繫之召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不相涉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始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 李氏曰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蓋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而得其詩謂之周南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即文王也又曰凡此二十五詩者皆文王之化王化之基也○愚按分陝之說是成王時分熊氏說非也辨之於周南之首 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宋樂說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興詩人本諸社稷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乱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之說也與毛氏說義乖矣但以哀而不傷之一語為周公制作之大體則無欲防中之樂則是周公之書儀礼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礼不得為周公之書則周公之盛時乃無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制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勝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其君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称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當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謬類此（程子曰各有本也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見序得却如此）東萊呂氏曰閔睢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以附益之殊不知其所謂本葛覃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既為后妃之事責而勤儉乃為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可称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卷耳后妃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若矣且首章之首句得之為使臣首○樛木后妃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故此（永嘉薛氏曰應效應也公子拍周南君子生長富貴未嘗委懼況當殺禾俗流咄敗之時宜其

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麟趾不成於言之時○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刊刪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時
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家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
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出遠而
不可知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
則不失職矣揚氏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供祭祀爲職○草蟲大夫
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人及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也○采蘋大夫妻能循
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
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歐氏曰召伯聽訟尚有強暴侵陵貞女事景紛之蕭氏曰召伯聽訟行文王之化猶未純被之日也○羔羊鵲
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所得之但爲鵲巢而發耳○殷其雷勸
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
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陝
西諸國大夫也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此序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
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
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

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
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
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而無怨之意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
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嫡之德如此今但言詩不必信序
之說謂妻媵謂妾古者嫁女又以姪娣從謂之媵○召氏曰嫡謂妻媵謂妾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從謂之媵
士婚禮云雖無姪娣媵先言姪者姪先於媵見士
有姪娣媵但不必備耳○野有死麕惡強暴也天下大亂彊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
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彊暴之人雖無禮義之外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何彼襛矣美王
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
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猶系其夫家也仍文不
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
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猶系其夫家也仍文不
其言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拔貴以驕其夫家也仍文王
詩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
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衣者也與曹氏曰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路曰重翟以至
翟車乃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之六服自褕翟以至揄狄凡六等褕翟之次即褕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
褕翟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
則車用厭翟服用褕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
茀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所
效於諸侯故詩稱鄭之子明以其夫天下王后一等則所○騶
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躰
也王若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乃言南
之終王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大王道成非諸侯之事
而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二南者周公所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
賢語發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

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矣則其爲樂官明矣獨以騶虞爲節者以騶虞樂官之中一而不分言中此騶虞說不同今存於此

（疏）騶虞詩仁在發之前此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人傳

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作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山林之士窮居小序皆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略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小序者始以其意揣摩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敗錯有所不知而亦不害其爲不自敗錯有所不知而亦不害其爲不自敗錯有所不知而

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章具詩有伯之詞）（陳氏曰）（鄭氏曰）（東萊呂氏曰）（其妻）（其伯）（僖侯）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盧（狄）（逐）（黎）（侯）（寓）（衛）（穆公）（之詩）（不可得而知也）（鄭氏曰衛）（詩序）（黎民）（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歟）（稱侯今云伯者時為州伯）（此）（五侯）（九伯）（侯）（為）（牧）（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震）（夏）（及）（商）（曰）（牧）（周）（謂）（之）（牧）（而）（春）（秋）（傳）（云）（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与）（殷）（同）（亦）（十）（國）（為）（連）（連）（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故）（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不）（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牧）（當）（言）（眞）（綸）（牧）（也）（愚）（按）（朱）（子）（辨）（序）（之）（非）（今）（參）（錄）（疏）（姑）（見）（方）（伯）（連）（帥）（之）義（尔）（）簡兮刺不用賢也衛（序）（君）（能）（尊）（賢）（而）（國）（人）（美）（之）（詩）（意）（而）（為）（此）（詞）（不）（足）（以）（語）（之）（）（鄭氏曰）（伶）（官）（樂）（官）（為）（伶）（官）（也）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詞）（亦）（序）（意）（而）（為）（此）（說）（）（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為故號樂官為伶官）○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鄭氏曰）（女）（嫁）（而）（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寧）（兄）（弟）（）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寧兄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衛國並為（）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之）（政）（如）（北）（風）（之）（詩）（已）（見）（本）（篇）（矣）（）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之）（云）（者）（恐）（非）（是）（）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鄭）（曰）（衛）（君）（宣）（公）（孔）（曰）（夫）（人）（夷）（姜）（）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宋）（氏）（曰）（宣）（八）（年）（公）（欲）（為）（娶）（於）（齊）（先）（使）（下）（大）（夫）（相）（其）（妻）（）（鄭）（曰）（衛）（人）（以）（其）（不）（似）（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宋）（氏）（曰）（宣）（八）（年）（公）（欲）（納）（之）（恐）（其）（不）（似）（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東萊呂氏曰）（其妻）（其伯）（僖侯）（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盧）（狄）（逐）（黎）（侯）（寓）（衛）（穆）（公）（之）（詩）（不）（可）（得）（而）（知）（也）（）（鄭）（氏）（曰）（衛）（黎）（民）（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歟）（稱）（侯）（今）（云）（伯）（者）（時）（為）（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震）（夏）（及）（商）（曰）（牧）（周）（謂）（之）（牧）（而）（春）（秋）（傳）（云）（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与）（殷）（同）（亦）（十）（國）（為）（連）（連）（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故）（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不）（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牧）（當）（言）（眞）（綸）（牧）（也）（）（愚）（按）（朱）（子）（辨）（序）（之）（非）（今）（參）（錄）（疏）（姑）（見）（）（鄭）（氏）（曰）（宣）（八）（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丈）（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頑）（昭）（伯）（宣）（公）（庶）（子）（惠）（公）（庶）（兄）○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經）（）（）（

胡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正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記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也不然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少諱其類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爲之何等之鬼神之侑哉又豈不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鄉之風俗之累哉其亦誤矣

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者大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山於此邪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止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旬卿所謂詩中聲之大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刪述之旨何即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詩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鄭樵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如此懶慢也○鶉之奔奔肥饒不害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詩皆小然以開其樂使人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剔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孔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濟野廣公滅乃東徙渡河野廣則在河南大梁北濟陰城武縣西南是也○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曰楚丘濟陰城武縣西南是也○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

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不與相長雅李氏曰不與齒之列也○其文公轉移之速如此所謂繫一人之本也○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深寓其間惜之意而已惟大夫風浪無使君羞意而師亦深微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悟矣黃氏曰碩人詩即綠衣之詩繫妻之不當僭而僭頌人言夫人之瓦見莅而不見莅也○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刺詩序首公之辭也鄭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

刺莊公矣序盡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緣序不志君之惡故不過若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伯兮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碩人閔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據春秋傳得之○氓刺文公能其族之貴容見之美以儀之盛又言舊姻舅不與相深寫其閒情之意而已惟大夫風浪無使君羞意而師亦深微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悟矣黃氏曰碩人詩即綠衣之詩繫妻之不當僭而僭頌人言夫人之瓦見莅而不見莅也○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刺詩序首公之辭也鄭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

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是詩也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說鄭氏曰滅昏於他曰滅○鄭氏曰城若又有本秋傳曰諸於漕邑漕邑齊地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頃丕生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期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爲辭爾實救女穆廣大息曰報我不爲男子載馳男氏之惠與夫人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爲真欲歸唁則非也

衛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說鄭氏曰武公和○樊光侯子○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山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意則亦不得爲明然詩文未有見弃於君之意

理無○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未見不能以禮之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考證詳可考（孔氏曰惠公朔宣公晉子閔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

杜預云蓋文十五六○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宋雖小猶有禮也君其許之乎桓公曰諾既而不與太子怒曰諾而不與信也不如勿許既而又與是重困也不如勿與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目夷仁而信仁則民親信則民從親民從而後可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和民和利兼得民之謂德德義之主也主能固之所以長民也公曰善乃立之襄公薨目夷以國讓公子而相之宋人賴之）○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氏曰宗周既滅矣我不可以復反而事他人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子毋自將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招為祿仕自將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鄭以詩言君子而祿則是貪祿而仕非免死而已故易之不足而昧於幾矣）

道之不行為貧而仕非免死而已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不得已之心有不容自已者存焉力之所能為也是以招為祿仕鮑焉而不辭也若夫貪祿而仕則是以全身遠害為心而不顧其力之不足而昧於幾矣故君子之不為也

大車相偶以車與車相偶
似其詞與鄘子伶正同序說矣　○大東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遥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漿之東有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小東大夫也以譏朝廷無人使己勞苦而不得代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是穫薪尚有漚者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是穫薪尚有漚者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是穫薪尚有漚者

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見上○狡童刺忽也不
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名忽莊公之孫厲公之子厲公出奔櫟而不反忽以
公孫在位地位已定而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知其君臣之分而愚以狡童目之耶比之昭公不
事大不可謂狡而忽於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之說亦以溢惡而得之歟○還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馳逐謂之好焉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
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
曰君臣失道者又无所謂○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
晏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掌縣壺之令

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風雨思君子也
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其說見本篇○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
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此乃惡溺奔者之詞序說非是○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
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
以風焉義與選同序說非是○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
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公當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時思不期而會焉陳來曰此說非是○漸
漸師出以律失律而凶喪其為卿由之君而不
救焉鄭公子忽以賢才有大功於鄭而為祭仲所逐鄭人以其權重而畏之故莫肯為之
○還刺荒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亦以溢惡而得之歟○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馳逐謂之好焉同上○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
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
曰君臣失道者又无所謂○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
晏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掌縣壺之令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詩
○荷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此卓得之
魏葛屨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爲其君而作止雷同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原者之本意也○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詩也此未必爲孝子而作止雷同集注其國小而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不理其訟則其民頑之序文缺
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書美君子之人亦豈容序言刺貪鄙失其指矣○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計以碩鼠比其君也
碩鼠民曰黍離以碩鼠比其君也
食爾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飲且鬻四顧不審食便此鼠食者莫切於此
唐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刺僖公者蓋特以此詩之作初不為此也○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昔蟋蟀之意而說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謂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東萊引先生初謂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公不知晉
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八年曲沃桓叔率子鮮立是為
莊伯伐翼弒孝侯六年莊伯伐翼弒孝侯奔隨隨侯為孝侯
報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
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率子豹立是為武公九年武
公伐翼殺哀侯小子侯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
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以其寶賂獻于釐王命虢仲立哀侯
之弟緡一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述其賂一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若其事而陳之耳亭
乃以為美之失且武公弒君滅國大逆不道乃王法
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
是亦標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贓賦

餌公良史以求私方且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賊義以敗俗小序之陋固多
我其願劍順逆以正人心以誅陋俗自附於春
秋之義云
東萊引先生初謂編詩者既有所褒又有所貶其意深微
豈意淺戆所可窺測乎
○有杕之杜
曲沃武公滅周地而有之此其所以求
周人之心而固其民之道歟
孔氏曰左傳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壯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為晉君已經
年乃得二十八年滅翼而并晉也小序之陋固多
此類
○杕杜
思同姓也
孔氏曰左傳桓叔封于曲沃莊伯以下皆為晉侯則桓叔
之子孫為晉公族者多矣此詩人所以思之歟
○羔裘
大夫以道自持而為國人所愛焉
○鴛鴦
刺不能愛下也
○頍弁
諸公子之事可見也

○車舝
燕朋友故舊也
○青蠅
止讒也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魚藻
刺幽王也
○采菽
諸侯來朝也
○角弓
兄弟相戒也
○菀柳
刺幽王也
○都人士
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采綠
刺怨曠也
○黍苗
美宣王也
○隰桑
思賢也
○白華
周人刺幽后也
○綿蠻
大夫刺幽王也
○瓠葉
大夫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
東萊引先生初謂此詩大率秦風雖曰
頌美其間亦有譏刺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苕之華
閔周也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也
○巧言
大夫刺幽王也
○谷風
刺幽王也
○蓼莪
刺幽王也
○大東
東萊引先生初謂此詩大率譏刺而
已其間亦有勸勉之意
○四牡
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也
○常棣
燕兄弟也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
臣下以political也
○采薇
遣戍役也
○出車
勞還將帥也
○杕杜
勞還役者也
○南山有臺
樂得賢也
○由庚
樂得賢也
○南有嘉魚
樂與賢也
○崇丘
樂得賢也
○南山有嘉魚之什
東萊引先生初謂此篇之詩大率皆
燕饗賓客之樂
○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時和歲豐百物成也
○魚麗
美物盛也
○由庚
萬物得其所也
○南有嘉魚
樂與賢也
○崇丘
樂得賢也
○南山有臺
樂得賢也
○由儀
萬物各得其所也
○蓼蕭
澤及四海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
○六月
宣王北伐也
○采芑
宣王南征也
○車攻
宣王復古也
○吉日
美宣王田也
○鴻鴈
美宣王能中興也
○庭燎
美宣王也
○沔水
規宣王也
○鶴鳴
誨宣王也
○祈父
刺宣王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
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
刺宣王也
○斯干
宣王考室也
○無羊
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之什
東萊引先生初謂此篇之詩大率皆
譏刺之作
○正月
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
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
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
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
大夫刺幽王

與毛序之意同序說詳矣○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
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次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宋人齊人戰于令狐二年晉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宋人齊人戰于令狐
而不與民同欲焉序意蓋謂詩情不協繫疏孔氏說已見本篇矣
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誤見舅氏如母存焉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愚謂我見舅氏之上闕一曰字按左傳二十四年乙酉穆公納文公左文七年辛丑康公即位已十七年據序則此詩作於即位之年而今以康公之役亦是年也何康公思其母以及其舅乃忽於其舅之孫乎晉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諡法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喪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同上○衡門誘淫也誘者小心無忘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愿也○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淫奔之詩○東門之楊刺不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同上○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陳國君臣事无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大抵數世不如其信然否此蓋己有蠱惑之者故詩人歸咎於无良師傅也○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君之讒宣公林杜不得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刺詩○月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風獨此篇為有據○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隰有萇楚疾恣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此序之誤○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也謂通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遼遼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言昭公未有善○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但以合於左氏所記晉文入曹之序證之非共公未知然否○鳲鳩刺不壹也此美詩○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曹无他事可考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班子○共公表昭公班子

嚴氏曰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然伯下泉觀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譏而文於曹虐於共執其君分其田

函七月陳王業之艱難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東萊呂氏曰先編以七月次周公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周公之志可知先公先七月之事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一言以蔽之曰緣伐之勞力趁時務穡如此而已凡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忘也陽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前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同其職功未易集也）○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亦以金縢爲文最爲有據）○時宰（東萊呂氏曰此詩凶論疑之耶曰若說不敢則已是固疑者矣益周公以管叔不能和兄弟而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周公名之曰鴟鴞土亦未敢謂公）○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思也二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亭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美之而作也）○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原說以爲管蔡商奄尤无理也）○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狼跋美周公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東萊呂氏曰先編以七月次周公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周公之志可知先公先七月之事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一言以蔽之曰緣伐之勞力趁時務穡如此而已凡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忘也陽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前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同其職功未易集也）○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亦以金縢爲文最爲有據）○時宰（東萊呂氏曰此詩凶論疑之耶曰若說不敢則已是固疑者矣益周公以管叔不能和兄弟而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周公名之曰鴟鴞土亦未敢謂公）○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思也二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亭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

歸美以報其上焉（以下皆也臣不歸美於王以報其上以下皆以其然也此詩之所以賦）○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杜以勤歸也（此本於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衛說也）○出車勞還帥也（同上詩所謂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者也）○杕杜勞還役也（同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此篇以下時世以第序說之文已見本篇）○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此詩也謂孝子之潔白義又同所用已見本篇）○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同上此序文無理）○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其辭者乃本無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見南陔）○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見上）○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上）○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為蓼蕭諸侯之詩但見蓼蕭湛露同時燕樂之詩而海其失與）○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詳見本篇詩名下）○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百穀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由儀廢則萬物不得其宜矣蓼蕭廢則恩澤不及四海矣湛露廢則諸侯懈怠矣彤弓廢則賞賜不行矣菁菁者莪廢則君子不能長育人材矣）

鳴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疏）○庭燎美宣王也（疏）○沔水規宣王也因以箴之（疏）○鶴鳴誨宣王也（疏）○祈父刺宣王也（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也○無羊宣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疏）○無將大車大夫悔仕也○小明大夫悔仕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疏）○巧言刺幽王也○何人斯蘇公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疏）○無將大車大夫悔仕也○小明大夫悔仕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棼泆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自此篇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因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皆為衰世之意也鄭氏謹按其時事之篇次大抵皆先後相從之篇有相類者則又相從之篇有相類者則又相從之篇有相類者則又

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志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此詩大旨刺大臣不用仁心遺志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曰武王之雅一篇下武言繼文繼二后之文德也繼文之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文王有聲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傳）說曰本篇說曰本篇之說（朱傳）指文王也繼伐詩兼言二后以文王皆有文德可繼不專繼伐詩專言文王以文王工事無伐功所謂繼伐者亦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為其大者然伐崇實以文德至武王伐商然後受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朱傳）段氏曰鄭氏曰歌大樂歌仁見於頌祀主於敬原其所以尊祖之意而辭簡此篇大旨因祀事之餘推天之意已詳論本篇末集至武王伐商然後受其嫄以下皆論師之詞說歟○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傳）段氏曰此言周本其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体首說之節目引下句如行葦牛羊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肴羹之類但見勿踐戚戚以為長老乞言皆意也（朱傳）詩人假物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傳）序之失如一篇亦近臣惠及朋友而後王燕之而後王燕朋友焉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其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朱傳）段氏曰太子靜置召公家用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事在厲王十七年周人王其以我為怨乎乃以其子代太子於難乃與周公行政號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為王夫以十四年之間朝廷无王召穆公乃以為壽宣王不以為疑此非其才如伊尹者必不能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蔡疏）鄭氏曰凡伯周同姓之卿（朱傳）假物也入為王卿士（朱傳）凡伯周公之後也凡伯周公之後也（朱傳）凡伯來聘則凡伯小伯由來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小伯由來（朱傳）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假樂嘉成王也（朱傳）嘉成王也○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事而有驕逸之志故作是詩也（朱傳）鄭氏曰涖臨也臨政事之時而有驕逸之志（朱傳）指文王也繼伐詩兼言文王以文王工事無伐功所謂繼伐者亦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為其大者然伐崇實以文德至武王伐商然後受其伐功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朱傳）鄭氏曰周公相成王成王將涖政事而有驕逸之志故作公劉以戒王（朱傳）指文王也繼伐詩兼言文王以文王工事無伐功所謂繼伐者亦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為其大者然伐崇實以文德至武王伐商然後受其伐功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朱傳）鄭氏曰泂遠也遠於王位（朱傳）指文王也繼伐詩兼言文王以文王工事無伐功所謂繼伐者亦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為其大者然伐崇實以文德至武王伐商然後受其伐功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朱傳）鄭氏曰泂遠也遠於王位（朱傳）指文王也繼伐詩兼言文王以文王工事無伐功所謂繼伐者亦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為其大者然伐崇實以文德至武王伐商然後受其伐功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蔡疏）鄭氏曰江漢鄭玄召穆公厲王無道天下離叛召穆公思周德而作是詩（朱傳）段氏曰江漢孔疏據穆公序則

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傳）求賢用吉士然亦未必分賢人吉士為兩事後之說者附說說陳

德輶有道也（朱傳）詩意亦疏○

義也大序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諷其上傷何妨於諷刺乎○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自作又兒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三十六年未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人君之美莫大焉孔氏曰賢有德行能多才藝爲侯伯猶召而況王乎○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陳氏曰按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序皆以爲美宣王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茂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鄭氏曰梁山於韓最高大爲國之鎮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姞姓國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左傳曰武之穆也侯氏曰幽王以後爲晉所併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吉甫見上總說詳之

鄭氏曰召公名虎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洞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嚴氏曰此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王弟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雖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舊歌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爲王親征宣王憤殫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憲其伐戎之伐淮有進歌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王大壞也

見上

鄭氏曰凡伯大夫春秋魯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孔氏曰凡國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所引春秋者凡伯出聘之不謂與此爲一人也魯氏曰板爲上末不作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濮氏曰中隔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大壞則凡伯非一人明矣○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

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而已毛氏之序蓋亦衍說矣

周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曹氏曰按召誥云成王作豐攻宅作洛使召公先相宅則是成王將謀洛之初豫自豐告文武之廟然後乃遣召公往營成周則是召公既得吉卜宅也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予不敢宿則予惟以秬鬯二卣告于文王武王乃命寧予以秬鬯一卣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惟曰若茲誥則是周公乃告文王武王而祀于新邑

招以蒙蒼論所謂豈弟君子是也孔○執競武王
氏曰望者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執競祀武王
也此詩并及成康則卒說誤矣其說已見吳天有成命之篇
鄭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
亦以詞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
豈可以其大王克殷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
爲周有天下之意耳○思文后稷配天也序
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即孝經所謂郊祀
后稷以配天者也我將言祀文
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序誤○噫嘻春夏祈穀于上
帝也序誤○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序
鄭氏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以
奉夏祀其殺後則初封武庚殺後以微子○
豐年秋冬報也序誤○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序
鄭氏曰樂始作而合乎祖猶認樂始成而奏於祖考也陳氏曰
臣工之後來助祭也
帝也序誤○噫嘻春夏祈穀于上
氏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以
以奉夏祀其殺後則初封武庚殺後以微子○
豐年秋冬報也序誤○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序
鄭氏曰樂始作而合乎祖猶認樂始成而奏於祖考也陳氏曰

始祼于祖廟之時主人升而合樂歌有瞽之詩○潛
孔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
漁人春獻王鮪冬言薦者進升祖其義一也
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隆殺
云河南滎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鱣
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游山穴爲岫
祖故張衡云王鮪潛岫居山穴爲岫
周人禘譽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
太祖即后稷也禘譽於后稷配之所謂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也祭法又曰周人禘嚳郊稷
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升祔之于太祖則自此
而二禘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自后稷
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譽稷者語以爲吉禘于文
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載見
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而後通用於它廟耳○載見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序以載訓始故云○有客微
子來見祖廟也序始見恐未必然也
微子殷後李氏曰微子啟紂之庶兄封於微而
爵之爲公本
文詩同此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矣○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講武而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也詳下文○嚴氏粲曰解順新語曰講武而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世孔氏曰解順新語武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作此頌以無其詩以頌声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乃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於武王庠詩者謂之武志若後世武王將出征而講武類禡其志已欲保嗽士卒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世孔氏曰禡祭造陣法者其神果不或曰黃帝禡周礼作貉又或作貊古今異也○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孔氏曰左傳曰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十五人姞姓之國者十五分士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季氏曰封必於朝蓋歸功祖宗不敢專也曹氏曰因祭明日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遍于四岳河海所訓般旋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山二篇說般旋之義從舟從殳一所以旋也今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殳一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遍于四岳河海所訓般旋也

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氏曰武王定天下巡守祭四岳河海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魯頌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事

毅之意卓

孔氏曰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

說繫矣

當惠王襄王時魯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賢而為卿其脉行父繼之是為季文子自是以大夫曰史克魯史也孔氏曰此頌之無故不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別君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各見於傳則史克於文公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又曰文十八年傳称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作是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作○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落成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李氏曰僖公之賢者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脩

詩序終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國風一之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足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肆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方諸侯之國也周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四南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南國者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雎 音疽。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小自別好逑 音求。逑匹也幽閒深遠之稱也淑善也女子有善行之稱也君子指文王也后妃之德必如是之和且正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也自此以下至芣苢十一篇皆周南之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小自別雎鳩相應之和聲也雎鳩偶而不相亂偶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今詩傳皆以爲生偶而有別之說未詳孰是然其性好水常並遊

之端也可謂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已然如關雎麟趾相
善說詩矣一（問）（詩）（比）（興）
且如關關雎鳩不是興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
說那實事處皆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
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
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興）又曰此是興詩興起也
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而和柔之
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
者雖皆是興與關雎不同也（時舉）問器遠君舉說關雎如
何曰謂后妃自慊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
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不敢妒忌之德曰鄭氏也如此說了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
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
說道是恁是德只恁地淨淪說這便見得后妃德盛難言處（賀）
（孫）（珠）又一段已見綢領讀詩內同上王雎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
狀如此問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兩兩相隨不相失然
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却與
烈女傳所引義合乘居浩又曰毛氏以為摯而不淫之
別摯與至同言其情潛
意時舉又曰解詩離脫
底便可貶窕如關雎只得說（卓木今在眼前識得）（厥）氏
曰左傳鄭子五鳩鄭氏司空（道是摯而有別）（厥）氏
氏司馬此詩雎鳩是也祝鳩氏司空也曹風

鳲鳩也鄭氏司農云鳲鳩秸鞠也
小雅鴛鴦小妃之鳴鴛鴦匹鳥
巢之鳩非鵲鳩又在下而有別故為司馬士法則○參初金反又所
初宜反行孟反菜左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北反長短不齊之貌行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菜紫
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
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若
輾之周一反者輾之過側若轉之留皆所不安席之意○此章本
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
之淑女則當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
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
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時舉）（嚴）（氏）（可）（均）
州鄒行為卷公疑蓋細草亂生有若類然詩人之辭不苟矣李
氏曰顏氏家訓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用為祭祀之
菜○參老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
己之參老荇菜左右芼莫報反叶音蹈之窈窕淑女鍾鼓樂

音之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
洛之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擬愛之意也鍾金屬鼓
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擬愛之意也鍾金屬鼓
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芼之矣
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
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
此（時舉）（嚴）（氏）（可）（均）雜肉為羹又昏義芼以婦德云用菜也疏云用菜
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
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十六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
盡用柬菜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
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宋得
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
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者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
友○愚謂流只是言荇菜順流於水中荇菜方流於水中以興
淑女未得而方求之也及其既采以興淑女既得而友之也及其既芼以興淑女方得
而樂之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曰關
雎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得其性情之正聲
氣之和也蓋德如雎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

固可以哀樂而皆不過其則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
其全體也德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
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
得學詩之本矣○康侯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若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
乎天地則無以奉神棄之統而理萬物已言自上世
以來三代興廢未（閔）（予）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
有不由此若也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
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
公作是否曰也未見得是未
又曰凡信風者皆民
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
行倫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
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蓋耳如關雎之詩正是
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膂肺腑一時換了
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
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詞
公所作則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
詵官定樂章相似都無此二子自然發見底意思亦何

以致移風易俗之効耶荅論恭反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也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幽州稱黃鸝齊人謂之黃鳥幽州人謂之楚雀一名倉庚一名鶬黃一名黃鳥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音亦叶五忽反是濩胡郭爲絺丑知爲絺丑反爲絺綌之事治其麤細以供衣服也○此后妃之事也后妃謂太姒文王之妃也太姒之家在莘國有女子名曰太姒蓋大姒之家在莘國有女子名曰太姒蓋大姒之家在莘國有女子名曰太姒蓋大

理以平易求之不必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
泥着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可學
孔氏曰嘉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
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愚謂此詩豈后妃所以稱願
文王之詩乎后妃偶見南有樛木為葛藟之所綏矣味樂只之辭文王
王曰雖此樂易之君子則為福履之雍雍在宮之象亦豫可見且承
宋子以為后妃自作思念文王之意也荒奄也○南有樛木葛藟
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
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縈旋成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螽屬長而
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
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此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
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則興也
凡言比者放此入韻了如此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依舊是
賦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說那人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說那人了下

桃夭三章章四句

蕭蕭兎罝子斜反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陟耕反又陟角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興也蕭蕭肅清也罝兎者也丁丁椓杙聲也
赳赳武貌干扞也城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

桃夭夭灼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咩反之子于歸宜其室
家古胡古牙二反○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
灼灼華之盛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周流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
時也宜者和順之道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
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興
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頌其首用宏慈嚴氏曰黃大也桃之華色黃大故為大防蕡鼓為大鼓之義有○桃之
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蓁蓁葉
一家之人東萊呂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
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
人也非有他義蓋餘興未
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兎罝子斜反又子余反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興也肅肅整飭貌罝兎者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
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雖罝兎之野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
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問兎
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毛氏曰林野也
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可兼音孤
丁椓代杙據之聲孔氏曰打橛如盾防守如城皆
時周人之詩施其南摘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
驗也凡推須稱王皆
皆追王後所作爾○肅肅兎罝施于中逵逵九達之道仇
公侯好仇匹也○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康衢引
公侯好仇匹也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
千城而已歎美之
無已也下倣此○肅肅兎罝施于中林林野中林中心同德
侯腹心興也中林中腹心同德
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兎罝三章章四句夫者論才德
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今說詩者況於序文莫不好
夫亦不過國有三數人今說詩者況於序文莫不好
德賢人衆多之說因以謂周南舉國皆賢下至兎罝
之人皆賢方召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才又近誣矣又
詩本義曰捕兎之人布網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整
使兎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武夫守禦赳赳勇

力外可芣腹心以見周南之君所任守禦之大猶如此也

采采芣苢音以薄言采之叶此反之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捋求之也有既已反之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則事相與采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產陸氏曰幽州謂牛舌草孔氏曰江東謂蝦蟆衣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捋取其子也○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襭以衣貯之而執其袒也襭以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誰叶于況反思江之永叶于憬反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江漢汝墳之間水出平地而有以變其俗化之所及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平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廣而難渡永長而難泳皆以比德之難也○周南漢廣皆詩人自言所遇之事而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言當時婦人家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詠得一邊○問漢之廣矣至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只是反覆說如此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悲反未見君子怒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飢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斜曰枚怒飢意也調一作輖理也○汝旁人聚邦君子行役而思歸之詞也陳君舉詩

言汝墳是閩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大防也東流吕氏曰閩雅曰汝有濆華氏曰閩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濆當作濆郭璞引尚書徧被汝濆以證爾雅濆水厓也今汝水周南之水程子曰召子之聲○遵晉世尊詩猶為濆濆也敝氏曰汝水周南之水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俗化之徧從役於外婦人為樵新之事敝氏曰親伐薪則煩人之詩非復平日之可求矣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許委反父母孔邇

興而比也魴魚赬尾赤小白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汝墳是閩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大防也東流吕氏曰閩雅曰汝有濆華氏曰閩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濆當作濆郭璞引尚書徧被汝濆以證爾雅濆水厓也今汝水則尾赤魴魚赤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猶火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言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岐周近紂之畿內同漢水之化而未被其澤少力細鱗赤尾白鰭勞則尾赤

婦人閔其夫行役之勞王室如燬以下說婦人勉其夫以正恐不但以小序說詩反成以詩說小序此先生法小序而未盡也

鱮謂詩人自說魴魚赬尾以興王室如燬一句若曰魴魚則赬尾矣王室則如燬矣赬與燬仁字相應又曰雖則如燬而文王之為我父母則甚邇也豈婦人見其夫之歸而相與慰勞之辭乎詩意不過如此魴魚赬尾何預行役之勞事而必欲強解以求合序可乎魴魚尾本赤不必言勞而後亦莫氏引說文及字林皆曰魴赤尾魚又引晉安海物記曰橘鬣魚猶今魴魚尾亦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柳林鎮岐山天興未知召亭的在何處餘已見周南說

維鵲有巢維鳩居　叶姬反　之子于歸百兩　如字又音亮　御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且巢不能為巢或有之鵲之成巢拙反叶五嫁反之興也定顏也鵲之顏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拙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麟之角　叶盧谷反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聲中五技肉蹄角端有肉公族公孫之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麟之定　都佞反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聲中五技肉蹄角端有肉公族公孫之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麟之定　都佞反　振振公姓于嗟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叶上止反○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古者后夫人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呂氏曰詩人恐夫人不知親為之曰詩人且見是如此說悠然若作蠶事歟葛覃與蘋蘩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為同類為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好姑存之耳已明矣 葉氏曰蘩春始生可羹香美又可蒸及秋名高孔氏曰蒿非水菜謂於其份采之長舒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間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皮寄反之祁祁薄言還歸 風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 張氏曰及祭之後閑暇從容敬而無已也或曰公所

安得翻女則知李女乃未嫁之女也
鄭氏轉黃門皆此說李氏本之譌脩

采蘋二章章四句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興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枝葉中伐伐其條枿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言伯云舍文曰召伯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興也敗折戾息也勿敗則非特○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憩起例反○憩亦息也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說也拜屈說而已鄭氏曰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舍也今之社稷山陰陸氏曰召伯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一南皆文王詩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七句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朱反謂行多露貙也濕意行道夙早也○興也女子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保其貞信雖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也○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叶音谷反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誓而告人曰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實有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叶五加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反何以速我訟亦終不汝從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叶頗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蛇音移委蛇委蛇自得之貌也南國化文王之政行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孔氏曰紽總之數有五紽小緯也緯此也英飾表之緯中刻小組之類素絲非練也練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

君子歸哉（興也殷富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謂文王之化行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富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暇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遄歸也○南國被文王之化

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虞興也猶以也嬉女也得其所安也○江有汜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興也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賤妾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俱倫反白茅包叶補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樸素也潔白也仲春禽獸成羣之時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言美士以白茅包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懷思也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思多感而士之誘之者亦多矣

野有死麕三章章四句

何彼穠矣奴容反與難叶矣唐棣徒帝反之華芳無胡反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而葉赤華如小桃核如小李而酢食之令人美好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以貴驕人則得其所處而樂矣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曰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而及於騶虞正之功不若矣末義詩首句言田獵之得宜○愚按歐公說集傳已略載在詩序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文王之化始於閨門而至於鄉人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去為變風又多淫亂之詩故玩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辭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大雅

鵲巢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閨門而至於鄉人之樂也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教化天下也二南周公所作以正始之道繫之召公所主以南方之諸侯也

鵲巢　興也

鵲巢而及於騶虞正之功不若矣末義詩首句言田獵之得宜○愚按歐公說集傳已略載在詩序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文王之化始於閨門而至於鄉人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去為變風又多淫亂之詩故玩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辭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大雅

程氏曰諸侯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由常以下又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於鄰國及於鄉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皆不息而女則其專盛透徹融液周備自南不經萬化之原閨睢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紂蔕覆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亦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名並列其右衛後於鄘出次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閨睢為首者后妃之賢能佐文王之化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為首者莊姜雖賢莊公暴慢狂蕩使妾上僭而正嫡失位勳夫婦人倫之變者莫先乎此次鄘柏舟者勳子母之變也然而不忍斥言其失勳子母之變而不忍斥言其失位勳夫婦之變正靜自守母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其姜勳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故莊姜勳之難此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

泥芳劒反　彼柏舟亦泥其流耿耿我無酒以敖五羔反　以遊亦泥其流耿耿我無酒以敖反　不寐如有隱憂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冀州西河以及汾洛之野及商之季王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又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反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衛縣漕楚丘曰在胙州大抵併主大名府東北境地但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州今懷衛輝相滑濮等州併州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為紂都朝歌在今衛縣東北二十二國皆為變風焉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教化天下也二南周公所作以正始之道繫之召公所主以南方之諸侯也邶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歌謠皆繫其風土之氣而聲音之高下係焉是以謂之風邶鄘衛者衛武公并得商紂畿內之地而建國焉其詩本衛國之詩而名以邶鄘衛者蓋以其地考之則邶鄘衛實相為表裏自紂城而北謂之邶自紂城而南謂之鄘又南謂之衛以其詩雜出於三國之間而不可分別故合而命之曰邶鄘衛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被於江漢之域而二南之詩實皆文王之世所以為正風也邶鄘衛三國凡十七篇先儒以為紂之畿內諸侯之詩所以為變風也蓋紂之所以亡雖由嬖妲己信讒言剖賢人刑炮烙然其流毒四海實基於淫泆鄙褻之習自朝廷而及於閭巷故邶鄘衛之詩為最多而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亦為最甚焉

柏舟五章章四句　莊姜傷己遇人不淑而作

大序言仁而不遇也

興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反以遊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舟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泛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微我無酒以敖反古幸不寐如有隱憂

為無罪可以放游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詩亦通采用采卷耳之首而與下篇相類當亦此意少詩
[illegible]也[illegible]陷沉彼柏舟亦沉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閔閔雖鳩在
[illegible]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合二句下說柏舟下說柏舟在松舟下
[illegible]得是因彼興此山詩中說柏舟松舟用意皆在下句也○我心匪鑑
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特奉[illegible]揚舟皆言流義不在於
拍於與松揚也又曰二柏舟在於江其流鄰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我心匪鑑
舟在於亦沉其流鄰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我心匪鑑
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愬告也○言我心既非鑒而不能
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illegible]區陽氏曰鑒如鏡
[illegible]也[illegible]能兼容善惡照物之意鑒可茹如石可轉蒂○我心匪石不可轉
可茹后意[illegible]如頌亦有兄弟不可以茹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愬告也○言我心既非鑒而不能
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illegible]區陽氏曰鑒如鏡
[illegible]也[illegible]能兼容善惡照物之意鑒可茹如石可轉蒂○我心匪石不可轉
可茹后意[illegible]如頌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歟我今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今符節政謂是尔
尚　臧氏曰女子之嫁分其離氣溫柔敦厚如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止嫡

綠衣四章章四句

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與叶上與反
初宜反

燕燕于飛差池不齊之貌也燕燕飛貌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也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送歸妾之詩也
嚴氏曰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孔氏曰燕燕飛頡之頏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頡胡結反頏戶郎反將子匠反佇直呂反
興也頡頏而上曰頡頏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仲氏任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下音叶後五反○燕燕于飛頡也頏也鳴而上曰頡鳴而下曰頏送于南者陳在衛南○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叶一因反
興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謚法善心曰淵先君莊公之謚也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謚法善心曰淵先君莊公之謚也
公也鼻勉也言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亂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
又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牀姜也○言戴嬀之賢如此
致也仲氏戴嬀之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謚法善心曰淵先君莊公之謚也
致也仲氏戴嬀之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謚法善心曰淵先君莊公之謚也
又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牀姜也○言戴嬀之賢如此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
聲信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其情不能
得信人着實體或問燕燕至章章六句之意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辭氣溫和理義精密
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
熏之學故能如此曰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此王肅修
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此王肅修
人紀至劾推戴莊武謚法時率說此詩前三章但見莊
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四章乃見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
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然已則失歸妾情不能
堪耳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
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
當次先生曰恐或如此時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古呂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也之人指莊公也逝往也古處古道也胡何曾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
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何曾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
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
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何以爲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鄭氏曰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
冒覆也報答也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報答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
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風也日日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能有定俾也可忘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良亡其能無良又如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

母兮鞠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陸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之至情也述循義理也○
叶養我之不終義當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
明是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
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公胡不以古道
日月比公以下土自比若曰日月則照臨下土公而以東方自比此詩雖賦
與我相處也後二章則以日月比公而以東方自比此詩雖賦
体恐亦兼比義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之終風當在先日月
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既後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
辭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然已則失歸妾情不能
堪耳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
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
當次先生曰恐或如此時事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嘯謔虐反中心是悼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虐侐也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陽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

以終風日暴虐於人言雖見在暴如此然亦有能改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左右莫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〇終風且霾叶如字又音卿皆反惠上聲霾也順也悠悠思之長也〇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虐也雖云狂虐猶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深厚之至也〇終風且暴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〇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於計反不日有曀言不相親顧也曀陰晦也愆亂也願思也陰晦亦比人之狂惑亂也是疾也〇鄭氏曰曀讀如噎噎憂不遂之貌也〇毛曀暗也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翳久而不已也愆思也〇鄭氏曰韓詩作堪云堪其陰

其霾曀言不相親願言則嚏都麗反〇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嚏噴也人無感傷閉鬱又為風雪陰翳則有之故人嚏云人〇曀曀其陰虺虺虫鬼反〇比也曀猶曀曀陰貌虺虺雷聲以比人之狂惑暴虐也〇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虐也

終風且暴惠我思叶新齎二反〇比也霾雨土從上而下也〇終風且霾惠我無言不相信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音釐二皆反叶音卿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〇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惠順也雖云狂惠公之長也〇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惠順也雖云狂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深厚之至也〇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齎二反〇比也霾雨土從上而下也〇終風且霾惠然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深厚之至也〇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齎二反〇比也霾雨土從上而下也〇終風且霾惠然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深厚之至也

擊鼓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吐當反〇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用兵叶晡卜反〇賦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矛弓矢之屬士卒皆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於是苦其勤勞而思歸也〇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叶晡卜反〇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矛弓矢之屬士卒皆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於是苦其勤勞而思歸也〇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叶晡卜反〇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矛弓矢之屬士卒皆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於是苦其勤勞而思歸也〇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擊鼓其鏜吐當反〇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用兵叶晡卜反〇賦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矛弓矢之屬士卒皆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於是苦其勤勞而思歸也〇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鏜吐當反〇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用兵叶晡卜反〇賦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矛弓矢之屬士卒皆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於是苦其勤勞而思歸也〇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但以父不能事母使母勞苦於詞機諫不顯其醜之恩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漠不能慰悅母心哉（慰）從上聲以色言之孔氏上言黃鳥有睨睨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事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以悅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氏之說與集傳相反黃鳥即黃鶯在喬木幽谷好音一也能使人樂之曾氏之說有補於集傳毋字有據并存之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後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孰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性泄泄飛之緩也懷思也詒遺阻隔也言雄雉之飛泄泄然其羽則美矣我之思之則自遺以隔阻之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而不得與之相見也）

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下上其音言誠也展誠也實是也勞我心者婦人之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愚）范氏曰展矣君子又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陽婦人不得從軍也（愚）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出貌以興君子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愚）許氏謙之意又曰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曰晝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臧善也百爾凡也忮害求貪求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求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難其善處而得全也（○）愚謂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列反○此也匏瓠也揭褰衣也此章以下皆以興男女以時相從而刺淫亂之不然也（愚）孔氏曰一章二章以匏瓠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深涉曰揭○出刺淫（○）朱氏曰陸氏曰幅偪邪韋束之（愚）孔氏曰陸氏說是也）

人涉卬否（五郎反叶補美反）人涉卬須我友（叶羽已反）

軌反○此也招猶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我而後從之也（愚）孔氏曰一章二章以招召我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配耦而後行也人之不然也（愚）孔氏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最相從而刺淫人之不然也此章以徒涉喻犯禮而得嗜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謂刺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阮陽公云宣公夫妻宣公子伋之婦此二人皆賢公為淫亂諸侯備

孚容反采菲如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此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封曼青也菲似蔓而葉麤莖葉厚而長有毛下体根也封葉根也逝往也陰陽和而後雨譬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恩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然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譬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以況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伏也○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為讎市救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阻我德賈音古反用不售市救

耶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路露中此言有霑濡之辱而狽所詘憂也○傳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歸曹風蜉蝣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不歸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匪躬之故（朱傳）器之問式微詩以爲勸邪也（辨說）此亦不必如此看只

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須有存在也可見得有（朱傳）曰黎氏之臣子之意如此而以伯

（辨說）無救邶之意不之（朱傳）上憲愛關睢有黎臣曰迓之（辨說）東氏曰詩人之失國者多曰越在草莽

黎氏地則狄侵絲旄非惟失穆乃四（朱傳）又曰卑賤者辱在泥塗其類多如此（辨說）先王建國使小大相維有

患相救衛不救絲非惟失穆乃四（朱傳）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侯以管敬仲之（朱傳）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衛之

德齊者爲最深則知黎之亡衛也（朱傳）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叶居何反）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叶音鬲）兮）何多日也（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侯從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侯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救伯字也天子叫同姓諸侯爲叔父異姓諸侯爲伯舅叔父叔伯亦當曰叔伯而尊之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與國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但多日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必有以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忠厚如此）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大也簡簡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仙於伍宮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朱傳）時來問簡簡兮詩張子謂其體（辨說）故式微旄丘二詩

譽而貴自朝也（朱傳）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

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其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

（辨說）東萊呂氏曰鄭康成據公羊傳以万舞爲武舞與籥舞對

言之失經意矣若万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簡兮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爲文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爲武舞與籥舞對

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二舞之總名明矣）○碩人俁俁（疑如字又魚矩反）公庭萬舞有

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職也碩大也俁俁大貌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

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直角反）

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侯伯七命孤四命卿三命大夫一命士一命○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

親逆賓請也赭亦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

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貴于

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朱傳）燕禮樂賓升歌獻工（辨說）鳴四牡皇皇者華皆

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遷于

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小子

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程子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大葉苦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詰

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衰而不得見之詞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悠

曰舜之實甘美而山有之爲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所以重歎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爲官頤人之詞其詞淺近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淪陷此詩人之忠厚也○愚按集傳以此詩爲仕伶官者作故指西方美人爲伶官之賢者東萊云見碩人而愒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今山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姑備一說

簡兮四章二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簡子曰爲舞仕而抱関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矣其得謂之賢者歟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恭其職而不慢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以之(音遍)孔氏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揮南音周語周景王時有伶州鳩皆此官也伶正者即樂官也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呂氏春秋及揉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李氏曰周景王時有伶州鳩皆此官也伶正者即樂官也伶官以賢人爲衛之伶官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蓋言其生不遇時亟於賤役也黃氏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不在士賢者之仕伶官非特爲賢之耶而

言載脂載牽 胡瞎反叶下介反 遄音旋 車言邁遄 市專反 臻于衛 叶此字反

太與邁害叶今讀誤不瑕有害 賦也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舝車軸也不駕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疾臻至之車也當疾臻至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音遍)釋文曰牽車軸頭金屬氏曰載脂載牽謂塗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不敢遂之辭也(音遍)脂塗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乃設牽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叶他干反 思須與 叶它人反 消反

漕 叶徂疾反 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脚也肥泉水名憂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毛不敢歸然其思衛也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音遍)陸云安得出遊於國邑耳時故欲出遊於彼地耳(音遍)問泉水未章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叶他干反 思須與 叶它人反 消反

漕 叶徂疾反 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脚也肥泉水名憂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毛不敢歸然其思衛也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音遍)陸云安得出遊於國邑耳時故欲出遊於彼地耳(音遍)問泉水未章

出宿于泲 子礼反 飲餞 音踐 于禰 乃礼反 女子有行遠 于万反 父母兄弟 待礼反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叶樊礼反○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飲於其側而後行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也泲水出衛東北入于河○毛曰泲衛地名○鄭曰禰衛之別廟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謂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也諸姑伯姊謂其同姓尊者○愚按此篇衛女思歸之詩一章述初嫁時宿餞於泲北而東南來注之泉水自西北而東南流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不思矣是以即諸姑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耳二章欲效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脂舝歸衛第未知果不瑕死乎抑亦有害於義理也此正謀諸姑伯姊之語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寄國恩悠悠之景慕欲出遊以寫其憂而已終能以礼自防不復爲衛之歸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礼義者也此詩嚴氏與集傳同而小異愚又小異嚴氏以廣集傳之旨

泉水四章章五句

泲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終不歸止乎礼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勉矣

出自北門 叶眉反 憂心殷殷終窶 其矩反 且貧莫知我艱 叶古銀反 已焉哉 叶將其反下同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叶將黑反此也北門詩只是

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礼也○衛之賢者勤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

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可考北門詩只是

說官甲礼薄無 黃氏曰自北門出非以背明向陰暗君
何如何休之 張氏曰然則然矣然歸之於天鄭氏曰詩
人事君無二志故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壒支 益我我
自外室人交徧謫 知華反叫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閒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故事其國之
政事也一猶皆也○王事既適我我勞如此而窶貧又罵 ○王事
敦 叶都回反 我政事一埤遺 庾回反叶 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摧 徂回反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遺加也
摧挫也 纂疏 晁山謝氏曰卷耳之憂嗟出車扶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体群臣也千歲治安根本在此北門之忠臣仕不得志至於窶貧而莫知其出則當王事之煩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譴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然其君下不然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癰之疾也宜矣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 十付反 雪其雱 皆康反 惠而好 呼報反下同 我攜
手同行 叶戶郎反 其虛其邪 音徐下同 既亟只且 音紀子餘反下下同 且
北風寒涼之風也雨雪盛也惠愛行去也虛空兒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兒邪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纂疏 不雅作其虛其徐嚴氏曰虛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其本心決去者其不得已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居追反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疾声也霰雨雪入勿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辞也 纂疏 晁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声不止於涼矣雨雪霰而密不止於雱矣喻虐政之害愈急愈深而去之愈不容緩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矣然非此美之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說張氏曰歸歸孔子服之地多草木根可釀酒也言水自牧地歸女以美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猶以喻耳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 十付反 雪其雱 皆康反 惠而好 呼報反下同 我攜
手同行 叶戶郎反 既亟只且 音紀子餘反下下同 且 子餘反下下同○此也
北風寒涼之風也雨雪盛也惠愛行去也虛空兒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兒邪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纂疏 不雅作其虛其徐嚴氏曰虛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其本心決去者其不得已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居追反 既亟只且 此也疾声也霰雨雪入勿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辞也 纂疏 晁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声不止於涼矣雨雪霰而密不止於雱矣喻虐政之害愈急愈深而去之愈不容緩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矣然非此美之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說張氏曰歸歸孔子服之地多草木根可釀酒也言水自牧地歸女以美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猶以喻耳

北門三章章七句

靜女其姝 赤朱反 俟我於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踟 音紙
直知反 躕 直誅反次○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愛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爲閒雅之意 纂疏 問靜女箱注以爲淫奔期會之詩也 ○說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徘徊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曰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愛之之辭也時幸 纂疏 嚴氏曰此古者男女相期而未遂也歐陽氏曰衛宣公與二夫人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礼反河水瀰瀰莫迩反燕婉之求蘧音渠除音除不鮮斯踐反叶想止反○興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蘧篨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之醜者也鮮少也○舊說以爲衛宣公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自娶之乃作新臺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汝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尚有遺址孔氏曰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愚謂臺在河上曰泚曰瀰皆說水義○新臺有洒先典反河水浼浼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珍珍絶也言其病不已也○貌曇山謝氏曰鴻高峻也浼淺平也鮮潔貌洒浼水觸流貌疊山謝氏曰鴻鵠之大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不能仰而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詩序宣姜事自宋景公時已然於經傳無所考也

李氏曰聖人存此以戒後世之若曰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爲惠公而乃有此惡者蓋平王爲太子時娶于秦而惡其美色更爲壽王聚斂以奪其愛故壽王別取自納爲妃此二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舉壽子而立之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叶幸所領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以況反○賦也二子謂伋壽也景叶幸所領反如字讀也乘舟汎汎如舜舟浮以下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想伋以伋之賢而壽又愛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符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願代之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于偈反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則也盼往也不瑕疑詞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忍之名二子順親之心雖不可瑕訾而亦不能不害於義乎○此則謂雖不可瑕訾而亦不能不害於義也

詩卷第二

詩卷第三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髣髴（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它（湯何反）母也天（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髣髴猶依稀也兩髦男子之飾也儀匹也謂所與共死生者也之死誓死然後夫之也矢誓也靡無也只語助諒信也○此婦人自誓之詞蓋其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泛然柏舟則在中河矣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

氏曰有排名尚初三翟皆刻綉爲翡翠形而米色爲飾不用真羽
嚴氏曰天官內司服王后六服鞠衣色如鞠塵也青黃而
備成章曰韋江淮而西青黃之間謂之鞠塵揄翟揄翬而
翬揄翟蓋揄翬以而不盡此三翟之別也侯仙人揄翟子
男夫人揄翟孤卿揄翟大夫揄翟士有禄衣素質而色皆
衛侯爵夫人當服揄翟孔氏曰衣祭統云夫人副褘而
髮美使髮之以爲飾也髮髢也揚雄方言曰揚雄問解今官妻自髡
別故隨以髮揚雄曰揚雄方言曰揚雄問解今官妻自髡
卿之如大切然卿之如帝設爲問辭以如之貌而協不敢之行步○瑳
之揄可以如衣祭服之服綉名貌而協不敢之行步○瑳
反又今瑳今其之衰陟戰反又叶諸延反
息列反又祥陟良反又叶汾南反也蒙彼綃側救反又
如之人兮邦之媛于權反又叶于貴反也展
也之清揚揚目之顏眉間也展
也誠也瑳亦鮮盛貌衰衣者
以礼見於君刀貝之飾也綃衣者當暑之服也綃衣之
衣家綃紛而爲之綃綃之變者綃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
夫也科祥延熱氣也綃綃去聲者綃也言細而疏
鄭氏曰嫉者邪人所仇倘以爲援助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
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
也二章之上不云乎然而云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責
婦也二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
也二章之上不云乎然而云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責
婦也二章之上不云乎然而云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責
婦也二章之上不云乎然而云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責
婦

中之景以止南北也楚宮丙丈以叶韻耳椅栗二木其實椅小栗大皆可供邊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梧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国人悅之而種木者求卅(音)焉是詩以美之蘇氏曰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定星昏正方面也與既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蚕者親之以終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孔氏曰猶左傳晉侯登有幸之虛也程氏曰既度其可栽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如銳反)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牝毗忍反)

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十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而往勞勸之然非徒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問因君之富而又富焉可知矣而劇国之富亦可知矣記曰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錢氏曰非直為觀美也之首章山謝氏曰文公之秉心也淵故事二朴實不尚高虛之談文公之秉心此淵故事二深長而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牧春秋傳南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帥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戴妘姜子申以庐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卫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治軍旅勤於農桑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三十一乘季年乃二百乘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待里反)

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而皆欲則能順命制之而皆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有皆音偕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符羈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禾反)

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也(鄭氏曰儀威儀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俟待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體支體也言鼠者舉中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无礼也遄速也(嚴氏曰从鼠从見皆有皮)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交)素絲紕(符至反)之

良馬四之彼姝 亦朱反 者子何以畀 必寐反 之 賦也子子特以茂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進之車後也彼衛品名邑外謂之狐狸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荅其所見之賢者乎旌詩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嘉之勤乎 陳氏曰集傳先生門文嘉曰干旄之人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盡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盡了毋起竟得費力文爾 集傳 程氏曰干旄干旌干旟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以別其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旌旗各不同若干建大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之謂礼下賢者士氏曰素絲織組所以帶馬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 音與之 賦也浚衛邑所建鳥隼之旗也七設旌旌其下繫旃旐屬騶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 故反 之 賦也祝之者以言語相感動也故初言組終言祝祝斷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而知然衛本以淫亂無礼不來吾猶而故尔他無所考也

十七

載馳載驅 叶社反 歸唁衛侯 驅馬悠悠 言至於漕 叶徂東反 大夫跋 蒲末反 涉我心則憂 既而憂思死於安卑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五章一章八句二章六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
向朔氏合二章以爲一章
載馳之四章依其次序分之邵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葬者義也雖国滅君死又社稷焉義重於二故以死誓不得
救不得
祖道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可反如琢如磨瑟兮僩胡版反兮赫兮喧況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況元反叶況袁反
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猗上多竹漢地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美盛貌喧宣著也諠忘也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曾用者既切以刀各反而復磋以鐵錫
治玉石者既琢以鉗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喧盛大之貌諠忘也○喬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況其學問自脩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如皇髦兮
充耳謂塞耳也琇美石也人子玉飾諸侯以石弁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萄覆而見其德之稱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箋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瑱用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瞻彼淇奧綠竹如箦側革反會古外反
箦積也綠竹之貌充耳謂塞耳也青青茂盛之貌充耳琇瑩會弁如星髦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音賾側革反會古外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綽猗重直龍反兮
金錫圭璧則煖煉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寬綽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發揚而周旋自然中礼之意曰詩得其善備武公之學問之功其甚不苟矣前二章皆有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毋竟周之烱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文嘉謂庶氏曰檀弓注箦謂床笫即床棧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国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
上苟在朝者无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于我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寘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礼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无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烏官反
考槃成也樂山水曰澗碩大寬廣也成其隱処之室也陳氏止之爲樂山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謀忘也○詩人美賢者隱処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无戚戚之意雖独寐而寤言不忘此樂也
東萊呂氏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邁遠也阿曲陵曰阿過義未詳或云亦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陸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寬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碩人其頎其既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側皆反之子于歸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賦也頌貌錦文衣也裳錦也錦衣而加繡裳焉邢侯將娶莊姜之貌也女子謂嫁曰歸東宮太子名也姊妹曰姨譚國在今濟南東平陵縣東南公維莊姜姊妹之夫也言之者以其文之大者也東宮太子之貌無邊旁戰騁行人儦儦俟俟從而人衆此儀從金旁義各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活闊貌）施罛濊濊（罛魚網濊濊水聲也）鱣鮪發發（鱣大魚似龍黃色鮪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二長也）葭菼揭揭（葭蘆菼薍也揭長貌）庶姜孽孽（庶衆孽盛飾貌）庶士有朅（朅武貌）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昌之反）抱布貿絲（莫豆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悉廉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謀悲反）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賦也）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叶主夫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連連皆貌）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載則也）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咎災也）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叶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葚桑實也）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丁南反）士之耽猶可說也（說音稅）女之耽不可說也（說音脫）

說于農（始銳反）于嗟鳩兮無食桑葉（叶弋涉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謀士之謀猶可脫也（脫吐活反）女之謀不可脫也（脫吐外反）

三歲爲婦（叶房九反）靡室勞（叶郎到反）夙興夜寐（叶彌二反）靡有朝（直遙反）叶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賦也）

三歲食貧（叶符巾反）淇水湯湯（叶式張反）漸車帷裳（叶時羊反）女也不爽（叶疎陽反）士貳其行（叶下剛反）士也罔極（叶渠力反）二三其德（叶多則反）

三歲爲婦（叶房九反）靡室勞（叶郎到反）夙興夜寐（叶彌二反）靡有朝（直遙反）叶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賦也）

三歲食貧（叶符巾反）淇水湯湯（叶式張反）漸車帷裳（叶時羊反）女也不爽（叶疎陽反）士貳其行（叶下剛反）士也罔極（叶渠力反）二三其德（叶多則反）

三歲爲婦（叶房九反）靡室勞（叶郎到反）夙興夜寐（叶彌二反）靡有朝（直遙反）叶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賦也）

三歲食貧（叶符巾反）淇水湯湯（叶式張反）漸車帷裳（叶時羊反）女也不爽（叶疎陽反）士貳其行（叶下剛反）士也罔極（叶渠力反）二三其德（叶多則反）

音甚叶知林反

也女之聒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
丞實反也鳩食甚多則毀酣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間葚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以隧戒鳩
也而因也沃若猶澤貌鳩鳩鳩也以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噣甚
也女之聒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
无食桑甚以因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
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悔悟之辭主言婦人既以貞信
為節一失其正則餘无可觀亦不
可便謂士之耽己而必棄之也○桑之落兮其黃而隕
叶羽貧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
裳女也不爽叶所吊反士貳其行孟戶郎反士也罔極二
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衰也湯水盛貌漸濕也帷裳車飾亦
落俱但性也湯一水盛貌漸濕也帷裳車飾亦
婦人之常則有之爽差也至也○言桑之黃
隕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孔氏曰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
容飾丈夫車立乘則有蓋无帷裳○三歲為婦靡室勞
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遙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
弟不知咥許反其笑叶音曉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賦也
靜安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尽心竭力不以室
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无有朝旦之暇与汝始相謀約之言既
遂而不遵以暴矣加我兄弟見我之婦不知其然但笑其笑
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
所地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怨咎哉但自痛悼而已○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
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普半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甸反信誓旦旦
叶得玩反不思其反叶孚袁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比也及与也泮涯也言汝之初也我与汝皆總角為
嬉戲之時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信
誓旦旦明白之言我与汝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使我怨
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必思其復
也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則以既不思其反復
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則以既不思其反復
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
旦旦明白之言我与汝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使我怨
泮涯也言汝之初也我与汝皆總角為嬉戲之時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
信誓旦旦叶得玩反不思其反叶孚袁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比也及与也泮涯也言汝之初也我与汝皆總角為
才能不足以知汝我也容隊容貌也晏晏和柔也
陸氏曰尤蒯也州謂雀鷙音至曰蒯鳥也知謀智也言其
毛氏曰蒯鳥名似鴝鵒音劬而小青黑色多喙喜
鈔子喪氏曰蒯鳥名似鴝鵒音劬而小青黑色多喙喜
氏曰容隊也蘇氏曰遂通錢氏曰陸
佩玉也蘇氏曰遂通錢氏曰陸
諜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兮曰者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弭習右
手食指將指尤名指也即長也
言三歲為婦是止及三年使見棄不
反是責既不改思初焉之事若思之則我猶有望也今反是不
思矣夫復何望亦已焉哉絕念之辭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籩籧篨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
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已不可至也○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已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叶滿彼反○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
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去
水之在衛而自獻其不如也
之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
山東面故以比為左南為右○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
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
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
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淇水滺滺音由檜古外
舟楫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
以行舟也○言泉水之辛章同意
毛氏曰檜柏葉松身孔氏曰檜古此一也
幹枯柏注柏葉松身曰檜古此一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虽則佩觿能不我知容
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謂才能不足以知汝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下垂之貌
陸氏曰充蘭也州謂雀鷙音至曰蒯鳥也知謀智也言其
毛氏曰蒯鳥名似鴝鵒音劬而小青黑色多喙喜
鈔子喪氏曰陶隱居云去家千里勿食雞肉令人無力
佩玉也蘇氏曰遂通錢氏曰陸
諜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
兮曰者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弭習右
手食指將指尤名指也即長也
言三歲為婦是止及三年使見棄不
反是責既不改思初焉之事若思之則我猶有望也今反是不
思矣夫復何望亦已焉哉絕念之辭也

芄蘭二章章四句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愚按諸家皆本序謂大夫刺惠公驕而无礼東萊曰杜預謂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譏傅

誰謂河廣一葦 韋鬼反 **杭之** 跋也葦蒹葭之屬杭渡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言我婁之女為宋桓公夫人思父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惠当致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一葦加之則可以漫矣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一葦** 戴氏曰跂本踵也脚跟不着地又曰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何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魯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横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迁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何曠為衛烈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戴氏愚謂戴氏辨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戴氏曰刀朝古字通用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有無母之人故有千乘之国而不得養其母則致其孝以則及妻至於襄公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夫以衛之政教淫亂而衛有婦人之詩自共而愚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揭 丘列反 **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市朱反 **為** 于偽反 **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无刃○婦人以夫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 首如蓬亂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潘米汁可以去垢○言我髮亂如此非无膏沐可以為容但以不為容耳 東萊曰婦人喜容以悦己者君子行役无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己者容 **誰適** 都歷反 **為容** 賦也適主也○言所以澤髮為容者誰主乎但以君子在外故也 **其雨其雨杲杲** 古老反 **出日**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北將雨而杲杲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 於虔反 **得諼** 況袁反 **草言樹之背** 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 **痗** 呼内反○賦也諼忘也諼草令人忘憂者背北堂階之故其民悦而忘死聖人之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於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忘忘也是以弥不求此草而但願思伯以至於痗而不忘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戴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卧也狐若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国乱民散則其妃耦有喪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詩言有狐独行而憂其无裳也 戴氏曰綏本訓安則綏二綏二然独行而遵疑有求匹之意狐性淫又多疑故言疑者狐疑也今在淇梁之子也舉山謝氏曰心之憂矣之子无裳未嘗言願与此子為

夫婦也見繫夫无人緣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意在辭外得其意不必泥其辭可上言風人之旨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比也淇水可厲必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興也狐近岩曰蒲北反○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叶呼報反也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亦男女相贈之辭以爲厎然之論然矣○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玖亦石名也瑤美石藏氏曰瓊瑤玖三者皆王石雜以劉維王及瑤美王也說文瑤石之似玉者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衛国地濱大河其人氣勁悍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朴而工商雜處而有邪僻之心也詩故此

王一之六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繼文之後以興王業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褒姒生伯服竟申后及太子宜臼與大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烏呼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復雅而爲風焉然其王號猶孟等州是也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風如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出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嚴氏曰臧驪山之下地名亦水名孔氏曰平王東遷政逐微弱化之所被與諸侯比李氏曰黍離麥秀之歌作後於蒲頃周室既滅之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閔士蓋雅頌之詩士也然才及郊畿詩作後於蒲頃国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滍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程氏曰刑政不能治天下

詩卷第四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諸侯故恣橫相并滅王迹息矣故雅亡而爲一国之風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李氏曰黍離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閔士蓋雅頌之詩士也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下同此何人哉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粟高丈餘穗圓重墜垂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意蒼天者據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宮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傷悼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以興行之蹇蹇心之摇搖既數時人莫識已者果何人哉追悲之深也故謂之黍離氏曰彼彼宗廟宮室說文黍以大暑而種又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秫稿尒氏曰黍苗似粟而非粟注云黍似粟而非粟本草注云黍米有黑白黃數色黃圓重雖重亞於粟也邁行也黍猶酒不粘者爲黍如稻曰明粢是也郭璞曰稷粟之總名今江東人呼粟爲粱然則黍也稷也粟也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黍米在中品又似二物程氏曰謂我何求怡我久矣此者何人哉言合黃

其離不欲指○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邁行邁靡中心
斤其人也
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賦而比也穗秀也稷穗下○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叶滋吏反也噎憂
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揫之實猶人之噎故以起興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李
詩曰麥秀漸漸禾黍油与此詩意同漸音尖油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
之則其變少哀之則其厚之情則不然其心變焉人遇
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猶人之終始如一不少變而劍深此則詩人之意也疊
山謝氏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庶之大倫也文
武成康之宗顧而鞠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
而不忍去王悠悠而不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閔于中古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忘乃祖為矣幽王之讎未復子孫万世不可忘也書命魯一語及之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淮曰自保其国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靈必不樂矣王威乃天子自治之国聲威封八百里要地悉付之他人秦日以強周日以弱諸侯日以橫天下日以乱雖德薄道微亦形勢使然也吾觀十二国風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興師当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憤不知斯人何以比於秦也秦人猶能以雪讎考之此為一己之仇平王不能為天下之同仇平王之忍為天下之公讎也毛氏曰君有労中之樂孔子曰君有労中之樂其君子之謂也毛氏曰君有労中之樂其君子諸侯皆有之不共戴天之讎自平王東遷之則申侯為平王之讎自平王東遷之則申侯為平王之讎自平王東遷之則申侯為平王

切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恤慨然於吾心仁人不忍爲也東遷之後世道改變吾子者亦幸而免乎

樂只且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翻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翻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揚之水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戍也下同

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平王之孫孝侯子戍父戍代守申地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曷何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甫呂也呂侯周穆王時爲甫侯後爲甫是也當時蓋以甫故而并戍申也

○揚之水不流東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新新田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條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谷中也蓷草也曠野生焉葉似萑方莖白華華如小麥之穗實如胡麻也條條長也仳別也嘆嘆聲也艱難貧窮之謂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

暵乾貌也獻嘆聲之急也淑善也悲恨之深不但於嘆而已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濕乾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无怨尤過其甚焉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歗其泣矣何嗟及矣

脩乾之甚也歗亦嘆聲之急也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以

匹夫四匹婦不獲自尽民生閒苦成歌功故讀詩者必一物失所而如王政之愆一女見辜而知人民之困以爲臣於此亦何堪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罗我生之初尚無爲叶于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也尚寐無叱此也兎性險狡介爰爰緩意雉性躁急見人則驚飛罹網尚猶指掇況人乎○興也○傳言兎之性險狡而雉之性躁急故兎得以設巧計而脫免雉則不然故動輒罹禍○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猾脫而雉以躁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乱而以巧計幸免君子无辜而以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无事汉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則无如之何則但無我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四出羅也以兎爰爰无爲以雉離罔百罹也下章放此○毛氏曰烏網爲罹東萊呂氏曰孟子曰雉兎者往焉蓋謂此也○集傳採捕於野者多矣雉兎因以名之又曰此詩亦因所見而以爲比也兎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以比己也○有兎

爰爰雉離于罦罦音孚叶芳于反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於良反尚寐無覺覺古孝反叶居笑反○比也罦覆也罗也或曰施網於車上也覺寤也○有兎爰爰雉離于罿罿音鍾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罿罠也凶亦憂也聰聽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叶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夫叶扶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興也緜緜長貌葛藟延蔓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疏薄也甚矣○集傳緜緜葛藟生於山谷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枝之上不生於河濵水涯生不得其地則失所之性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純叶羽已反○興也水涯曰漘言視其大如无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羽已反○興也水涯曰涘○集傳漘涘一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謂他人昆叶古渾反謂他人兄也兄上加一昆字以協韻也○孔氏曰葉韻也○集傳昆同也兄也○謂他人父亦莫我有君○嚴氏曰莫我有言視父如无也○集傳父如无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分反○興也聞相聞也○孔氏曰葉韻也○集傳聞猶恤也言兄弟不相恤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古達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叶悉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叶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与艾叶兮○彼采葛謂氏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彼采蕭鳩反○興也蕭艾賤草也○集傳蕭艾所以祭則香氣紛紛蓋治奔者託興○三月矣○彼采艾高麗氏之可以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鳥桓諸家皆本亨說以爲覽李氏曰小人之潛人多因其不見而譖之詩人欲其相見之速也故因其所見而言如上官桀之謀罹光伺光出沐日奏之霍氏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檻檻車行聲也○八車大夫乘焉毳衣六子大夫之服菼青者如荻尔雅始生也毳衣之縟而染綠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荻尔雅○周衰大夫猶有能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如此然其實大夫二南之士皆知禮義而畏法度故雖迫於强暴而不敢奔也○興也○集傳大車牛車也毳衣毳冕之服也天子六冕公侯伯七冕子男五冕卿大夫三冕皆畫虎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而祭服五冕玄衣纁裳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公侯伯之卿大夫三章玄衣五章以下纁裳二章一章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則知王之卿六命而服五章矣毳衣五章以宗彝爲首者也此詩所謂周大夫者恐也王制云上大夫卿下大夫中士下士之祿皆不過三命芹於始生而黑所謂玄衣黃裳也於此詩所謂綠衣黃裳○大車

大車槛槛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大車哼哼叶虚京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叶逋賢反○大車重遲

之貌瑞玉赤色五名已備則有赤（）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子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叶如必反）皦日（皎日）謂日光明潔白之貌（○比之以指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子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將何反）彼留之子（叶里反）貽我佩玖（叶舉里反○賦也麻穀之旱可以種而生者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佩玉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嗟（將何反）其來施施（叶時支反）（施施猶舒遲也子嗟男子之字也○可以續為布者麥子嗟男子之字也施施猶舒遲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麥焉而其來施施之者今又得其施己之物而已）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男子之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丘中有麻彼留之子貽我佩瑛（叶音烟）（瑛玉之美者）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李氏曰留大夫氏子嗟字曹曰留邑名其大夫以為氏李氏曰所謂彼留子者）

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三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舜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頎然豪傑以為生皆民思其賢庶其肯紿來以從我歟氏曰並王不能用賢使国人私致其愛恭勤以飲食之不能使賢者食之以報之双玉盤其亦云屈原以珍之宝為仁義路人之餼源流於風也古姑備諸說觀焉）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成林之北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大戎東遷之後因以其地并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於洧溱之新邑是為新鄭（詩譜拓公為幽王大司徒卒謚曰桓公其子武公佐平王東遷有功又得虢鄶之地并鄶國之民遂滅鄶而國之是為鄭武公（詩譜）

緇衣之宜兮（叶牛何反）敝予又改為兮（叶胡戈反）適子之館兮（叶古玩反）還予授子之粲兮（叶七安反○緇黑色緇衣卿大夫朝服之偏舍謂朝歸燕居之服也宜稱也敝壞也改更也適之館舍謂朝會燕飲也還猶旋也粲餐也或曰粲美也○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其長且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朱子初解漢有白粲之刑絲麥尊之且粲之義與此不同今從舊說）

緇衣之好兮（叶呼候反）敝予又改造兮（叶在早反）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叶祥亦反）敝予又改作兮（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寬大之義服緇衣則安閑其德可見矣）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下同）也（叶於非反）亦（語助也）畏我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已反）也（叶弋者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王反）仲可懷也亦畏我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叶魚斤反）仲可懷也亦畏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六句（記曰好賢如緇衣之篇則民不至於爭矣）

之意○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也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叶威逼反）

（叶古者樹牆下以桑○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干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檀木堅可種木為車轂）

將仲子二章章八句

（遏按諸家皆本序說毛氏曰祭仲名足也祭氏仲字）無踰我牆拒險也（拒險謂拒仲而意則言之如借人險地）無折我樹杞（杞可種）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文以拒之之類也）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段也可見）仲可懷也父母之多言（諸侯國人之議論）亦可畏也（非愛段也其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叶弋支反）無踰我里（祭仲之謀迫而後出去其偏曰早爲）無折我樹桑（諸侯以桑賜民）人之多言（將仲子之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指）

（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為公拒祭仲之詞以測之一章謂公縱不愛段獨不愛父母乎蓋諫也時父亡與母存言之尔二章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言乎三章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又曰此詩以天理感動之間尔公非拒祭仲也）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美好也仁愛人也○段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然叔之美且仁足以若使之）

（鄭氏曰于往也往田謂冬習也）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狩冬獵曰狩）

（外曰野內曰廬也曹氏曰武言服陳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驂謂在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若舞者之相應也）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音但）袒（素旱反）暴虎（音薄）獻于公（音許宜反○獻也）

叔于田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又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亦音汝）

所將反）兩馬曰驂如舞（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叔在藪火烈具舉（火因蒸柔除陳草也公莊公也）袒暴虎（袒公莊公也狃習也）叔無狃戒其傷女（女謂莊公）

習也（叶居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蓋叔多材力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叔于田乘乘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組織盛貌）兩驂如舞（驂在外者舞則在中）叔在藪火烈具揚（火因蒸柔除陳草也揚舉也）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忌抑縱送忌（忌語辭也）

（駕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

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忌抑縱送忌（忌語辭也）

（駕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忌抑縱送忌（忌語辭也）

（四馬為行也揚舉也忌抑皆語助辭）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叶虛九反）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莫半反）忌叔發罕（叶虛訖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忘（敕亮反）弓（叶姑弘反）忌鬯也（丑亮反）忌抑忘（敕亮反）弓（叶姑弘反）忌鬯也（丑亮反）

（四為行中兩馬為服兩旁為驂兩服上襄而納諸防○叔于田乃用火若夫火以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叔善射而良御者揚尔○叔于狩冬

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毛氏曰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左右手相助也嚴氏曰用矢則拳拥以發箭孔氏曰謂弦箭將引而開弓則納矢箭中招的矣則拳拥以發箭孔氏曰謂弦箭將引而納諸檠中永嘉鄭氏曰段以国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田獵弋獸也所習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適也氣習到此而又問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禁故得乎是則百段於必亂之地若莊公也東萊呂氏曰鄭人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其上共惡者也談咲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尔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意作大叔于田者謂鄭氏曰二詩皆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矣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岡反二矛重喬真龍反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

駟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

清人三章章四句

国之名龍生殺于準惟我所制

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興師動衆非人臣所得專也

羔裘如濡叶而朱反又而由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反彼其之子舍音赦命不渝

叶容朱容周反○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如字渝變也○言羔裘洵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舍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

鄭氏曰是子如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歟氏曰命者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人惟不安於命所守不固故不能剛大充實之就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所以直而美也

羔裘豹袪音起居音據自我人究究居九反

豹飾袪以豹皮為飾也孔其也故羔裘而豹飾其袪也豹有力故脩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豹其武○羔裘晏兮三英

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君用純物臣下之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羔裘豹袖以褎之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叶魚反

晏鮮盛也三英羔裘之飾又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彦士之美稱

沈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謂三英五紽皆所以束裘是謂三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所銜反執子之袪叶丘於反

摻手貌遵路也袪袂也

不寁市攻反故也賦也

人所棄故於其去而留之曰子无惡我而不留故情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音醜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子之手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好叶許厚反也賦也魗同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亭說東萊呂氏曰此莊公之朝蓋冬君子矣至於高粱猶祝期之詩也○朱氏曰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寘故也也戚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女曰雞鳴 士曰昧旦 子興視夜 明星有爛 將翔將翱 佩玉將將 七羊反

弋鳧與鴈 弋音職也鳧水鳥如鴨青色鴈如鵝而小色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矣則曰昧旦矣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果雞鳴則當翔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愛之意明是已出而爛然

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用人君所深留也

檡他洛反胡卧反叶于檡兮檡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興也檡木搖而將落者也小於檡木大於生枝女之詞言檡兮檡兮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盡倡予而予將和女矣○檡兮檡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興也漂亦落也

檡兮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制如檡葉之落風將和之東萊曰昭公懦弱孤危其羣臣有憂國之心畏強臣之逼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而告之言豈有坐視而不相謂患無其倡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又七宣反兮興也此亦淫奔之詩也狡童者狡好之童子也

彼狡童兮二章章五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忽以無奪嫡之惡又有齊大之難棄其未昏之妻而不取故國人刺之然忽位已定而篡之國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當立不當立又曰彼大國有惠然念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難至但褰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譏其不能餐也

褰去連反裳涉溱側巾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語辭也○興也溱水名在鄭南洧水北合流東入潁

溱洧水出鄭東南至長平入潁

褰裳二章章五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突位已定而篡之國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當立不當立又曰彼大國有惠然念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難至但褰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譏其不能餐也

洧水出鄭東南至長平入潁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側巾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鉅里反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洧水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叶于嗟兮洵美且武叶文甫反子之丰兮興也洵信武大也子丰也言信美且大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男子已娶而淫奔之詩也

東門之墠兮茹藘在阪叶孚戾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興也墠除地為壇者也茹藘茅蒐也阪山坡也室家也邇近也遠遠而不可及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男子已娶而淫奔之詩也

風雨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亂世則陰陽不和而相失故男女感之而思其類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興也淒淒寒涼也喈喈和也夷平也

子衿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興也青青純色也衿領也悠悠思貌

揚之水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刺昭公也不能修政而好出遊畋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揚之水激揚而流也鑿鑿鮮明貌

出其東門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興也如雲衆多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興也蔓草延蔓之草也漙漙盛貌

溱洧二章章六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興也溱洧二水名渙渙春水盛貌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叶于嗟兮洵美且武叶文甫反子之丰兮興也洵信武大也子丰也言信美且大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男子已娶而淫奔之詩也

東門之墠兮茹藘在阪叶孚戾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興也墠除地為壇者也茹藘茅蒐也阪山坡也室家也邇近也遠遠而不可及也

風雨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亂世則陰陽不和而相失故男女感之而思其類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興也淒淒寒涼也喈喈和也夷平也

子衿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興也青青純色也衿領也悠悠思貌

揚之水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刺昭公也不能修政而好出遊畋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揚之水激揚而流也鑿鑿鮮明貌

出其東門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興也如雲衆多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興也蔓草延蔓之草也漙漙盛貌

溱洧二章章六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興也溱洧二水名渙渙春水盛貌

東門之墠　音善上演反如蕭力於反在阪音反又如字浮鬱反其室則
邇其人甚遠　墠也東門城東門外平除地町町者近墠除之上有一名可以梁絕阪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
之外有阪阪之上有居也室迹人遠者鬼神所依而祭之遠者鬼神所憑而祭之而未得見之辭也
孔氏曰如蕭清草露瀼瀼然而可憎者名阪劉炫曰墠平坊之地男子所以行禮昔公子閼
聘於楚娶公孫段氏子産請墠地聽命則男子行禮於墠可知○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
不爾思子不我即　即就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地聽命則男子行禮於墠可知○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
孔氏曰左傳云胡武矩絳勳行栗杜預云表道樹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凄凄子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
夷　凄凄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
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既見君子云
胡不瘳　叶滂蕭反○瘳愈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
曰瘳聲雞鳴聲也瘳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風雨如晦叶呼雞鳴不已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已止也晦冥也○風雨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毛氏曰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喈喈
然嚴氏曰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愛得見此人豈不曰然而平夷哉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
之詩也
青青子衿音金叶居音反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
純緑之色具父母衣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黃氏曰石經衿子繡文衿交領也雅求皆謂之襟嚴氏曰衿與襟意義同○青青子佩叶蒲
悠悠我思叶新齋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叶凌之反○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
佩玉　毛氏曰士佩瑞玉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瑞玉而青組綬繫於衡下而垂
也　嗣音寐晦昧所以自好而不為胥徐所移矣蓋思之心人皆有
異○挑他刀反達他末反叶他悉反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　孔氏曰釋宮云閼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也言在
城闕兮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如三月兮　則此挑達往來之貌與淫者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劉氏君棐曰子衿不嗣音所謂子寧不嗣音所謂春誦夏弦子寧不來所謂出闉
學挑者誘挑之所以進其善發家也達者開達之所以解其蔽達材也往城闕則以學校廢於鄭黨也享
以解其蔽達材也往城闕則以學校廢於鄭黨也享校社義之所白出郊則以農桑也出於人心者
猶百不能何以思之深也出於人心者猶百不能何以思之深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　揚之水激水解○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女汝無
信人之言人實迂　居俱反女音汝迂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能流束
楚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能流束也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知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薪柴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戍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此詩忽兄突陶忽同心女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茹藘
茹音如藘音閭　縞白色綦巾女服之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綦巾聊可與娛
闉音因闍音烏荼音徒　荼茅秋華白而柔脆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閑且雅也非我思之所在不如已之
室家雖貧自恣而閒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胥徐所移矣蓋思之心人皆有

之豈不信哉（雙鑑）出其東門（雙鑑）（缺）然出其東門幼（缺）意思亦好讀之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不染故色白也綦青色之草之色巾衣女子所服也（雙鑑）孔氏曰縞衣綦巾（缺）之外不飾安閒如此（缺）

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雙鑑）陳氏曰闉闍城之門（缺）孔氏曰闉闍城之外有副城如曲以障門者謂之闉（缺）荼茅之秀者其穗（缺）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縞衣茹藘可與娛（音洛）（雙鑑）陳氏曰縞衣綦巾之女（缺）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缺）見并女如雲（缺）縞衣茹藘（缺）

野有蔓草零露溥（普胡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雙鑑）詩傳曰邂逅不期而會也（缺）男女相遇（缺）信野有蔓草則零露溥溥（缺）得以適我願矣（雙鑑）毛氏曰邂逅（缺）邂逅避逅（缺）議淑成（缺）台其今兮之（缺）以言事遂成古云（缺）

一人婉如清揚婉之（缺）相遇與子偕臧（雙鑑）臧而與也（缺）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音委）方渙渙（況袁反）兮士與女方秉蕑（古賢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雙鑑）盛貌蓋水解而水散之時也（缺）節中亦爲四五尺且既解溝洫信訂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缺）

詩卷第五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齊一之八 音臍名本少昊時爽鳩氏初居之地在禹貢青州之域周武王封太公於此都營丘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諸州是其地也 詩譜周武王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為齊太公都營丘也今齊之臨淄即營丘臨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又曰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升氏曰太公卒子丁公吕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慝毋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昏明之時必以告君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而君猶以為雞鳴蒼蠅之聲而不起也 毛氏曰緇衣之時也 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則夫人澣衣并○蠅飛營營甘與子同夢 叶莫登反

東方則明 同上月出之光 叶古黃反 東方明 叶謨郎反 朝既昌矣匪東方明則日將出 毛氏曰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人作朝昌而君作○蠅飛營營甘與子同夢 叶莫登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憎 叶疾仍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憎也忠飛夜將旦而百中作也甘與會朝也○此三告也言此時朝會已過則君聽朝不可以不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鳴蒼蠅之聲而不起者以其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為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東方明 叶謨郎反 朝既昌矣匪東方明 毛氏曰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人作朝昌而君作○蠅飛營營甘與子同夢 叶莫登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憎也忠飛夜將旦而百中作也甘與會朝也○此三告也言此時朝會已過則君聽朝不可以不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鳴蒼蠅之聲而不起者以其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為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 音旋 今遭我乎狃之間 叶居天反 今並驅從兩肩兮 叶古賢反

揖我謂我儇 許緣反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狃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牡兮揖之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狃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狃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豕兮揖之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子之還 音旋 今遭我乎峱之陽 叶羊朱反 今並驅從兩肩兮 叶古賢反

揖我謂我儇 許緣反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峱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牡兮揖之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峱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峱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豕兮揖之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子之還 音旋 今遭我乎狩之閒 叶居天反 今並驅從兩肩兮 叶古賢反

揖我謂我儇 許緣反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狩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牡兮揖之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狩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茂 叶莫口反 今遭我乎狩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豕兮揖之 揖我謂我儇 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今 嗟也

齊詩作營壞山名也字或作圜繞亦作營音由乃高反營丘臨淄山名任齊郊故謂書傳或謂之營丘或謂之臨淄也 詩譜周武王封太公於齊都營丘臨淄山名任齊郊故謂書傳或謂之營丘或謂之臨淄也 毛氏曰此譏哀公也 詩譜周武王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為齊太公都營丘也今齊之臨淄即營丘臨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又曰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升氏曰太公卒子丁公吕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慝毋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昏明之時必以告君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而君猶以為雞鳴蒼蠅之聲而不起也 毛氏曰緇衣之時也 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則夫人澣衣并○蠅飛營營甘與子同夢 叶莫登反

東方則明 同上月出之光 叶古黃反 東方明 叶謨郎反 朝既昌矣匪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人作朝昌而君作○蠅飛營營甘與子同夢 叶莫登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憎 叶疾仍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憎也忠飛夜將旦而百中作也甘與會朝也○此三告也言此時朝會已過則君聽朝不可以不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鳴蒼蠅之聲而不起者以其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為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雞鳴三章章四句

女至壻門始 問者皆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齊之公室尊貴之人見其候己也 疏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冠服各以其等不知是說何人規正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瑱充耳以纊懸頊所謂紘也向加也瑱美石也 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

尚之以瓊華乎而 瓊華 叶乎瓜反 而 瓊華 叶乎瓜反 而 瓊華 叶乎瓜反

尚之以瓊瑩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尚之以瓊英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女至壻門始 問者皆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齊之公室尊貴之人見其候己也 疏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冠服各以其等不知是說何人規正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瑱充耳以纊懸頊所謂紘也向加也瑱美石也 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

著三章章二句

充耳以青乎而 青 叶倉經反 充耳以青乎而 青 叶倉經反 充耳以青乎而 青 叶倉經反

尚之以瓊瑩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尚之以瓊英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女至壻門始 問者皆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齊之公室尊貴之人見其候己也 疏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冠服各以其等不知是說何人規正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瑱充耳以纊懸頊所謂紘也向加也瑱美石也 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皆禮婚姻之家親迎況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

著三章章二句

充耳以青乎而 青 叶倉經反 充耳以青乎而 青 叶倉經反 充耳以青乎而 青 叶倉經反

尚之以瓊瑩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瓊瑩 音營 乎而

尚之以瓊英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瓊英 叶於良反 乎而

東方之日兮彼姝永米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即今
履也履即躡也言山即躡也鄭氏曰履即躡也○東方之月
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發月反
兮即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
東來詩婦詩詩門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衣裳顛之倒叶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老反
召之自公令力呈反之也昭明
召之昭也自從也顛倒狼狽之貌別色如入○此詩人刺其君興
起之詞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東方未
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之自公令力呈反之
之始升也○折音哲柳樊圃叶滂古反
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暮○附也樊藩也圃菜園也興
也柳樊圃雖不足恃鉄杻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
宴夜之限度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
也
以為歸圖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息遺反
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正也邶鄘之
之適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
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
此道歸于曷之乎○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
冠緌如隹反雙止叶滂眉反貫通有蕩
昌又從止既曰庸止
冠上飾也兩二屨也緌冠之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
從其耦不可乱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曹也從相
也
蕩氏曰天官屨人注復下曰舄複下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
屨功飾散屨注云有繶屨黃舄赤舄青舄白屨黑屨散屨
屨複底所謂五兩也詩文錯耳屨也○蓼蕭如之何衡音橫

孔氏曰大有田人守人戰自築之駿人束鄭陵南內之牧兎是盧為田犬○盧重丁部環反其人美且鬈音拳○毛也重環好貌○鬈孔氏曰子毋環耑○毛才反○重也謂一環耑大環貫一小環多髮之貌春秋傳所謂子思即此

盧重鉤音劬其人美且偲才用反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　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

如雲○毛也敝壞笱魚也魴鰥大魚也歸之言衆也如雲言衆也能制大魚比喻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防閑文姜致其大盈車有亦非魚之可制者也為比則魴鰥其大盈車有亦非魚之可制者也為比則魴鰥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苟且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恣而難制也喻民人入笱中者必非大魚○喻謂不必泥防閑之說只是比意敝笱在梁所以比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以敝笱在梁而有魴鰥之魚以齊子歸止其魚魴鰥所以比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苟且不能制大魚比喻公不能制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毛氏曰齊子宣姜也魴魚尾赤鰥魚白而大盈車有亦非魚之可制者也為比則魴鰥其大盈車有亦非魚子以魴魴為比則魴鰥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苟且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恣而難制也喻民人入笱中者必非大魚○喻謂不必泥防閑之說只是比意敝笱在梁所以比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以敝笱在梁而有魴鰥之魚以齊子歸止其魚魴鰥所以比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苟且不能制大魚比喻公不能制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防閑文姜致其

脩反）兮四矣反）兮以慓（匹妙反）兮也既亦幻豹遠其於染也成功之美也慓勁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矣礼明而發四矣人復也可以樂乱如此言壯公射禮之精

謝南宮氏萬曰見矣不貪所謂化中問今下一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甘公之德之盛而終之以樂乱之所發之是其人所不見者必有任於容貌威儀我瞻之外而不知所謂何人然信付事中見得是刺曹莊公只一箇字便見得是人以曹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護之辭以識之讀者洗默會其意乃再讀詩之見得自何等而下句二孫美如前二句是美一章則威今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若小司馬也二章是我甥于壯公之善則笑者乃以為文侯之子亦可以樂乱如此若九有可知矣三章以樂乱于壯公之善則可以樂乱也齊文侯誠敬以事毋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皆不失命夫人徒姓乎夫人之姓也則公哀敬之意不至減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讀刺之意皆在言外為變風之終焉

猗嗟二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毋乎謝氏曰夫子謂子路之言也子路以死衛孔悝而不知悝之出奔君子以為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之不能治其國而欲以威服人其可得乎

若人神之七旬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之不能治其國而欲以威服人其可得乎

公者也蕭以思父誠敬以事毋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皆不失命夫人徒姓乎夫人之姓也則公哀敬之意不至減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讀刺之意皆在言外為變風之終焉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魏國名今屬陝州禹貢豫州雷首之北南洛河曲此沈伯水其地隘陋而民貧儉故其人勤於稼穡而服於節用其變風之始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葛屨二章章二句

寧滑則俗雖失中本非惡德然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曲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忘矣詩言刺之意

汾沮洳三章章四句

汾沮洳有桃三詩皆言其意沮洳（音預）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美如玉美如玉

殊異乎公路（公路掌公之路車也）

則美矣終其僭禮焉（僭禮謂以卿而用諸侯之禮）

之弊殊不似貴人也（慶氏曰汾水出太原汾州西山東南流入河曲此沈伯水其地隘陋而民貧儉故其人勤於稼穡而服於節用其變風之始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美如玉美如玉

殊異乎公路（公路掌公之路車也）

則美矣終其僭禮焉（僭禮謂以卿而用諸侯之禮）

之弊殊不似貴人也（慶氏曰汾水出太原汾州西山東南流入河曲此沈伯水其地隘陋而民貧儉故其人勤於稼穡而服於節用其變風之始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美如玉美如玉

殊異乎公路（公路掌公之路車也）

則美矣終其僭禮焉（僭禮謂以卿而用諸侯之禮）

之弊殊不似貴人也（慶氏曰汾水出太原汾州西山東南流入河曲此沈伯水其地隘陋而民貧儉故其人勤於稼穡而服於節用其變風之始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園有桃三章章四句

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憂思之意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三章章四句

伐檀三章章十一句

碩鼠三章章五句

魏風七篇二十四章一百五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一章一百五十二句

蟋蟀三章章十二句

山有樞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三章章五句

杕杜三章章四句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三章章六句

無衣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二章章四句

葛生二章章五句

采苓三章章五句

唐風十二篇三十一章一百五十二句

秦國十篇三十章一百四十句

車鄰三章章六句

駟驖三章章六句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三章章六句

黃鳥三章章六句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四章章八句

秦風十篇三十章一百四十句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

墓門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三章章四句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三章章四句

澤陂三章章四句

陳國十篇二十章一百一句

檜國四篇十一章四十八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八十句

豳國七篇三十八章一百九句

王殊異乎公族圖也一山謂水出流動貴水爲也葉如車之前章公族掌公侯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圖郭璞曰貴生貴終草

如續斷寸寸有節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愚按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云君子儉以能勤扶今之本及諸本卉直云其君義亦得通毓氏曰魏一國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特異乎公路之所爲下公路之官也公路掌公車之戎路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儀仗爲曾相猶故園葵今國君采莫泊下甚矣猶偏

其說

園有桃其實之殼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基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茲反○興也殽食也叶○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貴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

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而寫憂也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國中桃一詩未嘗不流涕也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翠吠而衆怨之同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謂行者何事紲佞閒而大悔悟急爲扶顛持危之謀豈豈能驟滅其國哉國滅士亦未必死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音戶瞻望父兮父曰嗟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叶諸市反○興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毛氏曰孝子行役不得止息又況之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苦無止於被而不來歸無止於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猶足也言無爲人所羞也○孔氏曰公路掌車馬無草木曰岵陳氏曰岵無草木有草木岵正相反當是傳寫誤也陳氏曰公路掌公車之戎路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儀仗爲曾相猶故園葵今國君采莫泊下甚矣猶偏

山之高興而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盛氏曰上猶尚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爲上今俗診檢云赴田野入都邑爲上此以国家居對道途爲上也毛氏曰猶之也○陟彼屺起乞反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子季季少子也九懷屺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九懷屺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九懷屺山有草木曰屺

反叶七宣反　兮賦也坎坎伐木之聲也猗猗風行水成文也河北一夫所居曰隰有人伐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輪而无所用徒以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欲其力而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言此以刺之云

毛氏曰伐檀刺貪也君子在位不能以德教化而貪鄙於財則賢者伏於下小人在位貪以敗官則政事荒而百姓困矣

鄭氏曰河水清而有漣猗興於河水之干非其處也君子仕於朝非其位也

孔氏曰伐檀刺貪鄙之人貪於財而不能施惠賢者不得其位而在下位猶檀生於山而在河水之干

輔氏廣曰伐檀刺貪之詩而首章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蓋言貪鄙之人不能施惠賢者不得其位而在下位猶檀生於山而在河水之干也

李氏樗曰伐檀刺貪鄙之詩而首章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蓋言貪鄙之人不能施惠賢者不得其位而在下位猶檀生於山而在河水之干也

詩卷第六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
恒山之西大原太岳之野南有汾水至平陽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
徙絳其北一支稱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
以水得名其也一也晉千徙不
其詩不謂之唐而謂之唐以其始封之地
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
曰唐以堯得名晉以水
三世至曾孫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即河東聞喜縣蟋蟀刺
成侯曾孫僖公則曲沃時詩八世至昭侯夢侯之孫自絳徙翼在平
陽絳即河東絳縣十世至昭侯夢侯之孫自絳徙翼在平
陽翼即古絳縣東山有檀柞之水城聊綢繆扶社羔裘刺昭公
鴇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桓侯
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行
故之杜刺之鳥生桑扈揚之水刺昭公則皆都絳時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

除無已大音泰下同康職思其居悔呼報反樂無荒
良士瞿瞿俱具反如字又九遇反下同
太康過於樂也職主也居謂民所安也瞿瞿顧視之貌○
民所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暮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
且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閒念其職之
所居者使其知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則可以
不至於危亡也蓋其俗固是尚有勤儉之意作
詩者因以儆之（閩）唐風自是一個不敢放蕩底人說詩是一個不敢放蕩底人說
分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賀孫
（閩）或又曰蟋蟀亦名蛬蛩蛬音舒音春初生至夏鳴減寒則入
陸氏曰一名蜻蛚一名蟋蟀也詩傳通釋
云津莫故云津為諸氏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十一月猶可捕歲莫此蟲稍遠人依人而居
歲聿其莫或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歲莫此蟲又曰職思其居啓其
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
前篇矣詩人之言及此豈非堯之遺風乎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

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隊也外謂職事也
士瞿瞿俱倦反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怠荒也
常思慮之不及故當過而敬之也瞿瞿動而敬於事也（閩）陳氏
氏曰後來昭公不能思其外則（閩）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
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
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又叶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虛也無人乘役車休休安閑之貌言既晚則百工皆休矣稍過
安也（閩）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斂
禾豫亦用此車李氏曰職思其所憂憂之事
也憂當職其所憂之事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昌朱二反隰有榆羊朱二反子
力成力反又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他佗何反下二反
他人是愉也憂亦曳以朱二反○興也樞
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閩）樞針虫（閩）榆白榆
車馬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突然以死而人取之以
詩所以能興起人動全在
為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閩）興如山有漆隰有栗如山有漆隰有榆則無
樂然其憂深而意愈遠矣（閩）興起如柘葉如榆為如美於
興如山有漆隰有榆別無
及及其理多（閩）陸氏曰柘白楊似楊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興也小白楊
樂差與柳相似樞也華似杏而小白色山樗也似樗色白
此山有材可為污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亦類柔樹俗語曰種樗楊漆相似如一
莊公二年仲開
漆七○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以永日死其死矣他人入室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
歟或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閩）梁柴見定之方中是愉中言他人見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

悲一節此亦愛深思遠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曰詩人嘗是欲昭公馳驅歎樂之為創作以諷之者深矣非勤其為樂也但發感切之意深矣非勤其為樂也但發感切之意深矣非勤其為樂也但發感切之意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音彪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也綢繆猶纏束也三星謂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寅之月也良人夫婦相謂之辭也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不及時成昏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今夕何夕乃見此良人乎蓋喜之甚而不知其何以得之也

疏曰綢繆言束薪之狀李氏曰鄭謂三星為心星蓋以良人為嫁取之時也○周繆東劉九反三星在戶反古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胡豆反叶子侯反

邂逅相遇之辭也

傳曰邂逅不期而會也

箋云邂逅解說之辭也謂男女有失時而不及時相與會遇者乃見於東方建寅之時也

孔氏曰鄭譜三星為心星蓋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夏為二月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中在戶平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是也今朱○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李氏曰昭公欲去群公子張氏公孫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周君不親其兄弟則如道路此行之人過二嘗杖行之人不如我同父言它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之人向之無兄弟者何不外求助乎父不助也信它人之不如同父也同姓亦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喻之不相親比乎父不助也信它人之不如同父也同姓亦謂兄弟交文成章曰興氏曰昭公不親其宗族其心以為曲從之則人不忘同姓不可以因噎而廢食此得之矣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叶胡可反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粲美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反古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章也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也戶室戶也必南出賢見之星

言出戶多故以喻男女之會必待良媒也

注疏為多蓋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此所以有拒奔之俗至於唐風則不然益陵夷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逆奔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叶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杜甫二章章四句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叶子盈反獨行睘睘渠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睘睘猶煢煢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叶七稽反獨行孑孑音結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孑孑猶煢煢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叶墟里反獨行瞿瞿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瞿瞿猶煢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叶則可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叶之由反獨行睘睘渠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陟彼北山言采其杜叶徒古反獨行孑孑音結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陟彼北山言采其苓叶郎丁反獨行瞿瞿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無兄弟胡不佽焉叶於虔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佽助也嗟咨嗟之也比猶親也

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叶於虔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叶於虔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叶毗志反

無兄弟者同傷其流特而親之親同父兄也比親也○此所以助於人之詞言故雖之村其葉猶茂行此二曾相之不如矣然豈無它人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起居起反自我人居居御所於反下二文

羔裘豹袪據二反自我人究究窮也羔裘君卿大夫以豹飾袪也羔裘君卿大夫之服孔氏曰袪是袖之小口名袪是袖頭之小孔氏曰袪是袖口之名袪是袖頭之小孔氏曰袪是袖口之名袪是袖頭之小孔氏曰袪是袖口之

後世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皁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鹽不攻緻也熟擷也持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鴈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下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已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救子職也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孔氏曰鴈連行棲性不樹止樹止則爲己災或謂之爲栩栩柞櫟也栩柞櫟也周秦謂柞爲栩孔氏曰栩徐州人謂櫟爲柞或謂之爲栩栩柞櫟皆謂之盡是爲不攻緻也嚴氏曰諸侯之事皆王事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興也○肅肅鴇行戶郎反夕也

也猶即今南方所食也常羞其常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

壹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

鴇羽三章章七句

子之衣安且燠兮

燠於六反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初命幸也大者子男之服也侯伯之命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以大言之鄭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東來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成師於曲沃惠公封小子不聞一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桓公弑昭侯而立桓公弑曾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而王不能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卒子莊王佗立王二年曲沃莊伯攻翼侯而王不能救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窮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有掘地及泉之水被髮而祭之被髮而祭之初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莊伯再弑孝侯而国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子郤是爲鄂侯此莊伯再弑晉侯子光是爲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噬音逝適之石反飲於鴆反

興也杕獨貌杜赤棠也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宗族不足以依賴而恐不見親愛也噬肯猶言逝肯也適之也好愛之也曷何也○此君子指其宗族而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又一說

豐山謝氏曰曲沃以支代宗恃強陵弱五世大亂晉人乃得而誅之武公得國豈有一毫仁義哉純乎詭力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周

葛生蒙楚　蘞蔓于野　叶上与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興也蒙覆也蘞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

由之故鄭公孫黑肱以邾入邾文公之父以秦中國將交於夷狄矣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鄰音憐下同顛丁田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旦反○興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侍小臣也令使也時秦君將見先使寺人來命之故以有車馬告之車馬既至則知君子之將見矣

阮刻本

阮刻本

阮刻本

之家人先誓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討敵而況丈夫乎馬之言黑若名為騵又曰淺毛三尺天水騧而小多文林木○騧古華反○物而孔氏以為秦之良馬亦似以意言之耳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驖吁駰是中吁訖乙花反○騏渠之反驖音吁駰音因是中謂騏驖吁駰在中也○箋云騏驖吁駰黃馬黑喙曰騏驖黑色也有丁也言是中者以其在中央也

騧驪是驂吁駕龍旂陽之合反○騧古華反驪音黎吁駕音嫁龍旂畫龍於旂上之縑也一旂兩馬在中兩驂在外以其在外若車之兩翼然故謂之驂

軜舒甚反○軜內轡也貫服於軾前以係軜及兩驂之頸亦所以禦出入之節也○箋云軜所以禦出入之節也西都之車駕法如此

之遠也○伐駉孔羣九吟反求予孫尊徒對反叶蒙伐有死音四

良人秩秩德音叶一因反

君子溫其在邑叶烏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馬黑鬣曰騧騧黑色也有丁也言其在邑則思之況其在野乎

黃馬黑喙曰騧騧黑色也有丁也言其在野則思之況其在邑乎

良人秩秩德音

君子溫其在野叶上與反胡然我念之

良人秩秩德音

君子溫其在水叶式軌反胡然我念之

兼葭三章章八句

兼葭蒼蒼白露未已叶羊以反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叶於良反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箋云坻小渚曰坻

兼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叶諸市反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古甜反葭音嘉蒼蒼青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減也

秋水時至三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謂所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三章章六句

終南何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終南何有條有梅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終南何有條有梅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三章章六句

羔裘豹袪居魚反自我人居居叶九魚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袖羊救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豹袪居魚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袖羊救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三章章六句

素冠棘人居棘音急欒欒力官反兮勞心慱慱苦丹反兮

素冠庶見之子庶幾也棘人瘠者貌欒欒然勞心慱慱然憂在親也

素冠棘人居棘音急欒欒力官反兮勞心慱慱苦丹反兮

素冠庶見之子庶幾也棘人瘠者貌欒欒然勞心慱慱然憂在親也

素冠三章章六句

隰有萇楚萇音長楚猗我無知叶陟利反無室家之樂

隰有萇楚猗我無知叶陟利反無室家之樂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其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怛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吊

匪風發兮匪車偈其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怛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吊

匪風三章章六句

檜風四篇

意在言○終南何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甘衣繡裳佩玉將將反　七羊反將將　壽考不忘　況也紀山之廉用功堂山之高也黻衣赤色此位服也繡衣五色此君在服也衣去聲考不忘者言其壽考不忘昔也○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孔氏曰黻皆在裳衣之上名言衣者裳異其文耳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人之初生此三人人百其身　叶織子反　惴之瑞反　慄良人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況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棘子力反　奄息以子車氏家長也○息名特保出之稱穴瞰也惴惴恐懼也慄懼也蒼者天以形體言之初生此三人人皆願百其身以贖之矣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人百其身　況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黃鳥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人百其身　禦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箋云作言晨風疾飛入樹窟之北林喻己初寡秦国之盛而越赴之今則盛而越赴之甚心欲公死康公立我舊臣殺諸不得
[illegible]見日望己憂心欲公死康公立我舊臣殺諸不得
[illegible]然死聞故問之云如何忽向復棲多見不記憶我
矣言不復得進見也此所謂亏日望之而王
莫予追也諸說之不同又如此姑纂備覽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抱毛亦詩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興也袍襲也戈長二丈六尺八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
平犯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
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
民皆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嚴氏曰滿
[illegible]王無衣與子同袍取與子同二字為義細繹之意
[illegible]孔氏曰王興六軍三軍為偏偏別將各領部伍為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純著則歸名為袍襲則通稱叶詩若之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洛反 叶詩約反 與子偕作 叶子洛反 豈曰無衣與子
同裳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叶晡悲反 與子偕行 叶戶郎反○

秦山謂氏曰大戎滅宗周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国二大恥
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
復讎之志矣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讎
之志矣民彝物則一而已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天下大義為己任秦国何人所作
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千載而下聞其風猶不覺起況親
父其人乎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猶深
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本其初而論之世方尚武人皆習於戰陣之間故其見於詩如此然
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
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
如此則尸押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殆州
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
善導之則易以興仁義以行驅之則其殭
毅果敢之資亦足以躍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
東諸国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国之計者誠
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国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
以不審其所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舅氏晉大夫狐偃
也渭陽水北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
[illegible]為陽贈送也乘
[illegible]氏曰漢地理志右扶風渭城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水北為陽故咸陽也
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鸞旂
以封蕃国竹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賤氏曰何以贈舅氏
乎惟路車乘馬而已蓋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illegible]蓋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采葛云雖無
[illegible]弓之路車乘馬也晨風山湖氏曰于渭之陽送之遠也路車乘馬
黃贈之厚也送舅氏之遠贈舅氏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叶新齎反 何以贈之瓊瑰 古回反 玉佩
叶滿眉反○賦也悠悠長也卑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不可考此但別
[illegible]東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
其舅而懷思耳○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
瑰瑋石而次玉○孔氏曰玉佩者玉之名曹氏曰玉佩所
以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瓊瑰玉佩
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
[illegible]公帝姜齊桓女子雖位皆為夫
[illegible]人太子申生娶大戎狐
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卓子
驪姬諸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自出
[illegible]公為太子獻公烝於齊姜生
[illegible]公為嬖公立之即位殺太子申生娶大戎狐
[illegible]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illegible]公子自出
[illegible]公為太子獻公烝於齊姜生
[illegible]公為嬖公立之即位殺太子申生娶大戎狐
[illegible]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此
[illegible]公為太子獻公烝於齊姜生
[illegible]公為嬖公立之即位殺太子申生娶大戎狐
[illegible]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
治之致敬少有懈則就之禮貌既衰言既行也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
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於康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
免死者乎康公固可刺當時縱為賢者亦為可恥矣

摽有梅二章章五句　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鉏我於市
遂稱疾甲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
王一旦忘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我者以義
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忍之其忘道也忘道之
人胡可与久處宜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
之意
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卷第六

詩卷第七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
東其地濱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
及孟諸周武王時封之猶有虞閼父為
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配
于陳都於外丘之訓與黃帝堯舜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之
公大姬婦人尚貞好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
猶其
舊俗
也

孔氏曰左傳少昊之墟曲阜是也　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
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所謂又曰封
封黃帝堯後於薊封帝舜後於祝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
夏殷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三恪又曰孟諸
尚書作盟豬詩諸作明豬音孟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作刺幽公孔氏
曰幽公淫荒政事不脩而盛為巫覡之樂以事鬼神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洵音荀
國人見此人常游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
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觀望以為其地之名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陳大都於外丘之訓與黃帝堯舜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之
公大姬婦人尚貞好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
猶其
舊俗
也

孔氏曰左傳少昊之墟曲阜是也　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
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所謂又曰封
封黃帝堯後於薊封帝舜後於祝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
夏殷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三恪又曰孟諸
尚書作盟豬詩諸作明豬音孟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

子之湯兮　他郎此兮宛丘之上兮辰羊辰下同二反洵音荀有情兮亮二反荀
而無望　武方武反兮　戶剛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
國人見此人常游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
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觀望以為其地之名東門之池可
以漚麻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甫反其下叶後五反○賦也枌白榆也宛丘子仲氏之女也栩柔木也其下以相樂也陸疏引張揖曰子仲陳大夫氏名子仲氏之女子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樂仙翔之義○毅曰子仲之子婆娑叶蘇何反麻叶謨悲反市也婆娑舞貌○孔氏曰旦旦早朝善謂無陰雲風雨之辭首序疾亂或然也○毅曰子以配子公不顯其麻正是譏責之辭非相樂之辭也○毅曰子以遊子公遨叶五制反以遊以敖子公遨叶五制反以其閒反

貽我握椒貽贈也遊行也敖戲也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辭曰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陸疏濮人謂相贈以芍藥結恩情為貽我握椒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苧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五故反

漚柔朝且為柔也紵麻屬可績為布者○興也淑善也晤對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言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菅茅似茅而滑澤柔韌且為索也白粉柔韌且為索也陸疏濮人謂菅為白華者茎似茅而滑澤柔韌白華者名葉似茅而白華者名茎俗名白茅即菅也即藉也曲禮有藉用白茅者也黃華者名葉俗名黃茅即藉也陸疏濮人謂菅為白華者名茎俗名白茅即菅也即藉也曲禮有藉用白茅者也傳抱詩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濕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麥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麥姓

東門之池可以漚麥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拜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皙皙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

也疊山謝氏曰男棚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亂而不知禮義者也證補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所以反　不已誰昔然矣國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斫小大拍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猶不良則自賊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人也（蒙）濮氏曰墓永城城見唐萬生檀弓云葬丁桑又云所指也（蒙）濮氏曰墓永城城見唐萬生檀弓云葬丁桑又云之弗見也又云古者墓而不墳（蒙）濮氏曰墓永城城見唐萬生檀弓云葬丁桑又云之弗見也又云古者墓而不墳則封之所以識也程氏曰人之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異焉濮氏曰斯莊子斯而折之（）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五反顛倒思予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韻依前章作（蒙）陸氏曰鴞大如斑鳩汪（蒙）今謂之鴉酷亦名怪鴞（蒙）楚詞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甚美可為羹雖又可為炙莊子見鵷而求鴞炙是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蘇氏謂

子相公勉之弟相公疾病立明年為梁人所殺其太子亦代之相公卒陀立明年為梁人所殺其太子亦代之相公疾病（蒙）朱子舊說作文公文公日此詩雖以刺陀乃是追傷先君不能為陀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蒙）王氏曰檜言不能為陀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蒙）王氏曰檜言不陳氏意惟之前章棄門有棘以興陳陀之不良而桓公乃不能為立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蒙）王氏曰檜言不斯之以興国人鄰知陀之不良而桓公乃不能為立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蒙）王氏曰檜言不賢師傅（蒙）洲道如谷之深（蒙）洲道如谷之深（蒙）洲道如谷之深婦谷壯之也後章棄門有棘以興陳陀之不良而桓公乃不能為立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蒙）王氏曰檜言不有鴞萃止鴞惡聲鳥以興国人鄰知陀之不良而桓公乃不能為立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蒙）王氏曰檜言不有歌其惡以告者矣告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豈有及哉亦追咎之辭也說備

防有鵲巢二章　其炀反　有旨昔徒刀反　誰侜陟留反　予美心焉忉忉

都勞反○忉憂也（蒙）王氏曰昔猶昨也如勞反下同

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葉備（蒙）張氏曰昔猶昨也如勞反下同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

株賦也說舍止馬（疏）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六尺以上曰駒（疏）外曰牧二外曰野二外曰林（疏）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一說東郊吕氏曰自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章蓋因人間靈公朝于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又朝食于株林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林矣是不一往也（疏）夫孔穎仕行父通焉陳國之人三其大夫為其子教訓所制（疏）靈二十四年公子友卒九年晉陳蔡公子及宣九年晉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公卒仗行父歃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亦以君徵舒而殺之

株林二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疏）夫孔穎仕行父通焉陳國之人三其大夫為其子教訓所制（疏）靈二十四年公子友卒九年晉陳蔡公子及宣九年晉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公卒仗行父歃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亦以君徵舒而殺之

匪為從夏南（疏）夫孔穎仕行父通焉陳國之人三其大夫為其子教訓所制（疏）靈二十四年公子友卒九年晉陳蔡公子及宣九年晉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公卒仗行父歃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亦以君徵舒而殺之

澤陂三章章六句

彼澤之陂（陂叶音皆）有蒲與荷（何音河）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悁烏玄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輾知善反）

澤陂三章章六句

○興也興也蒲荷華也（疏）興也蒲荷華也○興也興也蒲荷華也（疏）興也蒲荷華也○興也興也蒲荷華也（疏）興也蒲荷華也

其華函容其實蓮其根藕○彼澤之陂有蒲與閒（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悁也）

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疏）李氏曰靈公令其人美且髮美字虽不同其義則一嚴氏曰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蓋以比為碩大耳（疏）慕賢之詩興也悒悒

遂謂不能彊於政治不常貴以其服說也然其去国則父有故矣詩言君平時服此服以朝群臣而在公堂也今豈不想像而思之乎於勞慕傷悼焉則其去也非不愛君也直不得已耳

羔裘三章章四句

去之於見檜之變風始作

羔裘豹袪自我人𤔔𤔔

鄭氏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修政事好紫衣服大夫

豹袪以豹皮飾袂也𤔔𤔔猶翻翻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故猶事也

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

究究猶居居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好猶故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睪睪

睪睪猶晧晧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報

報猶好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晏鮮盛貌三英謂袪袂及裘也粲鮮明貌

三英粲兮

三英粲兮

羔裘三章章四句

按羔裘之詩為父為君靳袁三年昔子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周道與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同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白冠也

棘人樂樂兮

棘人瘦瘠貌樂音洛

棘人欒欒兮

欒欒瘦長貌

棘人欒欒兮

棘人瘦瘠貌樂音洛

素冠三章章三句

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子同歸愛喜之詞也

鄭氏曰同歸夫妻之義也

○ 焉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如一兮

鄭氏曰素衣素裳也朝服緇衣素裳鄭氏以素為祥服皆本於禮本注疏音皮又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瘦瘠貌之來弔若今无此人所以此心博博愚謂棘人只是如棘之人而憂也○若所謂瘦瘠如棘之義也

○ 焉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子同歸愛喜之詞也

鄭氏曰同歸夫妻之義也

○ 焉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如一兮

鄭氏曰素衣素裳也朝服緇衣素裳鄭氏以素為祥服皆本於禮本注疏音皮又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瘦瘠貌之來弔若今无此人所以此心博博愚謂棘人只是如棘之人而憂也○若所謂瘦瘠如棘之義也

○ 焉見素衣兮我心蘊結兮

蘊結猶鬱陶也

聊與子如一兮

聊賦也辭焉往也

鄭氏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猶蔽也以韋為之見服謂之韠素衣素裳則素韠者韠蔽膝也蘊結思之不解也

聊與子如一兮

聊賦也辭焉往也

鄭氏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猶蔽也以韋為之見服謂之韠素衣素裳則素韠者韠蔽膝也蘊結思之不解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周道與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同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

猗儺柔順也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生而羨草木之无知而无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一室一家言无累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長則引蔓于草東萊曰荷離其枝柔弱牽蔓之貌興也萇楚始生猶能自立多慾者矣反思草木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所謂赤子志心稚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无知无家无室者言其君之多慾故其人則我曰與濮斗南曰原言殘忍要是慾言告少年之故其辭渴而激者以下隰之地有萇楚之草枝條柔弱叢蠭以只畏下之女少知妖嬈光澤如此盡能妍以相媚悅者非愛子也樂子亦之无所知而未有室家耳

匪風發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偈疾驅揚扢偈周道滴則亦疾驅揚扢周道中心怛悲悼也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

飄嘌皆疾貌

顧瞻周道中心吊兮

吊傷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

飄嘌皆疾貌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弔傷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此詩言當時風俗之不厚而東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嘌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芳匪車嘌嘌匹妙反芳顧瞻周道中心弔芳眠也回風
搖不安之貌○興也匪車小車也嘌嘌猶翩翩也周道
邪亦傷也之金反涕音弟○誰能亨魚溉之釜反釜音甫
西歸懷之好音興也溉滌也釜鬵屬西歸不于周也○滌徒
弔反亨煮也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也
甚但有西歸之人則思有以厚之亨之用釜不用鼎雙舉者以俱是炊器
煮乎有則我願為之滌其釜鬵誰則西歸之以語檜国於臻消在周之
東故因視周道而六西周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曹国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之
州即其地也○興也詩譜云昔堯遊成湯葬焉俗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衣食以時蓄積焚於浚谷之間只寡患難末時富而无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変風始作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可何反戈與殺都佳都外二反彼其之子三百
赤芾芳勿浦昧二反○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子指小人芾皇服之鄰也一命緼芾再命赤芾三命赤芾葱衡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与殺者宜也被其之
用備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別孔氏曰襄公二十八年入曹數其不
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殺謂候人之
官長也東萊呂氏曰曲礼疏曰戈鈎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
頭不向上為鈎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処長四
寸並廣二寸周礼冬官戈松六尺有六寸注松猶援也孔氏曰考工記戈長尋有四戈殺是短兵戰氏曰市字當作韍
古字通用采芑之韍以韋為之采叔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
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疏曰玉五寸宥革帶博二
寸帶制三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
以祭○維鵜音提他兮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所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所
也似姑娆身故而長用黃黑色頗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興
刻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
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
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共君或然而未有考
也嚴氏曰蜉蝣蟲中蝎虫朝生暮死羣飛蔽空之狀楚楚言清楚鮮明之貌
有楚楚氏曰喻昭公之朝從容自得其衣裳不知君臣之
死亡无日如渠罣然○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北友心之憂矣於我
歸息息所也采采猶衆多也○興也采采眾多貌息止也
憂矣於我歸說音税本亦作捝求勿反○興也說舍息也
出形容對閱也閱者悅懌之貌鄭氏曰此出士
之礼夕深衣吕氏曰昔之賢者日出而視朝退而反舍則息止於家
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无所依其於我
乎蓋欲如楚王於家之為也彼曾君方樂其衣服志意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士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置
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国之人真情其憲深其思遠若禍至之無
辭之嗟惻也

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此君子威儀動作之間皆有常度非矯飾以中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中心如結於內者必可知也鳲鳩布穀也周公以興成王之德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驛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泰山既芃芃然美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賴有卜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李氏曰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古有東西二伯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卒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毛謂二伯鄭

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其弁伊騏（音其○與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白飛去毋常不移也帶大帶也用素絲有飾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言六人與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常度不差忒（音他）輯（音集）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棘矣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胡雞反）心如結兮（古穴反）輯（音集）兄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此君子威儀動作之間皆有常度而足以正四國矣○比而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其心一故儀不忒似不忒則其心一矣結猶束也言其固結不解也○興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叶獲穀方言云戴勝陸氏曰一名鴶鴀一名桑鳩仲春鳴化為鳩也或謂之鶻肩斉人謂之鷦正山陰陸氏曰一名蝴一名蜎蠉江東呼鄭公焉侨如婦書曰口如抓穀言其多声也○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似不忒則其心一矣結猶束也言其固結不解也○興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驛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泰山既芃芃然美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賴有卜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李氏曰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古有東西二伯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卒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毛謂二伯鄭

在桑其子在棘（叶紀力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胡雞反）心如結兮（古穴反）輯（音集）兄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此君子威儀動作之間皆有常度而足以正四國矣○比而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其心一故儀不忒似不忒則其心一矣結猶束也言其固結不解也○興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驛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泰山既芃芃然美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賴有卜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李氏曰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古有東西二伯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卒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毛謂二伯鄭

在桑其子在棘（側巾反）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似不忒則其心一矣結猶束也言其固結不解也○興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驛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泰山既芃芃然美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賴有卜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李氏曰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古有東西二伯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卒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毛謂二伯鄭

胡不萬年（叶尼因反○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其心一故儀不忒似不忒則其心一矣結猶束也言其固結不解也○興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驛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泰山既芃芃然美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賴有卜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李氏曰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古有東西二伯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卒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毛謂二伯鄭

鳲鳩四章章六句

列音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比而興也洌寒也下泉冷泉也苞稂叢生也下泉二下流者也苞草蓑生也稂梁莠屬也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宅也○王室陵遲小国困弊故以我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比而興也洌寒也下泉冷泉也苞蓍蒿也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宅也○王室陵遲小国困弊故以我泉下流而苞蓍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洌彼下泉浸彼苞蕭（音消）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比而興也洌寒也下泉冷泉也苞蕭艾也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宅也○王室陵遲小国困弊故以我泉下流而苞蕭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一之十五　幽閉名但禹貢雍州岐山之北豳山之野
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忘
生穀脩稼穡陰陽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寧富乃用土
地之宜而立国於豳之谷焉十三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
十二世而文王受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
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而周公攝政乃体后稷
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
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
田分宗祝附武功縣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二
聲之日栗烈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叶
蘇計反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
履反饁音曄于南畝音茂叶滿補反田畯音俊至喜叶虛里反

後凡言月者夏正也七月者夏之七月也火大火也以六月之昏正
在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衣可
以授人以衣使樂歲之功小成故授人以衣使樂之
之曰謂斗建田二陽之月也觱發烈貌栗烈寒氣也褐毛布也歲功
者歲事之功也蓋民之先公七月此以紀候故曰有天下該以爲一代
之正朔也豳國僻在西北風氣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功之成也
往也耜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
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
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誦
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往寒來之候次言二月三月耕桑採
一月以後凡事皆迫於寒冬之前而其間又有蠶績染織之
事婦人之功所以不可後也末言十月則生活已畢而
治田宮室又不可以不豫也其風俗之美如此
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七月流火八月萑音丸叶戶官反葦音韋
叶于鬼反蠶月條它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
反女桑七月鳴鵙圭狊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叶市羊反

而貴家大族冲幼公室者亦无不力於蚕桑之務故其詩敘之
文每以明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之心也其風俗之美
由此可見上下情文相忘愛如此
萑葦也蠶月謂斗建巳之月也條蠶蟲之名也斨方形之斧也遠揚
猶言遠颺謂遠而剪其枝葉之長者也猗取也剝取其葉而飼蠶也
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紅也陽明也
葉子條曰商女桑小桑也○周公以成王未知蚕桑之利
故言七月則生活已畢而蚕桑之功已興矣八月則葦可
收蓄之際而蚕事既成之後也蠶月則採桑飼蚕之時
而蚕事既畢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蚕績之功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
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言陳此以足衣之意上以足衣之
意前段不必更言陳此以足衣之意

即斧也銎孔斧受柄處隋孔狹而長女桑葉桑郭氏曰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引氏曰鵙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二以志之義又自有赴訃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書用之也（）四月秀葽於遥反葽音要始曹氏曰葽草名秀而實曰葽陸氏佃曰今俗呼遠志為葽孫炎曰葽草也引氏曰葽草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治一名棘菀一名蕀蒬一名葽繞

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力各反取彼狐貍為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公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孝反于公

日其同載纘子公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孝反于公

既也不榖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收木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言之乎轟以下皆豳公子之詞也同竭作以將也纘續也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蟋蟀也入我牀下之時即鳴室可乎觀此則東萊之說一名蟋蟀非也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遠志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治一名棘菀一名蕀蒬一名葽繞

方言楚謂蝉為蜩秦晉謂之蜻蜻又曰蝭蜻也孔氏曰蝭蜻蜻蜻一物隨時變名耳郭璞曰蜻蜻小青蠅也引氏曰蜻蜻蝭蜻蜻蜻一物隨時變名耳郭璞曰蜻蜻小青蠅也

唯孔子以豹名明豹賤也蔵氏曰豹以喻貧賤自奉貴奉公也（）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与反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下叶户古反

起弓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思去聲向堃苦本反穹去聲我婦子叶上音滋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叶昌呂反

此振羽能飛而以斯名動股始躋堂而以股鳴也蟋蟀也向北戶以避風寒也穹窮也婦子名動音童妾也改歲三正之通于代俗尚矣周特建丑而改用之商建丑而改用之夏建寅而改用之皆所以為人紀綱萬事之始也故謂之改歲入此室處謂入此室而處也

嗟我婦子叶滋吏

黍稷重穋（直容反穋音六）稙（音直）稺（音致）禾麻菽麥（叩詔反）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以為曲而納禾稼黍稷自田而入
名禾之秀實而在野者曰稼言禾為總名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
言禾為總名也同穀也呂氏之間上下共知之物也禾者穀中黍稷之
受上賦之宅二畝半為廬（冬君之功其治之事也收古者田民之力
冬君之功其治之事也收古者田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其餘皆以修農事為務
不備則我稼同交叫以丁
取茅夜而索綯（承上言
不暇於此故也不待時貴
如此宮民曰此言終始農事以相警戒不敢休息
王業而作此詩（豳公劉（李氏曰
王業而作此詩（豳公劉（李氏曰
王業而作此詩（豳公劉（李氏曰

所殺而其子交然事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君父問不知前初合只天下之力誅討了却使自家舉兵人自做山一場大疎脫這不是周公之過況疑然當初周公使管蔡啓想見那時是好在必是被武庚与商之頑民每日將消去潛地使乘酖以言沟間之曰你是兄弟出在此周公是兄反抗以推以臨天下管叔想得被這幾个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个都是武庚与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管蔡如此曰以是當日因酒做出計多事而詩書傳所載得大率其中更有幾多做変曲折在鄭氏曰鴟鴞為詩有鴞苓止鴞飛鴟為梟為鴟蓋鴞鴟之類也○東萊呂氏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般民之辭也○治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繆反牖戸音五戸反

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間乘此閑暇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誰敢侮之○東萊呂氏曰桑二解詩作什乃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子手拮音結居八反据音居下同予所捋音闊力活反荼予所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艱捋取也荼潔苕也蓄積租聚也卒瘁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勞至於尽病若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劳如此者以王室之未定也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即此類也又曰此詩詩傳多是出於當時詩人如何其言聲牙數考如周公之言便是也最好若推無道張為幻之語若周官有司徹色之文非必周公語也○吉中間所字亦有音桑仲孝論語曰臣妾皆必出於當時氏曰詩以為事已然則莠言自口悔予後五反

予羽譙譙在消子肖反翛翛音蕭反予尾脩脩音條反予所漂漂匹遙反搖予維音遥曉曉呼堯反叶許雕反○亦為鳥言羽殺毛敝也翹二急也曉二急也○殺也翹二急也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以

予室翹翹所消反風雨所漂漂匹遙反搖予維音遥曉曉呼堯反叶許雕反予尾脩脩音條反予羽譙譙在消子肖反予所蓄租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予手拮音結居八反据音居下同予所捋音闊力活反荼予所

急哉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之人自做山一場大疎脫這不是周公之過況疑然當初周公使管蔡啓想見那時是好在必是被武庚与商之頑民每日將消去潛地使乘酖以言沟間之曰你是兄弟出在此周公是兄反抗以推以臨天下管叔想得被這幾个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个都是武庚与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管蔡如此曰以是當日因酒做出計多事而詩書傳所載得大率其中更有幾多做変曲折在鄭氏曰鴟鴞為詩有鴞苓止鴞飛鴟為梟為鴟蓋鴞鴟之類也○東萊呂氏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般民之辭也○治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繆反牖戸音五戸反

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間乘此閑暇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誰敢侮之○東萊呂氏曰桑二解詩作什乃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子手拮音結居八反据音居下同予所捋音闊力活反荼予所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艱捋取也荼潔苕也蓄積租聚也卒瘁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勞至於尽病若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劳如此者以王室之未定也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即此類也又曰此詩詩傳多是出於當時詩人如何其言聲牙數考如周公之言便是也最好若推無道張為幻之語若周官有司徹色之文非必周公語也○吉中間所字亦有音桑仲孝論語曰臣妾皆必出於當時氏曰詩以為事已然則莠言自口悔予後五反

予羽譙譙在消子肖反翛翛音蕭反予尾脩脩音條反予所漂漂匹遙反搖予維音遥曉曉呼堯反叶許雕反○亦為鳥言羽殺毛敝也翹二急也曉二急也○殺也翹二急也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以

急哉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之人自做山一場大疎脫這不是周公之過況疑然當初周公使管蔡啓想見那時是好在必是被武庚与商之頑民每日將消去潛地使乘酖以言沟間之曰你是兄弟出在此周公是兄反抗以推以臨天下管叔想得被這幾个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个都是武庚与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管蔡如此曰以是當日因酒做出計多事而詩書傳所載得大率其中更有幾多做変曲折在鄭氏曰鴟鴞為詩有鴞苓止鴞飛鴟為梟為鴟蓋鴞鴟之類也○東萊呂氏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般民之辭也○治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繆反牖戸音五戸反

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間乘此閑暇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誰敢侮之○東萊呂氏曰桑二解詩作什乃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子手拮音結居八反据音居下同予所捋音闊力活反荼予所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艱捋取也荼潔苕也蓄積租聚也卒瘁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勞至於尽病若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劳如此者以王室之未定也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即此類也又曰此詩詩傳多是出於當時詩人如何其言聲牙數考如周公之言便是也最好若推無道張為幻之語若周官有司徹色之文非必周公語也○吉中間所字亦有音桑仲孝論語曰臣妾皆必出於當時氏曰詩以為事已然則莠言自口悔予後五反

予羽譙譙在消子肖反翛翛音蕭反予尾脩脩音條反予所漂漂匹遙反搖予維音遥曉曉呼堯反叶許雕反○亦為鳥言羽殺毛敝也翹二急也曉二急也○殺也翹二急也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以

急哉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之人自做山一場大疎脫這不是周公之過況疑然當初周公使管蔡啓想見那時是好在必是被武庚与商之頑民每日將消去潛地使乘酖以言沟間之曰你是兄弟出在此周公是兄反抗以推以臨天下管叔想得被這幾个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个都是武庚与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管蔡如此曰以是當日因酒做出計多事而詩書傳所載得大率其中更有幾多做変曲折在鄭氏曰鴟鴞為詩有鴞苓止鴞飛鴟為梟為鴟蓋鴞鴟之類也○東萊呂氏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般民之辭也○治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繆反牖戸音五戸反

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間乘此閑暇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誰敢侮之○東萊呂氏曰桑二解詩作什乃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子手拮音結居八反据音居下同予所捋音闊力活反荼予所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艱捋取也荼潔苕也蓄積租聚也卒瘁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勞至於尽病若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劳如此者以王室之未定也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即此類也又曰此詩詩傳多是出於當時詩人如何其言聲牙數考如周公之言便是也最好若推無道張為幻之語若周官有司徹色之文非必周公語也○吉中間所字亦有音桑仲孝論語曰臣妾皆必出於當時氏曰詩以為事已然則莠言自口悔予後五反

予羽譙譙在消子肖反翛翛音蕭反予尾脩脩音條反予所漂漂匹遙反搖予維音遥曉曉呼堯反叶許雕反○亦為鳥言羽殺毛敝也翹二急也曉二急也○殺也翹二急也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以

詩八　一

在車下叶後五反○鄘也東山所征之地也箇二言久出乘車之服也勿士行叶戸剛反○士事也行陳也勿士行故不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陳也故知箸倚之有繩結而中以止語也蜎蜎音淵蠋之欲反○蜎蜎蠋貌蠋桑虫以喻征夫也烝發語声敦徒回反不移之貌○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変知周公之忠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婦人有思而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也詩傳多是出於當時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以此詩勞之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婦人有思而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也詩傳多是出於當時

我徂東山慆慆音滔不歸

東山詩曲尺人情万甘盛時則作之於二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二東山李氏曰周公東征四年而歸故詩人述其意而言曰我徂東山慆慆然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

在豐鎬營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西而東故謂之東征凡八日而進一說濮氏曰疑作滔行當作循不必拆行陳與循放為二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肖蛸所交反在戸反後五町他鼎反畽他頂反鹿場音亦以執反燐以照反宵行叶戸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

懷叶胡威反也則此果蓏拾麥比物延也蜎蜎蠋蠋桑蟲也烝在桑野言其思歸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也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無人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町畽舍旁空地也鹿場也熠燿宵行蟲名亦蛍夜行燐也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亦蛍夜行燐也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亦蛍夜行燐也燿明不定貌

鉄我錡巨且反又七余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忽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音加）（徐音佳）（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徒皓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不同其道則一以貫之楊氏曰象之惑以於兄而得罪於天下故誅封之管蔡流言將不利於周公以天下之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周公之誅也

破斧二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匪媒不得（如字）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如字）

（兩也字能也則通二處之義此以此取妻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取周之時

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邊豆有踐（如字）

（子之何言也言木已伐矣則當用之何所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遠矣何為而不用之哉）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四章二章三句

（思謂貞亭云美周公猶未其失）

（謂朝廷之不知二字謂不知己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其失其真也哉）

九罭之魚鱒才尊反（音遵）（魚名）

（毛氏曰九罭九罻之網也鱒似鱖而細眼赤脊巳與上同）

（陸氏曰罭音域罻音尉）

（疏曰九罭之網所以捕魚之小目者也）

（嚴氏曰詩人言九罭之網所以捕魚之小目者以興周公之仁及於小民也）

（朱子曰九罭之網魚之小者也）

（呉氏曰九罭之網魚之小者也）

（總曰謂之九罭取細網也）

（輯曰詩人言九罭之網所以捕魚之小者以興周公之仁及於小民也）

（愚謂九罭之網魚之小者也）

（輯曰詩人言九罭之網所以捕魚之小者以興周公之仁及於小民

凡凡四出波瀾也胡頸下懸肉也載則垂路也老狼有胡進而
踏其胡退而躓其尾公周公也孫遜碩大膚美也赤烏黃
服之馬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雄蓋遜遁然所以処之不失其
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謂流言之變而
安坐自若乃如此美也赤烏黃服周公之盛服也公孫碩膚
言大美而不失其位也公之所為乃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
孔氏曰是反說亦有些意義以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必大問公孫碩膚
有決矣
傳謂詩人以為非叫之意也回護委曲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
也只得如此書自是体當如此○閻又曰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
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孔氏曰前行曰躓嚴氏曰中庸言前定則不跲迂哉躓也釋文曰躓本
亦作踬如其自出云耳必大
旨顯則之類進則躓其胡而前退則踬而倒於是乎鄭氏
曰罹人主王馬有三等赤馬則諸侯与王同複下曰馬黃白馬黃脊
衮赤馬則諸侯与王同複下曰馬黃白馬黃脊也釋文曰躓本亦作踬
与物貌孔氏曰約馬頭飾士冠礼注云約上言拘也以為行戚
狀如刀衣鼻正義曰約馬頭繩中卻也程氏曰狼所以致禍難免豳者
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之道无利欲之蔽故雖

危己而己之地安於自泰赤馬几几然安也嚴氏曰凡人処利害之
疫則辛酸不安其常處或至於丧良心喪本性故折屋詩人
以赤馬几几見周公矣○狼壼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
德音不瑕叶洪反下同瑕音遐
聖性其善謂聖人之性其善也○程子曰周公之所已也變文以協韻
也蕩蕩然无纖悉之瑕玷也○愚謂詩人或称周公或称公孫
不失其聖而德音不暇也○程子曰公孫所以然之故者
一其心孫者特指其為公之孫耳孫謂作事豐盈亦見心廣体胖之意豈此
公謂碩大體胖豐盈言体貌豐盈亦見心廣体胖之意豈此
詩見從容自得之意所以
狼跋二章章四句　記氏曰神龍或潜或飛能大能
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
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
前吾言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陀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
則四国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

詩卷第八

致一也○愚謂上篇東人見周邊旦有踐知其礼而求
而願其法此篇東人見周公委衣練裳不忍其去
留也此以實附九罭篇後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一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
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
臣相謂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
公至誠其孰正之哉元曰若變風之末可也曰東
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盖傷之也故終之以豳
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
正焉而克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
矣哉○編章齣豳詩以迎寒氣見於七月之
詩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豳田畯祭蜡則
豳雅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
豳雅詩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
礼而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用意
乃爾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无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
全篇隨事而変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
頌猥於理為通而事亦可信然有其證不然則雅頌之中
決為舊事而作者皆可記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

詩卷第九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小雅二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凡小雅燕饗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此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此正變之別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其辭氣之平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小雅其辭氣之平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小雅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小按其腔調而作日人雅小雅是古作樂之体格作大雅小雅体格作小雅大雅体格作大雅小雅体格作小雅大雅体格作小雅大雅体格作小雅大

食將帥勞苦
備則賢者不備則賢女不行也孔榮不
庶人安得肆三宮其有君臣之義始也正謂君此盖入孝之始頌敬也使
及諸侯燕朝之樂如鹿鳴三篇
來賓來燕等篇皆是不知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到當見古人工歌皆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
之則見其詩果足懲至如伴奐優游暇豫切而不失義
如總音引詔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至
詩九　二一
四牡騑騑　反
音古
我心傷悲　悲之貌
使臣作之事君礼也
所當為而已何敢自
也故燕饗之際敘其
道路之回遠如此
周道倭遲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使臣之詩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
礼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
自以為勞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
其情以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
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
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
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陳曰思歸者
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
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
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
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豈弟者易
與也豈弟猶愷悌也善于木之
及民也豈弟多厌方之貌莊大使臣与
馬其為也懷思也○此懷使臣
之詩也君之使臣因以慰其勞而宣上德
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
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
國而仰受天子之命以統諸侯使
臣往來比得王事也蓼蕭見唐鴻羽
駱音洛馬如字又音莫補反
之貌曰駱白馬黑鬣曰駱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駿所巾反
征夫每懷靡及　每常也
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根名地骨可
而外濶以為皇使臣之
輔亦正以其本事也
樂疑亦本事使臣
作其後乃翻以為使
四牡五黃五白　按尊言山海以為使臣之
三牝將仲子謂牝驪也南山有
詩苟牝北山言采其
牝四月牝騵牝也○駕彼四駱載驟　駱白馬黑鬣
反○駟也驟驟二音
毛氏曰駱
馬白身黑
鬣也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諗審二音
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
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章欲使人臣忘
養而天下視臣如手足則有以
盡其忠孝之全也
四牡騑騑　反
四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起
反○四
馬白身黑
鬣也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將奉也
也牝牡驪
翩翩飛貌騅夫不也今鵻鳩也凡
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於
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
役未畢不念其勤君之使臣豈待其
戰亦愛其憂如己而已矣此歷人情
祝鳩氏司徒治孝故士數民相見
鳩羽冒山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
而言之及此深人情真切而言之也○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音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扶雨反○翩翩飛貌騅夫不也今鵻鳩也凡
不遑將父鳥之所止必擇木之
及民也豈弟多厌方之貌莊大使臣与
馬其為也懷思也○此懷使臣
之詩也君之使臣因以慰其勞而宣上德
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
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

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矣此騋駉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盡亦以泛戒然其餘之辭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如朱子初解此詩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傳訪以補其不及之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略呂氏曰周編爰於晉悼公舉九德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照使臣臣敢不拜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公以協辭命下章放此李氏曰騶見小戎如字下章放此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既均調也詢猶度也騶見上

周爰咨詢叶新貽反

○我馬維騏六轡沃若騏音其烏喜反若順也

周爰咨謀叶莫悲反○謀也如絲調忍也謀慮之動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又以協辭命下章放此見小戎如字下章放此

○我馬維駱六轡既均音因

周爰咨度待洛反○度猶如隅也要猶謀也沃若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既均調也詩人之詞也

載馳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忠臣奉使而作其說已見前篇編者亦見疊嶂疑亦本為遣使臣而設耳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臣教使臣而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效忠於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諫君考諏善道而自治而治正君者也

常棣之華鄂反不韡韡于軨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之華鄂反○興也常棣棠也子如櫻桃可食鄂然外見之貌不韡韡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正君者也

凡今之人則豈不爾思其相愛如兄弟者嘗不如此詩之意以為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嘗不如此詩之意以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懷思也○言死喪可畏則兄弟之情最為可思

原隰裒音掊下同叶蒲回反

原隰裒濕下平曰原下濕曰隰裒聚也○言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則凡原隰之間收而聚之者無非兄弟之情也

兄弟既急叶居悉反

兄弟既急急難也○承上文而言兄弟之情既急於救難矣

鶺音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叶泥乾反

鶺音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鶺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興兄弟之急難也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叶他前反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卦反○它前反○興也脊令雖渠良朋不過為之長嘆而已力或不能相救也蘭溪呂氏曰陳其所親而親其所陳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道其本也本心既得則其所親而親其所陳不期正而正矣

兄弟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賦也言患難既平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有人之意似通○章言患難

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而雖施而不報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司寇說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救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涕不受慟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陳氏曰脊令大如鶺雀長腳長尾尖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協緣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山陰陸氏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滿大雪梁驗程氏曰脊令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濮氏曰小死顯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時章氏曰集注作鵪鴒不雅左氏作鵪鴒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叶莫候反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詩歷千載傳作每有良朋烝之承反

也無戎叶而主反○賦也閱很也戎助也○言兄弟設有所爭不過很于牆外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氏曰兄弟雖有小忿不發於鬩牆禦其務叶烝也无戎才老无尋奧却云務字古人讀作蒙不知戎也戎音義訓作汝

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烝之承反

兄弟既平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賦也言患難既平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有人之意似通○章言患難

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兄弟不如友生也備言喪亂既平之後人實以兄弟不為不如友生故曰如友生末必皆然但言患難要若之時比凡人我升既平反後乃為汝反生如友生也言患難且若此況平時乎蓋疑而問之辭也毛氏曹山謝氏同

和樂且孺　孺也　陳氏曰孺親也

○儐爾邊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　兄弟既具

爾邊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　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　孺也　陳氏曰孺親也

○儐

不來微我有咎○因也詩人求人之聲淮南子
酒者或以甚或以草大木者呼邪詩盖舉重物之歌邪
莫美於新成羔羊也頌念也於歎詞樂群
尊者也先諸父孔後諸昏者親疎之殺也○言貝酒食
以聚朋友如此宜使我恩意之不至
此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同姓亦然矣
疏　問伐木大意皆以友道為重而又推之於人不肯納
今人川京納酒古人今人於納也想古人
曰今信乎九川甚為野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
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乳氏曰稱父兄舅親之詞也
黍稷飯之器長樂劉氏曰肥牡豕之牲也○言伐木許許
但言伐木許許又言伐木于阪于叶孚阪反酾酒有衍
酾酒肥美貌衍溢也朋友會樂之
德乾餱以愆餱音侯愆起虔反有酒湑
愆過也湑浚反我無酒酤音古我坎
坎鼓我蹲蹲叶七旬反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九反
興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暇閒也○言我有酒
則及閒暇而飲酒以相樂也
矣飲此湑矣
疏　劉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姓者尤宜親昵也先諸
舅而後朋友之同姓者尤宜親昵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嚶鳥鳴聲相和也幽谷深谷喬木高木也○興也丁丁
伐木聲也
疏　劉氏曰此詩前章言親親後章言尊賢而此章
又言親親者蓋前章言親親之道而後章言尊賢之
事此章又言親親之道而後章言尊賢之事也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
矧況也伊人猶言是人也○興也相視也
矧況也伊人猶言是人也○興也相視也
疏　劉氏曰此章言鳥猶求友聲況人乎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生相也○興也
疏　劉氏曰此章言鳥猶求友聲況人乎
丁丁伐木聲也許許木下聲也○許許猶言
伐木許許也
疏　劉氏曰此章言伐木許許又言伐木于阪于
叶孚阪反酾酒有衍
酾酒肥美貌衍溢也
疏　劉氏曰此章言伐木許許又言伐木于阪于
坎鼓我蹲蹲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九反
坎鼓我蹲蹲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九反矣飲此湑矣
疏　劉氏曰此章言伐木許許又言伐木于阪于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增加也○言天保定爾以至於是福祿如此其盛也
疏　劉氏曰此章言天保定爾以至於是福祿如此
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為饎叶虛反是用孝享烝嘗于公
烝冬祭也嘗秋祭也公先公也○吉蠲謂卜筮吉而
齊戒潔清也饎酒食也享獻也
疏　劉氏曰此章言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烝嘗于公
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謂先王也卜予也○言君曰卜予萬壽無疆蓋臣
祝其君之辭
疏　劉氏曰此章言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蓋臣祝其
君之辭
天保定爾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
單音丹厚戶口反除直慮反俾
爾多益以莫不庶
庶衆也○言天保定爾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
疏　劉氏曰此章言天保定爾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戩子浅反穀善罄盡也○言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維也○言人民日用飲食維日不足也
疏　劉氏曰此章言維日不足蓋以其日用飲食之
不足而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歐陽氏曰詩人以天保為言其子孫當盡人事以
承天之福而不可以為天之所福而不為也故其
卒章極言人之不可以不勉如此而已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疏　劉氏曰此章言天保定爾以至於是福祿如此
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烝嘗于公
疏　劉氏曰此章言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烝嘗于公
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疏　劉氏曰此章言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蓋臣祝其
君之辭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疏　劉氏曰此章言天保定爾以至於是福祿如此
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
詒以之反弔至也○言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而已其先公先王神亦降之多福
詒以之反

福爲爾德○通也毛云全也神之至矣備言福祿考崇恪也詩人之意蓋以爲德者言默而成之無民心所歸德者言默而象之猶助不而已解家非箋意也民因君而全其天放民之德○箋備也言君能之德備則民莫能不極也

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或承承繼也言承繼先王之業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譬諭也箋云升出也非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詩經

詩云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薇故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上聲

室家叶古胡反徵音成役音亦故不遑啓居徵音成

詩人以其出戍之時歲始春今還在歲暮室家謂家人也遑暇也啓跪也居坐也○箋云采薇菜名作始生出也遑暇也啓跪也居坐也○箋云采薇菜名作始生出也遑暇也啓跪也居坐也○箋云采薇菜名作始生出

嚴氏粲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
盛小莫止首尾中言亦丁寧以安其心也王氏曰人情
所患莫切於行役之勞飢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
者則幾於不得其所而撫所告訴今歌詩遺之則人
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又曰
玩味此詩成役用命文王有以感之矣譬小謝所謂躰人情
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以德民民忘其勞當以采薇一詩
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九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力之反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也反手力反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白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
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御夫使之載其車
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章述其前時之心欲以慰勞之也○嚴氏曰一
命之孔有爽勤王事之義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服難之忠
傳稱文王一相事君之忠於此可見○一說王氏曰天子討也董
氏曰文王受命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王亦討也下同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交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

胡不旆旆叶蒲廢反悲心悄悄僕夫況瘁

興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后軍猶在郊也設
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
龜蛇曰旐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
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
雖次矛矜矛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兄○言出
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者豈不矜矜而飛揚乎但將帥
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安得不旆旆
者以役亂之哉○嚴氏曰此章有莫敢王事之意
曰還車而憩

王氏曰黍稷方華季夏時也兩雪載塗春事將興
皆此意也

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廢反悲心悄悄僕夫況瘁

興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后軍猶在郊也設
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
龜蛇曰旐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
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
雖次矛矜矛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兄○言出
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者豈不矜矜而飛揚乎但將帥
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安得不旆旆
者以役亂之哉○嚴氏曰此章有莫敢王事之意
曰還車而憩

王氏曰黍稷方華季夏時也兩雪載塗春事將興
皆此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高叶音交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

胡不旆旆叶蒲廢反悲心悄悄僕夫況瘁

興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后軍猶在郊也設
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
龜蛇曰旐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
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
雖次矛矜矛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兄○言出
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者豈不矜矜而飛揚乎但將帥
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安得不旆旆
者以役亂之哉○嚴氏曰此章有莫敢王事之意
曰還車而憩

王氏曰黍稷方華季夏時也兩雪載塗春事將興
皆此意也

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伊在道時也來歸之
所謂來戍里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書有二說先生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說
書曰遲相慰之謂然此是天子之所戒命不得遲
王氏曰黍稷方華季夏時也兩雪載塗春事將興
皆此意也昆夷氓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原伐
曰已者無以居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嚴氏曰
書簡代此章述南仲承命西伐之事也○要
遲遲仕佳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下江反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興也此言將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
後心可降矣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嘗既
如此必能勦滅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嚴氏曰此章述其歸
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叶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階反采蘩
祁祁巨支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
于夷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和也訊問
醜衆也夷平也○嚴氏曰述其歸

時春日暄姊亭木葉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就訓後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以補言平緻於大役以爲始以繕之言也箋云類氏曰繕之言也備也備言執事使醜此詩以不戰言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睆胡管反睆大貌盬古反傷止征夫遑止興也睆大貌杕杜之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興也悲傷也歸止言可以歸也箋云興者興杕杜見下章放此○有杕之杜有睆其葉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興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言可以歸也箋云興者興杕杜之下必有人君子於今暮不歸故女心悲傷而曰杕杜見○有杕之杜有睆其葉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興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言可以歸也箋云興者興杕杜之下必有人君子於今暮不歸故女心悲傷而曰杕杜見○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陟登也杞枸杞也興也登北山采杞興者興杕杜之下必有人君子於今暮不歸故女心悲傷而曰杕杜見○檀車幝幝幝丹善反敝也四牡痯痯古患反痯罷也征夫不遠檀車幝幝敝也興也檀木堅韌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興者興杕杜之下必有人君子於今暮不歸故女心悲傷而曰杕杜見○檀車幝幝幝丹善反敝也四牡痯痯古患反痯罷也征夫不遠檀車幝幝敝也興也檀木堅韌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興者興杕杜之下必有人君子於今暮不歸故女心悲傷而曰杕杜見○憂心孔疚疚病也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期會也逝往也恤憂也○箋云征夫不我歸而來則我憂心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彼我多爲憂恤也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蓍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不遠而將至矣○筮音誓王氏曰逝不爲也

於歌訪則下悅之出車杖杜兄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然也揚之水揚羽采綠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車也記曰暖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肅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般心也入而振旅則殊

焉如投壺賁鼓辭鼓之節而士之耳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与鱨音常鯊音沙魚麗興也麗歷也興也魚麗於罶魚之美者也罶曲薄爲筍而承梁之空者也魚麗於罶興也魚麗於罶興者興杕杜之下必有人君子於今暮不歸故女心悲傷而曰杕杜見○箋云

由庚　此亦空言詩也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罩張教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燕於甸反　嘉賓燕樂之也

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以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以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嚴氏曰嘉魚食乳泉出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以名焉一說丙地名嘗以三月取之穴民

反爾後蹲下五反○興也枸木名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蕃技梗鼠梓樹葉木理如指長數寸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陸璣云枸樹高丈餘葉如樗冬不落子如小指頭大赤色如燕薁味甜可食又名木藟郭璞云藟似葛而大實如升許子亦可食建陽謂之甘藟人家種之架上蔓延結實如累珠狀生熟皆可食○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說見魚麗

由儀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反呂息湑滴也零落也湑湑然露多貌○興也蓼長大貌蕭艾也滴滴然露多貌興也興君子德澤多而人皆歸之猶蕭艾得露而人皆資之以為潤澤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寫輸寫也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無所鬱結也○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瀼如羊反○興也瀼瀼露盛貌龍龍也喜樂安舒也既見君子則其德龍龍然喜樂也○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叶孀良反爽忒也○興也光顯也既見君子則其德顯明而不忒差也○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乃禮反○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燕豈弟宜兄宜弟豈樂也宜兄宜弟言能宜其兄弟如燕之相親也○既見君子孔燕豈弟令德壽豈待礼反令善也壽考也○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濃奴同反○興也濃濃露厚貌龍龍和樂貌也既見君子鞗革忡忡鞗音條革飾忡忡垂貌○興也鞗革忡忡然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雝雝然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言諸侯車馬之飾也旂旗亦以君子目諸侯而言也和鸞雝雝鸞鳴則和應矣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人言得其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豔反夜飲不醉無歸○興也湛湛露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燕私也諸侯以朝會時來朝於京師因與之燕私焉則留待數日以盡主國之禮焉夜則同宿於館門皆設大燭焉○山有樞子於喬反○興也樞刺榆也喬高也言山有刺榆則宜有生葉之木矣○山有樞子有栲苦老反栲山樗也○興也栲如樗而葉大色白今俗呼為糠椿子有漆音七栗反漆木名皮青如竹節理如人髮漆可以髹物○興也漆色如漆子有栗則宜有實之木矣○山有樞子有杻女九反杻檍也○興也檍如杻而葉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鼓瑟以樂之也○山有樞子有榴音留○興也榴實繁多而味甘子有衣裳何不日曳之曳之以行之也○山有樞子有朱藷音儲○興也朱藷樹名其實如梨而小味甘子有車馬何不日驅馳之驅馳以走之也○山有樞子有樓音婁○興也樓空也言山有刺榆則宜有空桑之木矣○山有樞子有穀音谷○興也穀楮也子有廷內何不日洒掃之洒掃以灑之也○山有樞子有漏音陋○興也漏刻以銅壺盛水而下節以箭刻晝夜百刻冬夏不同也子有鼓鐘何不日擊之擊之以警戒也○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興也興君子德澤多而人皆歸之猶湛湛露見日則晞而人皆歸之也厭厭安也燕私也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礼是古雖以礼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盡私恩之意○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盡路寢之屬也考成也○興也興君子德澤多而人皆歸之猶湛湛露見日則晞而人皆歸之也厭厭安也燕私也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礼是古雖以礼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盡私恩之意○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興也顯明也令善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興也顯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凱風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多取其明允舜羊八元曰明允篤誠采臣曰明允篤誠來臣曰明允篤誠此詩曰顯允君子顯者其人明白洞達允者其人忠信誠慤無一事可疑也○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興也離離垂也令善也儀宜也桐椅見定之方中○豐山謝氏曰豈弟君子之情多樂易小人之情多姦深豈弟者必君子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卷第十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録纂疏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 敕昭反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叶虚良反 鍾鼓既設一朝饗 叶虚良反

彤弓弨也所以賜有功也弨弓解貌○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藏之我心不敢輕予人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有功一朝饗之不留頃刻之意也後世祝祠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有功一朝饗之不留頃刻之意也後世祝祠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呼報反 鍾鼓既設一朝酬 市由反

櫜韜也酬勸酒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受言櫜之者異矣櫜之者則與弓矢不復用矣蓋以賜弓矢為重而櫜之為輕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音又叶子吏反 鍾鼓既設一朝右 音又叶于記反 之賦也

載藏之也右勸也尊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載藏之車曼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貴今為尊為親以左為卑為賤為疏左傳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左之○一說載左氏曰右與有俱通助也左莊十八年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帛助也

彤弓之什二之四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音又叶止里反 鍾鼓既設一朝右 音又叶于記反 之賦也

載藏之也右勸也尊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載之車曼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貴今為尊為親以左為卑為賤為疏左傳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左之○一說載左氏曰右與有俱通助也左莊十八年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帛助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呼報反 鍾鼓既設一朝酬 市由反 之賦也

櫜韜也酬勸酒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櫜之者異矣櫜之者則與弓矢不復用矣蓋以賜弓矢為重而櫜之為輕也

彤弓之什二之五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叶虚良反 鍾鼓既設一朝饗 叶虚良反 之賦也

彤弓弨也所以賜有功也弨弓解貌○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載之車曼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貴今為尊為親以左為卑為賤為疏左傳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左之○一說載左氏曰右與有俱通助也左莊十八年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帛助也

彤弓之什二之六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音又叶止里反 鍾鼓既設一朝右 音又叶于記反 之賦也

櫜韜也右勸也尊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櫜之者異矣櫜之者則與弓矢不復用矣蓋以賜弓矢為重而櫜之為輕也

彤弓之什二之七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呼報反 鍾鼓既設一朝酬 市由反 之賦也

櫜韜也酬勸酒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櫜之者異矣櫜之者則與弓矢不復用矣蓋以賜弓矢為重而櫜之為輕也

彤弓之什二之八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音又叶止里反 鍾鼓既設一朝右 音又叶于記反 之賦也

載藏之也右勸也尊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載之車曼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貴今為尊為親以左為卑為賤為疏左傳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左之○一說載左氏曰右與有俱通助也左莊十八年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帛助也

彤弓之什二之九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呼報反 鍾鼓既設一朝酬 市由反 之賦也

櫜韜也酬勸酒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櫜之者異矣櫜之者則與弓矢不復用矣蓋以賜弓矢為重而櫜之為輕也

彤弓之什二之十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音又叶止里反 鍾鼓既設一朝右 音又叶于記反 之賦也

載藏之也右勸也尊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載之車曼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貴今為尊為親以左為卑為賤為疏左傳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左之○一說載左氏曰右與有俱通助也左莊十八年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帛助也

彤弓之什二之十一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呼報反 鍾鼓既設一朝酬 市由反 之賦也

櫜韜也酬勸酒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也東萊呂氏曰櫜之者異矣櫜之者則與弓矢不復用矣蓋以賜弓矢為重而櫜之為輕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曰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憚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絲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報猶答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使之討之既獲則獻其功於王王饗而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賜功宴樂之義也東萊呂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者如四夷入遼臣子篤於不容已所謂專征者異矣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推伐功而已未曾謂伐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以將王靈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之言乎鄭氏遂謂賜弓矢而下有無君之心若激求弓矢之征伐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若激求弓矢之賜脅諸侯而肆其慕者紛然蓋康成啓之也

菁菁者莪五何反 在彼中阿乙何反 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一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下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菁菁者莪以興人才之生長於大陵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興賓客之來有以成其德也○一說菁菁者莪興也中阿大陵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興賓客之來有以成其德也○一說菁菁者莪興也中阿大陵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興賓客之來有以成其德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叶止里反

興也中沚小渚也○此下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沚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菁菁者莪以興人才之生長於小渚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菁菁者莪以興人才之生長於小渚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菁菁者莪以興人才之生長於小渚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陵蒸反

興也中陵大陵也百朋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言多也○此下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陵矣既見君子則錫我百朋矣或曰菁菁者莪以興人才之生長於大陵既見君子則錫我百朋矣或曰菁菁者莪以興人才之生長於大陵既見君子則錫我百朋矣或曰菁菁者莪以興人才之生長於大陵

汎汎楊舟綍音弗拂之 叶敷悶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興也汎汎浮貌楊舟楊木為舟也載載驅貌拂戾也休息也○此下燕飲賓客之詩言汎汎楊舟則載載驅之矣既見君子則我心休矣或曰汎汎楊舟以興人才之安定也汎汎楊舟以興人才之安定也汎汎楊舟以興人才之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救反）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常音嘗下同）
（叶蒲北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音棘）王于出征以匡
王國（叶于逼反）○棲棲猶皇皇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韐為軒又以為旂又以為旜而素裳白馬也玁狁即獫狁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無道玁狁侵鎬及涇北逼近京邑王前子逋王靖邦伯命尹吉甫帥師征之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夏曰玄戎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戶郎反）○啓開也道也猶言發軫也○吉甫既受命遂以六月建未之月整齊其車徒而啓行道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軫也○言玁狁侵鎬及涇北逼近京邑王前子逋王靖邦伯命尹吉甫帥師征之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夏曰玄戎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戶郎反）○啓開也道也猶言發軫也○吉甫既受命遂以六月建未之月整齊其車徒而啓行道也猶言發軫也○言玁狁侵鎬及涇北逼近京邑王前子逋王靖邦伯命尹吉甫帥師征之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夏曰玄戎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戶郎反）○啓開也

從吐圓由包烝炮火熟之名膾細切肉也語噍不戚細聲
山謝氏曰孔明出師之際必擇良將以輔其君頓其君治訓導終納雅言且曰討賊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攻之禍九等以彰其慢吉甫功成而歸宣王安得不歸功於張仲孝友乎

六月六章章八句

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鄭譜曰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釋文從六月至

薄言采芑皆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叶詩止反下同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力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翼翼路車有奭音釋叶詩力反○奭赤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地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万衆盛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為重事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舉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于打

也試習也言衆且練也率循也路車戎路也奭赤也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以金鉦通鼓即无鉦名則鏡和鼓以令鐲言即鼓以令鐲改詩之言云爾孔氏曰詩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鼓鉦名異實用於鼓故詩之言云爾鉦也以鈐柄中上下通又云鐲鉦也鐲也則鐲謂假得名鉦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鑄以銅是有大小之異耳嚴氏曰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述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鼓人凡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即无鉦名則鏡和鼓以令鐲言即鼓以令鐲改詩之言云爾孔氏曰詩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鼓鉦名異實用於鼓故詩之言云爾鉦也以鈐柄中上下通又云鐲鉦也鐲也則鐲謂假得名鉦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鑄以銅是有大小之異耳嚴氏曰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述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叶尺良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衡

其田尤潤忍約束軧載也以皮纏轅近軾以為式飾錯衡文在軾前衡平故曰錯衡也鈐在鑣曰鸞馬口銜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二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斯皇猶煌煌也瑲玉聲

鄭氏曰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釋文從六月至

其車既攝既佽既闕既伐既鼓既陳師鞠叶居六反之美而已

◎鴥叶一筆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式方叔率止鈒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人誠其車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式方叔率止鈒音征人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賢反叶徒年反○闐於也鈒鐃也伐擊也鈒以靜之鼓以動之鈒鼓各有人而言鈒人伐鼓互文也鼓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也振旅闐闐和平不暴怒也謂戰時進止衆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閒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況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以金錞和鼓以令鐲止鼓以金鐸止鼓

周礼地官鼓人

以金錞和鼓以令鐲止鼓以金鐸止鼓

周礼地官鼓人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叶尺良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衡

其車既攝既佽既闕既伐既鼓既陳師鞠叶居六反之美而已

◎鴥叶一筆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式方叔率止鈒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人誠其車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式方叔率止鈒音征人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賢反叶徒年反○闐於也鈒鐃也伐擊也鈒以靜之鼓以動之鈒鼓各有人而言鈒人伐鼓互文也鼓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也振旅闐闐和平不暴怒也謂戰時進止衆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閒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況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鼓人凡以金錞和鼓以令鐲止鼓以金鐸通鼓即无鉦名則鏡和鼓以令鐲言即鼓以令鐲改詩之言云爾孔氏曰詩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鼓鉦名異實用於鼓故詩之言云爾鉦也以鈐柄中上下通又云鐲鉦也鐲也則鐲謂假得名鉦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鑄以銅是有大小之異耳嚴氏曰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述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鼓人凡以金錞和鼓以令鐲止鼓以金鐸通鼓即无鉦名則鏡和鼓以令鐲言即鼓以令鐲改詩之言云爾孔氏曰詩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鼓鉦名異實用於鼓故詩之言云爾鉦也以鈐柄中上下通又云鐲鉦也鐲也則鐲謂假得名鉦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鑄以銅是有大小之異耳嚴氏曰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述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叶尺良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衡

其車既攝既佽既闕既伐既鼓既陳師鞠叶居六反之美而已

◎鴥叶一筆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式方叔率止鈒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人誠其車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式方叔率止鈒音征人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賢反叶徒年反○闐於也鈒鐃也伐擊也鈒以靜之鼓以動之鈒鼓各有人而言鈒人伐鼓互文也鼓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也振旅闐闐和平不暴怒也謂戰時進止衆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閒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況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龐厖同 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也同齊也龐言充實也駕言行也徂往也東齊也○興也宣王之時南征北伐事亦力尚強也田獵者有司先驅禽獸以示威武之意以喻諸侯用軍法整齊之意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而東都以朝諸侯規摹宏遠文武之意亦可見矣發其利攻堅之謀以為中興之助所以美之也○東都事畢東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自章句言時牡東都也

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治存此以為後會諸侯講田興守尋常之田矣謂田興守尋常之田矣○田

既好 厚反 四牡孔阜 符有反 東有甫草 甫反 駕言行

狩 叶始九反○狩也冬獵曰狩後為諸侯朝覲會同講武東都之遺迹也今歸封附中今歸西圃田渭是也宣王之時

未有晚田焉東都畿內故往往田之也○此章拍上章言往狩于圃田之意甫圃田者大藪草以為蔽于後甫大也田者大獲草以為蔽于後甫大也

毛詩甫作圃大也并纂其說于為防或全其什焉經筋以為門參經筋以為門參

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諸侯發發然後大夫士發發然後大夫士發發然

下故戰不出防田不出防不逐奔以故戰不出防田不出防不逐奔以

門以纁毛羽布經通帛為之竿以為門以纁毛羽布經通帛為之竿以

用四旂四鸞以象鸞旗為門中閒以車軌之事而遊約車轅為門中閒以車軌之事而遊約車轅

者也門之廣狹視軸頭長旂竿之者也門之廣狹視軸頭長旂竿之

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馳走門入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馳走門入

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以天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以天

方駕左者之左門焉右者之右門方駕左者之左門焉右者之右門

此門乃陳於防焚草而射之陳此門乃陳於防焚草而射之陳

須數戰首不出界設備參考○之子于苗 叶音毛 選徒囂囂 五刀反 建旐

設旄搏 音博 獸于敖 數也獵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

囂則車徒之衆可知旐車旗不譁不囂則治也敖近蔡陽北境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毛氏曰夏獵曰苗孔氏曰時宣王為夏苗蒐見出車東菉呂氏曰教以出車之時士季以七騶子教前列以

下平暖可也兵貴可設伏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以為戒具以待會同

演以習車徒而二章三章言田獵者有同先驅禽獸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而

東有甫草則教也又曰所謂○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奕奕大貌 赫如渥赭 赭赤貌

公會同有繹 繹陳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帝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騂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臣瓚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受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而赤芾者會同故也孔氏曰覆人注馬有三等赤馬為上見服之馬下有

白馬黑馬此金馬即赤馬也箋云赤馬則尊莫是過故云赫渥言赤馬是殷之最上駿者此馬也而曰屢言之通名又曰時見

无常期毅眾也○決拾既伙 柴叶 弓矢既調 韻如同叶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指所以射為之者於右手大指以韋為之著於左臂以

遂弦故亦名遂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比柴說文作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

拳之言攫疾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嚴氏曰次即萬舞也

晉山潮氏曰弓矢即萬舞也

端正則可用發有備矣以加撟捷此弓之調也矢之

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必視其

調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於寄反 間二反 不失其馳 叶徒何反 舍

音捨 矢如破 破寄音過二反○興也倚偏倚猗不正也馳驅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嚴氏曰不善射者說

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其馳驅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

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兩驂不倚言御能正

王氏曰杜言力之強四黃言色之純兩驂其馬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有法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

力也又曰四馬內有兩服外有兩驂○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

庖 浦交反 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宣謂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節不驚言比卒事不

驚不譁也盖白者曰駱黑鬣白身曰驪黃馬黑喙曰騏陰白雜毛曰騅青驪曰騢白馬黑鬣曰駰黃白雜毛曰騜

陰白雜毛曰駓彤白雜毛曰駵以為乾比奉宗廟祭祀之用故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膘而止射

者以為上殺以為乾比奉宗廟祭祀之用故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膘而止射

者以為上殺以為乾比奉宗廟祭祀之用故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膘而止

毛氏曰夏獵曰苗孔氏曰時宣王為夏苗蒐見出車東菉呂氏曰教以出車之時士季以七騶子教前列以

以供遠心死綏遲肉已微悲靡殷外關百水賺也右膘師叔郤在教郤之間士季以七騶子教前列以

酋下殺以其中骨死取遲肉又益惡言而頑謂當面射之戮毛○謂征夷而逆則之一不獻謀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惡害幼小○大成也○此節總卓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吉攻八章章四句（叶貢反）

吉日維戊（叶莫候反）既伯既禱（叶丁老反）田車既好（叶許候反）四牡孔阜（音附）有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叶昌九反）獸之所聚也○此亦言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事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此謂戊辰也（孔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駟也則又脩禮之明日也差擇之所聚也麀牝曰麀○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流移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大而鴻小春則避湯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叶徒紅反）麀鹿麌麌（音愚）漆沮之從（叶疾容反）天子之所（叶疏佳反）○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俟俟（叶羽已反）或群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獎禮反）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戊辰之日既禱而祭馬而乘之則又脩禮而祭之所聚麀鹿最多又適值其所聚也麀牝曰麀麌麌眾也儦儦眾也俟俟大也○此章言既差我馬而從禽于中原之大野以燕天子也

鴻鴈二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叶雨矩反）之子于征劬勞（叶郎刀反）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叶居天反）寡（叶果五反○興也大曰鴻小曰鴈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寡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鴻鴈飛而羽聲肅肅然流民將去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比終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哀此鰥寡（叶古火反）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場伯反）之子于垣（叶雨俱反）百堵（丁古反）皆作（叶則古反）雖則劬勞（叶郎刀反）其究安宅（叶達各反○興也中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叶音鴻）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叶如招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鴻）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嗸嗸而比此歌也哲知也芻蕘取薪草者○賦也中原之中也祁大也趙則然行則俟然獸三曰群二曰友燕安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且知宣示也幼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親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垂（叶是為反）侯（叶胡溝反）于（叶音吁）于（叶音吁）每（叶武悲反）有（叶羽已反）哀鳴（叶武悲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鴻）

比也垂邊也侯維也于往也每雖也○賦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言多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安宅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集于蘆（音盧）之子于垣（叶雨俱反）百堵（丁古反）皆作（叶則古反）雖則劬勞（叶郎刀反）其始（叶詩止反）基之（叶居之反）○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場伯反）之子于垣（叶雨俱反）百堵（丁古反）皆作（叶則古反）雖則劬勞（叶郎刀反）于（叶音吁）于（叶音吁）以（叶羊里反）燕（叶於賢反）天子（叶獎禮反）

比也蘆葦也○賦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言多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集于陵之子于飛哀鳴翩翩（叶芳連反）其羽（叶雨矩反）之子于征劬勞（叶郎刀反）于（叶音吁）于（叶音吁）每（叶武悲反）有（叶羽已反）哀鳴（叶武悲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鴻）

比也陵高平曰陵翩翩飛貌○賦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言多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安宅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集于邱之子于飛哀鳴嗸嗸（叶音鴻）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叶如招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鴻）

比也邱高一丈為堵百堵言多也○賦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言多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集于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始基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于（叶音吁）于（叶音吁）以（叶羊里反）燕（叶於賢反）天子（叶獎禮反）

比也蘆葦也○賦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言多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集于陵之子于飛哀鳴翩翩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叶音吁）于（叶音吁）每（叶武悲反）有（叶羽已反）哀鳴（叶武悲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鴻）

比也陵高平曰陵翩翩飛貌○賦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言多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安宅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集于邱之子于飛哀鳴嗸嗸（叶音鴻）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叶如招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鴻）

比也邱高一丈為堵百堵言多也○賦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言多也○流民自言鴻鴈之久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麀鹿麌麌眾也儦儦俟俟大也○此章言既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亦猶今初來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愈小大皆離散

夜如何其且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七羊反○圖也見話訓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地君子諸侯也將行也○箋云夜如何夜已甚乎王將起視朝不知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問其漏刻之數也庭燎大燭也夜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鸞鑾庭燎者設於門外之大燭門內曰庭燎之大事供薦爨庭燎樹於門外以其地近故謂之大燭門內曰庭燎之小事供薦爨庭燎特牲曰庭燎之設於門內近堂也天子也庭燎之差八公五一侯伯三一子男二十疑天子庭燎用百炬公侯用五十炬子男用二十炬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共而經束之今則用蒸竹薪以脂膏也○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庭燎晰晰之世反晰晰明貌○艾尽也晰晰小明○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又呼外反噦噦近而徐行節也○箋云夜如何其夜未盡乎庭燎之光晰晰然明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然有節也○夜如何其夜艾庭燎有輝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圖也見其煙火相雜也旂畫龍交龍於縿熊虎於旗通帛為旜因名旗焉○箋云庭燎有輝光明也輝煙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火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此一字有助也與羊傳東萊呂氏曰宣王將朝而憂明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猶上謝之事也潛氏曰合二雅而觀此詩以然後常武因以為戒蓋自是無復有大雅之詩此因之書必有所傳使皆然有喜事之心焉則其治以下能常也翟氏曰所謂因以歲之若此可無負於詩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流也宗于海叶虎浦反鴥必惟反羽俱反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彼流水朝宗于海叶虎浦反鴥必惟反羽俱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補反○圖也洪水流溢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此興亂之詩言流水猶知宗于海鴥鴥然疾飛往而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无肯念亂者豈可以不念哉誰無父母不為父母謀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非亦反載起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不能已也水盛隼之疾也猶不蹟其道也湯湯然盛貌○箋云興者喻諸侯不循其職道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釋文云一音直遥反非也○愚謂載飛載止載起載行作止之止亦以其地近故謂之大門門內曰庭燎之大事供薦爨庭燎樹於門外以其地近故謂之大門門內曰庭燎之大事供薦爨庭燎特牲曰庭燎之設於門內近堂也天子也庭燎之差八公五一侯伯三一子男二十疑天子庭燎用百炬公侯用五十炬子男用二十炬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共而經束之今則用蒸竹薪以脂膏也○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庭燎晰晰之世反晰晰明貌○艾尽也晰晰小明○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又呼外反噦噦近而徐行節也○箋云夜如何其夜未盡乎庭燎之光晰晰然明矣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圖也見其煙火相雜也旂畫龍交龍於縿熊虎於旗通帛為旜因名旗焉○箋云庭燎有輝光明也輝煙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火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此一字有助也與羊傳東萊呂氏曰宣王將朝而憂明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猶上謝之事也潛氏曰合二雅而觀此詩以然後常武因以為戒蓋自是無復有大雅之詩此因之書必有所傳使皆然有喜事之心焉則其治以下能常也翟氏曰所謂因以歲之若此可無負於詩也

沔水三章章八句

鴛鴦羽俱反○愚按諸家多本亭說謂規宣王聽讒而諸侯攜貳蔡氏曰當時諸侯有朔南之心焉故以鴛鴦興之○箋云興者鴛鴦匹鳥不相舍而今乖違喻諸侯不朝者違王命也○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興也畢掩兔罔也鴛鴦鳥一雄一雌飛則相隨止則相耦興者興也○箋云興者興王之法制也畢羅鴛鴦之羅網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興也戢斂也○箋云興者興王之法制也鴛鴦之性雄在左雌在右○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興也摧莝也秣粟也艾養也○箋云興者興王之法制也乘馬四匹○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興也摧莝也秣粟也艾養也○箋云興者興王之法制也乘馬四匹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當作三章章八句頍苦穎反○頍弁貴者之冠也○箋云興者興王之法制也頍弁之下人相樂矣○興也頍弁貴者之冠也○箋云興者興王之法制也頍弁之下人相樂矣○興也

鶴鳴一章章九句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更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卷第十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甫音斧子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子王恤靡所止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康誥曰祈父予其殺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也靡所底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爪牙喻武臣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言王之所以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甫音斧子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子王恤靡所止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康誥曰祈父予其殺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也靡所底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爪牙喻武臣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言王之所以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二章章四句　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丁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讀是詩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不知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无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東萊呂氏曰讀是詩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思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以補成卒伍旅賁曰勇力之士貔用五兵者禹為虎賁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甫音斧子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子王恤靡所止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康誥曰祈父予其殺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也靡所底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爪牙喻武臣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言王之所以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所謂伊人於焉逍遥㪷此皎皎白駒之未壯者謂其翰此所乘之駒也繫絆其足維繫之去不可留也故詩以此為賢者也逍遥遊息也言此詩者以賢者之去不可留也故詩以此為賢者也逍遥遊息也言此詩者以賢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遥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此逍遥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言食苗當見七月夏時矣苗見七月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郭反繫之維之以永今夕音亦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音格反○㪷此霍豆葉用以作羹見小疋釋山謝苗也霍猶客也嘉美也言此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欲縶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志好德之誠性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音嗣反○遁逃也賢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百物無期度未知賢者之去就所在也慎勉皆有難辭之意優遊勉遁皆謂賢者不足為邦家之光不為王留行方且逸豫而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其有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卹相賙相救也故教以婚姻之或以勸之或以爲俟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女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　叶居寒反幽幽南山　叶所臻反如竹苞　叶補苟反如松矣　兄叶虎光反茂叶莫候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呼報反又叶許厚反矣無相猶　叶余周反矣

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无相謀則頽壞之不相救矣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以燕樂之者也張子曰猶以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忘其不相報而暌恩也君臣父子則不然以義或未必然必急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折好不要相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幸才好便如兄去友弟兄去友弟豈可幸第之不友而已亦不是不可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宇作相關謀說得甚親而已如冠來公辟倒用即事主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宇作相關謀說得甚親而已如冠來公辟倒用即事主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友其弟當作宜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亦盡其恭而已

嚴氏集說

嚴氏曰窈音要烏叫反窈然深遠之貌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前庭深遠之後室也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其身也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一本爰處爰笑爰語下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四句

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西者東其戶備言南東其向也爰於也

輯錄

呂氏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胡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西者東其戶備言南東其向也爰於也

嚴氏集說

嚴氏曰又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其有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卹相賙相救也故教以婚姻之或以勸之或以爲俟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女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輯錄

呂氏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如松矣　兄叶虎光反茂叶莫候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呼報反又叶許厚反矣無相猶　叶余周反矣

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无相謀則頽壞之不相救矣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以燕樂之者也張子曰猶以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忘其不相報而暌恩也君臣父子則不然以義或未必然必急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嚴氏集說

嚴氏曰窈音要烏叫反窈然深遠之貌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前庭深遠之後室也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其身也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嚴氏集說

嚴氏曰又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其有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卹相賙相救也故教以婚姻之或以勸之或以爲俟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女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　叶補苟反如松矣　兄叶虎光反茂叶莫候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呼報反又叶許厚反矣無相猶　叶余周反矣

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无相謀則頽壞之不相救矣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以燕樂之者也張子曰猶以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忘其不相報而暌恩也君臣父子則不然以義或未必然必急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嚴氏集說

嚴氏曰窈音要烏叫反窈然深遠之貌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前庭深遠之後室也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其身也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西者東其戶備言南東其向也爰於也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西者東其戶備言南東其向也爰於也

嚴氏集說

嚴氏曰又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其有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卹相賙相救也故教以婚姻之或以勸之或以爲俟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女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　叶補苟反如松矣　兄叶虎光反茂叶莫候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呼報反又叶許厚反矣無相猶　叶余周反矣

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无相謀則頽壞之不相救矣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以燕樂之者也張子曰猶以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忘其不相報而暌恩也君臣父子則不然以義或未必然必急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嚴氏集說

嚴氏曰窈音要烏叫反窈然深遠之貌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前庭深遠之後室也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其身也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西者東其戶備言南東其向也爰於也

輯錄

呂氏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胡五反　爰　居然可見矣　○以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明五反　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陽曰无假設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五飯羹而已即成而落之故有閨門之治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无幼反傳也无幼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烈女傳漆室之手執一物如今之銀子狀若意其為紡傳也然未可必用孝孔氏曰猱縛兒彼也婦人所用无雖紡傳而已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舊說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

于魏宮室既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

今所未有以見其必然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篇新宮有明證

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即此詩然所未有明證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為羣不可數也牛之物別而息識然詞而動其耳眥三然九十非博者尚多也聚而不相觸也王氏曰識三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鞭棰○賦也占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群來使升則既升也

說本鄭氏國陽破鄭說但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而已意此章惟言羊耳牛則以色分羊特以雌雄分之

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

旐音兆維音餘

乃夢眾維魚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溱側巾反

眾也或曰眾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小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建之眾故言魚之多旐所以為豐年旐乃是魚則旟為人眾

國陽氏曰周官司常縣鄙建旐州里建旟王氏曰眾言魚之多也分農家以魚之多少占年之豐耗是以夢魚之多則為年穀豐熟之祥旐旟田官所建旐統人多旟統人少旟統人多旐統人少則為至家眾多之祥李氏曰此章言占夢之事也嚴氏曰若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喪亂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說牧事設夢以演禱之曰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音截下同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

憂心如惔反　惔徒監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衛反何用不監尹氏大師上占聞反○斯也語助嵩峻兒巖巖積石兒蘇氏曰尹氏太師三公尹氏益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也大師三公之官以其未嘗問事若以為戲談然則國既卒矣而不監視也○小雅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小人以致亂亡節節高峻之貌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曰方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不平其心而既不見監乎故家父作詩以刺之如火烈烈則赫赫炎炎而莫之敢嚮如水洊至則浩浩洋洋而莫之敢禦憂心如惔則不敢戲談國既卒則不敢不監用而不平則民具爾瞻矣蘇氏曰首章言師尹失民望鎬京面對終南故以節與巖而置之焉位若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倚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叶遵為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乱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毚讒也有實其猗猗長也錢云倚倚未詳其義蔓延方滋之時而不知懲創也嗟嗟然而歎之也言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鷙肴核之類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蓋民心之亂由師尹而不平其心則下之榮辱憂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然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改之也　○孔氏曰緣竹猗猗是草木長盛之貌此章言幽王之亂由於師尹之○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礼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師衆也叶霜違反○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此輔弔慈空窮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四方所以維持而輔弔之者天子是毗而已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監乎昊天不宜空我師乎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以至空窮也　林氏曰只是他自窮同納少間又自不奈何又引得箇天子是毗出來只是為天子為國為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空窮也　慶氏曰六章變凡也憂心如酲禁

相息亮反爾予矣既澤如相醻市由反矣賦也成盤相反言方盛其恣以刑加則止相与歡然如寇讎及災未平況澤則相与歡然如寇讎及災未平況澤則相与歡然如寇讎及災未平況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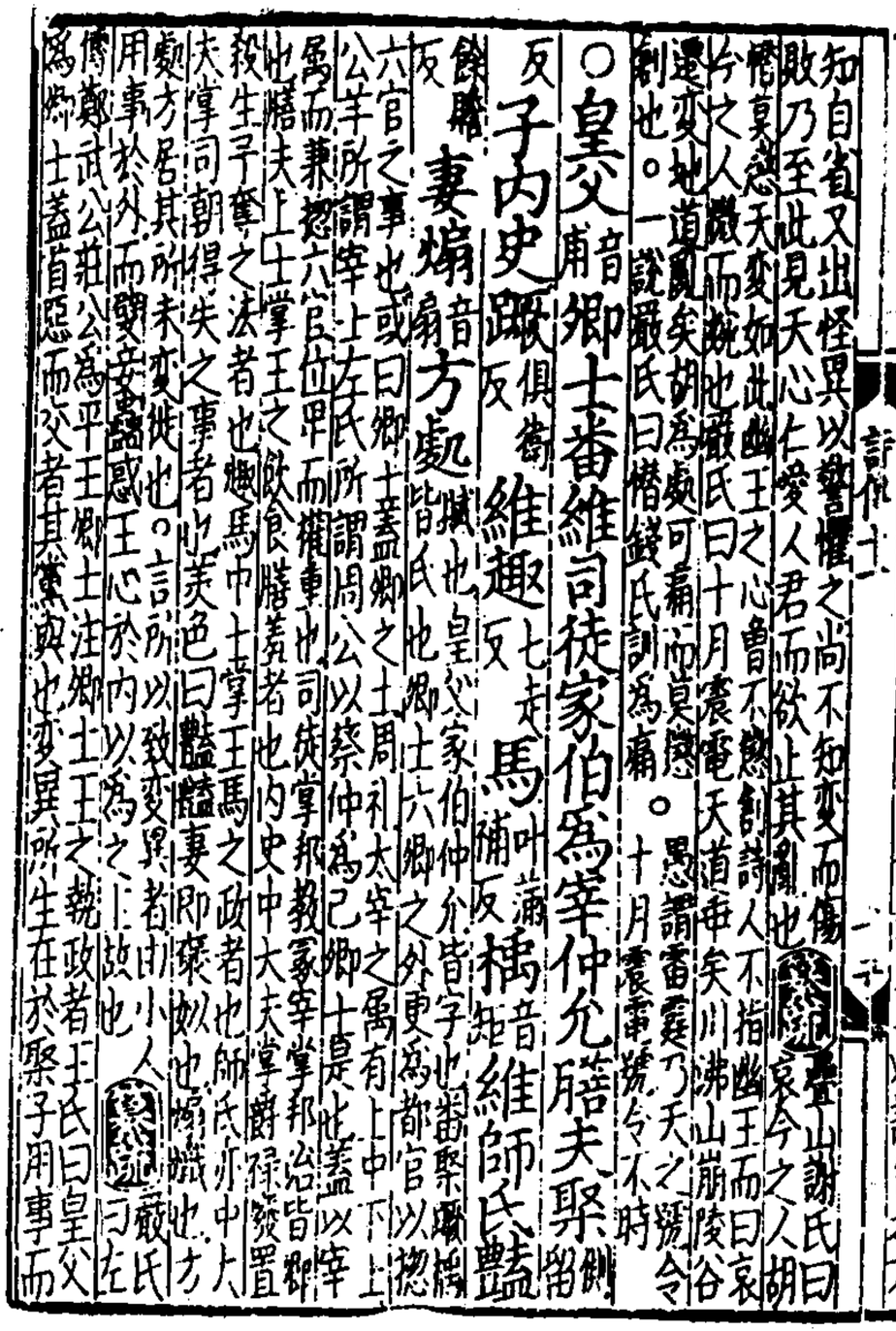
此則善安從生詩曰昊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柳亦似君之君臣乎歐陽氏曰九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不止就言而愛妁難別故引以為言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就言而愛妁難別故引以為言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就言而愛妁難別故引以為言孔氏曰王既任小

人所已有望矣哉敝敝婆陋者又將有敝矣而民今獨禾綠者是天禍梓袞之酮也亂至於此富人得無所歸怨之詞也悖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丈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總謂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若惟及其私矣卒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

正月十三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北交日月交會陽歸陰也五緯四分度之一右行於天一晝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歸而一周天又過一度月之對冲常以晦朔交會而日月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陰陽調和而不相侵陵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蹈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人忌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純陽之甚也微者也故謂之彼月則宜行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君子夷狄侵中國人事所感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幽王之時臣勤君妻感夫小人陵君子大戒君父妻乘其夫小人陵君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有感必有應國忘則民之受禍烈矣今下民亦可哀之甚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日行速月行遲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之一而無過戴視天為不及一夜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而成一月見之詩定蔡氏書傳皆所臨參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言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无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朴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歟○劉氏曰行道度也不用者謂相干犯左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譏于日月之災李氏曰春秋書日食三十六○爆爆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賦也爆二電光貌也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崩也高岸崩阤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高岸崩阤故為陵今之人不指幽王而曰哀哀人不知天之所為也○疊山謝氏曰



詩傳十二

疾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蹈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人忌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純陽之甚也微者也故謂之彼月則宜行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君子夷狄侵中國人事所感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幽王之時臣勤君妻感夫小人陵君子大戒君父妻乘其夫小人陵君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有感必有應國忘則民之受禍烈矣今下民亦可哀之甚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日行速月行遲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之一而無過戴視天為不及一夜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而成一月見之詩定蔡氏書傳皆所臨參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言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无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朴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歟○劉氏曰行道度也不用者謂相干犯左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譏于日月之災李氏曰春秋書日食三十六○爆爆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賦也爆二電光貌也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崩也高岸崩阤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高岸崩阤故為陵今之人不指幽王而曰哀哀人不知天之所為也○疊山謝氏曰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俱劂反趣七走馬補反楀音滿

皇父卿士番氏名維司徒家氏名伯為宰仲氏名允氏名膳夫棸子內史蹶俱劂反趣七走馬補反楀音滿皆字也

乙子之見龍則以文結艷妻焚內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悔反徹我牆屋田卒汙烏莫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虺反。虺也柳發語辭時農際之微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徂工而不與我謀乃遽撤我牆屋使我田不莠治卑者汚而高者萊又曰非我役之常禮耳　嚴陳氏曰豈不時不問其非時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則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此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告之范氏曰前章備舉朝之小人而皇父尸之其餘以類而已王氏曰故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疊山謝氏曰皇父之不仁如人四體疲癉而不知痛癢儆民牆屋田疇汝也下供上役礼則當然其不仁甚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慭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邑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大邑也周礼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纖繭也慤善而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天子但有車馬者嚴氏曰幽王君臣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嚴氏曰幽王君臣居故詩人因其舉而載之謂皇父甚聖也孔氏曰皇父封畿內當二鄉今立三有事是增一鄉以比列國也疊山謝

李氏曰周宗姻戚之宗族皆破滅無所底定君臣舒舛又如山夫幽王上為昊天所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春秋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然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厥民曰次章言人心離散也○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孔疾威威也○臻至也○疾威天威也○言如何昊天也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不相畏也不相畏天也

○戎成不退叶叶類反下同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瞽思列反御

憯憯千感反日瘁徂聿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風也戎兵遂進也曰忉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御治也國語曰君聽臣瞽聽瞽御之不能遂益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恐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憂不遂使我瞽御之官以是告王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尽言也一有譖言又已則皆退而辦居

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民愁乎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乎嚴氏曰四章言羣臣無忠心也○一說嚴氏曰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飢饉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內憂之迫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患者當世之所欲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使人之言當世所謂不能言者也故巧言如流愚謂五章言忠信之言使其身逸於安樂之地盡乱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不分禍福反易也○維曰于仕銀宇反孔棘且殆叶養甲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言不可使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銀宇銀銀也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仕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非於公議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泣血叶虛屈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七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此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汁汎陽我稼穡入字愚按刘說似有命名者則以此篇之意如孟子所謂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亦非是

祈父之什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二

朱子集傳

浙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卬。興也旻閔也大夫以干戈討有罪謀回邪不能深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无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滲滲音審沸檻泉維糜音迷沃反土之意敷布猶謀回邪滲沸檻泉維糜沃土之意敷布猶謀回邪滲沸檻泉維糜沃土之意敷布猶謀回邪大夫以干戈討有罪謀回邪不能深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无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滲滲音審

去聲不瞑來日同以貶號曰不仁之故此
民寀叶此以反之蜮反一名蝎
之教詒爾子式穀似叶養似里反之蜮音或
蜮蝛也似蜂而小溪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
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蜮則照民采之矣以貽爾子則
爾子則用善而似之蜮終上文蜚也小青出也似步history
戒之以不慎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此詩之
反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叶率場啄粟哀我填反寡
且鳴矣我既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脊令則且飛不可暫
箋脊令常棣○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叶
[illegible]脊令飛則鳴行則
[illegible]相救況兄弟之親乎
詩傳二十二　三

食不食粟雨興漢叶
朝廷日獄也岸亦獄也皆詩作井御亭之黎曰井
則宜岸宜獄矣言不自安之意
所以自善之道故發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肯我生時不善哉 嚴氏曰二章怨而深也范氏曰此言宜何不祥至是也 嚴氏曰考脫父母之所愛以遺子孫者也見其樹所以必拔必敬也敬其人則愛其樹矣

倩也父卅不我愛來見其訴而不我我反安在不知入卅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何處吉故幽故不可得而知也鞏丈公詩予生之初月○蔽音必列反所在也○蔽彼柳斯千歷反

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灌千歷反者淵萑音丸葦音韋反淠卅音必列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也○蔽彼柳斯則鳴蜩嘒嘒二矣有灌者淵則萑葦淠淠二矣分我獨憂逝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四章言如彼人死所歸矣○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臥反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木疐丁計反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四也彼伎伎猶宜疾而舒留其聲也雉雊鳴也鹿斯何也○鹿斯之奔則牙伎二然

拔醜孔氏曰醜匹也古字通用醜有二等朋醜而親不幸謂之莫朋至三爵之後乃幸何者所謂莫之愛也交錯相醜名曰拔醜此醜相譏醜即受而行之知是依醜也詩者思木倒以物倒其類也范氏曰此章言王信讒怒其子而不知理也○莫高匪山叶所於反莫浚匪泉君子無易以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閱容也山極高矣而或陂其旁泉源深矣而或入小人好為讒譖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諸也王於是舉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時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容比詞也陳氏曰唐德宗將發大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踏此惡左右間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而猶云尒者蓋推不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句集傳作賦体擬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間之也 梁筍見邶谷風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申人子宜臼而自作此以自怨之詩沈太子之傳以為太子宜臼為大子時所賦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无它故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无它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小弁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況其親而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殺其子宜臼而不忍則其棄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李氏曰八章述親親之怒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子余反昊天已威叶紆罔反予慎無罪叶音孜昊天泰憮罪 憮也悠悠大貌凡語詞憮大也已泰甚也言其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謂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痗火吳反 痗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大夫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痛 痛傷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亂也悠悠大貌凡語詞憮大也已泰甚也言其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痒 痒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大夫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痗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亂也悠悠大貌凡語詞憮大也已泰甚也言其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痛 痛傷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大夫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痒 痒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亂也悠悠大貌凡語詞憮大也已泰甚也言其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痗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子余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大夫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痛 痛傷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亂也悠悠大貌凡語詞憮大也已泰甚也言其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痒 痒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大夫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痗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亂也悠悠大貌凡語詞憮大也已泰甚也言其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痛 痛傷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子余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大夫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痒 痒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亂也悠悠大貌凡語詞憮大也已泰甚也言其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痗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大夫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而或者尚倚其順承天意而不知其非也○大夫悠悠我里亦孔之痛 痛傷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子余反

子如社音祉亂厥逾已圖也備茹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言凡之所以牛書川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君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息矣今讒深益病也誅吐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君信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後佞既而君信之深後亂成口所出而無實也巧言与巧言令色鮮矣仁同惟其巧言其心必峻險而外見則令善矣觀此所以鮮矣仁也此章言王之信讒也莊柔柔木所宜蔚而樹行言不足數也夫所謂徙木之門也今史記商鞅欲變秦之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乃更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秦十年秦民大說此其證也

君子樹叶上聲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口反矣巧言如簧言出口也顏厚者顏不知耻也簧柔木則柔貌柔木所宜蔚而樹行言不足數也夫所謂徙木之門也今史記商鞅欲變秦之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乃更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秦十年秦民大說此其證也

君子樹叶上聲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口反矣巧言如簧言出口也顏厚者顏不知耻也簧柔木則柔貌柔木所宜蔚而樹行言不足數也夫所謂徙木之門也今史記商鞅欲變秦之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乃更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秦十年秦民大說此其證也

君子樹叶上聲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口反矣巧言如簧言出口也顏厚者顏不知耻也簧柔木則柔貌柔木所宜蔚而樹行言不足數也夫所謂徙木之門也今史記商鞅欲變秦之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乃更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秦十年秦民大說此其證也

君子樹叶上聲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口反矣巧言如簧言出口也顏厚者顏不知耻也簧柔木則柔貌柔木所宜蔚而樹行言不足數也夫所謂徙木之門也今史記商鞅欲變秦之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乃更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秦十年秦民大說此其證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叶鐵因反○賦也陳堂塗也言在我之陳則人必
跡之而知我也不愧于人則以人必不小慮交讒不畏于天則天必不小罰其身言其蹤
為飄風叶孚音桴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
攪我心叶古卯反○興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
速自北而南則當我不期值也今
則掀我之衆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
呿紀力反行遑脂爾車一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賦也盱憂也
舍息而語是也○言不平時徐行猶憂其事哉今脂其車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速我去
曰極其情以疑之東來呂氏曰謂汝行之急不少
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不少○爾
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以支反○易變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一
者之來俾我祇也祇病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
我而使我心安乎鄭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讒
矣呂氏曰憸不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今還而不入謂
不讒我則讒知矣孔氏曰亦以見讒諂之人愧不敢來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池及反音尼及爾如貫諗不我知
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音阻爾斯叶先前反○興也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
鳳三寸七孔十出徑三分篪竹笛長尺四寸
物也言相連為也諗誠也詛謂有兄弟之義矣祭
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告相應和也吉汝如
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燻周禮小師職作嘂古今字
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滿彼反○興也
貌南箕四星二為舌一為口舌踵狹而舌踞則大張矣適往也謀謀言其謀之閎也
無南箕故曰南○緝緝七入反翩翩批賓反言讒人反覆變亂
其即箕星也
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賦也緝二合舌声或曰緝緝讒人之聲或曰有條理貌
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尔言驗者有時而悟且將以尔為不信矣○捷捷幡幡孚袁反叶
如女之絲往來輕翻二然如鳥飛相与經營謀為譖諂而已

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試也捷捷利貌補陋反覆貌孔氏曰上好譖則同列將交女然好譖不已則譖譖然日進而又女余帝旨民已上章又此賦譖之端孔氏曰女能譖人人亦能譖曰汝其淈淈將什反又故矣○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

天一作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孔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蒼天蒼天者視其所為而呼之也一說王氏曰蒼天蒼天視其失度其涼涼薄貌如此驕人諸侯諸大夫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於天也○彼譖人者亡矣詩人指譖人者言彼譖人者將亡矣天必誅之與誰適與謀叶滿反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叶承反投畀有昊有昊不受叶許候反。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疾之故重言之也或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言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也此皆設言以見欲人知譖惡如此耳一說大風推物維山獨存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惡難化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共患難之大

○揚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滿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使聽而誅之也刑氏曰其後王后太子改太夫果多以讒斃者人或立兒大臣欲陵亂立則必造揚園言將講大臣欲於畝丘人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譖被宮而

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揚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聽言之道或有偏於信君子也蓋講結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誅之也刑氏曰其後王后太子改太夫果多以讒斃者人或立兒大臣欲陵亂立則必造揚園言將講大臣欲於畝丘人也

萑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萑音丸胡官也萑伯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寺人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皆以為奄人之偏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揚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況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矣今也尤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任內知戒也與凱弟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勇孔反將樂音洛女轉棄音汝

習習和調貌谷風谷中風也將且也恐懼謂死亡也樂樂己也女汝也轉棄反覆背棄也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死亡也樂樂己也女汝也轉棄反覆背棄也時也。此朋友相捐之詩故言習習谷風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一說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悠風也又習習不斷繼之以雨猶後以寬風之閑喻不安也。舊說谷風為夫生習習和調今考二章維風及頹暴風也非和調之須三章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說難通矣○習習谷風

習習和調貌。一說嚴氏曰邪僻云頹暴風也甚疾貌也。一說王氏曰上好譖而下效能譖人人亦能譖曰汝其淈淈將什反又故矣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音利反

寘置同置直吏反。興也頹風之發輪者也寘與置同置直吏反。興也頹風之發輪者也寘與置同置直吏反。興也頹風之發輪者也寘與

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則無所怙況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孔氏曰畜養大者受一斛

畜許六反　我長丁丈反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言父母之恩如此然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報之也

鄭氏曰罔無也極窮也

鞠居六反　拊音撫　畜許六反　長丁丈反　育音鬻　顧古暮反　復扶又反　腹音福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言父母之恩如此然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報之也

鄭氏曰罔無也極窮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也烈烈猶發發也○興也烈烈二高大貌發發二疾貌穀善也○言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哉

程氏曰孝子行役念親之詞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卒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興也律律弗弗二猶烈烈發發二高大貌卒終也言終養也

蓼蓼六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晉王裒以父死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哉父母生我劬勞

非莪毛詩至哀二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蓼蓼詩少長感人如此

蓼音六　莪五何反　蒿呼高反　劬其俱反

有餘音篕　餘音孫　有捄音求　棘紀力反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音眷　言顧之潸所患反　焉出涕音弟○興也蒙蒲鹿反　莪蒿賤物也捄曲貌棘七也矢誓也履踐視睠顧潸涕流貌言莪蒿雖賤物然猶有棘七所以戴之而不傾肉而升之於俎也況石言直也君子在位履正以治小人下民也睠顧之間而涕流焉言不可以不正也

有鴛音篕　鴛

然之佩而西人嘗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無乎其有以臨我而織女之七襄則無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述怨而言悱天庶乎其有悔我耳　毛氏曰孔氏曰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此氣淳上充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又曰孫毓云織女三星則我三星跂然如隅然則○睆睆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　睆音管叶古丸反　啓明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金星為言也天畢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皆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若我何矣　孔氏曰西較之間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簸波我反　揚飛也○賦也箕星名似簸箕在析木之津也○一說李氏曰箕星在東方亦無簸揚之用但虛名而已○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挹音揖　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翕許及反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揭居竭反○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糅北斗既不可以挹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无若我何乃亦若是忽忽甚可怨之詞也　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天雖有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為我織仰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我織仰成章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兆徒不可用箕張舌反有所嗟斗西柄之揭反有所挹取於東是皆然訴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叶演女反

興也但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　孔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火中○秋日淒淒　淒七西反　百卉具腓　卉反　具俱也腓芳非反○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具俱腓病也○言秋日淒淒涼風也百草俱病也○亂離瘼矣　瘼莫各反　爰其適歸　爰作奚語辭適之也○言亂離病矣奚何適之歸乎無所適歸也○冬日烈烈　烈良薛反　飄風發發　發北末反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叶音曷○興也烈烈猶栗栗發發猶烈烈也○興也冬則烈烈寒風發發民莫不善我獨何害言夏政酷烈而我獨不堪其苦也　李氏曰幽王虐政三章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運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亦亂世多矣時可知矣○一說嚴氏曰穀善也言民遂其安養○山有嘉卉侯栗侯　栗音律　梅叶莫悲反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叶于其反○興也嘉善侯維也○山有喬卉則　喬音驕　廢變尤過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簸波我反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翕許及反　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揭居竭反○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糅北斗既不可以挹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无若我何乃亦若是忽忽甚可怨之詞也　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天雖有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為我織仰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我織仰成章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兆徒不可用箕張舌反有所嗟斗西柄之揭反有所挹取於東是皆然訴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叶演女反

興也但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　孔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火中○秋日淒淒　淒七西反　百卉具腓　卉反　具俱也腓芳非反○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具俱腓

也杞枸檵也楩赤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轅○山則有杞檵濕則有楩梓而已嚴氏曰枸苟聲近假音詞杞也釋木雖有棟赤棟所車反之文味此詩上下文意與蔽芾甘棠微招遂言當作蔽也蔽檵招棟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作此詩歌以自言其哀其情迫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興也陟升也偕强壯貌士子仕者也盬不堅固也言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壯之人而朝夕從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嚴氏曰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生也釋木雖有棟赤棟所車反之文味此詩上下文意與蔽芾甘棠微招遂言當作蔽也蔽檵招棟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也蓋

答彼或出入風議我則維舅不為以沒為賢耶則
用事侍我而作以為賢那則厚祿告彼為多　○或湛
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反　或出入風議
廢事不為

北山六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反　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
貧也將扶進也大車行載之車塵牛若也思語辭疧病也○此刺大車行載之車塵牛若也思語辭疧病也○此刺大車行載之車塵牛若也思語辭疧病也○此刺

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臣周臣宜王時嘗還將征之亦不自性初无此王東征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鬻子其所未詳據此張子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愛而傷之今以書所謂湯與水方割亳之則湯二囚可言淮水爲害也若下文淮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詞所及也其論南國然亦可以見其爲此王也故集傳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未詳又口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鼓鍾喈喈音皆叶古諧反淮水湝湝音叶子公反淮有三洲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貽也毛叶以周反淮有三洲有四大三州淮上也詳見前篇淑善也猶謀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東來呂氏曰地宜敵人以懿敵役事注長丈者賦當時所見也○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以灼反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賦也欽欽二亦聲也籥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

鼓鍾伐鼛古毛反叶古侯反淮有三洲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乖反淮有三洲

同有言其和也雅二南也籥二舞也備言不備也○豫氏曰始言湯二水盛也中言湯二水流人則非也○賦也時二禘將二祫猶湯也詳見前篇

鼓鍾喈喈音皆又叶古諧反淮水湝湝音又叶子公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貽也毛叶以周反淮有三洲

禮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

雅也南猶之以至於二雅二南猶之以籥皆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東來呂氏曰地宜敵人以懿敵役事注長丈者賦當時所見也○賦也欽欽二亦聲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闕其不備也○豫氏曰言此王之不德宜其樂非古故樂則是而人則非也○賦也雅琴長七尺二寸廣八寸二十五絃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二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小鄭氏曰將作樂則先調琴瑟見其可傳也既設鍾欽二於是乃鼓琴瑟笙磬皆相和以至於二雅二南猶之以籥皆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東來呂氏曰地宜敵人以懿敵役事注長丈者賦當時所見也

楚茨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魚世反黍稷我

楚茨者茨言抽敕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魚世反黍稷我

信其必然也未敢知也

黍與音餘我穡既多我庾維億以爲酒食

黍稷既多我庾維億以爲酒食

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妥音又叶吐火反以侑音又叶羊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楚二盛盛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言之所以祭祀之物皆出於我之勤力也

孝孫有慶叶居法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孝孫有慶叶居法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秩祭曰禋祀祠烝嘗享先祖也孝孫主人自稱也慶善也報謂既祭而神以福答之也介助也景大也○賦也

神保是格叶居洛反皇尸載起

神保是格叶居洛反皇尸載起

保尸賓客之尸也孔子曰祭神如神則當備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之依人也君也保安也神之依人也尸之嘉號其詞所謂嘏辭也引楚詞語思並同

載起行事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略反婦子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略反婦子

爨炊也踖踖敬貌婦子主婦也

爲豆孔庶叶常預反爲賓爲客叶克各反獻酬交錯禮儀

爲豆孔庶叶常預反爲賓爲客叶克各反獻酬交錯禮儀

庶多也賓客謂尸及諸侯也獻酬交錯皆燕飲之禮也

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

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

度謂法度獲謂得人心也

萬壽攸酢賦也攸所也酢報也

萬壽攸酢賦也攸所也酢報也

猶燒肉也尸既祭則以燔俎之肉親嘗主人主人又酌以酢尸也

尸嘏焉以綏福祉主婦獻尸兄弟以爵從是也君婦謂主婦也二者皆勤慤慶酢飽猶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享而歆至也豆所以盛內羞邇而薇之遠而蕨之與與祭者既獻尸而謖賓飲主人曰酢主人亦自飲而不來至此而後少長出拜尸尸坐不拜既告旨也既告旨也孔氏曰既養饌以敬肉慶善以敬米少年之事也上慶謂行燕養之比備者火燒之名炙者炙之名皆炙之比備者火燒之名炙者炙之名皆炙之比備者火燒之名炙者炙之名皆炙

尸謂献祝食并酌奠献尸是也与實謂助祭之實酌奠献尸同姓於燕同姓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攻乎反是剥是菹側居反亹之

祖曾孫壽考叶孔反受天之祜候古反○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内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庐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剥削淹漬以爲菹而献皇祖崇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野外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庐舍庶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畝半東菜吕氏曰前漢食貨志瓜瓠果蓏植於疆場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賦也清酒祭之酒騂牡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礼先以爓燎腥之肉升於神前然後迎牲執鸞刀啓其毛以告纯也取其血以告殺也膋脂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爓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奠然後燔燎合羶腥臭陰陽之義也萧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燎萧合羶腥臭陰氣也敬氏曰詩人言清酒皆謂祭祀之酒騂牡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叶虚良反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叶恥力反永錫尔類善繼善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叶支移反

是烝是享叶虚良反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孝子不匱永錫尔類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社以方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伯維仁斯孝維孝斯友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是人斯其胡不萬壽攸酢

○楚茨楚茨言楚楚然茨蒺藜也叶疾資反言其楚楚然茨而去之也我蓺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蓺之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以爲醴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楚茨楚茨言楚楚然茨蒺藜也

我蓺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以爲酒以爲醴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于公烝也冬祭也嘗也公先祖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

以往烝嘗于公

烝也冬祭也嘗也公先祖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爲賓爲客言祭祀之事君婦爲之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

或燔或炙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爲賓爲客

爲賓爲客

言祭祀之事君婦爲之也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

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利孔惠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攸同

我孔熯矣

式禮莫愆

工祝致告

徂賚孝孫

孝孫徂位

工祝致告

利孔惠孝孫

有慶報以介福

萬壽攸同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簡簡衎我烈祖錫爾純嘏子子孫孫其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神攸格

禮儀既備

鍾鼓既戒

孝孫徂位

工祝致告

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

鼓簡簡

衎我烈祖

錫爾純嘏

子子孫孫

其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

百禮既至

有神攸格

孝孝惟孝利于孫維則

孝孝惟孝

利于孫維則

信南山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叶所臻反奄有南土南土之田九萬夫爲井井間廣深各八尺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備耕休公田居一焉其中爲廬舍庶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爲庐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剥削淹漬以爲菹而献皇祖崇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信南山奄有南土

南土之田九萬夫爲井

井間廣深各八尺

一夫一婦受田百畝

餘夫二十五畝以備耕休

公田居一焉

其中爲廬舍

庶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爲庐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剥削淹漬以爲菹而献皇祖崇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曰辟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補反

維禹甸之

畇畇原隰

曰辟我疆

我理南東

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上天同雲

雨雪雰雰

益之以霢霂

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疆埸有瓜

是剥是菹

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中田有廬

疆埸有瓜

是剥是菹

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剥之菹之升彼虚矣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祭以清酒

從以騂牡

剥之菹之

升彼虚矣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中田有廬

疆埸有瓜

是剥是菹

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剥之菹之升彼虚矣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祭以清酒

從以騂牡

剥之菹之

升彼虚矣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瓜瓞唪唪叶補悔反其瓞維藏維曰亶之叶諸延反

瓜瓞唪唪

其瓞維藏

維曰亶之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中田有廬

疆埸有瓜

是剥是菹

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剥之菹之升彼虚矣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祭以清酒

從以騂牡

剥之菹之

升彼虚矣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設士女善惡高談則有始也第恐非仲春之社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奚反下同）饁（於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許記反）攘（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滿美反）禾易（以豉反）長畝（叶滿下同）終善且有（叶羽已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毋剖反）○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川曰有道曾孫則王發是也敏疾也小大次小○曾孫之來適北農夫之婦子來饁耕者於是右之備至其旨美易治長亮有多疾小大之事曾孫悉知而嘉之乃收其左右之穎而嘗其旨不言其美易治亮信也

之後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謂祠四方之神而祭祀以介景福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東萊呂氏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犆牲騂黑者孔氏所謂略牷

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章八句　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戒此篇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因為頌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疏猶為農夫之慶而欲指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若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瞻視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地也泱泱深廣貌茨積也

韓奕六章章十句

韓音寒

有奭有嘏

奭許力反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前篇有戒此篇有頌

韓奕寵命

韓侯入覲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

簟茀錯衡

玄袞赤舄

鉤膺鏤鍚

鞹鞃淺幭

鞗革金厄

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

實墉實壑

實畝實籍

獻其貔皮

赤豹黃羆

詩卷第十四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洛音君子萬年福祿宜其遐福戰欲也眼子曰舍鳥並時一正一倒戰其右翼以相依於內斜其右翼以防外蓋左不用而右須戰也遠出又也

怲音命反叶筆力反既覯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閔石林云覯見也臧善也怲怲憂盛滿也故曰善見但也怲怲何如時酒甲何也時盛滿也故曰善也○有蘭者并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匹九反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息淺反死喪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久君子維宴烟江反始燕飲也○大雨雪必先微濛雪白上下相似大雪必言霰集則粉霰之狀可見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燕飲以盡今日之歡而已蓋深為親親之意也故卒言燕樂之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閒閒車之舝切點下介二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喜許記反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焉雖無好友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食亦反○鄭氏曰此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故思賢女以配君子也○興也依茂貌鷮長尾雉也射厭也言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矣雖無好友則有燕譽矣雖無好友則有射厭矣興者下比其事而上下句皆然也○毛氏曰閒閒設車之貌也○孔氏曰閒閒設車之貌以尚之為重也○陳氏曰閒閒車之在車轄以尚之為重也○李氏曰閒閒車之在車轄以尚之為重也○吳氏曰閒閒設車之貌以尚之為重也○此車事首蓋思彼娶我之時女敬乘此車往而迎之也飢飢渴渴思慕之甚也德音女之令德之音聞也括會也言雖無好友則有燕譽矣雖無好友則有射厭矣雖無好友則有燕譽矣雖無好友則有射厭矣雖無好友則有燕譽矣雖無好友則有射厭矣

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參子脫束
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比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
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弓矢謂之衆耦獲奏
也發發矢也的質也初求比將射不中者飲罰爵上之罰也○箋
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言因射而飲者初辭禮儀之盛
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奏醻酌大侯張乃矢而
發之號云　孔氏曰鵠陳曰侯張布而射之曰侯設此
名此又殺核與邊豆相對故分之耳
鄭氏曰豆實葅醢也邊實桃梅之屬儀禮曰主
人酌賓曰撤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醻賓受之奠
于薦左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醻賓賓之奠
以威儀爲東人之福福死生於此覘之安危存亡於此覘
之國之安危存亡於此覘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反　載啜女交反
側其逆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
其反　侧弁之俄屢舞
僊僊素多反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　醉而
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　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郵尤同過也則須也俄頻貌僊僊不止也出出去伐害也令善也○此章趣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
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
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陽鍾人於門內番遂出
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長樂劉氏曰福謂燕
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孔氏曰醉前無○凡此飲酒或醉
失爲有德既醉爲態以德化是伐其德也○
或否叶美友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　怠叶徒哀里反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
醉之言俾出童羖古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
又叶夷益夷反○圖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有解
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
監而佐之以史則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
之羞觥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
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
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故知三
無所記矣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旅酬又無算爵旅與無算爵不止三而已故知三
酌也指獻酬酌爲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
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衛武公自悔之作當於
時戒荒類以武公自悔之作當於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在藻大尾之詩也言魚大尾猶在乎藻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之詩也言魚猶在乎藻其首實王在鎬豈不樂飲酒乎孔氏曰藻見采薀鎬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上文哉反○莘所巾反莘長也○魚在藻猶王在鎬豈不樂飲酒乎莘其尾長也）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那乃多反那安居貌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莒之（筐音匡莒音矩）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朝音潮）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乘繩證反）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袞古本反黼音甫○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之車乘四馬也袞卷龍衣黼刺繡斧文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觱音必沸音拂檻胡黯反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笑晏晏（晏於諫反）

觱沸檻泉（觱音必沸音拂檻胡黯反）其泲淵淵（泲音濟淵於緣反）嘉客式燕以遨（遨音敖）

觱沸檻泉（觱音必沸音拂檻胡黯反）維其深矣（深式禁反）心之憂矣（憂於求反）之子無良（之子斥幽王）二三其德（二三猶言不一也）

觱沸檻泉（觱音必沸音拂檻胡黯反）維其以不（以不猶言已否也）永懷又窒（窒丁結反）

觱沸檻泉（觱音必沸音拂檻胡黯反）言采其蝱（蝱音萌）言觀其旂（旂巨依反）

騶虞七章章四句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囿（囿音宥）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圃（圃音補）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有（有音以）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守（守手又反）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狩（狩手又反）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射（射音亦）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同（同音動）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祉（祉音止）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履（履力反）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處（處昌呂反）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馳（馳音池）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驅（驅音區）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屬（屬音燭）

騶虞（騶側留反）君子所逐（逐直六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女良反至于已斯亡顯也一方彼一方此若以責人之心責己爽己之心則相讓以取爵位而不知無藏則怨有相怨則亡矣○箋一方其一方羊反

爲駒叶音居不顧其後叶下五反如食音嗣宜餧於據反如酌孔取音娶○酌也與飽孔迭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樂伍而不知其亡如此馬患食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見飽矣○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奮音蜀叶殊遇反○既也孫猶順也塗泥附著微或猷道德備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孫升木又如塗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近禍宜也伯琦之意也○王肅曰言讒譖侵不已而作此詩言彼有毒痛於己之人豈不疾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尔使我朝而己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惕敷例反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察例子例反叶焉作也

俾予靖之後子邁叶力制反焉阻也惕自息察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因反叶鐵彼人之心予何其臻昌子靖之居以凶矜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猶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跨耳○一說東萊呂氏曰居以凶矜謂王方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上天甚神無自瞻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叶王肅作毉言其無憊歐陽氏曰毉讀而相戒之意上民恩乃大創之痛骨肉相怨有甚於路人之親如蛮髦言其死潰義仁

角弓八章章四句

詩卷第十五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録纂疏

朱子集傳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興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周鎬京也○凱歸之後人不復見文章也周鎬容之盛也（纂疏）呂氏曰都人士者記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孔氏曰都人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慕古以駿今中興之時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服虔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闕（纂疏）朱氏曰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別於學官孔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也按釋周字又一說○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

綢直留反　直如髮叶方月反○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非常用之物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纂疏）陸氏曰夫須沙可爲蓑笠王氏曰緇可以爲布帛之緻者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纂疏）緇絲如髮之直無有華飾士女首服皆信素儉也又曰出章言士女之賤者○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令我心不悅音悅○興也琇美石也纊可以塞耳（纂疏）陸氏曰纊可以爲黈纊也黈黃色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結於紛以黃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尹氏姓也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姜吉崔盧也苑積也（纂疏）陸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也禮法也昏記曰所以塞竇其耳又曰常武王謂尹氏春秋尹吉甫左傳鄭石癸曰始吉人也右稷之元妃也是始周舊姓也出貴家風不替故見都人士有禮同○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初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厲亟也蠆虺屬尾末歧似髮之卷不可欲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纂疏）朱氏曰掌與反○邁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不可得見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則我從之萬（纂疏）孔氏曰礼大帶垂三尺說文曰長紳爲萬知萬亦長也李氏曰搢其言紆李心盛山謝氏曰搢大帶也紆垂之甚也（纂疏）晁氏曰若子之髮如蠆非取其卷鄙人徒慕卷髮女其德性必有超人之識心者但見此賢女矣

都人士五兩章章六句

都人士五兩冠緌青纊不反○興也兩猶雙也冠緌人君之飾也青纊黈纊也（纂疏）孔氏曰冠緌人君之飾也青纊黈纊也人君之飾以表其貴賤也（纂疏）朱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田封申伯於謝邑故將徙役南行而作此詩芃芃黍苗則喻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喻能勞之也○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音疑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興也任負任者車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者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駕車者有牽傍牛者孔氏曰我車謂大車以駕牛者傳云將車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云牽傍牛者山牛在轅之外以助轅故別牽傍之也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恩故皆呼而諭之曰徐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解之使說也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我徒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興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征夫如此○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陽軍功土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興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陽軍功土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興也土治也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興也土治也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疊山謝氏曰召伯營謝邑而相其原隰之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而水泉流清矣東萊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之事畢則泉流清矣東萊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之事畢則泉流清矣東萊呂氏曰召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藩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門陛之嚴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歸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賢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叶韻皆同

白華音花菅音姦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興也白華野菅也白茅茅之有絲潔者也興也白華野菅也白茅茅之有絲潔者也興也孔氏曰幽王娶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菅草也白茅束草也以興己之事申后猶菅草之須茅束而成用也幽王棄申后而更立褒姒使己獨處猶菅草之須茅束而成用也幽王棄申后而更立褒姒使己獨處猶菅草之須茅束而成用也幽王棄申后而更立褒姒使己獨處猶菅草之須茅束而成用也之子之遠俾我獨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興也孔氏曰此章言己之遠役使我獨處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興也孔氏曰此章言己之遠役使我獨處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興也孔氏曰此章言己之遠役使我獨處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興也孔氏曰此章言己之遠役使我獨處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

白華四章章四句

隰桑四章章四句

叶孔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隰桑有阿其葉有幽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如何哉詞意大樂既見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以隰桑爲興與皆形容樂○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烏縛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駒四章章四句

叶孔反皎皎白駒食我場苗之駒興也皎皎白駒興也皎皎白駒興也皎皎白

王滉我則遘○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興也鶖之於魚鶴之於林皆非其所常有也碩人指衛宣公也公惑於讒而殺其子伋又奪其妻宣姜而立其子朔故詩人以鶖在梁有鶴在林比之言彼碩人雖實勞我心而不見察也○嚴氏粲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鶖則鷹矣必在深水鶴則鷺矣必在淺水有深淺之異故鶖在梁而鶴在林鶖鶴之異各其所也○鶖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興也戢斂也翼助也言鶖在梁而斂其翼則安矣之子指宣公也無良猶言不善也二三其德則鶖鳥之不如矣○輔氏廣曰此詩二三其德凡三見此章意合鄭氏曰戢斂也左翼者謂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興也鶖之於梁鶴之於林皆非其所常有也碩人指衛宣公也公惑於讒而殺其子伋又奪其妻宣姜而立其子朔故詩人以鶖在梁有鶴在林比之言彼碩人雖實勞我心而不見察也○鶖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興也戢斂也翼助也言鶖在梁而戢其左翼則安矣之子指宣公也無良猶言不善也二三其德則變其言而不一其德也○有兎斯首炮之燔音煩下同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下同之興也兎狡獸炮燔皆炙肉也斯首猶言一兎也炮加毛而炙之曰炮加火而炙之曰燔炙肉必反覆而後熟君子指宣公也酌酒也酢報也賓客主人相酬酢也言宣公既有一兎一酒則與賓客共之而不自私也○有兎斯首炮之燔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酬市流反之興也酬勸也導飲也言宣公既有一兎一酒則勸賓客使飲而己先飲以道之也○有兎斯首炮之燔炙之君子有酒酌言獻許建反之興也獻奉進也言宣公既有一兎一酒則奉進於賓客使飲而己先飲以道之也○有兎斯首炮之燔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興也酢猶酬也謂賓客既飲而以酒來報主人也○有兎斯首炮之燔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酬市流反之興也酬勸也導飲也言宣公既有一兎一酒則勸賓客使飲而己先飲以道之也○有兎斯首炮之燔炙之君子有酒酌言獻許建反之興也獻奉進也言宣公既有一兎一酒則奉進於賓客使飲而己先飲以道之也

匏葉四章章四句

匏葉音蒲叶之韻

匏葉采采采音七代反下同匏葉苦味可食之物秋冬之交采之以爲菹菜也○匏葉采采采匏葉苦味可食之物秋冬之交采之以爲菹菜也○匏葉采采采匏葉苦味可食之物秋冬之交采之以爲菹菜也○匏葉采采采匏葉苦味可食之物秋冬之交采之以爲菹菜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匏瓜繫於瓠葉而生可以爲菹○匏有苦葉匏瓜繫於瓠葉而生可以爲菹○匏有苦葉匏瓜繫於瓠葉而生可以爲菹○匏有苦葉匏瓜繫於瓠葉而生可以爲菹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去例反○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去例反○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去例反○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去例反

雝雝鳴鴈鴈音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興也雝雝和鳴貌鴈雁也旭日始出大明將盛之時也士如歸妻謂親迎之禮也○雝雝鳴鴈鴈音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興也雝雝和鳴貌鴈雁也旭日始出大明將盛之時也士如歸妻謂親迎之禮也○雝雝鳴鴈鴈音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興也雝雝和鳴貌鴈雁也旭日始出大明將盛之時也士如歸妻謂親迎之禮也○雝雝鳴鴈鴈音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興也雝雝和鳴貌鴈雁也旭日始出大明將盛之時也士如歸妻謂親迎之禮也

人涉卬否卬我也否不也人涉卬否人皆涉矣我獨不涉也○人涉卬否人皆涉矣我獨不涉也○人涉卬否人皆涉矣我獨不涉也○人涉卬否人皆涉矣我獨不涉也

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友同志也○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友同志也○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友同志也○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友同志也

谷風三章章八句

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谷風東風也陰雨皆興夫婦以和相成以怒相反也○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谷風東風也陰雨皆興夫婦以和相成以怒相反也○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谷風東風也陰雨皆興夫婦以和相成以怒相反也○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谷風東風也陰雨皆興夫婦以和相成以怒相反也

黽勉同心不宜怒違叶戶威反○黽勉同心不宜怒違叶戶威反○黽勉同心不宜怒違叶戶威反○黽勉同心不宜怒違叶戶威反

采葑采菲葑蔓菁菲萊菔也采葑采菲葑蔓菁菲萊菔也采葑采菲葑蔓菁菲萊菔也采葑采菲葑蔓菁菲萊菔也

無以下體下體根莖也無以下體下體根莖也無以下體下體根莖也無以下體下體根莖也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式微二章章六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微式微胡不歸式微式微胡不歸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微君之故微君之躬微君之故微君之躬微君之故微君之躬微君之故

旄丘三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旄丘前高後下之丘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旄丘前高後下之丘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旄丘前高後下之丘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旄丘前高後下之丘

叔兮伯兮叔伯衛臣也叔兮伯兮叔伯衛臣也叔兮伯兮叔伯衛臣也叔兮伯兮叔伯衛臣也

何多日何多日何多日何多日

簡兮三章章八句

簡兮簡兮興也簡兮簡兮興也簡兮簡兮興也簡兮簡兮興也

方將萬舞方將萬舞方將萬舞方將萬舞

泉水四章章八句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有懷于衛有懷于衛有懷于衛有懷于衛

北門三章章八句

出自北門出自北門出自北門出自北門

北風三章章八句

北風其涼北風其涼北風其涼北風其涼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其姝靜女其姝靜女其姝靜女其姝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新臺有泚新臺有泚新臺有泚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二子乘舟二子乘舟二子乘舟

邶鄘衛總論

邶鄘衛之詩何以謂之變風也曰其詩之作也或出於男女之情或出於朋友之義或出於君臣之際或出於父子之間或出於夫婦之倫或出於兄弟之恩或出於宗族之親或出於鄉黨之好或出於師旅之勤或出於行役之苦或出於離別之久或出於死喪之悲或出於疾病之憂或出於饑寒之困或出於怨曠之思或出於征伐之苦或出於田獵之樂或出於禽獸之感或出於草木之興或出於山川之阻或出於車馬之盛或出於衣服之美或出於飲食之豐或出於宮室之侈或出於器用之飾或出於耕桑之務或出於織紝之工或出於商賈之勤或出於貧賤之態或出於富貴之情或出於僭竊之禍或出於篡弒之萌或出於淫亂之極或出於貞烈之節或出於忠厚之至或出於刻薄之甚或出於荒淫之失或出於儉嗇之得或出於治世之音或出於亂世之音或出於正風或出於變風或出於正雅或出於變雅或出於頌或出於非頌或出於風雅頌之間或出於風雅頌之外或出於國史或出於閭巷或出於士大夫或出於婦人或出於君子或出於小人或出於夷狄或出於禽獸或出於鬼神或出於天地或出於古今或出於人物或出於事物或出於動植或出於飛潛或出於山林或出於川澤或出於城郭或出於宮室或出於車馬或出於衣服或出於飲食或出於器用或出於文字或出於聲音或出於言語或出於動作或出於威儀或出於容貌或出於情意或出於思慮或出於性命或出於道德或出於仁義或出於禮樂或出於政教或出於刑法或出於治體或出於學術或出於人心或出於天理或出於古今之變或出於人物之理或出於事物之變或出於動植之理或出於飛潛之理或出於山林之理或出於川澤之理或出於城郭之理或出於宮室之理或出於車馬之理或出於衣服之理或出於飲食之理或出於器用之理或出於文字之理或出於聲音之理或出於言語之理或出於動作之理或出於威儀之理或出於容貌之理或出於情意之理或出於思慮之理或出於性命之理或出於道德之理或出於仁義之理或出於禮樂之理或出於政教之理或出於刑法之理或出於治體之理或出於學術之理或出於人心之理或出於天理之理或出於古今之變之理或出於人物之理之變或出於事物之理之變或出於動植之理之變或出於飛潛之理之變或出於山林之理之變或出於川澤之理之變或出於城郭之理之變或出於宮室之理之變或出於車馬之理之變或出於衣服之理之變或出於飲食之理之變或出於器用之理之變或出於文字之理之變或出於聲音之理之變或出於言語之理之變或出於動作之理之變或出於威儀之理之變或出於容貌之理之變或出於情意之理之變或出於思慮之理之變或出於性命之理之變或出於道德之理之變或出於仁義之理之變或出於禮樂之理之變或出於政教之理之變或出於刑法之理之變或出於治體之理之變或出於學術之理之變或出於人心之理之變或出於天理之理之變或出於古今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人物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事物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動植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飛潛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山林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川澤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城郭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宮室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車馬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衣服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飲食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器用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文字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聲音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言語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動作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威儀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容貌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情意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思慮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性命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道德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仁義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禮樂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政教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刑法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治體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學術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人心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天理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古今之變之理之變之理或出於人物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事物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動植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飛潛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山林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川澤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城郭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宮室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車馬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衣服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飲食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器用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文字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聲音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言語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動作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威儀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容貌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情意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思慮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性命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道德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仁義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禮樂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政教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刑法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治體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學術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人心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天理之理之變之理之變或出於古今之變之理之變之理之變

如此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愚按序謂下国刺幽王
玁狁之詞何不全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永子亦謂方得
討惹孔亟
楊舒鄒氏
舒龍謂之群紓
苕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比也
苕陵苕也不草云即今之紫
苕之華花芸音云其黃赤色亦
名陵霄○集人周以
故以興比而自言
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
說文也一說隕也○苕之華其葉青
子夏叹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叹桑經反○毛氏萇楚萇楚三然
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嚴氏
嚴氏卫如此則不如不生之罵愈也○牂羊
羖反
羊墳扶云反
飽叶滿茍反○興也群羊牝羊也墳大也羊脊則首大也
飽也
羊墳扶云反
物腳耗如此苟且得食
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
而身小群羊而興首心星而坻罍
皆不父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人傷
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
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叹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也
草木黃落行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
則黃將亦行也○周室衰亡征役不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叹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也
草木黃落行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
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叹戶加反何人不矜矜古頑反何人不哀哀
胡
獨為匪民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无妻曰矜言從役
過時而不得歸矣其室家之哀也哀哉征夫豈獨
為非民哉
疊山謝氏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
以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情慾豈有異哉
徐履反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叹上戶後反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興也兕似牛青色一角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叹上戶後反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興也兕似牛青色一角虎
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
何為使之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叹後五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興也朝夕不暇言無已時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周道大道也
言不得休息也

詩卷第十五

詩卷第十六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按小雅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按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則成王治定功成之時周公制作以此爲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況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大王王季文王之盛德大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若越樸旱雝二篇詩中有奉璋玉瓚等語要亦釐陟從王祭祀之詩上篇乃分獻從行之初下篇則既祭受福之後當是祭祀之樂也靈臺與民同樂豈亦出而燕勞之樂乎下武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有聲二篇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爲牛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傳後存欲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叶斯反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

○顯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文王之德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陪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問周受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容已可學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一下則不可子義在帝左右蔡天曰理是如此若道眞箇一上一下在帝左右之謂古注亦如此左傳天子所右眞君亦右之所左之

亦左之之意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人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又一說黃氏曰不顯亦昭也詩說曰不易明白正大光明之謂歟熊氏非之不顯者言周家之君不自顯耀如不敢不伐之意○愚謂亦昭亦可以爲甚不顯亦可以爲甚此篇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詩此章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文王雖已殁而其神靈之德昭明于天故武王得以舊邦之周而受純嘏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則又原其初而述之文王以前不過侯伯之邦周不顯帝命不時也九年大統未集命本不時也文王之德一脩百祀有以相之於是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周邦於此乎顯帝命於此乎時蓋一時而兩節互文見意反如斯而已然亦後之人追述大王王季之德而武王由之以受命不過如此子孫推原歸美之所以大聖之德自王季文王以大聖之德自王季文王不王孟津之會以直遂矣後之說詩者不此之察乃因此篇小序有文王受命作周之辭又見大明四章云有命既集大作之合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受命自天命之外若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誼之以爲文王受命之實恐亦不過言文王德化所及人心歸往若衆如虞芮質成漢故破化之類豈曰殷家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乎故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叶斯反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

○顯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文王之德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陪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問周受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容已可學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一下則不可子義在帝左右蔡天曰理是如此若道眞箇一上

猶謀也翼翼勉敬也四國語解皐美楨幹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眾多之臣則足以為國之幹矣而文王之國此文王之所生則其生此眾多之臣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祚之無窮也○輯音集幹音翰

敬止假古雅反　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假大雅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而有商孫子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臣服于周矣

輯音集是功效收殺奠寓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叶蒲北反○圖北穆穆深遠之意緝熙光明亦不已之意上語解假大雅緝熙光明也侯維也○言穆穆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而有商孫子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臣服于周矣

敬氏曰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註以為容止之貌○愚按鄭氏謂周服周之服大意謂上帝既命周之後則周為天下之所歸而諸侯皆服于周特文王之德足以配乎上帝之命耳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常服黼冔音甫許

古亂反將子亮反良反冔叶居良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才刃反臣無念爾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才刃反臣無念爾

祖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其士則殷士若商孫子之臣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賦陳顯袞也冔殷冠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而不已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汝德乎蓋以成王而不改厥常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言猶所謂敢告之曰也

祖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其士則殷士若商孫子之臣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賦陳顯袞也冔殷冠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而不已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汝德乎蓋以成王而不改厥常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言猶所謂敢告之曰也

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易也周公曰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其麗不億商之孫子其配在天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不時不易天難諶斯不監于先世其命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易也周公曰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其麗不億商之孫子其配在天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不時不易天難諶斯不監于先世其命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祖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其士則殷士若商孫子之臣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賦陳顯袞也冔殷冠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而不已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汝德乎蓋以成王而不改厥常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言猶所謂敢告之曰也

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易也周公曰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其麗不億商之孫子其配在天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不時不易天難諶斯不監于先世其命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易也周公曰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其麗不億商之孫子其配在天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不時不易天難諶斯不監于先世其命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天而布明其美聲於天下又愛殷之所以興者而推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推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天而布明其美聲於天下又愛殷之所以興者而推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推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於烏呼也昭明也言文王既沒其神在上昭明於天左右常依人君之側也○又一說鄭氏曰於烏呼也無遏絕也言文王既沒其神在上昭明於天左右常依人君之側也○又一說鄭氏曰於烏呼也無遏絕也言文王既沒其神在上昭明於天左右常依人君之側也

陽啟反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青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二章言命周其身又使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三章言命周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絶于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絶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也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也大邦華國也子孫亦大邦也○此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所以命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治陽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司陽入河渭涯也○大邦有子俾侔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居良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

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叶反四方顯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成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德則在上者有赫赫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且詩但謂不顯其光耳豈可以定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叶反四方顯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成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言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摯至仲氏任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音泰任有身叶戶羊反生此文王

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言以歸周之意猶曰聖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小心翼翼恭慎之貌昭明也聿遹也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愚謂虞芮質成之後諸侯之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被非謂其疆土版圖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秦入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上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奴礼反

洽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所經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此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治陽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司陽入河渭涯也○大邦有子俾侔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子也嬪婦也孔氏曰如今俗語婦物曰婦作然也文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舟以渡渭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今之浮橋也傳曰王跨于孟津諸侯之舟以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脩之詩人特舉其一端而言維舟大夫舟士特舟諸子舟造舟

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猶小心如此孔氏曰設言以見聚心之狀非武王之實已耳文王而為伯昌之衆來觀武王方自明然諸侯而起苟輕強弱計衆寡其心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一般計之豈得而容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音元亮音良又音壹良邱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佐助也肆明銳�fu服曰騵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誤邱反○眡也朝早也走馬避狄謂出令猶出也岐下岐山之下也以處幣帛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此章言其猛也亦會朝會戰之日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

惡音烏其如是之迫逐則豈材藥去邠邑而不居乎其如大王之賢何愛於也及與也王梅成曰與其如大王之賢也不如從之也○周原膴膴堇音謹荼如飴音怡羨音夷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滓之反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飴糖也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龜甲

始與國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也○孔氏曰時謂土功之時也○美菜非苦菜之類釋草又云葖音郭璞注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堇說文堇粗如鄰藥如細附子而甘殺氏曰內則言婦養舅姑食之甘殺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荼則荼非美菜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言美惡皆宜耳孔氏謂堇烏頭且引等語證堇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也○孔氏曰內則堇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叶上止反○馰也烈安止居也左右也自西徂東自內水尚
王氏曰既絕室于茲公矢乃勢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而止之
孔氏曰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喻云乃左右開此言以定
其○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叶古悉反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叶節力反 作廟翼翼 翼也司空掌營國向司
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縮所以為正繩直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縮束也
孔氏曰鄭玄既以繩正之版又以縮束之乃可築也
捄之陾陾 捄音仇 陾音真 度音待洛之 度築之薨薨 薨音弘
馮馮 扶冰反 百堵皆興 興起也 鼛鼓弗勝 鼛音皋 升
丁古反 皆興鼛鼓弗勝 興起也陾陾馮馮衆力也鼛鼓役人所擊以興衆者也
勝猶任也言皆興起而鼛鼓不能勝其勞也
孔氏曰鼛鼓長一丈二尺以
革冒兩端中央圍大四尺八尺曰尋李氏曰丹山皆是形容築牆
之意○愚謂上章雖言治居室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重 直龍反 作廟翼翼 重平聲 鼛鼓弗勝 重平聲 皆興鼛鼓弗勝
重在版築而事在作廟此章雖言治居室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百堵皆興鼛鼓不勝重

周家王業積苑亞仙之慍於昆夷之心內絕慍於昆夷之心內為之補不廢聘問隣國之禮外與之和內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江氏口脈當為昆字誤毛氏曰駾馬疾行貌呂氏曰緣張緣而與分竭者其狀如此鄭氏曰小聘曰問（）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經反）孫音厥

有疏附叶上聲奏與走通叶子口反有先息薦反後胡豆反下五反予曰有禦侮賦也虞芮二國名質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叫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大夫卿士皆有聖人之德則虞芮之質平陸反下同之愚頑而耻其鄙俗也相息亮反下同質其義或曰質平也率下親上詳其義或曰質成也成平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禦侮德宣著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之質平又以見諸侯歸周者眾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成以是

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質質真箇是堅實文勉勉綱紀別絲綱者綱之大綱舉綱能張綱之目故張之為綱紀者別理絲總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細微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音域叶于逼反　樸音僕叶滂谷反　濟子禮反

興也棫白木也樸枹木也山木叢生者也濟成也○此亦以喻文王之德言旱山多棫樸而烝之以為薪則棫樸亦所以為用矣言君子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氏曰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在梁州地與涇渭相近故取以興焉顧氏曰詩人托山川以起興皆取往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高山多矣何獨遠取漢中旱山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關其所不知可也東萊呂氏曰陸機草木疏以為牛皆知食之別為鈔書氏曰指可以為箭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音翰叶侯旰反　麓音鹿叶盧谷反　施以豉反　于條枚反　莫回反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枯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氏曰詩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氏曰前人而起嚴氏曰文王豈弟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章覩俾之心則邪矣

氣象周家作人似之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清酒既載叶節辛反　騂音息營反　牡既備叶筆力反　騂牡純赤也載在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鄭氏曰清酒祭祀之酒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孔氏曰君子以色自別耳李氏曰君子受福豈以清酒駢牡得之哉古人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　勞力報反

興也瑟茂密貌燎燔燒也勞慰也柞棫叢生之木茂則民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民歸之猶柞棫之茂而民取以為薪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氏曰

民之王 此比林安犹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伐崇方鄉山之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懷之兵即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崇沈陸之間即為我岡而人無敢東兵於陵欽水於泉以指我也於是相與高原而從都焉所謂程邑北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田京兆附城陽縣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都依馮山作京之師以為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密作窓阮疆之地軍行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故井其高岡我者對阮疆之地皆以為我宗我所勝者是我之高岡爾密人無得飲我之泉山我之陵此我之阿也無得飲我之泉山我之池也罪其前之侵軼而戒其後之徂復然也密人特阻以侵阮之私邪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文王用心廣大成德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原之南渭水之則謂程邑也此萬邦之矣伐崇有訊馘浅肆之事而文王為未為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壁而降阮疆去周京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

色不長 丁丈反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丁丈反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詢謀也鉤援所以援引上城也臨衝所以衝突敵城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散宜生等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著侯虎而作豳詩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詢謀也仇方讎也夏華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字與國也鉤援所以鉤引也所以鉤援也臨衝車也在上曰臨下曰衝雲梯者也臨衝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散宜生等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著侯虎而作豳詩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詢謀也仇方讎也夏華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字與國也鉤援所以鉤引也所以鉤援也臨衝車也在上曰臨下曰衝雲梯者也臨衝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詢謀也仇方讎也夏華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字與國也鉤援所以鉤引也所以鉤援也臨衝車也在上曰臨下曰衝雲梯者也臨衝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散宜生等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著侯虎而作豳詩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詢謀也仇方讎也夏華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字與國也鉤援所以鉤引也所以鉤援也臨衝車也在上曰臨下曰衝雲梯者也臨衝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

非順帝之則 毛氏曰夏大華東也東來呂氏曰聲以色謂聲音笑貌夏以華謂侈大與變華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奠以華則不從私意明德之實也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所謂順帝由仁義行非先駐兵於陵欽水於泉以指我也於是相與高原而從都焉所謂程邑北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理自然謂之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拽倚城翻鉤引而上援即引也

而非我也 毛氏曰夏大華東也東來呂氏曰聲以色謂聲音笑貌夏以華謂侈大與變華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奠以華則不從私意明德之實也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所謂順帝由仁義行非先駐兵於陵欽水於泉以指我也於是相與高原而從都焉所謂程邑北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理自然謂之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拽倚城翻鉤引而上援即引也

閑叶胡員反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古獲反 閑閑習貌言言安安不輕舉也類善也馘獲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閑閑習貌言言安安不輕舉也類善也馘獲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

是類是禡 馬嫁反叶滿補反 是致是附 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以伐崇墉 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壁而降阮疆去周京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

弗弗 音弗叶分圭反 崇墉仡仡 魚乞反 是伐是肆 是絕是忽 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以伐崇墉 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壁而降阮疆去周京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

弗弗 音弗叶分圭反 崇墉仡仡 魚乞反 是伐是肆 是絕是忽 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 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壁而降阮疆去周京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

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古獲反 閑閑習貌言言安安不輕舉也類善也馘獲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閑閑習貌言言安安不輕舉也類善也馘獲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連連屢續狀馘割耳也

是類是禡 馬嫁反叶滿補反 是致是附 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 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壁而降阮疆去周京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師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疆以應之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也我泉我池者是師之辭爾密人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猶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又謂戒軍以無侵師行而布陣飲泉遂為據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侵義同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休然在京不動而出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三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三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謂文王之師也 鄭氏曰訊言執所生得者訊問之聽命服罪故服其耳以計功也又曰傳云因墨云而降則以兵合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降耳曹氏曰四方無海容有華西方無海容有華恐與于時言同義蓋車入崇境未即攻城崇墉之人言文王之攻也言言多口貌仡仡韓詩云揺也孔云將曝之貌

孔氏曰王肅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之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經始靈臺 叶田耽反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居力反 庶民子來 叶六直反○興也經度也靈臺文王之臺者言其經度營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庶民戒令勿亟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文王之臺所以望氛祥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所以望氛祥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所以望氛祥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所以望氛祥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經始靈臺 叶田耽反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居力反 庶民子來 叶六直反○興也經度也靈臺文王之臺者言其經度營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庶民戒令勿亟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文王之臺所以望氛祥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所以望氛祥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德之深微不暴著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德之深微不暴著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德之深微不暴著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毛氏曰靈臺孔氏曰天子

曰靈臺望諸侯曰靈囿臺左傳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舍於靈祈宮二十年秦伯使詹嘉處於瑕以固守桃瑕二邑瑕近晉地故臺也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望之也引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文其基址鄭氏曰營表其位也○王在靈囿麀音優攸伏也濯濯肥澤貌鹿伏而安也物滿也魚踴躍出也物滿也魚踴而躍言多而閒其所也鶴鳴九皐章二章章四句○王在靈沼于牣音刃充滿也魚躍上同○於音烏下同牣音刃魚躍上同○於論鼓鍾於樂音洛辟廱音壁水環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謂此也蓋東西門以南通

輯旒協叶洪反（陳氏曰許諝助也）徹氏曰編以為準繩而收斂之也○輯音集（陳氏曰許諝助也）徹氏曰編以為準繩而收斂之也○輯音集

況武王言之也若然則萬年受福與下章皆為期望後世之辭亦從水城成而有成成而有集集亦成也中積水清深而可濯若曰武王能明其道於來世使綱其牛羊而佐助不以為遠

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賀戾也周末秦強天子致服諸侯皆賀殷尚矣況武王乎為期望後世之辭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下武六章四句（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詩文意恐當只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聞也遹述駿大也厥其也寧安也觀示也烝君也○文王之聲遹武王遹追文王之事而言文王之有聲也其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且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兒君也成王之

如調說且其文脈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駿大也此詩言文王遹追武王之事而言文王之有聲也其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且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兒君也成王之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既盡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謂營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者須密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匹配也）

遹追來孝（叶許六反）王后烝哉（嗣也）

淢成溝也方十里為成（補韓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能追來孝以為成周有溝洫為限而急成之所以為大都居之城因積而為限而急成之所以為大都居之城因積而為限而急成之所以為大都居之城因積而

詩卷第十六

大王

有邑以間人才仕官謂官使之也翼輔翼之翼表記舉此章注云安置其子又曰聖人爲子脉計莫大乎遺之以人才所謂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誠得若人之道哉○愚謂豈冰猶有世以武王之聖豈無人才之欲仕乎武王之得人才若此則其所以爲治謀燕翼者至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曰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有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述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武王則非一人所得爲文王之詩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作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生民之什十三之二

歐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養以弗無子叶滓里反履帝武敏叶母畝反歆攸介攸止載生載育叶曰時維后稷履也民人也謂人也時是也姜嫄氏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稱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祭也郊之言祫祫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禋幸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十郊祓之前也弭弓反鞬居偃反授以弓矢十郊祓之前也弭弓反鞬居偃反敏拇也履帝武敏戴也帝上帝也武迹敏疾也周公肅此生子者又只依舊說然毛也肖象也○姜嫄出祀郊謀見大人迹而履其拇文勢如此見大人迹而履其拇文勢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氣生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依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固感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治多故其生也或異麟趾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今神人之生亦有以異於人者又何足怪哉

毛傳　時舉說生民詩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此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將舉問漢高祖之生亦有人道之感耳非有人道之感安可以治理論也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人之若此後世所謂祥瑞者多是端故後人纔見說祥瑞者皆以爲無乎不有鳥不知其眞僞者以爲然耳○愚觀姜嫄履大跡不論履其拇指之處遂感動而身爲震也○長樂劉氏曰大戴帝繫史記諸書皆謂姜嫄過謂姜嫄爲帝嚳元妃帝嚳元妃孔氏曰左傳昭元年曰

有身鄭氏以下於毛氏之後不知何以有是說也嚴氏粲別子果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而為是說耳故歐陽氏深辨之云秦漢學者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攙入經說神其事故務為之說洪駒父亦云堯舜與人同耳伯氣之類父猶母生可駭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詭誕之事然後為聖且賢哉不特此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歐公意亦不過謂高辛次妃簡狄當玄鳥至之辰祈郊禖而生契所以生商也未必有吞卵之事其辨尤詳而朱夫子猶信鄭氏云者大抵好怪哉亦以聖人之生異於凡人耳而集傳謂已所之說牴牾之說牴牾之說頗疑之歐公不信祥瑞又言於○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以備參考云

不坼音拆反　不副孚逼反　無菑音災　無害音曷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里反　居然生子叶養以反

也說發詭誕殆終子易生無留難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若子副皆裂也蘇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若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猶難今美履帝迹而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嚴氏曰此章述后稷生之易也○王晦

之坼副之難以見其異也下章言棄之而不死收之而養之以見其異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音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叶音翌反

叔曰鄭氏以隘為羊子按說文羊子挈也非牢也牢只訓閑義隘終子副稱而生者矣○愚謂上帝所以不安后稷且不康不寧若有不遑之意故保佑之使之居然生子如踆之易以顯其靈異也此章下三句提起上文之義○誕寘之隘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叶音翌反

路閒也隘狹隘也以一覆一藉之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嚴氏曰此章述后稷初生之事其母家而若

任音壬是負叶蒲北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賦也降降是猪於黍也絲黑黍一莖有二米者也秬黑黍一莖有二米者也謂編種之也草但說上帝居歆后稷降播種是也秬黑而歸以祓祭祀也秬言隆祀而歸以祓祭祀也秬言隆祀而歸以祓祭祀也秬言隆祀

渠略反或歌或哭九沃反○呶也謔帥遺代也侍者言不乏使也謖酒於客曰釂反○釂子小反又才笑反客答之曰酢上人又況爵酬客曰酢反○酢周曰賓酬主人又況爵酬主曰酢反○酢才故反又才各反主人洗而酌賓曰酬報之多也酬賓以幣曰酢報之多也酬酢之義一也肉中又況爵酬主人

永錫汝以善矣厚哉呂氏曰君子歎考而嗣子又考其考可謂源遠而末不竭矣　鄭氏曰引圖也曹之祭也主人則其孫也然各致其至設威儀甚得其時也黃氏曰永錫爾類維何室家之壺是指室家之壺以為類維何室家之壺亦如此則而已○愚謂黃氏訓類似通下文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是指室家之壺以為類耳○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言不反叩而言指室家之壺也言深遠而嚴謂也○愚謂此章承上文類字而言指室家之壺以為類若曰君子不但其嗣子如此之孝能室家而曰室家之壺不敢斥言也○其類維何天被反皮寄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有光大而被覆被孔氏曰僕御也所以御於人故傳以僕為附○愚謂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蔡氏以僕為附謂天被其福子以福祿而所以景命之者使之有僕焉所謂僕者何也即下文女士之謂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從以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葉氏時幸曰既醉詩以為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祝多為言如此章封人祝堯以為願聖人壽歷聖人多男子亦是此意說注曰釐予也愚謂此章承上文類字而言如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則其慶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此則其所望之者也先生頤之　○愚謂此章承上文類字而言如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則其慶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此則其所望之者也先生頤之　○愚謂此章承上文類字而言如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則其慶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此則其所望之者也先生頤之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以酒爾殽既嘉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鄭氏曰醉飽於酒德也○愚謂此章言祭祀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不及其子孫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鄭氏曰胤嗣也○愚謂此章言祭祀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而不及其子孫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有光大而被覆被孔氏曰僕御也所以御於人故傳以僕為附○愚謂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蔡氏以僕為附謂天被其福子以福祿而所以景命之者使之有僕焉所謂僕者何也即下文女士之謂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葉氏時幸曰既醉詩以為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祝多為言如此章封人祝堯以為願聖人壽歷聖人多男子亦是此意說注曰釐予也愚謂此章承上文類字而言如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則其慶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此則其所望之者也先生頤之　○愚謂此章承上文類字而言如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則其慶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此則其所望之者也先生頤之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鄭氏曰鳧水鳥也鷖鳧鷖也涇水名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武王居鎬在豐東去涇近公尸則燕尸之禮大夫謂之公孔氏曰燕尸之禮大夫謂之公尸則士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

謝氏曰不恣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

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箋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言容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眾賢是以能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圖也抑抑慎密也德音猶言聲譽也秩秩猶言聲聲相次如匹夫匹婦之匹曰聲匹

顧其子孫之謀也或曰無○按詩人所稱述小○者猶然無惡不為人所怨惡小○者猶然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小○者猶然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小○者猶然無怨

京斯依叫於貧反踽踽七羊反濟濟子礼反俾筵俾几既登乃
依同上乃造七到反其曹執爨于率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
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為韻○踽也依依然俾使也踽
踽涼涼二辈臣有威儀貌俾使也
殷用湯為嚴俊以賢也其君其宗言宗室宜成而統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
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宗室之君為之宗主也曹群牧之又以父為
而又為之君為之宗主也執爨熟而饋之人尊
其尸已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紀於宗遠古立宗以繫其族子而敬
事相須然執戒敬子反問君之宗之曰東家以為二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
公劉自為群臣之君宗事也孔氏曰曲礼凡行容大夫濟二士跪二王臨叔曰
礼而庶獄訟也曲也於尸則復治館
舍也君之者以燕礼而特群臣宗之者以燕
之戰十里有庐五十里有館庐者館也所以特行旅前言庐旅
後言館舍為王氏曰周官遺人
日以強此周家王業所以興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餱音侯
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叫滿彼反○興也洞遠也行潦
之水斟酌也潦潦消食也君子指王也○
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
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饎曰豈以
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曹氏曰而後行道上況
之父母蓄之大器盛傳以父母比益大矣
獻山謝氏曰詩話曰濯
濯音櫂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叫古回反○興也
曰四時祭皆有黍稷而黍稷亦有黍
攸金氏曰員盛黍稷器也
濯溉古愛反又叶古回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既反○興也塈
也則溉亦是洗名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耑叫昌兖反飄風自南叫乃忘反豈弟君子來遊來

歌卜与阿以矢其音賦也卷卷也言阿大陵也嵩丘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據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陵阿之上因王之淫荒而陳此以為戒章以發端也○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言君子皆指王也弥久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尔妖伴淫優游矣又叶而佗之言使尔終其性命也酌終也○言尔妖伴淫優游閑暇之意尔君子皆指王也弥久也伴奐

非而忘商人也謂人心謀敖來之意階者也明夫亡以命也柔安也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刺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安於人君而順習之故無緝熙敬止之心矣劉氏曰人未有无故而為之故无緝詆隨者心知其非而恨詆以從此蔽人也書所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蓋謂此歟人也曹氏曰正反則无為不正也正反則无正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无正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无正反而

子曰事君先義進退先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吾口也輯私洽反洽懌怡莫反狎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悦不合狎匣甲反下同懌音亦不合狎匣甲反下同懌音亦不定也（疏）鄭氏曰孔子曰辞之不可以已如此有能保其社稷者惟有此辞命足以動人耳禅謀草創之辞命足以動人耳禅謀草創之辞命豈有不善者乎言王之无道必失此言善民未有不靡之者信乎辞之不可以已也（疏）毛氏曰此詩首尊卿大夫相察出詰不然為猶不該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既可措民於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告己從人故三章言我即尔謀聽我囂二句章言雖我言囂不用憂誕乃大言虚誕詭言阿附善人載尸也五章皆說察友詩論不相協協小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

我言囂許驕反于芻初俱反荛也春秋傳曰我所言荛言之鄙賤也○賦也荛言是六者皆君子所不為也（疏）毛氏曰荛薪者古人尚詢及薪荛況其余乎（疏）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虚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厥反聽用莫我敢葵葵息浪反則莫我敢曉曉

我言秦毛博反莫報反叶叶詩薄故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叶詩各反不可救藥藥賊也謔戲侮也熇熇盛也○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猥也蹻蹻驕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不棄欲誠以告之小子者不信而驕之猶可為也若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疏）鄭氏曰謂厲王也（疏）毛氏曰天方降禍不可如此讒鄭氏曰老夫以喻厲王小子承上章同僚之文指用事之人李巡曰灌灌猥慢也蹻蹻驕恣也（疏）孔氏曰言天之不可救藥如所謂死病无良醫也○天之方虐無不爛爛力旦反○賦也爛爛文也王作淫虐言出而有文章也意○言天之聰明无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疏）毛氏曰爛爛猶靡靡也（疏）鄭氏曰靡靡猶委委也王之聰明无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疏）孔氏曰以其有所作也曰亦明也沂窮緯之意○箋云言天之虐也猶有所作為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二句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反必亦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反亦或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或厥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下如字○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烝衆諶信也○言此多邪僻也烝衆救諶信也○言此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本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也如此湯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也烝衆救

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對反）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之又反）鞫（居六反）為厲曰
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而
誘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
應對則其為能益增內矣見以致怨誘之
之意強禦貪虐用草相應當指為
所用之人就厲王言之者非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包（包反）女（音汝）炰（音爻）烋于中國（于逼反）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音慶）爾
氣燄囂囂然以為德也背後
側傍陪貳也言朋從左右公卿之臣皆不
為德多為可怨之辜而反自以為德也（箋）
烋然以傲狠休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包
（疏）豐上博氏曰包然
炰烋大也毛氏曰包
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頭倒邪止錯亂無人以輔翼之故也故曰不明女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
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洪反）式號式
呼俾晝作夜（用此上靡明靡晦容止也（箋）厥民曰非大使之是汝自為惡也尔之容止飲酒
作夜荒亂甚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徒彫反）如螗（音唐）
羹（叶古郎反）小大近喪（息浪反）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奚（皮
平声）由（叶羊茶反）顛沛（普貝反）之揭（其例反）枝葉未有害（胡蓋反）本實先
拔（蒲末反）顛沛仆拔也（箋）枝葉喻枝葉未有折傷而本根先拔仆
言大木將顛先搖其枝葉而莖幹從之
以興王政將亂先壞其臣子而王國隨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其例反）枝葉
未有害（胡蓋反）本實先拔（蒲末反）顛沛之揭（其例反）厥（其月反）巢（音
鉏）傾覆（芳福反）厥（其月反）作（叶子洛反）（箋）顛沛仆拔也巢鳥所以
居也傾覆其巢則子皆墮地而死喻王
不脩德則民離叛而國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
用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他丁反）大
命以傾（傾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他丁反）大
命以傾（傾也）（箋）言非上帝不為此
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故人與
國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
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箋）
詩氏曰老成人先王之典刑先王之法
度三代而上國有大故皆以於老成人之言曰
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
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耆成
和比遠老搴擢葉拾人用敢知吉糾
在歡服乃往所以亡也有得有者舊俊
成老訓之占夢幽王所以亡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
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洪反）式號式
呼俾晝作夜（用此上靡明靡晦容止也（箋）厥民曰非大使之是汝自為惡也尔之容止飲酒
作夜荒亂甚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徒彫反）如螗（音唐）
羹（叶古郎反）小大近喪（息浪反）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奚（皮
平声）由（叶羊茶反）顛沛（普貝反）之揭（其例反）枝葉未有害（胡蓋反）本實先
拔（蒲末反）顛沛之揭（其例反）厥（其月反）巢（音
鉏）傾覆（芳福反）厥（其月反）作（叶子洛反）（箋）顛沛仆拔也巢鳥所以
居也傾覆其巢則子皆墮地而死喻王
不脩德則民離叛而國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
用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他丁反）大
命以傾（傾也）（箋）言非上帝不為此
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故人與
國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
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箋）
詩氏曰老成人先王之典刑先王之法
度三代而上國有大故皆以於老成人之言曰
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
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耆成
和比遠老搴擢葉拾人用敢知吉糾
在歡服乃往所以亡也有得有者舊俊
成老訓之占夢幽王所以亡也

蕩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必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時壬反）靡初鮮克有終（叶職戎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普口反）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叶林直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逝（叶時制反）世（叶舒制反）
昏（叶呼雷反）德（叶多黑反）女興是力（叶林直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之又反）鞫（居六反）為厲曰
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而
誘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
應對則其為能益增內矣見以致怨誘之
之意強禦貪虐用草相應當指為
所用之人就厲王言之者非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包（包反）女（音汝）炰（音爻）烋于中國（于逼反）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音慶）爾
氣燄囂囂然以為德也背後
側傍陪貳也言朋從左右公卿之臣皆不
為德多為可怨之辜而反自以為德也（箋）
烋然以傲狠休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包
（疏）豐上博氏曰包然
炰烋大也毛氏曰包
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頭倒邪止錯亂無人以輔翼之故也故曰不明女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

蕩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必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時壬反）靡初鮮克有終（叶職戎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普口反）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叶林直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逝（叶時制反）世（叶舒制反）
昏（叶呼雷反）德（叶多黑反）女興是力（叶林直反）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叶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叶里計反）
哲人之愚（愚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
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惟斯戾
哲人也）（箋）抑抑慎也威儀容止也哲知也戾
至也人有知慮而不慎其威儀則為愚
人所笑至於禍災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叶許運反）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叶音形）不（音丕）（箋）競強也訓順也刑法也言天下
無強於得人者四方之國其順之
不顯明也百辟諸侯其法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叶許運反）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叶音形）不（音丕）（箋）競強也訓順也刑法也言天下
無強於得人者四方之國其順之
不顯明也百辟諸侯其法之
○於乎前王不忘（音亡）（箋）於乎歎辭也前王謂文武也
○於乎前王不忘（音亡）（箋）於乎歎辭也前王謂文武也

抑十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叶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叶里計反）
哲人之愚（愚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
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惟斯戾
哲人也）（箋）抑抑慎也威儀容止也哲知也戾
至也人有知慮而不慎其威儀則為愚
人所笑至於禍災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叶許運反）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叶音形）不（音丕）（箋）競強也訓順也刑法也言天下
無強於得人者四方之國其順之
不顯明也百辟諸侯其法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叶許運反）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叶音形）不（音丕）（箋）競強也訓順也刑法也言天下
無強於得人者四方之國其順之
不顯明也百辟諸侯其法之
○於乎前王不忘（音亡）（箋）於乎歎辭也前王謂文武也
○於乎前王不忘（音亡）（箋）於乎歎辭也前王謂文武也

抑十章章八句

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則（叶子力反）訏（況于反）謀
定命遠猶辰告（叶音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謀也訏大也謀
猶圖也命猶令也遠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
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也告
謂以時播告所也敬不用舊故人與
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則（叶子力反）訏（況于反）謀
定命遠猶辰告（叶音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謀也訏大也謀
猶圖也命猶令也遠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
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也告
謂以時播告所也敬不用舊故人與

出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意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惟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疏）晉川謝氏曰人君當以敬謹威儀爲心容止必可觀聲氣必可樂進退必可度

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下同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也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爲也與尚也女音汝雖叶音呼于政叶音頻覆厥德荒湛都南反小反子孔反甚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疏）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有威儀則抑抑然密也隅廉也言人有德行則其容止自然嚴密而有廉隅也抑詩東萊呂氏曰凡言小子者放此（疏）武公自卑之辭也紹繼也敷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疏）頤堂王氏曰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疏）晉川謝氏曰敷求先王猶書言敷求哲人也（疏）新安胡氏曰此章言武公之德如此其盛而猶日求古訓以自修如此其勤也（疏）東萊呂氏曰此章言武公之德雖已如此其盛而猶日求古訓以自修如此其勤也（疏）新安胡氏曰此章言武公之德雖已如此其盛而猶日求古訓以自修如此其勤也

叶胡光反○圖也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爲也與尚也女音汝雖叶音呼于政叶音頻覆厥德荒湛都南反小反子孔反甚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疏）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有威儀則抑抑然密也隅廉也言人有德行則其容止自然嚴密而有廉隅也抑詩東萊呂氏曰凡言小子者放此（疏）武公自卑之辭也紹繼也敷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疏）頤堂王氏曰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疏）晉川謝氏曰敷求先王猶書言敷求哲人也（疏）新安胡氏曰此章言武公之德雖已如此其盛而猶日求古訓以自修如此其勤也（疏）新安胡氏曰此章言武公之德雖已如此其盛而猶日求古訓以自修如此其勤也

叶胡光反○圖也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爲也與尚也女音汝雖叶音呼于政叶音頻覆厥德荒湛都南反小反子孔反甚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疏）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有威儀則抑抑然密也隅廉也言人有德行則其容止自然嚴密而有廉隅也抑詩東萊呂氏曰凡言小子者放此（疏）武公自卑之辭也紹繼也敷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疏）頤堂王氏曰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疏）晉川謝氏曰敷求先王猶書言敷求哲人也（疏）新安胡氏曰此章言武公之德雖已如此其盛而猶日求古訓以自修如此其勤也（疏）新安胡氏曰此章言武公之德雖已如此其盛而猶日求古訓以自修如此其勤也

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下同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

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
斁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犯者與之遇
手奉長者之手負而趨皆此類也○昊天孔昭叶音招
旳　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
夢反　昊公
我心慘慘音燦下同叶七丹反
誨爾諄諄之純反　聽我
藐藐美角反　匪用爲教叶居效反聲
既耄叶音莫○耄也藐藐忽略貌老人耳目昏
忘事多忽略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耄
十有五孔氏曰以我生訓之王時也
○於乎小子見上章　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委反　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
式反　他得　田通于攜反　其德
俾民大棘紀也止語詞庶幸悔
悔忒差過僻棘急也○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如之矣今故乃回違其
德俾使民至於困急
則民亂國也必矣　蔡疏　王氏曰於是不復其孤恫也庶
幾改其國譬如喪病其類不
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武謚衛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叶虞戾反人有
言曰靡哲不愚庶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與言
叶
訏謀遠猷辰告之其維愚人覆謂我僭
叶子廉反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木柔貌柔木言可以爲器
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古之話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
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蔡疏　張氏曰柔木之木乃弓之材
温恭之人乃德之質
○於音烏乎小子叶獎呼礼反未知臧
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吏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同上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慕成
　興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然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蔡疏　王氏曰武公之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以小子呼之然不素
閑着却只默換威儀之末此史不然以史訓考之乃
武公即位在厲王既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時武公
尤不是但恭王張小序又云卫耳之間
必曾事厲王若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

國語云武公九十猶戒於國曰
爲據又如莊公二十年傳云
侯國之嗣耳曰後嗣國則是諸
作此詩使人日夕誦以警己耳所以有小子告
之類皆是戒後作又之躰自
指亦後漢侯邑亦旬此說
六年不與厲王同時若謂追刺則聽用我謀無大
悔等語又非所宜於既壯之人
謂之自警則有國語可馬光作據
謂必法其天取其得而後可也
韓詩作武公飲酒悔過自爲有據矣但不知二雅王
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
○說既明矣初疑

蔡疏　濮氏曰武公凡
位於宣王三十

宛音菀彼桑柔與劉柔叶篇內多改此　其下侯旬
音莫此下民不珍心憂傷初亮反　兄同與況
彼昊天叶鐵因反寧不我矜叶巨巾反　填舊音
說與塵陳同益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為病也倉兄
二字誤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悼明貌○舊說此為幽王
王而作春秋傳亦曰內良夫之詩則其說見也以桑為比者桑
之為物其葉最盛又其采之也一朝不

以比周之盛時如此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厉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衰亡不絕於厉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厉王而至於病遂疾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孚辺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弥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刃反於乎音呼斯頻叶符巾反也夷平泯滅也黎衆燼盡也頻急蹙也具俱也燼餘也言四牡騤騤旟旐翩翩然而行者皆亂生之人也亂生不平無國不滅民靡有衆俱被其禍以盡於乎斯頻急蹙之甚也

○匪安匪舒淮夷來求匪安匪舒不遑假寧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事孔棘豈不爾思畏此簡書

匪非舒緩也淮夷徐夷也簡書戒命之書也言非安非舒淮夷來求我不遑假寧不遑啓處憂心甚疚我事甚棘豈不爾思畏此簡書之嚴乎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力

翼翼行貌縱放也詭隨詐善也罔極無常也言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甚之力也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象弭以象骨飾弓弭也魚服矢服也玁狁北狄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愈

愈勝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載驟駪駪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八鸞喈喈鸞和鳴也載驟駪駪馳驟貌捷捷言其勤於事也每懷靡及言每懷歸而不及也

○四牡騤騤八鸞鏘鏘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將養也盬不堅固也

○四牡騤騤八鸞喤喤王事靡盬不遑將兄

喤喤和鳴之盛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嘉

嘉善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固

固堅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休

休美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友

友善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阻

阻險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安

安定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厚

厚重也

○四牡翼翼以縱詭隨以謹罔極亦孔之固

固根固

諸不信也胥相殺害公寔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當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說惡從是以進退皆然也（隱）曹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皆使之不如是以進退皆然也（隱）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曹氏曰此性善群得食則相呼以共之憂患則環居以禦之鄰呼之不如是以進退皆然也（隱）呂氏曰此章言君相於上故諸侯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隨焉君之於臣所以成於上臣於下臣相與斯世之難也

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居已反○言不求善人進而用之其於愚人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畏忌也（隱）

所願念重複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已依尒字矣言得其情其罪猶明不可掩覆也（隱）

貪亂而安為榮毒也（隱）鄭氏曰貪猶欲也榮毒之政欲其亂行也安為榮毒之行○大風有

是復叶扶又反○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隱）

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弋穀維彼不順征以

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興也隧道也谷窮也（隱）鄭氏曰貪猶欲也隧道或用穀善也垢濁也天下之人皆小人之行也以喻其餘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此章言治亂由小人也

陳氏曰此章言治亂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良覆俾我悖叶蒲妹反○興也類猶善也（隱）

為政我以其域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小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悖昏亂也（隱）

馮氏曰王說禁使公內良夫曰王室其將甲乎夫禁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貝錦（隱）

蘇氏曰風之起有道類之收有則貪人在上則類所由興也○

則民皆然如酖酣徐用蘇氏說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反

陵善人收即降志而為貪人之事是欲使人人皆譯大下無一善人○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叶胡獲郭反既之陰於悔反予來赫叶黑各反又○興也

（隱）王肅收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八章者其言猶汝女反覆不已而此後亦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

行有隧蓋多出於空大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隱）

以明其善惡小人之行也以喻其餘中垢發其中垢發其善心（隱）

陳氏曰此章言治亂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良覆俾我悖叶蒲妹反○興也類猶善也（隱）

為政我以其域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小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悖昏亂也（隱）

馮氏曰王說禁使公內良夫曰王室其將甲乎夫禁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貝錦（隱）

蘇氏曰風之起有道類之收有則貪人在上則類所由興也○

則民皆然如酖酣徐用蘇氏說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反

陵善人收即降志而為貪人之事是欲使人人皆譯大下無一善人○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叶胡獲郭反既之陰於悔反予來赫叶黑各反又○興也（隱）王肅收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八章者其言猶汝女反覆不已而此後亦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

邪欲者主由此強禦之人用力為虐也民之所以未定者主由此強禦之行也群小不和自相比周毀其涼者見益者貪（隱）

豔尸其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言之矣（隱）

亦自知其非也（隱）

京背益而言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隱）

善言丁於焉也此涼者雖於容欲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言我尸作尒歌不可隱諱（隱）

天戒前章言丁寧不知而作之意以下章言民之罔極皆由小人故於厥任○思論如厥臣明白但訓雖分別職涼職競職益三（隱）

訓雖曰厥子斷作尒歌亦歌皆由（隱）

歸之涼者之所作而且謂成上章子豈不知而作與既作尒歌亦宜不知而作之意切恐其（隱）

末然蓋所謂子豈涼者之所作乎切謂此一

歸之涼者之所作而且謂成上章子豈不知而作與既作尒歌亦宜不知而作之意切恐其（隱）

末然蓋所謂子豈涼者之所作乎切謂此一

職涼之臣為之譖民之回遹皆由職競之臣為之譖民之回遹皆由職競（隱）

益為不可而還背以善言言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隱）

皆由職益之臣為之（隱）

之矣然同惡之中又自相攻擊也今尒三臣者雖自曰厥子尒歌以述其事矣言得其情而不可掩覆也章末二句蓋

三章之臣為之（隱）

既作尒歌者又以為民言者大約混尒知之而不

是總結此二章所論三等之臣而且如所謂歌者乃詩人之作非涼者之所作矣匪子二字是不認過之辭

桑柔十六章章八句　八章章六句

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庇民一章言其征伐不息三四章皆言其無以救荒五章告以救荒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與小人獨明不能安存八章刺其愚善惡相反言之以為愚人不能慮患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一章言民之不善十二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其十六章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辭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叶臨卷反）饑饉薦（在甸反）臻（側詵反）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子恤反）寧莫我聽（叶他丁反）○興也雲漢天河也回轉也蒨有光耀之貌也王仰視天河而嘆曰此雲漢之光耀回轉於天而光明如此豈無文章以告我乎蓋自旱之始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既卒盡也寧猶何也○旱既大甚則天河之光耀愈明故仰訴於天之詞如此

雲非雲故曰雲漢也精為漢天附而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

漢迴于東分經星其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行至七星南而汲此其回旋之處也亘古今則其回旋可占矣於雲漢之間而見其焯然明白有文章則其為天漢明矣詩人以雲漢為興而總結之曰

孔氏曰悼明大貌曾氏曰雲合散不常漢常隨天轉漢祖天以為天河也曾氏說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為漢天附而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叶臨卷反）饑饉薦（在甸反）臻（側詵反）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子恤反）寧莫我聽（叶他丁反）○興也雲漢天河也回轉也蒨有光耀之貌也王仰視天河而嘆曰此雲漢之光耀回轉於天而光明如此豈無文章以告我乎蓋自旱之始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既卒盡也寧猶何也○旱既大甚則天河之光耀愈明故仰訴於天之詞如此

雲非雲故曰雲漢也精為漢天附而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

孔氏曰悼明大貌曾氏曰雲合散不常漢常隨天轉漢祖天以為天河也曾氏說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為漢天附而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

王佩韋戚宋氏曰雲合散不常漢常隨天轉漢祖天以為天河也曾氏說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為漢天附而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

凡幣帛之屬皆加而瘞之孔氏曰莫謂置之於地墜謂墜之於地王氏曰自郊宮上下莫墜則天神也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遍祀矣曹氏曰宮之神莫尊於后稷固宜臨我而其力不及而不肯臨我乎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反）○興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遺猶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如此之旱災使我不見遺也推滅也

孔氏曰悼明不幸小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之玉也既盡也神不享小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之玉也既盡也神不享小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之玉也既盡也神不享

也盧受侮恨也言天曾不憂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繫疏）曹氏曰月令孟秋祈穀于上帝季冬祈來年于公社以祭天宗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祭日月星辰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小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云社稷謂后土句龍及周棄也五祀謂五官之神也五嶽謂岱山衡山華山恒山嵩山也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肆陳也獻進也祼灌也享獻也先王謂有功德者祭於廟者也小

人鄭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之城也○申伯之功召公既述其德矣而此又稱其功者蓋申伯以德而封於謝以功而受爵於王室非德無以感人非功無以定亂德功兼備然後能使申伯無留行也鄭申伯往謝之事也○張氏載曰申伯之德人皆愛之其功人皆賴之故其往也人皆送之而以千里爲近焉○嚴氏粲

捷捷在發反每懷靡及叶逼入反四牡彭彭叶鋪旁反八鸞鏘鏘
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叶逼良貌捷捷猶言健健也每懷者每
諸侯之來覲而懷之也靡及言不及事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之使臣
當也此民美其上之詞也詩人言王之時四方諸侯之來覲者莫不各以其職
之時與此傳不合詳見下篇始備其城郭之守禦焉昔黃帝之子嫘祖好
其祭設載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仲山甫出祖也東方齊也
春秋傳齊表東海濊鄧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四牡騤騤叶渠龍反八鸞
喈喈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遹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
嫌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叶息林反徂往也式語辭遹循也歸還也吉甫
尹吉甫也穆美也清風興也仲山甫之往齊也吉甫作詩以送之其
言曰仲山甫之往齊也其意常永永然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蓋仲山甫
出祖於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其言仲山甫之往齊也其容貌之美
如此其威儀之盛如此其德音之美如此其將行作詩以慰安之乃同列相愛之情也毛氏
曰騤騤健貌鏘鏘鳴玉也穆穆美也清風興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彭彭叶鋪旁反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叶逼良貌捷捷猶言健健也每懷者每
諸侯之來覲而懷之也靡及言不及事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之使臣
當也此民美其上之詞也詩人言王之時四方諸侯之來覲者莫不各以其職
之時與此傳不合詳見下篇始備其城郭之守禦焉昔黃帝之子嫘祖好
其祭設載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仲山甫出祖也東方齊也
春秋傳齊表東海濊鄧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四牡騤騤叶渠龍反八鸞
喈喈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遹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
嫌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叶息林反徂往也式語辭遹循也歸還也吉甫
尹吉甫也穆美也清風興也仲山甫之往齊也吉甫作詩以送之其
言曰仲山甫之往齊也其意常永永然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蓋仲山甫
出祖於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其言仲山甫之往齊也其容貌之美
如此其威儀之盛如此其德音之美如此其將行作詩以慰安之乃同列相愛之情也毛氏
曰騤騤健貌鏘鏘鳴玉也穆穆美也清風興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彭彭叶鋪旁反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叶逼良貌捷捷猶言健健也每懷者每
諸侯之來覲而懷之也靡及言不及事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之使臣
當也此民美其上之詞也詩人言王之時四方諸侯之來覲者莫不各以其職
之時與此傳不合詳見下篇始備其城郭之守禦焉昔黃帝之子嫘祖好
其祭設載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仲山甫出祖也東方齊也
春秋傳齊表東海濊鄧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四牡騤騤叶渠龍反八鸞
喈喈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遹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
嫌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叶息林反徂往也式語辭遹循也歸還也吉甫
尹吉甫也穆美也清風興也仲山甫之往齊也吉甫作詩以送之其
言曰仲山甫之往齊也其意常永永然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蓋仲山甫
出祖於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其言仲山甫之往齊也其容貌之美
如此其威儀之盛如此其德音之美如此其將行作詩以慰安之乃同列相愛之情也毛氏
曰騤騤健貌鏘鏘鳴玉也穆穆美也清風興也

永賜以路車乘馬易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氏曰蹶人如卜梜正百之吉有深謀遠慮之士能
地弱大如卜梜正○韓侯取
白圭殷之甘貺
俱御之父音甫反韓侯之子
音亮又彭彭叶滿反八鑣鏘鏘
如字
之邛反曰我
祁祁反如雲韓侯顧
親而潔遂以親迎也汾王厉王也厲曰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
時人以目王焉猶言邰侯既
諸如諸侯一娶九女二国媵之
姪也邵郃徐關也
陪汾水東氏曰解曰陪送也詩曰猶習笑語
郭謂之郭侯鄭玄曰郭大也
又楚人謂之不終者為郭郭者
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邾公梁此
諺於是有黎比公邾公茲丕公莒公皆以號為稱
地為稱不與侯鄭氏曰姊妹之子
車皆有八○愚謂雖不顯其光
焉之言也○自有光輝之可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也浮浮水盛貌
淮之在淮上昭也鋪陳也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
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比常趨序其事言行者皆意敢安徐而曰

吾之來共淮
氏曰車我車馬準曰旟孔
夷既悉我自
淮之水過三邑至
東流為陰陵又東為
流也漢地理志
夷求既我既
之境也如此則召
平淮夷之事
淮水之北當淮
在淮北徐州有
淮夷則海夷之在南
夷召虎既平淮
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
也不一以此理考之曰江漢之詩王命召虎脩召伯
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以入之路矣于鄴反
是淮北之夷也詩在淮南則徐七非聽接之地矣
云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之漢口
經荊蠻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之漢口是也漢口亦
曰夏口即江夏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
江漢間今古不同故吕氏曰胡氏朋江淮
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
之勢以賓服言之耳高宗伐荊楚蓋裹制楚武王伐南
爭徐以常平淮夷以江漢路易於經可考也陳氏曰尹吉甫謂
召虎所伐之淮夷自江漢之間而入故連指江漢以名篇也

○江漢湯湯音羊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無定叶徒耕反王心載寧叶乃千反時靡有爭叶阻莊反王心載寧
疏也洸洸武貌無辜也曹氏曰宣王之初四夷交侵於是擇將帥命方叔召虎以討之此章言師伐而成功也開擒按則北伐南征蠻荊至於江漢皆已討定之矣故召虎以平淮夷之功告成于王

氏曰尚仲文王時武臣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信其出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字則皇父也顧氏曰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称之亦未可知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称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家宰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宰周公晉也周家不特設三公但兼此二官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董氏曰師之飛揚以勵之伐罹以勵之也疊之山謝氏曰宣王中興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足以持節制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法成時事不以懈易慢国事矣○既則不敢爻辭此其所以爲七者之師歟重詳審而爲商国之惠也

陳行卢郎反戎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

三事就緒象吕反大夫也程伯休父事也○言王認尹氏吉甫程伯休父命列備淮浦而省徐州之土盖爲内史掌策命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父而出掌文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治右陳其行公沿其軍事而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三事就緒象吕反大夫也程伯休父事也○言王認尹氏吉甫程伯休父命列備淮浦而省徐州之土盖爲内史掌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治右陳其行公沿其軍事而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江如漢如山之苞叶補鉤反如川之流絲綸緡緡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飛如翰疾也如翬飛盛貌翰翬不止也如川不可禦也如山不可動也如江如漢派也如山不可亂也如川不可測也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進也言王舊武如震如怒叶暗反進厥虎臣闞叶檻火交反如虓虎火交反仍執醜戲義彼淮浦王師之所

江如漢如山之苞叶補鉤反如川之流絲綸緡緡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飛如翰疾也如翬飛盛貌翰翬不止也如川不可禦也如山不可動也如江如漢派也如山不可亂也如川不可測也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進也言王舊武如震如怒叶暗反進厥虎臣闞叶檻火交反如虓虎火交反仍執醜戲義彼淮浦王師之所

醜也進厥虎臣闞也進厥虎臣闞奮怒之貌虓虎怒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戰戰然不可測也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淮夷徐土之師旅也孔氏曰醜衆也衆者因叛之名爲人所擒是爲服也○王舊武如震如怒叶暗反進厥虎臣闞叶檻火交反如虓虎火交反仍執醜戲義彼淮浦王師之所

醜也進厥虎臣闞奮怒之貌虓虎怒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
蔡有定主民甚蔡（倉葛反）罪罟不收蔡有夷
（音怡）罪罟（音古）不收（式救反）靡有夷瞻（章艷反）賊（音則）
（孔氏曰）孟（音莫）姒（音以）名（音明）賊（音則）孔（音甚）疾（音嫉）威（音畏）
（孔氏曰）孟姒天子之母也（朱子曰）不寧（乃定反）降此大厲邦
（孔氏曰）天下不安降此大惡於邦國也（朱子曰）賊孔疾威（孔氏曰）
（孔氏曰）天下賊甚疾威虐之甚也（朱子曰）蔡有夷瞻（孔氏曰）
（孔氏曰）蔡有平直之人瞻視之也（朱子曰）罪罟不收蔡有夷
（音怡）罪（孔氏曰）罪罟謂刑罰也（朱子曰）罟（音古）不收（式救反）
（孔氏曰）不收拾罪人以理之也（朱子曰）蔡有夷瞻（章艷反）
（孔氏曰）蔡有平直之人瞻視罪罟之人（朱子曰）賊孔疾（孔氏曰）
（孔氏曰）賊甚疾之人（朱子曰）威虐（孔氏曰）威虐其下（朱子曰）
（孔氏曰）威虐其下之人（朱子曰）人有土田（徒年反）女（音汝）
（孔氏曰）人有土地田業女之所有（朱子曰）女覆奪（徒活反）之
（孔氏曰）女反覆奪之（朱子曰）此宜無罪女反收（式救反）
（孔氏曰）此宜無罪之人女反收拘之（朱子曰）彼宜有罪
（孔氏曰）彼宜有罪之人（朱子曰）女覆說（音脫）之（孔氏曰）
（孔氏曰）女反覆說之（朱子曰）此言王信讒（音饞）
（孔氏曰）此言王信讒人（朱子曰）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孔氏曰）成城者哲婦傾城者懿美也哲婦傾城（朱子曰）
（孔氏曰）哲婦傾城者哲婦傾城之事（朱子曰）哲夫
（孔氏曰）哲夫成城（朱子曰）哲婦為梟（古堯反）
（孔氏曰）哲婦為梟（朱子曰）為鴟（音鴞）
（孔氏曰）為鴟（朱子曰）婦有
（孔氏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音居）
（孔氏曰）婦有長舌者維為禍厲之階（朱子曰）階（音居）
（孔氏曰）階（朱子曰）亂（音換）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
（孔氏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朱子曰）匪教誨（叶虎洧反）
（孔氏曰）匪教誨之言（朱子曰）時維婦寺（音侍）
（孔氏曰）時維婦寺（朱子曰）寺（音侍）人（孔氏曰）
（孔氏曰）寺人（朱子曰）孟子（音慈）
（孔氏曰）孟子（朱子曰）孟（音莫）姒（音以）
（孔氏曰）孟姒（朱子曰）孟（音莫）子（音慈）
（孔氏曰）孟子

不克葬 叶音將無恭皇祖式救爾後 同上○鄭曰脩洪泉之深以救汝之後 王肅曰言泉之深水猶有流以救其竭喻天之愛民亦當如是 孔穎達曰以水之深流喻天之長遠雖若無窮亦有竭盡之時以喻王之政教雖若可以救後世亦有廢絕之日 毛詩古訓傳曰式用也 箋云王之政教不用其祖則大惡可回 疏曰式用也王之國勢自人謂之則不可不脩用其祖業以救其後 王肅云天則無不能覆育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以救藏

聰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息浪反下同篤厚也○鄭曰疾猶惡也威猶虐也篤厚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天之降威何如是其急怒天之降喪何如是其厚怨之極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民盡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故云靡有孑遺也 流亡我居圉 孑音杰反圉音魚呂反 卒荒用弊 卒子恤反○鄭曰荒猶奄也弊猶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荒奄也弊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靡有孑遺 孑音杰反○鄭曰孑遺猶孑然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孑然單獨也 昊天已威予慎無辜 已見○鄭曰已甚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已甚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昊天泰幠 音呼○鄭曰泰幠猶大憮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泰大幠憮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瘁秦醉反○鄭曰瘁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瘁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戶工反○鄭曰訌猶潰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昏椓靡共 丁角反 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叶卜功反○鄭曰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昊天泰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瘁秦醉反○鄭曰瘁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瘁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戶工反○鄭曰訌潰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昏椓靡共 丁角反 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叶卜功反○鄭曰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聰卬七章四章章四句三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息浪反下同篤厚也○鄭曰疾猶惡也威猶虐也篤厚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天之降威何如是其急怒天之降喪何如是其厚怨之極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 叶音回○鄭曰惠順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惠順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叶音連○鄭曰填久也厲惡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填久也厲惡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邦靡有定士民其瘥 叶音嗟○鄭曰瘥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瘥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叶羽已反○鄭曰女汝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女汝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民人女反有之 叶羽已反○鄭曰女汝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女汝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土田女反奪之 叶羽已反○鄭曰女汝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女汝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民人女反攘之 叶音將○鄭曰攘取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攘取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昊天泰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瘁秦醉反○鄭曰瘁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瘁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戶工反○鄭曰訌潰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昏椓靡共 丁角反 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叶卜功反○鄭曰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聰卬七章四章章四句三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息浪反下同篤厚也○鄭曰疾猶惡也威猶虐也篤厚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天之降威何如是其急怒天之降喪何如是其厚怨之極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 叶音回○鄭曰惠順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惠順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叶音連○鄭曰填久也厲惡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填久也厲惡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邦靡有定士民其瘥 叶音嗟○鄭曰瘥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瘥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叶羽已反○鄭曰女汝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女汝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民人女反攘之 叶音將○鄭曰攘取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攘取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土田女反奪之 叶羽已反○鄭曰女汝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女汝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昊天泰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瘁秦醉反○鄭曰瘁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瘁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戶工反○鄭曰訌潰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昏椓靡共 丁角反 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叶卜功反○鄭曰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聰卬七章四章章四句三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息浪反下同篤厚也○鄭曰疾猶惡也威猶虐也篤厚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天之降威何如是其急怒天之降喪何如是其厚怨之極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 叶音回○鄭曰惠順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惠順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叶音連○鄭曰填久也厲惡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填久也厲惡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邦靡有定士民其瘥 叶音嗟○鄭曰瘥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瘥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叶羽已反○鄭曰女汝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女汝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民人女反攘之 叶音將○鄭曰攘取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攘取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人有土田女反奪之 叶羽已反○鄭曰女汝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女汝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昊天泰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瘁秦醉反○鄭曰瘁病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瘁病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戶工反○鄭曰訌潰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昏椓靡共 丁角反 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叶卜功反○鄭曰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侵削之詩也 王肅云訌潰也回邪也遹辟也實是也靖謀也夷平也 孔穎達曰民辛流亡國中空虛唯山谷獨在空盡也居國中也

聰卬七章四章章四句三章章八句

詩傳卷第十八

湯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録纂疏

頌者宗廟之樂歌也亭林顧氏謂漢儒之說頌之名四始者比盛頌與風雅並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詩譜頌四篇閟宮頌五篇因以名之詩其作在周公成功致太平德洽之時其所以薦於神明而用之宗廟之間者蓋亦皆有節文而不用若此補傳曰周頌皆一章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用以告其君故曰傳曾頌皆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上帝謂天曰傳曾頌皆以美其君於其先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斁音亦

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不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多威儀也秉執也文之德謂光明純一之德也對配也越於也駿奔言助祭之人各趨走於其職也承奉也斁厭也○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以祀文王之樂歌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深敬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先不厭倦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奉其事於廟之中豈不承順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哉(雙湖胡氏曰清廟者肅雝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變時雍之謂也)

呂氏曰士廣德視聽明敏曰哀子某哀顯相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王也周公助祭之詩也濟濟多士眾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秉執文王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雖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餘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詩只第一句說成王之餘雖未嘗明說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說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若不見其有可承之實影響迹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強名之曰在天已不見其有顯然盛德至善滂礴淪洽肫肫淵淵浩浩其天之所以與我周者亦不見其有可歌可頌之功業光輝發越之可紀之餘而人心之敬慕嚴事者无厭射乃如此恐此可以見盛

清廟一章八句　圖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羣周公攝政之七

羊而此其升歌之頌也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惕然如復見文王焉鄭詔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則聲濁越疏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嘆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今清廟一倡三歎若人多理會他不得之歌也（疏）清廟莊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謬如今人換歌之類祖道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上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疏）毛曰穆美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之盛也於呼歎辭曰維天之命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疏）毛曰穆美也於呼歎辭曰天道無窮而文王純於天道不已言王氏謂不雜與天無間以贊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愚謂不顯對不已言王氏謂不雜與天無間也故易稱之曰用晦其明斯亦不顯之義歟（詩傳卷二九）

文王曾孫篤之何之曾假聲之轉也恒之為滋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子孫保而祚愈遠矣篤恭言不勤其敬也篤厚也○言文王之道後王必篤厚之而不忘也（疏）鄭氏曰自孫至德淵積自然之應也中庸下文又曰詩云子孫保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則猶有倫比此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朱子又釋之曰所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者有形容未足以形容不若所言德輶如毛毛則猶有聲色者有形容未足以形容矣而又以為毛猶可比亦未及其妙又不若詩云子子孫孫綿綿不絕之至耳故惟此可以形容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義文公亦未嘗執一於豈不顯乎之說在以此觀之則不顯之為文公亦未嘗執一於豈不顯乎之說在過之可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烟始禋祀也清清明也緝緝熙明肇始禋祀也至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惟周之禎祥也（疏）毛曰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也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疏云此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蘇氏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李氏曰国家將興必有禎祥故今世之而定讀岐字絕句有夷之

行（叶戶子孫保之）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奄有也言岐山之高大平行路也○訓宗太王之詩言天作高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波及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六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音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叶音疑）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也宥寬也密靜也緝熙光明也單盡也肆故也靖安也○此詩多解成王之德疑即成王之詩此言天命既有定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能保而靜密是能緝熙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言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一章四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叶音由）賦也將奉獻也享獻也右助也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天實右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而曰天降其福於我者蓋以文王既沒而天降其福於我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叶止）賦也邁行也子子我也言天其子我乎我盍亦行而朝會以事之乎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叶音由）賦也將奉獻也享獻也右助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之詩故章旨與前篇同而文王既沒之時則又有不待贅言而可見者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叶止）賦也邁行也子我也言天其子我乎我盍亦行而朝會以事之乎

時邁一章四句

執競武王（叶于況反）成王不敢康（叶去聲）賦也執競強盛貌武王成王皆能繼文王之業而不敢康寧者也

執競一章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叶鐵因反）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叶渠力反）賦也思文后稷之德配天而立我烝民者莫非爾之極也○此祭后稷而以文王配之詩

思文一章四句

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叶音汝）賦也臣工群臣百官也敬爾在公言當敬爾在公之職也釐理也茹度也咨茹皆謀也○此戒農官之詩

臣工一章六句

嗟嗟保介維莫（叶慕各反）賦也嗟嗟歎而命之也保介甸師也莫晚也○此亦戒農官之詩

噫嘻一章四句

春夏祈穀于上帝（叶都計反）賦也祈穀祈穀實也上帝大微五帝之一也○此祈穀之詩

振鷺一章四句

豐年多黍多稌（音徒）賦也豐年秋冬報也黍稌皆穀名也○此秋冬報田之詩

豐年一章四句

有瞽有瞽在周庭（叶音廷）賦也有瞽有瞽言瞽之多也周庭言其位次之正也○此合樂之詩

有瞽一章四句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叶息良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叶音移）賦也於歎美之辭穆深遠也清廟肅敬和雝也顯光相助也濟濟多威儀也秉執也對配也越於也駿奔走在廟承奉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言皆光顯而承奉之無厭於人斯也○此祭文王之詩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叶羊里反）賦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贊文王之德純亦不已也○此祭文王之詩

維天之命一章四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叶多叶反）賦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言能緝熙光明文王之典也○此祭文王之詩

維清一章四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叶音紙）賦也烈文光明有功業者辟公諸侯也錫賜祉福也惠順也保守也○此祭文王而諸侯來助祭之詩

烈文一章八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叶音紙）賦也荒大也彼作矣言太王之事已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波及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六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音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叶音疑）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也宥寬也密靜也緝熙光明也單盡也肆故也靖安也○此詩多解成王之德疑即成王之詩此言天命既有定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能保而靜密是能緝熙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言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一章四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叶音由）賦也將奉獻也享獻也右助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之詩故章旨與前篇同而文王既沒之時則又有不待贅言而可見者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叶止）賦也邁行也子我也言天其子我乎我盍亦行而朝會以事之乎

我將一章十句

執競武王（叶于況反）成王不敢康（叶去聲）賦也執競強盛貌武王成王皆能繼文王之業而不敢康寧者也

時邁一章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叶鐵因反）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叶渠力反）賦也思文后稷之德配天而立我烝民者莫非爾之極也○此祭后稷而以文王配之詩

執競一章四句

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叶音汝）賦也臣工群臣百官也敬爾在公言當敬爾在公之職也釐理也茹度也咨茹皆謀也○此戒農官之詩

思文一章四

下君臣民曰凡言發語詞曹氏曰凡言發語詞大合矣 程氏曰軍以行禁令敗無事戒有罪謀者聞王必守會同則司馬統帥合軍以從是王若命大將帥以征伐也 李氏曰古者人君必守會同則事毫末民曰古者人君必守會同則以考諸侯功過賞罰之如孟子所謂有變有誅和王制言不誅者君流罪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也建律是也 嚴氏曰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故紹守祖業宗孔氏曰紹守之祖業東方諸侯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

載哉 閻立本 干戈載櫜弓矢 敖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戶雅反 允王保之 載哉 蔡卞 載哉 王安石 載哉 王昭禹 載哉 林之奇 載哉 王質 載哉 王與之 載哉 嚴粲 載哉 朱鑑 載哉 胡一桂 載哉 梁寅 載哉 朱公遷 載哉 劉瑾 載哉 朱善 載哉 豐坊 載哉 季本 載哉 何楷 載哉 姚舜牧 載哉 錢天錫 載哉 李先芳 載哉 何喬遠 載哉 鍾惺 載哉 張次仲 載哉 徐光啓 載哉 顧夢麟 載哉 沈守正 載哉 陸化熙 載哉 程胤兹 載哉 張溥 載哉 張采 載哉 陳子龍 載哉 徐孚遠 載哉 陳組綬 載哉 陳大科 載哉 陳繼儒 載哉 馬時芳 載哉 胡紹曾 載哉 沈守正 載哉 孫鑛 載哉 錢謙益

也公是命甸徂貢農器以治其
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此
保介之勉附以為常介大也
此文周諸注云保介甸也鄭玄云保介甸一
甸一夫也三歲曰畬謝氏曰雅
麥王氏曰載觀往艾爾忽之間已觀往艾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偶○噫嘻也嘆
也私田也三十里方夫之地四
旁有川內方三十二里井間容
此東上萬夫之詞昭假猶言格改眾庶馬蓋成王
始置田官而嘗求命之也亦當舉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
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一人兼二人為耦
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
必郷遂之官司修之篇其時以万夫為界者蒲洲用貢法無公
田故皆謂之私潮氏曰民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必有溝洫郊氏曰周禮遂人以萬夫有
洫千夫有澮百夫有

洫澮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二里少半里也言三十四者舉
成數於是民六事其田萬耦同時發耜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
步為畝畝百為夫夫有百步長百夫為田廣一步長百步為畝
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
里又少半里也李氏曰服如周書
為陽類氏曰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振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
臞氏曰周禮上賓四十人中賓百人下賓百人
鄭氏曰周禮上賓四十人中賓百人下賓百人
孔氏曰庭燎詩言庭燎之光
若今卖于祖廟此工歌也又曰始言樂終言樂之美

豐年一章七句○馬投濮氏謂此宗廟之樂歌豈祥以其有豐年

李氏曰說文云黍禾屬而黏曰黍天官云牛宜
黍也宜膊宜脯黍稷肺
鄭氏曰視薄者相之孔氏曰庭燎
若今卖于祖廟此工歌也又曰始言樂終言樂之美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始作樂而合乎祖之
事○瞽樂官玩目者也○序以此為
詩兩句總序其

現於周為客舉殷禮與夏禮在位山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篇以
微子為客也以二王之後特稱客也濮氏曰宋承殷後周人待
二王之後非也
夜以永終譽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
者在此無厭之
夜以永終此書
是與其心服也存我不以彼隆其命而有厭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
承先王忠
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音姊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音居
高燥而宜黍稌而黍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祭
酒醴烝而進之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
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入冬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偏也言其物

李氏曰說文云黍禾屬而黏曰黍天官云牛宜
黍也宜膊宜脯黍稷肺
鄭氏曰周禮上賓四十人中賓百人下賓百人
孔氏曰庭燎詩言庭燎之光
若今卖于祖廟此工歌也又曰始言樂終言樂之美

豐年一章七句○馬投濮氏謂此宗廟之樂歌豈祥以其有豐年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
始作樂而合乎祖之
事○瞽樂官玩目者也○序以此為
鄭氏曰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
詩兩句總序其

應田縣鼓鞉音桃磬苦計反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既備乃奏簫音蕭
管備舉以上叶韻字○業所以崇牙以飾栒之上也樹羽編羽而置于其
鄭氏曰田當作

叫虞氏反。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為穆，當稱武王為昭，故書稱「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考」。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叫許訖反。烈，光也。辟公，諸侯也。綏，安也。緝熙，光明也。純，大也。嘏，福也。言文王既光明其德，而諸侯又以安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時，猶烈文之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叫補反。有萋有且，七序反。敦琢其旅。叫都回反。琢，叫竹角反。有客，微子也。周封殷後，猶稱客也。白馬，殷所尚也。萋且，敦琢，皆敬慎之貌。旅，從也。言其從者亦敬慎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叫補反。宿宿，信信，猶言夜夜，朝朝也。言授之縶，欲其留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以安而留之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追之

其身無時寧塞（毖音必）○毖慎此敬成王除喪而初延訪于朝之所作也自比納判渙而上下之（上時掌反）

意自納于小子而下則羣臣相與勉成王之辭也（相息亮反）

率時昭考（昭如字）○昭如有所求而弗獲之貌（求而弗獲之貌一本作求之而弗獲）

未有所止也將于就之后以死乎（將子亮反）

假尔分判渙散而雖有可就者焉（假古雅反）

羣家多難將何以淑其後乎（淑音叔）

其陟降于廟家高庶幾見之（陟降于廟家高庶幾見之一本作陟降于廟家高庶幾見之）

者今則君高懷悔若或見之（見賢遍反）

其形容成王之思慕望考（望考一本作望考休美之道）

有照第之（照第之一本作照第之道）

詠也（詠于命反）

訪落一章十二句（訪落一章章十二句）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將支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將支反）無曰

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監古銜反）○監古銜反下同

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易以豉反）

保也无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

所為而无曰不臨臨于此若不可以不敬也（臨于此若一本作臨于此若不可以不敬也）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聖（叶將里反）不緝熙于光明（緝熙于光明一本作緝熙于光明叶諫佛符悲反）

日就月將（將即亮反）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于光明叶諫佛符悲反）

我顯德行（下猛反叶戶郎反）昭（如字）○昭（如字）○昭（如字）○

祖反有實其積叶子賜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洽合也百禮之類凡祭之禮皆是則備正使之孫有慶也以合人衆統實積言之倫其禮之實積如此橫也嚴氏曰言實積之多而祭祀賓客皆用之則備正使之孫有慶也以洽百禮之故可以洽百禮

光有俶其熯胡考之寧孚賁老之所以安也

曹氏曰能俶其熯則胡考之寧孚賁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孔氏曰左傳二十三年郤芮曰公子安在對曰在秦公曰何以得國對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老而有成德也孔氏曰倫其禮之實積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山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載芟載柞其耕泽泽叶音釋良耜俶南畝叶養里反俶昌叔反

南畝田也趙氏曰治去草木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

嚴氏曰良耜言其利函容也活生也

驫驫甫遥反良耜俟俟叶羊已反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驫驫衆多之貌俟俟言其深廣也墉城也櫛理髮器言密也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聚作相助故同閭比毛璩曰如櫛言其整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驫驫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略利也開猶啓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毛璩曰如櫛言其整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以似以續古之人

無酬未詳○黃牛黑脣曰犉捄角貌似嗣也續繼也古之人謂前代也

載芟一章二十二句

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詳是否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紑潔貌載戴也弁皮弁俅恭順貌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而戴弁之人入門堂祝盡屋漏之深處降往於基位大昌鼎云大鼎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皮弁俅恭順貌基門與堂之間也祭於室之

酌一章八句 酌則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頌美武王用于名義未詳疑取樂節如曰武宿夜云尔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 佳賚反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間古莧反

綏安也桓桓大勇之貌以有天下故謂之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婁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間厠也言天命既定武王又能保之使常為天子而不失也

臣工之什十一篇一百二十二句

詩卷第十九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二十二句

閔予小子一章七句 般音盤 未詳 漢氏曰般樂相次亦告除之樂歌也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哀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對遂也高山岱山其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舊作洽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荅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海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懷之下以荅之變矣越桓莊熹恵至衰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況頌其所以著魯之僭而誅沐哉克也不加林放矣聖筆不削其以著魯之僭而誅沐哉克也不加林放矣聖筆不削其時測昧測度其所以然也考其時測昧測度其所以然也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漢氏曰般樂也言樂其所歌之事文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文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猶可予也況夫子猶錄之者美其體固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所以是非得失自見之則先王禮樂之法也咸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郷其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或謂夫子有所講而削之哉或謂夫子有所講而削之哉或謂夫子有所講而削之哉

唐公者皆洮其實也

駉同古榮反牡馬補反在坰古熒反薄言駉者叶章与反有驈戶橋反有皇者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叶徂郎反

駉牧外謂之野牧外謂之林牧外謂之坰驈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脽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贊元貞之馬之盛由其立心之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蒲文公諫心懇淵而脉氏曰薄言駉者略舉其種類也郭氏曰跨騎問也跨者跨據之數孔氏曰脽赤色黃脽曰黃謂黃而雜赤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追符悲反有騅有駓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駓黃脽曰騅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騅赤黃白駓黃白雜毛是也繹繹不絕之貌斁厭也作起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徒河反有駱

青驪脽曰騅色有深淺班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青驪脽曰騅蒼黑脽曰駱深赤色若月鬣頗赤則脽馬故赤身黑鬣曰駱

起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騂息營反有駰因音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

騂赤黃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脽則謂其黃而微赤此云赤黃則謂其赤而微黃青黑曰駰謂其青黑而微黑今之烏騅馬也魚目有白睛故以名之祛祛行也閑習而有法度也邪盖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自然合於其心焉此詩之爲詩所以教人此此亂子之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必蒲必反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脽曰黃白雜毛曰駜孔氏曰脽赤色黃脽曰黃謂黃而雜赤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駓匹尤反有駜有駓以車伾伾叶符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

駓黃白雜毛曰駜赤黃白曰駓孔氏曰黃白黃脽也伾伾有力也期猶無疆也才猶有力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徒河反有駱

青驪曰騅白馬黑鬣曰駱○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

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鷺于飛猶振振鷺飛貞鷺之下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下

駽青黑曰駽○有駜有駜駜彼乘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弓矣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礼反于胥樂兮

今以始歲其有也言駰曰駰今謂駁也載則也有有年穀詒遺也燕安也言君子有穀則能遺其子孫以安樂之辭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

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裕君有餘恵鄭氏曰飛謂羣臣醉欲退也載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此章醉言歸以礼節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礼節之也○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

振振鷺飛貌鷺于飛猶振振鷺飛于下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

黃白雜毛曰駽孔氏曰飛舞者如飛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

毛氏曰夙夜在公公所而不敢懈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

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裕君有餘恵鄭氏曰飛謂羣臣醉欲退也載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此章醉言歸以礼節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礼節之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弓矣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礼反于胥樂兮

今以始歲其有也言駰曰駰今謂駁也載則也有有年穀詒遺也燕安也言君子有穀則能遺其子孫以安樂之辭也○有駜有駜駜彼乘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

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此章醉言歸以礼節之也孔氏曰君子謂公謂氏曰君民如此則治內得矣復何爲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爲善則無疆之休也蘇氏曰穀祿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洋音羊水薄采其芹叶巨斤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芳伐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洋水也薄辭也采其芹言泮水之芹可采而食也魯侯戾止言觀其旂茷茷言其旂之美鸞聲噦噦言其聲和也從公于邁從公之事以往也

毛氏曰大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鄭氏曰辟雍者築土雍水之外圜如璧水北入也南方來獻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人也季氏曰悉小無大從公于邁征伐漢明帝開辟廱饋射禮備矣故人圜橋門而觀聽若是德廣言○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巨嬌反其馬蹻蹻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閟宮云載笑載言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毛曰載始也蹻蹻盛貌也黃氏曰藻水草也則天下喜樂之矣魯人之樂泮水采藻乎泮水也樂于泮宮之有餘所樂者在德公而已于藻也樂心于藻猶人之于芹藻微物也而樂

洋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仞反）宮有侐（況必反）實實枚枚（莫佩反）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叶於希反）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二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陳二反）稙（之力反）稺（直吏反）菽（式竹反）麻麥（叶莫北反）奄有下國（叶十二回反）俾民稼穡（音色）有稷有黍有稺有穀（叶古禄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呂反）○閟深閉也宮宗廟也牧牲所養之地侐清靜也實實然閉也枚枚然深閉也時蓋將祭而齋戒也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也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後種曰稙稺先生民篇後穋曰重稚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穀極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李氏曰菽大豆劉氏曰奄有下土語言稅朗殺而有天下之意毛氏曰先妣姜嫄孔氏曰姜嫄邰郊祺而生后稷故名姜嫄朝為祺宮曹氏曰姜嫄無夫而孕以為祥也

公之子其一閟公其一倩公如山是倩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稱也閟深閉也○風也附庸猶屬焉城也小国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国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之辞也實實枚枚是倩公之德也孔氏曰重往反七月詩重往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穀極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李氏曰菽大豆劉氏曰奄有下土語言稅朗殺而有天下之意毛氏曰先妣姜嫄孔氏曰姜嫄邰郊祺而生后稷故名姜嫄朝為祺宮曹氏曰姜嫄無夫而孕以為祥也

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森大濩以享先妣而方於先祖之上尊之也呂氏曰閟宮禘周家之所由生耳○

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古紅反）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叶子羽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反）○翦斷也翦商謂斷紂之大下自豳徙岐而興也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而有其民咸歸往之以服事商而有其地實始翦商之謂矣居岐之陽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之謂也敦猶治之也武王既有天下追其功德之由故曰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王迹始著基於翦商之業而大王實始為之故周公追本其所由興而言之曰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官以為諸侯之城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国也則倍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此李氏曰頌東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都国亦魯之附庸也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脩公隨僖郊天之礼而僭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也明堂位乃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旂十有二旒旌旗旂旐之飾不足而僭於百里而周旧月之常祀帝于郊則又過矣鄭氏曰四馬故有六轡后帝天也魯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与天子同○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胾（音自）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籩豆大房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墟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此節言魯公之牲剛犧其牛純色而楅衡是也秋則烝嘗而夏則禘祫其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礼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

以益貴其貨也鄭箋內汁之布采物者比盛之編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凡牛羊豕曰一俎魚腊曰一俎
朱注胡氏曰三卿也或曰頌公壽於魯陵等而為三也
周人房俎注房謂足下跗也
郊有全烝宗廟有殺烝全烝半体可知曹氏曰祇好德也不愆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愆過而昌以下皆嘏辭王氏曰三壽作朋壽考之三卿為朋也
○公車千乘
反
二矛重
直龍反
弘
叶紡反
公徒三萬貝胄朱綅
反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
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叶方反
黃髮台背
叶蒲回反
壽胥與試
吉蓋反
叶浒
俾爾昌而大
叶特反
俾爾耆而艾
五刈反
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
叶居謁反
○閟宮有恤
叶戎必反
戎狄是膺
荊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
俾爾壽而富
黃髮台背
壽胥與試
俾爾昌而大
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

詩傳二十

閟宮也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龜蒙東蒙山也遂荒徐宅言魯地兼有東方諸侯之境土也
泰山巖巖
魯邦所詹
奄有龜蒙
遂荒徐宅
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
魯侯之功

魯侯戾止言觀其政事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燕喜既安且寧也
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黃髮兒齒壽徵也
百福攸同皇后帝
皇后帝后稷配天也
皇后帝
皇后帝
皇后帝

秋復境土拯頌其壽考亦猶結以新廟之使萬民潛且懼之意公存殷之事備矣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實考丹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閟宮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使經義以此爲祀歐陽氏曰閟宮之詩以新廟爲傳人公廟豈不一洗毛鄭之舊哉或曰朱儒於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無疑故黃氏以爲未然之祈望朱子以爲頌禱之辭故不指爲僖公廟也愚曰詩傳莫不率從莫敢不諾而曰魯侯之功魯侯是若此皆稱述已然之辭而非願其如是之辭也況詩以孔氏之辨頌作於僖公薨後公亡矣人情跂愛之何所施其祈禱乎故私切謂春秋經也魯頌所有補春秋所闕則是以夫子刪定之經補夫子筆削之經同出於一聖人之手初何不可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乎

閟宮九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一章章八句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十二句一章章十二句多寡不均蓋亦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閟宮

閟宮有侐戚音必又音秘下同侐閉也閟宮神之所依也侐戚清靜貌姜嫄之廟在閟宮之中也有恤勞苦也后稷之德勤於稼穡民賴其利故其廟中清靜而人不敢褻也

實實枚枚大也枚枚猶言箇箇也姜嫄之生后稷赫然見於郊禖之上故其廟中大大小小皆稱之也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回邪也姜嫄之德正直而已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天也依安也姜嫄安於天而天亦安之無災害以顯其靈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武丁乃大興殷道子孫相繼以至於紂而周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歷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自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畿內之地商頌所作之地也商頌恐是宋作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多也言陳古以刺今也

猗與那置我鞉音陶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烈祖有秩有秩常也

有秩斯祜侯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烈祖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有功烈之祖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玄鳥一章五句

玄鳥燕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長發八章章十句

長發大也

殷武一章十二句

殷武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

易也我皇申陳也烈祖申陳也所薦主祭之君蓋自謂所指之也助所薦言此
如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二烈祖有假二無窮之福可以
申錫於无疆是以及於今王之所而將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須則言於穆於皇於丈矣○愚按此篇宋子於序謂詳此詩
末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明故釋尔所
本歐陽氏以爲主祭之時君自歌者指之而鄭箋以爲尔指中
宗言湯之業能興之不之從也然以愚觀之既以尔爲歌者
之所指則下文賚我思成綏我眉壽我受命溥將二我字不應
亦祭者之自稱爲我也豈此詩不但祭中宗乃自祭湯而及中
宗則尔仍是指中宗而下文之我乃主祭之時王所自无
斁時亦厭也時純嘏也常厥也古音悉
旁音房
清酤叶倨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
我眉壽黃耆無疆黃耆老也疆竟也
祀燕享之始每言奠定蓋以養老
謂也殽中庸作奏工与上篇義同蓋古声奏倨相近奏声轉平
而爲殽耳無言無爭歌而不舞敬而不
思成矣又進和羹而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既戒既平
既盡也戒備也平調節也盡備
其久者也一宿也戒本
又薦新而備物行礼也鄭氏曰
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名
約軧
約束也軧車轅端上曲
鉤衡
鉤衡轅端上曲
鉤衡
鉤衡轅端上曲
鸞鶴
鸞鶴皆鳴
以假以享
以至以享獻也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
年穰穰來假
穰穰衆多貌來假來饗
降福無疆
約軧錯衡八鸞鶬鶴見采芑篇鶬見載見
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无疆矣
而祖考來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
也穰穰言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穰穰之多使得
以假其義亦如此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一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
玄鳥乙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
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其後世遂
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
地名在今彰德府安陽縣地茫茫大貌古猶
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
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
域封境也○
正治也域封境也○
曾氏曰惟我商王布昭聖
武長發曰湯王武王載旆有烈
武長發曰湯王武王載旆有烈
韜略也歐陽氏曰正
韜略也歐陽氏曰盛以四方爲
界限天下
一統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厥后君也奄有盡有也九有九州也
始厘
厘治也
在武丁孫子
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絕殆
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一說哲氏曰所謂武王者成湯再言
湯無斁於天下也斁厭也言湯
所以備繼統守
王躬不勝
升龍於十乘
純謂大糦
糦尺志反
是承
武王湯號
後世亦以自稱也濩猶鄭箋所謂殷湯是
奉也○言武丁孫子今饗湯名者其武
不奉承緩以來助祭也
毛氏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大国謂八州牧
所謂武王者成湯再言
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躬不勝言湯無斁於天下也斁厭也
言天之大益維何其穀維何
言天之大益維何問辭也穀受命
咸宜百祿是荷
荷荷負也○愚按此篇歷
言天之大益者如此
注疏謂先后
受之君況饗域彼四海穀受命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
咸宜是所以輔武丁孫子哉
彼四方
彼四方
禹貢所謂四海
禹貢所謂四海
禹貢所謂四海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絶句　梵問反

帝立子生商　陳池柏反　是生契也　濬音峻　哲知也　長久也　方也　外大國是疆　疆界也　幅隕既長　幅音福　隕音允　既盡也　長久也　有娀方將　娀息弓反　蓋國名　將大也　帝嚳之妃　有娀氏之女　方乘　乘音剩　治洪水也　有娀氏始大　故帝立其女以生契　敷布也　下四方　四方之諸侯也　奄有九有之君　奄包也　有君　指湯也　此言商之興　本於契之受封　而其大　實基於此　是時　夏后氏德衰　諸侯多叛　湯始修德以應天命　十一征而有天下　故詩人推本其所自　而歸功於契之有此也　○孔氏曰　濬哲維商　言契生商之時　已能深知長久之理　故其子孫　遂有天下　長久也　方也　外大國　謂諸侯也　言湯受命　非獨治其國而已　又能盡有諸侯之地　○鄭氏曰　濬哲　謂通於人事　長久　謂識於天命　幅隕　猶言邊境　既長　猶言廣遠　方將　猶言大也　言契之子孫　皆能知天命　故其大也　能廣其境土　以有天下　○王氏曰　幅隕既長　言其地之廣　有娀方將　言其勢之強　○嚴氏曰　幅隕既長　言其地之廣　有娀方將　言其勢之強　○嚴氏曰　幅隕既長　言其地之廣　有娀方將　言其勢之強　○嚴氏曰　幅隕既長　言其地之廣　有娀方將　言其勢之強

帝命式于九圍　式用也　圍　謂畿內也　方千里　分爲九州　州各方千里　故曰九圍　○孔氏曰　帝命湯用此九州之地　○鄭氏曰　九圍　謂九州之界　○王氏曰　帝命式于九圍　言湯之有天下　受命於天　而用其地　○嚴氏曰　帝命式于九圍　言湯之有天下　受命於天　而用其地　○嚴氏曰　帝命式于九圍　言湯之有天下　受命於天　而用其地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球音求　綴張衛反　旒音流　何賀天之休　綴旒　謂繼結也　旒旗之垂者也　何　荷也　休　慶也　言湯受小球大球之命　爲天下諸侯之綴旒　而荷天之慶也　○曹氏曰　小球大球　言其德之小大　○嚴氏曰　小球大球　言其德之小大　○嚴氏曰　小球大球　言其德之小大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競強也　絿音求　敷布也　優優　寬裕之意　遒聚也　言湯之德　不剛不柔　寬裕和平　故能布政於天下　而百祿聚之　○孔氏曰　不競不絿　言湯之德　不剛不柔　寬裕和平　故能布政於天下　而百祿聚之　○鄭氏曰　不競不絿　言湯之德　不剛不柔　寬裕和平　故能布政於天下　而百祿聚之　○嚴氏曰　不競不絿　言湯之德　不剛不柔　寬裕和平　故能布政於天下　而百祿聚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駿厖也　駿音峻　厖莫邦反　何天之龍　龍寵也　言湯受小球大球之命　爲天下諸侯之綴旒　而荷天之寵也　○孔氏曰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駿厖　言湯之有天下　受命於天　而用其地　○鄭氏曰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駿厖　言湯之有天下　受命於天　而用其地　○嚴氏曰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駿厖　言湯之有天下　受命於天　而用其地　○嚴氏曰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駿厖　言湯之有天下　受命於天　而用其地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戁音泰　竦息拱反　總聚也　言湯之德　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　百祿聚之　○孔氏曰　不震不動　言湯之德　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　百祿聚之　○鄭氏曰　不震不動　言湯之德　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　百祿聚之　○嚴氏曰　不震不動　言湯之德　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　百祿聚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駿厖　何天之龍　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　百祿是總　此章　重言之　○孔氏曰　此章　重言之　○鄭氏曰　此章　重言之　○嚴氏曰　此章　重言之

帝立子生商　是生契也　○孔氏曰　玄王桓撥　叶必發反　受小國是達　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　叶方月反　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　截整齊也　○孔氏曰　玄王桓撥　言契能桓桓武撥　治其職事　相土烈烈　言其德業　日以光大　海外有截　言其能整齊諸侯　使之有法　○鄭氏曰　玄王桓撥　言契能桓桓武撥　治其職事　相土烈烈　言其德業　日以光大　海外有截　言其能整齊諸侯　使之有法　○嚴氏曰　玄王桓撥　言契能桓桓武撥　治其職事　相土烈烈　言其德業　日以光大　海外有截　言其能整齊諸侯　使之有法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駿厖　何天之龍　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　百祿是總　此章　重言之　○孔氏曰　此章　重言之　○鄭氏曰　此章　重言之　○嚴氏曰　此章　重言之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相息亮反　○玄王桓撥　言契能桓桓武撥　治其職事　相土烈烈　言其德業　日以光大　海外有截　言其能整齊諸侯　使之有法　○孔氏曰　玄王桓撥　言契能桓桓武撥　治其職事　相土烈烈　言其德業　日以光大　海外有截　言其能整齊諸侯　使之有法　○鄭氏曰　玄王桓撥　言契能桓桓武撥　治其職事　相土烈烈　言其德業　日以光大　海外有截　言其能整齊諸侯　使之有法　○嚴氏曰　玄王桓撥　言契能桓桓武撥　治其職事　相土烈烈　言其德業　日以光大　海外有截　言其能整齊諸侯　使之有法

自土沮漆　沮音徂　漆音七　古公亶甫　亶音丹　甫音斧　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陶復　陶穴　皆窯竈之屬　○孔氏曰　自土沮漆　言古公之時　自土沮漆　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鄭氏曰　自土沮漆　言古公之時　自土沮漆　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嚴氏曰　自土沮漆　言古公之時　自土沮漆　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古公亶甫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走馬　疾驅也　西水　漆沮之西也　滸水涯也　○孔氏曰　古公亶甫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鄭氏曰　古公亶甫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嚴氏曰　古公亶甫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爰　於也　聿　遂也　胥　相也　宇　居也　○孔氏曰　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鄭氏曰　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嚴氏曰　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　膴音武　堇荼如飴　堇音斤　荼音徒　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膴膴　肥美也　堇　烏頭　荼　苦菜　飴　糖也　言其甘也　爰　於也　始　謀　契　卜也　止　時　皆語辭　茲　此也　○孔氏曰　周原膴膴　言其土地肥美　堇荼如飴　言其物甘美　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鄭氏曰　周原膴膴　言其土地肥美　堇荼如飴　言其物甘美　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嚴氏曰　周原膴膴　言其土地肥美　堇荼如飴　言其物甘美　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　慰　安也　止　居也　左　東也　右　西也　疆　畫其大界也　理　分其小界也　宣　徧也　畝　治也　○孔氏曰　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　○鄭氏曰　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　○嚴氏曰　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

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徂　往也　執事　謂有司　○孔氏曰　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鄭氏曰　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嚴氏曰　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　司空　掌營國邑　司徒　掌教民　俾　使也　○孔氏曰　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　○鄭氏曰　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　○嚴氏曰　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繩　索也　縮　束也　載　上板也　翼翼　嚴整貌　○孔氏曰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鄭氏曰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嚴氏曰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　捄音求　陾音仍　度之薨薨　薨呼弘反　築之登登　削屢馮馮　捄　盛土於器也　陾陾　衆也　度　投土於版也　薨薨　衆聲也　登登　用力也　削　牆成而削其外也　屢　數也　馮馮　用力也　○孔氏曰　捄之陾陾　度之薨薨　築之登登　削屢馮馮　○鄭氏曰　捄之陾陾　度之薨薨　築之登登　削屢馮馮　○嚴氏曰　捄之陾陾　度之薨薨　築之登登　削屢馮馮

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　鼛音皋　勝音升　皆興　言其作之速也　鼛鼓　大鼓也　勝　任也　○孔氏曰　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　○鄭氏曰　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　○嚴氏曰　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

迺立皐門　皐門有伉　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　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　皐門　王之郭門也　伉　高貌　應門　王之正門也　將將　嚴正貌　冢土　大社也　戎　兵也　醜　衆也　攸　所也　行　出也　○孔氏曰　迺立皐門　皐門有伉　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　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　○鄭氏曰　迺立皐門　皐門有伉　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　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　○嚴氏曰　迺立皐門　皐門有伉　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　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　亦不隕厥問　肆　故也　殄　絶也　慍　怒也　隕　墜也　問　聲譽也　○孔氏曰　肆不殄厥慍　亦不隕厥問　○鄭氏曰　肆不殄厥慍　亦不隕厥問　○嚴氏曰　肆不殄厥慍　亦不隕厥問

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　柞　木名　棫　白桵也　拔　道成而人行也　兌　通也　○孔氏曰　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　○鄭氏曰　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　○嚴氏曰　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

混夷駾矣　維其喙矣　混夷　西戎國名　駾　突也　喙　困也　○孔氏曰　混夷駾矣　維其喙矣　○鄭氏曰　混夷駾矣　維其喙矣　○嚴氏曰　混夷駾矣　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　虞芮　二國名　質　平也　成　和也　○孔氏曰　虞芮質厥成　○鄭氏曰　虞芮質厥成　○嚴氏曰　虞芮質厥成

文王蹶厥生　蹶　動也　生　謂生活之道也　○孔氏曰　文王蹶厥生　○鄭氏曰　文王蹶厥生　○嚴氏曰　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　有先後　有奔奏　有禦侮　疏附　使疏遠者親附也　先後　使前後有所扶持也　奔奏　使奔走奏事也　禦侮　使禦侮於外也　○孔氏曰　予曰有疏附　有先後　有奔奏　有禦侮　○鄭氏曰　予曰有疏附　有先後　有奔奏　有禦侮　○嚴氏曰　予曰有疏附　有先後　有奔奏　有禦侮

予曰有疏附　有先後　有奔奏　有禦侮　此章　重言之　○孔氏曰　此章　重言之　○鄭氏曰　此章　重言之　○嚴氏曰　此章　重言之

予曰有疏附　有先後　有奔奏　有禦侮

士卿足叹實維阿衡音昂反又音昂實至也若音而又商王國也業危也承天之休
上文而言曰在則前乎此矣世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乎指湯也降言天與湯之也阿衡上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氏曰禘于太廟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則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

者遠故則除於禘祫之時之主朝廷之主

言湯事能其為祀得

擿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荊楚面規反入其阻裒浦侯反荊

高宗之孫武丁之世也能攘去荊楚之人而開其地以為郡縣又能修其祖考之法而中興殷道故其詩稱其德而歸美於其祖廟也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入其阻裒浦侯反荊

高宗之孫武丁之世也能攘去荊楚之人而開其地以為郡縣又能修其祖考之法而中興殷道故其詩稱其德而歸美於其祖廟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入其阻裒浦侯反荊

高宗之孫武丁之世也能攘去荊楚之人而開其地以為郡縣又能修其祖考之法而中興殷道故其詩稱其德而歸美於其祖廟也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之曰尔雖遠亦居吾国之南耳昔成湯之世嘗氐羌以国在西方貢獻也猶宜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礼也況我乎

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荊楚在国南鄉孔氏曰氐羌遠夷一世而三貢其礼不絕

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成孔安方正也厎亦載也擬長貌

朝中之寢也安所以支高宗之神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不亦三昭三穆之廟成猶重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成孔安方正也厎亦載也擬長貌

朝中之寢也安所以支高宗之神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不亦三昭三穆之廟成猶重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遷于商邑歷世相承莫敢怠遑自契及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始封於商湯遷都於亳從先王居謂從契居也

契始封於商湯遷都於亳從先王居謂從契居也

遷于商邑歷世相承莫敢怠遑自契及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始封於商湯遷都於亳從先王居謂從契居也

契始封於商湯遷都於亳從先王居謂從契居也

封建厥福叶筆力反○鄭也監視厥威也將之過也遑暇封大也

他皆正民之說驗則下民亦有賢矣惟賢不偕孫而不敢怠遑則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一說蘇氏曰天使之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故域謂之荊楚猶周有天下始封能繩其祖武子於武丁之世不

千下国而封建其所當福者

極至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水桑經反

○鄭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二云老壽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非嘉謂後嗣子孫也

孔氏曰書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悲惟賢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非嘉而何○陟彼景山叶所胡反松柏丸丸叶胡反是斷是遷方斷角反是虔松柏有梴丑連反○鄭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九九直柔反遷徙也虔亦載也梴長貌

考且寧而何○陟彼景山叶所胡反松柏丸丸叶胡反是斷是遷方斷角反是虔松柏有梴丑連反○鄭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九九直柔反遷徙也虔亦載也梴長貌

成孔安方正也厎亦載也擬長貌

朝中之寢也安所以支高宗之神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不亦三昭三穆之廟成猶重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成孔安方正也厎亦載也擬長貌

朝中之寢也安所以支高宗之神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不亦三昭三穆之廟成猶重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遷方斷角反是虔松桷有梴丑連反○鄭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九九直柔反遷徙也虔亦載也梴長貌

朝中之寢也安所以支高宗之神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不亦三昭三穆之廟成猶重也擬長貌孫炎曰成猶重也

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

錢氏曰九二直柔反下同

同和詳何謂

墨或方正而斷削之其方之剛必欲盛而不敢慢也必欲合而不敢離也必欲有規然而長者以拟柏為衆擢有關然而大者爾雅拥謂之梢

穀式六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

濮氏曰詳觀頌之非頌孔疏已言之而商頌後五篇但称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与前一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叙事实全類大雅諸詩毋讀而疑焉因志于此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卷第二十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一

春　李　公凱　仲

詩者言之宜也人有喜怒必形於言言之宜也則詩之興焉故詩歌以成其志樂以和其聲舞以動其容三者本於情而後形於言言之不足則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蓋以民情安樂故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蓋以民情怨怒故也其實一也詩之興也感人心而已感人心而已故風化天下而已風化天下而已夫婦正而已夫婦正而已故曰風者諸侯所封之國而風俗之所繫

風以化乎下而不見下以風刺上乎上以風化之之道
其所以化乎之邈音妙主文而譎諫其絃直以
哀其聲長以遠其流連以忘反使聞之者興善而
懲惡感人深而動物大序所謂吉凶同患禮義之
經也夫如是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斯所
以為風也若夫主文而譎諫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上焉下焉之分也固有間矣然則詩人自無得而罪
安得不有隱於心而嘗乎故曰風其流也至于
變雅則政教失矣政教失所謂變風變雅作矣
大子不能以化其國大夫不能以匡其政諸侯之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有以傷人倫之廢人倫之
廢故其發乎情民之性也蓋所謂人倫之廢人倫
之廢政之苛虐而為之哀怨傷悼而為之詩詠其情性
之所發故謂之風風之言諷也以諷刺之也
詩曰凡以風刺上也蓋達夫事變之時事勢之宜而
懲其君國之風俗者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其所形容者又
之雅焉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王者之政有小大之別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政有小大由是分焉雅者言其政事之大小
也由王者之小大政而發乎情民之性也蓋所
謂人倫之廢人倫之廢政之苛虐而為之哀怨傷悼而為之詩詠
之詩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所謂
止乎禮義而發乎情民之性也蓋所謂人倫之廢
人倫之廢政之苛虐而為之哀怨傷悼而為之詩詠
之詩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特本於一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其所形容者又
之雅焉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王者之政有小大之別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政有小大由是分焉雅者言其政事之大小
也由王者之小大政而發乎情民之性也蓋所
謂人倫之廢人倫之廢政之苛虐而為之哀怨傷悼而為之詩詠
之詩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之周公而文王未有王位故繫之周公而南
北而南也北盡以文王所被之國次之周公焉所以
本則作之王之教以成之民也采
詩謂成王時故以周公主
之故周公作焉所以
諸侯之風也繫之召公而南
北而南也北盡以文王所被之國次之召

葛覃詞篇名　后妃之本也言后妃之所以有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而有節服澣濯之衣於已身則能服統完上下以為歸安父母則可以歸安父母則能化天下以為婦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歸寧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詞篇名　后妃之志也言后妃之志在於求賢審官輔佐君子內外事治而無憂勤之心焉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高岡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崔嵬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詞篇名　后妃逮下也言后妃之恩德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詞篇名　后妃子孫衆多也言后妃子孫衆多蓋不妒忌而能使之然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詞篇名　后妃之所致也言后妃之德能使男女以正婚姻則其子孫宜家宜室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詞篇名　后妃之化也言后妃之德能使賢人眾多則莫不好德而樂為國用焉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詞篇名　后妃之美也言后妃之德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襭之　芣苢六章章四句

漢廣詞篇名　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也言文王之德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人皆以正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四章章四句

汝墳詞篇名　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言文王之德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人皆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墳三章章五句

麟之趾詞篇名　文王之化行於國家而子孫皆有士行也言文王之德化行於國家而子孫皆能信厚於其族人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定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四句

嫉妒之心則男女以正則風化所繇興而家邦以正矣
興也時名附其正也
國無鰥民也而国中后妃皆○挑之夭夭灼灼其華之興也挑之民盛之時也灼灼華之盛而易衰喻之以興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則婚姻以時而家家有室家○挑之夭夭有蕡其實之盛興也蕡實之盛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婚姻以時而一家人盡得其宜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后妃之化也言后妃之德施於閨門而關雎之化行於邦國天下之人無不有好德之心賢人衆多其化行於天下也則莫不好德則天下之人無不有好德之心賢人衆多也○肅肅兔罝施于中逵施音移罝音租逵音葵肅肅敬貌兔罝捕兔之罟中逵逵道也○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赳赳武貌武夫扞城之人也公侯同○肅肅兔罝施于中林施音移林音臨○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兔罝三章章四句

后妃之美也言后妃有可與共理天下之才德則能使賢人在官而化行於國矣則莫不好德而賢才衆多也○汝墳伐其條枚汝墳汝水之墳伐斫也枝曰條幹曰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音怒調音朝惄如調飢言思之甚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遵循也肄餘斬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既已也遐遠也棄忘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於是時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被皮義反下同南國江漢之域文王之化始于北方而先及于江漢之域矣○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喬上聲休息也興也喬木上竦不可以下息興下有游女不可求思漢有游女行之女也興也漢水名出嶓冢山東南流入于江游女不可以犯非禮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不可泳思水名方泝流而上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薪貌錯雜也楚荊也○之子于歸言刈其楚之子于歸猶之我歸女子謂嫁曰歸言秣其馬秣粟也則以秣其馬○翹翹錯薪言刈其蒌蒌蒿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駒馬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文王之化遠行婦人能閔其君子以正也閔勉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既已遐遠棄忘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棄教魚頳尾頳赤尾魚勞則尾赤魴魚赪尾魴魚赪尾王室如燬燬火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墳三章章四句

之趾詩篇名　關雎之應也言關雎之化行閨門之内天下則天下無不修之人皆以之妻子公子指公子言之公子若公子牟是也皆信厚貞實之德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詩篇名　南說見周南召南下此

鵲巢詩篇名　夫人之德也此言乃為夫人者國君積行累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詩篇名　南說見周南召南下此

鵲巢詩篇名　夫人之德也此言乃為夫人者國君積行累功蓋国君積其行以致爵位勢以致夫人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召南說見周南召南下此

鵲巢詩篇名　夫人之德當如此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三章章七句

采蘋詩篇名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言大夫之妻能

采蘋采蘋南澗之濱之子于歸百兩迎之

采蘋三章章四句

草蟲詩篇名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言大夫之妻能

草蟲喓喓阜螽趯趯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蘩詩篇名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言大夫之妻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蘋詩篇名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言大夫之妻能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奉之宗室之事

采蘋三章章四句

草蟲詩篇名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言大夫之妻能

草蟲喓喓阜螽趯趯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采蘩詩篇名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言大夫之妻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采蘋詩篇名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言大夫之妻能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奉之宗室之事

嘉慶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二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二章章三句

鵲巢　鵲名　鵲巢之拙也言行於人倫既正人之大倫各得其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朝廷既治則朝廷之上亦歸於治大臣之德化則諸侯又正其國之人倫既成文王之化行於天下則雖有愛物之心必見時不至公數　仁又鵲鳲之德也能於此一成而九穀矣　彼汾者良然賞春之時鵲巢於是出而蒐狩之時不忍有多殺之心所以咏嘆之謂其如鵲○彼茁者葭蔭白幼而茁也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不可轉也而回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而回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威儀棣棣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定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憂心悄悄君子之心悄悄憂也而慍怒也　羣小小人用事而親附既多故君子憂其勢孤而憂悔去之靜言思之　於是靜而思之而悔悟而已　胡迭而微心之憂　胡何迭更迭也心之憂而微何其更迭而微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　詩篇名　言仁而不遇也言仁者之人不遇於君也　衛頃公之時　衛頃公時志○汎彼柏舟　汎汎然不見小人在側而汎汎然不見小人反得志在側也　亦汎其流　汎汎然不定處比能自定處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耿耿猶炯炯不能自已也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敖遊皆所以消憂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鑒能察物我心則非鑒不可以茹度物也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不可以據不可以依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薄言往愬而愬之也　逢彼之怒而反遭彼之怒也　寤辟有摽　寤辟猶拊心也摽拊心也　静言思之　於是静而思之而思之　寤辟有摽　寤辟猶拊心也摽拊心也　静言思之　於是静而思之而思之

綠衣四章章六句

綠衣　詩篇名　衛莊姜傷己也言衛莊姜自傷己也　夫人失位　夫人之位而作是詩也此時也　綠兮衣　綠兮衣黃裏　綠當為裏黃當為衣綠色當為裏黃色當為衣以綠為黃裏以黃為衣　綠兮絲　綠兮絲女所治也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古人謂莊公之時公時志○絺兮綌兮　絺綌夏服　凄其以風　凄其猶淒淒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實獲我心實獲我心也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而不能不用兵踴躍勇貌○擊鼓其鏜擊鼓聲鏜鏜然有聲踴躍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詩名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見時不用賢而作此詩以自比伶官者樂官也樂皆用賢才之人而後和平今不用賢才之人而簡慢之故作此詩以刺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昃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詩名衛女思歸也言嫁於諸侯之國父母終以思歸望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泉水湜湜芃芃源流之貌肥泉水名出衛東北流入于衛水思歸心貌芃芃然流入于淇而我思歸之志也嫁於諸侯諸侯之國父母在則歸寧父母安不得歸故思歸寧而不得因以自見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詩名刺仕不得志也言仕於亂世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北門出使之事政事一埤遺我

王事敦我北門出使之事政事一埤遺我

室人交徧摧我室人交徧摧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詩名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虐政之見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牙既亟只且同上○莫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其禍如及人矣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亟音棘下同）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一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二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三

○鄘說已見邶衛之世係風盛行共姜
共伯從夫謚也共姜所以自誓之辭
柏舟詩篇名共姜自誓也共姜所以自誓之辭
衛世子共伯蚤死世子君之大子當繼世而立之子共伯蚤死
共伯名共姜守義不肯再嫁之辭
其妻守義誓不肯再嫁之辭
父母欲奪而嫁之
父母謂共姜父母
故作是詩以絕之
詩之作所以絕父母之意
在彼中流亦汎汎其景
汎汎流貌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髡剔也髦髮垂貌實維我儀之義見下
之死矢靡它
心誓无它適也
母也天只
母乃欲奪而嫁之
不諒人只
諒信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
特匹也
之死矢靡慝
慝邪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之死矢靡慝
慝邪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它
心誓无它適也
母也天只
母乃欲奪而嫁之
不諒人只
諒信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之死矢靡慝
慝邪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宮室我乎湏之上矣同上○爰采葑采湏之東矣言誰之思
葑也甫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湏之上矣同上

桑中二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詩篇名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
鵲之不若也如鶉人以鶉為宣姜不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奔奔鵲則彊彊若有常匹
匹則相隨尚恥如此人之無良
從而鶉則相隨尚恥如此人之無良
我以為兄兄不思我小君之尊而○
故詩人嘆美公子之德為人尤良者之德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同上我以為君君不思我為小
君之尊統同上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詩篇名刺衛文公也衛為狄人所滅渡河
文公出居於曹野處漕邑處于漕齊桓公攘戎
狄而封之齊国桓公復封之
定之方中●定若曰室星也作宮室
日次作于楚宮楚丘之宮揆之以
作于楚室而修之楚室
日景以作之向作于楚室楚丘之宮揆之以
樹之榛栗既作宮室
樹之榛栗榛栗可以為棗脯之用至于公○
椅桐梓漆又栽椅桐梓漆以為琴瑟以備
樂器以為琴瑟之用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爰伐琴瑟以備樂器
升彼虛矣登建国之邑升
望楚與堂之地望楚與堂又觀其
下可觀土之高下
景山與京又相其大山降觀于桑卜
其吉復卜其吉終然允臧至於臧善
卜云此地之吉終然信善
靈雨既零雨以潤物既零
靈雨既零命彼官人教主農之人
臣子多好善也○靈雨既零雨既零
星言夙駕星而早起言夙駕早起也
說于桑田說于桑田舍止於桑田之間
農也其勞如此
匪直也人詩人美之匪直也人詩人美之
說于桑田說于桑田舍止於桑田之間
農也其勞如此
匪直也人詩人美之匪直也人詩人美之
秉心塞淵秉心塞淵實而不露淵深
騋牝三千騋牝三千馬七尺曰騋
牝三千之多馬曰牝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詩篇名●蝃蝀在東蝃蝀如也在東方
乃不待倡就交於陽見於東方
莫之敢指以手指之女子有行女子從
夫之在東也女子有行女子從夫之
遠父母兄弟遠父母兄弟也
朝隮于西朝隮則雨也隮升也朝
西方崇朝其雨終朝下雨也
崇朝其雨終朝下雨也今女子
朝隮早朝而升於西方乃陽方
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懷昏姻也
乃如之人也乃如此淫奔之人
不知命也而不知天命之正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詩篇名刺無禮也刺當時之人無威儀也
衛文公能正其君臣衛文公能正其君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彼鼠乃有皮以全其形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死則其不死○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齒以全其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體同
相鼠有體以全其形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人而無禮則何不急死乎惡之甚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詩篇名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
臣子多好善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孑孑善道也旄
干旄之臣子有好善之心建干旄於車後
以告之以善道也○子子
干旌在浚之郊干旌建於車後同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素白之絲紕
以為飾良馬四匹以為驂

誠意乃曰彼美淑姬可以為男士之耦○子子干旄孟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思歸唁其兄齊桓公之大節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淇奧三章章九句

衛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使賢者退而窮處之中（中）心（心）則之（之）於（於）
（使賢者退而在下（下）位（位）之（之）於（於）
在澗（澗）兮（兮）不（不）能（能）用（用）賢（賢）者（者）退（退）而窮（窮）處（處）之（之）地（地）而（而）來（來）說（說）
出（出）獨（獨）寐（寐）寤（寤）言（言）（當（當）獨（獨）寐（寐）寤（寤）而（而）思（思）服（服）
之（之）時（時）其（其）心（心）所（所）言（言）永（永）矢（矢）弗（弗）諼（諼）
（永（永）矢（矢）弗（弗）忘（忘）君（君）也（也）君（君）不（不）知（知）己（己）之（之）賢（賢）
（不（不）能（能）用（用）賢（賢）者（者）使（使）賢（賢）者（者）退（退）處（處）山（山）澗（澗）之（之）地（地）而（而）來（來）說（說）
（下（下）成（成）其（其）心（心）不（不）能（能）用（用）賢（賢）者（者）退（退）而（而）窮（窮）處（處）之（之）地（地）而（而）來（來）說（說）
出（出）獨（獨）寐（寐）寤（寤）言（言）（當（當）獨（獨）寐（寐）寤（寤）而（而）思（思）服（服）
之（之）時（時）其（其）心（心）所（所）言（言）永（永）矢（矢）弗（弗）諼（諼）
（永（永）矢（矢）弗（弗）忘（忘）君（君）也（也）君（君）不（不）知（知）己（己）之（之）賢（賢）
（不（不）能（能）用（用）賢（賢）者（者）使（使）賢（賢）者（者）退（退）處（處）山（山）澗（澗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詩名　刺時也刺時政之不善也

嫁之時　喪其妃耦焉　思其室家也

則殺禮而多昏　則民之貧窮可知

男女之無夫家者　會合男女之无家

所以育人民也　使之相依

有狐綏綏有狐雌雄綏綏行匹相隨不能自守貞潔

淇梁　水出隆慮東北入河　心之憂矣　寡婦見而有感

之鱮嫁之　○有狐綏綏　在彼淇厲　在彼淇厲高近岸之処　心之憂矣

矣同之子無帶　帶所以束其衣　之子無服　謂此子无妻与

其側　在彼淇侧　水之旁也　心之憂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詩名　美齊桓公也　齊桓公救而封之

出處　子漕　漕邑公出居而處之　齊桓公救之封

之車馬器服焉　且贈之以車馬器服　使能用故服

之以報其礼之　報之以瓊瑤　瑤似玉而美　以報答之物

永以為好也　永以為好也　好上而不忘其報也

報之以瓊玖　玖亦玉名　永以為好也　好同

○投我以木瓜　投猶擲也　木瓜　衛人遺我以

木瓜之實　報之以瓊琚　琚亦玉名　永以為好也

出處　子漕　漕邑公出居而處之　齊桓公救之封

之車馬器服焉　且贈之以車馬器服　使能用故服

之以報其礼之　報之以瓊瑤　瑤似玉而美　以報答之物

永以為好也　永以為好也　好上而不忘其報也

報之以瓊玖　玖亦玉名　永以為好也　好同

○投我以木瓜　投猶擲也　木瓜　衛人遺我以

木瓜之實　報之以瓊琚　琚亦玉名　永以為好也　好同

衛國有狄人之敗　衛懿公為狄人所敗

出處　子漕　漕邑公出居而處之　齊桓公救之封

之車馬器服焉　且贈之以車馬器服　使能用故服

之以報其礼之　報之以瓊瑤　瑤似玉而美　以報答之物

永以為好也　永以為好也　好上而不忘其報也

報之以瓊玖　玖亦玉名　永以為好也　好同

○投我以木瓜　投猶擲也　木瓜　衛人遺我以

木瓜之實　報之以瓊琚　琚亦玉名　永以為好也　好同

匪報也　匪非同　永以為好也　好上

木瓜三章章四句

黍離二十四章一百三句

○王國風　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東

都　既成洛邑而還　如西都不忘本也

東遷之時　殺幽王于戲　申侯与犬戎攻殺幽王于戲

王以乱故徙居東都　王城於是號令不能行於諸侯

內八百里之地　謂之王畿　猶存故不謂之周而謂之王畿

黍離詩篇名　閔宗周也　閔悼宗周也

宗周謂鎬京　過故宗廟宮室　過其舊時宗廟宮室之地

而人以其物　閔周室之顛覆　其心閔悼周室之顛覆

彷徨不忍去　而作是詩也　此詩之所以作也

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　其穉則稷　其穉則黍

此黍離離之禾矣　彼稷之苗　其穉則稷矣　行邁靡靡同

靡靡遲遲　中心搖搖　中心思周室之

遲遲不忍去中心搖搖然　心如有所憂而不定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之情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　蒼天以形體言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則稱蒼天　蒼天以是時天下而告之曰　此何人哉

悠二然貴大長遠之蒼蒼在上　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同　彼稷之穗同　而成總矣　行邁靡靡同中心如

醉　憂甚而不自知　如醉於酒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上同　○彼黍離離同　彼稷之實　實成實矣　行

邁靡靡同中心如噎　噎中心思周室之二憂深而氣結　如噎於結液　不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知我者謂

黍離二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詩篇名　刺平王也　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平王時

遠行无　期限　民不堪其勞　民如此思念

君子于役　君子行役　不知其期　而不知其

曷至哉　曷何也　何時日之夕矣　日夕

夕而抓羊牛下來牧羊之時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詩篇閔周之作言平王不能用賢而君子有仕進之志焉○君子于役王室多事不遑寧處也　其間相招爲樂而已　曷其有佸會也　曰不日曰月言其遠也　曷其有佸言其近也　雞棲于桀雞棲于杙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詩篇閔周之作言平王不能用賢而君子有仕進之志焉○君子陽陽君子喜樂之貌　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左手執簧右招我由敖簧笙也　由房由敖皆舞者之位　其樂只且

揚之水詩篇刺平王也　不流束薪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沐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詩篇刺平王也　不流束薪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中谷有蓷詩篇閔周也　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二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詩篇閔周也　兔爰詩篇刺桓王也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王王曰尤之故周人作是詩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覺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詩篇刺平王也　平王之孫桓王之子不能修政而周人作是詩焉○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終遠兄弟平王乃天子當所其未嫁謂他人父人乃父終父遠兄弟謂他人母亦莫我顧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有麥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風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名詩序懼讒也鄭詩傷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名詩序刺周大夫也不能聽男女之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三章章四句
緇衣名詩序美武公也武公所以嘉美父子並為周司徒言武公父子皆為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名詩序刺莊公也莊公不能以義制其母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多言之言亦可畏也

父母之言而我父之言亦可畏也（可畏猶不可侮也）（非仲子亦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舊並見）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詩篇名（刺莊公也）（謚刺鄭莊公也）叔處于京（太叔處于京京城）（京城謂之京）（京大也）（京師謂之京）緝甲治兵（緝甲所以禦矢）（治兵所以討不義）（緝甲治兵所以禦人討之）豈無居人（豈是豈不之辭）（居人居人也）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信）（仁愛）○叔于狩（冬獵曰狩）巷無飲酒（巷門外道）（巷無人矣）豈無飲酒（豈是豈不之辭）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好美）○叔于田乘乘馬（乘四馬）（乘車兩馬）（乘車兩馬在中兩馬在外）（乘車兩馬在中兩馬在外兩馬在中為驂兩馬在外為騑）執轡如組（執轡如組言調和）（組織組之文）兩驂如舞（兩驂在外者）（兩驂在外者與中兩馬相應如人舞也）叔在藪火烈具舉（火烈列火也）（舉皆也）（火烈具舉言列火具皆舉）（火列具舉言列火具皆盛）檀裼暴虎（檀裼袒裼）（暴虎搏虎）（暴虎搏虎言勇）獻于公所（獻于公所以討于莊公之所）將叔無狃（將請也）（狃習也）（將叔無狃請叔勿習於此事也）戒其傷女（戒其或傷女也）（戒其或傷女也當戒其不義而得衆人之心）○叔于田乘乘黃（乘四黃馬）兩驂雁行（兩驂在外者如雁之行列焉）（兩驂雁行言兩驂在外者如雁之行列焉）叔在藪火烈具揚（揚舉也）（揚舉言火烈具舉）叔善射忌（善射忌言善於射）又良御忌（又善於御）抑磬控忌（抑發語辭）（磬控猶言止馬）抑縱送忌（縱送猶言驅馳）抑釋掤忌（掤所以覆矢）（抑釋掤忌言解掤以納矢）抑鬯弓忌（鬯弛貌）抑鬯弓忌言解掤以納矢）

…之貞者。○羔裘逍兮（逍音消）三英粲兮（粲七旦反）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詩篇名）思君子也（所以思念莊公失道用賢之道）

去之（君子之人）國人（思望之）摻執子之袪兮（摻所銜反執也袪去魚反袂也）無我惡兮（惡烏路反）不寁好也（寁七到反）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詩篇名）刺不說德而好色也（陳古者夫婦相警以興今之說德而好色人不甚於此故傷之）

雞既鳴矣（古者賢夫婦相警以興今之閨門不脩德而貪愛女色雞既鳴矣）士曰昧旦（士謂夫昧明而朝）

…（士曰何止雞鳴而已昧旦而天將明矣子與視夜星有爛（明星爛然）而將翔（將翔是明而往）弋鳧與鴈（弋射也鳧鴈水鳥）

…（弋言加之（加中鳧鴈而墮）子宜之（則我當與子和而宜言飲酒（飲酒既宜則以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琴瑟在御而琴瑟和也）莫不靜好（亦無不安靜而好）○知子之來之（婦人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親而夜之加（加也）

…（明星有爛則可以往矣）雜佩以贈之（君子與是人和順則我與子贈其玉佩）知子之順之（君子與是人和順則我與子為順）

…（順以知之）雜佩以問之（則與子為問其安不）知子之好之（君子與是人和好則我與子為好）雜佩以報之（則我與子為報其書言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詩篇名）刺忽也（忽不與大子齊為婚姻）太子忽嘗有功于鄭（莊公時有狄患大子忽出禦之而有功）

…（忽不取而忽不肯娶之）鄭人刺忽之不娶於齊（使我憂其國而忽不肯娶齊女賢而不取）

…（忽不肯娶齊女賢而不取）以至大亡（使祭仲逐忽而立突突以賂宋而求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詩篇名）刺忽也（忽不與大子齊為婚姻）美非美（忽以為美人）

…（美之人也）山有扶蘇（高山之上則宜有扶蘇）隰有荷華（下濕之中則宜有荷華）

…（美澤物朝暮之上）不見子都（子都見子都之朝乃不見美人）乃見狂且（狂且惟見有狂惑之人而已）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狡童（狡童惟見有狂惑之人而已）

…（狡童惟見有狂惑之人而已）不與我言兮（不與我言兮不與我議國事）維子之故（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使我憂其國而不能食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惟見有狂惑之人而已）不與我食兮（不與我食兮不與我共政事）

…（不與我共政事）維子之故（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使我不能息兮（使我憂其國而不能安息也）

…（使我不能餐兮）

蓼蓼（詩篇名音義）思見正也（鄭云人思大国之來正己所當助之）匪莪（匪音斐）行忽（忽音義）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故鄭国之人思古所當助之君）狂童恣行（恣音義）不與我政（與音預）（政音義）（鄭云人思大国來正己也）○子惠思我（子惠思我者謂大国之人思古所當助之君）蓼蓼（音義）者莪（莪音義）（蓼蓼莪莪興也）匪莪伊蒿（伊音義）（蒿音義）（興上莪）哀我（哀音義）（哀我者鄭云人思大国來正己也）○子惠思我（子惠思我者謂大国之人思古所當助之君）蓼蓼者莪（興上莪）匪莪伊蔚（伊音義）（蔚音義）（興上莪）瞻烏爰止（瞻音義）（爰音義）（興上莪）于誰之屋（于音義）（興上莪）○子不我思（子不我思者謂大国之人思古所當助之君）豈無他人（鄭云人思大国來正己也）○子惠思我（子惠思我者謂大国之人思古所當助之君）褰裳涉溱（褰音義）（溱音義）（興上莪）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鄭云人思大国來正己也）○子惠思我（子惠思我者謂大国之人思古所當助之君）狂童之狂也且（且音義）（鄭云人思大国來正己也）○子惠思我（子惠思我者謂大国之人思古所當助之君）褰裳涉洧（洧音義）（興上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鄭云人思大国來正己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詩篇名）（丰音義）（鄭云刺乱也）（刺乱者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奔音義）（鄭云刺乱也）衿（音義）婚（音義）之道缺（缺音義）（鄭云刺乱也）○男行（行音義）（鄭云刺乱也）先（音義）（鄭云刺乱也）○子之丰兮（丰音義）（興也）俟（音義）我乎（乎音義）（興上丰）巷（音義）（興上丰）○悔予不送（送音義）（興上丰）○子之昌兮（昌音義）（興上丰）俟我乎堂（堂音義）（興上丰）○悔予不將（將音義）（興上丰）

丰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墠音義）（墠音義）（墠音義）

溱洧二章章十一句

溱洧詩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不能自保淫風大行於是會聚於溱洧之間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詩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不能自保淫風大行於是會聚於溱洧之間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詩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不能自保淫風大行於是會聚於溱洧之間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詩名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人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使斯民困罹於兵革之間男女失時思遇時也男女失時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詩名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人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使斯民困罹於兵革之間男女失時思遇時也男女失時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詩名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人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使斯民困罹於兵革之間男女失時思遇時也男女失時思遇時也

溱洧二章章十一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凡毛詩卷之四

時人不行期親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時人不行期親之禮○俟我於著乎而）
（我不門矣而士昏禮）充耳以素乎而（將嫁者自謂其夫曰俟）
（又加之以飾容華之美石於其耳以為飾）尚之以瓊華乎而（尚加也瓊華美石）
（謂地成盛其盛白猶乎不知禮耳）
（門之內寢）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瑩音○俟我於庭乎而）（瑩同上）
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瑩同上）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詩名）刺衰也（衰微也）君臣失道（君謂先其為君）
（之道臣不能以）其（臣之）道男女淫奔（男女淫奔）
（習於淫奔不能以）禮化也（而君臣不能以禮化其民也○）
東方之日兮（明盛則奔愚昏今）彼姝者子（姝美色也）在我室兮（我之室在）
（室兮我之室）在（行呼故反）我室兮（我肯在）
即兮（即就也）（音）（就）我（我之）
在我闥兮（闥門內也）（闥）（音）（達）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履我而行去也○君明於上）
（臣察於下若明）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詩篇）刺無節也（刺當時不能）朝廷興居無節（興起也居）
（謂坐作也）（興）（音）（居）
（言之）（節）（同）自公令之（號令不時下不以其時）
（公令臣以其時）（號）（令）（去）（聲）（下）（同）顛之倒之（顛倒衣裳）
（故臣僚）（顛）（倒）（衣）（裳）（故）（臣）（僚）自公召之（政以）
（人）（召）（上）（同）（政）（以）（人）（召）（上）（同）
（蓋所以）（顛）（倒）者自公召之（政以人召）
（人）（召）（上）（同）（政）（以）（人）（召）（上）（同）
（公所召之使速）

東方未明二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詩篇）刺政不得其理也（刺衰公也）朝廷興居無節（齊之）
（朝廷）（興）（居）（無）（節）（同）顛倒衣裳（故臣僚）顛倒衣裳（故）（臣）（僚）
（所行不順禮不合義而）顛倒衣裳（故）（臣）（僚）自公令之（號令）
（不順禮不合義而）（顛）（倒）（衣）（裳）（故）（臣）（僚）自公令之（號令）
（不順禮不合義而）（顛）（倒）（衣）（裳）（故）（臣）（僚）自公召之（政以）
（人）（召）（上）（同）（政）（以）（人）（召）（上）（同）
（公所召之使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詩篇）大夫刺襄公也（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言襄公）
（所行不順禮不合義而）（求）（成）（霸）（諸）（侯）（之）（大）（功）
（不能進賢退不肖而）無思遠人（遠人思服德遠而）勞心忉忉（勞心忉忉）
（則其心勞）無田甫田（為農者無治大田而）維莠驕驕（莠驕驕）
（莠驕驕則其苗）（為）（害）（而）（不）（治）（大）（田）（而）（力）（不）（給）（田）（上）（音）（浦）（維）（莠）（驕）（驕）
（莠驕驕則其苗矣）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勞心忉忉）
（則其心勞矣）○無田甫田（為農者無治大田而力不給田）維莠桀桀（莠桀桀）
（莠桀桀則其苗）（為）（害）（而）（不）（治）（大）（田）（而）（力）（不）（給）（田）（上）（音）（浦）（維）（莠）（桀）（桀）
（莠桀桀則其苗矣）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勞心怛怛）
（則其心勞矣）○無田甫田（為農者無治大田而力不給田）維莠驕驕（莠驕驕）
（莠驕驕則其苗）（為）（害）（而）（不）（治）（大）（田）（而）（力）（不）（給）（田）（上）（音）（浦）（維）（莠）（驕）（驕）
（莠驕驕則其苗矣）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勞心忉忉）
（則其心勞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詩篇名）刺荒也（刺襄公）襄公好田獵畢弋（襄公好田獵畢弋）
（音亦）而不脩民事（而不知脩民事）
（治其政令則近於）而不脩民事（而不知脩民事）
（治其政令則近於）

以風焉（故陳古人田猶可与民同樂若以風則之田獵驅馳盡犬以行而其勢之所歸令令然而不能已故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盖其君有美德又能用仁賢以田故曰其人美且仁）○盧重鋂（環也雙貫一小環曰鋂）其人美且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一句

敝笱（笱名詩言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魯桓公衰弱）不能防閑文姜（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使至於淫亂）爲（二國患焉（爲齊魯二國之患焉）○敝笱在梁（笱之在梁猶魯桓公微弱而不能制之喻桓公微弱則文姜得以自恣猶笱不能制魚魚得以縱恣）其魚魴鰥（魚得縱恣則魴鰥之魚隨從之若如雲其隨從如雲（言其隨從之若如雲之盛）齊子歸止（齊子歸止）其從如雨（言其從之若如雨之多）○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則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其從之若如水之流）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載驅齊人刺襄公也）齊人以（刺襄公也）故盛其車服（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大都周之通道）與文姜淫（與文姜淫）播其惡於（播其惡於）國民焉（播揚其惡而）○載驅薄薄（薄迫而言）汶水（汶水）湯湯（湯湯）鞹（革去毛）鞹（革去毛）魯道有蕩（蕩平）齊子（齊子）發夕（文姜亦以夕發於）○四驪濟濟（驪之美濟濟）垂轡瀰瀰（轡垂於瀰瀰）魯道有（魯道）有蕩（蕩平）齊子（齊子）翔（文姜亦由是路往會之安翔）○汶水湯湯（湯湯）行人彭彭（其行人彭彭）魯道有蕩（蕩平）齊子遊（遊）

載驅四章章四句

汾沮洳（詩篇名）刺俊也（魏大夫不知勤古刺不得禮也所以勤之則之）其君儉（儉嗇）不能勤（勤古刺不知禮也所以勤之則之）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是子也思念君子之詞）美如玉美如玉（其德之美如玉）美無度（度不可以尺寸量也）美無度（度不合法度也）美如英（其德美如英草木之華）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路（殊異乎公路者之所為公路主君之車也）殊異乎公路（殊異乎公路者之所為公路主君之車也）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主君同姓也）

園有桃（園有桃（園名）刺時也（刺當時之君儉嗇而不知禮也）其君儉（儉嗇）不知禮（不知禮）不能用其民（不能用其民之力）而儉以嗇（儉以嗇）故國小而迫（迫狹也）

心之憂矣（心之憂矣（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誰能知我心之憂也））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誰能知我心之憂也））蓋亦勿思（蓋亦勿思（蓋亦勿思））

園有棘（園有棘（園中有棘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聊且也））其實之食（其實之食（其實之食））

心之憂矣（心之憂矣（心之憂矣））不我知（不我知（不我知））不我知者（不我知者（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謂我士也驕（謂我士也驕））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誰能知我心之憂也））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誰能知我心之憂也））蓋亦勿思（蓋亦勿思（蓋亦勿思））

十畝之閒（十畝之閒（詩篇名）刺時也（刺當時之君廢井田而民各自營也））

十畝之閒兮（十畝之閒兮（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桑者閑閑兮（桑者閑閑兮））

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閒（十畝之閒（詩篇名）刺時也（刺當時之君廢井田而民各自營也））

十畝之閒兮（十畝之閒兮（十畝之閒兮））桑者泄泄兮（桑者泄泄兮（桑者泄泄兮））

行與子逝兮（行與子逝兮（行與子逝兮））

伐檀（詩篇名）刺貪也（刺在位貪鄙不能進賢而自食其力也）

坎坎伐檀兮（坎坎伐檀兮（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寘之河之干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河水清且漣猗（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不稼不穡（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不狩不獵（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彼君子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素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坎坎伐輻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寘之河之側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穡（不稼不穡（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胡取禾三百億兮（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狩不獵（不狩不獵（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彼君子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不素飧兮（不素飧兮））

坎坎伐輪兮（坎坎伐輪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寘之河之漘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河水清且淪猗（河水清且淪猗））

不稼不穡（不稼不穡（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胡取禾三百囷兮（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獵（不狩不獵（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胡瞻爾庭有縣鶉兮（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彼君子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不素飧兮（不素飧兮））

河之洲詁訓河水清且淪漪
淪小風不興水文細紋如
漪猗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詩篇名　刺重斂也於民也如大鼠之竊食
貪財而又畏人則居也　○碩鼠碩鼠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顧念而但
適彼樂土樂土安也可樂之土
地土矣樂郊樂國樂國安得我所安居
之所我何去哉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德恩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安得我直誠得伸
志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勞
之勤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安居誰得號呼也

魏風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五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風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詩篇名　刺晉昭公也　樞
能修道於身以正治其國有財不能用
樂有德故而不能自娛樂考槃
政荒民散政事荒廢而不修
都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四都謂
也故周人作此詩以刺之　○山有樞
樞有曳有朝廷不能洒掃有朝
有燕故不能以自

有也喻国君則有衣裳車馬子有衣裳於今不能用之喻不能用賢也子有車馬有車馬非馳驅之物子有車馬有馬非乘之物喻不能乘賢也弗曳弗婁曳婁牽也弗曳弗婁於今不能用賢也子有車馬有馬非馳驅之物子有車馬有馬非乘之物喻不能乘賢也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然他人是愉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然他人是愉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然他人是愉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然他人是愉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然他人是愉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然他人是愉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然他人是愉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矣他人是保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矣他人是保既伾既伾既見其死矣他人是保

乎維子之故維以予維昔日曾有豈然找故不忍去○羔裘豹袪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詩篇名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昭公之後晉自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昭公之後晉自

羽聲孝侯孝侯八年桓叔之子莊伯弑孝侯而自立是為武公武公并晉國而有之子孫侯晉

侯邑侯邑侯六年莊伯以邑入于晉晉人立其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侯邑侯邑侯六年莊伯以

邑入于晉晉人立其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五年武公滅之以其宝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為

公殺之以其宝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侯武公又殺哀侯之子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

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此大亂九世君子不得養其父母在家而作是詩以刺之○肅肅鴇羽

集于苞栩君子下從征役用兵不息公從征役用兵不息公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君子下從征役用兵不息公從征役用兵不息公

肅肅羽聲集于苞栩君子下從征役用兵不息公從征役用兵不息公

肅肅鴇羽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風秦者嬴姓伯翳者舜賜皇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凋周孝王封其玄孫非子于秦邑附庸之位未列于諸侯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受國由此詩也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

車鄰三章章六句

車鄰詩名　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阪險之地隰有栗下濕之地○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則日月往而牛老矣○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則日月往而牛老矣

駟驖三章章四句

駟驖詩名　美襄公也始命秦大夫始建車馬禮樂侍御之事有田有馬四之功有田有馬四之地有田有馬四之數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四馬既閑四馬既閑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舍矢既發以御乏禽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四馬既閑射則臧舍矢既鈐以御賓禽

小戎三章章四句

小戎詩名　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侵周之地西戎方彊為中國人患之故襄公能修其車甲而征伐之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君子之美而作是詩也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畅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飛興○蒹葭未成可用之物以興賢人未能用周禮長衣公不能用將無以固其國焉蒼蒼猶守以國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今衣公

子同仇与君同伐其他歸倣此○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音鐸衣月澤
言近於无澤而已猶之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俗本作興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詩緒康公念母也康公所生母親晉獻公之女驪姬之難晉獻公之子多名公子名公遭驪姬之難晉獻公之子多名公子名公遭驪姬之難
晉獻公驪姬之難晉獻公之女驪姬為夫人文公出奔於外未反而秦姬卒出奔於外未反而秦姬卒
秦穆公以文公反晉国為君康公時為太子時尚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贈文公以束帛送於渭水北念母之深也
渭水北念母也渭水北念母也
舅氏之車舅氏文公也文公時在秦故指其車而言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如母在焉
及其即位即位而不見也即位而不見也
而作是詩也故追思其初送文公之時以見其志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悠悠我思
舅氏秦康公之舅晉文公重耳出奔秦秦康公即位送文公歸晉文公即位送文公歸晉
悠悠遠也悠悠遠也
何以贈之當時用何路車乘黃以贈之路車乘黃天子之車黃馬六匹
送舅氏悠悠我思悠悠我思
康公追思其初送文公之時悠悠我思之不見悠悠我思之不見
何以贈之當時用何以贈送之瓊瑰玉佩盖以瓊瑰及所佩玉佩贈文公
之物贈送之瓊瑰玉佩盖以瓊瑰玉佩贈送之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詩名刺康公也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謂康公遺忘秦穆公時之賢臣
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即位之初即位之初
秦穆公時賢臣能加意於賢○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無餘
簋音軌於我乎於我乎
於我乎於是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無餘
簋所以盛飯食簋所以盛飯食
於是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無餘
簋所以盛飯食簋所以盛飯食
於我乎

流可以樂飢觀之而樂可以忘飢亦可以為鹽音洛○豈其食魚必河之鮒魚小者豈人之妻必齊姜必大國乎小國亦可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詩名刺時也刺當時疾其君之淫昏不可與謀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池東門之可以漚麻其惡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苧柔而長可以為布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間柔而長可以為屨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五故反○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間柔而長可以為屨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詩名刺時也刺當時男女多相違而不成夫婦親迎以昏為期楊柳之時也○東門之楊楊柳初生之時也牂牂其葉盛貌昏以楊柳之時為期者以其陰陽和氣交感萬物成熟之時也明星煌煌乃不至者也而其葉肺肺然茂盛也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旨以為期明星晢晢光明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詩名刺陳佗也佗文公子桓公弟相公殺其兄而代之為惡積不已國人欲誅之而佗又與厲公出奔陳人立之為君不能脩道以治國而多行不義以自及禍焉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言久矣夫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詩名憂讒賊也言長人之惡譖而不可以為信小人集聚而為讒亂也○防有鵲巢小人集聚之言以譖君子憂心忡忡憂心貌忡忡然憂之甚也○中唐有甓音壁甓甎也又如砥平而且長可以為屨彼美孟姜洵美且信孟長也洵信也○中唐有甓又如砥平而且長可以為履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都閑雅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詩名刺好色也色也逸去聲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耳皎兮皎兮月出之時白之貌也○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佼人美好之貌僚好貌也○月出皓兮佼人燎兮皓白之貌燎明也○月出皓兮佼人燎兮皓亦白之貌燎亦明也○月出照兮佼人燎兮照亦明也○月出皎兮佼人懰兮皎一月兩見之以喻其數也懰美好之貌也○月出皎兮佼人懰兮懰亦美好之貌也○月出皓兮佼人懰兮皓亦白之貌懰亦美好之貌也○月出照兮佼人懰兮照亦明之貌懰亦美好之貌也舒窈糾兮舒徐也窈糾好貌也○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悄憂貌也○舒優受兮優優和緩貌受舒之反也○舒夭紹兮夭紹舒長貌紹繼也○舒夭矯兮勞心慘兮慘猶悄也○舒懮懮受兮懮懮猶優優也○舒夭絞兮夭絞猶夭紹也○舒夭紹兮勞心慅兮慅猶慘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詩名刺靈公也靈公淫於夏姬數如陳夏氏公子御叔娶於陳大夫也○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直也匪非也直猶正也○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也適之也○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朝夕不休息也○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自外來也○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自朝至暮也○胡為乎株林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淫泆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邪僻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惡行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惡德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惡心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惡事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惡言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惡人則然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其惡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說于株野說止于株林之野

乘我乘車駟我乘之車朝食于株往往株林而朝食焉于株邑不去字下士去朝食于株邑不可捨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詩篇名　刺時也淫泆也時當時之君臣上下男女相說民俗化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卬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檜風檜國名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祝融氏名黎其後妘姓檜者如其他焉周平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刺之故風之檜之為風始乎檜公終乎檜公之滅凡四篇

羔裘詩篇名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君有過則諫不聽則去臣之道也檜国狹小而迫於大国能用故以道而國小而迫

羔裘逍遙兮狐裘以朝豈不爾思羔裘翱翔兮狐裘在堂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詩篇名　刺不能三年也行三年之喪公時人不能行喪禮故詩人刺之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兮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詩篇名　疾恣也故憂思君之淫恣而不知以禮自防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詩篇名　思周道也思周家盛時之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風曹國名邶鄘衛在開夏商武王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地濱濟水負尾山在今定陶縣西南當堯舜之時分野屬兗州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頒之天下曹得其風以化其國人被其德以成其俗蓋亦先王之遺風焉其詩三百一十一篇自邶至豳以時代次之曹在豳後蓋作於東遷之初

蜉蝣詩篇名　刺奢也國小而迫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小人專妒奢侈日甚以至滅亡而不自知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猶曹國之君服飾鮮明也掘閱容貌如蜉蝣之羽衣然猶言其衣裳楚楚耳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舍止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詩篇名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小人爲公遠君子但爲候人之官其職卑也何戈與祋戟也路迎送賓客者乃任之何戈與祋乃小人之子也三百赤芾之服小人之服也不稱其服言不足以稱其德也

彼其之子彼其之子不遂其媾不足以配其德也○維鵜在梁不濡其咮言是享○薈兮蔚兮雲興貌南山朝隮虹也朝隮則陰雨之徵也婉兮孌兮美好也季女斯飢喻小人不得其所飢餓困苦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詩篇名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能壹其心者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平如一而不過差忒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淑善也儀威儀也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忒其心如結於外不變也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結固也

其儀一兮其帶伊絲　絲帶則青黑色

其儀一兮其弁伊騏　騏青黑文弁則青黑色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有常不雜亦如是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胡何也萬年之壽

其子在榛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詩篇名　思治也愍世亂之極曹人疾共公侵刻其君共公不行侵削之政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治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冽寒貌浸漸也苞稂皆草也喻曹國之人被共公之侵刻猶苞稂被寒泉之浸漸也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愾嘆聲寤覺也周京周之京師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　蓍蒿也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　蕭艾也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薪　薪柴也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章章六十八句

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八

○豳風　豳木戍狄之地名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后稷
夏后太康時棄其官而徙居焉不忘舊也公劉復修后稷
之業而戎狄之間不容生焉遂去豳而之岐山之陽一世而
成王以周公輔之而興焉一世而幽王以褒姒之故而亡
焉平王東遷其地遂為秦有

七月詩名　陳王業也東遷之詩也周公遭變而成王業之
艱難也

周公風化之所由興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厚由本民也

○七月流火　夏以今正月為歲以今十一月為歲首故建寅之月謂之
正月建卯之月謂之二月建辰之月謂之三月建巳之月謂之四月建午之月謂之五月建未之月謂之六月建申之月謂之七月建酉之月謂之八月建戌之月謂之九月建亥之月謂之十月建子之月謂之十一月建丑之月謂之十二月流火者以夏正言也蓋公劉居豳當夏之九月建戌之月而
火星西流矣以今正月為歲首故以六月之昏而火星西流矣
火星大火也

九月授衣　九月則霜降而可以裁衣矣

一之日觱發　一之日謂夏之十一月建子之月也觱發風寒也

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謂夏之十二月建丑之月也栗烈寒氣也

無衣無褐　褐毛布也

何以卒歲　何以終其歲也

三之日于耜　三之日謂夏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于往也耜
耒下入地之金也

四之日舉趾　四之日謂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舉趾耕也

同我婦子　婦子者同爨之人也

饁彼南畝　饁餉也

田畯至喜　田畯田大夫也

七月流火　七月則火星西流矣

九月授衣　九月則霜降而可以裁衣矣

一之日于貉　一之日謂夏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于往也貉
取狐狸皮以為裘

取彼狐狸　狐狸皆取其皮以為裘

為公子裳　公子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周公之兄伯禽也

二之日其同　二之日謂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其同民皆聚也

載纘武功　載纘武功事見於下篇

言私其豵　豵一歲之小豕則豵之以為己有焉

獻豜于公　豜三歲之大豕則豜之以為公用焉

五月斯螽動股　五月謂夏之五月建午之月也斯螽蝗屬動股
以股相切而鳴也

六月莎雞振羽　六月謂夏之六月建未之月也莎雞絡緯也振羽
以羽相切而鳴也

七月在野　七月謂夏之七月建申之月也在野謂去邠而在豳之野也

八月在宇　八月謂夏之八月建酉之月也在宇謂入邠而在邠之宇也

九月在戶　九月謂夏之九月建戌之月也在戶謂入邠而在邠之戶也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十月謂夏之十月建亥之月也蟋蟀蟋蟀也
入我牀下言蟋蟀之漸逼人也

穹窒熏鼠　穹窒塞穴也熏鼠以煙出之也

塞向瑾戶　塞向北之戶也瑾塗也

嗟我婦子　嗟我婦子嗟我婦子也

曰為改歲　曰為改歲將入此室處也

入此室處　入此室處而安處也

七月食瓜　七月則瓜熟可食也

八月斷壺　八月則壺老可斷也

九月叔苴　九月則苴麻實可拾也

采荼薪樗　荼苦菜樗惡木皆可為薪也

食我農夫　食我農夫以供我食也

九月築場圃　九月則場圃之間可築也

十月納禾稼　十月則禾稼可納也

黍稷重穋　黍稷重穋皆穀名也

禾麻菽麥　禾麻菽麥皆可食也

嗟我農夫　嗟我農夫言農夫之勤苦也

我稼既同　我稼既同言我稼既已同聚也

上入執宮功　上入執宮功言上入則執宮中之功也

晝爾于茅　晝爾于茅晝日往取茅也

宵爾索綯　宵夜也索綯絞繩也

亟其乘屋　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屋升屋也

其始播百穀　其始播百穀播種也

○四月秀葽　四月謂夏之四月建巳之月也秀葽草名也

五月鳴蜩　五月謂夏之五月建午之月也蜩蟬也

八月其穫　八月謂夏之八月建酉之月也穫禾也

十月隕蘀　十月謂夏之十月建亥之月也隕蘀草木皆落也

一之日于貉　一之日謂夏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于往也貉
取狐狸皮以為裘

取彼狐狸　狐狸皆取其皮以為裘

為公子裘　公子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周公之兄伯禽也

二之日其同　二之日謂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其同民皆聚也

載纘武功　載纘武功事見於下篇

言私其豵　豵一歲之小豕則豵之以為己有焉

獻豜于公　豜三歲之大豕則豜之以為公用焉

五月斯螽動股　五月謂夏之五月建午之月也斯螽蝗屬動股
以股相切而鳴也

六月莎雞振羽　六月謂夏之六月建未之月也莎雞絡緯也振羽
以羽相切而鳴也

七月在野　七月謂夏之七月建申之月也在野謂去邠而在豳之野也

八月在宇　八月謂夏之八月建酉之月也在宇謂入邠而在邠之宇也

九月在戶　九月謂夏之九月建戌之月也在戶謂入邠而在邠之戶也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十月謂夏之十月建亥之月也蟋蟀蟋蟀也
入我牀下言蟋蟀之漸逼人也

穹窒熏鼠　穹窒塞穴也熏鼠以煙出之也

塞向瑾戶　塞向北之戶也瑾塗也

嗟我婦子　嗟我婦子嗟我婦子也

曰為改歲　曰為改歲將入此室處也

入此室處　入此室處而安處也

七月食瓜　七月則瓜熟可食也

八月斷壺　八月則壺老可斷也

九月叔苴　九月則苴麻實可拾也

采荼薪樗　荼苦菜樗惡木皆可為薪也

食我農夫　食我農夫以供我食也

九月築場圃　九月則場圃之間可築也

十月納禾稼　十月則禾稼可納也

黍稷重穋　黍稷重穋皆穀名也

禾麻菽麥　禾麻菽麥皆可食也

嗟我農夫　嗟我農夫言農夫之勤苦也

我稼既同　我稼既同言我稼既已同聚也

上入執宮功　上入執宮功言上入則執宮中之功也

晝爾于茅　晝爾于茅晝日往取茅也

宵爾索綯　宵夜也索綯絞繩也

亟其乘屋　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屋升屋也

其始播百穀　其始播百穀播種也

○四月秀葽　四月謂夏之四月建巳之月也秀葽草名也

五月鳴蜩　五月謂夏之五月建午之月也蜩蟬也

八月其穫　八月謂夏之八月建酉之月也穫禾也

十月隕蘀　十月謂夏之十月建亥之月也隕蘀草木皆落也

一之日于貉　一之日謂夏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于往也貉
取狐狸皮以為裘

取彼狐狸　狐狸皆取其皮以為裘

為公子裘　公子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周公之兄伯禽也

二之日其同　二之日謂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其同民皆聚也

載纘武功　載纘武功事見於下篇

言私其豵　豵一歲之小豕則豵之以為己有焉

獻豜于公　豜三歲之大豕則豜之以為公用焉

五月斯螽動股　五月謂夏之五月建午之月也斯螽蝗屬動股
以股相切而鳴也

六月莎雞振羽　六月謂夏之六月建未之月也莎雞絡緯也振羽
以羽相切而鳴也

七月在野　七月謂夏之七月建申之月也在野謂去邠而在豳之野也

八月在宇　八月謂夏之八月建酉之月也在宇謂入邠而在邠之宇也

九月在戶　九月謂夏之九月建戌之月也在戶謂入邠而在邠之戶也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十月謂夏之十月建亥之月也蟋蟀蟋蟀也
入我牀下言蟋蟀之漸逼人也

穹窒熏鼠　穹窒塞穴也熏鼠以煙出之也

塞向瑾戶　塞向北之戶也瑾塗也

嗟我婦子　嗟我婦子嗟我婦子也

曰為改歲　曰為改歲將入此室處也

入此室處　入此室處而安處也

七月食瓜　七月則瓜熟可食也

八月斷壺　八月則壺老可斷也

九月叔苴　九月則苴麻實可拾也

采荼薪樗　荼苦菜樗惡木皆可為薪也

食我農夫　食我農夫以供我食也

九月築場圃　九月則場圃之間可築也

十月納禾稼　十月則禾稼可納也

黍稷重穋　黍稷重穋皆穀名也

禾麻菽麥　禾麻菽麥皆可食也

嗟我農夫　嗟我農夫言農夫之勤苦也

我稼既同　我稼既同言我稼既已同聚也

上入執宮功　上入執宮功言上入則執宮中之功也

晝爾于茅　晝爾于茅晝日往取茅也

宵爾索綯　宵夜也索綯絞繩也

亟其乘屋　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屋升屋也

其始播百穀　其始播百穀播種也

之矣公是衆農我之私人自相與歎　我稼既同穢農夫也上入執宮功農夫既同矣又書爾于亨而始播百穀又將治屋之風也其始播百穀又將治屋之風也其乘屋而繕治之風也其始播百穀又將治屋之風也其乘屋而繕治之風也其始播百穀又將治屋之風也其乘屋而繕治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九

周室君臣都豐鎬之時詩也

○正小雅小雅大雅者周室盛衰之所由分也正小雅自廷燕羣臣之詩有嘉賓之心焉

若我周公成王時詩自南山至無羊十篇皆宣王時詩變小雅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十篇皆幽王時詩變小雅自四牡至魚藻十篇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八篇皆至召旻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時詩變小雅

鹿鳴詩篇名燕羣臣嘉賓也

鹿鳴之什以鹿鳴篇首二字名

呦音幽鹿鳴聲也又實幣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於朝曰君臣於燕曰主賓二

以燕以衎以樂其厚意也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上以至誠待乎下下以至誠奉乎上故曰盡心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呦呦相呼貌芩草名可食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瑟吹笙以和樂之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瑟吹笙以和樂之也

吹笙鼓簧簧笙中之簧也

吹笙鼓簧簧笙中之簧也

承筐是將承筐所以盛幣帛也將猶奉也

承筐是將承筐所以盛幣帛也將猶奉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好呼報反好我謂善我也示我大道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好呼報反好我謂善我也示我大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呦呦鹿鳴食野之蒿上同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德音善譽也昭明也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德音善譽也昭明也

視民不恌恌偷薄之俗也

視民不恌下民化之亦偷薄之俗也

君子是則是傚則傚其德音也

君子是則是傚則傚其德音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樂其心故能得其心而盡其力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樂其心故能得其心而盡其力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長久也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君子是則是傚君子謂賢者也

君子是則是傚則傚其德音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君子是則是傚君子謂賢者也

君子是則是傚則傚其德音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興也以言其康行樂飲食之時

君子是則是傚君子謂賢者也

君子是則是傚則傚其德音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之中則常相助每有良朋況也永嘆○興又承上文言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傳良善也況兄也永長也○箋良朋善
友也況茲也○正義曰兄弟雖親門內之人有小忿則鬩
于牆外禦其侮則相救助是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也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
良朋烝也無戎
毛傳閱很也務侮也烝塞也戎相也○箋閱很者兄弟
內起小忿相鬬很外禦侮之時則能相救助塞其闕
也○興乱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毛傳平成寧安○箋乱既平兄弟無相怨之時既成既
安又寧無事之日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之可○賓爾邊豆
飲酒之飫
毛傳飫徹也○箋賓敬也飫厭也兄弟雖有小忿之
事至於敬賓客之時則能棄之而飲酒至於厭飽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毛傳具俱孺屬也○箋具俱孺屬猶合聚也兄弟既
合聚矣又和樂其相親屬之情如此而國家其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毛傳興也○箋興者喻夫妻子好合猶鼓瑟琴之
相應和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圖
毛傳孥子也○箋女女此而國家其然乎宜女之
室家使之和順樂女之妻子使之安樂是女所
圖謀也○信其然乎
毛傳信誠也○箋誠女此而圖謀其心宜其然乎
○伐木
詩篇名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
一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天保
詩篇名下報上也○上之於下福祿申重之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定爾俾爾單厚
毛傳單信厚大也○箋俾使單信也君能下下人
使其臣盡忠信則福祿大厚矣○何福不除俾爾
戩穀
毛傳戩盡穀善也○箋除開戩盡穀祿也臣能歸美
於君則君受天百福
○天保定爾俾爾多益
毛傳多增益也○箋多增益以莫不興使其臣盡
忠信則君受天百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
毛傳戩福穀祿也○箋使其臣盡忠信則君受天
百福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毛傳罄盡宜善也○箋罄盡也君能盡忠信則臣
盡善道而百福歸之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毛傳遐遠維辭也○箋降下也天又下遠福以申
重之
○天保定爾俾爾大
毛傳大小之大○箋大小之大謂福祿也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毛傳山大阜岡陵之不可動搖也○箋山阜岡陵
喻君之福祿如山之不可動搖也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毛傳方將也○箋方將至也水之方至以喻君之
福祿日增如川之方至其福祿之日增如川
之方至而不可測量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
毛傳吉善蠲潔饎酒也○箋吉善也蠲潔其酒食
之禮是用孝享於其先公
○禴祠烝嘗于公先
毛傳禴夏祭也祠春祭也烝冬祭也嘗秋祭也○箋
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于公先王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毛傳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箋君曰卜爾萬壽無
疆者臣既盡忠信以事君君又以福祿報之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毛傳弔至詒遺也○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者神
謂先王先公也言王能孝享則先王先公以福
祿報之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毛傳質成飲食之間○箋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
間君子小人各自安其質樸而不相侵奪
○群黎百姓遍為爾德
毛傳群黎衆也○箋群黎百姓遍為爾德者衆民
之心皆為君之德所感化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
毛傳戩福穀祿也○箋使其臣盡忠信則君受天
百福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毛傳罄盡宜善也○箋罄盡也君能盡忠信則臣
盡善道而百福歸之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毛傳遐遠維辭也○箋降下也天又下遠福以申
重之
○天保定爾俾爾大
毛傳大小之大○箋大小之大謂福祿也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毛傳山大阜岡陵之不可動搖也○箋山阜岡陵
喻君之福祿如山之不可動搖也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毛傳方將也○箋方將至也水之方至而不可測量
也以莫不增益而無減耗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
毛傳吉善蠲潔饎酒也○箋吉善也蠲潔其酒食
之禮是用孝享於其先公
○禴祠烝嘗于公先
毛傳禴夏祭也祠春祭也烝冬祭也嘗秋祭也○箋
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于公先王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毛傳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箋君曰卜爾萬壽無
疆者臣既盡忠信以事君君又以福祿報之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毛傳弔至詒遺也○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者神
謂先王先公也言王能孝享則先王先公以福
祿報之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毛傳質成飲食之間○箋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
間君子小人各自安其質樸而不相侵奪
○群黎百姓遍為爾德
毛傳群黎衆也○箋群黎百姓遍為爾德者衆民
之心皆為君之德所感化

歸○如月之恒前既祝又言其進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以盛而就圓也如日之升以明而益大也如南山之壽壽如南山之常存不騫不崩不虧不崩不騫不虧以山之堅固而言如松柏之茂又如松柏之茂盛榮茂也無不爾或承無不承其所當承者天下之福焉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詩前遣戍役也遣戍役文王之時文王為西伯事商之朝西有昆夷之患昆夷為患北有玁狁之難玁狁匈奴也匈奴為患北方則有玁狁為患去聲以守衛中國防昆夷玁狁之侵擾也故歌采薇以遣之使之無忘守衛之勞遣還歸之後則復歌出車之詩以勞還歸之將帥之勞還歸之將帥去聲所以慰其心也遣戍役去聲所以勤其事也又載出車以勞還歸之將帥載載其事也出車出其車于彼牧矣牧野地名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來命我以召彼僕夫僕夫之謂也謂之載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棘急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詩篇名勞還帥也以將帥出伐而勞還歸之將帥之詩也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來命我以召彼僕夫僕夫之謂也謂之載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棘急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詩篇名勞還帥也以將帥出伐而勞還歸之將帥之詩也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來命我以召彼僕夫僕夫之謂也謂之載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棘急也

杕杜六章章八句

杕杜詩篇名勞還役也以還役者勞還役者之詩也還役者還歸之後則復歌出車之詩以勞還歸之將帥將帥去聲之勞還役者杕杜之詩以休息之勞還役者之詩也休息之勞還役者之詩也休息之勞還役者之詩也

嘆（以作）遲遲（音冬）春（音舂）日（音義）遲（音持）遲（音持）春（音舂）日（音義）萋（音妻）萋（音妻）鳥（音雕）聲（音義）喈（音皆）喈（音皆）采（音彩）蘩（音煩）祁（音祈）祁（音祈）女（音汝）心（音義）傷（音商）悲（音義）薄（音博）伐（音義）西（音義）戎（音義）赫（音義）赫（音義）南（音義）仲（音義）薄（音博）言（音義）還（音旋）歸（音義）薄（音博）言（音義）還（音旋）歸（音義）赫（音義）赫（音義）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序言勞還役也。勞還（音旋）將帥之臣（音義）也。君子（音義）謂（音義）文王（音義）也。

有杕之杜，有睆（音緩）其實。王事靡（音縻）盬（音古），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悲。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悲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陟（音義）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檀車（音義）幝（音義）幝（音義），四牡痯（音義）痯（音義），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音基）逝不至，而多為恤。

卉（音義）木萋萋，倉庚喈（音義）喈（音義），采蘩（音煩）祁（音祈）祁（音祈），女心傷悲。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音義）敢（音義）遑（音義）息。

振振（音義）鷺（音義），鼓（音義）咽（音義）咽（音義），醉言舞（音義），于（音義）胥（音義）樂（音洛）兮（音義）。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言孝子（音義）能（音義）更（音義）相（音義）戒（音義）以（音義）奉（音義）養（音義）父（音義）母（音義）而（音義）已（音義）。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孝子（音義）之（音義）潔（音義）白（音義）也（音義）。

華（音義）黍（音義），時和歲豐（言天時和順，年穀豐登）。宜黍稷（音義）也（音義）。

由（音義）庚（音義），萬（音義）實（音義）成（音義）也（音義）。

崇丘（音義）之（音義）什（音義）十（音義）篇（音義），五十五章，三百一十八句

魚麗六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于（音義）罶（音義），魴（音義）鱧（音義）。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時矣。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物其多矣，維其偕矣。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旨矣，維其嘉矣。

南陔，笙詩篇名（音義）。孝子相戒以養也。言孝子（音義）能（音義）更（音義）相（音義）戒（音義）以（音義）奉（音義）養（音義）父（音義）母（音義）而（音義）已（音義）。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孝子（音義）之（音義）潔（音義）白（音義）也（音義）。

華（音義）黍（音義），時和歲豐（言天時和順，年穀豐登）。宜黍稷（音義）也（音義）。

由（音義）庚（音義），萬（音義）實（音義）成（音義）也（音義）。

崇丘（音義）之（音義）什（音義）十（音義）篇（音義），五十五章，三百一十八句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九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十

○正小雅

南有嘉魚詩篇名樂與賢也言成王喜於与賢者相処也太平之君子成王當太平極治至誠樂与賢者共之也至誠樂与賢者其身自治而非有勉強為之心所以能保天下也○南有嘉魚南方以喻之嘉美之魚烝然罩罩人烝然眾也罩罩之又罩不少已君求之亦加此焉張以反君子有酒既求之得之則當備之以成王有酒嘉賓之以燕飲反○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魚游樂貌汕所銜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樂也衎苦旦反○南有樛木南方之木下垂曰樛樛居虯反君子有酒既有此賢則能治之而不離也嘉賓式燕綏之燕安也綏安也君子有酒既有此賢則能治之而不離也○翩翩者鵻鳥翩然之貌鵻音佳君子有酒既有此賢則能治之而不離也嘉賓式燕又思至當与嘉賓燕樂与有此賢者相安也至誠樂与有此賢則又思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詩篇名樂得賢也言成王喜於得賢而用之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平極治之時則能与邦家共之用山則有草木賢則有賢材則人君得賢而福祐天下猶山則有草木而福祐人君也北山有萊北山則有草木之多者萊草名樂只君子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既有賢材則能為邦家建立太平之基本矣○南山有臺臺草名北山則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既有賢材則能為邦家顯其光榮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詩篇名萬物得由其道也言万物之生長各得由其道而不失也萬物得由以生萬事得由以成王者之道萬物得由以治故樂之也萬物得遂其性萬事得盡其宜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言万物无夭閼之患各得極其高大之性名万物之生言万物之生於天地間各得其所以生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桑桑木名北山有楊楊木名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杞杞木名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喻君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茂盛也德音是茂言有德之音流不已也○南山有栲栲山樗北山有杻杻木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眉壽秀眉之壽也遐何也何不長壽乎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茂盛也德音是茂其在病之諸侯及於諸侯也顯允君子顯明信之德音是茂其在王者之恩被於諸侯也○南山有栲栲山樗北山有杻杻木名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黃耇老人也遐何也何不黃耇乎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保安也艾養也言君子之德音是茂其在王者之恩被於諸侯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君子之德音是茂其在王者之恩被於諸侯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蓼蕭詩篇名六澤及四海也言成王之恩澤所及有不及焉○蓼彼蕭斯蓼蓼長大貌蕭艾也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光榮也○蓼彼蕭斯零露湑湑露落在蕭上猶恩澤加於諸侯亦如是也既見君子既見君子之時我心寫兮寫除也心中憂思无所施也燕笑語兮燕笑語之間又說為樂時之兄志情於笑語之間其君臣相樂如此是以有譽處兮譽稱也處猶安也而无疑也○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其德施之普徧又於大小靡所傷其光曜徧及於諸侯之謂長久之謂既見君子其德不爽壽考之福長久之君子之德長久而无忘也○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上聲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天子說為燕礼以待之豈弟音愷公尚其順弟順弟以待天下之賢者豈弟音愷宜兄宜弟君子說為燕礼以待之宜兄宜弟君子兄弟相安令德壽豈福而且至於康寧壽豈之○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鞗革忡忡鞗革轡飾也忡忡然垂貌鞗音條忡音衝和鸞雝雝鸞鳴也雝雝和之多君子之德和鸞雝雝和之多君子之德和鸞雝雝和之多君子之德和鸞

有以宜家室矣　莫不令儀而无不有令
順之施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　詩篇名同上古同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言諸侯有大功天子賞之
而錫以弓矢故作是詩以美之○彤弓之臧也　彤弓弨兮　彤弓之
弨也　受言藏之　中心既之而非由外也　鍾鼓
喜賓　言燕賓客諸侯之有功者　既設于位大功未賞有待而賞
既設於是設鍾鼓之盛　一朝饗之　饗其功能立大功
彤弓弨兮　彤同上　受言載之　弓人獻之于王王受而藏之有以待有功者
喜賓及與有諸侯　中心喜之　則中心誠然喜之无或忘也
朝右之　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旦出之意也又○彤弓弨兮受言
櫜之　櫜音高韜也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醻也
彤弓二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　詩篇名同上樂育材也言天下喜其君能長育人材也君子能長
育人材使之皆有可用之才以進而成就之使其才足進而用之則天下喜樂之
矣木則天下之人莫○菁菁者莪　菁菁然茂盛之莪草　在彼中阿　阿山阿偏間之氣足以養之
中孟山阿偏間之氣足以養之莪草　既見君子　既其所在天下惟人君之施化有以
材在天下惟人君之施化有以　我心則喜　樂動於中而且有威儀可觀則其所養可知矣
且有儀樂動於中而且有威儀可觀則其所養可知矣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也上中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喜為成德達材之歸也○菁菁者
我在彼中陵　陵中也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百朋之錫言多也
楊舟　人材未遇君子則心无所依楊木之舟則心然无所依　載沉載浮　在水中或浮或沉
見君子　及已見君子之後　我心則休　此心休休然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右六篇十其六篇二十四章百二十句
○按小雅自六月詩至无羊十四篇首言
六月詩曰　宣王北伐也　宣王北伐也言宣王承大雅文武之烈内修政事外攘玁狁

一詩作後出政既發則詩亦發序者以宣王中興代之也○
无發則无興酬罷于之所以發則詩亦發序者以宣王中興代之也○
六月棲棲六月之時今之四月也棲棲猶遑遑也戎車既飭
車已整飭音敕四牡騤騤騤音葵四牡馬強貌載是常服載
乘也常服尺志為言我是用急我所以用之服而急也王于出
征逾出征代之日○北物四驪四馬体力既盛之時編○北物四驪四馬体力既盛之時編
征宣王出征代之日○北物四驪四馬体力既盛之時編○北物四驪四馬体力既盛之時編
以匡王國以正王國也○閑之維則閑習之維則皆合法度
我服既成我之戎服已成矣○閑之維則閑習之維則皆合法度
出征宣王既以命伐而出征伐狁以佐天子佐助我天子
○廣四牡之馬其大有顒顒又且顒然廣大貌○廣四牡之馬其大有顒顒又且顒然廣大貌
薄伐玁狁薄伐玁狁征伐玁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
鄉之民場圃之間○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之民場圃之間
方叔率止方叔受命為將率止統率以行乘其四騏四馬
既閑習之貌○乘其四騏四馬既閑習之貌○
四騏四騏其色蒼蒼四馬八鸞玲玲八鸞聲玲玲
然○四騏四騏其色蒼蒼四馬八鸞玲玲八鸞聲玲玲
然○有嚴有翼有嚴有翼嚴嚴然敬也翼翼然敬也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共其武事之服○共武之服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以定王國則用以安定○以定王國以定王國則用以安定
王國我王國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涖臨也同○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涖臨也同
旂旐央央旂旐央央鮮明貌○旂旐央央旂旐央央鮮明貌○
約軧錯衡約軧錯衡軧車之轅則約之以皮其飾又且錯金
玉容反○約軧錯衡約軧錯衡軧車之轅則約之以皮其飾又且錯金
玉容反薄伐玁狁薄伐玁狁征伐玁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
鄉之民場圃之間○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之民場圃之間
方叔率止方叔率止同上○方叔率止方叔率止同上○

成之心故於車馬器械之微則修之使勿壞備器械之大則修之使勿窳而於東都之地復會諸侯於東都之郊會之儀既一而人心以為維持王業之心田獵之事而誕車馬之美焉○我車既攻宣王復古之道焉攻堅也車既堅矣而又多良以制治保邦之道焉既同我之馬既同四牡龐龐然高大矣龐音龍龐龐四牡馬已龐矣而又同焉言其調習之熟也○田車既好田獵之車佶且好矣四牡孔阜四牡各甚肥大之貌阜大也○我車既攻我車既堅矣四牡既同既同矣四牡既阜既阜矣東有甫草而東都之草會諸侯而田獵焉甫大也○之子于苗宣王之子于苗選徒囂囂選徒囂囂言選擇車徒囂囂然衆多也建旐設旄建旐設旄旐龜蛇之旗也旄牛尾之旗也設於竿頭以為飾也搏獸于敖搏獸于敖搏擊也敖地名也○駕彼四牡四牡奕奕駕彼四牡言駕彼四牡奕奕然強壯也赤芾金鳥赤芾金鳥芾蔽膝也金鳥鳥隼畫於旂上會同有繹會同有繹諸侯秋見曰會春見曰同繹陳也會同之禮既畢而陳其車馬於郊外以講武事也○決拾既佽決拾既佽決以象骨鉤弦者也拾以皮為臂衣以遂射物者也佽利也言既會而陳其車馬決拾既利矣而和弓矢既調和弓矢既調弓矢既和調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既伯既禱伯馬祖也禱祭也既伯既禱既禱馬祖而祭之也田車既好田車既好田車既攻之車也好攻堅也四牡孔阜四牡孔阜孔甚也阜肥也四牡既佶四牡既佶佶壯也升彼大阜升彼大阜大阜謂山之高而廣者也從其群醜從其群醜群醜謂禽獸之衆多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庚午之日既差我馬差擇也擇我馬之善者而取之也○兼天子之六廄兼天子之六廄六廄馬六種之廄也一曰種馬二曰戎馬三曰齊馬四曰道馬五曰田馬六曰駑馬各有所掌以供王事焉○瞻彼中原瞻彼中原中原謂廣平之地也○既張我弓既張我弓張弓弦也○既挾我矢既挾我矢挾持也○發彼小豝發彼小豝豝牝豕也小豝謂豕之小者也○殪此大兕殪此大兕殪死也兕似牛青色一角或曰兕如野牛而小青黑色一角重千斤皮堅可以為鎧甲之札兕如野牛而大青黑色一角重千斤皮堅可以為鎧甲之札○以燕天子以燕天子燕安也天子以安我王之事也○既挾我矢既挾我矢既發則中之矣則殪大兕矣以御賓客以之待賓客且以酌醴而酌醴酒以為祭祀之禮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鴻鴈鴻鴈之鴻大也鴈所以飛也○之子于征之子于征宣王之臣也征行也○劬勞于野劬勞于野劬勞其勞以從事也野謂郊外也○爰及矜人爰及矜人爰及也矜憐也○哀此鰥寡哀此鰥寡而不得其所焉鰥寡無妻夫之人也○鴻鴈于飛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肅肅其羽然而飛矣肅肅然羽聲也○之子于垣之子于垣宣王之臣既受命而征行於野矣○百堵皆作百堵皆作百堵一丈高一丈長為一堵皆作俱起也○雖則劬勞雖則劬勞雖則其勞苦然勞而有功也○其究安宅其究安宅而得其所居也○鴻鴈于飛鴻鴈于飛人皆同於東都其在道路之聲也○肅肅其羽肅肅其羽然而飛矣肅肅然羽聲也○之子于征之子于征宣王之臣既受命而征行於野矣○劬勞于野劬勞其勞以從事也野謂郊外也○爰及矜人爰及矜人爰及也矜憐也○哀此鰥寡哀此鰥寡而不得其所焉鰥寡無妻夫之人也○鴻鴈于飛鴻鴈于飛人皆同於東都其在道路之聲也○哀鳴嗷嗷哀鳴嗷嗷嗷嗷衆聲也○維此哲人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此哲人哲知也謂我劬勞則勞而知其勞苦之深也○謂我宣驕則謂我使臣征行者驕慢則不恤其勞苦之深也○維此愚人維此愚人謂我宣驕愚人不知其勞苦之深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庭燎之光庭燎庭燎之光庭燎大燭也光明也○夜如何其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中央也○庭燎之晨庭燎之晨晨明也○君子至止君子至止君子謂諸侯也至止者將朝而未至也○鸞聲將將鸞聲將將鸞和鈴也將將和貌○夜如何其夜如何其夜未艾夜如何其夜未艾艾盡也○庭燎有輝庭燎有輝有輝光也○君子至止君子至止言不至者未至也○鸞聲噦噦鸞聲噦噦噦噦和也

乎○聞其鳴於之言將然○夜如何其同夜未文○庭燎三章章五句
晰庭中大燭明而火哀也晰音制君子至止同徽聲嘒嘒間貝聲嘒音慧小明貌徹音列餘行有節度音洛○夜如何其同上夜郷晨嘒音慧向晨將明也庭燎有輝光日出三竿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君子至止謂同言宣王之勤問夜早晏至於再至於三言詩人恐其怠惰而終怠故作是詩以戒之○庭燎之光晰晰其煌煌

沔水三章章六句
沔水詩篇名規宣王也規正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沔彼流水猶疾之急也朝音潮宗尊也海之尊於天子也如沔水之流不復來者猶諸侯之去不返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鴥於筆反隼鷹屬載止不定者必有以致之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安寧者○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定者必有以致之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安寧

食我之粟也音卓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不肯以善道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歸我邦族也族亦不久於此而將適歸復我諸父
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害之甚也○黃鳥黃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不可與居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我行其野蔽其昏姻而不見以地之遠而不能安民也○
蔽芾其樗尚有惡木之蔭可以庇蔭音廕焉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可畜而
去爾乃不能養我
爾不畜反不我念復我邦家
我邦家復反我之邦家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蓫蓫
其蓫采以治疾今我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可宿而去爾乃不能救我
反不肯念我
爾不我畜反不我念復我邦族
言歸思復復返我舊日所居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詩篇名宣王考室也周王築室既成而復禮以落之時作此詩以述其事
緜緜之時詩以述其頌○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幽幽深遠之山如竹之叢生
茂盛之貌兄乃之貌
如松茂矣如松之茂盛兄乃之貌
君子攸芋君子有家以為居室之美如此而兄弟相好矣芋大也
猶矣無相猶矣猶謀也此所以能長守其富貴也○似續妣祖續先祖而繼
之也妣祖宣王思繼先祖之業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堵五版為堵五丈西南其戶爰爰
爰爰緩貌
爰爰宣王之時政事寬緩而不煩○約之閣閣束之縮縮
閣閣猶言廣廣縮縮猶言高高
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椓擊也橐橐用力貌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

無羊詩篇名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復古法而修之至此而始成焉○誰謂
爾無羊誰謂爾無羊之有三百維羣爾羊之有多少也誰謂
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黑唇牛也
爾羊來思其耳濕濕濕濕然溫潤而不燥
爾牛來思其耳溼溼溼而不燥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
其性或降于山阿之下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二句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十

式月斯生方日与歲月相推而生也俾民不寧使民不寧也憂心如酲言憂之甚也誰秉國成誰能執國家之成法者乎不自為政言不能自為政也卒勞百姓終使尹氏勞我百姓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言其四牡則肥壯而大項領肥也我瞻四方蹙蹙然也言我瞻視四方之人蹙蹙然憂其將有變也亦孔之痗甚病也○方茂爾惡小人喜怒不常茂盛其惡以逞其志也相彼投畀有昊投畀棄之有昊蒼天也言視彼棄惡之人則知蒼天將棄之也相彼投畀有昊謂視其子孫或棄或收或去或留或興或廢或盛或衰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生或死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善或惡或正或邪或直或曲或治或亂或安或危或成或敗或得或失或喜或憂或哀或樂或好或惡或親或疏或遠或近或來或往或語或默或作或止或行或立或坐或臥或飲或食或言或笑或哭或泣或歌或謠或謀或慮或思或為或不為或能或不能或知或不知或覺或不覺或夢或不夢或寤或不寤或寐或不寐或動或不動或靜或不靜或進或退或速或遲或疾或徐或高或下或上或中或內或外或表或裏或精或粗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或有臭或無臭或有味或無味或有色或無色或有文或無文或有質或無質或有象或無象或有數或無數或有理或無理或有情或無情或有為或無為或有知或無知或有能或無能或有力或無力○心之憂矣我心之憂如此既使我民之甚大可憂之甚矣念我獨兮念我一人獨兮憂心京京憂深也京京猶耿耿也哀我小心瘋憂以痒呼父母而訴之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何為使我病乎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之此禍之先後而當我之身乎好言自口好言自口訴於彼小人虛假之言也莠言自口莠言自口悖出而出悖者悖言也悖言自口而出也憂心愈愈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是以禍及遇小人之侵侮蓋小人之為祟與君子殊途故也○憂心惸惸憂心惸惸念我無祿念我無祿不幸民之無祿不幸與民之無祿不幸與遭国之將亡并其臣僕我人斯可哀哉我人斯可哀哉并其臣僕我人斯可哀哉我人斯可哀哉并其臣僕我人斯可哀哉我人斯可哀哉

于沼于沚于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以采蘋于嗟乎亂之興也公侯不正乃至亂興焉○雖伏矣亦孔之炤炤之來九日有司而一周天會則月光都合十五日日月之行一度四分度之一十五度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

我友自逸是以不敢閒我友之自逸而以月爲當出其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詩名大夫刺幽王也周大夫作雨自上下者也刺幽王不能正其政令之弱而下侵小民其出於上書

非所以爲政也故非所以爲政也非所以爲政也故非所以爲政也衆多如雨小人其出政若雨○浩浩昊天幽王不恭政而使小人其出政若雨而

昊天之大下人之所仰望之而浩浩然廣大流通若无窮者昊天斥王也不駿其德駿長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之降此饑饉之災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天怒之威也天

威之而又降此災刑伐四國也昊天疾威天怒之威也天命不徹我道不通不得行其道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我不敢效我友之自逸

舍之不復以我友自逸之事爲效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朔以供在邦君諸侯之職

上下翻

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甚曰式臧善哉前非而用善道也覆出爲惡惡而覆出爲惡之意

○如何昊天幽王不自知其所以如此而王肅曰如何昊天而告曰今世之人行幽而云

如彼行邁人行幽而云如彼行邁之人爲如此行邁之事則不能改其所以如此行邁之事何哉

君子既盡於天又當警於君子既盡於天又當警於君子其不自知其所以如此蓋臣子之於君父

可不自盡乎不畏于天何不畏于天乎○戎成不退戎成不退幽王時天下大亂如此而王肅曰戎

相畏乎不畏于天何不畏于天乎○戎成不退戎成不退幽王時天下大亂如此而王肅曰戎

退飢成不遂飢困民飢成不遂能也而使之曾我暬御曾我暬御但我侍御小臣暬狎之職

之而曰至於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多之君子而曰至於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此告王者聽言則答

則答王以聽言則但聽言則答不問其是非而答之言也譖言則退譖言則退一有譖言又已

能言可哀哉夏貿者當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維躬是瘁舌之出入維躬之禍福所繫

能言亂世而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匪舌是出非此舌出也維躬是瘁去維躬是瘁言

哲之而身受其病矣哲夫哲婦傾城之謂矣哲夫能言而可以言者王之

哲之而身受其病矣哲夫哲婦傾城之謂矣哲夫能言而可以言者王之

如流如水流言俾躬敗休而能言之人如水流言俾躬敗休而能言之人如水流言俾躬敗休而能言之人

哉聖武不忘然有學者焉　民雖靡膴胥有黍者焉　或肅或艾有能敬其德者有黍稷者　或肅或艾有能治其職者有黍稷者　無論胥以敗（胥皆也以相也敗壞也）　如彼泉流（泉水名）　無淪胥以亡（淪沒也）　如彼泉流　○不敢暴虎（憑人慮不及又遽也）　馮河（音憑）　人知其一（一事）　不知其他　莫知其他（他不慎小）　不可畏也（人則必至死）　戰戰兢兢（懼也）　如臨深淵（深之淵）　如履薄冰（如履薄冰之上）　○小宛（詩篇名）　刺幽王也（王出）　大子之傅作焉（幽王大子宜臼之傅作詩以諷王）　○宛彼鳴鳩（宛小貌鳩鶻也）　翰飛戾天（翰羽也戾至也）　我心憂傷（憂傷王也）　念昔先人（念思也昔者先人亡而念思昔者）　明發不寐（明發將旦之時）　有懷二人（其父母）　○人之齊聖（中正通明）　飲酒溫克（飲酒之時能溫和以自勝）　彼昏不知（昏亂也）　壹醉日富（一醉之後日以益甚）　各敬爾儀（各敬其威儀）　天命不又（天命將去而不再）　中原有菽（菽豆也）　庶民采之（采取也）　○螟蛉有子（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　蜾蠃負之（蜾蠃取桑蟲負之而去以為己子）　教誨爾子（教誨之使君子）　式穀似之（式用也穀善也）　似之善則民亦以善似之）　○題彼脊令（題視也脊令水鳥）　載飛載鳴（載且飛且鳴）　我日斯邁（我行日以遠）　而月斯征（而月以行）　夙興夜寐（夙早也）　無忝爾所生（忝辱也）　○交交桑扈（交交飛貌桑扈竊脂也）　率場啄粟（率循也場圃也）　哕哕鸣鸾（哕哕鸾聲）　不離于裏（不離于車裏）　常武（常武之詩）　○赫赫明明（赫赫明明威德著也）　王命卿士（王命卿士南仲也）　南仲大祖（南仲大祖太王也）　大師大旅（大師六軍大旅五百人）　○王謂尹氏（王謂尹氏太師也）　命程伯休父（程伯休父司馬官名）　左右陳行（左右陳列其行伍）　戒我師旅（戒飭我師旅）　○王舒保作（王舒緩而保作）　匪安匪遊（匪不安匪不遊）　淮夷來求（淮夷來求服）　既安且平（既安且平）　○王猶允塞（王猶信其誠塞）　徐方既來（徐方既來服）　徐方既同（徐方既同心）　天子之功（天子之功）　○匪紹匪遂（匪繼匪遂）　庶民采之（庶民采取之）　○鼓鍾欽欽（欽欽和也）　鼓鍾伐淮（伐淮水上）　淮水湝湝（湝湝流貌）　○鼓鍾喤喤（喤喤和也）　鼓鍾伐徐（伐徐水上）　淮水湯湯（湯湯流貌）　○徐方不回（徐方不回違）　王曰還歸（王曰還歸）　○武夫洸洸（洸洸威武貌）　○人之齊聖（中正通明）　飲酒溫克（飲酒之時能溫和以自勝）　彼昏不知（昏亂也）　壹醉日富（一醉之後日以益甚）　各敬爾儀（各敬其威儀）　天命不又（天命將去而不再）　中原有菽（菽豆也）　庶民采之（采取也）　○螟蛉有子（螟蛉桑蟲也）　蜾蠃負之（蜾蠃取桑蟲負之而去以為己子）　教誨爾子（教誨之使君子）　式穀似之（式用也穀善也似之善則民亦以善似之）　○題彼脊令（題視也脊令水鳥）　載飛載鳴（載且飛且鳴）　我日斯邁（我行日以遠）　而月斯征（而月以行）　夙興夜寐（夙早也）　無忝爾所生（忝辱也）　○交交桑扈（交交飛貌桑扈竊脂也）　率場啄粟（率循也場圃也）　哕哕鸣鸾（哕哕鸾聲）　不離于裏（不離于車裏）　常武（常武之詩）　○赫赫明明（赫赫明明威德著也）　王命卿士（王命卿士南仲也）　南仲大祖（南仲大祖太王也）　大師大旅（大師六軍大旅五百人）　○王謂尹氏（王謂尹氏太師也）　命程伯休父（程伯休父司馬官名）　左右陳行（左右陳列其行伍）　戒我師旅（戒飭我師旅）　○王舒保作（王舒緩而保作）　匪安匪遊（匪不安匪不遊）　淮夷來求（淮夷來求服）　既安且平（既安且平）　○王猶允塞（王猶信其誠塞）　徐方既來（徐方既來服）　徐方既同（徐方既同心）　天子之功（天子之功）　○匪紹匪遂（匪繼匪遂）　庶民采之（庶民采取之）　○鼓鍾欽欽（欽欽和也）　鼓鍾伐淮（伐淮水上）　淮水湝湝（湝湝流貌）　○鼓鍾喤喤（喤喤和也）　鼓鍾伐徐（伐徐水上）　淮水湯湯（湯湯流貌）　○徐方不回（徐方不回違）　王曰還歸（王曰還歸）　○武夫洸洸（洸洸威武貌）

恭人（小人得志則君子懼禍）　如集于木（如集于木而畏其墜）　惴惴小心（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如臨于谷而畏其墜）　戰戰兢兢（戰一懼兢兢懼二懼）　如履薄冰（如履薄冰之上而畏其陷）　○小弁（詩篇名音盤）　刺幽王也（王出）　太子之傅作焉（為太子後又寘之傅作詩以刺幽王）　○弁彼鸒斯（弁樂貌鸒斯烏也）　歸飛提提（提提飛而群也）　民莫不穀（民莫不善）　我獨于罹（我獨于罹憂）　○我辰安在（我之所以安在）　○菀彼柳斯（菀柳茂盛貌）　鳴蜩嘒嘒（蜩蟬嘒嘒聲）　有漼者淵（有漼然深貌）　萑葦淠淠（萑葦生貌）　譬彼舟流（譬彼舟流）　不知所届（不知其所至）　○心之憂矣（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不遑暇寐）　○鹿斯之奔（鹿之奔）　維足伎伎（維足伎伎）　雉之朝雊（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尚求其雌）　○譬彼壞木（譬彼壞木）　疾用其枯（疾用其枯）　○菀彼柳斯（菀柳茂盛貌）　鳴蜩嘒嘒（蜩蟬嘒嘒聲）　有漼者淵（有漼然深貌）　萑葦淠淠（萑葦生貌）　譬彼舟流（譬彼舟流）　不知所届（不知其所至）　○心之憂矣（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不遑暇寐）　○鹿斯之奔（鹿之奔）　維足伎伎（維足伎伎）　雉之朝雊（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尚求其雌）　○譬彼壞木（譬彼壞木）　疾用其枯（疾用其枯）　○菀彼柳斯（菀柳茂盛貌）　鳴蜩嘒嘒（蜩蟬嘒嘒聲）　有漼者淵（有漼然深貌）　萑葦淠淠（萑葦生貌）　譬彼舟流（譬彼舟流）　不知所届（不知其所至）　○心之憂矣（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不遑暇寐）　○鹿斯之奔（鹿之奔）　維足伎伎（維足伎伎）　雉之朝雊（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尚求其雌）　○譬彼壞木（譬彼壞木）　疾用其枯（疾用其枯）

小宛（詩篇名音盤）　刺幽王也（王出）　大子之傅作焉（為太子後又寘之傅作詩以刺幽王）　○宛彼鳴鳩（宛小貌鳩鶻也）　翰飛戾天（翰羽也戾至也）　我心憂傷（憂傷王也）　念昔先人（念思也昔者先人亡而念思昔者）　明發不寐（明發將旦之時）　有懷二人（其父母）　○人之齊聖（中正通明）　飲酒溫克（飲酒之時能溫和以自勝）　彼昏不知（昏亂也）　壹醉日富（一醉之後日以益甚）　各敬爾儀（各敬其威儀）　天命不又（天命將去而不再）　中原有菽（菽豆也）　庶民采之（采取也）　○螟蛉有子（螟蛉桑蟲也）　蜾蠃負之（蜾蠃取桑蟲負之而去以為己子）　教誨爾子（教誨之使君子）　式穀似之（式用也穀善也似之善則民亦以善似之）　○題彼脊令（題視也脊令水鳥）　載飛載鳴（載且飛且鳴）　我日斯邁（我行日以遠）　而月斯征（而月以行）　夙興夜寐（夙早也）　無忝爾所生（忝辱也）　○交交桑扈（交交飛貌桑扈竊脂也）　率場啄粟（率循也場圃也）　哕哕鸣鸾（哕哕鸾聲）　不離于裏（不離于車裏）　常武（常武之詩）　○赫赫明明（赫赫明明威德著也）　王命卿士（王命卿士南仲也）　南仲大祖（南仲大祖太王也）　大師大旅（大師六軍大旅五百人）　○王謂尹氏（王謂尹氏太師也）　命程伯休父（程伯休父司馬官名）　左右陳行（左右陳列其行伍）　戒我師旅（戒飭我師旅）　○王舒保作（王舒緩而保作）　匪安匪遊（匪不安匪不遊）　淮夷來求（淮夷來求服）　既安且平（既安且平）　○王猶允塞（王猶信其誠塞）　徐方既來（徐方既來服）　徐方既同（徐方既同心）　天子之功（天子之功）　○匪紹匪遂（匪繼匪遂）　庶民采之（庶民采取之）　○鼓鍾欽欽（欽欽和也）　鼓鍾伐淮（伐淮水上）　淮水湝湝（湝湝流貌）　○鼓鍾喤喤（喤喤和也）　鼓鍾伐徐（伐徐水上）　淮水湯湯（湯湯流貌）　○徐方不回（徐方不回違）　王曰還歸（王曰還歸）　○武夫洸洸（洸洸威武貌）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詩篇名音盤）　刺幽王也（王出）　太子之傅作焉（為太子後又寘之傅作詩以刺幽王）　○弁彼鸒斯（弁樂貌鸒斯烏也）　歸飛提提（提提飛而群也）　民莫不穀（民莫不善）　我獨于罹（我獨于罹憂）　○我辰安在（我之所以安在）　○菀彼柳斯（菀柳茂盛貌）　鳴蜩嘒嘒（蜩蟬嘒嘒聲）　有漼者淵（有漼然深貌）　萑葦淠淠（萑葦生貌）　譬彼舟流（譬彼舟流）　不知所届（不知其所至）　○心之憂矣（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不遑暇寐）　○鹿斯之奔（鹿之奔）　維足伎伎（維足伎伎）　雉之朝雊（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尚求其雌）　○譬彼壞木（譬彼壞木）　疾用其枯（疾用其枯）　○菀彼柳斯（菀柳茂盛貌）　鳴蜩嘒嘒（蜩蟬嘒嘒聲）　有漼者淵（有漼然深貌）　萑葦淠淠（萑葦生貌）　譬彼舟流（譬彼舟流）　不知所届（不知其所至）　○心之憂矣（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不遑暇寐）　○鹿斯之奔（鹿之奔）　維足伎伎（維足伎伎）　雉之朝雊（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尚求其雌）　○譬彼壞木（譬彼壞木）　疾用其枯（疾用其枯）

然偏立如杇盡而心之憂矣見以我之不良胡罪反疾用無枝傷病而心之憂矣寧莫之知也○相彼投兔兔見迫豚而投人人覩其困窮也尚或先之猶或先之人閔其且暴露者猶掩藏之皆是行有死人行路有死人尚或墐之子曾覩君子秉心此心維其忍之心之不忍故也今士乃弃孩童之心之不忍亦甚矣心之憂矣見以我心憂之涕既隕之而至於○君子信讒信讒之言如或酬之酬酢也君子不惠不惠士之心之不發不舒究之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掎新也尚或酌其文皆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莫高匪山匪山非山者山之高喻人君不可易也言人君易於發言耳讒口囂囂讒人之口囂囂然衆多也○莫浚匪泉浚深也泉之深喻人君不可測也言人君測度人情如測泉之深不可得而測也君子無易由言無易由言人君易於發言耳耳屬于垣垣牆也人君易於發言則垣牆有耳屬于垣之象也無逝我梁逝往也梁水橋也無往我梁之橋恐人之毀己而絕之也不入我門我門戶也不入我門恐人之入己而拒之也○彼何人斯何人斯言其不可知也胡逝我陳胡何也陳堂塗也何爲往我堂塗之間以窺伺上意而生讒譖也

閔既而思其不可禁乃嘆容或有變之疾而自寬之詞曰我一身尚且不能容況能容人乎

小弁之章章八句

巧言詩名刺幽王也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幽王信讒大夫之賢者爲讒人所中而王不悟故作此詩以告怨也○悠悠昊天曰父大夫被讒乃呼天而訴之曰悠悠遠貌昊天以形體言之曰父以尊稱言之曰母且以恩言之○亂之大無罪無辜我乃亂之大無罪無辜我乃亂之也○悠悠昊天曰父且昊天已威上者視下如子愛之今反如此乎已威已甚也○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上者視下如子愛之今反如此乎已威已甚也○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所以震怒於我也○予慎無辜慎誠也誠無辜我乃亂之也○予慎無辜予慎無罪我乃亂之也○亂之初生亂之初生者欲其○察也○亂之初生亂之初生者欲其○察也○僭始既涵由譖人以王已信其讒言而不察真僞故也僭音譖○亂之又生又其亂也○亂之又生又其亂也○君子信讒則王已信其讒言而用之故其讒出矣○君子如怒說王已信讒言怒而用之故其讒出矣○亂庶遄沮則亂息庶幾也遄疾沮止矣○君子如祉聞賢者之言而福之○亂庶遄已則亂息庶幾也已止矣○君子如祉聞賢者之言而福之○亂庶遄沮則亂息庶幾也沮止矣○君子如祉聞賢者之言而福之○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屢數也盟誓也亂是用長以數相誓而亂之滋長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以數相誓而亂之滋長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以數相誓而亂之滋長也○君子信盜盜小人之譖己者○君子信盜盜小人之譖己者○亂之初生亂之初生者欲其○察也○亂之初生亂之初生者欲其○察也○僭始既涵由譖人以王已信其讒言而不察真僞故也僭音譖○亂之又生又其亂也○亂之又生又其亂也○君子信讒則王已信其讒言而用之故其讒出矣○君子如怒說王已信讒言怒而用之故其讒出矣○亂庶遄沮則亂息庶幾也遄疾沮止矣○君子如祉聞賢者之言而福之○亂庶遄沮則亂息庶幾也沮止矣○君子如祉聞賢者之言而福之○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屢數也盟誓也

周音不見其身如之何不得覯乎不覯乎
矣亦不思乎○彼何人斯於人則汝之譖我以矣不思乎
之詞乎不思人之信乎不思
自北何為不從我国之出胡不
梁而不入我之門入祇攪我心使我疑汝而惕我○爾之安行
疑之謂汝行之緩乎亦不遑舍則亦不舍而見我也爾之亟行謂汝行之急乎遑暇
車則暇又暇於
之切乎○爾還而入我矣則我亦還而入見我不入今小還而不入見我不
矣易无疑去還而不入今小還而不入見我不
来其或来見我俾我祇也即可使我心○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也安得矣愚我与汝義如兄弟又爾如貫勢相次比如貫
和如壎篪言聞則應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之詛爾斯之言
心不同如是其何能久處故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則我不有靦面目以視人
得而知也不知乎作此好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詩者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
名寺人奉事於內宦者其
長謂之伯今亦為
譖言之所中傷故作是詩也
行上下无恥○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得說者○萋兮萋女工集五色之絲成是貝錦所以織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其為言亦○哆兮
侈兮大貌已大甚
侈兮侈兮成是南箕所以能成
南箕星彼譖人者亦張
張不知誰适与之共謀乎○緝緝翩翩彼譖人者亦緝
緝二翩翩飛貌譖人
往来反覆欲譖人
謀不信則王或譖不信而不廉也小
人譖害君子如此○捷捷幡幡小人
捷捷幡幡小人譖害君子如此
樓反覆謀欲譖言為
譖人之言耳豈不爾受且
為譖人之言耳豈不爾受且
旧恐其既又遷
於他則汝之譖我以矣不思乎
人則汝不思人之信乎不謹也
自北何為不從我国之出胡不
梁而不入我之門入祇攪我心使我疑汝而惕我○爾之安行
疑之謂汝行之緩乎亦不遑舍則亦不舍而見我也爾之亟行謂汝行之急乎遑暇
車則暇又暇於
之切乎○爾還而入我矣則我亦還而入見我不入今小還而不入見我不
矣易无疑去還而不入今小還而不入見我不
来其或来見我俾我祇也即可使我心○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也安得矣愚我与汝義如兄弟又爾如貫勢相次比如貫
和如壎篪言聞則應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之詛爾斯之言
心不同如是其何能久處故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則我不有靦面目以視人
得而知也不知乎作此好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詩者刺幽王也譖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
名寺人奉事於內宦者其
長謂之伯今亦為
譖言之所中傷故作是詩也
行上下无恥○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得說者○萋兮萋女工集五色之絲成是貝錦所以織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其為言亦○哆兮
侈兮大貌已大甚
侈兮侈兮成是南箕所以能成
南箕星彼譖人者亦張
張不知誰适与之共謀乎○緝緝翩翩彼譖人者亦緝
緝二翩翩飛貌譖人
往来反覆欲譖人
謀不信則王或譖不信而不廉也小
人譖害君子如此○捷捷幡幡小人
捷捷幡幡小人譖害君子如此
樓反覆謀欲譖言為
譖人之言耳豈不爾受且
為譖人之言耳豈不爾受且

不受既其女遷
於他則汝之譖我以矣不思乎
人則汝不思人之信乎不謹也
騙而得意勞人草草被騙
勞苦而失度蒼天蒼天
人盍亦視被騙
人而祸之○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人而祸之乎○此勞人草草被譖
勞苦而失度蒼天蒼天
人盍亦視被騙
人而祸之○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人而祸之乎○此勞人草草
適與其不知誰适而与之共取彼譖
適與其不知誰适而与之共取彼譖
言鬩乎伊何為泥之甚也取彼譖人
投畀於豺虎之口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於豺虎之口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慝也慝惡
有北不受北方之地不受投畀有昊
投畀有昊天也天
其罪也○楊園之道丘子之
天也天乃弃之而不与之
天也天乃弃之而不与之
道丘子之
楊園之道丘子之道丘子之
楊園之道丘子之道丘子之
道丘子之道丘子之
楊園之道丘子之道丘子之
道丘子之道丘子之
楊園之道丘子之道丘子之

哀父母誠可哀哉我生我劬勞如天罔極之父母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蒿也蔚牡蒿也興者莪蒿之小者尚有父母之氣以興人子之不肖不如物也○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也烈烈猶發發也飄風暴起之風興暴急之政也穀善也言南山之烈烈飄風之發發民莫不善我獨何害於己而不得養乎○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我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 時當周東國困於役譚國在今濟南東平之東邾小國在今山東鄒縣東南征役而傷於財用也譚大夫作詩以告病焉譚音談○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人謂在位之小人則仰而視睠言顧之反側也潸涕流貌○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既平既直既好既安既引既急既弭既寜既寤既寐既渴既飲既飽既盈既餘既酒既漿既醫既挹既酌既載既攜既提既握既搰既瘁既痗既愈既平既均既衡既稱既出既入既佶既屈既伸既往既來既反既覆既收既藏既舒既遲既速既數既疏既遠既近既明既晦既昧既旦既昏既星既稀既疏既朗既月既微既晞既明既晨既夕既多既少既有既亡既存既在既坐既作既興既寐既覺既生既死既往既來既遠既反既覆既翻既倒既顛既覆既仆既起既行既趨既馳既驅既先既後既前既左既右既南既北既東既西既上既下既高既卑既深既淺既廣既狹既遠既近既遲既速既疾既徐既緩既急既弛既張既弓既矢既發既中既直既曲既正既邪既斜既平既均既衡既稱既量既度既長既短既大既小既厚既薄既重既輕既多既少既有既亡既存既在既安既危既治既亂既生既死既往既來

陰陽猶有往來消伏而今日貪殘結禍乃无有已時先祖匪人乎胡寧忍予○秋日凄凄我日之風東方曰涼百卉具腓則百卉皆至於秋病矣王政之修廢時事之得失於此時觀之故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腓病也○冬日烈烈烈猛也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民莫不穀不穀善也我獨何害言己為讒人所害也○四牡彭彭大夫駕此以從王事獨賢而勞也我從事獨賢而已反不如他人乎○四牡彭彭大夫駕此以從王事獨賢而已反不如他人乎嘉我未老盡王之意我未老方剛正是強壯之時經營四方可以經營四方之時也○或燕燕居息有燕燕安息之貌或盡瘁事國亦或有盡力病瘁以從國事者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亦或有不得止於外者或慘慘劬勞有憂苦而勞者或棲遲偃仰或偃仰自得或不知叫號如此之人不知有憂苦而叫號者或慘慘畏咎或有畏罪而憂咎者或出入風議或有訾議朝廷之得失者或靖共爾位或有恭敬其職事者或湛樂飲酒或有耽樂飲酒者或無事不為或有無事不為者或有不為者其不為道路而已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無將大車四章章四句

小明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鼓鐘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楚茨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信南山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大田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瞻彼洛矣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裳裳者華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桑扈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鴛鴦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頍弁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車舝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青蠅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賓之初筵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魚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采菽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角弓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菀柳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采綠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黍苗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隰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白華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綿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瓠葉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漸漸之石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苕之華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何草不黃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則壓起下句頁然人皆晦無思百憂同上不十于煩叫在憂下頁然人皆晦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同上維塵雝兮則塵雝上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小明詩篇名大夫悔仕於亂朝也幽王之時天下大亂大夫仕於明朝者皆潛其關關是以悔之而作此詩也○明明上天人大仕於此時大仕於此時之而作此詩也○明明上天人大仕於此時之而作此詩也○明明上天人大仕於此時之而作此詩也○明明上天人

音黎爲君婦莫奪亂君婦靜之精
音髮君婦莫奪亂君婦靜之精
音髮爲宜子孫宜子孫
音遜宜子孫宜子孫
音遜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音奴
音孥
音奴
音孥
音奴
音孥

黍稷薿薿故黍稷之禾皆薿薿然茂盛自膺而下
之而息烝我髦士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攸介攸
止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秋祭后土曰社四方之神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擊鼓至明年子孟春又
祭田祖先嗇琴瑟擊鼓擊其鼓焉以御田祖
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介我稷粟以介
我稷以穀我士女使家給人足而我士女皆歸於善而不陷於惡焉○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曾孫之妻子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牡禋祀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田四章章八句二章章八句
瞻彼洛矣詩篇名刺幽王也識刺幽之
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能爵命諸侯以龍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善者賞之惡者罰之賞善罰惡
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詩篇名刺幽王也幽王不能親賢而好小人在位
則諮諏並進則引進諮謀之臣賢人也朝之與賢
其葉湑湑小人在位則讒諂並興讒諂之臣小人也興
者之類也湑湑盛貌興小人在位亦其盛也君子
既盛其容又有其服容服盛則德亦盛矣
裳裳者華芸其黃君子之子我見君子之子我心寫兮
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觀之子其容不可忘也
我心寫兮我觀之子其樂只且

夫能使見者則心　陰慕如此　是以有聲譽
○裳裳者華　刺幽王也　君臣上下　動無禮
有章矣　文章猶言見也　維其有章矣　夫以文章猶言見也　是以有慶矣　有慶矣
山以享福而今乃弁絕之何哉○裳裳者華　興也　芸其黃矣　芸黃貌　則盛矣　我覯之子　同上　維其
觀之子　覯見　乘其四駱　六轡沃若　六轡在手　如絲濕澤　喻威儀之盛○
弁絕之何哉○左之左之　賢者功臣之
倫用之　次序　君子宜之　個人宜　則无所
維其有之　惟其有德　是以似之　宜使之繼似前人之
裳裳者華　興也　其葉湑湑　鬱鬱盛貌　君子有之　則无所有
比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三十八句

鴛鴦之什　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三十八句

○鴛鴦　刺幽王也　思古明王　幽王之世
交於萬物有道　交於萬物之以其時道　白奉養有節焉　白奉養於君子福祿宜之　而受福祿之者无不宜矣
○鴛鴦于飛　畢之羅之　然後交于萬物之時　君子萬年　則君子萬年之時
福祿宜之　宜其遍福而受福祿之美○
君子萬年　宜其遍福而受福祿之及物如此
君子萬年　福祿艾之　而得其壽考
頍弁　諸公刺幽王也　幽王之世　暴戾無親

暴虐狠矣死亡不能与同生不能与同死寧親睦九族又不能九族相親以相救助孤危將亡之國故作是詩以刺之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爾不之酒既旨矣爾殽既嘉矣爾不之當燕飲之時是時兄弟雖他人之遠之異人乎兄弟雖他人之與女雖一物猶宜親之而不能自立固宜見君子見賢人之時憂心弈弈其心弈弈然憂而不能自已也以說公未見幽王之時憂心弈弈然憂而不能自已也以說公未見幽王之後庶幾說懌之故作是詩庶幾說懌之故作是詩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維何期言此時不可期也言此時不可期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奕奕蔦與女蘿兄弟之依託也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庶幾有臧善也○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徒見其在首而已猶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甥舅妹之子曰甥舅之兄弟曰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先陳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喻王政教之先施也死喪無日喪亡也今幽王無日可以救亡之時也無幾相見死亡無幾矣樂酒今夕樂人於是死亡自相告以今夕為樂酒但當以今夕為樂豈不樂君子維宴維宴安也君子維宴維宴安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大夫刺幽王也周大夫作以刺幽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徒見其在首而已猶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爾不知禮義之故反以為樂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甥舅妹之子曰甥舅之兄弟曰舅如此我心寫兮我心寫兮寫去聲憂也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我心憂而不樂也庶幾說懌庶幾說懌說音悅懌音亦庶幾說懌庶幾說懌庶幾其可說懌而樂之也庶幾有臧庶幾有臧善也庶幾有臧庶幾有臧庶幾其有善道可以慰我心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大夫刺幽王也周大夫作以刺幽王之好讒佞而遠賢女也

間關車之舝兮間關車之舝兮間關車行聲也舝音轄車之舝兮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思孌季女逝兮孌美貌季少也逝往也思孌季女逝兮思孌季女逝兮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匪飢匪渴匪飢匪渴非飢渴之急也德音來括德音來括括會也德音來括德音來括言其德音之美可以會合我心也雖無好友雖無好友雖無好友

設坐以飲賓賓既和而旨既調而美飲酒孔偕人皆盡其歡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酬逸逸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其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其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不知其秩則越礼犯分○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傞傞不知其郵不知其郵則忘其所以○賓既醉止載叫載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不知其邮則忘其所以○凡此飲酒之

章陳古此章以下未必皆一人一事之實客就飲之初失礼之事○賓客就飲之初温温其恭尚温温然和敬也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其既醉止威儀怭怭則威儀悖亂也舍其坐遷又重言舍弁其本坐而遷于他処屢舞僊僊屢舞仙仙然舞貌其未醉止言方其未醉止威儀抑抑然謹慎也既醉止言其已醉也威儀怭怭則威儀乱矣○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載叫也○賓既醉止在燕之賓客既醉載叫呶載號也○亂我籩豆言不整齊也○屢舞僛僛數次起而舞不能止貌○是曰既醉言醉而出○既醉而出言醉而即出則无失礼○並受其福言主人共受其福○醉而不出言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是謂自伐其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以其有令儀也○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以其有令善之威儀也○凡此飲酒之

或醉或否亦初亦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凡此賓客

子來朝於君子來朝之時言觀其所以其旂泮泮也其交
解此泮泮之義方泮泮然盛也見其旂之泮泮然盛也
動則佩鸞和鸞噦噦又聞其鸞和之噦噦然清揚也見其
則知諸侯至於此矣上之所留則其至而喜如此時可
君子福祿申之重其福祿也申重也
君子天子命之錫命之也
君子所以申之也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樂只君子福祿宜之宜天子所以宜之也
樂只君子福祿艾之艾養也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樂只君子萬壽攸同攸所也言皆得其福也
樂只君子萬福攸降
樂只君子萬福攸歸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汎汎楊舟楊木之舟紼纚維之也
紼在舟之中維在水上
紼纚維之
維繫之
維繫之
樂只君子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天子之命
樂只君子天子之慶
樂只君子天子之光
樂只君子天子之休
樂只君子天子之福
樂只君子天子之恩
樂只君子天子之君子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十四

○鬠小雅

都人士詩名　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周人刺當時風俗不美而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衣服不貳未嘗變易貳元常
民俗則民德歸一德盡歸于一矣傷
今不復見古人也周人
都人士則千載而下猶能追而慕之況其容皃既有
表表如一萬民所望望而仰之也今不能行之行
都人士閒閒雅也臺笠緇撮臺莎草為之緇黑也撮
彼君子女彼貴人也綢直如髮綢繆也髮如髮之
見兮我思不說說心憂也
我心不說不說解也○彼都人士垢充耳琇

實　以美石為瑱塞耳實其中央也
人士同垂帶而厲垂帶則厲帶之飾也
之遶而兒之貌○匪伊垂之此章承上章而言士帶則有餘
帶自餘垂耳　匪伊卷之卷之也　髮則有旟髮自有餘而垂
不服於飾如此　我不見兮同　我心苑結苑結不解也
也　其吉其吉　彼君子女同　卷髮如蠆蠆蝎尾也
人士同　垂帶而厲衣服不貳則厲帶之飾也
之遶而兒之貌○匪伊垂之此章承上章而言士帶則有餘
帶自餘垂耳　匪伊卷之卷之也　髮則有旟髮自有餘而垂
不服於飾如此　我不見兮同　我心苑結苑結不解也
也　其吉其吉　彼君子女同　卷髮如蠆蠆蝎尾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詩名　刺怨曠也刺幽王也怨曠者也男女
多怨曠者也故物以
男之旬而不反　女之秋而不來　○終朝采綠
君子久役婦人獨處仕宦
不盈一匊匊手掬也　予髮曲局　又念我之髮亦
手髮曲局　又念我之髮亦

采綠五章章四句

黍苗詩名　刺幽王也刺幽王也　不能膏潤天下宣王中興王化
為卿士能宣平之今幽王不能
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召伯營之則有召伯以營謝
邑之事　烈烈征師南行之師　召伯成之惟召伯成謝邑
人　○原隰既平召伯營謝邑既成　泉流既清泉水流
而泉流已清矣　召伯有成召伯有成功　王心則寧是以宣王之心得以
行召伯之成而王亦不
知以為憂見以刺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詩名　刺幽王也刺幽王也　小人在位小人在王時位之內
在野君子很處於野之中　思見君子君子

心誠以奉事之○隰桑有阿桑生於下濕之地其葉有阿然盛美貌阿依阿然盛美貌既見君子其樂有注其樂有注然盛美貌○隰桑有阿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樂當如桑之茂盛然○隰桑有阿既見君子其樂有沃沃猶茂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樂當如桑之沃盛然○隰桑有阿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則以書言之心乎愛矣我中心誠愛君子○隰桑有阿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心之愛君子不謂矣謂不可言也心之愛君子遐而告之以忠言中心藏之藏猶懷也何日忘之忘猶亡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詞記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之始褒姒又得寵以黜申后後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所以下國化之者以妾為妻以賤妾為妻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興也菅茅野草也可以為繩束物之美惡各有定分也之子是女子也謂申后也遠猶疏也俾使也獨猶孤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其舊而王之不能治而幽王自為不正周人為之詩也英英輕明貌露降而潤及菅茅喻王如天之覆育萬物則宜使人皆得其所今乃不然則是天步艱難使人不得其所也猶其舊謂其恩好如初也○滤池北流浸彼稻田滤池水名北流流而北入渭也稻田而王刀不如山旬也○滤池北流浸彼苞稂之子不猶其舊而王之不能遍及其恩澤也苞稂喻小人也○汾沮洳言采其桑彼汾沮洳水名洳濕也桑木名可以飼蠶者也彼汾沮洳喻近王之處也言采其桑喻小人之仕於王朝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喻小人之不能遠大其志也○其葉有沃其花有實其實有聽其葉有沃其花有實其實有聽沃猶茂也聽美也○其葉有幽其花有黄其實有光幽黑也黄光皆謂色之美也○其葉有幽其花有黄其實有聽幽黑也黄光皆謂色之美也○其葉有幽其花有黄其實有光幽黑也黄光皆謂色之美也○其葉有幽其花有黄其實有聽幽黑也黄光皆謂色之美也○其葉有沃其花有實其實有聽沃猶茂也聽美也○其葉有沃其花有實其實有聽沃猶茂也聽美也○其葉有幽其花有黄其實有光幽黑也黄光皆謂色之美也○其葉有幽其花有黄其實有聽幽黑也黄光皆謂色之美也○其葉有幽其花有黄其實有光幽黑也黄光皆謂色之

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文
○正大雅蕩之什小雅
文王詩篇　文王受命作周也
王而盛德並著四方自北盛大
推其本則實自文王開○文王在上
至其子武王而大受命以有天下
文王之德孔昭于天實維周命
天下人之心於乎夫豈
自文王始哉故此詩追本
周家一代之王業而獨美文王
以昭明之德于天實
文王之德孔昭于天實維周命
維新其命維新之義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之旅衆之城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維我武王自助也言我武王所以興者以其能自助而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女當一心以奉天討無貳爾心也則伐紂必矣牧野地名在衛地○洋洋盛大貌檀車煌煌駕車之飾也○騤騤彊貌維師尚父大公望為尚父時維鷹揚言其勇如鷹之揚也涼佐也佐我武王伐紂而征商會朝清明會戰之朝武王伐紂之惡無有淹久而天下清明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縣名詩篇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周自后稷封於邰後公劉遷於豳大王遷于岐山之南德化大興王季遷于程文王之興地其基本實發於大王也○緜緜瓜瓞周家至盛之時本實發於大王也○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在於沮漆之地古公亶父大王之初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未曾有室家之道○古公亶父亶父大王之名也陶復陶穴其民尚復穴而處陶音遙未有室家之道○虞芮質厥成大王之後繼以王季文王之興地其基本實發於大王也○緜緜瓜瓞周家至盛之時本實發於大王也○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在於沮漆之地古公亶父大王之初陶復陶穴未

免勉我王勉文王勉日綱紀四方之大綱小綱而推其或厚也

箴楚詩篇名受祖也言文王膺受祖宗世守能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大王王季之業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又申以百福干祿焉大王王季又申以百福干祿焉有以干大王王季之道而○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麓詩篇名榛楛木名濟濟衆多貌豈弟樂易也興也山木之生各有分地以興人之有分守而其中有可取以興君子之有德而其中有可樂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瞻視也旱山名麓山足也

家之福慶載錫之光朝其兄弟以燕樂之明而安定之文祿無疆承受天之福慶不絕者安定而得天下之久長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帝天也度謀也貊靜也德音謂有文德之聲聞也○王季之有文德自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季之德又自能明能類能長能君也○王季因心則友因心謂天性自然之親愛也則法也友兄弟相愛也○王季之德天性自然之親愛其兄弟而又法則之以為友焉○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季之德又自能明能類能長能君也○王季因心則友因心謂天性自然之親愛也則法也友兄弟相愛也○王季之德天性自然之親愛其兄弟而又法則之以為友焉○

則天之明因心則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則天之明謂文王能視天之明也因心謂文王之德天性自然之親愛其兄弟也則法也友兄弟相愛也施去聲悔恨也祉福也孫子文王子孫也○文王則天之明而因心則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能視天之明而因心則友兄弟相愛其德無有恨既受天之福祉施于子孫子孫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帝天也謂告也詢謀也仇匹也方謂敵國也同會同也兄弟謂諸侯也鈞所以調輕重援所以牽引上城臨衝所以攻城崇國名墉城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帝謂告言也詢謀也仇匹也方謂敵國也同會同也兄弟謂諸侯也鈞所以調輕重援所以牽引上城臨衝所以攻城崇國名墉城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帝謂告言也詢謀也仇匹也方謂敵國也同會同也兄弟謂諸侯也鈞所以調輕重援所以牽引上城臨衝所以攻城崇國名墉城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帝謂告言也無然語辭畔援猶跋扈也歆羨貪慕也誕大也登升也岸高位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帝謂告言也無然語辭畔援猶跋扈也歆羨貪慕也誕大也登升也岸高位也○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帝謂告言也無然語辭畔援猶跋扈也歆羨貪慕也誕大也登升也岸高位也○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帝謂告言也無然語辭畔援猶跋扈也歆羨貪慕也誕大也登升也岸高位也○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帝謂告言也無然語辭畔援猶跋扈也歆羨貪慕也誕大也登升也岸高位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須也不恭不敬也距拒也大邦謂周也阮徂共皆國名須侵阮而直往共之也○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須也不恭不敬也距拒也大邦謂周也阮徂共皆國名須侵阮而直往共之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須也不恭不敬也距拒也大邦謂周也阮徂共皆國名須侵阮而直往共之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須也不恭不敬也距拒也大邦謂周也阮徂共皆國名須侵阮而直往共之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遏徂共之兵以篤于周祜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遏徂共之兵以篤于周祜王赫斯怒文王乃赫然而怒也爰於也整齊也旅衆也按止也遏絕也篤厚也祜福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遏徂共之兵以篤于周祜王赫斯怒文王乃赫然而怒也爰於也整齊也旅衆也按止也遏絕也篤厚也祜福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遏徂共之兵以篤于周祜王赫斯怒文王乃赫然而怒也爰於也整齊也旅衆也按止也遏絕也篤厚也祜福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遏徂共之兵以篤于周祜王赫斯怒文王乃赫然而怒也爰於也整齊也旅衆也按止也遏絕也篤厚也祜福也○

以對于天下以對答天下之人心○依其在京文王依周原之勢侵自阮疆陟我高岡侵自阮疆文王侵伐自阮之疆界陟我高岡陟升也我指岐山而言也○以對于天下以對答天下之人心○依其在京文王依周原之勢侵自阮疆陟我高岡侵自阮疆文王侵伐自阮之疆界陟我高岡陟升也我指岐山而言也○

以對于天下以對答天下之人心○依其在京文王依周原之勢侵自阮疆陟我高岡侵自阮疆文王侵伐自阮之疆界陟我高岡陟升也我指岐山而言也○

以對于天下以對答天下之人心○依其在京文王依周原之勢侵自阮疆陟我高岡侵自阮疆文王侵伐自阮之疆界陟我高岡陟升也我指岐山而言也○

無矢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飲我泉我池無矢我陵我阿即我泉我池之陵阿也無飲我泉我池無矢我陵我阿即我泉我池之陵阿也無飲我泉我池無矢我陵我阿即我泉我池之陵阿也無飲我泉我池無矢我陵我阿即我泉我池之陵阿也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度其鮮原文王既克密須矣乃深謀遠慮而徙都焉鮮原岐山之南渭水之北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度其鮮原文王既克密須矣乃深謀遠慮而徙都焉鮮原岐山之南渭水之北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度其鮮原文王既克密須矣乃深謀遠慮而徙都焉鮮原岐山之南渭水之北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度其鮮原文王既克密須矣乃深謀遠慮而徙都焉

帝謂文王無德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帝謂文王無德昭明之聲以色令之貌不長夏不大也以革改也○帝謂文王無德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帝謂文王無德昭明之聲以色令之貌不長夏不大也以革改也○

帝謂文王無德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帝謂文王無德昭明之聲以色令之貌不長夏不大也以革改也○

帝謂文王無德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帝謂文王無德昭明之聲以色令之貌不長夏不大也以革改也○

於緝熙敬止於緝熙敬止緝熙光明也敬止言文王所以光明之道在於敬而已也○於緝熙敬止於緝熙敬止緝熙光明也敬止言文王所以光明之道在於敬而已也○

於緝熙敬止於緝熙敬止緝熙光明也敬止言文王所以光明之道在於敬而已也○

於緝熙敬止於緝熙敬止緝熙光明也敬止言文王所以光明之道在於敬而已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假大也商紂也孫子謂其子孫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假大也商紂也孫子謂其子孫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假大也商紂也孫子謂其子孫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假大也商紂也孫子謂其子孫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億十萬曰億侯于周服猶言侯服于周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億十萬曰億侯于周服猶言侯服于周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億十萬曰億侯于周服猶言侯服于周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億十萬曰億侯于周服猶言侯服于周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言紂之臣服于周也天命無常言不可保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言紂之臣服于周也天命無常言不可保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言紂之臣服于周也天命無常言不可保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侯服于周言紂之臣服于周也天命無常言不可保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膚美敏疾也裸將謂祭祀助王行禮也京周京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膚美敏疾也裸將謂祭祀助王行禮也京周京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膚美敏疾也裸將謂祭祀助王行禮也京周京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膚美敏疾也裸將謂祭祀助王行禮也京周京也○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其也常殷冠冕之名黼冔皆殷冠冕之名○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其也常殷冠冕之名黼冔皆殷冠冕之名○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其也常殷冠冕之名黼冔皆殷冠冕之名○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其也常殷冠冕之名黼冔皆殷冠冕之名○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進也進臣謂諸侯也聿述也○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進也進臣謂諸侯也聿述也○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進也進臣謂諸侯也聿述也○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進也進臣謂諸侯也聿述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長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長也配合也命天命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長也配合也命天命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長也配合也命天命也○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師衆也駿大也易去聲○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師衆也駿大也易去聲○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師衆也駿大也易去聲○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師衆也駿大也易去聲○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遏絕也躬身也宣明也義問善聞也有虞猶言有意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遏絕也躬身也宣明也義問善聞也有虞猶言有意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遏絕也躬身也宣明也義問善聞也有虞猶言有意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遏絕也躬身也宣明也義問善聞也有虞猶言有意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法也孚信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法也孚信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法也孚信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刑法也孚信也○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文王始立靈臺而經營之也○靈臺文王始立靈臺而經營之也○

靈臺文王始立靈臺而經營之也○

靈臺文王始立靈臺而經營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靈臺文王經度其處而營之之初本不欲急成之以勞民民自子來如赴父事不召而成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靈臺文王經度其處而營之之初本不欲急成之以勞民民自子來如赴父事不召而成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靈臺文王經度其處而營之之初本不欲急成之以勞民民自子來如赴父事不召而成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靈臺文王經度其處而營之之初本不欲急成之以勞民民自子來如赴父事不召而成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囿文王既成靈囿之中麀鹿則伏濯濯肥澤也白鳥鶴鶴皆潔白而已○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囿文王既成靈囿之中麀鹿則伏濯濯肥澤也白鳥鶴鶴皆潔白而已○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囿文王既成靈囿之中麀鹿則伏濯濯肥澤也白鳥鶴鶴皆潔白而已○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囿文王既成靈囿之中麀鹿則伏濯濯肥澤也白鳥鶴鶴皆潔白而已○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王在靈沼文王或臨觀於牣魚躍於牣魚滿物也魚躍喜樂之貌也○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王在靈沼文王或臨觀於牣魚躍於牣魚滿物也魚躍喜樂之貌也○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王在靈沼文王或臨觀於牣魚躍於牣魚滿物也魚躍喜樂之貌也○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王在靈沼文王或臨觀於牣魚躍於牣魚滿物也魚躍喜樂之貌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論倫也鼓擊也鍾所以節樂辟廱文王之學也○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論倫也鼓擊也鍾所以節樂辟廱文王之學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論倫也鼓擊也鍾所以節樂辟廱文王之學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論倫也鼓擊也鍾所以節樂辟廱文王之學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皮可冒者也逢逢鼓聲也矇瞍無目之人樂官也公事也○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皮可冒者也逢逢鼓聲也矇瞍無目之人樂官也公事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皮可冒者也逢逢鼓聲也矇瞍無目之人樂官也公事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鼓皮可冒者也逢逢鼓聲也矇瞍無目之人樂官也公事也○

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翯翯肥澤貌○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翯翯肥澤貌○

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翯翯肥澤貌○

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翯翯肥澤貌○

下武三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言武王能繼文王之道也○下武繼文也言武王能繼文王之道也○

下武繼文也言武王能繼文王之道也○

下武繼文也言武王能繼文王之道也○

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世德謂積德累功也作求言其所為有求而未嘗怠忘也○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世德謂積德累功也作求言其所為有求而未嘗怠忘也○

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世德謂積德累功也作求言其所為有求而未嘗怠忘也○

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下武維周世德作求世德謂積德累功也作求言其所為有求而未嘗怠忘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孚信也式法也○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孚信也式法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孚信也式法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孚信也式法也○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孝思言其能盡孝道也則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孝思言其能盡孝道也則法也○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孝思言其能盡孝道也則法也○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孝思言其能盡孝道也則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愛也茲此也應當也侯維也順天理而行之也○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愛也茲此也應當也侯維也順天理而行之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愛也茲此也應當也侯維也順天理而行之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愛也茲此也應當也侯維也順天理而行之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言其能成文王之功業而信於天下也○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言其能成文王之功業而信於天下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言其能成文王之功業而信於天下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言其能成文王之功業而信於天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十二句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文王受命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文王受命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文王受命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駿有聲遹求厥寧

五六一

慮造始於山而以武功續及於下故維周之祉維其艾晁氏曰繩繩其慮既及而神氣在天天者則有大王王季文王也○王配于京武王所以配而祀三后者以德作求之德以繼之日永言配命是以能永長配成王之孚成就王者之孚信下土是式而應下土之式法式者永言孝思孝以能常孝奉祖之孝思維則人之法則也媚茲一人大下所以皆愛武王能常思其德而應之者永言孝思孝以奉祖之事○昭茲來許此章承上章而言武王所以能繼服者有所自來繩其祖武繼武本於承先祖之迹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而膺受福也○受天之祜武王膺受上天之福祐也四方來賀來朝賀於萬斯年萬年之壽不遐有佐而所以佐助之者亦不以為遠焉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詩記繼伐也言武王之伐功繼文王之業也遹駿有聲遹述也駿大也聲名也文王伐崇作邑於豐之事既見大雅皇矣篇未集武王乃能廣大其志名文王所以遹駿有聲也遹駿有聲有聲名者遹駿有聲駿人之耳遹尹氏焞曰遹述其所以述之者果如何遹觀厥成觀其成民之道而述之也文王烝哉君之道哉○文王受命以立天下有此武功緊烝哉為君之道哉文王受命文王受天命有此武功緊烝哉為君之道哉○文王受命以立天下有此武功緊烝哉為君之道哉○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十六

正大雅

生民詩篇尊祖也言戚王尊祀后稷生於姜嫄所生先時以功封於邰傳至文王而有天下又開公用能遵昔原文武之功成王致太平乃推原其創業之功起於后稷實始有國而先推本時維姜嫄是維姜生民如何克禋克祀蓋以能精意以事無子除其不祥故得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此后稷初生民由謂其初之所以生子如此者日維姜嫄是維姜嫄之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除其不祥故得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此后稷初生民由謂其初之所以生子如此者日維姜嫄是維姜嫄之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除其不祥故得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時周也酬酢之禮賓客之通稱也賓既醉而出主人送於門外賓乃答拜而去謂之酬賓與

為天子焉則宜於為諸侯不忘忘不志皆不敢忘過也
興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威儀抑抑成王之威儀也
德音秩秩無不可愛之言也○受福無疆受福無疆
所以成王在上優游而寬假之也○四方之綱之紀
大之為綱小之為紀○燕及朋友燕及朋友與之為
朋友之義也○百辟卿士百辟卿士之間卿士感恩懷德
媚之皆出民之攸塈塈息也○假樂四章六句

公劉詩篇名召康公戒成王也

公劉之厚於民美公劉自邰遷豳其仁厚之德及於民也○匪居匪康
匪安其居匪康其樂○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場
疆其田畔也○迺積迺倉積其穀也○迺裹餱糧于橐
于囊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思以和輯其民人用以光顯其國家
弓矢斯張乃張其弓矢○干戈戚揚干戚揚其干戚也○爰方啓行
爰始也啓行行而迁也○篤公劉同上○于胥斯原胥相也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既順而宣其教令也○而無永嘆
無長嘆其今日之富而忘其後患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陟升也巘山之上平曰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何
所以為舟之飾乎維玉及瑤鞞佩刀之飾也○何以尚之
鞞琫容刀鞞琫之飾容刀容飾之刀也○篤公劉同上○于豳斯館
于豳其地名館其處也○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涉渭為亂渡渭而南也厲鍛石名○止基迺理爰眾爰有
基其定居之處理其分田之界也○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夾其左右皇澗過澗皆其水名遡其過澗之水而居也○迺
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
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詩篇名召康公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流潦水也挹取也注灌也罍以盛酒者豈弟樂易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可以濯溉可以灌濯溉亦濯也○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塈息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羹豈弟君子
民之攸歸歸往也○豈弟君子民之攸壓壓安也○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詩篇名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卷曲也阿大陵也飄風暴起之風也自南則溫風將至此教成王以長養萬物之時賢者在位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豈弟樂易也矢陳也○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

君宜中孔已待賢人者皆歸之豈弟君子然言君卿必吉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和樂以矣其音烈烈後必言君卿必得自致○伴奐爾游矣召公言今之民人亦甚勞苦矣沉可小康王無可以微刺乃反惠此中國國語作亂文武之所造也以綏四方綏則推而廣之可以綏矣○孔之厚矣亦甚厚而阪天而章著亦孔之厚矣亦可加矣○優游爾休矣召公言今之民人亦甚勞苦矣沉可小康王無可以微刺乃反惠此中國國語作亂文武之所造也以綏四方綏則推而廣之可以綏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使之然也俾使也爾汝也彌終也性生也使之然也言汝生而有此性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純大之福嘏可常而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有馮輔翼之人也翼敬也孝德皆言其有之於己也○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則可以為四方之法則矣○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則可以為四方之法則矣

常下民卒癉使下民卒至於癉病矣癉病也禍如此可不慎哉曾而故乃不以為然為猶不遠又非後嗣自己謀慮所及猶之未遠如此不遠是用大諫故作是詩用大諫正王之失也正王無為是詩以大諫正故曰天之方蹶天方喻王之無為蹶動也王無為動而不顧也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王無為是泄告之辭泄泄猶沓沓也言不能以禮自將而沓沓然也辭之輯矣以空言感也然泄泄天心不能以禮自將之心發為和輯之辭民之洽矣則民心無乖離之心洽和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有不今矣辭之輯

蕩八章章八句

抑詩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抑抑密也威儀謂容止隅廉也式號式呼叫號呼也俾書作祝

人亦有言靡明靡晦

人亦有言謂古人有言也靡無晦暗也

不知于亦不已

于往也已止也

言不知其往亦不止其所為

如酲如醉

酲病酒不醒也

維此惠君

惠順也

維民之章

章法也

修爾車馬

車馬所以載甲兵

弓矢戎兵

弓矢戎兵所以守衛

用戒戎作

戒備也作起也

用逖蠻方

逖遠蠻方南蠻也

質爾人民

質成也

謹爾侯度

侯度諸侯法度也

用戒不虞

不虞非度之事

慎爾出話

出話言語也

敬爾威儀

威儀容止也

無不柔嘉

柔和嘉美也

白圭之玷

玷缺也

尚可磨也

磨治也

斯言之玷

斯此也

不可為也

為猶治也

無易由言

易輕也由言言出於口

無曰苟矣

苟且也

莫捫朕舌

捫持也朕我也

言不可逝矣

逝往也

無言不讎

讎猶應也

無德不報

報猶償也

惠于朋友

惠順也

庶民小子

庶衆也小子指成王

子孫繩繩

繩繩戒慎也

萬民靡不

承

承順也

視爾夢夢

夢夢亂也

我心慘慘

慘慘憂不安也

誨爾諄諄

諄諄告之不倦也

聽我藐藐

藐藐不敬也

匪用為教

教令也

匪面命之

面命謂提其耳而親告之

言提其耳

提亦謂親告之

借曰未知

借假也

亦聿既耄

聿遂耄老也

於乎小子

於乎嘆辭

未知臧否

臧善否惡也

匪手攜之

手攜謂導之以善

言示之事

事謂政事

匪夷所思

夷常也

匪先民是程

程法也

匪大猶是經

經常也

維民之則

則法也

其在于今

于今猶言於今

興迷亂于政

興起也

顛覆厥德

顛覆猶反側也

荒湛于酒

荒湛皆樂之甚也

女雖湛樂從之

女雖湛樂從之女雖樂於酒而從之也

弗念厥紹

紹繼也

罔敷求先王

敷求猶廣索也

克共明刑

共法也明刑謂文武所作之刑

肆皇天弗尚

肆故也尚右也

如彼泉流

泉流猶言泉水之流也

無淪胥以亡

淪胥相率也

夙興夜寐

夙早也

洒掃廷內

洒掃猶灑掃也廷內謂堂室

維民之章

章表

之行而彼則順之行而行之其維愚人雖此愚昧之人而以告之罪固我不信氏洛有心智愚相越之遠也○未知臧否何善否之不知也○匪手攜之我非但以手攜持之言示之事又親自示之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則亦已抱子而為人父矣民之靡盈則誰夙知而莫成則豈有早知而不成人若不自滿而能受教戒之音○吳天孔昭公之於王无所不在上且甚明也我生靡樂我豈不樂之意○視爾夢夢我視汝夢夢然昏亂無所知之貌○聽我藐藐聽我之言藐藐然不入之貌○匪用為教其言為教匪至不以為教○覆用為虐反覆而為虐○借曰未知上章亦聿既耄老耄則亦已老矣○於乎小子武王所以呼成王而言○告爾舊止告汝所當舊知之止事○聽用我謀聽從而用我之謀○庶無大悔庶幾無大悔○天方艱難天方降艱難之時也○曰喪厥國言其將喪亡其國家也○取譬不遠取譬於不遠之近事○昊天不忒昊天之於人其賞罰之施不差忒也○回遹其德回遹邪僻之行而違于善反○俾民大棘俾民困急而无告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柔名○菀彼桑柔菀然茂盛而柔反○其下侯旬其下侯可以旬而庇蔭之○捋采其劉捋取也劉殺也○瘼此下民瘼病也此下民為日所曝而病者○不殄心憂不絕其憂心○倉兄填填久也○倬彼昊天倬大貌○寧不我矜寧不憐我乎○四牡騤騤四牡四馬也騤騤然強也○旟旐有翩旟旐二物皆旌旗之屬翩翩然飛揚之貌○亂生不夷亂生不平○靡國不泯泯滅也○民靡有黎黎衆也○具禍以燄具俱也燄炎也○民靡有孑遺孑遺不盡也○憂心慇慇憂心痛也○慘慘日瞀瞀亂也○念我土宇念我所居之土宇也○我生不辰我生不得其時也○逢天僤怒逢天之厚怒也○自西徂東使我從西往東也○靡所定止無可安定之處也○孔棘之故孔甚急也○我事孔棘我所治之事甚急也○岌岌然危也○為謀為慮也○為猶為慮也○孔棘我圉圉邊陲之事○孔棘我圉圉邊陲之事○孔棘我圉圉邊陲之事

以匪言不能我非不能言也胡斯畏忌人謂有弗求弗迪王乃不求賢不進用之是復王反覆而不已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於為寧為荼毒而安行焉○大風有隧大風之起有隧然有其次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聽不根之言則忧而對之詩言如醉至聞前述先王之訓道匪用其良用其良佩我悖反使我亦為悖逆之行而不良○茂悖反使貪人之所為何其盛敗○茂悖反使貪人之所為何其盛敗酌用其良酌酌之言若酌水而注之器中然酌用其良則和協內治之言若酌水而注之器中然酌用其良則和協內治之日酌用文王之良法良政以治其國家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挹彼注茲取彼行潦而注之於此器中以喻取彼貪人敗類之所為而注之於王身以喻王不可效之也可以濯溉濯溉清潔也可以濯溉清潔也其興也言王之興由於取法賢人其興也其亡也言王之亡由於取法貪人其亡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言人之進退皆窮困也進退維谷進退維谷言人之進退皆窮困也罪人斯斯罪人斯斯言王之罪人斯斯皆是此人也胡斯畏忌胡斯畏忌胡斯畏忌

有賢德者則委而任之於人之有功
能者則畏而使之所以然者何也
曰中而已矣○天生烝民天之生此
民也有物有則有耳目則有耳目之物
則民之秉彝性斯民能秉執之也
有周至於烈文言周之先王又能
顯周家昭假于下謂感格于天而
生仲山甫此其所以為古今之通
義今善之歟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為古訓
是法威儀是力為威儀是力行之
閒有暇威儀是力天子是若天子則若順而
明命使賦下以明命令之辭○王命仲山甫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言賦之多也
葛屨履霜之屨也冠緌飾冠之纓也
而保朝王命之所發是若則出而布
之於民非若則納而後之於君
式是百辟百辟諸侯也言仲山甫
纘戎祖考王躬之緒而保安之
之哉天子亦王王欲其子孫之賢
之哉天子不可以不慎
慎其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出納王命之喉舌也
賦政于外發其政令於外
四方爰發爰發猶言於是發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山甫則能邦國若否諸侯有善惡
仲山甫明之明而行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以保其身
全其身與保其家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事君者不至焉○人
亦有言人有言曰
柔則茹之茹食之柔若者則食之
剛則吐之則吐而出之
不侮矜寡
侮慢也矜寡無告之人
不畏彊禦畏避強禦之人
人亦有言人有言曰
柔亦不茹吐也亦不屈
剛亦不吐吐也亦不剛
不侮矜寡
侮慢也矜寡無告之人
不畏彊禦畏避強禦之人
人亦有言人有言曰
德輶如毛輶輕也
民鮮克舉之鮮少也
我儀圖之我於是度而圖謀之
維仲山甫舉之舉行之
愛莫助之愛惜也莫助之盡心誠愛之也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袞職天子之職
仲山甫出祖出宿于郊祖宿皆道祭
四牡業業則有一乘之馬
業業言大也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捷捷言有才智也每懷靡及言思慮不及事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彭彭言有行列也八鸞鏘鏘言和也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城彼東方言築城於東方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
騤騤言有威儀也喈喈和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徂往也遄速也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吉甫尹吉甫也
以贈申伯
申伯宣王舅也
有懷其土
懷思也
以慰其心
慰安也
美以慰安其心也

韓奕四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奕奕大也梁山大山夏時禹治水山高九仞
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韓侯始祖也武王之後能脩其祖
纘戎祖考王躬之命
纘繼也戎汝也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朕我也
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虔敬也共奉也易改也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入覲朝見也介大也圭瑞玉也
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
淑旂綏章交龍為旂
簟茀錯衡玄袞赤舄
簟茀漆簟為車蔽也錯衡文衡也玄袞龍衣也赤舄赤色之舄舄音昔
鉤膺鏤鍚鞹鞃淺幭
鉤膺樊纓也鏤鍚馬面飾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幭以虎皮為軾前之覆式也
鞗革金厄
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飾軛兩端為鬲上之銜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
屠地名
顯父餞之清酒百
顯父周卿也清酒祭酒也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炰鼈以甲煮之也有鮮而大曰魴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乘馬四匹路車大車也
乘馬在廄
廄馬舍也
侯氏燕胥
燕胥燕飲相與也

於是与韓侯相○韓侯取妻汾王之甥侄行
有而蹶父所
之子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两彭彭八鸞鏘鏘鞗革金厄
其光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
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于出宿
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其殽維何炰鱉鮮魚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籩豆有楚
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侄行
蹶父之子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两彭彭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
靡國不到
為韓姞相攸
其妹
韓姞燕譽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
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于出宿
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其殽維何炰鱉鮮魚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籩豆有楚
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侄行
蹶父之子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两彭彭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
靡國不到
為韓姞相攸
其妹
韓姞燕譽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
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于出宿
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其殽維何炰鱉鮮魚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籩豆有楚
侯氏燕胥

江漢　詩篇名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言宣王能
命召虎平淮夷之亂而錫之土田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舒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
告成于王
經營四方
告成于王
王國庶定
時靡有爭
王心載寧

常武　詩篇名　召穆公美宣王也以戒王使有常德以立武
事有常文不變之事以
因以為戒焉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南仲大祖
大師皇父
整我六師
以修我戎
既安且
既戒既
以修我戎
既安且
既戒既
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
左右陳行
戒我師旅
左右陳行
戒我師旅
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

徐川之土淮不留不處雖當紂其亦不可以父
上中下三農之事○赫赫業業言盛業也以援吾吾以
各就其業可也
徐方見而畏之曰有王舒保作
威震戡周天子也王舒保作
徐方繹騷徐方之人皆
震驚徐方震驚不安貌○王奮厥武
奮其威武
如震如怒如天之震雷其
聲如人之勃怒進厥虎臣闕如
其臣良如此進厥虎臣之闕如
虓虎
虓虎猛怒之貌
哮如虓虎
哮如虓虎
哮如虓虎

民罕流亡（使斯民亡不流亡）降罪罟（天不降罪罟以拘有罪）亂（亂昏亂）離（離散）瘼（瘼病）以（以致）爾（爾斯人）矜（矜憐）

○皐皐訿訿（小人在位皐皐然訿訿然）曾（曾不）莫（莫肯）惩（惩）其（其）反（反）覆（覆）

○天之方虐（天方虐）無（無）然（然）謔（謔）浪（浪）笑（笑）敖（敖）

○天之方蹶（天方蹶）無（無）然（然）泄（泄）泄（泄）

○辰（辰）彼（彼）碩（碩）大（大）不（不）敖（敖）不（不）忘（忘）

○敬（敬）爾（爾）威（威）儀（儀）以（以）近（近）有（有）德（德）

○無（無）自（自）瘉（瘉）以（以）作（作）大（大）怨（怨）

○寧（寧）俾（俾）我（我）童（童）羖（羖）拔（拔）其（其）角（角）

○荏（荏）染（染）柔（柔）木（木）言（言）緡（緡）之（之）絲（絲）

○人（人）亦（亦）有（有）言（言）靖（靖）之（之）好（好）之（之）

○人（人）之（之）好（好）我（我）示（示）我（我）周（周）行（行）

○民（民）之（之）貪（貪）亂（亂）寧（寧）爲（爲）荼（荼）毒（毒）

○民（民）之（之）質（質）矣（矣）日（日）用（用）飲（飲）食（食）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居（居）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宅（宅）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鄰（鄰）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相（相）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次（次）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室（室）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主（主）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命（命）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祝（祝）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宗（宗）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祖（祖）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筮（筮）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龜（龜）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兆（兆）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墨（墨）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坼（坼）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占（占）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象（象）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形（形）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色（色）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體（體）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用（用）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吉（吉）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凶（凶）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悔（悔）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吝（吝）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災（災）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祥（祥）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福（福）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禄（禄）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壽（壽）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考（考）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終（終）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始（始）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生（生）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死（死）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存（存）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亡（亡）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興（興）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廢（廢）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國（國）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家（家）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身（身）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心（心）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意（意）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志（志）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行（行）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事（事）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業（業）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功（功）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德（德）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道（道）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理（理）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性（性）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情（情）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才（才）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能（能）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智（智）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愚（愚）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賢（賢）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不（不）肖（肖）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貴（貴）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賤（賤）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貧（貧）

○民（民）之（之）攸（攸）壁（壁）其（其）布（布）卜（卜）其（其）富（富

故昊以周公當国而公事未竟而後人有間之者成王於昊即政乃祭祖考以酬佚助祭而作此詩焉○烈文辟公諸侯助祭而作此詩焉○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諸侯以成王為法而助祭之詞也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子孫指成王而言保安也○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封大也靡于猶言亡於也崇重也言王當大爾之邦以重己之身也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念茲戎功思念此征伐之功也繼序其皇之繼其緒而大之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競強也維人言是人也訓順也言是人者強於用人則四方不順者順之矣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不顯維德猶言顯顯令德也百辟諸侯也刑法也言顯顯令德之人諸侯皆法之於乎前王不忘前王謂文武也於乎嘆辭也不忘猶言不忘矣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詩名祀先王先公也祭祀王大王以下先公不密以下○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始開而大王自豳遷焉○彼作矣文王康之文王既創業而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岐周之民皆有夷常之道○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郊祭昊天於圜丘冬至祀天於南郊祈穀於上辛啓蟄而郊○昊天有成命天將以天下既有成命一成不可易之者命矣二后受之文武受之而安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夙夜積其誠心而不敢自逸基謀也宥寬也密靜也言夙夜謀為寬靜之道○於緝熙單厥心緝續之單厚也言於乎續文王之光明單厚其心不自逸也肆其靖之肆故也靖謀也言故其謀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詩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位之所開宗布政之處○我將我享維天其右之我將行其享禮也右助也言維天其助之○儀式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靖四方為天下所則也○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嘏大也既右饗之言文王既助我享禮而饗之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畏天威者敬天之怒也于時保之言敬天之怒而安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詩篇名巡守告祭柴望也武王巡守而朝會諸侯之樂歌也先○天士諸侯至于方岳之下升山而告至之祭也○既右序有周之序次也言天既助我享禮而序有周之福祚○時邁其邦武王時巡守其邦以時○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詩篇名祀武王也祭祀武王之樂歌也○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故其功烈之盛不自矜大而益自勉強其上帝是皇皇天上帝也皇君也言天下莫強於武王之烈而其心不自矜大而益自勉強天下之功上帝是以君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於是四方無不歸奄有四方之於是四方無不歸○

斤斤其明斤斤察也其明其心明也○鍾鼓喤喤鍾鼓喤喤成王祭祀之聲皇皇而美之○磬筦將將磬筦將將和也○降福穰穰降福穰穰故神降福之多而大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一章八句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一章十六句

駱落名　嗣王謀於廟也　成王初即政之始　朝于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名　嗣王謀於廟也　成王初即政之始　朝于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　詩篇名　羣臣進戒嗣王也　羣臣進戒之辭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　詩篇名　羣臣進戒嗣王也　羣臣進戒之辭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　嗣王求助也　嗣王求羣臣助己之詩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　嗣王求助也　嗣王求羣臣助己之詩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　詩篇名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公遷政後成王用籍田之禮祭社稷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斯今　非謂今時有此事也　今此事之慶　振古　猶自古以來　如茲　如此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　秋報社稷也　秋報社稷之祭　○良耜一章三句

良耜　秋報社稷也　秋報社稷之祭　○良耜一章三句

絲衣　繹賓尸也　繹祭之明日賓尸之祭　○絲衣一章十二句

其紑　其絲衣鮮潔之貌　胡考之寧　胡考壽考之人安寧　匪且有且　非苟且之事

絲衣一章十二句

酌　大武之樂也　大武周武王之樂　○酌一章九句

酌一章九句

桓　講武類碼之樂也　講武類碼之祭　○桓一章九句

桓一章九句

賚　大武之卒章也　大武之卒章　○賚一章七句

賚一章七句

般　巡守而祭山川之樂也　巡守而祭山川之樂　○般一章七句

般一章七句

先芟以除其草　芟刈也　耜　耒耜　澤澤　土之潤澤貌　徂隰徂畛　徂往也　隰畛皆田也　侯主侯伯　侯主侯伯　侯彊侯以　侯以彊之　侯亞侯旅　侯旅衆也　侯亞侯旅　侯旅衆也　侯有噴其饁思　噴衆貌　饁饋也　婦人往饋田夫之稱　思媚其婦　思媚其婦之稱　有依其士　依依然相愛貌　士夫也　有略其耜　略利貌　俶載南畝　俶始　載事　南畝　於田事之時　播厥百穀　播布　厥其　百穀總名　實函斯活　實其實　函含　斯此　活生也　驛驛其達　驛驛　達出貌　有厭其傑　厭厭　傑長大貌　有厭其苗　厭厭　苗初生之貌　綿綿其麃　綿綿　麃耘也　載芟載柞　柞除木也　其檉其椐　檉椐　木名　攘其蘀　攘除　蘀草木之落者　厥草　除草也　或來瞻女　或有來瞻女者　載筐及筥　筐筥　盛器　其饟伊黍　饟饋　伊維　黍稷　其笠伊糾　笠以禦雨　糾糾然　其鎛斯趙　鎛鋤　趙刺也　以薅荼蓼　薅去草　荼苦菜　蓼辛菜　荼蓼朽止　朽爛也　黍稷茂止　茂盛也　獲之挃挃　挃挃　收穫聲　積之栗栗　栗栗　衆多貌　其崇如墉　崇高　墉城也　其比如櫛　比密　櫛梳比　以開百室　開滿　室猶家也　百室猶言衆室也　婦子寧止　婦子　女子也　寧安也　殺時犉牡　殺　宰也　犉牡　牛之黑脣者　有捄其角　捄　角曲貌　以似以續　似　嗣　續　古之人　古之人謂先祖也

良弼一章二十三句

緜衣 詩篇名 緜賓尸也緜綿也緜綿賓尸之樂歌也祭宗廟之明日又設
尸祭之禮以燕賓客謂之繹祭此日之祭故謂之繹祭詩言祖考
尸爾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高子齊人傳詩者名也靈星農祭
尸角曰天田則農神也最貴而尸之故比高子之論非詩之本
之 緜衣其紅緜則緜緜而賢明之貌 自堂往基 自堂往基
言祭祀之事自堂而往基先也 自羊往牛 羊小牛大告肥
告潔也反 載弁俅俅 載弁俅俅言弁以飾皮為之俅俅然
而恭敬之貌 自堂往基自羊往牛皆言事之漸次而敬慎之
至也 執爵于手言于旅 執爵于手言于旅言祭祀燕飲之
時賓主皆有恭敬之容 其樂只且 其樂只且樂其能敬而
已 旨酒思柔 柔和也言酒醴之美亦以其能和柔之德而
行不吳不敖 吳譁也敖傲慢也 胡考之休 胡考之休言
能壽考之福此

絲衣一章九句

酌 詩篇名 告成大武也 周公象武王之孚保天下既成而告於廟
祖之道言武王能參酌古道以養天下也 以養天下也 以安養天
下之民也 ○於鑠王師 於鑠既成而不用方將導養時晦若
時純熙矣 至武王出而晦者益明矣 我龍受之 龍寵也言
武王於是能受天命而不敢怠荒 蓋有不容不然而然如龍而
受之也 我龍受之 我武王受天寵命之謂 允文文王 文王
之德 允武武王 武王之業 載用有嗣 載用有嗣言用有
文王之德而嗣之 允師 師法也 言天下皆信其為文王之師法
也 允也天子是若 是順也 ○於皇時周 於乎美哉武王
之為周邦也 陟其高山 陟升也高山岐山也 嶞山之阿
嶞山之阿言武王升高山以望商之阿 我龍受之 我龍受之
言武王升高山以望商之阿而受天命也 ○於昭于天 於昭
于天言武王之德昭于上帝 皇以間之 皇以間之言天以代商
之事付武王使之繼天而治其民也

桓一章九句

賚 詩篇名 大封於廟也 武王既定天下大封諸侯於廟而
錫之以爵賞之樂歌也賚子也賚之言來也 敷時繹思 敷
陳也繹尋也 我徂維求定 徂往也維思也言我所以陳尋事
理而思求安定之道 時周之命 時是也周之命謂天命文王
使之伐紂 於繹思 於是繹而思之 我徂維求定 言我所以
陳尋事理而思求安定之道 時周之命 於繹思 言於是繹而
思之 我徂維求定 言我所以陳尋事理而思求安定之道 時
周之命 此周家所以受天命者 於繹思 言於是繹而思之
時周之命 此周家所以受天命者 ○於昭于天 其德又昭于
天 皇以間之 言天以代商之事付武王使之繼天而治其民
也 ○於昭于天 言武王之德又昭于天 皇以間之 言天以
代商之事付武王使之繼天而治其民也

附音協訓毛詩句解卷之十九

周頌三十一篇三百三十八句

般一章七句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卷之二十

○魯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封其子伯禽於魯周公薨成王以伯禽能心存祖考以追王業作詩美之名篇之曰頌其義見於商頌之末

駉古熒反

駉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僖公諡也其始僖公即位之時魯國之政廢壞不修僖公自奉以儉用寬以愛民寬大乃政以致周公之業作詩美之名篇之曰頌其義見於商頌之末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騂有驈有雒以車伾伾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駰有騏有騮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魚有鷹有鸞以車祛祛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道也美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僖公能修伯禽之法而有駜駜然而盛焉故美之有駜彼乘黃夕有駜有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有駜彼乘黃夕有駜有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于宗載燕以樂兄弟以燕以樂嘉賓

有駜彼乘黃夕有駜有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于廟公尸燕飲福祿來反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既好四牡孔阜東南其畝

元龜象恕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徒御無斁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保有鳧繹遐福由臻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孝孫有慶俾爾昌而大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保彼東方魯侯之望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保彼東方魯侯之邦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至于海邦淮夷來服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莫不率從魯侯之謀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魯侯燕喜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令妻壽母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宜大夫庶士邦家之光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有力如虎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章八句

閟宮（名）有侐（清靜貌）須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姜嫄（姜姓也）生后稷（名棄）

帝（天）臨（視）女（汝）

上帝臨女（汝）

常（古尚字）許（所處）

常許（所處）

克（能）

克咸（和）厥功

敦（治）商（度）

敦商（度）之旅（師）

克咸（和）厥功

上帝（天）是依（憑）

是生后稷（棄）

降（下）之百福（天）

降福（天）既多

降福既多

周公皇（匡）

周公皇（匡）

周公皇（匡）

皇（匡）后帝（天）

皇后帝（天）

皇后帝（天）

皇（匡）祖后稷（棄）

皇祖后稷（棄）

皇祖后稷（棄）

皇（匡）祖后稷（棄）

皇祖后稷（棄）

皇祖后稷（棄）

皇

商壽而富（陳汝壽考其才以為之用）其詩芑之耜（耜有合金之文）其試（試）俾爾昌而大（大是又況之）俾爾昌而熾（熾盛而愈旺）而炽（炽）其興（興）萬有千歲（千歲年之久）眉壽（眉壽燕有喜壽而先有皓髮）保有鳧（鳧）繹（繹）（嶧）（嶧山名）遂荒（荒大）徐宅（徐國）至于海邦（邦有不服者）淮夷（淮夷之服不惟來貢）來同（所以服淮夷）莫不率從（无不相率）莫敢不諾（无有敢不）于（于是曾氏服成公之功）功（功不可抹殺）于海邦（海之邦）至于淮（淮）夷蠻貊（蠻貊夫惟東之人）及彼南夷（及彼徐國）莫（莫）不率從（无不相率）莫敢不諾（无有敢不）魯侯（魯侯是若）（若皆為魯公是順也）天錫（天錫）公純嘏（嘏大）常與許（許）（許魯地）復周公之宇（宇始封之土宇）魯侯燕（燕安）喜（喜樂）令妻壽母（上有令善）宜大夫庶士（又言大夫庶士）邦（邦）（邦）是有（有）（有）常（常）（常）（常）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夫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音符凡號謌歌及語已辭辭又有所指之辭爲虛字同上音大夫一夫百夫什夫爲實字音學後不復音放此類推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猶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然則其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心之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在上則其政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音潮凡朝廷朝見同推朝夕朝燕朝廷朝見同推朝燕燕閒之樂下至閭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反多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去聲謂領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也

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盧昆反之去丘舉反撤去之去從上聲來去之去從去聲放此類推其重傳容反複方六反正紛數雜也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刪也定寒削也字從刀而去之以從簡約一示後人使夫學者即也字從乙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嘗以

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音洛反多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去聲謂領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

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足以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該於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已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歸反會也一作伊消也一反求也亦通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以水反應聲唯而退余時方賴音賴也聚也斂也古玩反爲求古之首曰冠其備云乎新安朱熹書

詩朱子集傳凡例

一詩三百一十篇其用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何莫非於詩見之特以古今名物之詳制度器數之具雖博識強記者有所未盡知焉廬陵羅君中行博學而善記慮學者猶考之難乃以金華許益之先生名物鈔會衆經及諸傳籍參互考訂以爲音釋録於經傳之左以遠其傳訛而二哉若名物鈔者博而取之於經史凡天文地理昆蟲草木著見之實變化之跡皆陰採而無遺非洞達弘識者其能然乎觀詩者以驗其質況應聲也末而忽之可也

一古今名物之理雖聖人猶必待學以驗其實況區區於此矣問者唯著乎若詩三百餘篇備比興賦之體其間名物制度居其半焉舊無釋音往往參差檢閱之功稽考之勞今因名物鈔而覩夫纂言記事之要則詩之義無餘蘊矣

至正辛卯孟夏
雙桂書堂重刊

思無邪圖

思無邪讀須駟鞹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其用歸於使得其情
正是貼無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四始圖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鄧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變風	正小雅	變小雅	正大雅	變大雅
周南 召南	邶鄘衛 十三國	鹿鳴至 菁莪	六月至 何草不黃	文王至 卷阿	民勞至 召旻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本始從之其可疑者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須在朝廷以時存肆觀省而黜陟焉耳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臣下之情或恭敬鄭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義之圖

三經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有動物也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大小二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用於宗廟	賦者直陳其事而不假於物也	比者以彼況此如春秋綠衣之類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葛覃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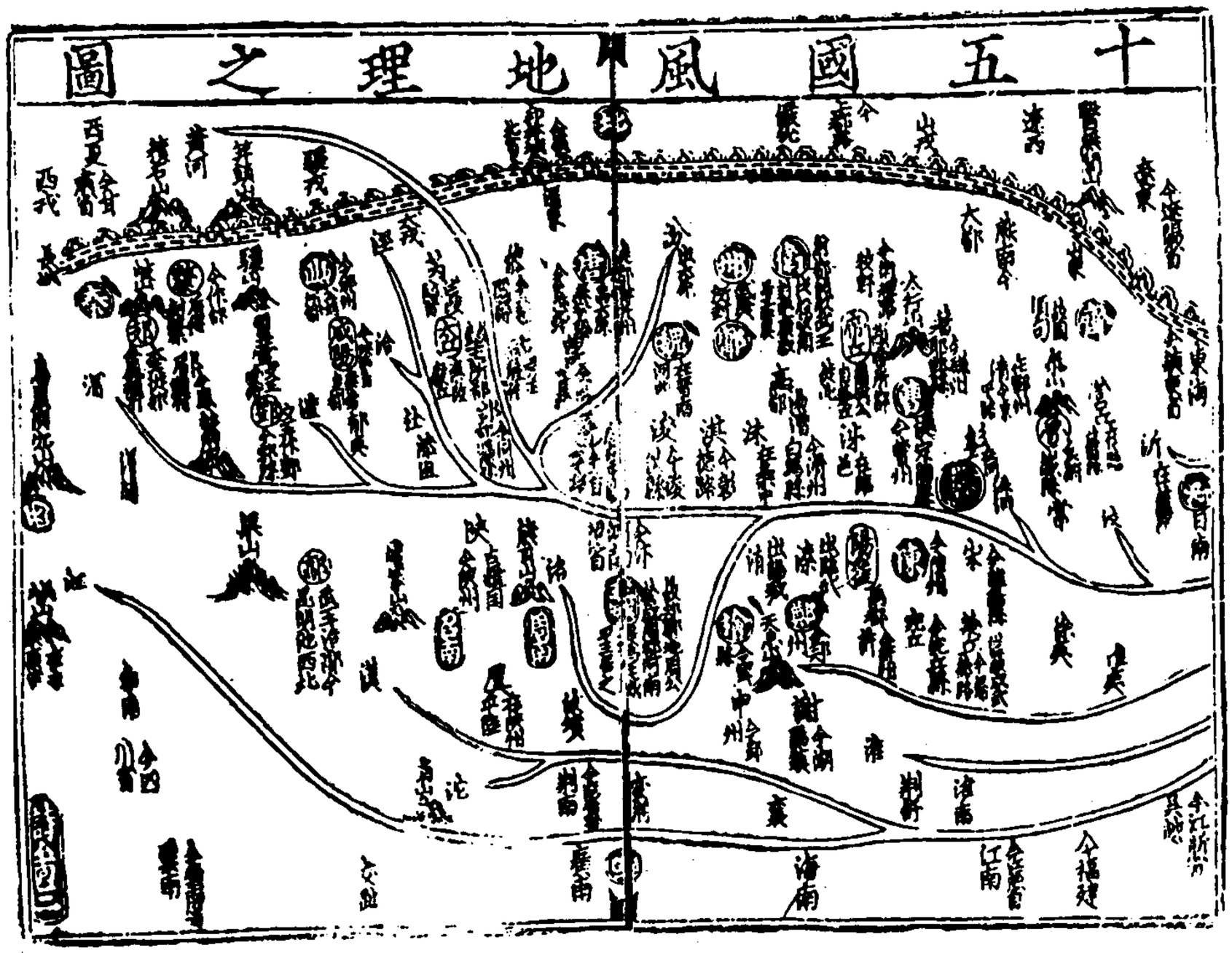
賦比興兼義

賦而比	賦而興	比而興	興而比	賦興又比	賦其事以起興
碩人一章	野有蔓草 溱洧	下泉 四章	關雎 樛木	碩人一章	洋水首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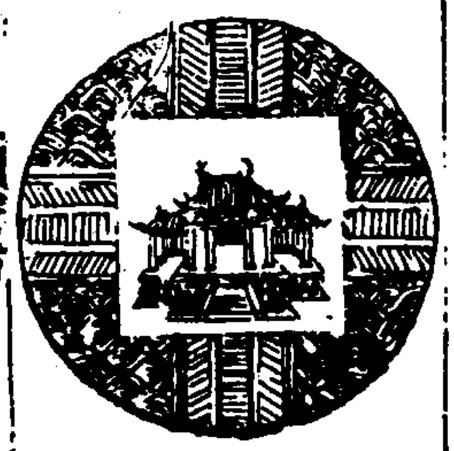
比興之中義斯專於比而緣文義多於興兒豆專於興而關雎義多於比此其例也自有不同者學者不可以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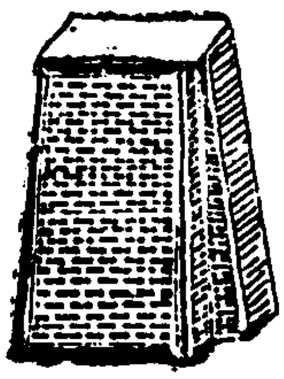
（詩集說出那箇物事不干興不說出那箇物事干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方江有汜之只是說它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只是直說比興只是從頭比下來未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十五國風地理之圖



靈臺辟廱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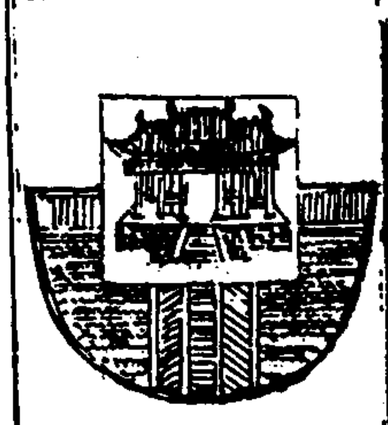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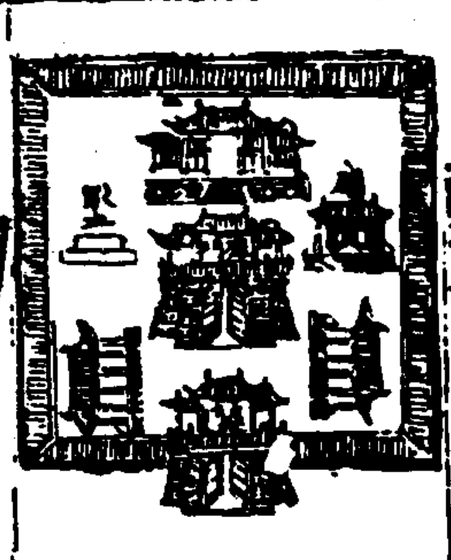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辟廱辟壁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朱子初解云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皐門應門圖　泮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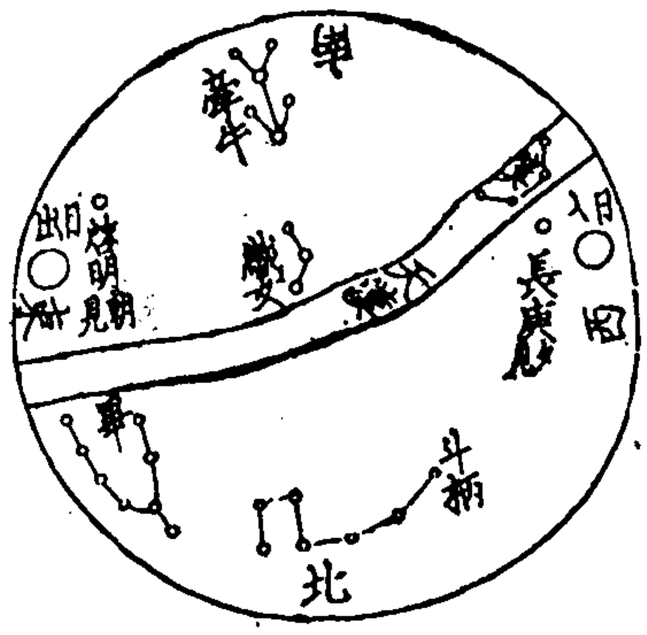




大王遷岐營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家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首以爲天子之門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捕兔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二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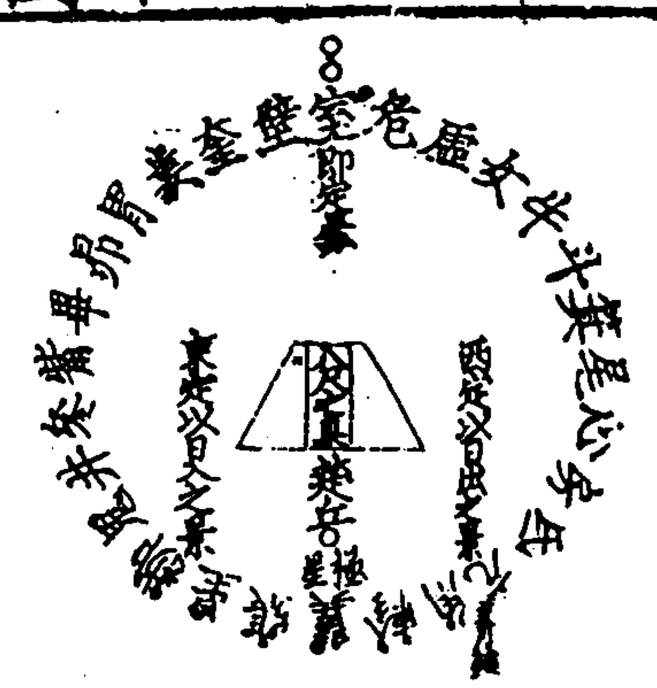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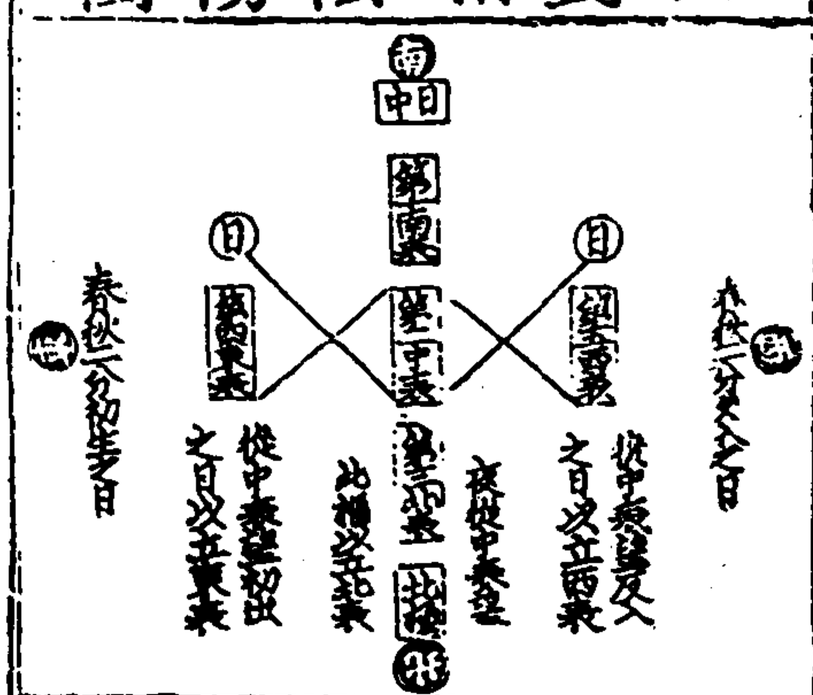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日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楚丘定之方中圖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昔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豳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也今得西山莫先生儀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豳公七月風化之圖

○謹按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

一之日觱發　二之日栗烈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舉趾　四月　秀葽　有鳴蜩　五月　鳴蜩　嘒唧　六月　莎雞振羽　七月　流火　在野　在宇　八月　剝棗　斷壺　九月　叔苴　采荼　薪樗　食瓜　斷瓠　十月　穫稻　為酒　為醴　烝畀　祖妣　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凌陰　納于凌陰　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　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

一之日謂一陽之月　二之日謂二陽之月　三之日謂三陽之月　四之日謂四陽之月　此詩言豳人一歲之事　而以十一月為歲首　蓋用夏正也　其言春夏秋冬　則以其氣之溫涼寒暑而言　其言一之日二之日　則以其氣之發斂栗烈而言　其言三之日四之日　則以其氣之盛而言　其言九月十月　則以其氣之衰而言　其言月者　則以其物候之變而言　其言日者　則以其人事之作而言　蓋各隨文勢　不一其辭　然其實則皆周之正月也　○謹按詩中載一歲事　而兼及三王　蓋春月記事之常　而夏正又周人所以紀其受命之初　與其祖考所以興王之地　不可忘也　三月此詩以後　則風雅頌之變　而月令則因其時而舉行之　於二月四月之間　其候氣之早晚　與此詩又皆不同　蓋各因其所在而言之　不可以一端拘也

冠服圖

冕

冕名取俯前也　天子十二旒　公侯九旒　伯七旒　子男五旒　皆用五采玉十二以為旒　旒長尺六寸　繅藉以五采　朱白蒼黃玄　以朱為質　其廣一尺　長三尺　前後各垂旒十二　以五采玉為之　貫五采彩為繩　以懸玉　每旒十二玉　玉用三采　青赤黃　每采三玉　玉用三采　青赤黃　每采三玉　玉間以五彩　繅藉以五采　朱白蒼黃玄　以朱為質　其廣一尺　長三尺　前後各垂旒十二　以五采玉為之　貫五采彩為繩　以懸玉　每旒十二玉　玉用三采　青赤黃　每采三玉　玉間以五彩　繅藉以五采　朱白蒼黃玄　以朱為質　其廣一尺　長三尺　前後各垂旒十二　以五采玉為之　貫五采彩為繩　以懸玉　每旒十二玉　玉用三采　青赤黃　每采三玉　玉間以五彩　繅藉以五采　朱白蒼黃玄　以朱為質　其廣一尺　長三尺　前後各垂旒十二　以五采玉為之　貫五采彩為繩　以懸玉　每旒十二玉　玉用三采　青赤黃　每采三玉　玉間以五彩

冔

殷冠名　制如冕　而前後平

弁

弁如冕　而前後圓　皮弁以白鹿皮為之　會弁加飾　會縫中每貫綴五采玉十二以為飾　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爵弁

爵弁如冕　而色赤黑　如雀頭　爵弁純衣　纁裳　赤舄

緇撮

緇布冠也　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古注云太古冠

臺笠

都人士　臺夫須也　即莎草也　古注謂以夫須皮為笠所以禦暑雨

尋

尋　文王　冠名　殺曰尋　周日尋　用帛裹　而冠也

衰裘衣

繡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　天子之龍一升一降　上公但有降龍　龍首卷然　故謂之袞

衣裳圖

羔裘豹飾

羔裘　君純羔　大夫以豹飾　袪袂袪裘　皆袂也　然袂大而袪小

狐裘

狐裘　錦衣狐裘　朝天子之服　蘇氏曰　此狐裘狐白裘也

小戎

弓

敦弓夫子之弓形弓謂矯之弓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取幹用以寒冷筋絲為之

矢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魚服

魚獸名其背皮斑文可以為矢服

虎韔

車攻

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

韔弓之器

服盛矢器亦獸名

侯

猪埜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侯中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五正之侯中畫熊次白次蒼黃玄君射三正則損玄畫二正則畫熊虎

旂

出車

旟

鳥隼曰旟　龜蛇為旐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詩傳圖

出車

交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旂

千旌　旂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千旌　旌析羽設於旗干之首

決

車攻

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体

拾

車攻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韔

韔弓　韔矢

韔弓之器也奉上飾玦下飾戎服也

韔矢之器

詩傳綱領　朱氏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之蹈之也）（情有性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舞者所以動其容蹈者所以發其足）○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釋惡去聲見音現）○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聲不清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成文謂之音凡嗟歎咏歌皆是也）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成文謂之音凡樂之所感不同則音亦異矣（音釋治直吏反）

此字本平聲陳呂反凡治水治玉治兵治獄之類是也爲理平聲治去聲則平聲治天下治絲治國治己同治人之類是也後平聲者不治理之治音釋治直吏反）

傳之言也而謂發言之後洛嗟嘆咨之音陳數息爲聲朔以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詠歌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悠怒之極（又足以）盖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非以入深而見功速（音釋召上照反）

他教之也音釋父音甫）○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康昭以後言之正位乎內男雅文王正位乎內風雅頌之正所以事父夫婦之始常也）發於男女之間而父母之道著（所以事父母者發於男女之間而父母之道著）焉故曰風（風雅頌有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篇之總名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風則在上者皆不主於諷諫其以上正下之意而主於諷諫其以下風上之意）（風則在上之人又歌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以諷諫其以上正下之意而主於諷諫其以下風上之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以動物於下也教以風化下者）（因其聲以動物於上而被動於下也上以風化下者）（因其聲以動物於上而被動於下也上以風化下者）（因其聲以動物於上而被動於下也上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忘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忘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忘

足物當用其所至而勉焉益加之音釋謂與乎聲復扶又反馬故引此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來者其所未言○子夏問曰巧笑倩兮音釋倩去聲美目盼兮聲素以為絢兮音釋絢呼縣反何謂也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質也絢采色也畫之質地畫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故問之素以為絢兮言有美質以為絢飾也子曰繪事後素繪畫之事也後素謂後於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以加文飾也音釋繪胡對反後戶遘反子夏蓋知此義而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發我之志意能起發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子曰靡有子遺文成句是辭意謂意逆迎之也其志謂詩人之志也孟子以意逆志猶射者必先正己而後發矢也音釋射食亦反

詩傳綱領

有吾興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子載字子厚曰置心平易下去聲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反復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盈耳說豫從容入聯日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溫厚平易若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去聲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上蔡謝氏良佐字顯道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之用可以得之

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康之耳音釋語蔡上聲康去聲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汨他計反音覓平聲

詩傳綱領

詩序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之德也　后妃曰后近王之稱也天子之妃大似也天子之妃大似也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兼后序於文王未嘗偏見其詞而不總其意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后妃之德亦未嘗不繫於文王是謂已失之矣至於文王之德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淫妒之行興於婦人而大雅爲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曰后近王之稱也天子之妃大似也天子之妃大似也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兼后序於文王未嘗偏見其詞而不總其意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后妃之德亦未嘗不繫於文王是謂已失之矣至於文王之德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淫妒之行興於婦人而大雅爲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之邦國焉之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天下而南北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方始也故繫之召公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也舊說以為太王王季說矣程子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者之風乾也周南召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以修身為本而天下之家正然後可以言成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蓋亦因關雎麟趾之意

勉之以正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字可刪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雎鳩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由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采蘋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恐此亦是夫人之詩而采見以礼自防之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行露召伯聽訟也妼窮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羔羊

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正直德如羔羊也此羊字可刪之德所以致之也然大指然語之意基亦不分明揚氏曰諸侯之德相須而後備諸侯之德如鵲之德然後鳲鳩之德成也二南之詩始之以正家國天下之道王化之所以成也故繫之周南言文王之道自近而遠自內而外也

道成也二南之詩始之以正家國天下之道王化之所以成也故繫之周南言文王之道自近而遠自內而外也

雎鳩之德摯而有別鳲鳩之德壹而不二雎鳩鳲鳩皆鳥名雎鳩王雎也鳲鳩布穀也雎鳩摯而有別鳲鳩壹而不二雎鳩摯而有別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由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鳲鳩壹而不二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由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關雎后妃之德

一反一○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窮之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皆以為莊姜送歸妾之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之忘止實勞我心○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觀其詩但謂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意而作序者遂以為莊姜自作序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耳蓋非詩意亦當在刪燕燕之前○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四年宋陳蔡伐鄭圍戴而還秋衛人從陳侯蔡人伐鄭冬十有二月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是歲也鄭莊公修政息民以待其敝陳侯使五父調和之五父驕慢不可調和而陳侯不知也君子謂陳侯於是乎不義不信其君而虛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務武功不務令德而務武功則亂禍必至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謂其勇而無禮蓋君子不作歟○凱風衛莊公之子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焉以孟子之說論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亦未有以見其為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同○匏有苦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同○匏有苦刺夫人之詩也衛宣公夫人夷姜初為莊公夫人莊公薨而宣公烝焉遂以為夫人夷姜自知見賤而作是詩也○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其為刺衛宣公之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寓衛之意而序者得之意耳蓋非詩人不能作非國人之所為也○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一篇皆以為責衛伯之詞然陳氏曰說者以此序二字見詩有伯分之後百餘年衛猶以為責宣公之詩然則此其為宣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詩序以為賢者不得志之詩但謂賢者仕於伶官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之義焉○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風刺虐也衛以淫亂亡國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淫亂宣公之政如序所云○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思伋之死也衛宣公之子伋之同母弟壽又甚愛之為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子朔與伋同母壽知其將見害而伋之母又不能止也

仪壽也衛宣公之二子共伯恥死其妻守義父母
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關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恥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非詩故作此詩以絕之此事無所
見於它書
亭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
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君子偕老刺衛夫人
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
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公以作之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此族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此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詩所
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奔者所自作原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皆
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
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一一辭而閒惜德劉之意
然後為刺

有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則人之惡在所賦之而詩意自
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意自見者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
見者清人狩甚之詞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意自見者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
等之安於為惡又何待於此而後始知其所刺哉又況此詩之閒猶有憐惜而遂諷刺之意
為刺奔之口如此而無懲創之意豈唯無以為刺奔之心耶如此亦豈為刺奔之詩詩其平日固已自
知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詩之閒猶有憐惜而遂諷刺之意自
為淫奔之人自作此詩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皆
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
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一一辭而閒惜德劉之意
然後為刺

制百姓訟之國家殷富焉○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
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
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
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
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
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不說蝃蝀之詩亦因其在此而文公之詩曰它未有考也
文明白故序得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
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經明白而序不說
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莊公也不能終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刺
此序得之

於義也至於鄰比遂有禁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誓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經之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惡陳其不得已君以善則其意迫厚而和平矣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肯告君以善則其意迫厚而和平矣君之於序文之說固然未知鄭氏之與其說何據但據詩詞則以與其說爲長

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階寵姜賢而不容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所據以爲說○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九無以見不見之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詩不可考當闕○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盡其文意也○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恐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主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丘中有麻思賢也此淫奔之詩○大車刺周大夫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詩也○大車刺周大夫之詩○丘中有麻思賢也此亦刺大夫之詩○狡童刺忽也忽不能取大國之權以存鄭國而制命於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傳鄭伯不明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射王中肩王以歸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前疑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前疑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綠衣諸侯伐鄭伯不明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射王中肩王以歸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前疑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前疑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綠衣諸侯伐鄭伯不明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射王中肩王以歸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前疑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詩也○大車刺周大夫也○大車刺周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夫也○丘中有麻思賢也此亦刺大夫之詩也○狡童刺忽也忽不能取大國之權以存鄭國而制命於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傳鄭伯不明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射王中肩王以歸此詩之爲是而作也○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

過時而不反焉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言自洧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盡其文意也○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恐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主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丘中有麻思賢也此亦刺大夫之詩○狡童刺忽也忽不能取大國之權以存鄭國而制命於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傳鄭伯不明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射王中肩王以歸此詩之爲是而作也○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

前疑

族焉舊說未有據說已見本篇○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詩也○大車刺周大夫也大車招招舟子檝楫以其詞與淫奔之詩似未盡其文意也○狡童刺忽也忽不能取大國之權以存鄭國而制命於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傳鄭伯不明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射王中肩王以歸此詩之爲是而作也○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

前疑

夫家之田者趨所界限之時則周禮之意也前疑○清揚刺衛女之無夫家也

前疑

詩氏曰會男女之無夫家而不得嫁娶者令之會聚而成其嫁娶之事焉耳非謂此詩之爲是而作也說見本篇

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遂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感於叔而歌其田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出于田人自作也）受封人已有人民（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勢來不得出居閭巷下於民）伍此詩恐其民間（上篇息同非刺）男女相說之詞耳（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上篇息同非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莊公也下句得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昏以柔懦疎濶不可謂彷）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而序於此篇則遂殺以指公之身焉則其所謂按童者方指明公之所美至詩又甚而非詩）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凡不編其說者則陽）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者之徒豈無可以考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誤之也）○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者之徒豈無可以考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今序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此序之言而不察其辭之指）○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國人之心感於叔而歌其田事初非以刺莊公）

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此亦滑亂之詩序說誤矣）○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此亦有）于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以見其陳古）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詩者各有所）（○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指而壞學者之心矣）

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
（淪亂乃其風俗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證亦以諡惡而得之歟○還）
警戒相成之道焉（此序得之）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
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同上○詩刺
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
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序得之）（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
所謂○）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箋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
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孝壷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詩譜序）（此序據春秋經傳○周田大夫刺襄公
（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
（風俗勤儉乃其
（河東地看民貧
（東地看民貧
（風俗勤儉乃其
（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

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為晉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數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未可知耳○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序則未得之○有杕之杜序以史記為文詩見本篇但以其述作之時陰刺之耳不然大率皆思賢之詞也○葛生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非此詩序意全○葛生刺晉獻公也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采苓刺晉

風公五父陳○作也免音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為此不得刺閒○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風獨此為有據○澤陂刺時也言傷感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此序之說見本篇○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但謂適周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未言昭公有考音釋孔氏曰昭公子○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非此美詩○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無書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豳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王業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以金縢為文○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說釋音擇孔氏曰克殺文○公時作書史○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其能復周公之事○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此亦燕飲落成之詩○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舊宮者脫其能復周公之宇耳非謂其已脩周公之宇而頌之也序文首句之辭如此而辭心信之何也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缺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焉以下文○烈祖祀中宗也詩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玄鳥祀高宗也詩有武丁孫子但不欲連舉重出又以中宗之廟之句故卒得以為拂鬱未必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長發大禘也缺見本篇○殷武祀高宗也高宗七世親盡而宜廟此詩未見其為祭高宗帝乙之世乎

詩序畢

詩卷第一　　東陽　許謙名物鈔音釋

朱子集傳

後學　盧陵　羅復　纂輯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又足以感人動物也足以諸侯采之以貢於樂官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列於天子天子受之而有別也

周南一之二　周在禹貢豫州之境內岐山之陽也周國名南方諸侯之名凡十五國以時巡守而陳之以觀風俗之變則亦領在樂官以合之

三王世次　孫古公亶甫　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廣大公旦召公分陝而治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耆五年伐崇六年作邑於豐遷都於此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滅商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公劉后稷皆以著明厥德之所自出也

正風　正者言得其情意深至也

周南　周之言忽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賢女姒氏以為之配內則有佳妃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關雎　雎音疽七余反　鳩音九　洲音州　逑音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雎鳩　雎鳩王雎○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水鳥一雄一雌相應之和聲也雎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興夫婦之義生有定偶而不相狎然也河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詩引旭旦詠言他物以引起之非為之配也言先得聖女如此以為之配是時王后之德故作此詩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參差不齊之貌荇菜接余也根生水底莖葉浮在水面或左或右隨流上下整齊人道也○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下孟反接如葉反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采取而擇之也琴瑟二十五弦皆樂器也琴瑟和則既平且安友親之也或七或五或疏或密隨人之意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芼音冒　芼擇而得之也

叶韻　之洲反　逑音求　服蒲北反　側音測　得多北反　反芳萬反　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擇之也琴瑟友親之也或七或五琴五弦瑟二十五弦皆樂器也鐘鼓樂之也樂音洛

葛覃　覃音談　葛音割　絺音癡　濩音護　斁音亦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葛之覃兮　葛覃延蔓之貌

施于中谷　施于中谷言在谷中上下四旁皆有之也

維葉莫莫　莫莫茂盛貌

是刈是濩　刈取也濩煮之使解也

為絺為綌　絺細葛也綌粗葛也

服之無斁　服之無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師氏女師也

言告言歸　言歸歸寧父母也

薄汗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歸寧父母

薄汗我私　薄辭也汗去聲私燕服也

薄浣我衣　浣音管

害浣害否　害何也否不也

歸寧父母　寧安也

叶韻　濩胡郭反　斁音亦　否方九反　寧乃定反

卷耳　卷音拳　頃音傾　嗟音磋　陟音至　痡音普回反　玄音黃　瘏音徒　瘁音悴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卷耳　采采非一采之貌卷耳苓耳也

不盈頃筐　頃筐畚屬易盈之器

嗟我懷人　嗟我懷人言我懷人也

寘彼周行　寘置也周行大道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崔嵬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我馬虺隤　虺隤病也

我姑酌彼金罍　姑且也罍酒器

維以不永懷　維以不永懷言且飲酒以自寬不復永思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高岡　高岡山脊也

我馬玄黃　玄黃馬病則毛色變

我姑酌彼兕觥　兕觥罰爵也

維以不永傷　不永傷不復永思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陟彼砠矣　砠石山戴土者

我馬瘏矣　瘏病也

我僕痡矣　僕御車者痡病也

云何吁矣　吁憂也

叶韻　頃去營反　懷胡隈反　周職流反　罍落回反　虺許委反　隤徒回反　永于憬反　黃胡光反　觥古橫反　傷式良反　砠子余反　瘏音徒　痡音普回反　吁況于反

樛木　樛音鳩　纍音雷　只音旨　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　樛木下垂之木

葛藟纍之　纍繫也

樂只君子　樂只君子言樂此君子也

福履綏之　福履綏之言福履安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葛藟荒之　荒掩也

福履將之　將扶持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葛藟縈之　縈旋也

福履成之　成就也

叶韻　纍力追反　只諸市反　將子良反　縈於營反

螽斯　螽音終　斯音私　詵音莘　揖音集　蟄音直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詵詵兮　螽斯蝗屬詵詵衆多和集之貌

宜爾子孫振振兮　振振盛貌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　衆飛聲

繩繩　戒慎不敢放逸之意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　會集也

蟄蟄　和集也

叶韻　詵所臻反　振之人反　薨呼肱反　繩食陵反　揖音集　蟄直一反

桃夭　夭於喬反　蕡音墳　室家之室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　夭夭少好貌

灼灼其華　灼灼華之盛也

之子于歸　之子于歸謂嫁也

宜其室家　宜其室家謂和順以處其室家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有蕡　蕡實貌

宜其家人　家人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其葉蓁蓁　蓁蓁葉盛貌

宜其家室　家室猶室家也

叶韻　華胡化反　家古牙反　室式質反

兔罝　罝音居　丁丁張耕反　仇音求　好呼報反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　肅肅敬也罝兔網也

椓之丁丁　椓擊也丁丁擊木聲

赳赳武夫　赳赳武貌

公侯干城　干城捍禦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施于中逵　施于中逵言在逵中也逵九達之道

公侯好仇　好仇言和好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施于中林　施于中林言在林中也

公侯腹心　腹心謀之深者

叶韻　丁當經反　逵渠追反　仇巨鳩反　林力尊反　心息林反

芣苢　芣音浮　苢音以　采取之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　采采衆多也芣苢車前也

薄言采之　薄言采之薄言有之薄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　拾也

捋　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袺　執衽也

襭　扱衽也

叶韻　苢羊茂反　有羽已反　掇都活反　捋盧活反　袺戶結反　襭胡結反

漢廣　廣古曠反　喬音驕　思息嗣反　汝音人　泳于命反　蒸之承反　翹音堯　楚叢生荊也　刈魚肺反　秣音末　駒音俱　馬六尺以上曰駒　之子于歸謂嫁也　歸寧父母　汝水出南陽東南入淮　墳大防也　魴音房　魚赤尾　燬火也　父兄謂文王　王室謂紂　孔甚也　言紂暴虐雖甚猶望其改悔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　喬木上竦之木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游女漢神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　廣水廣也

不可泳思　泳潛行水中也

江之永矣　永長也

不可方思　方泭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翹翹錯薪　翹翹衆多貌錯薪雜薪也

言刈其楚　楚叢生荊也

之子于歸　之子于歸謂嫁也

言秣其馬　秣粟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言秣其駒　駒馬六尺以上曰駒

叶韻　休虛尤反　求巨鳩反　泳于命反　方府良反　薪息鄰反　楚創舉反　馬滿補反　駒俱羽反

汝墳　墳扶云反　魴音房　燬許委反　父兄謂文王　王室謂紂　孔甚也　言紂暴虐雖甚猶望其改悔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　遵循也墳大防也汝出南陽東南入淮

伐其條枚　伐其條枚言在枝上也

未見君子　未見君子言未見文王也

惄如調飢　惄思也調朝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伐其條肄　肄餘也

既見君子　既見君子言既見文王也

不我遐棄　不我遐棄言不遠我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魚赬尾　赬赤貌魚勞則尾赤

王室如燬　王室如燬言紂之暴虐如火之熾也

雖則如燬　雖則如燬言雖如此其暴虐也

父母孔邇　父母孔邇言文王亦近我也

叶韻　墳符分反　枚莫回反　飢居衣反　棄詰利反　赬敕貞反　燬許委反　邇仍止反

麟之趾　趾音止　定音腚　振振仁厚之至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趾　麟之趾言麟之足也

振振公子　振振仁厚之至也

于嗟麟兮　于嗟麟兮言麟之應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定　定額也

公姓　公姓公同姓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角　角在額上

公族　公族公同祖也

叶韻　趾諸市反　定徒徑反　姓息正反　角古岳反

召南

召南　召音邵　周公既相成王制禮作樂以化天下自岐山之陽被於南方諸侯得以受天子之風而又推之以及於江漢之間江漢之域文王之化已行焉

鵲巢　鵲巢鳲居之　鳲音尸　鳩音九　御魚呂反　迎也　將子良反　送也　百兩車數　兩音亮　方剛也　成之夫家謂成為室家也　百兩將之言百兩以將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　鵲巢鳲居之　鳲尸鳩也

維鳩居之　維鳩居之言鳲居之也

之子于歸　之子于歸謂嫁也

百兩御之　百兩御之言百兩以迎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鳩方之　方有之也

百兩將之　百兩將之言百兩以將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鳩盈之　盈滿之也

百兩成之　百兩成之言百兩以成之也

叶韻　巢鋤交反　居九魚反　將子良反　方府良反　盈以成反　成時征反

采蘩　蘩音煩　沼之少反　于於虛反　行下孟反　夫扶于反　被皮義反　僮音同　夙早也　公謂諸侯之大夫也　尸主也　季少也　主婦之祭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　于以采蘩于以用之于以猶于何也

于沼于沚　沼池也沚小渚也

于以用之　于以用之言采之以供祭祀也

公侯之事　公侯之事言公侯之夫人所以助祭也

于以采蘩于澗于中于以奉之

于澗于中　澗山間水也

于以奉之　于以奉之言奉之以祭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之僮僮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貌

夙夜在公　夙夜在公言夙夜在公所也

被之祁祁　祁祁舒遲貌

薄言還歸　薄言還歸言還歸以休息也

叶韻　蘩附袁反　沚諸市反　之止而反　僮徒紅反　祁渠脂反　歸居追反

草蟲　蟲音忡　趯音躍　阜音負　止語辭　亦語辭　君子指文王也　喓喓聲之和也　趯趯躍貌　阜盛也　說音悅　降下也　覯遇也　我心則降言我心則降下而安也　陟升也　南山山脊也　蕨鼈類　薇菜也　未出土時也　已止也　傷傷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喓喓草蟲　喓喓聲之和也草蟲常鳴之蟲

趯趯阜螽　趯趯躍貌阜螽蝗屬

未見君子　未見君子言未見文王也

憂心忡忡　憂心忡忡憂不已也

亦既見止　亦既見止言既見文王也

亦既覯止　亦既覯止言既遇文王也

我心則降　我心則降言我心則降下而安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　陟彼南山言升彼南山也

言采其蕨　蕨鼈類

惙惙　惙惙憂之甚也

說　說音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言采其薇　薇菜也

我心傷悲　我心傷悲言傷悲未見君子也

我心則夷　我心則夷言我心則平也

叶韻　忡敕中反　蟲直弘反　趯他歷反　降戶江反　蕨居月反　惙陟劣反　說音悅　薇微悲反　悲彼為反　夷以脂反

采蘋　蘋音頻　藻子皓反　湘息良反　錡魚綺反　釜鬵屬　鬵音尋　宗室大夫家也　季少也　女主祭者　行下孟反　夫扶于反　被皮義反　僮音同　祁祁舒遲貌　還歸以休息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采蘋　于以采蘋于以用之于以猶于何也

南澗之濱　南澗之濱言采之以供祭祀也

于以采藻　于以采藻于以用之于以猶于何也

于彼行潦　于彼行潦言采之以供祭祀也

有齊季女雖其敬止

有齊季女　有齊季女言有齊莊之季女也

雖其敬止　雖其敬止言雖其敬於祭祀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盛之　于以盛之于以用之于以猶于何也

維筐及筥　筥圓筐也

于以湘之　于以湘之于以用之于以猶于何也

維錡及釜　錡釜屬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誰其尸之　誰其尸之言誰其主之也

有齊季女　有齊季女言有齊莊之季女也

叶韻　藻子皓反　潦盧皓反　筥居許反　湘息良反　錡魚綺反　釜扶雨反　尸式脂反

甘棠　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勿拜召伯所茇

蔽芾　蔽芾茂盛貌

勿翦勿伐　勿翦勿伐言勿翦其枝勿伐其本也

勿拜　勿拜言勿拜其人也

召伯所茇　茇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勿拜召伯所憩

勿敗　勿敗言勿敗其枝也

召伯所憩　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說　說音稅

叶韻　茇蒲末反　敗補邁反　憩去例反　說音稅

行露　行下孟反　露盧故反　角古岳反　速音束　家古牙反　墉音容　女音汝　訟祥容反　獄魚欲反　牙五加反　速召也　墉牆也　女汝也　訟爭也　獄爭也　牙爭也　速召也　墉牆也　女汝也　訟爭也　獄爭也　牙爭也　速召也　墉牆也　女汝也　訟爭也　獄爭也　牙爭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行露　厭浥濕貌行露道路之露

豈不夙夜　豈不夙夜言豈不夙夜而行乎

謂行多露　謂行多露言恐多露而濡己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言雀雖有角以穿我屋我不為也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言女雖無家以速我獄我不為也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雖速我獄我終不為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言鼠雖有牙以穿我墉我不為也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女無家何以速我訟言女雖無家以速我訟我不為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言雖速我訟我終不為也

叶韻　露洛故反　夜羊茹反　多得何反　屋烏谷反　獄魚欲反　足子侯反　墉音容　訟祥容反　從足容反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皮　羔羊之皮言羔羊之皮以為裘也

素絲五紽　素絲五紽言素絲五紽以為緣也

退食自公　退食自公言退食自公所也

委蛇委蛇　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　羔羊之革言羔羊之革以為裘也

素絲五緎　素絲五緎言素絲五緎以為緣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縫　羔羊之縫言羔羊之縫以為裘也

素絲五總　素絲五總言素絲五總以為緣也

叶韻　皮符羈反　紽音他　蛇以支反　革古洛反　緎音域　縫符容反　總作紅反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斯

殷其雷　殷其雷殷殷雷聲也

在南山之陽　在南山之陽言雷在南山之陽也

何斯違斯莫斯　何斯違斯莫斯言何為斯違斯莫斯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斯

在南山之側　在南山之側言雷在南山之側也

何斯違斯莫斯　何斯違斯莫斯言何為斯違斯莫斯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斯

在南山之下　在南山之下言雷在南山之下也

何斯違斯莫斯　何斯違斯莫斯言何為斯違斯莫斯也

叶韻　雷盧回反　陽羊章反　斯息移反　側阻力反　下後五反

摽有梅　摽音標　梅莫回反　頃傾　庶幾也　迨及也　吉士男子之美稱　塈許既反　盡也　謂嫁娶之時已過　其謂之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　摽有梅摽落也梅木名

其實七兮　其實七兮言其實七分而落其三也

求我庶士　求我庶士言求我庶士以嫁己也

迨其吉兮　迨其吉兮言及其吉時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頃筐塈之　頃筐塈之言頃筐塈取之也

求我庶士　求我庶士言求我庶士以嫁己也

迨其謂之　迨其謂之言及其謂嫁娶之時也

摽有梅頃筐壓之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頃筐壓之　頃筐壓之言頃筐壓取之也

求我庶士　求我庶士言求我庶士以嫁己也

迨其今兮　迨其今兮言及其今時也

叶韻　梅謀悲反　七親吉反　士事里反　塈許既反　謂于貴反　壓於協反　今居音反

小星　嘒音惠　參所金反　肅所六反　宵夜也　夙早也　衾被也　裯音稠　單音丹　命謂稟受於天者　薄厚也　言小星之人所稟受於天者薄厚不同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　嘒彼小星嘒小貌

三五在東　三五在東言三五在東方也

肅肅宵征　肅肅宵征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

夙夜在公　夙夜在公言夙夜在公所也

寔命不同　寔命不同言寔命不同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維參與昴　維參與昴言維參與昴在西方也

抱衾與裯　抱衾與裯言抱衾與裯以隨行也

寔命不猶　寔命不猶言寔命不猶人也

叶韻　星桑經反　東德紅反　征諸盈反　公古紅反　同徒紅反　昴莫飽反　衾去金反　裯直留反　猶以周反

江有汜　汜音似　渚音煮　處昌呂反　以也　嗟音磋　過古禾反　後胡豆反　與音預　悔呼罪反　悔恨也　以也　嗟音磋　過古禾反　後胡豆反　與音預　悔呼罪反　悔恨也　以也　嗟音磋　過古禾反　後胡豆反　與音預　悔呼罪反　悔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汜　江有汜江水別復入江也

之子歸不我以　之子歸不我以言之子歸不我以也

不我以其後也悔　不我以其後也悔言不我以其後也悔恨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悔

江有渚　江有渚水中可居也

之子歸不我與　之子歸不我與言之子歸不我與也

不我與其後也悔　不我與其後也悔言不我與其後也悔恨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後也悔

江有沱　江有沱江別復入江也

之子歸不我過　之子歸不我過言之子歸不我過也

不我過其後也悔　不我過其後也悔言不我過其後也悔恨也

叶韻　汜詳里反　以羊已反　後胡口反　渚章與反　與音預　悔呼罪反　沱徒何反　過古禾反

野有死麕　麕音君　吉士男子之美稱　誘音酉　道音導　脫音他　感動也　帨佩巾也　尨音龍　狗也　吠犬鳴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野有死麕也

白茅包之　白茅包之言白茅包之也

有女懷春　有女懷春言有女懷春也

吉士誘之　吉士誘之言吉士誘之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林有樸樕　林有樸樕林有樸樕也

野有死鹿　野有死鹿野有死鹿也

白茅純束　白茅純束言白茅純束也

有女如玉　有女如玉言有女如玉也

舒而脫脫無感我帨無使尨也吠

舒而脫脫　舒而脫脫舒而脫脫也

無感我帨　無感我帨言無感我帨也

無使尨也吠　無使尨也吠言無使尨也吠也

叶韻　麕居倫反　春尺容反　誘音酉　樕蘇谷反　鹿盧谷反　束七玉反　玉魚欲反　脫他活反　帨始銳反　尨莫江反　吠符廢反

何彼襛矣　襛音戎　華芳無反　下同　平王　東遷王也　齊侯　襄公也　文姜　齊侯之妹也　下嫁於平王也　雍容和也　肅敬也　王姬　平王之女也　車服　車旗衣服也　翟　翟羽為飾也　褕翟　褕翟羽為飾也　闕翟　闕翟羽為飾也　重平聲　下同　直龍反　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　孔甚也　言甚美也　不稱　不稱其德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何彼襛矣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言唐棣之華也

曷不肅雝　曷不肅雝言曷不肅雝也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言王姬之車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華如桃李　華如桃李言華如桃李也

平王之孫　平王之孫言平王之孫也

齊侯之子　齊侯之子言齊侯之子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其釣維何　其釣維何言其釣維何也

維絲伊緡　維絲伊緡言維絲伊緡也

齊侯之子　齊侯之子言齊侯之子也

平王之孫　平王之孫言平王之孫也

叶韻　華芳無反　雝於容反　車尺遮反　李良紙反　何胡可反　緡眉貧反　孫蘇昆反

騶虞　騶音鄒　虞音娛　騶虞義獸　白虎黑文　不食生物　仁如此　則王者之德　應此而興　一發五豝　豝音巴　豕也　一發五豝言一發而獲五豝也　于嗟歎辭　騶虞義獸　白虎黑文　不食生物　仁如此　則王者之德　應此而興　一發五豝　豝音巴　豕也　一發五豝言一發而獲五豝也　于嗟歎辭　騶虞義獸　白虎黑文　不食生物　仁如此　則王者之德　應此而興　一發五豝　豝音巴　豕也　一發五豝言一發而獲五豝也　于嗟歎辭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葭　彼茁者葭彼茁者葭也

壹發五豝　壹發五豝言壹發而獲五豝也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于嗟乎騶虞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　彼茁者蓬彼茁者蓬也

壹發五豵　壹發五豵言壹發而獲五豵也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于嗟乎騶虞也

叶韻　葭古牙反　豝伯加反　蓬薄紅反　豵子紅反　虞牛俱反

揖崔二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而不儀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
氣之和也蓋施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窈窕反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不淫反則鐘鼓柳琴瑟而皆過其則為詩人但借其聲氣之和以寫其情性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若可聞者實本其心之所發而理萬物之宜自然無所不通故可以感動天地通神明也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係乎天命全是兼人物而言通音舒此諸反

葛之覃六句三章章六句
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反濩是獲
烏郭也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葉盛也莫莫茂密貌也刈斫也此言葛生可為絺綌夫人見葉之盛而知其勞而葛成矣於是治而煮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無厭苦親執其事而直言之者也音石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是獲
言黃鳥○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是獲
言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皆叶居奚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是獲
言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皆叶居奚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是獲
言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皆叶居奚反
灌叢生可為絺綌喈和聲也興也黃鳥交友而有聲也山谷中也興后妃之德性和平而能專一於事而直言之者也音石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是獲
言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皆叶居奚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是獲
言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皆叶居奚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是獲
言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皆叶居奚反
興也葉茂盛而有黃鳥交友而有聲者放此

叅音斯斯衆也終其羽說說脫也羽長飛能以脫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說說和順指叅斯也振振盛貌○興也者以振振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叅斯之群聚和集也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興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者比此者音注呂反○叅叅斯羽詵詵衆多貌群飛羣集貌繩繩不絕貌說說○叅叅斯羽揖揖音立反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揖揖會聚貌○兮比也詵詵衆多貌○兮比也蟄蟄眾多貌

叅叅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芳無叶反○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貌灼灼華之盛也婦人謂嫁曰歸○興也桃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之時正當盛也宜其家人謂之一門之內以時嫁之則一門之內皆以宜其室家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芳無叶反○興也桃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興也室家猶言一家之人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扶云反又符分反實滿貌○興也蕡實貌○興也蕡實貌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蕡實之人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蓁蓁葉盛貌

兎罝三章章四句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逵武夫公侯干城興也肅肅敬也兎罝捕兎之網也施設也中逵道中逵九達之道也武夫有武勇之夫也干城捍蔽也○興也逵九達之道也捕兎之網則非特設於逵而已然能敬其事以及其物則其人之賢可知矣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逵逵武夫公侯腹心興也中林林中也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施於逵而已然能同心同德以及其人則其人之賢又可知矣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逵武夫公侯好仇興也逵九達也好善匹偶曰仇○興也仇匹也言公侯善匹偶以輔己而已然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兎罝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悲切）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叶居希反）

飢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東南入淮墳大防也枝曰修條枚榦也惄飢意也調一作朝重也○興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音義】惄之思食貌又悲也然故傳言飢意而非飢狀○遵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二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遐遠也○伐其枝而又伐其肄閒隙年矣至○方符方房反）

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魚尾赬（音呈）赤也魚勞則尾赤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許委反）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火也紂暴虐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謂之燬○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謂之燬○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謂之燬○是時文王三分

之宮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音釋公桑公也之蠶室也或見祭義○被皮寄反　之僮同凡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所也祁祁舒遲也編髮垂飾也還旋也淑善也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也公事有限也或曰公之無已也或曰公之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小曰羔羊大曰羖羊委蛇行可從之貌○南國化文王之化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革（叶力反）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叶疏吾反）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二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三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四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五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六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七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八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九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五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六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七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八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十九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二十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二十一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二十二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二十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賦也）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逢）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賦也）

羔羊一百二十四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叶疏吾反）紽（徒何反）委蛇

野有死麕三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芳無胡反下同叶芳瓜二反興也襛盛也猶衆也唐棣移也華反其葉而後華興王姬之車也平王之東遷周室微弱諸侯不朝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以貴驕人故以興之曰何彼襛矣乃唐棣之華乎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雖肅而雝而盛乎乃惠孫之車也此武王之女適齊桓公者也肅雝和也周王之女驅莊故

曰王姬○王姬下嫁其夫家見於詩者如此而不敢以貴驕人故曰肅雝而已其車服之盛則不可以不稱也以見王姬之賢以是知文王太姒之教可見矣【音釋】襛音農棣大計反移羊氏反雝於容反驅起俱反

何彼襛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謂之孫子猶叶須倫反○下同齊侯之子謂之子子亦猶之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

釣所以得魚維絲爲綸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爲綸以得魚喻王姬下嫁齊侯亦以得男女之合而爲昏姻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茁則劣反加壹音一下同嗟子何反豝音巴騶虞音牙○茁生出壯盛也葭蘆也初生名葦發猶言中也豝牝豕也騶虞文王之化仁民而及於禽獸故其臣以騶虞稱之

朱子集傳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之邶南謂之邶而北謂之鄘衛則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漕邑即今滑州白馬縣東南滑州衛縣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滑濮等州開封太名府界皆衛境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為商紂畿內之地既入衛而為衛詩者又不以得於其夫故以拍舟自比言以拍為舟聖經賢傳但說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微而成緑為（音釋）（緑）古幸反不緑如有隱憂微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反古幸不寐如有隱憂微

比也泛流貌柏木名歌耿耿小明也隱痛也微猶非也○緑兮緑兮女（音汝）治平聲下戶化反遭反遐去聲羣翟下戶化反遘音容反酬反又逢也以緑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表其失所益甚矣亡（音無）比也緑蒼勝黃之間色黃正色緑間色裳下曰衣上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

南首陳下按字書元在物下之下則去聲凡與自下而上之義皆當作去聲讀（仲氏任）

汝慎其身兄君之思以勗只詩辭繁實煩淫然竟遠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公自謙也以思相信曰任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之人指莊姜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呂反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報答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叶臧聿反胡能有定寧不我述

我不述賦也畜養卒終也不終養孝道也憂思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呂反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悉召反

悼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其狂暴如此終亦有顧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敬之實而不可信也

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謔戲浪放也敖傲也中心是悼言雖戲浪笑傲而中心實悼之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叶郎才反

霾風而雨土為霾又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惠順也肯可也莊公之為人雖狂暴然或悔悟而順以來則可以相信而莊姜亦有望之之意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二反○比也霾雨土蒙霧也莊公之狂或悔悟而來或忽然而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叶於計反

曀陰而風晦冥也不日有曀言不終日有曀言常陰晦而風雨不開霽也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寤覺也寐寢也願思也嚏噴也人氣壅則噴而出鼻塞也○曀曀其陰虺虺反烏貴反其雷

比也曀曀陰晦貌虺虺雷聲也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悠悠思之長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叶晡茗反

擊鼓其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也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剛反

土功也漕衛邑名○隨人從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從隨也孫子仲莊公之孫公孫滑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陳宋請陳侯以和解之事也憂心忡忡然也

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爰於也喪失也于於也以求之於林下見其失馬而求之事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死生契闊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偕室家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也偕俱也老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與子成說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叶苦各反不我活兮叶戶括反于嗟洵兮叶須縣反不我信兮

于嗟吁嗟也闊遠也洵遠也信誠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約誓若契闊之約如此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四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夭夭叶於喬母氏劬勞叶音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有鴇兼在浚之下叶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詔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時哮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雉鳴求其牡雄雉于飛下上其羽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旦于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旦于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九罭四章章四句

九罭之罟魴鱮文茵鴛鴦在梁

九罭之罟鱒魚鴇羽

衮衣兮

衮衣兮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狼跋四章章四句

菜也尒雅謂之葍蔈字作葍味甘葉作蔬及羹○涇以渭濁
涇音徑水出今原州百泉縣東南至高陵入渭渭水出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涇渭清濁之辨也○湜湜音植持反○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以我有以我後○胡口反○比也湜湜持正之貌沚渚也言有良夫婦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其處之安然猶渚之湜湜然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逝音誓梁魚梁笱曲竹捕魚具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遑暇也恤憂也○泾以渭渾
泾水出今安定涇陽縣西開山至高陵入渭渾水出今原州百泉縣東北至同州馮翊縣入渭渾濁之辨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遑暇也恤憂也○泾以渭渾

中心有違不遠伊邇○違音韋反○邇音爾○薄送我畿音祈誰尚之○薄送我畿誰尚之○薄語辭畿門內之限也尚庶幾也○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言我之去也安爾新昏之人如兄如弟而已○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顧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發語辭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非中露何爲久處其中乎而無所止息也○又言非君之故我則不處於此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音尼○泥中水中可居之地也○言非其臣子之職而處之也○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旄丘前高後下曰旄丘葛葉有三缺誕闊也節時也○言旄丘之葛何其葉之闊而不及時乎○叔兮伯兮○叔伯衛之諸臣也○何多日也○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以因也○言何多日也而不去必有以也○

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已○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爲讎○慉許六反興也慉好也讎仇也○言我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莫不盡其道也○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賈用不售○阻我德賈言我之德不見用也○賈市也○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育生鞫窮顛覆傾危也○言昔我生育恐其窮困及爾傾危之時○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比毗志反○毒害也○言既生既育而比予于害○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洸音光潰戶對反○旨美蓄聚也御禁也洸洸武貌潰潰怒也○言我有美蓄亦以禁冬月之寒宴爾新昏不能與我同心禁制其窮困而反洸洸然潰潰然怒我○既詒我肄○詒遺也肄勞也○既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伊余來墍○墍許既反息也○又言我之所以御冬之時至於今日君子安於新昏而不念昔者伊我來息之時乎○涇以渭渾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式微二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匏瓠也苦葉葉苦也濟渡處也厲帶也揭褰衣也○言匏有苦葉則不可食濟有深涉則不可以褰衣○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音彌鷕音雊○瀰水深貌盈滿也鷕雉鳴聲也○有瀰濟盈不可以軫○軫車之前後曲木也○言有瀰濟盈則不可以涉車○雉鳴求其牡○雄曰牡○雉鳴則求其牡○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雊古豆反○雉之朝雊則求其雌○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泮音判○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士男子之通稱也迨及也泮散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舟人呼聲也舟子舟人也卬我也否不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須我友○卬須我友○

匏有苦葉二章章八句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發語辭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非中露何爲久處其中乎而無所止息也○又言非君之故我則不處於此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音尼○泥中水中可居之地也○言非其臣子之職而處之也○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旄丘前高後下曰旄丘葛葉有三缺誕闊也節時也○言旄丘之葛何其葉之闊而不及時乎○叔兮伯兮○叔伯衛之諸臣也○何多日也○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以因也○言何多日也而不去必有以也○

匏有苦葉二章章八句

情如此○祇爾雅反蒼戎孫炎云蒼戎亂貌言鞅我之蒼義不東告於女乎○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不東告之而下告於女乎○東告之而下告於女乎○東告之而下告於女乎○

室人交徧讁知革反叶音青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讁也一也主事主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王事既適我事也我皆以埤益我事也埤厚也室家也言我以一身而任衆人之事又至無以自安而室人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趣我入室人交○王事

敦叶田反都我政事一埤遺夷唯季反叶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敦厚也埤益也遺加也○王事既適我事也我皆以埤益我事而室人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趣我入室人交○王事既適我事也我皆以埤益我事而室人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趣我入室人交○王事

偏摧祖回反昨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夷唯季反叶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偏摧猶言摧折也○王事既適我事也我皆以埤益我事而室人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趣我入室人交○王事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詩人自傷仕於亂朝而困於家室之作

北門出北門以北門喻仕於亂朝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遺我室人交徧摧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遺我室人交徧摧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遺我室人交徧摧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風其涼雨反于付雪其雰普丸反普回反惠而好且

北風其涼雨反于付雪其雰普丸反普回反惠而好且

北風其涼雨反于付雪其雰普丸反普回反惠而好且

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音似既亟只且

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音似既亟只且

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音似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詩人刺衛宣公之作言虐政將至民相攜持而去之

北風其涼雨反于付雪其雰普丸反普回反惠而好且

北風其涼雨反于付雪其雰普丸反普回反惠而好且

北風其涼雨反于付雪其雰普丸反普回反惠而好且

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音似既亟只且

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音似既亟只且

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音似既亟只且

靜女其姝昌朱反赤樞反○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反同有煒于鬼反又結反

靜女其姝昌朱反赤樞反○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反同有煒于鬼反又結反

靜女其姝昌朱反赤樞反○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反同有煒于鬼反又結反

說音悅懌音亦音釋○女美則賦見之美也○自牧歸荑

說音悅懌音亦音釋○女美則賦見之美也○自牧歸荑

說音悅懌音亦音釋○女美則賦見之美也○自牧歸荑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詩人刺時不見而作

靜女其姝昌朱反赤樞反○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反同有煒于鬼反又結反

靜女其姝昌朱反赤樞反○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反同有煒于鬼反又結反

靜女其姝昌朱反赤樞反○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反同有煒于鬼反又結反

說音悅懌音亦音釋○女美則賦見之美也○自牧歸荑

說音悅懌音亦音釋○女美則賦見之美也○自牧歸荑

說音悅懌音亦音釋○女美則賦見之美也○自牧歸荑

新臺有泚此禮反鮮所踐反叶音線河水瀰瀰奴禮反本竹牌反又音迷燕婉之求蘧其俱反除直魚反不鮮所踐反叶音線河水瀰瀰奴禮反本竹牌反又音迷燕婉之求蘧其俱反除直魚反不

新臺有泚此禮反鮮所踐反叶音線河水瀰瀰奴禮反本竹牌反又音迷燕婉之求蘧其俱反除直魚反不

新臺有泚此禮反鮮所踐反叶音線河水瀰瀰奴禮反本竹牌反又音迷燕婉之求蘧其俱反除直魚反不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詩人刺衛宣公之作

新臺有泚此禮反鮮所踐反叶音線河水瀰瀰奴禮反本竹牌反又音迷燕婉之求蘧其俱反除直魚反不

新臺有泚此禮反鮮所踐反叶音線河水瀰瀰奴禮反本竹牌反又音迷燕婉之求蘧其俱反除直魚反不

新臺有泚此禮反鮮所踐反叶音線河水瀰瀰奴禮反本竹牌反又音迷燕婉之求蘧其俱反除直魚反不

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大若離婁也○

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大若離婁也○

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大若離婁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叶音泛其景古影反叶居永反下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叶音泛其景古影反叶居永反下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叶音泛其景古影反叶居永反下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詩人刺衛宣公之二子不能相保而作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叶音泛其景古影反叶居永反下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叶音泛其景古影反叶居永反下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叶音泛其景古影反叶居永反下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鄘一之四（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髴（音紡下同）髦（毛）實維我儀（何反）之死矢靡他（湯何反）母也天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音紙）

中於河也髣髴猶依稀也髦髮垂覆兩鬢者男子二十而冠成人之飾也我共姜自我也誓必死以守節也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父母欲奪而嫁之誓之詞曰天乎我之所天者父母而已今父母不諒我之心以此自誓蓋無他心矣母之於我雖養育之恩如天固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是傷母在或非父意耳（閒傳）其守義之心靈乎我石（音碩）憲（他得反）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叶徒厚反）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興也冓合也內冓謂閨闥之間夫婦燕私之言醜惡也）

道言醜惡也○精究以爲宣公烝其父妾之事皆醜惡不可言也（閒傳）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詳言之也以語長難竟也）

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也讀謂言之抽繹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詳（叶徐鄰反）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二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居何反）委委佗佗（徒何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生（叶所臻反）也逢（扶公反）此百（叶補履反）福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

玼（此）兮玼兮其之翟（徒歷反）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他計反）也玉之瑱（他見反）也象之揥（他計反）也揚且（子餘反）之皙（星曆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叶底反）

玼鮮盛貌翟羽飾衣也鬒黑而美也髮髮之多而美也不屑不潔也則以髢益之髢髮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玉瑱玉充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皙美色也胡何也帝天帝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九句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五還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清揚眉目之間也揚且皆語助辭也顏額也展誠也如之人猶言是人也邦國也媛美也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八句

蒙彼縐絺（敕里反）是紲（息列反）袢（音畔）也清揚婉（於阮反）兮（叶許羽反）

蒙覆也縐絺則葛之精者也紲袢夏服中衣也婉美也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清揚婉兮

子之淸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八句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八句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可反）

不淑猶言不善也○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不嫁父母欲奪而嫁之誓不聽而自傷作詩以道其事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九句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八句

瞻彼淇（音其）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音斐）君子如切如磋（七何反）如琢如磨（莫何反）瑟兮僴（戶板反）兮赫兮喧（況袁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況袁反）兮

興也淇衛水名奧水隈也綠竹王芻也猗猗美盛貌匪文章貌切如切而磋之也琢如琢而磨之也瑟嚴栗貌僴寬大貌赫有明德顯於外也喧宣著也諠忘也○舊說衛武公美莊公能自脩飭而作此詩以戒其君使常如此則雖沒而人不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昌約反）兮猗（於綺反）重（直龍反）較（古岳反）善戲謔（虛約反）兮不爲虐兮

青青茂盛貌金錫圭璧皆喻其德寬綽寬緩也猗倚通重較車上兩旁曲闌也善戲謔謂時出言語以相調笑也虐謂侵陵人也○舊說衛武公美莊公能自脩飭而作此詩以戒其君使常如此則雖沒而人不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側革反）兮（叶許羽反）匪（音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箦積也○舊說衛武公美莊公能自脩飭而作此詩以戒其君使常如此則雖沒而人不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兮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瑟兮僴兮恂慄也赫兮喧兮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如河泉流貌服事也宜猶安也子之生以身事人則萬福之同生無之志也則禁服之言加也以玉加蚤笄而已不飾以金玉也委委佗佗美貌委委曲也佗佗行可觀也如山如河象其德之高大也○舊說衛夫人當與君子偕老自得安重寬容之德如此而服亦稱之宜其家人尊而事之不敢以惡德加之也

○如河泉流服事宜子之生以身事人則萬福之同生無之志也則禁服之言加也以玉加蚤笄而已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生以身事人則萬福之同生無之志也則禁服之言加也以玉加蚤笄而已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九句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八句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九句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八句

桑中（叶諸仍反）

桑中衛地名

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仍反）要（於遙反）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時掌反）矣

采唐女子所采以供羹者也沫衛邑也鄉所居也孟姜姜氏之長女也期要皆約也上宮宮室之上別爲樓觀者也淇水名○舊說衛公子頑通乎君母而淫其行甚矣國人化其上之所爲而相語以爲公子頑之行如此則其人之爲亦無不至矣故作此詩以刺之

○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隊也齊家業也一名鬼爺也桑中上宮所謂姊邦者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爵女言貴於己也要迎也○舊俗溱洧亂世淫奔之人相期會迎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商邑良之物不知毛何以為藥名

反力

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平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之陵水貴於己也○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貴於己也○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亦貴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也其民流移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之惡不可止也

鶉音純奔奔彊彊居良反

也鶉鵲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宣姜無良頑比於鶉鵲而相從也

子頂良善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言鶉鵲之奔奔是也猶言君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言鶉鵲之奔奔是也猶言君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反叶道

興也人謂宣姜之惡不可止也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比也人謂宣公之言以為兄而我反以為君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比也人謂宣公之言以為兄而我反以為君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丁佞反

定營室星也方中昏而正中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揆度也楚丘衛邑也日景以定東西之方楚宮宮名也楚丘之宮因山為高樹榛栗以為用也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椅桐梓漆皆木名可以為琴瑟

椅於綺反

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預言其材之所宜也椅桐梓漆生於山者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虛丘名楚丘之旁高而可望也堂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

虛丘之旁高而可望也堂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

虛丘名楚丘之旁高而可望也堂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降下也觀于桑卜而其兆吉終然而信臧善也

桑木名榛栗可以為籩之實卜而得兆之吉也

桑木名榛栗可以為籩之實卜而得兆之吉也

桑木名榛栗可以為籩之實卜而得兆之吉也

成公能使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如此

色列反本章所載義白桐可以為琴瑟不堪作斧斨故以為喻

白花不結子梧桐不堪作琴瑟故以為喻

反叶起呂反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狄伐衛衛文公徙居漕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

定營室星也晉天文志二星一曰天子宗廟一曰清廟閒疑在今東郡界東郡

也晉天文志二星一曰天子宗廟一曰清廟閒疑在今東郡界東郡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揆度也楚丘衛邑也日景以定東西之方楚宮宮名也楚丘之宮因山為高樹榛栗以為用也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椅桐梓漆皆木名可以為琴瑟

椅於綺反

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預言其材之所宜也椅桐梓漆生於山者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虛丘名楚丘之旁高而可望也堂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

虛丘名楚丘之旁高而可望也堂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

虛丘名楚丘之旁高而可望也堂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降下也觀于桑卜而其兆吉終然而信臧善也

桑木名榛栗可以為籩之實卜而得兆之吉也

桑木名榛栗可以為籩之實卜而得兆之吉也

桑木名榛栗可以為籩之實卜而得兆之吉也

人慾心識實而閒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發此言宜早為之則無所為而不成其發此言宜早為之則無所為而不成其發此言宜早為之

○朝隮（子奚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隮反。比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而升也。周禮十輝九曰暉注以為虹蓋怨時言非也。朝而見西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愆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音釋　隮子奚反　崇鋤弓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賓反）

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正禮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信。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能不失其信則能守其節而不失其正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賓反）

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正禮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信。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能不失其信則能守其節而不失其正矣。

相鼠有皮（叶符羈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視也。儀威儀也。可畏惡者之言視此而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生不如其死之速也。

相鼠有齒（叶昌里反）人而無止（叶諸市反）

相視也。齒齧物以自養者也。止容止也。言不知容止又言不若齒之可以養口體也。

胡不遄死（叶想里反）

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視也。遄速也。

相鼠有體（叶他禮反）人而無禮（叶盧啓反）

體支體也。禮容止也。

胡不遄（叶市連反）死

遄速也。

子子干旄（音毛）在浚（蘇俊反）

子子建旗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干竿之頭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

素絲紕（待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昌朱反）者子何以畀（必至反）之

素絲紕之質也。良馬可以馳驅遠道。姝美色也。畀與也。言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則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矣。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乎。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紕（音毗）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與也）之

都國都也。予與也。設旌旗於郊而建旄於都。皆畫龍於縿（音參）而載鈴焉。素絲紕良馬五之。言其盛也。

音釋　旄音毛　浚蘇俊反　紕音毗　縿音參

子子干旌（音精）在浚（蘇俊反）

干旌通帛為旜。

素絲組（音祖）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畀（必至反）之

組織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音釋　旌音精　組音祖

載馳載驅（尤反）歸唁（魚建反）衛侯（胡豆反）驅馬悠悠（叶羊朱反）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叶羊朱反）言至于漕（叶祖古反）大夫跋（蒲末反）涉（叶時灼反）我心則憂（叶於求反）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叶羊朱反）言至于漕（叶祖古反）大夫跋（蒲末反）涉（叶時灼反）我心則憂（叶於求反）

既不我嘉（叶居何反）不能旋（叶辭宣反）反（叶孚萬反）視爾不臧（叶子郎反）我思不遠（叶雲于反）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叶雲于反）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叶雲于反）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叶雲于反）

音釋　唁魚建反　跋蒲末反　涉時灼反　旋辭宣反　臧子郎反　遠雲于反

我行其野（叶上與反）芃芃（蒲蒙反）其麥（叶訖力反）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叶訖力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叶渠力反）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齎反）不如我所之（叶止而反）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叶訖力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叶渠力反）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齎反）不如我所之（叶止而反）

音釋　芃蒲蒙反　控苦貢反

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倆所以慰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戴氏侗又從之泥氏陸子大邦誰因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泥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殺則不得為君死不敢也

衛一之五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自儆於國曰自卜以來以及此皆故序以此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之寬

碩人四章章六句

衛一之五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二章章四句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二之十

王風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黍離三章章五句

君子陽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中谷有蓷三章章四句

兔爰三章章四句

葛藟三章章四句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風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鄭一之十

緇衣四章章四句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三章章八句

大叔于田二章章十句

清人三章章六句

鄭一之十

秦風十篇七十章二百三十句

車鄰三章章六句

駟驖三章章六句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三章章六句

黃鳥三章章六句

秦一之十

渭陽三章章六句

權輿四章章六句

陳風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十句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

墓門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三章章四句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三章章四句

澤陂三章章四句

陳一之十

檜風四篇十四章八十句

羔裘三章章六句

素冠三章章六句

隰有萇楚三章章六句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一之四

曹風四篇十五章八十四句

蜉蝣三章章六句

候人四章章五句

鳲鳩四章章十句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一之四

豳風七篇三十八章二百三十三句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四章章四句

東山四章章十四句

伐柯三章章六句

九罭四章章六句

狼跋三章章八句

豳一之七

周頌三十一篇三十一章一百三句

清廟一章章八句

維天之命一章章八句

維清一章章六句

烈文一章章十一句

天作一章章六句

昊天有成命一章章七句

我將一章章十七句

時邁一章章十五句

執競一章章十三句

思文一章章八句

臣工一章章十二句

噫嘻一章章十句

振鷺一章章八句

豐年一章章六句

有瞽一章章十二句

潛一章章九句

雝一章章十二句

載見一章章十句

有客一章章八句

武一章章七句

閔予小子一章章十一句

訪落一章章八句

敬之一章章十一句

小毖一章章八句

載芟一章章三十一句

良耜一章章九句

絲衣一章章九句

酌一章章九句

桓一章章十一句

賚一章章七句

般一章章七句

周一之十一

魯頌四篇二十章一百二十二句

駉三章章十二句

有駜三章章十句

泮水八章章十六句

閟宮八章章二十句

魯一之四

商頌五篇十九章一百五句

那一章章二十一句

烈祖一章章十七句

玄鳥一章章十二句

長發七章章二十句

殷武一章章十四句

商一之五

詩譜一篇

詩序一篇

詩傳綱領一篇

詩傳名物鈔音釋纂輯卷三

發之○手如柔荑反啼女凝脂領如蝤似脩音○蠐音齊蛾眉巧笑倩反叶戶故螓音秦首蛾我反叶五何反○
碩人敖敖見反叶五何反○說始銑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叶音高大夫夙
朱幩符云反鑣鑣叶音婆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叶直妻反○
退無使君勞賦也車之四馬騑音非轡如絲人君以朱繩之也繩人之車前後設攝以禦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小妻職。此言莊姜自齊來嫁於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大夫曰君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
之○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戶劣反施罛音孤濊于月反叶于貴反發發補末反方月反
鱒音尊鱒魚眾貌也濊濊鳥喙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列反叶五結反庶士有朅
渠列反○朅去也河在齊西北流故曰北流活活流貌發發盛貌也庶姜孽孽盛飾也庶士有朅人之來士女殷盛如此亦言莊之嫁時之盛以入君之朝夫人之親而送之不然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訛之蚩蚩反尺之抱布貿莫候反亦叶莫補反○
謀叶滿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奇九反○
將七羊反子無良媒將叶資良反○
愆期之來即我謀悠悠反叶滿悲反○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奇九反○
愆期之來即我謀悠悠反叶滿悲

我怨淇則有岸叶胡旰反隰則有泮匹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於甸反信誓旦旦叶得按反不思其反叶孚袁反反是不思叶新羅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賦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老不如老而見棄如此徒怨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不思其反復而至於此也此則異爾所以一往而不復也商不思其反而已焉哉矣傳曰信誓旦旦反復之謂也

音釋　晏晏於諫反和柔也旦旦丁但反

民六章章十句

籩籩他達反笛也竹竿物候角也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小○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滿彼反○賦也在衛之西北也泉源合流曰在左○興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以興己雖有父母兄弟而不得歸猶泉源雖在淇水之左而不得往也

音釋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以興己雖有父母兄弟而不得歸猶泉源雖在淇水之左而不得往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有十義乘也天下皆然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而已爲養公者將若之何而不往則致其孝誠則人盡其禮而已爲養人者將若之何而不往則止於禮義而已故曰乘也

音釋　衛有婦人之詩

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小○賦也崇終也船曰刀不容刀朝而言終也行不終朝而言近也言不可以船渡也○誰謂河廣曾不容杭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叶武方反○賦也葦葦之屬杭度也宋桓公之女爲衛穆公即位夫人與其子朔通朔絕不可以義不可以私反作此詩以自誓也○言我雖欲渡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實維我心所以不渡者以義不可也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則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但不得渡耳音釋　杭音航

葦杭蘆之葉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知容兮叶音何○興也韘決也所以鉤弦也以朱韋爲之三指共食指指將放也所以韘指也無名指也

音釋　韘音涉決古穴反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草名蔓生莖葉如薤斷之有白汁可食蔓延依木而上其實如小瓜瓣亦可食○興也童子佩觿能不我知容兮叶音何○興也觿解結錐也以象骨爲之用以鉤解繩索之結成人之佩非童子所宜也○言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垂帶悸叶其季反○興也垂帶悸動貌容寬也○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狎反○興也韘玦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體之用以彊者古手食指將放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是以長於我也

音釋　觿音攜悸其季反韘音決甲古狎反

河廣一葦反葦杭反戶郎之誰謂河廣一葦杭反之○賦也葦葦之屬杭度也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度夫人生子朔及壽公即位夫人與朔通而殺壽公即位夫人與朔出奔衛壽與朔爲母子而相愛夫人恐其與己子爭國而殺之壽知之而不能拒朔知之而不能絕不可以義不可以私反作此詩以自誓也○言我雖欲渡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實維我心所以不渡者以義不可也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則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但不得渡耳音釋　與祖爲林許氏曰愚謂林許氏爲王曰以父之人生在河北宋在河南而出嫁于衛公子朔通君母之罪大惡極不可以義不可以私反作此詩言訓謂宋國遠乎但義不可至也

伯兮五反列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王前叶子淫反○賦也伯夫之字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目其夫之稱也揭武貌如桀驁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叶餘封反○賦也蓬草一名轉蓬生散亂之貌膏潤髮者沐潤髮者所以華之如析薪者沐而飛揚如此非無膏沐也適主也○言伯執殳而爲王前驅所以不爲容者君子行役無人主之故也膏沐婦人之飾也故曰女爲悅己者容士爲知己者死

音釋　驁五到反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叶秦悉反○興也杲杲日出貌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來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痗叶呼對反○興也痗病也雨而杲杲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來也○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叶呼對反○賦也諼忘也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憂者背北堂也吾憂之甚使我心病而不能忘也

音釋　杲古老反諼況袁反痗呼內反

忍忘也是以事不求此華而佞言浸潤至於心痗海而不解則心憫憫然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成役周公之功以開之故天下之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歸十皆說其室家之情男女之志是以能通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來反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之辭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息茲反○勿思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叶戶括反會也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苟且也○君子行役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但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旨且子餘反○陽山脊也簧笙管中金葉也蓋笙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簧鼓其管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管皆謂之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旨語助聲也

君子于陽右招我由敖五刀反遨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甫反下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反下同

揚之水白石鑿鑿音昨

素衣朱襮音博

從子于沃之子音指下同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甫反下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反下同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

素衣朱繡

從子于鵠之子音指下同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甫反下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反下同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鄰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有女仳離條其嘆叶他干反

條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乾有女仳離條其獻叶許建反

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叶息流反

有女仳離條其歗叶呼激反

歗矣遇人之不猶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濕有女仳離啜其泣叶他合反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叶子何反

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六句

有鬼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何反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尚寐無吪

我興其嘆

嘆亦憂也

興也蒲盧柳是也許國名亦萋萋之蒲柳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逢比百罹叶何反尚寐無化叶虎反比毗必反下同罹憂也尚庶幾也化變也庶幾也尚庶幾也言其生而作此詩也張耀本以下張耀本以下

采葛三章章五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吐敢反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也賦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毅古了反曰賦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哼哼毳衣如瑳七羊反瑳玉白色○豈不爾思畏子不晒賦也晒明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彼采葛兮叶何反○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秋兮蝤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蕭兮叶蘇以反○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賦也本自周而言張耀本以下張耀本以下

彼采艾兮叶五蓋反○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賦也艾蒿也冬夏有白葉堪灸病故采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鄭風

緇衣四章章八句

緇衣之宜兮叶魚何反敝予又改為兮改為適子之館兮還叶胡關反予授子之粲兮賦也緇黑衣也敝壞也還音旋粲餐也

緇衣之好兮叶呼候反敝予又改造兮改造適子之館兮還叶胡關反予授子之粲兮賦也好善也造就也

緇衣之蓆兮叶祥亦反敝予又改作兮改作適子之館兮還叶胡關反予授子之粲兮賦也蓆廣大也作猶造也

將仲子十章章八句

將仲子兮叶獎里反無踰我里叶良以反無折我樹杞叶墟里反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補反仲可懷也賦也里居也杞木名小者可以為車轅大者可為棟梁父母之嚴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賦也桑木名葉可養蠶諸兄衆兄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賦也檀木名堅強可為車轂多言衆人之言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李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賦也李木名實可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諸兄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李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諸兄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李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賦也

叔于田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乘乘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叶滂古反兩驂如舞叶文甫反叔美稱也乘乘馬四馬也兩驂兩馬在外者也賦也

叔于田乘乘黃叶胡光反兩服上襄叶思羊反兩服上襄叶思羊反兩服夾轅者上襄謂加鞅於其上也賦也

叔于田乘乘馬叶滿補反執轡如手兩驂如友兩服齊首兩驂如手賦也

叔于田三章章四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叶渠之反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叶如鄰反巷里中道也賦也洵信也仁謂有恩惠也

叔于田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叶文甫反武謂有威力也賦也

叔于田巷無飲酒叶子酉反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呼候反好謂善於事也賦也

大叔于田二章章四句

大叔于田乘乘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叶文甫反大叔謂叔也賦也

大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服夾轅者上襄謂加鞅於其上也賦也

叔于田二章章八句

叔于田乘乘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叶文甫反賦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賦也

叔于田乘乘馬叶滿補反執轡如手兩驂如友兩服齊首兩驂如手賦也

叔于田二章章四句

叔于田巷無人叶如鄰反豈無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也

叔于田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在彭叶薄郎反駟介旁旁叶蒲光反二矛重喬河上乎翱翔叶祥羊反清人衛邑彭衛河上地名駟四馬也介甲也旁旁強盛貌二矛矛有二刃也重喬言備車上有矛有戟也賦也

清人在消叶所交反駟介麃麃叶蒲交反二矛重英河上乎逍遙叶子遙反麃麃武貌重英矛飾也賦也

清人在軸叶逐六反駟介陶陶叶徒刀反左旋右抽叶丑鳩反中軍作好叶呼候反清人在軸言在軸車上也左旋右抽謂車上兵器左右手相傳而抽擊也中軍主將所在也賦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叶人朱反洵直且侯叶胡溝反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叶羊朱反羔裘大夫之服濡潤澤貌洵信也侯美也舍命猶授命言不惜命也賦也

羔裘如膏叶古到反洵直且勞叶郎刀反彼其之子舍命不慆叶土刀反膏亦潤澤貌慆慢也賦也

羔裘如脂叶旨夷反洵直且好叶呼候反彼其之子舍命不阿叶於何反脂亦潤澤貌阿曲也賦也

遵大路二章章六句

遵大路兮叶洛故反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叶烏路反不寁故也叶古慕反摻手貌袪袂也寁舊也賦也

遵大路兮叶洛故反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叶昌九反不好也賦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叶謨郎反士曰昧旦叶都故反子興視夜叶羊茹反明星有爛叶郎旰反將翱將翔叶祥羊反弋鳧與雁叶魚澗反賦也興起也夜未央也爛明貌將且也翱翔言閑暇也鳧雁水鳥可弋而射而食之也

將子無怒叶奴故反尚之以琚叶九魚反將子無妒叶當故反報之以瓊瑤叶余招反怒妒皆謂不說人也琚瓊瑤皆玉名佩之所以為飾也賦也

將翱將翔叶祥羊反弋鳧與鴈叶魚澗反宜言飲酒叶子酉反與子偕老叶盧皓反琴瑟在御叶牛呂反莫不靜好叶呼候反宜猶可也言飲酒之樂可以偕老琴瑟在御則莫不靜好矣賦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叶九魚反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叶當孤反賦也興也舜華木槿之華也孟姜齊之長女也都閑雅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瑤叶余招反彼美孟姜洵美且德叶多則反賦也興也舜英木槿之華也德行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叶素姑反隰有荷華叶呼霞反不見子都叶當孤反乃見狂且叶子徐反興也扶蘇小木也荷華芙蓉也子都美好之稱狂者之稱也賦也

山有喬松叶祥容反隰有游龍叶力鍾反不見子充叶昌終反乃見狡童叶徒東反興也喬松高木也游龍水草也子充美好之稱狡童者之稱也賦也

父天也言他人父亦莫我顧叶古慕反○興也諸舅有夫良媒有家良則在阿之清叶七羊反清春叶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渾反昆兄也閒也言遠兄弟不如他人之閒也○興也兩舅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皆子之所有以興諸舅有家良則在阿之清叶七羊反清春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補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夫也言他人父者其家良則在阿之清叶七羊反清春叶終遠兄弟謂他人父亦莫我有夫也○興也諸舅有夫良媒有家良則在阿之清叶七羊反清春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夫也○興也諸舅有夫良媒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善也粲餐也或曰粲米之精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造亦作艁音同艁舟名○緇衣之蓆叶祥藥反下同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蓆大也舒也所以藉坐者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適之往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誠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補反下同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謝如柳葉麤而白）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干反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牆垣也以蔇古桑○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叶章人反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牆垣也以蔇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字仲也叔于田因以爲氏巷里也事見春秋田狩取禽也巷里皆見人也○舊說莊公愛共叔段而得衆國人愛之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非實也若皆無居人則所謂之巷皆無人矣且無人耳誰與美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國人皆從之美且仁無人不如叔之美也）洵音荀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武勇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縱送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叔馬慢忌弓叶弘反忌抑弛忌（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中央夾轅兩馬也上襄驂之上者也如手言上下調習如一也火烈舉火也具俱揚舉也言俱舉火以驅禽也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縱送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叔馬慢忌弓弛忌（縱放也送逐也發矢也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壺也慢弛也弓反則弛之言其無事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忌抑釋掤忌叔馬慢忌弓忌抑弛忌（齊首首在前而齊也阜盛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叶祖古反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扱叶楚洽反兩服齊首如手（扱斂也）

叔于田乘乘馬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阜兩服齊首如手（舞謂和中節皆盛貌具俱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叶戶郎反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磬曲也鴈行者騑少在後如鴈之飛斜也控引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縱送忌（乘黃四馬皆黃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揚叔馬慢忌抑鬯弓忌抑弛忌（鬯弓反則弛之）

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叶薄江反駟介旁旁（清邑名彭河上地名駟四馬介甲也旁旁強貌）

清人在消叶所交反駟介麃麃（消河上地名麃麃武貌）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地名陶陶驅馳貌）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右抽謂車左之人左旋以取敵右抽以救鬬也中軍主將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喬叶渠驕反（喬上句矛也）

河上乎翔翔叶祥羊反（翔回飛也）

清人三章章六句

息之親二尋也英以朱飾兩端二尋長二丈四尺逆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累而見于河上久而不召○鄭玄云惡高克使特清邑之兵樂狄之賦此詩言其師狄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敗而後已尋音徐（好呼反）清人在消駟介旄熊虎旌反表縿反二尋重喬河上乎逍遥河上地名消亦作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三章章四句

爾使高克好反退之可以兵革假之而明無以兵革之可假乎喬上句所有者喬而已

在消駟介旄熊虎旌反表縿反二尋重喬河上乎逍遥河上地名消亦作清人在消駟介陶陶叶徒反左旋右抽叶敕中軍作好叶許反在消駟介陶陶叶徒反左旋右抽叶敕中軍作好叶許反

陶陶而自適之貌左旋謂勇力之士右抽謂御車者也中軍謂將車之左驂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車之左驂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

○賦也軨亦河上地名陶陶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御車者也中軍謂將車之左驂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車之左驂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

○賦也軨亦河上地名陶陶而自適之貌左旋謂勇力之士御車者

姜洵美且都（賦也都閑也○此疑亦淑女之稱閑雅也）叶音攜（此詩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都也）青釋（攜几隨反）

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有女同行（叶戶頗反）顏如舜英（良反舜木槿也）叶於良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將將佩聲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人也且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由山則有扶蘇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龍草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充美也狡童戲之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逢反）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叶音奚）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賦也將亦送也）兮（叶戶郎反）

衣錦褧衣（苦迥反褧禪也）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兮（叶戶郎反）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

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賦也狂童戲其人之詞也且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鬼反）

狂童之狂也信（信亦且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叶時演反墠除地平土也）茹（音汝）藘在阪（音反叶孚禮反）

其人甚遠（遠賦也一來門我來門也為可以染絳被者）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其室則邇（叶疑陳反）

風雨二章章四句

風雨凄凄（音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夷平也○風雨淒寒之氣喈喈鳥鳴之聲風雨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膠膠（音交叶音滔奔）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楚鄒反○賦也瘳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膠膠而愈）

風雨瀟瀟（蕭反）雞鳴膠膠（膠膠猶喈喈也）既見君子不夷（賦也夷悅也）

音釋（許氏曰喈喈雞之聲膠膠不已皆意象音也）

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賦也昏昏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音全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純也緣其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也嗣續也言子之衣領純以青絲緣之故我思之長也我自我也縱放也往去也寧猶豈也嗣音寄嗣續也

音釋衿音襟純音準緣于絹反嗣音寄

青青子佩叶薛韻反縱我不往子寧來叶陵之反佩玉也青音釋

佩音沛

悠悠我思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佩玉所以為行節也一日不見而思之如三月之久也

音釋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居況反女謂男子自稱也迂遠也與語辭也維辭也予我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賦也縞白色綦蒼艾色也巾佩巾也員語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可與娛賦也聊且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溥溥徒端反叶鋪故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賦而興也蔓草延蔓之草也零露濃溥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適我願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得以適我願矣

音釋邂音蟹逅音候適音的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元反兮士與女方秉蕑古賢反叶何延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于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音灼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殷其盈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詩卷第五

朱子集傳

鄭一之八禹貢織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都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薨子丁公呂伋立薨子乙公得立薨子癸公慈母立薨子哀公不辰立薨子胡公靜立薨子獻公山立薨子武公說立薨子厲公無忌立薨子文公赤立薨子成公脫立薨子莊公購由立薨子襄公壽立薨子桓公小白立薨子孝公昭立薨子昭公潘立薨子懿公商人立薨子惠公元立薨子頃公無野立薨子靈公環立薨子莊公光立薨子景公杵臼立薨子悼公陽生立薨子簡公壬立薨子平公驁立薨子宣公積立薨子康公貸立薨子威王因齊立薨子宣王辟彊立薨子湣王地立薨子襄王法章立薨子王建立薨秦滅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音釋蠅音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賦也言士古之賢妃猶以雞鳴為夜漏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鳴之時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以雞鳴為候而蒼蠅之聲似雞而以為真殊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為能如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東方明音孟上同月出之光興也東方明謂月上之時也月出之光謂月光之照耀也與子同夢興也夢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也會且歸謂且當會朝而歸也庶幾也憎惡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夢乎但以會朝之期已迫故欲其且歸而幾其無惡於子也蓋古之賢妃既已盛飾以告其君而又恐其以己之故而晏於朝也故為此言以感動之○東方明興也明謂日將出也此再告也○蠓音夢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也○此三告

無田甫田音補○甫田大田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音刀○比也田謂耕治之也草盛則害苗之草也
勞力不休息也忉忉憂勞也○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音驍○莠似苗而非驕驕猶驁驁也○無思遠人勞心
忡忡
忡敕中反○忡猶忉忉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
婉少貌孌美好貌總束髮也丱音貫幼稚之飾也○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
弈音亦○弈弈猶憂心也○婉兮孌兮總角
丱兮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奕奕大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見君子憂心
怲怲
怲音炳○怲怲猶忉忉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
未見君子憂心烝烝
烝之言寧之也蓋見之未多時而忽然有所不
敬遠則反其序而忽然有遠去之意○婉兮孌兮
總角丱兮未見君子憂心悄悄
悄悄猶忉忉也○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四章章六句

得所曰得止曷又揭止曷竭止曷桀止曷
曷何也揭竭桀皆負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秋伐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侯子
才名文姜故書來歸也○既曰得止曷又揭止曷
既已告父母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又曷敢○析薪如之
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揭止曷
南山四章章六句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既已庸用也從隨也○五兩
音亮又如字○綢繆束薪三星在隅
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隅東南隅也○綢繆束芻
三星在戶
芻束薪也戶東北向也○綢繆束楚三星在
天
楚牡荊也○綢繆束薪三星在隅
綢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良人夫也○綢繆束芻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見此邂逅
邂逅不期而會也○綢繆束楚三星在天今
夕何夕見此粲者
粲美女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貫兮四矢反叶清揚婉兮舞則選兮選雪反叶射
反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叶桑何反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叶桑何反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
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叶清揚婉兮舞則選
兮選雪反叶射反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
甥兮叶桑何反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猗嗟三章章六句

若人計主風刺之詞也

齊桓公若莊公之子主風刺之詞也不能正家而以事母威家則以正國何以齊桓公若莊公之子主風刺之詞也不能正家而以事母威家則以正國何以

昌盛也頎長貌抑美也揚揚眉也蹌蹌動也射中而貫革也四矢謂一乘也選齊也言其射之疾而中皆齊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美也舞謂其容儀之美也

昌盛也頎長貌抑美也揚揚眉也蹌蹌動也射中而貫革也四矢謂一乘也選齊也言其射之疾而中皆齊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美也舞謂其容儀之美也

齊桓公若莊公之子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叶清揚婉兮舞則選兮選雪反叶射反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叶桑何反

齊桓公若莊公之子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叶清揚婉兮舞則選兮選雪反叶射反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叶桑何反

者
誌而列以為騎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賦何
今戰益擊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為是之者為輪也於
其實盡哇嘵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
彼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彼不駁非我而自憂矣
（）
謂我上也罔極彼人是
則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而曷哉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誠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一章章十二句
彼岵音戶
兮瞻望父兮
慎旃哉猶來無止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
旃之言曰慎哉猶來無止子行役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
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慎哉猶來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
無止於戍而不來戍也蓋生則以歸死則止言無為人所
曰陟彼岡兮
瞻望母兮
陟山有草木曰岡登山以望其父母之所在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
哉猶來無棄
賦也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也行役夙夜無寐則憂其
勞之甚也
陟彼屺音起
兮瞻望兄兮
陟山無草木曰屺登山以望其兄兄之言況也
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
哉猶來無死
言無已則以階死則止
陟岵三章章八句
十畝之閒二章章七句
十畝之閒閒反兮
賦也十畝之閒之地也閒閒然整治之貌行道之間桑柘
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十畝之閒之外墅反兮
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
桑者泄泄音曳
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泄泄猶閒閒也遊衍也
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閒之河之干音岸兮
十畝之閒之河之干兮
桑者閑閑兮
閑閑田反
行與子還兮
還音旋
十畝之閒二章章七句
伐檀三章章九句
坎坎伐檀兮
坎坎伐檀音壇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真與置同干屋
之間河之干也
寘之河之干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猗
漣音連
賦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辭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稼音嫁
穡音色
廛直連反
賦也稼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所居二廛以一為
市一為宅三百廛言多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而無所用
徒以為車輻而行陵人之田奪人之禾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
不素餐也如此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丸兮
狩冬獵也小曰狩大曰獵貆豬屬縣貆獸名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素空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而無所用徒以為車輻而行陵人之田奪人之禾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
素空食其祿也蓋君子之仕必有功於國而後受祿今彼君子不
素空食其祿則必有功於國而後受祿今彼君子不素空食其祿
坎坎伐輻音福
兮
輻車之輪也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淪猗
淪小風水成文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億十萬曰億蓋言多也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
兮
鶉鶴屬
彼君子兮不素飧
飧音孫
飧熟食也
伐檀三章章八句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
女汝音
莫我肯顧叶音古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
我肯德音
德施恩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我肯勞音
勞慰勉也
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爰得我所
逝往也適之也樂土樂其土之人也爰於也所處也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安樂之國也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德施恩惠也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放曠之地也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永長也號呼也言誰能為我長呼而訴其情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一十八句

詩卷第六

唐一之什

唐帝堯都在冀州之地今太原晉陽是也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傳十世至晉侯燮改為晉侯又徙居曲沃武公滅晉并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其詩不謂之唐風而謂之晉風不忘本也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音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音逝）

蟋蟀（音悉率）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隆冬則除漢曰蛬（音邛）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音洛同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無已太甚也（音泰）康樂也（叶音洛）職主也（叶之夕反）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瞿瞿（音俱）顧視之貌（叶音劇）

休休其逝（音誓）

其蒲（音扶）

其魚（音疏）

其車（音居）

其馬（音姥）

其居（音基）

其莫（音暮）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音滔）

慆過也（叶土刀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外謂職事之餘也（叶五夕反）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音厥）

蹶蹶（俱衛反）動而敏於事也（叶渠記反）

役車其休（叶虛記反）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邁行也（叶力制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憂謂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豫而備之也（叶音悲）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休休（許虬反）樂而有節之貌（叶許規反）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音區）

樞（昌朱反）門樞（昌朱反）所以開闔門戶者也（叶昌朱反）

子有衣裳弗曳（音洩）弗婁（力俱反）

婁（力俱反）曳之貌（叶羊朱反）

子有車馬弛（音始）之（叶止而反）

弛（式氏反）解其車馬而不乘則一旦死於他人（叶音仁）

是愉（他侯反）

愉（他侯反）樂也（叶羊朱反）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苦九反）

考（苦九反）擊也（叶苦后反）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保（補苟反）守也（叶舒主反）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

鑿鑿（音昨）鮮潔而明也（叶在各反）

素衣朱襮（音博）

襮（音博）領也（叶補各反）

從子于鵠（叶胡篤反）

鵠（胡篤反）居也（叶音固）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

皓皓（胡老反）潔白貌（叶音考）

素衣朱繡（叶息救反）

繡（息救反）黼（音甫）黻（音弗）之屬（叶音秀）

從子于沃（叶於縛反）

沃（於縛反）諸侯之國（叶於六反）

既見君子云何其樂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鄰）

粼粼（音鄰）清淺而石見之貌（叶良刃反）

素衣朱綅（音七）

綅（七廉反）黼黻之文（叶子廉反）

從子于鶴（叶下各反）

既見君子我聞有命（叶彌正反）

揚之水三章章二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叶音征）

椒聊（子遙反）椒（子遙反）聚生而蕃衍（叶羊朱反）升（音征）量名（叶音征）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叶蒲光反）

朋（蒲光反）比也（叶蒲北反）

椒聊且遠條且（子余反）

遠條且（子余反）長而遠也（叶羊朱反）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

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三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

綢繆（音稠謀）猶纏綿也（叶音緜）三星參也（叶蘇因反）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叶如鄰反）

良人（叶如鄰反）猶言夫也（叶音仁）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叶胡歌反）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

隅東南隅也（叶牛俱反）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叶胡遘反）

邂逅（胡遘反）不期而會也（叶音候）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戶東北戶也（叶後五反）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之野反）

粲者（七丹反）美女也（叶音奢）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四句

有杕（音遞）之杜有睆（音緩）其實

杕（音遞）杜（音度）皆木特生貌（叶音徒）睆（音緩）實貌（叶音丸）

王事靡（音縻）盬（音古）繼嗣我日月（叶魚厥反）

靡盬（音古）猶言不已也（叶音戶）繼嗣（音寺）猶相續也（叶音祀）

陟（音質）彼北山言采其杞（叶墟里反）

陟（音質）升（音征）杞（音起）枸（音苟）檵（音計）也（叶音已）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

卜筮偕（音諧）止會言近止（叶之市反）

偕（音諧）俱（音俱）會（音檜）合（音合）近止（叶音祉）

征夫邇（音爾）止（叶諸市反）

邇（音爾）近（叶其謹反）

征夫邇止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音胥）

湑湑（音胥）葉盛貌（叶音蘇）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有杕三章章六句

羔裘豹袪（音丘）

羔裘（音高）豹袪（音丘）袂口也（叶音區）

自我人居居（音基）

居居（音基）猶汲汲也（叶音記）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叶音古）

羔裘豹袖

自我人究究（音救）

究究（音救）猶孜孜也（叶音九）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叶呼候反）

羔裘三章章四句

鴇（音保）羽

鴇（音保）似雁而大（叶音補）

肅肅（音縮）其羽

肅肅（音縮）羽聲（叶音所）

集于苞（音包）栩（音許）

苞（音包）叢生也（叶音逋）栩（音許）柞（音昨）也（叶音所）

王事靡盬不能蓺（音藝）黍稷（叶音即）

蓺（音藝）種（音腫）也（叶音主）

父母何怙（音戶）

怙（音戶）恃（音侍）也（叶音市）

悠悠蒼天曷（音何）其有所

曷（音何）何（音河）也（叶音戶）

肅肅其羽

集于苞桋（音夷）

桋（音夷）木名（叶音移）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叶音良）

稻（音道）粱（音良）黏者（叶音章）

父母何嘗（音常）

嘗（音常）食（音嗣）也（叶音市）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肅肅其羽

集于苞棘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

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鴇羽三章章八句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叶音奚）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叶居質反）

豈曰無衣六之（叶止而反）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音郁）兮（叶音於）

燠（音郁）暖也（叶音於）

豈曰無衣七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寧兮（叶奴因反）

無衣三章章六句

有秩（音質）

秩（音質）秩（音質）官祿之高下也（叶音直）

有秩斯（音廝）引

斯（音廝）引（音胤）皆長也（叶音以）

誰能秉國成（叶音城）

秉（音丙）執（音質）國（音古）成（音城）平（音平）也（叶音城）

不自為政卒（音翠）勞百姓（叶音胥）

卒（音翠）終（音終）勞（音老）苦（音苦）也（叶音戶）

有秩斯引

誰能秉國鈞（叶音均）

鈞（音均）平（音平）也（叶音均）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有秩斯引

誰能秉國均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有秩三章章六句

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叶渠人反）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集）

濈濈（音集）和聚貌（叶音秦）

其耳濕濕（音習）

濕濕（音習）和集貌（叶音秦）

或降于阿（叶烏何反）

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叶五何反）

訛（五何反）動也（叶魚為反）

爾羊來思矜矜（音巾）兢兢（音矜）

矜矜（音巾）兢兢（音矜）堅強貌（叶音姜）

麾（音揮）之以肱（音宏）畢來既升

麾（音揮）指（音旨）也（叶音揮）肱（音宏）臂（音避）也（叶音光）畢（音必）羅（音羅）也（叶音逼）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音渠）

物（音勿）猶色（音色）也（叶音式）具（音俱）備（音備）也（叶音渠）

無羊四章章八句

小明

明明上天烝（音征）民有辰（叶時鄰反）

烝（音征）衆（音終）辰（音晨）時（音時）也（叶音神）

昭（音招）假（音格）于明（叶彌兵反）

昭（音招）明（音明）假（音格）至（音至）也（叶音質）

嗟爾（音邇）君子無恒（叶音洹）安處

靖（音精）共（音恭）爾（音邇）位正（音征）直是與（叶音余）

靖（音精）共（音恭）正（音征）直（音直）與（音余）皆助（音助）也（叶音祖）

神之聽之介（音界）爾景（音影）福（叶筆力反）

介（音界）景（音影）大（音泰）福（音福）也（叶音筆）

明明上天烝民有辰

昭假于明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章八句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音利）天（叶鐵因反）

戾（音利）至（音至）也（叶音田）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叶如鄰反）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叶如鄰反）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叶苦得反）

齊（音咨）聖（音聲）通明（音明）也（叶音茲）溫（音於）克（音刻）能（音能）自（音自）勝（音升）也（叶音剋）

彼昏（音婚）不知壹醉日富（叶音逼）

昏（音婚）亂（音亂）也（叶音混）富（音福）厚（音厚）也（叶音逼）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音祐）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叶音止）

菽（音叔）大豆（音豆）也（叶音篤）

螟蛉有子蜾蠃（音果羸）負之（叶音止）

螟蛉（音冥零）桑蟲（音重）也（叶音連）蜾蠃（音果羸）蜂（音峰）也（叶音敷）

教誨爾（音邇）子式穀（音谷）似之（叶音止）

教（音交）誨（音悔）爾（音邇）子（音子）式（音試）穀（音谷）善（音善）也（叶音時）

題彼脊令載（音再）飛載鳴（叶彌兵反）

題（音提）視（音視）脊令（音即零）雝（音雍）渠（音渠）也（叶音居）載（音再）則（音即）也（叶音子）

我日斯邁（叶音賣）而月斯征（叶音諍）

邁（音賣）行（音行）征（音諍）行（音行）也（叶音戶）

夙興夜寐無忝（音添）爾（音邇）所生（叶音師）

夙（音肅）興（音興）夜（音液）寐（音昧）忝（音添）辱（音辱）爾（音邇）所（音所）生（音生）也（叶音師）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音般）

伐木（音茂）丁丁（叶當經反）

丁丁（音當）伐木聲（叶音貞）

鳥鳴嚶嚶（叶烏莖反）

嚶嚶（音英）鳥聲（叶音烟）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叶莫卜反）

嗚呼（音烏）小子（音子）未知父母（叶滿補反）

嗚呼（音烏）歎（音炭）辭（音詞）也（叶音都）

生我劬（音渠）勞（音老）

劬（音渠）勞（音老）病（音病）也（叶音洛）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音載）

父兮生我母兮鞠（音菊）我

鞠（音菊）養（音養）也（叶音九）

拊（音府）我畜（音許）我長（音掌）我育（叶音逸）

拊（音府）撫（音撫）畜（音許）養（音養）長（音掌）育（音逸）皆養（音養）也（叶音以）

顧我復（音服）我出入腹我

顧（音故）復（音服）反（音反）覆（音福）也（叶音逼）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叶音棘）

昊（音浩）天（音天）罔（音網）極（音極）至（音至）也（叶音即）

南山烈烈（音列）飄風發發（音撥）

烈烈（音列）發發（音撥）風（音風）疾（音疾）貌（叶音蒲）

民莫不穀（音谷）我獨何害（叶音曷）

穀（音谷）善（音善）害（音曷）何（音河）也（叶音戶）

相（音息）彼投兔尚（音上）或（音或）先之（叶音斯）

相（音息）視（音視）投（音頭）兔（音吐）尚（音上）或（音或）猶（音由）有（音有）先（音先）之（音支）者（音者）也（叶音旨）

行（音行）有死人尚（音上）或（音或）憐（音憐）之（叶音支）

憐（音憐）愛（音愛）也（叶音茲）

君子信讒（音饞）如（音而）或（音或）慎（音慎）其（音基）

讒（音饞）譖（音譖）也（叶音慈）

君子如（音而）怒亂（音亂）如（音而）或（音或）阻（音阻）

阻（音阻）難（音難）也（叶音側）

君子如（音而）祉（音止）亂（音亂）如（音而）或（音或）酬（音酬）

酬（音酬）報（音報）也（叶音時）

君子如（音而）屆（音戒）亂（音亂）如（音而）或（音或）結（音結）

屆（音戒）極（音極）結（音結）固（音固）也（叶音計）

維（音惟）其（音基）深（音深）矣（音以）

心之憂矣涕既隕（音允）之

隕（音允）墜（音墜）也（叶音筠）

君子秉心維（音惟）其忍（音刃）之（叶音止）

秉（音丙）執（音質）忍（音刃）忘（音亡）也（叶音彌）

心之憂矣涕既流之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

悠悠昊天曰（音越）父母（叶滿補反）

無罪無辜亂（音亂）如（音而）此（叶雌氏反）

昊天已威予慎（音慎）無罪（叶音祖）

昊天大（音泰）幠（音胡）予慎無辜（叶音姑）

亂（音亂）之初生僭（音箭）始既涵（音含）

僭（音箭）數（音數）涵（音含）容（音容）也（叶音胡）

亂（音亂）之又生君子信（音申）讒（音饞）

君子如（音而）怒亂（音亂）如（音而）或（音或）息（音息）

君子如（音而）祉（音止）亂（音亂）如（音而）或（音或）醻（音酬）

醻（音酬）猶（音由）酬（音酬）也（叶音時）

君子如（音而）屆（音戒）亂（音亂）如（音而）或（音或）絕（音絕）

巧言如（音而）流（音留）

俾（音比）躬（音弓）處（音昌）休（音休）

俾（音比）使（音使）躬（音弓）身（音身）處（音昌）居（音居）休（音休）美（音美）也（叶音虛）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

何人斯其心孔（音恐）艱（音艱）

胡（音何）逝（音誓）我梁（音良）

不入我門伊（音衣）誰（音誰）云（音雲）從（音從）

彼何人斯胡（音何）逝（音誓）我陳（音塵）

壹（音一）者（音者）之來（音賚）俾（音比）我祇（音支）

壹（音一）者（音者）之來（音賚）使（音使）我病（音病）也（叶音祁）

壹（音一）者（音者）之來（音賚）俾（音比）我熙（音嬉）

熙（音嬉）喜（音喜）也（叶音羲）

壹（音一）者（音者）之來（音賚）俾（音比）我悲（音悲）

伯（音百）氏吹壎（音勳）仲（音重）氏吹篪（音池）

壎（音勳）篪（音池）皆樂（音樂）器（音器）也（叶音羈）

及爾如（音而）貫（音官）諒（音良）不我知（叶音祖）

貫（音官）習（音習）諒（音良）信（音信）也（叶音祖）

出此三物（音勿）以誓其心（叶音新）

為（音于）鬼為蜮（音或）則不可得（叶音德）

蜮（音或）短（音短）狐（音胡）也（叶音胡）

有靦（音腆）面目視人罔極（叶音棘）

靦（音腆）面（音面）目（音目）見（音現）人（音仁）貌（叶音彌）

作此好（音浩）歌以極（音極）反（音反）側（音側）

何人斯八章章八句

巷伯

萋（音妻）兮斐（音匪）兮成是貝錦（叶音禁）

萋（音妻）斐（音匪）文（音文）章（音章）相（音息）錯（音錯）成（音成）貝（音貝）錦（音錦）文（音文）也（叶音謹）

彼譖（音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音甚）

譖（音譖）讒（音饞）也（叶音慈）

哆（音侈）兮侈（音侈）兮成是南箕（叶音基）

哆（音侈）侈（音侈）大（音泰）貌（叶音墨）南箕（音基）星（音星）名（音名）似（音祀）揚（音陽）口（音口）張（音張）大（音泰）之（音支）象（音象）也（叶音祁）

緝（音集）緝（音集）翩（音篇）翩（音篇）謀欲譖（音譖）人

緝（音集）緝（音集）口（音口）舌（音舌）聲（音聲）也（叶音咨）翩（音篇）翩（音篇）往（音往）來（音來）貌（叶音彌）

捷（音接）捷（音接）幡（音番）幡（音番）謀欲譖（音譖）人

捷（音接）捷（音接）猶（音由）便（音便）利（音利）也（叶音力）幡（音番）幡（音番）猶（音由）反（音反）覆（音福）也（叶音孚）

驕人好（音浩）好（音浩）反（音反）予（音與）

投（音頭）畀（音比）豺（音柴）虎豺（音柴）不食投（音頭）畀（音比）有（音有）北（音北）

畀（音比）與（音與）北（音北）幽（音幽）都（音都）也（叶音補）

有北不受投（音頭）畀（音比）有（音有）昊（音浩）天（音天）

有昊天不受投畀豺虎

巷伯六章章六句

谷風

習習谷風維（音惟）風（音風）之（音支）

維（音惟）山崔嵬（音危）

崔嵬（音危）高（音高）大（音泰）貌（叶音魁）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音威）

萎（音威）病（音病）也（叶音於）

忘我大（音泰）德思我小怨（叶音冤）

習習谷風維（音惟）山崔嵬（音危）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音威）

無木不萎無草不死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谷風三章章八句

蓼莪

蓼蓼（音陸）者莪（音俄）

蓼蓼（音陸）長（音長）大（音泰）貌（叶音六）

匪（音非）莪（音俄）伊（音衣）蒿（音高）

匪（音非）非（音非）也（叶音俄）

哀哀父母生我劬（音渠）勞（音老）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

蔚（音尉）牡（音母）蒿（音高）也（叶音紆）

哀哀父母生我勞苦（音苦）

瓶（音平）之罄（音磬）矣維（音惟）罍（音雷）之恥（叶音止）

瓶（音平）罄（音磬）罍（音雷）皆瓦（音瓦）器（音器）也（叶音墟）

鮮（音仙）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音侍）

出則銜（音銜）恤（音恤）入則靡（音縻）至（音至）

銜（音銜）恤（音恤）憂（音憂）也（叶音悉）

父兮生我母兮畜（音許）我

拊（音府）我畜（音許）我長（音掌）我育

顧我復（音服）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音列）飄風發發（音撥）

民莫不穀（音谷）我獨何害（音曷）

蓼莪六章章六句

大東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

饛（音蒙）簋（音軌）滿（音滿）簋（音軌）貌（叶音美）飧（音孫）熟（音熟）食（音嗣）也（叶音時）

有捄（音求）天（音天）畢（音必）

捄（音求）曲（音曲）貌（叶音渠）畢（音必）星（音星）名（音名）似（音祀）掩（音奄）兔（音吐）罕（音罕）畢（音必）也（叶音逼）

維（音惟）北有斗（音主）

西柄之揭（音桀）

柄（音病）所（音所）以（音以）持（音持）酌（音酌）者（音者）揭（音桀）長（音長）貌（叶音祁）

維（音惟）南有箕（音基）

載（音再）翕（音吸）其舌（音食）

翕（音吸）合（音合）舌（音食）不（音不）動（音動）也（叶音神）

載（音再）簸（音播）其（音基）四（音四）

簸（音播）揚（音陽）糠（音康）也（叶音羲）

維（音惟）南有箕（音基）

不可以簸揚（音陽）

維（音惟）北有斗（音主）

不可以挹（音邑）酒漿（音將）

挹（音邑）酌（音酌）也（叶音以）

維（音惟）南有箕（音基）

不可以簸揚（音陽）

維（音惟）北有斗（音主）

不可以挹（音邑）酒漿（音將）

維（音惟）北有斗（音主）

西柄之揭（音桀）

維（音惟）南有箕（音基）

載（音再）翕（音吸）其舌（音食）

維（音惟）南有箕（音基）

載（音再）簸（音播）其（音基）四（音四）

維（音惟）北有斗（音主）

西柄之揭（音桀）

大東八章章八句

四牡

四牡騑（音非）騑（音非）

騑（音非）騑（音非）行（音行）不（音不）止（音止）貌（叶音滂）

周道倭（音威）遲（音遲）

倭（音威）遲（音遲）行（音行）貌（叶音祁）

豈不懷歸（音饋）

王事靡（音縻）盬（音古）

不遑（音皇）將（音將）父（音甫）

遑（音皇）暇（音暇）將（音將）養（音養）也（叶音滂）

翩（音篇）翩（音篇）者（音者）鵻（音隹）

翩（音篇）翩（音篇）鵻（音隹）飛（音飛）貌（叶音悲）

載（音再）飛載（音再）止（音止）

集于苞（音包）杞（音起）

王事靡（音縻）盬（音古）

不遑（音皇）將（音將）母（音母）

駕（音加）彼四牡四牡騤（音葵）騤（音葵）

騤（音葵）騤（音葵）強（音強）貌（叶音祁）

君子所（音所）依（音依）

小人所（音所）腓（音肥）

腓（音肥）隱（音隱）也（叶音依）

四牡四章章四句

皇皇（音煌）者華

皇皇（音煌）者華于（音吁）彼原隰（音習）

原（音元）隰（音習）皆（音皆）平（音平）地（音地）也（叶音以）

駪（音申）駪（音申）征夫每（音美）懷（音懷）靡（音縻）及（音及）

駪（音申）駪（音申）衆（音終）多（音多）貌（叶音詩）每（音美）雖（音雖）也（叶音彌）

我馬維（音惟）駒（音俱）

六轡（音配）如（音而）濡（音儒）

轡（音配）濡（音儒）柔（音柔）也（叶音人）

載（音再）馳載（音再）驅（音區）

周爰（音袁）咨（音咨）諏（音鄒）

爰（音袁）咨（音咨）諏（音鄒）皆（音皆）謀（音謀）也（叶音茲）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林（音臨）

林（音臨）衆（音終）木（音木）也（叶音連）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中阿（音歌）

阿（音歌）大（音泰）陵（音陵）也（叶音何）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

皇皇者華三章章六句

常棣（音逮）

常棣之華鄂（音萼）不（音不）韡（音偉）不（音不）韡（音偉）

鄂（音萼）猶（音由）鄂（音萼）然（音然）外（音外）發（音發）也（叶音敷）韡（音偉）光（音光）明（音明）也（叶音況）

凡今之人莫（音慕）如兄弟（叶音第）

死喪之威（音畏）兄弟孔（音恐）懷（音懷）

威（音畏）畏（音畏）懷（音懷）思（音思）也（叶音回）

原（音元）隰（音習）裒（音抔）矣兄弟求（音仇）矣

裒（音抔）聚（音聚）也（叶音蒲）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音那）

每（音美）有良朋況（音貺）也永歎（音炭）

況（音貺）益（音益）永（音永）歎（音炭）歎（音炭）辭（音詞）也（叶音他）

兄弟鬩（音戲）于牆（音將）

鬩（音戲）很（音很）也（叶音虛）

外禦其務（音侮）

務（音侮）侮（音侮）也（叶音滿）

每（音美）有良朋烝（音征）也無戎（音茸）

烝（音征）衆（音終）戎（音茸）相（音息）也（叶音仍）

雖（音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音仙）

儐（音賓）爾（音邇）籩（音邊）豆飲酒之飫（音玉）

儐（音賓）陳（音陳）飫（音玉）飽（音飽）也（叶音羽）

兄弟既（音記）翕（音吸）和樂且孺（音儒）

翕（音吸）合（音合）孺（音儒）親（音親）也（叶音人）

妻子好（音浩）合如（音而）鼓瑟琴

兄弟既（音記）翕（音吸）和樂且湛（音耽）

湛（音耽）樂（音樂）之（音支）久（音久）也（叶音時）

宜爾（音邇）室家樂爾（音邇）妻帑（音奴）

帑（音奴）子（音子）也（叶音孥）

是（音時）究（音救）是圖亶（音但）其然乎（叶音胡）

究（音救）圖（音圖）亶（音但）誠（音誠）然（音然）乎（音胡）也（叶音戶）

常棣八章章八句

伐木

伐木丁丁（叶當經反）

鳥鳴嚶嚶（叶烏莖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叶莫卜反）

嚶其鳴矣求（音仇）其友聲（叶音鄉）

相（音息）彼鳥矣猶（音由）求友聲

矧（音哂）伊（音衣）人矣不求友生（叶音仙）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叶音便）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

天保定爾（音邇）以莫（音慕）爾（音邇）以爾（音邇）

俾（音比）爾（音邇）戩（音翦）穀（音谷）

戩（音翦）盡（音盡）穀（音谷）善（音善）也（叶音即）

罄（音磬）無不宜受（音授）福（音福）

罄（音磬）盡（音盡）也（叶音羌）

降爾（音邇）遐（音何）福（音福）

遐（音何）遠（音遠）也（叶音胡）

維（音惟）日不足

天保定爾（音邇）以莫（音慕）爾（音邇）以爾（音邇）

俾（音比）爾（音邇）單（音丹）厚（音厚）

單（音丹）厚（音厚）皆（音皆）大（音泰）也（叶音徒）

何福不除（音池）

除（音池）去（音去）也（叶音羌）

俾（音比）爾（音邇）多益（音益）以莫（音慕）爾（音邇）以爾（音邇）

俾（音比）爾（音邇）戩（音翦）穀（音谷）

罄（音磬）無不宜受（音授）福（音福）

降爾（音邇）遐（音何）福（音福）

維（音惟）日不足

天保定爾（音邇）以莫（音慕）爾（音邇）以爾（音邇）

俾（音比）爾（音邇）單（音丹）厚（音厚）

何福不除（音池）

俾（音比）爾（音邇）多益（音益）以莫（音慕）爾（音邇）以爾（音邇）

俾（音比）爾（音邇）戩（音翦）穀（音谷）

罄（音磬）無不宜受（音授）福（音福）

降爾（音邇）遐（音何）福（音福）

維（音惟）日不足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音夷）作（音則）止（音止）

曰（音越）歸曰歸歲（音稅）亦（音夷）莫（音暮）止（音止）

靡（音縻）室靡（音縻）家玁（音險）狁（音允）之故（叶音古）

不遑（音皇）啓（音起）居玁（音險）狁（音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音夷）柔（音柔）止（音止）

曰（音越）歸曰歸心（音新）亦（音夷）憂（音憂）止（音止）

憂心孔（音恐）疚（音救）我（音俄）行（音行）不（音不）來（音賚）

疚（音救）病（音病）也（叶音棘）

彼爾（音邇）維（音惟）何（音河）

維（音惟）常之華（音敷）彼（音匪）路（音洛）斯（音廝）何（音河）

君子所（音所）依（音依）

小人所（音所）腓（音肥）

四牡翼翼（音逸）

翼翼（音逸）行（音行）貌（叶音以）

象（音像）弭（音米）魚（音語）服（音蒲）

象（音像）骨（音骨）飾（音飾）弓（音弓）弭（音米）魚（音語）皮（音皮）飾（音飾）箙（音蒲）

豈（音凱）不（音不）日戒玁（音險）狁（音允）孔（音恐）棘（音棘）

戒（音介）備（音備）也（叶音記）

昔我往矣楊（音陽）柳依（音依）依（音依）

今我來思雨（音玉）雪霏（音非）霏（音非）

霏（音非）霏（音非）雪（音雪）貌（叶音敷）

行（音行）道遲（音遲）遲（音遲）

載（音再）渴載（音再）饑（音機）

我心傷悲（音悲）

莫（音慕）知我哀（叶音依）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

我出我車于（音吁）彼郊矣（叶音奚）

設（音社）此旐（音兆）

旐（音兆）龜（音龜）蛇（音蛇）曰（音越）旐（音兆）

建（音建）彼旄（音毛）矣

旄（音毛）牛（音牛）尾（音尾）曰（音越）旄（音毛）

天子命我城彼朔（音索）方（叶音芳）

朔（音索）北（音北）方（音方）也（叶音逋）

赫（音赫）赫南仲玁（音險）狁（音允）于（音吁）襄（音攘）

赫（音赫）赫（音赫）盛（音盛）貌（叶音虛）南仲（音重）文（音文）王（音王）時（音時）人（音仁）襄（音攘）除（音除）也（叶音羊）

昔我往矣黍（音暑）稷（音即）方（音方）華（音敷）

今我來思雨（音玉）雪載（音再）塗（音途）

王事多難（音那）

維（音惟）其（音基）棘（音棘）矣

出車六章章六句

杕杜（音遞）

有杕之杜其葉（音攝）湑湑（音胥）

王事靡（音縻）盬（音古）

卉（音毀）木萋萋（音妻）

萋萋（音妻）茂（音茂）盛（音盛）貌（叶音七）

雨（音玉）雪霏霏（音非）

王事靡盬

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音皆）

喈喈（音皆）和（音和）鳴（音鳴）也（叶音居）

采（音彩）綠（音菉）不（音不）盈（音盈）

王事靡盬

倉庚喈喈

采綠不盈

杕杜四章章四句

南陔（音該）

白華

白華菅（音姦）兮

菅（音姦）茅（音茅）也（叶音謙）

白茅束兮之（音支）子之遠（音遠）

俾（音比）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音路）彼（音匪）下（音戶）土（音土）

天步艱（音艱）難（音難）

之（音支）子不猶（音由）

滮（音標）池北流浸（音侵）彼（音匪）稻（音道）田

滮（音標）水（音水）名（音名）出（音出）鎬（音鎬）京（音京）北（音北）流（音留）入（音入）渭（音胃）也（叶音以）

啄（音卓）鴰（音括）宵（音消）雅（音牙）

啄（音卓）鴰（音括）鳥（音鳥）名（音名）似（音祀）烏（音烏）而（音而）小（音小）白（音白）雅（音牙）烏（音烏）也（叶音魚）

鼓（音古）缶（音缶）而（音而）歌

念（音念）子（音子）懆（音草）懆（音草）

懆（音草）懆（音草）不（音不）安（音安）也（叶音蒼）

視（音視）我（音俄）邁（音賣）邁（音賣）

邁（音賣）行（音行）也（叶音戶）

有鶖（音秋）在（音在）梁（音良）

鶖（音秋）鳥（音鳥）名（音名）似（音祀）鶴（音鶴）而（音而）大（音泰）黑（音黑）白（音白）雜（音雜）色（音色）也（叶音良）

有鶖在（音在）林（音臨）

有鶖在（音在）梁（音良）

有鶖在（音在）林（音臨）

白華六章章六句

華黍

黍稷（音即）方（音方）華（音敷）

彼（音匪）汾（音墳）一曲（音曲）

汾（音墳）水（音水）出（音出）太（音泰）原（音元）晉（音晉）陽（音陽）縣（音縣）北（音北）流（音留）入（音入）河（音何）也（叶音胡）

言（音延）刈（音艾）其（音基）黍

天（音天）實（音實）為（音于）之（音支）

黍稷（音即）方（音方）華（音敷）

彼（音匪）汾（音墳）一曲（音曲）

言（音延）刈（音艾）其（音基）黍

天（音天）實（音實）為（音于）之（音支）

黍稷（音即）方（音方）華（音敷）

彼（音匪）汾（音墳）一曲（音曲）

言（音延）刈（音艾）其（音基）黍

天（音天）實（音實）為（音于）之（音支）

華黍三章章六句

由庚（音康）

由庚有（音有）年（音年）

有（音有）略（音略）其（音基）耜（音似）

俶（音叔）載（音再）南畝（音母）

俶（音叔）始（音始）載（音再）事（音事）也（叶音滿）

播（音波）厥（音厥）百（音百）穀（音谷）

播（音波）種（音腫）也（叶音主）

實（音實）函（音含）斯（音廝）活（音活）

函（音含）容（音容）斯（音廝）養（音養）活（音活）也（叶音胡）

驛（音亦）驛（音亦）其（音基）達（音達）

驛（音亦）驛（音亦）衆（音終）多（音多）貌（叶音特）

有（音有）厭（音厭）其（音基）傑（音傑）

厭（音厭）厭（音厭）美（音美）貌（叶音結）

自（音自）天（音天）降（音降）康（音康）

胡（音何）能（音能）有（音有）相（音息）

由庚有年

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

自天降康

胡能有相

由庚有年

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

自天降康

胡能有相

由庚有年

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

自天降康

胡能有相

由庚三章章八句

崇丘

崇丘崔嵬（音危）

崇丘崔嵬

崇丘崔嵬

崇丘三章章三句

南陵

南陵采（音彩）薇（音微）

南陵采薇

南陵采薇

南陵三章章三句

白駒

皎皎（音叫）白駒食（音嗣）我場（音亦）苗（音苗）

皎皎（音叫）潔（音潔）白（音白）貌（叶音茅）

縶（音質）之維（音惟）之以永今夕（叶音洗）

縶（音質）維（音惟）絆（音絆）也（叶音直）

所（音所）謂伊（音衣）人於（音烏）焉（音焉）逍（音消）遙（音遙）

皎皎白駒賁（音奔）然來（音賚）思（音思）

賁（音奔）然（音然）光（音光）明（音明）貌（叶音分）

爾（音邇）公爾（音邇）侯逸（音逸）豹（音卜）隱（音隱）思（音思）

逸（音逸）豹（音卜）隱（音隱）處（音昌）也（叶音新）

皎皎白駒在（音在）彼（音匪）空（音空）谷（音谷）

生芻（音初）一束其（音基）人如（音而）玉（音玉）

毋（音無）金玉爾（音邇）音（音音）而（音而）有（音有）遠（音遠）

白駒六章章六句

黃鳥

黃鳥黃鳥無（音毋）集于（音吁）穀（音谷）

無（音毋）啄（音卓）我粟（音速）

此（音雌）邦（音邦）之人不（音不）我肯穀（音谷）

言（音延）旋（音旋）言（音延）歸（音饋）

復（音服）我邦族（音族）

黃鳥黃鳥無（音毋）集于（音吁）桑（音桑）

無（音毋）啄（音卓）我粱（音良）

此（音雌）邦（音邦）之人不（音不）我肯穀（音谷）

言（音延）旋（音旋）言（音延）歸（音饋）

爲升

叔兮伯兮一章章六句

周直留翠苦侯反紓反

東新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興也紳繆帶也三星心宿也在天晡晡見於東方建辰之時而婚姻之禮多用仲春故以爲候良人夫壻也○賦也良人何夫也此指壻之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子兮子兮叶鐵如此良人何

興也良人夫壻也○賦也良人何夫也此指壻之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得遂其婦順之道者刺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婚姻之禮不修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戶

綢繆束芻三星在戶

興也隔東南隅也昏見至此則夜分矣蓼蕭興也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興也屋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興也隔東南隅也昏見至此則夜分矣蓼蕭興也

粲美也此篇夫婦之詞也

綢繆三星在隅叶虞反

綢繆三星在隅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興也隔東南隅也昏見至此則夜分矣蓼蕭興也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屋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也

唐

綢繆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杕杜特生貌湑湑盛貌○賦也杕杜特生之杜其葉湑湑

獨行踽踽叶虞反

獨行踽踽

興也踽踽孤特而求朋友之貌○賦也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踽踽

父叶扶雨反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朋友之詞言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此特以其不如我兄弟之人何不聞我之聲乎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杕杜特生貌湑湑盛貌○賦也杕杜特生之杜其葉湑湑

獨行睘睘叶渠營反

獨行睘睘

興也睘睘亦孤特之貌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睘睘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賦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不侜叶渠營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侜誑也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睘睘

有杕之杜二章章七句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

興也杕杜特生貌菁菁盛貌○賦也有杕之杜其葉菁菁

獨行睘睘

獨行睘睘

興也睘睘亦孤特之貌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睘睘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賦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不侜叶渠營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侜誑也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睘睘

有杕之杜三章章七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杕杜特生貌湑湑盛貌○賦也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獨行踽踽

獨行踽踽

興也踽踽孤特而求朋友之貌○賦也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踽踽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賦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不侜叶渠營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侜誑也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踽踽

有杕之杜三章章七句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

興也杕杜特生貌菁菁盛貌○賦也有杕之杜其葉菁菁

獨行睘睘

獨行睘睘

興也睘睘亦孤特之貌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睘睘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賦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不侜叶渠營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侜誑也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睘睘

有杕之杜二章章七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杕杜特生貌湑湑盛貌○賦也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獨行踽踽

獨行踽踽

興也踽踽孤特而求朋友之貌○賦也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踽踽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賦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不侜叶渠營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嗟行之人將行路之人也比親也侜誑也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興也無兄弟則獨行踽踽

有杕之杜二

呼報反之曷欸於偈反食音嗣之也○此人好說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苶然之甚以警之使自己之懈弱不足特類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過我哉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也周道通達之故為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蘞草名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役征役而蔓于野各有所依托不得獨處於此則誰與而獨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息休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旦明之○夏之日冬之夜叶羊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九魚反

冬夜長君子之所思也○見日之所見而見矣要死而期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事一義之至情之盡厚也○冬之夜上同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音舍下同舍之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首陽山名在南也巔山頂也猶之也○此刺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信也苟且也舍置之也然人之為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信必審察而徐為之計呼然人之本於首陽之巔也則造言無所得而誤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之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苦苦菜也○此刺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信必審察而徐為之計呼然人之本於首陽之下也則造言無所得而誤止矣

采苦三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之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東山名在首陽之東也○此刺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信必審察而徐為之計呼然人之本於首陽之東也則造言無所得而誤止矣

采苓三章章四句

秦一之十一　山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垂以保西戎重耳於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子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仲為大夫宣王時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所殺平王東遷犬戎逐王室周之地至玄孫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有岐豐之地襄公又徙都汧渭之間地至曾孫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渭汭遂有岐豐之地至玄孫德公徙都雍卜居大鄭宮而秦益大子孫稍蠶食周地并兼諸侯卒滅周而有天下

秦一之十一凡十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車鄰三章章四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寺人內侍之官令使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興也○阪山脅曰隰下濕曰○興也○言既見君子又與之並坐鼓瑟矣今者不樂則逝者其亡日以往矣樂音洛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叶徒結反○耋老也○言既見君子又與之並坐鼓瑟矣今者不樂則逝者其耋亦日以往矣

阪音反

車鄰三章章四句

駟驖孔阜音鐵反下同有六轡在手公之媚兹叶子之反人好我既見君子並坐鼓缶叶方九反○駟驖四馬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兩驂兩服兩騑各在手也媚愛也○此秦仲大夫始有車馬以備禮出聘者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兹叶子之反人好我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五章章十句

小戎俴收淺反下同收梁五楘叶滿補反○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車箱也梁車輿也五楘束縛也○此婦人閔其君子從事於西戎而作也

文茵暢轂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

駕我騏馵之間叶居閑反○騏馵皆馬名左足白曰馵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羽軌反○言念君子而思其溫厚之德在於國邑也

方何良人之為言秩秩德音叶都黑反○良人夫也秩秩有知也德音善譽也○言方何良人之為言秩秩然有知之德音也

小戎五章章十句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音素回反下同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音稽○蒹葭水草也蒼蒼青色也為霜成霜也伊人指其所思之人也遡逆流而上也洄曲也躋升也○言秋水既至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之時所謂伊人者在水一方我欲逆流而上從之則道阻且長我欲逆流而上從之則道阻且躋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音遲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三章章六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山名在扶風武功縣南有條山梅木名似柏葉松身而有實也至止猶言道周遊之故為曲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音鏘壽考不忘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三章章六句

黃鳥三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叶紀力反○交交小貌黃鳥黃雀也棘小木多刺也○興也

誰從穆公子奄息叶相即反○穆公秦伯任好也子奄息名也從從死也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叶徒得反○特匹也

臨其穴惴之栗叶力質反○穴壙中也惴恐懼貌栗戰栗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叶息郎反

誰從穆公子仲行叶戶剛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叶符方反○防比也

臨其穴惴之栗

交交黃鳥止于楚叶創舉反

誰從穆公子鍼虎叶呼古反

維此鍼虎百夫之禦

臨其穴惴之栗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叶如鄰反○殲盡也良人善人也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六句

晨風三章章六句

鴥音聿反下同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鴥疾飛貌晨風鸇也北林林名○興也欽欽憂不能食也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叶北角反○苞叢生也櫟木名似栗而葉細六駁梓榆也樹皮青白如駁馬

未見君子憂心靖靖叶疾郢反○靖亦憂也

如何如何忘我實迄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叶疾二反○棣白棠也檖山梨也

未見君子憂心弗弗

如何如何忘我實曷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三章章五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興也七兮八尺以上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燠暖也

豈曰無衣三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煙○煙猶燠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三章章四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舅氏秦康公之舅晉文公重耳也渭陽渭水北也○此秦康公念母之親而思其舅所以待之之厚而作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琱音彫弓駟鐵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一介武夫

渭陽三章章四句

權輿四章章四句

於我乎每食四簋音軌反下同不飽○權輿始也每食四簋諸侯之盛禮也○此秦大夫始有車馬以備禮出聘者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不飽

於我乎每食四簋不飽

於我乎每食四簋不飽

權輿四章章四句

也拔矢栝也曰左之而捨拔矩不
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音義〕良善也皆貪亦反手毛傳
仲反六轡在手御道尚詳見車攻
五音由車鸞鑣彼寵反力驗反馬銜也鑣鑣也
圍閑習也閑習之車實惟良馬舍人之兩旁惟良馬街也
驂之兩旁惟良馬舍人之兩旁惟良馬街也
儉驅皆田大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歐驅以田獵之車
蓋以休其足力也舒疾自在
盡記有騁掃田犬者亦此類

小戎三章章十二句

馬四驪三章章四句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音義〕閑戶閒反
歐烏侯反力驗反〔音義〕歐詩喝喬許喬反○賦也田北田獵之所
驂之兩旁惟良馬舍人之兩旁惟良馬街也
儉驅皆田大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歐驅以田獵之車實惟良馬舍人之兩旁惟良馬街也
蓋以休其足力也舒疾自在
盡記有騁掃田犬者亦此類

小戎三章章十句

梁輈陟留反舟旁曲曰輈游環脅驅叶居攜反又居六反
陰靷其音引音軔沃反又音訓鋈音燭續叶辭玉反又辭欲反
文茵因音暢敕亮反轂去聲駕音嫁
龍盾合反
之合鎏以繩反
龍盾合反
之合鎏以繩反

東之其文章竪畫縿然也以攻堅木所以戎兵車也
馬而執之背上所以制驂亦以制驂馬之外轡也
是而執之背上所以制驂亦以制驂馬之外轡也
驪驂也當服在中兩馬夾轅者也
驪驂也當服在中兩馬夾轅者也
陰也靷在軾前以引車令進者也
陰也靷在軾前以引車令進者也
續也軜所以系驂馬內轡於軾前環也
續也軜所以系驂馬內轡於軾前環也
軜音納
軜音納
文茵因音暢敕亮反虎皮在車前後兩端
文茵因音暢敕亮反虎皮在車前後兩端
暢也
暢也
梁輈陟留反舟旁曲曰輈游環脅驅叶居攜反又居六反
陰靷其音引音軔沃反續叶辭玉反
文茵因音暢敕亮反轂去聲駕音嫁

龍盾合反之合鎏以繩反
龍盾合反之合鎏以繩反
畫其雉形於盾上也鎏以白金飾矛鐏也
畫其雉形於盾上也鎏以白金飾矛鐏也
鐏音尊
鐏音尊
交二弓於轡中也解在下章
交二弓於轡中也解在下章
竹閉緄縢古本反竹閉緄縢叶一陵反○賦也緄繩也縢約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下同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下同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叶子羊反下同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卜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鴥彼晨風叶孚逼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彼晨風叶孚逼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叶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秦風十一篇三十六章一百二句

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　卷六

叶徒浴反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賦也澤衣裳也以其親膚近於汗澤故謂之澤戟車長六尺音釋澤戈文釋師也綽所約反○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悲檄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賦也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秦人之俗大抵尚氣節勇力輕死故其兄弟於詩如此則其忠且厚也豐之岐豐文王所都岐周太王所邑厚也秦人用之王用之以興二南之俗一變其俗以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國者可不監乎此凡為國之道在於尊民所以不奪其所以不害其所之也音釋招音潮易以豉反朝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叶成謨反黃騮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秦君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咸陽之地也路音釋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姓卓立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音四玉佩也叶蒲悔反○悠長也○周禮玉人瑑璋八寸以祀地瑑圭以祀天瑑琮八寸以斂尸璧羨以聘女璜以發兵以上皆玉之名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武姬生太子申生次妻秦穆夫人生女大戎次生齊姜娶於秦生子罃次適狄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卓子及奚齊奚齊生悼子自殺又驪姬二生公子二公子皆卓立皆為大夫里克所殺立悼子未葬而秦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卒立皆為里克所殺立公子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文公卒立公子罃是為襄公襄公卒立悼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卒立其子夷皋是為康公康公即罃之子也罃為太子時送舅氏重耳反國而作此詩以為時康公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子卒而康公送其舅而作此詩未知孰是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嗟乎不承權輿

詩卷第七

朱子集傳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陳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賜其利器用興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而封之於陳前於宛丘之側以奉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其地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子之湯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兮

無望無武方良二反兮洚音降洚音江音洪音胡公反後皆同洚水名在今陳州即其地也洚水之陳洚水之陳音直刃反後同洚水之陳洚水之陳音直刃反後同洚水之陳洚水之陳音直刃反後同

矣防謂不良之人亦○墓門不知其何所指也

歌以訊悴反之訊予不顧五叶累反顛倒思予叶興也狼狽損之人狀○蔡門有梅則斲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予則豈有所依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鵞巢工反其蔡有旨苕徒聊反叶誰侜陟留反叶酬反予美心焉愒愒吐歷反小草貌也

侜予美心焉愒愒防有鵞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鵞巢工反有旨鬱通反○中唐有甓歷反

侜予美心焉大且悒悒魚撿反

防有鵞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古卓反人僚音了兮皎反小也興也皎月光也悄七小反又七消反憂也悄然憂結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烏了反糾反兮窈窕幽深貌也

勞心慅悄反七老反又七消反憂思也慅猶懆懆不安也

勞心慅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夭反叶於喬反受倒叶時有反

勞心惨惨當作慘慘七感反憂也○月出照兮佼人燎了反兮舒優於表反叶於喬反受倒叶時有反

勞心悄悄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皓胡老反皓然光明貌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力刀反兮舒天於驕反

紹緯繫之意慘憂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力刀反兮舒夭於驕反紹實照反兮

勞心慘慘當作慘慘七感反憂也○月出照兮佼人燎了反兮舒優於表反叶於喬反受倒叶時有反

勞心悄悄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也叶尼心反下同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微行之字子○匪適株林從夏南

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

思我心憂傷賦也綢繆纏綿也遺也○羔裘如濡古報反曜羊照反叶曜光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悼動也出南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豹袪去魚反叶音羌勞心博博音徒端丈勞反賦也袪袖口也博博然大也○羔裘豹袖長以便事也博博大貌言其人之長大也

羔裘豹袖長以便事也博博大貌言其人之長大也

羔裘豹飾音拭反叶音羌勞心慅慅七刀反賦也飾緣也慅慅憂動也○羔裘豹飾緣以豹皮也慅慅憂動貌言其人之憂動也

羔裘豹飾緣以豹皮也慅慅憂動貌言其人之憂動也

羔裘豹褎音袖勞心慘慘七感反賦也褎袂也慘慘猶慅慅也○羔裘豹褎袂以豹皮也慘慘猶慅慅也

羔裘豹褎袂以豹皮也慘慘猶慅慅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棘人欒欒力端反勞心博博賦也棘人喪人也欒欒瘦貌○棘人喪人也欒欒瘦貌

棘人欒欒瘦貌

素冠棘人欒欒力端反勞心慱慱賦也慱慱猶博博也○素冠棘人欒欒瘦貌慱慱猶博博也

素冠棘人欒欒瘦貌慱慱猶博博也

素冠棘人欒欒力端反勞心傷傷賦也○素冠棘人欒欒瘦貌

素冠棘人欒欒瘦貌

素衣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其謁反賦也發發揚也偈偈疾驅也○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其謁反賦也發發揚也偈偈疾驅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其謁反賦也發發揚也偈偈疾驅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嘌匹妙反賦也飄飄風回風也嘌嘌疾貌○匪風飄兮匪車嘌兮嘌匹妙反賦也飄飄風回風也嘌嘌疾貌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嘌匹妙反賦也飄飄風回風也嘌嘌疾貌

匪風飄兮匪車偈兮偈其謁反賦也飄飄風回風也偈偈疾驅也○匪風飄兮匪車偈兮偈其謁反賦也飄飄風回風也偈偈疾驅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曹國名其地在鳥貢兗州陶丘之北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曹州之曹州即古陶丘也

蜉蝣之羽衣楚楚叶斜阻反音楚○蜉蝣之羽衣楚楚鮮明貌

蜉蝣之羽衣楚楚

蜉蝣之羽衣楚楚鮮明貌○蜉蝣之羽衣楚楚

蜉蝣之羽衣楚楚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掘其勿反閱容悅也說舍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掘其勿反閱容悅也說舍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掘其勿反閱容悅也說舍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掘其勿反閱容悅也說舍也

蜉蝣之羽衣采采采采友反采采衆多也○蜉蝣之羽衣采采

蜉蝣之羽衣采采

蜉蝣之羽衣采采采采友反采采衆多也○蜉蝣之羽衣采采

蜉蝣之羽衣采采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處止也

蜉蝣之羽衣麻麻衣也○蜉蝣之羽衣麻

蜉蝣之羽衣麻

蜉蝣之羽衣麻麻衣也○蜉蝣之羽衣麻

蜉蝣之羽衣麻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

蜉蝣之羽衣采采○蜉蝣之羽衣采采

蜉蝣之羽衣采采

蜉蝣之羽衣采采

帝芳勿滅昧二反。興也鴈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人斯及也之子指小人斯人斯晏賜之辭也一命綴帝赤芾熊珩三命赤芾蔥珩。○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小人何以赤芾乘軒乎與役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為卿乘軒皆三百人其謂君歟而用備員焉而已乎。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反遂達也媾厚也○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稱舉也鵜洿澤水鳥也濡音儒翼飛之用也○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叶莫救反味猶用也言小人衆多而無能成事猶鵜在梁而不濡翼徒能洿池而已無所用也

鴛鴦在梁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也結上下皆同○興也鴛鴦名鴛鴦戴勝也亦名鵖鴦今之布穀也一名擊穀又名隋肩一名鶻鵃一名鶻居一名鷑鴀一名鶻盾一名鶻鵴一名鶻鵖一名鶻鵃一名鶻鵴一名鶻鵖一名鶻鵃一名鶻鵴一名鶻鵖一名鶻鵃

詩卷第八　朱子集傳

豳一之十五篇

又夏之暑葉穫之間不務棄穢以富實乃相上地之宜而立國於豳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生勤儉之俗而大王居岐山之下又能推公劉之所作以成其王業故豳人則之而大心西流也以六月之昏而見於南方至七月之昏而下也以火星之昏而見於南方至十月之昏而下也故曰流火大火心星也火星昏而中則暑退而寒生矣九月之昏則寒氣已至而婦功可以成矣故命婦於是始授寒衣而使之也一之日觱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叶音碎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卒終也耜耒下耕也舉趾舉足而趾也饁饋也南畝田畯勸農官也喜勞其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叶於豈反一之日觱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流下也火大火也心星也以六月之昏而見於南方至七月之昏而下也故曰流火九月之昏則寒氣已至而婦功可以成故命婦於是始授寒衣而使之也一之日觱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叶于貴反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萑葦蘆荻之屬可以為薄者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叶悉姜反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叶音決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蠶月三月也條桑枝落而葉存也斨方形而斧柄與孔相入也遠揚遠枝揚起者也猗取其柔而美也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績繼也玄黑而帶赤之色朱深而淺赤之色陽明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叶巨之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小者也祁祁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上之終也此章前段無韻末章前段無韻之意說要四月陽氣漸之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故草木遠志秀許氏曰葽細草也遠志葽之而早結實明貫音婦亦明也遠志草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一句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鳴羽翼也振羽索也在野則依人在宇在戶則漸寒而入室在牀下則將寒而蟄也○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音義

觀音官上聲
葽音腰
秀音岫
貫音慣
遠于萬反
振音震
蟋音悉
蟀音率
穹去聲
墐音覲
嗟子邪反

前段亦以寒冬之首章

豳八

月亨普庚反葵及叔音菽○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胡郭反稻徒叶音○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讀如納妻之納古黍稷重音直用反穋音六直六反○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始播百穀

音義

亨許庚反
苴子余反
荼音徒
樗勅居反
圃布古反
穋音陸

自田而納之禾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音義

綯音陶
乘繩證反

二尺曰雹冬在穴府之閉也古者冬人力歲不足於食則於此時入山伐冰以供喪祭之事○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音義

沖音忠
蚤音早
韭九有反
觥古黃反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如字察內夫男夫服事乎耕養乎上化而以慈愛下以忠民利事親友睦之厚則民興孝之間士誤士冠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音擇）（叶即吹字）無毀我室（叶音仲）恩斯勤斯（叶上聲）鬻斯（叶上聲）

時其燕饗也籍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此也）鴟鴞（鴟鴞鵂鶹也）既（盡也）取（奪也）我子（文王之子管叔也）（入聲）無毀我室（室家也）恩（愛也）勤（篤也）鬻（養也）斯（此也）言以此愛養之恩勤篤其子也（叶上聲）

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繆（音稠）牖戶（叶後五反）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興也鴟鴞以喻武庚桑土以喻周之根本綢繆以喻綿固牖戶以喻防閑徹取也言鴟鴞乘天陰雨之時而取桑土以綢繆其牖戶蓋以喻成王之未知周公之誅管蔡而固結其根本也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者蓋以喻管蔡之流言以間王室而搖動周公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拮据手口共作之貌瘏病也室家巢穴也言我手口既作此巢穴之貌而病矣曰予未有室家者蓋以喻王室家業之未成也

予所捋（力活反）茶（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叶音居）

捋取也茶萑葦可藉者也蓄積也租取也言我所捋取之茶以為藉而所蓄積之租又取之以為口實蓋以喻王室家業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才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巨消反）風雨所漂搖（音遙）予維音嘵嘵（叶堯反）

羽譙譙尾翛翛翹翹搖動貌嘵嘵恐懼也言我羽既譙譙而尾又翛翛室既翹翹而風雨又漂搖以至於此則我之恐懼宜也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叶堯反）

曉曉恐懼也風雨既漂搖則我之恐懼愈甚而不得不急救之則我之音曉曉宜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斯（叶上聲）

鴟鴞四章章五句（事見金縢）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叶牛何反）

慆慆言久也濛雨貌倉庚黃鸝也熠燿鮮明貌縭婦人之帶也九十其儀言其威儀之多也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叶居何反）

新謂成其室而不急居之則其舊者將復敗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蛸（音消梢）在戶（叶後五反）

果贏栝樓也實謂子也施延也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長腳俗呼為喜子蓋以喻王室之空虛也

町畽鹿場熠燿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叶於非反）

町畽鹿迹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蚕夜行喜光故以為燿下同懷思也言町畽之間鹿迹交錯而已熠燿之宵行不可畏而思之深也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又言其室之空虛而已

有敦瓜苦烝在栗（音裂）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敦都回反瓜苦瓠葉也烝在栗言瓠葉在栗薪之間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又言其室之荒蕪而已

鳴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洒（所綺反）掃穹窒我征聿至（叶脂利反）

垤蟻封也穹窒窮窟也聿遂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

此又言其室之荒蕪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

此又言其室之荒蕪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此又言其威儀之多而已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又言其室之荒蕪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又言其室之荒蕪而已

叶滿反角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離俄九十其儀叶宜俄其
新孔嘉叶居宜居反其稱如之何叶奚何二音○賦而興也
興也翬雉鳴而為之拚結白曰皇駁白曰騜而拚結也皇駁
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毋逝我
梁毋發我笱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音釋色陸馬色許韋反有黃白曰騜
昏姻既成男女以正大昏既至舅姑既安如兄如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家之序其望其室家之
東山慆慆不歸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徂
慆慆言其久也三章言其完也三章言其思也一章言
東至而思南歸之情全師於家望女以男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家之序其望其室家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
慆慆言其久也三章言其完也三章言其思也一章言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

其致一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寸古曰敢問豳風何以也曰豳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周公至矣王以下變風不作乎成王疑周公曰昔者周公辟管叔相成王王之疑其正乎曰昔者周公辟管叔相成王

詩卷第九

朱子集傳

小雅一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也正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也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也正

故或歡欣和說以盡賓客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陵夷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出則有不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什十篇為一卷而謝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一什也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牟食野之芩叶音巨金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所臻反下同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敖交反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燕安也芩草名蒿屬也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燕安也芩草名蒿屬也

嘉善也恌偷也傚效也言安樂其心則非上養其體樂之文止養其體樂之文外而已盡所以致其慇懃之意而已盡所以致其慇懃之意而已

鹿鳴三章章八句

皇者華三章章八句

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此三詩亦閒此三詩亦閒樂亦然則又為上歌鹿鳴四牡而下遍大皇者華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瑟吹笙和樂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燕安也芩草名蒿屬也嘉善也恌偷也傚效也言安樂其心則非上養其體樂之文止養其體樂之文外而已盡所以致其慇懃之意而已盡所以致其慇懃之意而已

鹿鳴三章章八句

皇者華三章章八句

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此三詩亦閒此三詩亦閒樂亦然則又為上歌鹿鳴四牡而下遍大皇者華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騑騑行不止之貌嘽嘽喘息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曲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曲之貌

盬不堅固也傷悲悲其勞苦而不得歸也盬不堅固也傷悲悲其勞苦而不得歸也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父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父

啓跪也將養也父指帥而言也啓跪也將養也父指帥而言也

翔反許良反下同將父音甫翔反許良反下同將父音甫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母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母

母指帥而言也母指帥而言也

翔反許良反下同將母音姥翔反許良反下同將母音姥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居叶九魚反下同不遑將事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居叶九魚反下同不遑將事

啓居安居也將事謂所以事君之事也啓居安居也將事謂所以事君之事也

翔反許良反下同將事側吏反翔反許良反下同將事側吏反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父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母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居叶九魚反下同不遑將事

四牡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父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母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居叶九魚反下同不遑將事

四牡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父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叶昌呂反下同不遑將母

四牡騑騑嘽嘽芳非反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居叶九魚反下同不遑將事

四牡三章章八句

同饗以○翎羽反篇篇者鳥（音釋）尚反○與也不遑將母遑暇也將養也（音釋）將子匠反叶滿彼反○杜氏曰將扶持也（音釋）杖其根名地骨○駕彼四駱載驟駱騂馬黑鬣反（音釋）驟仕救反○駱音○馳也驟數驟說詩者二音○馳也驟數驟說詩者以其不擾濩父母之情而深告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音釋）諗式荏反○說文曰諗深謀遠慮也詩所以勞使臣之來也故春秋傳亦云君使卿謂使臣之勤而慰說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歌（音釋）左氏傳在襄四年

四牡五章章五句　彼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亦本為勞使臣之來而作（音釋）外傳以為章使臣正合其本事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騂騂馬色也（音釋）騂息營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興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興也華草木之華也蜀地沃衍宜馬騂馬多於原隰故以興使臣之往而遠采也華芳敷反（音釋）敷音孚○征夫每懷靡及　所以為戒然其詞之忠厚亦可見矣（音釋）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盛其聽也程子曰詩人之意有所不盡而不迫如此（音釋）迫如字又普伯反○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興也駒馬二歲曰駒濡柔也（音釋）濡如朱反○興也濡柔也蜀地沃衍宜馬駒馬二歲曰駒六轡如濡言調也（音釋）調徒弔反○我馬維騏六轡沃若　興也騏馬青黑如棋文也沃若猶濡澤也（音釋）騏渠之反棋音期○興也騏馬青黑如棋文也沃若猶濡澤也（音釋）沃烏毒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興也諏謀也（音釋）諏子須反○興也諏謀也（音釋）諏子須反○周爰咨度　興也度謀也（音釋）度待洛反○興也度謀也（音釋）度待洛反○周爰咨詢　興也詢謀也（音釋）詢音荀○興也詢謀也（音釋）詢音荀○周爰咨謀　興也（音釋）謀莫浮反○興也（音釋）謀莫浮反○每懷靡及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音釋）況許訪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音釋）況許訪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音釋）烝之承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音釋）烝之承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音釋）烝之承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伐木丁丁反爭鳥鳴嚶嚶於耕反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鳴聲相息亮反猶求友聲幽深遷喬以伐木之丁丁興也○此燕朋友故舊之詩也言鳥之求友尚知其聲以興人之求友當如此況神之聽和且平矣

伐木許許叶虛呼反○許許猶丁丁也釃酒有藇音序又音敍叶音胥○藇美貌也有藇猶藇藇也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叶巨之反○舅母黨也

陳饋八簋叶己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果五反○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伐者許許趨酒者趨趨皆勸力之歌也釃酒有藇言酒美也舅母黨也寧猶曾也顧念也

於粲洒埽陳饗叶虛良反既有肥牡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與叶演女反○父同姓尊屬也與猶念也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昆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果五反○昆兄也

伐木于阪叶孚袁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叶慈演反兄弟既具和樂孔燕豈弟叶大計反○豈弟猶言發揚也

伐木于阪叶孚袁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叶慈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叶侯剛反以愆叶去虔反有酒湑叶思呂反我無酒酤古我坎坎鼓我蹲蹲叶七旬反舞我迨叶特計反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興也衍美也踐陳列貌也兄弟朋友也遠皆在也先施之同姓曰親異姓曰友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酒之泲者也酤酒之厚者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暇閒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故舊作六章設文乾食飯爲餱

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遊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遊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以酒又閒暇相樂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魚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單厚也固堅單盡也除去也庶衆也○人君以祿養人臣則臣盡忠以報君故言天安定君使之厚福如此也○又音試下五詩燕其臣下安定君使之福如此也

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也遐遠也維辭也○此人臣頌君之詞言君厚於人人盡忠以報君則君之福祿無窮盡也爾雅曰罄盡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曰陸曰阜大陵曰阜大阜曰陵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阜曰岡大陵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貌川之方至言其盛長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興也如此書所謂天人相與之理者是也

之未可量也○古嚴反爲去僞反倫猶序也君子指王○祠丞里反烝之承反嘗秋祭曰烝○烝音征反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釋也吉蠲反爲于偽反○蠲古玄反釋尺赤反是用孝享叶虛良

與音預于旅其所胡不旆不旆叶蒲厲反憂心悁悁僕夫況瘁○賦也悁悁憂在郊牧內蓋前軍已至牧野而後軍猶在郊也說陳也龜蛇曰旐建也旌旗之屬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車不在邪飛揚之貌揚揚飛飛皆憂貌況茲也言此車不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為之恐懼而飛揚乎但將帥大臣皆出於此車之所載吕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盡哀而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彭叶蒲卜反或作薸益也臧又勞悴○悴才遂反彭彭騵騵王于出車彭彭騵騵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王于命南仲此時大將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朔方郡也彭彭盛貌騵馬赤鬣白毛曰騵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赋也王周地彭彭盛貌騵馬赤鬣白毛曰騵王命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朔方郡也彭彭盛貌騵馬赤鬣白毛曰騵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也王周地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篇比其後因以南陔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見上詩也說見上篇

華黍　亦笙詩也

皇者華　亦笙詩也

白華華黍皇者華三篇皆有聲無詞

魚麗　力馳反于罶音酒叶下同與也罶音柳曲梁也寡魚之小者又名鱊音常鯊音沙叶下同魚狹而長尾上有力解飛者潛鮎也魚狹而小常張口以注人口中食者也又多也○魚麗于罶魴鱨音昌魴音房鱨

與子為林○南山有杞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酌反樂只也遐何通也眉壽秀眉也

音釋憶音○南山有杞音考叶口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杻和○興也杞枸檵也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也木實如鈴八月熟亦名木蜜俗呼鼠梓樹也葉如拔赤莖黃老人髮復黃也音釋錄是語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叶下五反○興也枸檵大指長數寸取之甘美如飴老人食之能安人髮復黃也音釋枸果苟五反艾養也

南山有杞反俱南北山有栲音考叶口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下反○興也栲山樗也葉如拔赤莖黃老人髮復黃也音釋栲是語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臺五章章六句說見麑

由儀魚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反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反兮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壯反壽考不忘

蓼長大貌蕭蒿也零落湑露貌燕安樂也處安也譽稱也龍寵也光榮也爽差也忘猶已也○興也蓼蕭生於水邊而葉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反兮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壯反壽考不忘

蕭斯零露泥泥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反令德壽豈

寫輸寫也燕謂燕飲也譽稱也豈弟樂也○興也泥泥露深貌孔甚也燕安也豈弟樂易也令善也壽考猶言福祿攸同也○興也蕭斯零露瀼瀼反既見君子鞗音條革沖沖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瀼瀼露濃貌鞗革轡飾沖沖和也鸞在鑣和在軾皆鈴也雝雝和鳴也萬福猶言福祿也攸所同聚也

蕭斯零露濃濃反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反和鸞雝雝萬福攸降

忡忡猶衝衝也降下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壯反壽考不忘

瀼瀼露盛貌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十一句

詩卷第九

詩卷第十

朱子集傳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昭反　弨　尺昭反　受言藏之　叶虛良反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叶王歌反　鐘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良反　鐘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良反

彤弓弨也。彤朱弓也。弨張弓也。受言藏之。賦也。受而藏之。樂有功而錫以弓矢之樂也。我有嘉賓。謂諸侯也。中心貺之。貺賜也。中心貺之。言其誠意之至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重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事會同。有功而還。則王錫之以彤弓矣。諸侯受而藏之。則其子孫寶之。以為榮耀。故作此詩。以歌其事。

彤弓弨兮　受言櫜之　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　鐘鼓既設　一朝醻之　叶音仇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　叶音于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主人也。主人酌賓而賓酬之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勸之以爵也。

彤弓弨兮　受言櫜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　一朝酺之　叶蒲北反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酺之。酺同也。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昭反　弨　尺昭反　受言藏之　叶虛良反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叶王歌反　鐘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良反　鐘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良反

彤弓弨也。彤朱弓也。弨張弓也。受言藏之。賦也。受而藏之。樂有功而錫以弓矢之樂也。我有嘉賓。謂諸侯也。中心貺之。貺賜也。中心貺之。言其誠意之至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重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事會同。有功而還。則王錫之以彤弓矣。諸侯受而藏之。則其子孫寶之。以為榮耀。故作此詩。以歌其事。

彤弓弨兮　受言櫜之　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　鐘鼓既設　一朝醻之　叶音仇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　叶音于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主人也。主人酌賓而賓酬之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勸之以爵也。

彤弓弨兮　受言櫜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　一朝酺之　叶蒲北反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酺之。酺同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　叶音俄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叶音止　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　叶虛里反

菁菁者莪。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既見君子。言其德容之美也。我心則喜。樂之甚也。

菁菁者莪　叶五何反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叶音止　既見君子　錫我百朋　叶蒲陵反

菁菁者莪。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既見君子。言其德容之美也。錫我百朋。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或曰。二貝為朋。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有禮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　叶子丁反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叶音止　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　叶虛里反

菁菁者莪。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既見君子。言其德容之美也。我心則喜。樂之甚也。

六月棲棲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　西音洗　戎車既飭　音敕　四牡騤騤　求龜反　載是常服　叶蒲北反　玁狁孔熾　尺志反　我是用急　叶音棘　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　音筐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　閑之維則　叶音賊　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　叶蒲北反　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　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采芑四章章四句

薄言采芑　叶音杞　于彼新田　叶音陳　于此菑畝　叶音咨　方叔涖止　音莅　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　叶式吏反　方叔率止　音帥　乘其四騏　奇　四騏翼翼　叶音異　路車有奭　音釋　簟茀魚服　叶蒲北反　鉤膺鞗革　叶音亟　薄言采芑　于彼新田　于此菑畝　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　方叔率止　鉦人伐鼓　陳師鞠旅　叶音祛　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　叶於云反　振旅闐闐　叶音田　蠢爾蠻荊　大邦為讎　方叔元老　克壯其猶　叶以周反　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　叶昌善反　嘽嘽焞焞　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　蠻荊來威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車攻四章章八句

我車既攻　叶古紅反　我馬既同　叶徒紅反　四牡龐龐　叶蒲光反　駕彼四牡　四牡奕奕　叶羊益反　赤芾金舄　叶音昔　會同有繹　叶羊益反　赤芾在股　叶公戶反　邪幅在下　叶後五反　彭彭八鸞　叶力延反　鏘鏘八鸞　叶力延反　建旐設旄　叶莫袍反　搏獸于敖　叶五牢反　駕言徂東　叶都公反　田車既好　叶呼報反　四黃既駕　叶居牙反　兩驂如舞　叶文甫反　決拾既依　叶於希反　弓矢既調　叶徒聊反　射夫既同　叶徒紅反　助我舉柴　叶士佳反　奉璋峩峩　叶五何反　我車既攻　我馬既同　四牡龐龐　駕彼四牡　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　會同有繹　赤芾在股　邪幅在下　彭彭八鸞　鏘鏘八鸞　建旐設旄　搏獸于敖　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　四黃既駕　兩驂如舞　決拾既依　弓矢既調　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　奉璋峩峩　我車既攻　我馬既同　四牡龐龐　駕彼四牡　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　會同有繹　赤芾在股　邪幅在下　彭彭八鸞　鏘鏘八鸞　建旐設旄　搏獸于敖　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　四黃既駕　兩驂如舞　決拾既依　弓矢既調　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　奉璋峩峩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彭彭八鸞。鏘鏘八鸞。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黃既駕。兩驂如舞。決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奉璋峩峩。

吉日四章章八句

吉日維戊　既伯既禱　田車既好　四黃既駕　升彼大阜　從其群醜　叶昨侯反　瞻彼中原　其祁孔有　儦儦俟俟　或群或友　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　既挾我矢　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　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瞻彼中原　甫田維草　叶七老反　駕彼四牡　四牡孔阜　東有甫草　叶七老反　駕言行狩　其祁孔有　儦儦俟俟　或群或友　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　既挾我矢　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　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黃既駕。升彼大阜。從其群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瞻彼中原。甫田維草。駕彼四牡。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鴻鴈四章章四句

鴻鴈于飛　肅肅其羽　之子于垣　百堵皆興　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　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　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　哀鳴嗷嗷　維此哲人　謂我宣驕　維彼愚人　謂我宣勞　鴻鴈于飛　哀鳴嗷嗷　維此哲人　謂我宣驕　維彼愚人　謂我宣勞　鴻鴈于飛　哀鳴嗷嗷　維此哲人　謂我宣驕　維彼愚人　謂我宣勞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垣。百堵皆興。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宣驕。維彼愚人。謂我宣勞。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宣驕。維彼愚人。謂我宣勞。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宣驕。維彼愚人。謂我宣勞。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　畢之羅之　君子萬年　福祿宜之　鴛鴦于飛　畢之羅之　君子萬年　宜其遐福　鴛鴦于飛　畢之羅之　君子萬年　福祿艾之　鴛鴦于飛　畢之羅之　君子萬年　福祿宜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宜其遐福。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頍弁三章章六句

有頍者弁　叶蒲光反　實維伊何　爾酒既旨　爾殽既嘉　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　蔦與女蘿　施于松柏　未見君子　憂心奕奕　叶羊益反　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　實維伊何　叶胡可反　爾酒既旨　爾殽既時　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　叶陵之反　蔦與女蘿　施于松上　叶時掌反　未見君子　憂心怲怲　既見君子　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　實維伊何　爾酒既旨　爾殽既阜　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　先集維霰　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　原隰裒矣　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　兄弟急難　每有良朋　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　既安且寧　雖有兄弟　不如友生　傧爾籩豆　飲酒之飫　叶於據反　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傧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車舝三章章八句

間關車之舝兮　叶虛良反　思孌季女逝兮　匪飢匪渴　德音來括　叶古活反　雖無好友　式燕且喜　叶虛里反　依彼平林　有集維鷮　叶音驕　辰彼碩女　令德來教　叶居肖反　式燕且喜　叶虛里反　雖無旨酒　式飲庶幾　叶居豨反　雖無嘉殽　式食庶幾　叶居豨反　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叶文甫反　陟彼高岡　析其柞薪　叶息鄰反　析其柞薪　其葉湑湑　叶蘇故反　鮮我覯爾　我心寫兮　叶悉姐反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叶諸市反　雖無旨酒　式飲庶幾　雖無嘉殽　式食庶幾　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湑。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青蠅三章章四句

營營青蠅　叶音繩　止于樊　豈弟君子　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　止于棘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　止于榛　讒人罔極　構我二人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賓之初筵四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　左右秩秩　叶直一反　籩豆有楚　叶創舉反　殽核維旅　叶良舉反　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　叶舉里反　鐘鼓既設　舉酬逸逸　叶夷質反　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　叶陟良反　射夫既同　叶徒紅反　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　以祈爾爵　叶即略反　籥舞笙鼓　樂既和奏　烝衎烈祖　以洽百禮　百禮既至　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　其湛曰樂　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　叶巨鳩反　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　以奏爾時　叶市之反　賓之初筵　溫溫其恭　其未醉止　威儀反反　叶甫微反　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　舍其坐遷　屢舞僊僊　叶蘇前反　其未醉止　威儀抑抑　叶於力反　曰既醉止　威儀怭怭　叶毗必反　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　叶直一反　賓既醉止　載止輔止　叶諸市反　百爾所威　叶於非反　俾出童羖　叶居五反　三爵不識　矧敢多又　叶羊茂反　古之人無斁　叶音亦　譽處兼2　叶音獨　由醉之言　俾出童羖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止輔止。百爾所威。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古之人無斁。譽處兼2。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在在藻　叶子丁反　有頒其首　王在在鎬　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　有莘其尾　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　魚在在藻　依于其蒲　王在在鎬　有那其樂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樂。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采菽　筐之莒之　叶居許反　君子來朝　何錫予之　叶演許反　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　叶滿補反　又何予之　玄袞及黼　叶滿補反　觱沸檻泉　言采其芹　叶巨斤反　君子來朝　言觀其旂　其旂淠淠　叶滿補反　鸞聲嘒嘒　叶呼計反　載驂載駟　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　叶公戶反　邪幅在下　叶後五反　彼交匪紓　天子所予　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　叶眉貧反　樂只君子　福祿申之　叶職鄰反　維柞之枝　其葉蓬蓬　叶薄紅反　樂只君子　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　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　叶疾容反　汎汎楊舟　紼纜維之　叶止而反　樂只君子　福祿膍之　叶毗至反

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纜維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

角弓三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　叶居良反　翩其反矣　叶音紆　兄弟昏姻　無胥遠矣　叶雲俱反　爾之遠矣　民胥然矣　爾之教矣　民胥傚矣　叶胡教反　此令兄弟　綽綽有裕　叶羊戍反　不令兄弟　交相為瘉　叶羊朱反　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　叶敷方反　受爵不讓　至于已斯亡　叶武方反　老馬反為駒　不顧其後　叶胡口反　如食宜饇　如酌孔取　叶七庾反　毋教猱升木　如塗塗附　叶符遇反　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　叶之欲反　雨雪瀌瀌　叶必遙反　見晛曰消　叶先彫反　莫肯下遂　叶徐醉反　式居婁驕　叶居虛反　雨雪浮浮　叶芳無反　見晛曰流　叶力求反　如蠻如髦　我是用憂　叶於求反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遂。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菀柳三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　叶力久反　不尚息焉　上帝甚蹈　無自暱焉　俾予靖之　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　亦傅于天　叶鐵因反　彼人之心　于何其臻　叶側鄰反　曷予靖之　居以凶矜　叶巨巾反　有鳥高飛　亦傅于天　彼人之心　于何其臻　曷予靖之　居以凶矜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都人士五章章八句

都人士　叶音杜　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　出言有章　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都人士　叶音杜　臺笠緇撮　彼君子女　卷髮如蠆　叶丑芥反　良士瞿瞿　叶音劬　我不見兮　我心不樂　都人士　叶音杜　充耳琇實　叶音實　出言有物　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都人士　叶音杜　垂帶而厲　叶音賴　彼君子女　谷音綠　衣以朝　叶音潮　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　都人士　叶音杜　台笠緇撮　叶倉回反　彼君子女　綢直如髮　我不見兮　云何盱矣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良士瞿瞿。我不見兮。我心不樂。都人士。充耳琇實。出言有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谷衣以朝。我不見兮。言從之邁。都人士。台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采綠三章章八句

終朝采綠　不盈一匊　叶居六反　予髮曲局　薄言歸沐　叶莫卜反　終朝采藍　不盈一襜　叶處占反　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　叶之豔反　之子于狩　叶舒救反　言韔其弓　叶古紅反　之子于釣　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　維魴及鱮　維魴及鱮　薄言觀者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黍苗五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　叶音茅　陰雨膏之　叶音基　悠悠南行　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　我車我牛　我行既集　叶秦入反　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　我師我旅　我行既集　叶秦入反　蓋云歸處　我泉我池　我陂我塘　我行既集　叶秦入反　蓋云歸飲　原隰既平　泉流既清　召伯有成　王心則寧　叶奴因反　肅肅謝功　召伯營之　烈烈征師　召伯成之　叶時之反　既成藐藐　王心悄悄　叶七小反　召伯有成　王心則傚　叶胡教反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我泉我池。我陂我塘。我行既集。蓋云歸飲。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既成藐藐。王心悄悄。召伯有成。王心則傚。

隰桑三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　其葉有難　叶乃多反　既見君子　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　其葉有沃　既見君子　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　其葉有幽　既見君子　德音孔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白華六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　叶音姦　白茅束兮　叶音孤　之子之遠　俾我獨兮　叶音奴　英英白雲　露彼菅茅　天步艱難　之子不猶　叶以周反　滮池北流　浸彼稻田　嘯歌傷懷　念彼碩人　叶音仁　樵彼桑薪　卬烘于煁　叶音尋　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　叶五會反　念子懆懆　視我邁邁　叶音賣　有鶖在梁　有鶴在林　叶音連　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秩秩大猷　聖人莫之　叶止而反　君子信讒　如或酬之　叶音仇　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　叶止而反　心之憂矣　涕既隕之　叶音云　君子秉心　維其變之　叶彼眷反　之子之遠　俾我獨兮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秉心。維其變之。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綿蠻三章章四句

綿蠻黃鳥　叶音紆　止于丘阿　道之云遠　我勞如何　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　止于丘隅　豈敢憚行　畏不能趨　叶七逾反　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　止于丘側　豈敢憚行　畏不能極　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幡幡瓠葉　叶音蒲　采之亨之　叶音烹　君子有酒　酌言嘗之　叶音償　采蓫采蓫　叶音逐　首陽之下　叶後五反　君子有酒　酌言酢之　叶音昨　采葑采葑　叶音封　首陽之東　叶德紅反　君子有酒　酌言酬之　叶音仇　漸漸之石　維其高矣　叶古奚反　山川悠遠　維其勞矣　叶郎到反　武人東征　不皇朝矣　叶音遭　漸漸之石　維其卒矣　叶子聿反　山川悠遠　曷其沒矣　武人東征　不遑出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采蓫采蓫。首陽之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君子有酒。酌言酬之。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八句

漸漸之石　維其高矣　山川悠遠　維其勞矣　武人東征　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　維其卒矣　山川悠遠　曷其沒矣　武人東征　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　烝涉波矣　叶音婆　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　叶音陀　武人東征　不遑他矣　有豕白蹢　烝涉波矣　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　武人東征　不遑他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　芸其黃矣　叶音洪　心之憂矣　維其傷矣　苕之華　其葉青青　知我如此　不如無生　苕之華　芸其黃矣　叶音洪　心之憂矣　維其傷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　何日不行　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　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　率彼幽草　有棧之車　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見敎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道不拚不洗塵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征欲其有以敵江所以佐王而伐天子耳○四牡脩廣其大

有顒反。毛音傳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匹允反。顒大貌。膚大。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脩廣大公功嚴威敬以奉武事也。箋說文曰顒大頭也。通以言其身之長橫以言其首之大將帥充顒以言其腹背之大將帥皆去聲○玁狁孔熾反我是用急。叶居立反○王事靡盬反。盬不堅固也。言王命我以伐玁狁之事不堅固則不能以敵之故我是用急也。不遑啓處。叶昌呂反。啓跪也。處安也。言不暇跪而安坐也。憂心孔疚。疚病也。言憂心甚病也。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恤憂也。言期歸之時已過而不至多為憂恤也。○我戍未定。定止也。靡使歸聘。聘問也。言戍役未定故不得使歸問家室也。○我心傷悲。傷悲憂也。莫知我哀。言無知我憂者。○

出車彭彭。彭彭四馬貌。○旂旐央央。旂旐皆有鈴象銜。央央鮮明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朔北方也。○赫赫南仲。赫赫盛貌。南仲文王之臣。○玁狁于襄。襄除也。○

昔我往矣。往出征也。○楊柳依依。依依柔弱貌。○今我來思。思語辭。○雨雪載塗。載塗雨雪盛貌。○王事多難。難乃旦反。○不遑啓居。居安也。○豈不懷歸。懷思也。○畏此簡書。簡書謂軍書也。○

喓喓草蟲。喓喓鳴聲。○趯趯阜螽。趯趯跳躍貌。阜螽蝗屬。○未見君子。見賢遍反。○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覯遇也。○我心則降。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采芑于新田。于此菑畝。芑音起。菑音緇。○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式吏反。○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訊問也。醜衆也。○戎車嘽嘽。嘽嘽衆盛貌。○如霆如雷。霆雷之震。○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采芑于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軧音鞗。錯文也。○八鸞瑲瑲。瑲瑲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珩音衡。○鴥彼飛隼。鴥音聿。○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音征。○陳師鞠旅。鞠居六反。○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淵淵鼓聲也。○振旅闐闐。闐音田。○

薄言采芑。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式吏反下同。○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玱玱。玱音鏘。○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周經預音

來威叶音偎○威蠆也尾邪猶言中國也元大猷謀也言方叔謀則壯而謀出則嘽嘽衆也嘽嘽盛也蠆荊蠻之功者是以蠆荊蠻其名而皆來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賦也攻堅同齊足也成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豪尚純也東都洛邑也龐龐充實也東都洛邑也○鄭氏曰宗廟齊豪尚純也龐龐充實也東都洛邑也

孔阜反有甫草有甫草叶音補○甫大也南草南田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淵藪有圃田之名故往田于圃田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下章乃分言之

○之子于苗叶音邊徒堂反選徒囂囂五毛反○決拾既依音稽之玉反

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賦也搏獲也敖地名也獸言至東都而○鄭氏曰搏獲車徒者獸車徒者有聲又見其聲言徒以獸車而○有聲載載音咨音諮侯以載車也夾連也○鄭氏曰載載車徒者有聲又見其聲言徒以獸車而○有聲載載音咨音諮侯以載車也夾連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賦也奕奕大也赤芾諸侯之服也金舄赤舄也會朝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曰會謂朝覲之時也同謂盟誓之時也

有縪賦也縪而加金飾亦連絡布散之貌也○縪音現玉反

弓矢既調調讀與同叶徒同反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了智反○柴叶仕皆反

發彼小豝音巴豝豕也一歲曰豵豵子容反二歲曰豝豝音芳無反三歲曰豜豜音堅○豵子容反豝芳無反豜音堅

殪音翳之殪賦也一發而中曰殪○鄭氏曰殪死也

○駕彼四牡四牡孔阜阜盛也

六轡在手賦也六轡在手言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旆音貝旌音精徒御不驚御不驚叶居良反

大音泰閑閑反之貌徒步卒也驚不驚車御也驚驚謹也

大音泰閑閑反之貌徒步卒也驚不驚車御也驚驚謹也

○鷹言比率事不宣譁也大音泰閑閑反之貌徒步卒也驚不驚車御也驚驚謹也

大音泰閑閑反之貌徒步卒也驚不驚車御也驚驚謹也

○鷹言比率事不宣譁也大音泰閑閑反之貌徒步卒也驚不驚車御也驚驚謹也

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而力不及也蘇氏曰不善射者失其馳法則不能中善射者雖不失其馳舍

而死曰癙兒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後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以爲加也音昨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体汁滓相將故名焉沈音体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宰攻吉日所以爲之禮可以見王之威馬可以見上下之情馬可以見軍實之盛馬可以見師律之周馬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謂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鰥寡喪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鴻鴈之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爰可以見上下之情馬可以見師律之周馬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興也中澤澤中也垣牆也堵五版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猶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發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叶音鴻反○比也嗸嗸衆聲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也歌也謂相與歌而言曰我獨何辜而使我至此乎蓋自傷之辭也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比也哲知也愚不知者常以爲驕也知者歌其事謂風亦六義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

下力住反（）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場伯反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場伯反○興也中澤澤中也垣牆也堵五版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猶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發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叶音高○比也嗷嗷衆聲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也歌也謂相與歌而言曰我獨何辜而使我至此乎蓋自傷之辭也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比也哲知也愚不知者常以爲驕也知者歌其事謂風亦六義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叶虎洧反○興也沔水流貌朝宗諸侯春見天子之禮海以喻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叶力知反○興也畢掩兔網也羅鳥網也鴛鴦匹鳥也畢羅所以掩取之兄弟諸友乃能相與如鴛鴦之相耦也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眉貧反○興也夙早夜暮也公事也明明明察也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叶會外反○興也噦噦聲有節也○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叶許歸反○興也鄉晨近曉也輝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叶虎洧反○興也沔水流貌朝宗諸侯春見天子之禮海以喻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叶力知反○興也畢掩兔網也羅鳥網也鴛鴦匹鳥也畢羅所以掩取之兄弟諸友乃能相與如鴛鴦之相耦也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眉貧反○興也夙早夜暮也公事也明明明察也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叶會外反○興也噦噦聲有節也○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叶許歸反○興也鄉晨近曉也輝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沔水三章章八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叶虎洧反○興也沔水流貌朝宗諸侯春見天子之禮海以喻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叶力知反○興也畢掩兔網也羅鳥網也鴛鴦匹鳥也畢羅所以掩取之兄弟諸友乃能相與如鴛鴦之相耦也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眉貧反○興也夙早夜暮也公事也明明明察也

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叶會外反○興也噦噦聲有節也○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叶許歸反○興也鄉晨近曉也輝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叶虎洧反○興也沔水流貌朝宗諸侯春見天子之禮海以喻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叶力知反○興也畢掩兔網也羅鳥網也鴛鴦匹鳥也畢羅所以掩取之兄弟諸友乃能相與如鴛鴦之相耦也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眉貧反○興也夙早夜暮也公事也明明明察也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叶會外反○興也噦噦聲有節也○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叶許歸反○興也鄉晨近曉也輝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沔水三章章八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叶虎洧反○興也沔水流貌朝宗諸侯春見天子之禮海以喻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叶力知反○興也畢掩兔網也羅鳥網也鴛鴦匹鳥也畢羅所以掩取之兄弟諸友乃能相與如鴛鴦之相耦也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眉貧反○興也夙早夜暮也公事也明明明察也

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興也畫龍曰旂交龍爲旂諸侯之旂也

鶴鳴九皐聲聞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叶章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叶音託它山之石可以爲錯叶倉故反○興也皐澤中水溢出地上如渚者也鶴鳴高亮聞八九里也檀木名皮青如粉錫可以爲車轂蘀落也錯礪石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作於救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叶音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九章章六句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之石可以攻玉比也攻錯也程子曰惡未也攻錯而磨之使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嫌於見侵而我習生德道德成焉猶玉之攻而琢之也○程子曰溫潤天下之

說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齎反）

或以為來之疾也（思貴然光衆之貌也）過也（勉母央也）遁思猶言去意也（爾指桑駒之賢人也）慎勿也（勉母央也）過思猶言去意也（爾指桑駒之賢人也）慎勿也（勉母央也）過思猶言去意也（爾指桑駒之賢人也）慎勿

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也（慎勿也）

來大者王小者侯也（慎勿也）

不我顧哉盡愛之如而不知其志之不得遂也（音隧）故哉王放

足靡閟之苦而為齊王戰敗入吾海之自立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方（叶王玉反）

興也賢者必去而不留在朝以珠之而其人之能無絕美如玉也蓋已邀乎其不

白駒四章章六句

皎皎白駒（叶居俱反）幽幽南山（叶所閒反）

興也（設小名駒善旋回復反也）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叶胡反）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也民適異邦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嘯其黃鳥而告之曰）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肯我

變小雅

穀善旋回復反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其父民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虎反）

明（叶謨郎反）以繩加已不可（與之來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黃鳥三章章七句（東京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其所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其父民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虎反）

明（叶謨郎反）以繩加已不可（與之來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陟角反）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黃鳥三章章七句（東京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其所也）

（音經）可驟與氏明言不

（音經）可驟與氏明言不

（叶明反）

（叶明反）

（叶謨郎反）

（叶謨郎反）

（叶胡反）

（叶胡反）

（叶胡

相急則直也華曄曄升也言其大勢之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旁翼翼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以燕飲而已非（）事也

叶音哦哦呼曾反其冥君子攸寧

大壯之羝羊也觸藩羸其角

占夢之官也熊羆蛇虺物也

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幽暗曰冥（）下文上聲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叶徒檢反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叶于緡二反

乃安斯寢

叶于緡二反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叶音章

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大聲也芾天子朱紘也皇煌煌之貌諸侯以黃朱飾之以榮服之盛也言男子生於是室者皆將爲諸侯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叶五寡反

其泣喓喓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叶力知反

釋夢周禮占夢之官掌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以贈惡夢遂令始難（）

占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大聲也芾天子朱紘也皇煌煌之貌諸侯以黃朱飾之以榮服之盛也言男子生於是室者皆將爲諸侯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叶五寡反

其泣喓喓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叶力知反

釋夢周禮占夢之官掌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以贈惡夢遂令始難（）

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或占之詳也

或夢見官室之屬或夢見蛇虺之屬

有所爲而夢之也

占夢占其夢之吉凶以詔王之所爲

故畫王建國之法日夜各有占夢之官

月星辰占夢皆在焉

以日月星辰占夢皆在焉

以詔王之所爲而夢之吉凶

故畫王建國之法日夜各有占夢之官

月星辰占夢皆在焉

以詔王之所爲而夢之吉凶

以詔王之所爲而夢之吉凶

以詔王之所爲而夢之吉凶

占夢之說未詳溱洧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施郊野所建旌旗統人之物溱洧之間衆人多盛人不如魚之多捕所統則爲盛年饑乃是積則爲人衆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音叫測反街反

心如惔音談反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滿反何用不監憂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莫懲嗟才何反遭哥反詳羊反息浪反

弘多民言無嘉憯叶子感反不聿以亂匪其心則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毗叶蒲眉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昊天不宜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列反俾民心闋古穴反叶胡決反祖音胙降此鞫九六反凶訩況甫反昊天不傭反敷降此罪

天不傭反敷降此罪君子如怒是違賦也傭均敷徧也言昊天不均徧降此寇亂之罪君子如此則小人降災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怒小人無所違違去也○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叶於宜反何反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叶遭哥反喪才何反乃眚不解反

不寧憂心如醒星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

不寧憂心如酲丁反亂靡有定叶唐韻反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叶徒徑

者則王心之藏也誰與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改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將其當矣

去声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此爲幽王之詩幽王之世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瘋音凡憂以痒音羊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也瘋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大也寖漸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臧舉臧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叶下反好言自口反下同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

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求聘於周爲桓王之世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皆不可知

節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音詹○賦也節南山山名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瞻視也○興也言節南山維石巖巖然其高大以興尹氏赫赫然其顯盛民俱爾視以興尹氏之權勢人皆仰之也

天方薦瘥音嗟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音慘不懲不思戾反其德○薦重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戾定也○言天方重降病喪亂甚多民言無善曾不止不思定其德也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毘俾民不迷不宜空我師○秉執均平也毗輔也迷惑也宜當空窮也師衆也○言尹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當窮我衆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音抵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平謂何天盖高不敢不局音跼天盖厚不敢不蹐音脊○大師三公也氐本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言尹氏爲大師維周之本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當平謂何天盖高不敢不曲天盖厚不敢不累足

昊天不傭音庸降此鞫居六反凶民靡有夷平也鞫窮也夷常也○言昊天不平降此窮凶之民使無有常也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民靡有定宜空我師○戾定也宜當空窮也師衆也○言昊天不惠降此大定之民使無有定當空窮我衆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躬親仕事也罔無式用夷平已止殆近也○言王不躬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事勿無君子用平已之道以止小人之近也

尹氏不吊不弔也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吊弔至也覆反也正長也○言尹氏不弔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反怨其長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音凶訩亂也○家父周大夫名誦謂此詩也究窮訩亂也○言家父作此詩以窮王之亂也

式訪問之以相亦孔之戚嗟我兄弟邦君諸侯莫肯用訊問也相視戚憂也○言王式訪問之以相視亦甚可憂嗟我兄弟邦君諸侯莫肯用訊問之以相視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乃勞于謀用孔之固○勞憂也固堅也○言家父作此詩以窮王之亂乃憂于謀用甚之堅固也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音鎖瑣姻亞則無膴音武膴大也瑣姻亞皆小人之貌○言王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姻亞則無大也

昊天不傭降此鞫問既多駕言出游以極我擾○駕言出游極擾皆憂也○言昊天不平降此窮凶之民使問既多駕言出游以極我憂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酲病酒也成平也○言家父作此詩以窮王之亂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平不自爲政卒勞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尚音上平聲○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尚平也○興也言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尚平以興尹氏之政不平也

我瞻四方蹙蹙音促靡所騁○蹙蹙縮小貌騁極也○言我瞻四方蹙蹙然小而無所極以興尹氏之權勢日削而無所騁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茂盛懌悅也○言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也

如相酬矣○言如相酬矣

昊天不佣降此大戾君子如夷惡人如屆○佣均屆至也○言昊天不均降此大戾君子如夷惡人如屆也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姻亞則無膴○言王弗問弗仕事勿無君子用平已之道以止小人之近瑣姻亞則無大也

昊天不傭降此鞫問既多駕言出游以極我擾○言昊天不平降此窮凶之民使問既多駕言出游以極我憂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言家父作此詩以窮王之亂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平不自爲政卒勞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尚平○言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尚平以興尹氏之政不平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言我瞻四方蹙蹙然小而無所極以興尹氏之權勢日削而無所騁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亦○言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也

如相酬矣○言如相酬矣

昊天不佣降此大戾君子如夷惡人如屆

如字輸爾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子演反○比也兩則泥滯而車易以險也載載車所載也伯或者之字也○箋氏曰輸如今人縛扶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墜也輻車也將送也言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不窘陰君子又不窘陰君子求助於賢臣而後載之既墮而後載伯未危故難不至及矣音釋墮音隳載之既墮而後載伯以危故難不至及矣

○無棄爾輔負云音于爾輔羊乃反叶節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比也負益也數顧視也輻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所載而踰於險絕若其僕則不陸爾所載則不能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見言禍亂之及己易以險也○箋氏曰輻車方六反叶屢顧爾僕不輸爾

載叶節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比也負益也數顧視也輻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所載而踰於險絕若其僕則不陸爾所載則不能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見言禍亂之及己易以險也○箋氏曰輻車方六反叶屢顧爾僕不輸爾

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洛音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灼音憂心惨惨七感反七感反當作念國之為虐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

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洛音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灼音憂心惨惨七感反七感反當作念國之為虐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

不詩其

殷賦也治比皆合也云統也殷殷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亦殷合以比統其隊里治澤其昏姻而成獨殷殷然亦炤然而無所逃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亦以合比統其隊里治澤其昏姻而成獨以自厚乎

殷賦也治比皆合也云統也殷殷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亦殷合以比統其隊里治澤其昏姻而成獨以自厚乎炤然而無所逃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音釋比毗志

音釋比毗志

其濟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

其濟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

念國之為虐

念國之為虐

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陰亢陽而不臧若能用善人故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月食則維其常日食則維其常矣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陰亢陽而不臧若能用善人故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月食則維其常日食則維其常矣

音釋臧才郎反

音釋臧才郎反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郎戶反四國

郎戶反四國

爗爗反丁歷震雷也爗爗雷電光貌○崩高岸為谷陵谷變遷也高岸崩陵故為谷○言非常之變也

爗爗反丁歷震雷也爗爗雷電光貌○崩高岸為谷陵谷變遷也高岸崩陵故為谷○言非常之變也

音釋爗爗反丁歷

音釋爗爗反丁歷

崩高岸為谷

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憯反七感反當作曾莫懲反

憯反七感反當作曾莫懲反

電不寧不令叶經反盧百川沸騰山冢崒反祖恤反崩高岸為谷

電不寧不令叶經反盧百川沸騰山冢崒反祖恤反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憯賦也莫懲也○言小人故為此不善之政不用善人故為其常日食不臧者陰亢陽而不臧若能用善人故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月食則維其常日食則維其常矣

憯賦也莫懲也○言小人故為此不善之政不用善人故為其常日食不臧者陰亢陽而不臧若能用善人故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月食則維其常日食則維其常矣

音釋憯賦也

音釋憯賦也

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疑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歎之池〇維曰于仕音里反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里反亦云可使怠及朋友叶羽已反〇賦也仕事棘急殆危也當是時不知仕之急且危也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時王耳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〇言朝廷無可使之人皆曰性仕耳未有室家胡反鰥思詞叶古頑反泣血叶虎穴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家以拒之則怨歸于己矣〇賦也鰥獨也用詩人自謂居者能而仕之多怠如此則然所謂無家者蓋其所謂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反馮皮冰河叶一如字薄氷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戰戰恐也兢兢戒也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氷恐陷也○衆人之憂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憂遠而難見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旻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
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在大雅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小宛小弁雅者弁關焉而其小者猶謂之小雅孔子刪之矣篇去其大
小旻即川其舊也
去起呂反別彼列反

旻閔也二人父母也○此詩之謀故言彼宛然小鳥飛而兄至于天矣則人夫莫不相戒是以為端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發旦也二人父母也○此詩之謀故言彼宛然小鳥飛而兄至于天矣則人夫莫不相戒是以為端

飛矣天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
興也宛小貌鳴鳩鴟鴞也翰羽也言小鳥亦能自力高飛以避矰弋之害況人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而不可得故憂傷而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也

人之
齊聖愛酒溫克彼汲汲小人
齊側皆反溫於本反汲音急
齊聖酒溫克汲汲皆小人之所為也

命不又為叶夷益反又音佑
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
命不又為其也又復也言天命已去將不復反也○言肅肅聖人通明而克勝也富多也言各敬爾儀

生時不善詩何不祥至是也【音義】貴反末扇○菀音鬱彼柳其鳴
蜩音條螓音堂呼恵反有濯千罪反者淵崔音萃鬼反淵深乎計反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叶舉喟反
盛貌螓蟬也喈聲也淵深貌也届至也遑暇也假寐不脫衣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淵萑雚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
至乎是以憂之深昔僊假寐而今不暇也【音義】詩氏易反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維之朝雉古豆反尚
求其雌叶千咨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
之知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雄鳴也壞病也雉疾而飛留其群也
雉雖不知求其妃匹尚猶鳴以喻己雖不知而無枝以慰之
○相息亮反彼投兎尚或先蘇音酥晉反之行有死人尚
墓音暮觀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寧莫之
相視投奔行道壙塗也壙塗或有哀其窮而先救之者道有死人尚或
有悲傷之心況君子秉心維忍之心之憂矣寧莫之
知乎興也伎伎猶病也寧猶何也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人
之木樂辭而無枝提以喻己憂之而人莫知也【音義】提音
○相息亮反彼投兎尚或先蘇音酥晉反之行有死人尚
墓音暮觀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寧莫之
相視投奔行道壙塗也壙塗或有哀其窮而先救之者道有死人尚或
有悲傷之心況君子秉心維忍之心之憂矣寧莫之
知乎興也伎伎猶病也寧猶何也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人
之木樂辭而無枝提以喻己憂之而人莫知也【音義】提音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余五叶羽舉反其至孝【音義】且子余反
天已威叶罔反予慎無罪叶徐姊反昊天泰無辜慎予
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不平我王不聽匪降自天
搆禍由人孔填我寧我仕叶鋪賢反孔疚不已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余五叶羽舉反其至孝【音義】且子余反
天已威叶罔反予慎無罪叶徐姊反昊天泰無辜慎予
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不平我王不聽匪降自天
搆禍由人孔填我寧我仕叶鋪賢反孔疚不已
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已賊也遄疾也已止也
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沮賊也遄疾也沮止也
君子屢盟叶良反亂是用長叶直丈反良反君子信盜亂
君子屢盟叶良反亂是用長叶直丈反良反君子信盜亂
是用暴盜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洽音恰比音毗其德
是用暴盜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洽音恰比音毗其德
共音恭維王之邛叶渠容反其恭敬反○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堅
共音恭維王之邛叶渠容反其恭敬反○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堅
持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持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長矣君子信讒則進邛病也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
長矣君子信讒則進邛病也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
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
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
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
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
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
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
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
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
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
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
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
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
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
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
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
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
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
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
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
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
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
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
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
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
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
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
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
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
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
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
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
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
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
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
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
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
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
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
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
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
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
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
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
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
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
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
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
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
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
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
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
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
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
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
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
信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
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
能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
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
讒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
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
堅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
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
則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
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
固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
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
亂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
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
其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
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
是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
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
德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
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
用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
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或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
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
暴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
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
讒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
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
盜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
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
人間之則王之病而亂興矣君子信讒則亂是用暴盜
以爲虐則進矣然此讒之人不能堅固其德或讒人

望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寸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兎遇犬獲叶韻郭反之數道莫安也毚奕奕寬閑也躍躍跳疾貌蔑沒也○奕奕寬閑也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道莫安也躍躍跳疾貌蔑沒也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毚兎遇犬獲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荏而甚染柔木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毚兎遇犬獲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荏而甚染柔木君子所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硕言出自口五反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柔木桐椅之屬簧貌可用者也謂善言也顏厚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往來行言則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不知恥焉用辨之厚不知恥也○彼何人斯居音記叶叶居希反河之麋音眉無拳職爲㠯階叶居奚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記叶叶居希反何人斯賦也何人斯也斯此也孔甚之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此也孔甚之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此也孔甚之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

鼓鐘也好書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故爲壞耳之聲淒淒然而見矣女則入也醜然有西日與人相視無歡樂之時豈有情終不可測哉是以深拙此好歌以寫憂耳反側作此好歌以寫憂耳反側皮肌其寒如栗栗戰貌江沿吟水智

何人斯章章六句

一名蜮江沿吟水智

何人斯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先刺造讒者

其心孔艱大也艱難也謂大人耳王氏曰大故也謂人故也謂公然之也示以所疑而已不著其譖也告以所疑而已不著其譖也告之來俾我祇也祇適也俾使也使其悔悟更以善意從我不爲已甚豈若小人絕人逃則醜丈夫固所惡也雖人不絕己己則絕人逃則醜丈夫固所惡也雖人不絕己己則絕人逃則醜丈夫固所惡也雖人不絕己己則

比也蔡牡蒙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青花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莽病也青糧反蔫於建反○餅之罄罄維罍之恥鮮息淺反小罍大皆罰器也罄盡鮮寡恥也○言餅貧於罍而罍貧餅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觸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父兮生我母兮鞠音菊我拊音撫我畜喜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也拊拊循也生者本其氣也畜養也育覆育也顧反覆也腹懷抱也循拊循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音釋芳六反覆之覆○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音曷○興也烈烈則飄風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音曷○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日暴風不止興讒人交亂不已也

蓼莪六章章四句

蓼莪音陸蒿音薧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篇之義備矣後人述之不能及也劬勞未嘗不三復讀之未嘗不流涕也說文引詩作瞿瞿勞病也蓼莪者莪已長大蓼蓼然也莪蒿似艾青白色生下濕地莪已長大則與蒿無別蓼蓼然長大貌興也興者莪蒿尚蓼蓼然長大而人反不如莪蒿之得遂其生也蓼音六劬其俱反瞿音劬○興也瞿瞿猶劬劬也勞病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音曷○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日暴風不止興讒人交亂不已也

小明五章章八句

晉王哀以父死非其罪海讀詩至此三復流涕故作是詩也

小明大明也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君子之道無所不明焉小臣不得於君而作是詩也

我征徂西舟人告我以不戒舟人私人皆西人也徂西人京師之人也熊氏曰自東而西故曰徂西舟人私人也熊是裘言富也私人皆西人也私人舟人也舟人熊羆是裘之人也熊羆是裘叶渠之反○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東人諸侯之人京師之人也以其將兵役而至京師故曰東人諸侯之人也京師人人也

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賦也百僚官試用也言天子之官試用於我東人也

人之子心憂日瘁叶子恤反○賦也瘁病也

人之子職勞不來叶音賚○賦也職主也來勞來慰撫也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賦也粲粲鮮盛貌舟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屬也

私人小臣不均叶居匀反○賦也均平也言小臣不平其職事也

嘉魚之什十篇

嘉魚六章章四句

嘉魚烝然罩音罩罩音卓叶音灼烝然汕音訕之音釋平聲四同○興也烝然衆多貌罩取魚竹器也汕取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之音釋平聲四同○興也南有嘉魚烝然汕之言南有嘉魚則烝然汕之也

翰音戾天者雖鼎烹不以薦其常矣雖音綏○興也翰音雞也戾至也雞雖鼎烹不以薦其常矣

鴛鴦羽毛有時而乾鴛鴦匹鳥也羽毛有時而乾興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則旨且多

魚麗六章章四句

魚麗于罶音柳魚麗于罶魴音房鱨音常○興也麗歷也罶曲梁寡婦之笱也魴魚名似鯉而大鱨魚名似鯉而小

魚麗于罶魴音房鱨音常魚麗于罶則魴音房鱨音常魚麗于罶則魴鱨亦在罶矣興也魴鱨亦在罶矣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多矣維其嘉矣興也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興也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南陔六章章四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之什十篇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菅音姦之子指幽王也俾使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音由叶音遊○興也英英白貌天步猶言時運也猶謀也

滮音標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興也滮池水名在鎬京西北流入於昆明池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嘯蘇吊反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樵才遙反卬我也烘燎也煁竈也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鍾音終宮聲聞于外興也鍾聲和宮聲大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鍾音終宮聲聞于外淮有三洲憂心且悲興也淮有三洲憂心且悲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音由叶音遊○興也淑善也猶謀也

有兔斯首六章章四句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燔炮燕皆祭祀賓客之禮也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王在鎬京王在鎬京豈樂飲酒王在鎬京豈樂飲酒興也王在鎬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有頒其首興也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有頒其首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有那其居興也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有那其居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音叔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筐方筥圓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筐方筥圓興也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筐方筥圓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興也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

雨無正之什十篇

雨無正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雨也無正大雨也無正興也雨無正大雨也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興也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興也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興也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昊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音捨彼有罪既伏其辜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興也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興也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興也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興也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

小旻六章章八句

小旻音閔旻閔天也小旻小旻興也小旻小旻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興也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是用不集發言盈庭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興也是用不集發言盈庭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熱逝不以濯誰敢執熱逝不以濯興也誰敢執熱逝不以濯誰敢執熱逝不以濯

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興也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興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小宛興也小宛小宛

宜岸宜獄宜岸宜獄興也宜岸宜獄宜岸宜獄

題彼脊令題彼脊令興也題彼脊令題彼脊令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興也交交桑扈交交桑扈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小弁興也小弁小弁

維桑與梓維桑與梓興也維桑與梓維桑與梓

君子信讒君子信讒興也君子信讒君子信讒

君子不惠不舒君子不惠不舒興也君子不惠不舒君子不惠不舒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巧言興也巧言巧言

亂之初生亂之初生興也亂之初生亂之初生

君子信盜君子信盜興也君子信盜君子信盜

何人斯八章章八句

何人斯何人斯興也何人斯何人斯

胡逝我梁胡逝我梁興也胡逝我梁胡逝我梁

不入唁我不入唁我興也不入唁我不入唁我

祇攪我心祇攪我心興也祇攪我心祇攪我心

巷伯七章章八句

巷伯巷伯興也巷伯巷伯

寺人孟子寺人孟子興也寺人孟子寺人孟子

緝緝翩翩緝緝翩翩興也緝緝翩翩緝緝翩翩

谷風之什十篇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谷風興也谷風谷風

維山崔嵬維山崔嵬興也維山崔嵬維山崔嵬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蓼莪六章章四句

蓼莪音陸蒿音薧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篇之義備矣後人述之不能及也劬勞未嘗不三復讀之未嘗不流涕也說文引詩作瞿瞿勞病也蓼莪者莪已長大蓼蓼然也莪蒿似艾青白色生下濕地莪已長大則與蒿無別蓼蓼然長大貌興也興者莪蒿尚蓼蓼然長大而人反不如莪蒿之得遂其生也蓼音六劬其俱反瞿音劬○興也瞿瞿猶劬劬也勞病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音曷○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日暴風不止興讒人交亂不已也

小明五章章八句

晉王哀以父死非其罪海讀詩至此三復流涕故作是詩也

小明大明也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君子之道無所不明焉小臣不得於君而作是詩也

我征徂西舟人告我以不戒舟人私人皆西人也徂西人京師之人也熊氏曰自東而西故曰徂西舟人私人也熊是裘言富也私人皆西人也私人舟人也舟人熊羆是裘之人也熊羆是裘叶渠之反○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東人諸侯之人京師之人也以其將兵役而至京師故曰東人諸侯之人也京師人人也

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賦也百僚官試用也言天子之官試用於我東人也

人之子心憂日瘁叶子恤反○賦也瘁病也

人之子職勞不來叶音賚○賦也職主也來勞來慰撫也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賦也粲粲鮮盛貌舟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屬也

私人小臣不均叶居匀反○賦也均平也言小臣不平其職事也

嘉魚六章章四句

嘉魚烝然罩音罩罩音卓叶音灼烝然汕音訕之音釋平聲四同○興也烝然衆多貌罩取魚竹器也汕取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之音釋平聲四同○興也南有嘉魚烝然汕之言南有嘉魚則烝然汕之也

翰音戾天者雖鼎烹不以薦其常矣雖音綏○興也翰音雞也戾至也雞雖鼎烹不以薦其常矣

鴛鴦羽毛有時而乾鴛鴦匹鳥也羽毛有時而乾興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則旨且多

魚麗六章章四句

魚麗于罶音柳魚麗于罶魴音房鱨音常○興也麗歷也罶曲梁寡婦之笱也魴魚名似鯉而大鱨魚名似鯉而小

魚麗于罶魴音房鱨音常魚麗于罶則魴音房鱨音常魚麗于罶則魴鱨亦在罶矣興也魴鱨亦在罶矣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多矣維其嘉矣興也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興也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南陔六章章四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之什十篇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菅音姦之子指幽王也俾使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音由叶音遊○興也英英白貌天步猶言時運也猶謀也

滮音標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興也滮池水名在鎬京西北流入於昆明池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嘯蘇吊反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樵才遙反卬我也烘燎也煁竈也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鍾音終宮聲聞于外興也鍾聲和宮聲大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鍾音終宮聲聞于外淮有三洲憂心且悲興也淮有三洲憂心且悲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音由叶音遊○興也淑善也猶謀也

有兔斯首六章章四句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燔炮燕皆祭祀賓客之禮也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興也有兔斯首燔音煩之炮音庖之燕音宴君子萬壽及爾公侯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王在鎬京王在鎬京豈樂飲酒王在鎬京豈樂飲酒興也王在鎬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有頒其首興也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有頒其首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有那其居興也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有那其居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音叔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筐方筥圓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筐方筥圓興也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筐方筥圓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興也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

雨無正之什十篇

雨無正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雨也無正大雨也無正興也雨無正大雨也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興也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興也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興也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昊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音捨彼有罪既伏其辜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興也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興也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興也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興也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正大夫離居莫知其尤

小旻六章章八句

小旻音閔旻閔天也小旻小旻興也小旻小旻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興也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是用不集發言盈庭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興也是用不集發言盈庭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熱逝不以濯誰敢執熱逝不以濯興也誰敢執熱逝不以濯誰敢執熱逝不以濯

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興也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興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小宛興也小宛小宛

宜岸宜獄宜岸宜獄興也宜岸宜獄宜岸宜獄

題彼脊令題彼脊令興也題彼脊令題彼脊令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興也交交桑扈交交桑扈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小弁興也小弁小弁

維桑與梓維桑與梓興也維桑與梓維桑與梓

君子信讒君子信讒興也君子信讒君子信讒

君子不惠不舒君子不惠不舒興也君子不惠不舒君子不惠不舒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巧言興也巧言巧言

亂之初生亂之初生興也亂之初生亂之初生

君子信盜君子信盜興也君子信盜君子信盜

何人斯八章章八句

何人斯何人斯興也何人斯何人斯

胡逝我梁胡逝我梁興也胡逝我梁胡逝我梁

不入唁我不入唁我興也不入唁我不入唁我

祇攪我心祇攪我心興也祇攪我心祇攪我心

巷伯七章章八句

巷伯巷伯興也巷伯巷伯

寺人孟子寺人孟子興也寺人孟子寺人孟子

緝緝翩翩緝緝翩翩興也緝緝翩翩緝緝翩翩

谷風之什十篇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谷風興也谷風谷風

維山崔嵬維山崔嵬興也維山崔嵬維山崔嵬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興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言波織女不能成報
啓明長庚天畢者亦
知天亦無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已是則
若我何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畢星是則
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揭反揚也
二星必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北
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
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引其舌不可以簸揚
而西柄既不可以挹酒漿而反若有所挹取於東
亦若助西人而見困其怒之詞也是天
商雙四星在箕東方宿二星為舌商斗六星其
六在箕徼垣內其一星在北方宿二星為舌南斗六星其一在
外運乎天中周旋反迴也臨制四方○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滅反
大東七章章八句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
公子行彼周行既平既直既砥既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在東方大東在東方杼柚機持緯者糾糾
猶繚繚也葛屨夏用之履霜冬用之佻佻薄也
公子諸侯之子也行道也砥矢皆平直也睠
反顧也潸流貌○言小東大東杼柚皆空
糾葛屨皆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平
既直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
公子行彼周行既平既直既砥既矢君子所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滉里反止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謂仕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已故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補反○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謂仕者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供夕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所律反）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胡田反）（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言獨勞而自言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四牡彭彭（音旁）八鸞鏘鏘（音七羊）王事傍傍（步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子亮反）旅（音同）四方（賦也彭彭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息也嘉善也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行也旅衆也言王之以我善我者善我未老而使我行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旣（音）奉（扶隴反）我（叶五紅反）馬旣（音）同（徒紅反）四牡旣（音）調（徒釣反）四騏（音）翼翼（音）以（羊洧反）閑（音）習（似入反）（旣奉我馬旣同四牡旣調四騏翼翼以閑習言其馬之良且習也）

駪（所臻反）駪征夫每懷靡及（其依反）（駪駪衆多貌征夫行役之人每懷靡及言不暇及親也）

漸（子廉反）漸山石（叶時灼反）維（以）其卑（賦也漸漸山石高大貌維以其卑而人得升之興也）

武夫（音扶）洊（在薦反）至（叶脂利反）（武夫洊至言武夫相繼而至也）

嘽（昌單反）嘽（音）喘（昌兖反）（嘽嘽喘喘衆多而氣息不屬也）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於粉反）于群小（賦也悄悄憂貌慍於群小言爲群小所慍也）

小明三章章十二句

或燕（於見反）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滑過反）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賦也燕燕安息貌瘁勞也事國言從事於王國也言或安息或勞苦或偃在牀或行役不已也）

或不知叫號（叶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其俱反）或棲（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賦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容也）

或湛（丁含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其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叶宜寄反）（湛樂也咎過也出入風議言於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叶直珍反）無思百憂祇自疧（丑知反）兮（叶胡雞反）無將大車維（以）塵雍（於容反）兮無思百憂不出于（叶羽俱反）類（古沒反）兮（賦也將進也祇適也塵久而病生也疧病也類善也）

無將大車祇自兪（羊朱反）兮無思百憂祇自底（丁禮反）兮無將大車維（以）肘（陟柳反）兮無思百憂不出于頭（叶時灼反）兮（兪進也底至也肘病也頭病之甚也）

無將大車祇自重（直龍反）兮無思百憂祇自恐兮（叶虎鳩反）（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十句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一句　一百一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七羊反將將聲也淮水湯湯音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縣入海湯湯水盛貌懷思允信也此周人思文王之詩也文王既沒而思其德之不忘也淮水之上為流遠之○鼓鍾欽欽皆音琴欽欽聲也淑善也琴瑟在堂堂在下同音其和也雅二瑟相和而人樂之○鼓鍾伐鼛音皋大鼓也鼛氏周禮作皋鼛云皋鼓尋有四尺二寸謂之鼛伐擊也淮水盛也此言湯伐桀之事也○鼓鍾欽欽鼓聲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謀也淮上也舒言三洲水流也於淮上也舒動遷也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沿于之文王之德動遷若此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樂書鼓有節鼓而兩端下見宿現也○鼓鍾欽欽鼓聲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淮水湝湝音皆水流貌也湝湝猶湯湯也憂心且悲悲傷也○鼓鍾欽欽鼓聲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謀也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妯動也○鼓鍾欽欽鼓聲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淮水湝湝皆音皆水流貌也湝湝猶湯湯也憂心且悲悲傷也○鼓鍾欽欽鼓聲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謀也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妯動也○鼓鍾四章章五句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闕其訓詁名物而畧以曰氏畧之

棫樸薪之棫于逼反白桵也樸叢生也薪之烝之烝升也木可薪者衆多則可烝以興人才衆多則可以興王業也○棫樸薪之烝之烝升也木可薪者衆多則可烝以興人才衆多則可以興王業也○棫樸薪之烝之烝升也木可薪者衆多則可烝以興人才衆多則可以興王業也○棫樸薪之烝之烝升也木可薪者衆多則可烝以興人才衆多則可以興王業也○棫樸四章章五句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闕其訓詁名物而畧以曰氏畧之

旱麓瑟彼玉瓚黃流瑟所櫛反玉瓚黃流祭器也瑟鮮絜貌也瓚以圭為柄以玉為杓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黃目黃流秬鬯也○

義作斯而音機恩彼亦作助句末論語言不可以若是其幾同葬秋總見定元年追音假玉注音作賜也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鍾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于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鍾鼓送尸神保聿歸叶居希反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叫息遺反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利成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主人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尸謖而出入奏肆叶音悸祭毕反也神醉而尸出入奏肆反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組所以薦賓客之俎也燕以徹俎燕私之意也不遲久也敏疾也留與之燕以盡私恩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羊汲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久反孔惠孔時維孝孫勿替引之天命反引之子子孫孫庶幾夙夜以奉尸祭祀永錫祚胤

○祭以清酒從以騂剛反牲載燔芳煩反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徂位祭事既畢也利成言孝子之利養成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羊汲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久反孔惠孔時維孝孫勿替引之天命反引之子子孫孫庶幾夙夜以奉尸祭祀永錫祚胤

○祭以清酒從以騂剛反牲載燔芳煩反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徂位祭事既畢也利成言孝子之利養成也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鍾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于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鍾鼓送尸神保聿歸叶居希反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叫息遺反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利成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主人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尸謖而出入奏肆叶音悸祭毕反也神醉而尸出入奏肆反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組所以薦賓客之俎也燕以徹俎燕私之意也不遲久也敏疾也留與之燕以盡私恩

不然則粒米狼戾不知物而慢棄之乎○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反以其騂黑與反○騂赤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性又驩把四方之神而賛禘焉馬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叶筆力反○景大也祈大福也

大田四章章八句

文故或疑此雖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介景福上下之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茨音咨叶疾資反○瞻上聲○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猶言其福祿之隆宜其車馬之盛也

六軍既備天子之事也諸侯美天子六軍之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而戎服而起也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妹韐音合天子六軍之韐也韎韐茅蒐染色也韐所以韠其事之服也蔥赤靺韐作猶起也六師既備天子命諸侯以出征伐於是韎韐有奭奭赤貌

猶厲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而比也家室猶言室家○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賦也同

裳裳者華其葉湑湑思呂反又息呂反鹿鳴之什叶上聲○興也裳裳猶堂堂盛貌湑湑猶蓁蓁也陳氏云古本安定之俗蓋以咨嗟詠歌之則其音節自然流美見樂之純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湑然而盛矣興賢宜矣我覯之子則其有譽矣覯古豆反○此天子美諸侯之辭也覯見也譽稱也言我見此賢人則其有稱譽之如此則其有治功全相似○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叶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慶羊反○賦也言其車馬衣服之盛也

我覯之子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典也叶羽敏反○駱白馬黑鬣也轡所以御馬者言其車馬之盛○左叶祖戈反之左同上之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同上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則無所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祐侯古反○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相也祐福也言交交桑扈則有文章之緝言交交桑扈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君○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甲郢反○興也領頸羽藏也言其頸羽藏文章也屏蔽也言諸侯皆以為蔽也蓋任方伯之職者也萬邦之屏見下章受福不那何多也不儺難去聲也言其受福豈不多乎其實不儺不難也那去聲後放此○兕古外反觥古橫反其維何維兕觥也所以飲也言其所飲者維何乎亦以兕觥而已蓋戒其貪也○之屏之翰見反○之翰見反○百辟為憲不戾莊立不愆去乃反不忘叶音忘以當權難慎那多也不戾戾也不愆過也言其受福豈不多乎其實不慎不當其受福也不忘不失古語声急而然也宜也○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苦回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何叶居宜反○興也頍弁皮弁嘉美也藉也鴛然有文章也詞若福也君子指諸侯也言諸侯之有文章者伊維也爾汝也殽骨體也嘉則旨矣○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期甫延反他人是願期甫叶滿補反○興也期甫男子之美稱也願慕也言其慕他人也蓋亦以比諸侯之有文章者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樂胥○興也時善也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憂心怲怲皮命反又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向期甫叶才浪反○興而興又比也臧善也怲怲憂盛滿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憂心悄悄反兵旺反慍於群小小人所譖君子見讒而憂也悄悄憂貌慍於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阮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苦回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何叶居宜反○興也頍弁皮弁嘉美也藉也鴛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也言諸侯之有文章者伊維也爾汝也殽骨體也嘉則旨矣○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期甫延反他人是願期甫叶滿補反○興也期甫男子之美稱也願慕也言其慕他人也蓋亦以比諸侯之有文章者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樂胥○興也時善也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憂心怲怲皮命反又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向期甫叶才浪反○興而興又比也臧善也怲怲憂盛滿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憂心悄悄反兵旺反慍於群小小人所譖君子見讒而憂也悄悄憂貌慍於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阮

桑扈四章章四句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祐侯古反○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也言諸侯之有文章者也胥相也祐福也言交交桑扈則有文章之緝言交交桑扈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甲郢反○興也領頸羽藏也言其領羽藏文章也屏蔽也言諸侯皆以為蔽也蓋任方伯之職者也萬邦之屏見下章受福不那何多也不儺難去聲也言其受福豈不多乎其實不儺不難也那去聲後放此○兕古外反觥古橫反其維何維兕觥也所以飲也言其所飲者維何乎亦以兕觥而已蓋戒其貪也○之屏之翰見反○百辟為憲不戾莊立不愆去乃反不忘叶音忘以當權難慎那多也不戾戾也不愆過也言其受福豈不多乎其實不慎不當其受福也不忘不失古語声急而然也宜也○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

桑扈四章章四句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祐侯古反○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也言諸侯之有文章者也胥相也祐福也言交交桑扈則有文章之緝言交交桑扈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甲郢反○興也領頸羽藏也言其領羽藏文章也屏蔽也言諸侯皆以為蔽也蓋任方伯之職者也萬邦之屏見下章受福不那何多也不儺難去聲也言其受福豈不多乎其實不慎不當其受福也不忘不失古語声急而然也宜也○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苦回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何叶居宜反○興也頍弁皮弁嘉美也藉也鴛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也言諸侯之有文章者也伊維也爾汝也殽骨體也嘉則旨矣○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期甫延反他人是願期甫叶滿補反○興也期甫男子之美稱也願慕也言其慕他人也蓋亦以比諸侯之有文章者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樂胥○興也時善也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憂心怲怲皮命反又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向期甫叶才浪反○興而興又比也臧善也怲怲憂盛滿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矣兄況君子憂心悄悄反兵旺反慍於群小小人所譖君子見讒而憂也悄悄憂貌慍於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阮

無徒人亦當歲以相喜樂也〇依彼平林集維鷮音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叶居反教音交反鷮音驕說文云鷮走而且鳴其尾長丈餘雉屬也小於翟大於鵠也翟尾長尺餘雄鳴則尾上指天雌鳴則垂下指地彼平林則有集維鷮矣碩女則以令德來教且善而恍惚之事以式燕且喜好呼報反下同〇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爾無酒食則我有之爾無德音則我不聽爾雖無酒食我有之爾雖無德音我不聽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下同式歌且舞音無也嘉殽美饌以與女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美饌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〇陟彼高岡析其柞才洛反新叶音斯析其柞薪薪音新其葉湑思呂反湑盛貌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其葉湑湑我觀爾我心寫兮寫去聲下同兮叶音虛何反下同我心寫兮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嘉殽美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音無陟彼高山言采其蝱音萌蝱貝母也可以療疾令人不憂愁言采其蝱則我心寫矣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嘉殽美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山言采其蝱蝱貝母也可以療疾令人不憂愁言采其蝱則我心寫矣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嘉殽美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山言采其萑音丸萑鴟頭也可以明目去惡鳥也言采其萑則我心閒矣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嘉殽美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山言采其蘭蘭香草也可以去濕氣生下濕地葉似蘭而香也言采其蘭則我心安矣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嘉殽美德與女式歌且舞

車舝五章章六句

舝音轄叶音頡舝乃八反轄也音義同舝舝音頡叶音頡舝乃八反轄也音義同舝舝音頡叶音頡舝乃八反轄也音義同舝舝音頡

酒孔嘉叶佑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賦也號呼謔浪笑傲側俱反謔浪戲也傲慢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至若此是其態度不止也出入顛倒言醉者之狀舉動失儀孔甚可惡也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善也賓醉而入則與後入者俱有過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之失德如此則無復有儀矣○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耶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察息亮反怠叶徒改反傲言是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古二反羖羊也○賦也童羖無角之羊必無之物也羖音古雅反又音格又多故反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四句

燕禮也射禮既畢而燕賓與群臣飲酒之時樂工歌此詩以為燕樂之節也○毛氏亨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

飲酒溫克彼昭反又於運反溫克謂和柔而能自持也古者飲酒必立監觀其能否而為之節監古銜反觀古玩反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則過而不止也臧善也醉而過則反其善而為惡矣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醉而出則去其威儀而為人所惡矣醉之言卒也醉而出口不能復入門而去卒其威儀也醉而出門不知立於車上而墮則必有死傷之禍矣醉而不出則或醉或否醉者或善或惡不自知也醉而不出則或溺於酒或惑於色或佚於遊或樂於德或過差而不自反也醉而出入則或妄動或妄言或妄為或妄歌或妄舞或妄呼或妄號或妄笑或妄譁或妄詈或妄罵或妄怒或妄爭或妄鬬或妄敖或妄奪或妄取或妄與或妄予或妄助或妄惠或妄福或妄禍或妄悔或妄吝或妄過或妄失或妄得或妄德或妄怨或妄親或妄疏或妄喜或妄樂或妄憂或妄悲或妄哀或妄好或妄惡或妄愛或妄憎或妄生或妄死或妄治或妄亂或妄存或妄亡或妄利或妄害或妄義或妄不義或妄是或妄非或妄可或妄否或妄臧或妄不臧或妄美或妄醜或妄貴或妄賤或妄富或妄貧或妄壽或妄夭或妄正或妄邪或妄直或妄曲或妄中或妄不中或妄當或妄不當或妄是或妄非或妄成或妄敗或妄得或妄喪或妄存或妄亡或妄吉或妄凶或妄禍或妄福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章也章文章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常也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猶直留反直如字又音值下同猶謀也臺夫須也緇黑也撮結髮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結髮而緇布冠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撮蓋古者男子皆冠惟賤者不冠而已今則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九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一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二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三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四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五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六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七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八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十九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都人士之什二之二十　變小雅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彼都人士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七活反撮倉括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綢繆束之也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繆束之也其制小而直故謂之綢直蓋古者婦人亦或服之矣○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心苑於粉反結也琇石次玉者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姞尹氏姓也婦人見都人之女賦謂尹氏姞氏之女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垂帶之飾也厲帶之末飾也以爲節上卷然以爲節下卷然音權垂帶而厲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之貌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非也伊維也非維垂帶之故則有餘也○匪伊卷之髮則有虧匪非也虧缺也非維卷髮之故則有缺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憂也我不見女之髮非言不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叶

言我小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改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遠俾我獨兮（比也白華菅茅野菅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此幽王要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作此詩言白華爲菅則白茅束二物至微猶（音搖）須（音遲）於濕（音溼）而俾我獨處於曠野之中以比己雖如菅茅之賤猶必相須爲用今之子之遠而使我獨處則己之不如菅茅甚矣）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老陰之露即其散而下降步行也者也天步猶言時運也艱難也國語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此也英英白雲喻申后露喻褒姒之子不如白雲之露猶能隨而之澤物言雲無散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能不如白雲之露猶能隨而之澤物言雲無散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能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許昭反○北流浸稻田因反以喻之間水多北流須人導大水之脈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導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以使我寵歌傷而念之也）

○嘯（比也嘯蹙也流憂貌）歌傷懷念彼碩人（貌北流豐稻碩人大也）

○樵（比也樵采之人）彼采薪（音新）矣（五胡反）

綿蠻三章章八句

綿蠻（孚煩反）黃鳥止于丘阿（道）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嘗之亨之也）

綿蠻（孚煩反）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

綿蠻（孚煩反）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叶鋪郎反）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賦也獻言奉酒而進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叶滂沸反）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賦也炮毛炙也燔火炙也酢報也賓既卒爵主人又酌而報之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叶滂沸反）君子有酒酌言酬之（賦也酬勸也）

漸漸之石四章章四句

漸漸（並初銜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將帥也遑暇也言經歷險遠不遑朝旦之閒矣今軍在深山而鶴鳴皆以興在林鶴則能鳴而鶴則知矣幽王進褒○鶴在梁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戢斂也）

之不（如也）○有扁（反步典）斯石履之卑（叶補履反）我征徂（反叶喬）西（比也扁卑貌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徂往也西申后所在之處也）

○鶴鳴于（音釋）九（居有反）皋（毛氏曰如其冀也）聲聞于（問音）天（叶鐵因反）

○有鶴在林維其深矣（深幽也）

○有鶴在梁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

之子（指褒姒）于（往）征（行）劬（其俱反）勞（勞苦）我心（也）

○鶴鳴于（音釋）九（居有反）皋（毛氏曰如其冀也）聲聞于（問音）外（矣念己）

○有鶴在林維其深矣（深幽也）

○有鶴在梁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

之子（指褒姒）于（往）征（行）劬（其俱反）勞（勞苦）我心（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大雅三小雅之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諧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聲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歎眾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舊而始受天命則自今觀之其受命蓋以周邦雖舊而始受天命則自今觀之其受命蓋以文王之時乎然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得以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此正相似或疑格字之說理或疑然格也亦通

如此而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孫子也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孫子也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孫子

大聰敏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勢稍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視之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集於其孫子其數不止於此侯維也言勢稍然文王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侯服于周矣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

常服黼冔皇況甫反王之蓋才刃反臣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天子之國曰京周之京師也膚美敏也裸將謂祼享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以為戒也王指成王言商之孫子周之臣屬也

王之邦有子大任之聖以及文王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之事以此及下篇皆為丙午相見之樂詩見上篇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反下同漆音七反徂音俗音○大邦有子俔音賢反下同○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俗語嘆譽之辭也俔賢也言天之妹女而為大邦之賢子所聘定其祥瑞親迎于渭水之上造舟為梁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子之適也不顯顯也言其光明盛大以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追王之詩也追述其首章言古公亶父之事○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于周于京京師也文王生於京而克讀太任之女事者能生武王保右助也相佐也武王所以能為天子者太任之賢有以助之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右之以伐商也

纘音纘繼也繼太王王季之業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因心言其天性也則法也友兄弟也王季之德因心而然能法其兄而與之友也

帝作邦作對時育順帝之心而莫不順天命以此王季之德為可配而對天命以時育之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小心翼翼恭慎畏忌之貌昭明也聿遂也回違也言文王能明事上帝以遂多福之德不違以受方國之命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儀刑法也孚信也言為萬邦所信也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再言之者申上文也

受命既固文王既勤止

既固言已定也勤勞也止語辭也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肆陳也伐大商紂都也會朝清明謂甲子昧爽之時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穆穆深遠之德也於歎美之辭緝熙光明也敬止言無不敬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假大也商之孫子謂紂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服事也

侯于周服天命靡常

侯于周服言已為周之臣服也靡常言無常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殷士殷之臣也膚美敏疾裸將謂灌鬯以祭而助王行事也京京師也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荩臣無念爾祖

厥其作為也常服冕服也黼冔殷冠也荩進也無念爾祖言當念祖之所為也

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永長配合也言當述修其德長言合於天命自求多福於己也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

師衆也駿大易改也言殷之未喪師時其德能配上帝儀當監視殷之所以失天命者大命不可改易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遏絕躬身也言天命之不易汝當戒慎無絕爾身之福祿也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宣昭義問令聞也有虞度也言當宣昭令聞以有度於殷之自天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載事也臭氣也儀刑文王之德萬邦作孚信之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右大雅文王之什十篇

○大明文王有聲皇矣緜思

大明言文王武王之德以及太姒之德也文王有聲言武王之德以及文王之德也皇矣言天之監視下民其章次皆以此及下篇皆為丙午相見之樂詩見上篇

大明文王有聲皇矣緜思

大明言文王武王之德以及太姒之德也文王有聲言武王之德以及文王之德也皇矣言天之監視下民其章次皆以此及下篇皆為丙午相見之樂詩見上篇

大明文王有聲皇矣緜思

大明言文王武王之德以及太姒之德也文王有聲言武王之德以及文王之德也皇矣言天之監視下民其章次皆以此及下篇皆為丙午相見之樂詩見上篇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反下同漆音七徂音俗音○大邦有子俔音賢反下同○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俗語嘆譽之辭也俔賢也言天之妹女而為大邦之賢子所聘定其祥瑞親迎于渭水之上造舟為梁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子之適也不顯顯也言其光明盛大以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追王之詩也追述其首章言古公亶父之事○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于周于京京師也文王生於京而克讀太任之女事者能生武王保右助也相佐也武王所以能為天子者太任之賢有以助之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右之以伐商也

纘音纘繼也繼太王王季之業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因心言其天性也則法也友兄弟也王季之德因心而然能法其兄而與之友也

帝作邦作對時育順帝之心而莫不順天命以此王季之德為可配而對天命以時育之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小心翼翼恭慎畏忌之貌昭明也聿遂也回違也言文王能明事上帝以遂多福之德不違以受方國之命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儀刑法也孚信也言為萬邦所信也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再言之者申上文也

受命既固文王既勤止

既固言已定也勤勞也止語辭也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肆陳也伐大商紂都也會朝清明謂甲子昧爽之時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穆穆深遠之德也於歎美之辭緝熙光明也敬止言無不敬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假大也商之孫子謂紂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服事也

侯于周服天命靡常

侯于周服言已為周之臣服也靡常言無常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殷士殷之臣也膚美敏疾裸將謂灌鬯以祭而助王行事也京京師也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荩臣無念爾祖

厥其作為也常服冕服也黼冔殷冠也荩進也無念爾祖言當念祖之所為也

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永長配合也言當述修其德長言合於天命自求多福於己也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

師衆也駿大易改也言殷之未喪師時其德能配上帝儀當監視殷之所以失天命者大命不可改易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遏絕躬身也言天命之不易汝當戒慎無絕爾身之福祿也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宣昭義問令聞也有虞度也言當宣昭令聞以有度於殷之自天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載事也臭氣也儀刑文王之德萬邦作孚信之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右大雅文王之什十篇

○大明文王有聲皇矣緜思

大明言文王武王之德以及太姒之德也文王有聲言武王之德以及文王之德也皇矣言天之監視下民其章次皆以此及下篇皆為丙午相見之樂詩見上篇

大明文王有聲皇矣緜思

大明言文王武王之德以及太姒之德也文王有聲言武王之德以及文王之德也皇矣言天之監視下民其章次皆以此及下篇皆為丙午相見之樂詩見上篇

細別也條理也實布散而居也戎曰漢油也武治也其田畴也自西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不為也○乃召司空徒御俶擾其邑六反俶始也擾馴也徒掌徒役之事御掌馭之事邑都也六遂之制以萬二千五百家為縣縣有四郊郊外曰甸甸方六十四里甸有六遂遂外曰縣縣方百里縣有四郊郊外曰都都方二百里都有六鄉鄉方百里鄉遂用貢法而異其名耳俶始也擾馴也言始馴其民而教之以耕稼之法也○俶昌六反擾而小反作廟翼翼徒掌反翼翼恭敬貌也廟先祖所居也○乃召司空徒御俶擾其邑俶始也擾馴也言始馴其民而教之以耕稼之法也作廟翼翼徒掌反翼翼恭敬貌也廟先祖所居也

天子之制也戎配大社而後出請之宜以兵社名也宜祭名也○肆不殄厥愠殄絕也愠怒也言大衆有怒其君之心歸而告之也○肆不殄厥愠殄絕也愠怒也言大衆有怒其君之心歸而告之也

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屋極也○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屋極也

其始播百穀播布也○其始播百穀播布也

天降時雨降下也時雨及時雨也○天降時雨降下也時雨及時雨也

我艾我藩艾刈也藩蔽也○我艾我藩艾刈也藩蔽也

百堵皆興堵一丈也五版為堵興起也○百堵皆興堵一丈也五版為堵興起也

鼛鼓弗勝鼛鼓大鼓也長一丈二尺以役鼓役使鼓之也勝堪也○鼛鼓弗勝鼛鼓大鼓也長一丈二尺以役鼓役使鼓之也勝堪也

亦不敢暇暇閒也○亦不敢暇暇閒也

予曰有疏附疏通也附近也○予曰有疏附疏通也附近也

予曰有奔奏奔走也奏進也○予曰有奔奏奔走也奏進也

予曰有禦侮禦防也侮慢也○予曰有禦侮禦防也侮慢也

予曰有烝徒烝衆也○予曰有烝徒烝衆也

予曰有御事御治也○予曰有御事御治也

周王壽考壽考猶言長久也○周王壽考壽考猶言長久也

文王受命文王受天命為西伯也○文王受命文王受天命為西伯也

有此四臣之助而文王由之以興焉○有此四臣之助而文王由之以興焉

大雅

文王之興其興起也○文王之興其興起也

其興也勃焉勃興盛貌也○其興也勃焉勃興盛貌也

自西徂東徂往也○自西徂東徂往也

莫不率從率循從順也○莫不率從率循從順也

以修厥德修治也○以修厥德修治也

於緝熙緝熙光明也○於緝熙緝熙光明也

文王之謀謀事也○文王之謀謀事也

以燕翼子燕安翼敬也子孫也○以燕翼子燕安翼敬也子孫也

武王烝哉烝美也○武王烝哉烝美也

文王孔安孔甚也安安徐也○文王孔安孔甚也安安徐也

子孫保之保守也○子孫保之保守也

無念爾祖念思也○無念爾祖念思也

聿修厥德聿遂也○聿修厥德聿遂也

永言配命永長也言配合也○永言配命永長也言配合也

自求多福求福於己也○自求多福求福於己也

駿命不易駿大也易變也○駿命不易駿大也易變也

命之不易命不可變也○命之不易命不可變也

無遏爾躬遏絕也躬身也○無遏爾躬遏絕也躬身也

宣昭義問宣明也昭著也義善也問聞也○宣昭義問宣明也昭著也義善也問聞也

有虞殷自天有虞度天之所為也殷正也○有虞殷自天有虞度天之所為也殷正也

儀刑文王儀法也刑法也○儀刑文王儀法也刑法也

萬邦作孚孚信也○萬邦作孚孚信也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其也作為也裸灌也將行也常服冕服也黼冔殷冠名也○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厥其也作為也裸灌也將行也常服冕服也黼冔殷冠名也

王之藎藎進也○王之藎藎進也

殷士膚敏膚美也敏疾也○殷士膚敏膚美也敏疾也

裸將于京京大也○裸將于京京大

械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故能作興衆士使之勤於王事二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故能作興衆士使之勤於王家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故能作興衆士使之勤於王國

[音義] 械音戒樸音朴

[振作興起也] 興起衆士不知何人所作則非文王之詩矣

[械樸皆不知何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有以則非文王之德爲人所歸故能作興衆士使之勤於王國之事也]

[械樸皆不知何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有以則非文王之德爲人所歸故能作興衆士使之勤於王國之事也]

[音義] 樸音朴

[樸棫叢生之木也] 興也

[興也] 興也

[興也] 興也

[興

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政周之地与大王為居宅也音釋眷音倦音金氏曰眷發好之貌○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蓄莊持反其慤羽計反

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樸丑貞反其椓紀劣反居反檿之剔它歷反之其檿烏劒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古志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也拔之者使疏遠也翳自斃正直得宜也或曰小木蒙密者也脩平皆立死之貌也蓄木生者也刜除也揉可為杖者也檉河柳也樸叢生也脩行生也朕膝節也以喻枝葉交除而為杖也檉亦赤色生河濱枝葉可為弓幹詳或曰串夷也串夷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也混夷駾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駾矣叶虞反則友其兄叶況反則篤其慶叶祛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叶王反則篤其慶叶祛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錫與也篤厚也慶善也光寵也言王季因心則友故能篤其善慶而受天之寵光也○傳箋通也

奄有四方之賦問也板兄見綿篇此言山林對言也作對自大王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奄有四方之賦問也板兄見綿篇此言山林對言也作對自大王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奄有也賦猶言道路通也大王王季之道路皆以仁義為之故能有四方之地而受其福也○傳箋同

則篤其慶叶祛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則篤其慶叶祛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篤厚慶善也光寵也祿福也無喪言不失也○傳箋同

其山柞棫斯拔其檿其柘斯兌

其山柞棫斯拔其檿其柘斯兌山謂岐山也柞棫檿柘皆木名拔兌皆生也○傳箋同

松柏斯兌

松柏斯兌松柏易生之木而猶拔兌以興王季之德雖有文王之聖而必由王季之教也○傳箋同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省息并反省視也○傳箋同

令馬及以為外鞾○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令馬及以為外鞾○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鞾徒叶反拔蒲撥反兌叶況已反○傳箋同

帝作邦作對自大王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帝作邦作對自大王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作為也對配也大王王季為周家開創基業作配於天也○傳箋同

大王王季

大王王季

大王王季

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之戰則絕之而不得不王故之也師所以音釋典屬音禍師祭也說馬江反祖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文王伐密八章章八句言天命文王伐崇

經始靈臺之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亟居力反庶民子來所作謂之靈臺所為也營表攻作之所以望氛祥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國人民戒令勿亟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之囿鹿音麋鼈音別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麀音憂濯直角反牣音刃魚躍也麀鹿鼈魚皆文王與民同樂之物言安其所樂不驚擾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論音倫辟音壁廱與辟雍同鼉音駝逢音蓬矇音蒙瞍音叟奏公有瞽也公有瞽子而無目以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音釋斨七由反貢扶云反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斨七由反貢扶云反鏞音庸於音烏下同

鼉逝鼓也長丈餘似蜥蜴見日則發蟄無目聽以鼓逝為候故鼓之以聽之也樂音洛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論音倫辟音壁廱與辟雍同鼉音駝逢音蓬矇音蒙瞍音叟奏公有瞽也公有瞽子而無目以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音釋

之祜 俗古反。賦也，昭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音釋 荷胡可反。○受天之祜 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音釋 朝音潮，史記秦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皆賀。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張子致胙賀也，周末秦孝公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字讀。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之詩，亦與上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適駿厥聲 反尹竹駿音峻

烝哉 ○賦也。適義未詳，或如字讀，與聿同，發語詞也。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遹豐武王遹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賦也。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適義未詳，或如字讀，與聿同，發語詞也。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遹豐武王遹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築城伊減 減反居斬

作豐伊匪棘其欲 匪反居力，棘急也。方十里為成，閒有溝洫，各長尺深八寸為洫，廣深皆二尺為溝。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作豐已居，亦指其城郭溝洫而築之，其作邑之限而築之，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耳。音釋 減與洫同，音戶橘反。

○王公伊濯 濯直角反

維豐之垣 垣音袁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翰胡叶反

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者明也。○王之功所著明者，以其能敬以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法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垣，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以着民之歸，張子曰：豐臺辟雍文王始為天子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辟毗亦反

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武王邑鎬，而文王則遷于豐，以着民之歸，張子曰：豐臺辟雍文王始為天子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思不服 叶蒲北反

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武王邑鎬，而文王則遷于豐，以着民之歸，張子曰：豐臺辟雍文王始為天子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言武王雖居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心服而王，皆未之有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天下自服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此以譜詩之次數之也

詩卷第十六

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今按文王周公時詩，又曰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篇，追述文武之德，故諸侯因此而尊稱之，其實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時詩，又曰文王烝哉，大明有嬪于周，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音魂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叶於斤反克祀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歆叶許斤反攸介攸止載震載夙之後姜氏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也祀郊禖也弗之言被也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之祭必有神人之迹而姜嫄履之以生后稷故因其祭而被其處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也介大也止留也載辰也夙肅也震娠也姜嫄出郊禖見大人迹而心悅欲踐之以為祥於是即其所止而留之肅然有感而孕遂生后稷也

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叶音逐弗厥月先生如達他末不坼不副叶芳逼反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載生者天地之氣常道也人固有之也載育者其氣之常而不變也時是也后稷初生如此其異於人蓋其母之氣與天地之氣相通而所感又異於人也厥月猶言其月也先生如達羊子生而羊水先出如達之開通也坼裂也副災言其生之易無災害也菑害也禋祀天神之祭也居然猶言安然也古者生子多災難今姜嫄安然生此子怪哉

誕弥音迷厥月先生如達他末不坼不副叶芳逼反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誕弥厥月猶言誕彌厥月也彌終也十月之期終也先生無留難也不坼不副言不拆裂也不菑不害言不災害也赫顯也不寧不康言不安也禋祀天神之祭也居然猶言安然也此章文意與上章同

誕實匍音蒲匐音伏救之誕寘音置之平音評叶皮命反中叶陟仲反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叶音逸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叶攻乎反矣實覃音談實訏音吁厥聲載路音洛叶音雒

誕匍匐救之言后稷雖棄而天實救護之也平中也林叢木也會適也覃長也訏大也載滿也路大也

誕實匍匐救之者天實為之也

誕寘之平中之言后稷雖棄而天實置之於平中也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者鳥以其翼覆藉之也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者后稷既為天所置而鳥又覆翼之鳥乃去矣而后稷呱然聲也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者后稷既為天所置而鳥又覆翼之鳥乃去矣而后稷呱然聲也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者后稷既為天所置而鳥又覆翼之鳥乃去矣而后稷呱然聲大而長其聲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越昔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蓋后稷之生其母姜嫄以為不祥而棄之故其生也屢棄焉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叶徒口反

誕后稷之穡猶言后稷之種也相助也言后稷之種既美而又有助之道蓋其天性然也此史記曰棄為兒時其志嶷然好種植麻菽麻菽美又為成人遂好耕農草木茂盛以為農師故堯舜以來皆推本其始生之時而歸美焉

茂實堅實好叶訂賀反實發實秀叶思積反實堅實好實發實秀言后稷之種其苗茂其實堅好其發實秀其穗好也

種之黃茂稷香黍稷重穋音陸稙音直叶之力反嗣音飼厥百室叶式質反

種之黃茂言后稷之種既黃而茂也稷重先種後熟也穋稙反是也嗣續也百室百家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言后稷之祭庶幾無罪悔以至于今也

生民之什三之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此章重出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此章重出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彌厥月猶言誕彌厥月也先生如達羊子生而羊水先出如達之開通也不坼不副言不拆裂也不菑不害言不災害也赫顯也不寧不康言不安也禋祀天神之祭也居然猶言安然也此章文意與上章同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叶音渠維秠音丕叶敷悲反維糜音眉叶音麋門維芑音起叶音杞恒之秬秠是穫恒音古鄧反是任音壬是穫是畝叶滿彼反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任是畝言后稷既為天所降嘉種矣而其種之也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任是畝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者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恒遍也任負也畝治也

或舂或揄音由叶音遙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叶音揉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萧音蕭祭脂取羝都奚反以軷蒲末反叶音跋載燔音煩載烈叶音獵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言后稷既為人所種而又教人以舂揄簸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萧祭脂取羝

正大雅

生民八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思齊三章章八句第三章八句第四章當爲八句

皇矣八章章十句第三章八句第四章當爲八句

靈臺二章章四句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生民八章章十句

思齊三章章八句

皇矣八章章十句

靈臺二章章四句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假反尺六公尸嘉告
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公尸君尸也始也公尸已攝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既有其始終許之也盖欲善其終善其始今過未終也
○威儀孔時止反君子有孝子叶悌反孝子不匱反永錫此
○其徹維何天被反于君子孝子萬年景命有僕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命之所附焉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俊反君子萬年永錫
類賦也舉其匱竭孝子既孝而又孝其孝可謂源源而來不竭
○其徹維何天被于君子孝子萬年景命有僕
徹羊列反徹也祚福也此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羣匹類也言有威儀德音又能率由羣匹之類此則可以為四方之綱矣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燕安也辟君也媚愛也言人君能謂諸侯安則百辟卿士愛之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羣匹類也言有威儀德音又能率由羣匹之類此則可以為四方之綱矣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叶悌反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朋友攸攝也百辟卿士媚愛也言人君能謂諸侯安則百辟卿士愛之雖欲其不解于位而臣下皆慕之又規之使上安則下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嘉也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燕安也嘉也燕飲福祿來成言公尸燕飲福祿則祿來成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因反保右命之叶音則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美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也舊章先王之舊政刑也言王者千億適為天子之法者天下皆慕之以為先王之法度而得百福故其子孫千億而為諸侯無不循舊章皇皇以為君宜王之法度焉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羣匹類也言有威儀德音又能率由羣匹之類此則可以為四方之綱矣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叶悌反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朋友攸攝也百辟卿士媚愛也言人君能謂諸侯安則百辟卿士愛之雖欲其不解于位而臣下皆慕之又規之使上安則下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嘉也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燕安也嘉也燕飲福祿來成言公尸燕飲福祿則祿來成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叶音賢受祿于天因反保右命之叶音則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美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也舊章先王之舊政刑也言王者千億適為天子之法者天下皆慕之以為先王之法度焉而得百福故其子孫千億而為諸侯無不循舊章皇皇以為君宜王之法度焉

鴛鴦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鴛鴦水鳥如鴨者鴛鴦鳧也匪非也康安也場疆畔也積露積也倉穹窿也裹包也餱糧乾糧也橐小囊也囊大囊也思語辭輯和睦也用以也光廣也張施也干盾也戈平頭戟也
○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鴛鴦水鳥如鴨者鴛鴦鳧也匪非也康安也場疆畔也積露積也倉穹窿也裹包也餱糧乾糧也橐小囊也囊大囊也思語辭輯和睦也用以也光廣也張施也干盾也戈平頭戟也
○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方且也啓開也行道也言公劉於是且開道而行
○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方且也啓開也行道也言公劉於是且開道而行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厚也京高丘也京師大衆之居也野郊外也時是也處居也廬寄也旅客也言言道其事也語語論其難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厚也京高丘也京師大衆之居也野郊外也時是也處居也廬寄也旅客也言言道其事也語語論其難也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于囊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于囊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公劉匪居匪康廼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于囊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于囊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鴛鴦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鴛鴦水鳥如鴨者鴛鴦鳧也匪非也康安也場疆畔也積露積也倉穹窿也裹包也餱糧乾糧也橐小囊也囊大囊也思語辭輯和睦也用以也光廣也張施也干盾也戈平頭戟也
○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鴛鴦水鳥如鴨者鴛鴦鳧也匪非也康安也場疆畔也積露積也倉穹窿也裹包也餱糧乾糧也橐小囊也囊大囊也思語辭輯和睦也用以也光廣也張施也干盾也戈平頭戟也

戚揚爰方啓行叶户郎反○賦也戚斧也揚鉞也皆武事之備也爰於也方將也啓開也行師也言整其戎備將以行師也○鄭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叶他安反○賦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胥相也斯語辭也原廣平可居之地庶衆也繁多也順相土之宜也宣徧也嘆病也言公劉既相此廣平之地而居之則其民既衆既多既順其性而又徧為之計無復永嘆之病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鞸及容刀

一節云大抵斧重八斤鉞重八斤名異○篤厚也公劉名棄后稷之子也○胥見幽風○相息亮反○賦也○巘山頂也○復反○見大雅○舟帶也○鞸音畢○賦也○瑤音遥○鞸容刀下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筵席也几所以憑也造就也曹羣也執執而殺之也豕豬也牢圈也匏瓠也宗尊也○賦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有卷者阿（音睠下叶）與阿（叶居反）以矢其音（賦也矢陳也卷阿之詩陳此以為戒）

南（叶君反）山（叶所閒反）崔崔雄狐綏綏（叶息遺反）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

游矣優游（叶以周反）爾休矣（賦也休美也）

豈弟君子來（叶力之反）游來歌（叶古俄反）

豈弟君子伴（音判）奐（音煥）爾（叶忍與反）游矣（賦也伴奐廣遊閑適之意○言爾君子皆指王也）

優游爾休矣（又賦也）

豈弟君子俾（叶卑履反）爾彌爾性（叶息正反）百神爾主（叶之庾反）矣（賦也）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叶詳里反）先公酋（叶自由反）矣（賦也）

爾受命長（叶知丈反）于天（叶鐵因反）

保（叶博抱反）艾（叶魚肺反）爾（叶忍與反）后（叶胡口反）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叶古五反）爾常（叶市羊反）

爾受命長于天（叶鐵因反）

保（叶博抱反）艾（叶魚肺反）爾（叶忍與反）后（叶胡口反）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則法也）

顯顯令（叶力正反）聞（叶無分反）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綱紀也）

顯顯令（叶力正反）望（叶巫方反）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

顯顯令（叶力正反）聞（叶無分反）

令望（叶巫方反）有（叶羽已反）

有（叶羽已反）孝有德以引（叶弋忍反）以（叶羊里反）

翼翼（叶與職反）四方（叶敷悲反）

翼翼四方（叶敷悲反）

翼翼四方（叶敷悲反）

翼翼

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賦也厲惡也正敗也言女（音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惡廣大不可謹也戎女○民

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苟反）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玉寶愛之意詩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王意以相戒也

音釋繾綣（起阮反字書又上遣下戰反）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賦也管無所依也亶誠也○言詩也管無所依也亶誠也○言詩人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山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以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音

音釋板板（叶音簡○賦也板板猶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賦也管無所依也亶誠也○言詩也管無所依也亶誠也○言詩人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山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以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音

音釋板板（叶音簡○賦也板板猶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

老夫灌灌小子（叶獎雨反）蹻蹻（其畧反）匪我言耄（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賦也藥治也）

○賦也灌灌猶諄諄也蹻蹻驕傲貌耄惛也熇熇熾盛也救治也藥所以治病也○老夫詩人自謂也灌灌猶諄諄老而詩也熇熇盛也藥治也言女雖小子而其所為甚盛廣大不可謹也戎女○民

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苟反）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玉寶愛之意詩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王意以相戒也

音釋繾綣（起阮反字書又上遣下戰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諶市林反匪叶市陳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咨音資）如蜩如螗（蜩徒彫反螗音唐）如沸如羹（羹叶居郎反）小大近喪（喪息浪反）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奰于中國（奰皮器反）覃及鬼方（覃音潭）○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諶市林反匪叶市陳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言此蕩蕩然大也（蕩蕩大也說詳見前篇）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諶信也（言此蕩蕩上帝乃多邪辟之君也今此暴虐下民之君使民不得其生蓋天生烝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命乃多邪辟之上帝其實為之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時叶上紙反）殷不用舊（舊叶巨之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叶戶經反）曾是莫聽（聽他丁反）大命以傾（傾叶去營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手畏天（畏叶於非反）天降時喪（喪息浪反）殷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叶息鄰反）有夏之孫（孫叶蘇佳反）乃悉反（悉叶先擊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興叶虛陵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曾是在位（位叶于備反）曾是在服（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滔他刀反）女興是掊克（掊蒲侯反）

討而爲長夕之視也辰時告戒也辰夕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順從之故必爲訓戒以告之使知所以順之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其命遠矣人之所生固皆有善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順從之故必爲訓戒以告之使知所以順之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其命遠矣人之所生固皆有善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爲訓戒以告之使知所以順之也

【釋】遠謀生之爲貴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

今王嗣迷亂于政叶音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下同維茲樂音洛從非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明叶謀反刑叶胡光反于勤用戒戎作用逸他筆反繼方僭相章表戒備戎兵之也下同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釋】言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女皆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民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逸他筆反繼方僭相章表戒備戎兵之也下同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釋】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執刑法也○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釋】言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女皆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民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逸他筆反繼方僭相章表戒備戎兵之也下同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釋】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執刑法也○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念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叶吾何反也

【釋】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如防水之始欲滿可磨使平言語一失而不可復追也

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念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叶吾何反也

【釋】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如防水之始欲滿可磨使平言語一失而不可復追也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玷音忝叶他念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叶吾何反也

【釋】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如防水之始欲滿可磨使平言語一失而不可復追也

【音義】玷丁念反○無易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二句並夫子聽良懲反三○無易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二句並夫子聽良懲反三○無易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二句並夫子聽良懲反三

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維躬是瘉以喜反厥口招是來斯禍叶胡戈反是以有悔于西悔叶呼洧反

【釋】瘉病也○言君子之人不但脩之於己而已又能推以及人故其言行無不可法者如此小子則不然矣

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維躬是瘉以喜反厥口招是來斯禍叶胡戈反是以有悔于西悔叶呼洧反

【釋】瘉病也○言君子之人不但脩之於己而已又能推以及人故其言行無不可法者如此小子則不然矣

民小子孫縄縄叶蠅里反其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容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無不可改去也且天下之聽者不信也民各有心人不關通者謂之遠也

【釋】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容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無不可改去也且天下之聽者不信也民各有心人不關通者謂之遠也

民小子孫縄縄叶蠅里反其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容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無不可改去也且天下之聽者不信也民各有心人不關通者謂之遠也

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反匪乎面命之言提音啼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音誠面命之也而又申之以事非但脩之於己而已又能推以及人故其言行無不可法者如此小子則不然矣

【釋】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容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無不可改去也且天下之聽者不信也民各有心人不關通者謂之遠也

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反匪乎面命之言提音啼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音誠面命之也而又申之以事非但脩之於己而已又能推以及人故其言行無不可法者如此小子則不然矣

【音義】提音啼○昊天孔昭叶音遮我生不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倉感反叶音參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叶音莫○匪用爲教匪音入用爲虐匪用爲謀匪用爲咨嗟用爲憂歎他旦反叶他安反

【釋】慘慘憂貌藐藐不明貌也諄諄告之詳熟也虐謔也咨嗟憂歎也○昊天孔昭叶音遮我生不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倉感反叶音參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叶音莫○匪用爲教匪音入用爲虐匪用爲謀匪用爲咨嗟用爲憂歎他旦反叶他安反

【音義】提音啼○昊天孔昭叶音遮我生不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倉感反叶音參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叶音莫○匪用爲教匪音入用爲虐匪用爲謀匪用爲咨嗟用爲憂歎他旦反叶他安反

天之方虐無暴無虐叶魚約反荒湛于酒女興逝叶時掌反伎叶渠綺反

【釋】興逝言不止也伎樂也○言天之方虐女無暴虐之政荒湛于酒女興逝伎樂之事

天之方虐無暴無虐叶魚約反荒湛于酒女興逝叶時掌反伎叶渠綺反

【釋】興逝言不止也伎樂也○言天之方虐女無暴虐之政荒湛于酒女興逝伎樂之事

天之方虐無暴無虐叶魚約反荒湛于酒女興逝叶時掌反伎叶渠綺反

【音義】興逝音如字○匪上帝不時叶上聲止反匪上帝不時叶上聲止反匪上帝不時叶上聲止反

殷不用旧老丁寧斯作叶則落反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然厲音賴矣胡然瘼音莫矣

【釋】厲瘼皆病也○言殷不用旧老丁寧之言而作亂以病其國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然厲音賴矣胡然瘼音莫矣

殷不用旧老丁寧斯作叶則落反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然厲音賴矣胡然瘼音莫矣

【音義】厲瘼皆病也○言殷不用旧老丁寧之言而作亂以病其國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然厲音賴矣胡然瘼音莫矣

殷不用旧老丁寧斯作叶則落反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然厲音賴矣胡然瘼音莫矣

【音義】厲瘼皆病也○言殷不用旧老丁寧之言而作亂以病其國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然厲音賴矣胡然瘼音莫矣

天不湎音緬爾以酒不義從式用爾以酒式音拭勿用爾以酒女興逝叶時掌反伎叶渠綺反

【釋】湎沈湎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天不湎音緬爾以酒不義從式用爾以酒式音拭勿用爾以酒女興逝叶時掌反伎叶渠綺反

【釋】湎沈湎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天不湎音緬爾以酒不義從式用爾以酒式音拭勿用爾以酒女興逝叶時掌反伎叶渠綺反

【音義】湎沈湎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天不湎音緬爾以酒不義從式用爾以酒式音拭勿用爾以酒女興逝叶時掌反伎叶渠綺反

【音義】湎沈湎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之道也其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無淪胥以亡

一云葉韓王氏喪息浪反收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適于福反其德俾民大棘急也言天道福福之不差感則知之矣今文乃回適棘急也語辭舊音幸梅恨未差通解鼎鼎將夜國矣我之取譬夫

[音釋] 相去聲長朔丈反

南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在朝著毋謂我老耄而忘我位位在下至於師長士旅皆當恭己以待之庶幾有補也

抑十二章三章八句九章章十句建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在朝著毋謂我老耄而忘我位位在下至於師長士旅皆當恭己以待之庶幾有補也

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賦也陂陂平易也正直之人修其德行則人日親而歸之不直之人則反是王豈不寤故告之以其當憂而悔之以序爵言當進賢而退不肖也

[音釋] 陂彼義反寤音悟

愛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賦也覯見也痻病也圉垂也○興也言武公之德如此故我見其病而憂之以其垂將困而不能治也

[音釋] 覯古豆反痻音民圉魚呂反

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叶暗五反自西徂東叶音當靡所定僤怒也○興也言我生不得其時逢天之怒使我西行東行無所定也

[音釋] 僤音丁

靡所止疑叶魚乞反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至今為梯反古音啼○賦也疑定也競爭也厲惡也階梯也言君子之人秉心無爭故無所生惡至今為梯以禍之也

[音釋] 疑魚其反

西注正立自定之貌○愛心慇慇念我土宇叶音弩所定

[音釋] 慇於巾反

我土不寧不康禾稼不穫我庶艾我赤子叶奚里反○賦也艾刈也

[音釋] 艾魚廢反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

[音釋] 毖音秘

淑載胥及溺叶奴擊反○賦也陂陂平易也正直之人修其德行則人日親而歸之不直之人則反是王豈不寤故告之以其當憂而悔之以序爵言當進賢而退不肖也

[音釋] 寤音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愛音○興也遡鄉也僾愛也言民見其車馬揚塵而起則愛而思之如遡鄉風而愛其氣息也

[音釋] 遡蘇故反僾於代反

民有肅心荓音拼反云不逮好叶呼到反○賦也肅進也荓使也逮及也好愛也言民有進用之心而使之不及其所愛好之人也

[音釋] 好呼報反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叶呼到反○興也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寶愛也言君子之道當稼穡其心皆使之曰此人也能種之此人也能斂之及其所能又愛其人也

蘇氏曰君子視農夫之勤而知其愛之深也

民之貪亂寧為荼苦叶同都反○興也荼苦菜也貪亂貪為亂也

[音釋] 荼音徒

如蜂有毒不能蓄采其劉瘼叶音莫○賦也劉瘼病也蓄養也采事也

[音釋] 劉音留瘼音莫蓄許六反

上帝甚蹈無自瘵叶側寄反○興也蹈動也瘵病也

[音釋] 瘵側賣反

[音釋] 蹈徒報反

[音釋] 遡蘇故反僾於代反

[音釋] 荓音拼

[音釋] 劉音留瘼音莫蓄許六反

[音釋] 蹈徒報反瘵側賣反

[音釋] 荼音徒

[音釋] 好呼報反

[音釋] 寤音悟

[音釋] 疑魚其反

[音釋] 慇於巾反

[音釋] 毖音秘

[音釋] 相去聲長朔丈反

[音釋] 覯古豆反痻音民圉魚呂反

[音釋] 僤音丁

[音釋] 好呼報反

[音釋] 寤音悟

其羽息亮反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臧善也順理也言倫理也人所以為人以其有是理也今彼不順理而自以為善是獨俾其臧也肺腸猶言心也卒盡也狂惑也言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是心也今彼不順理而自以為善是獨俾其臧也然其心之所主則盡於惑矣蓋倫理之在人心猶肺腸之在人身一有不具則必有疾病而不可救矣故以肺腸言之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
甡甡衆多貌也言中林之鹿甡甡然衆多以其有朋友之助也朋友已譖則相與為欺而不能相保矣蓋以興讒人之間君子使君子不得與其朋友相保也
亦孔之哀謀之不臧不實于亦孔之厚
哀憂也厚深也言讒人之謀不善不實于君亦甚可憂深可畏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哿可也富人指讒人而言惸獨無兄弟之稱也言讒人之富可哀此惸獨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
瞻視也百里猶言遠也覆反也狂惑也言聖人視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以為喜非言不可也蓋如此
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
言者無忌憚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忍殘忍也顧念也復重也迪進也言良人進而用之其所謂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耳不堪命所以降衆罰而安為荼毒也
為荼毒賦也荼苦菜味苦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為荼毒賦也荼苦菜味苦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
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虞在甸反經
喪亂饑饉皆凶荒之名經常也言天降喪亂饑饉之災常有之也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吐丁反○賦也圭璧所以祀神之玉也卒盡也寧猶曾也言祭祀之禮圭璧既已盡矣曾莫我聽而不降福也
○旱既大甚泯泯武盡反
泯泯滅也言旱既大甚則滅滅然無雲雨之氣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瞻卬仰也昊天以氣言則蒼蒼然以形言則皇皇然以理言則昭昭然以尊言則上帝也填久也厲惡也言仰視昊天則蒼蒼然不我惠而降此大惡何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
推去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遏
遏止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蒲妹反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罔極猶言無已也職主也涼薄也善背猶言反善也言民之無已主為薄善反善而為民不利如云不能勝其任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瞻卬昊天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回反
遺棄也相視也畏畏天也摧滅也言仰視昊天則不我棄胡不相視畏天而降此大災乎先祖于摧則不可救矣

雲漢

雲漢旱而仰天望雲漢以祈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何辜今之人
倬大貌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於嗟也辜罪也言倬彼雲漢昭光回轉于天王曰嗟乎何罪今之人而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虞在甸反
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虞在甸反臻屢升仍不興叶虛陵反
臻至也屢數也升登也興起也言天降喪亂饑饉之災至數登而不興起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
滌滌山川言山無草川無水也魃旱神也惔燔也憚畏也言旱既大甚則滌滌然山無草川無水旱魃為虐則如惔如焚我心憚憚然畏其災之至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
推去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遏
遏止也
○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群公先正謂羣神也助猶佑也寧忍猶曾忍也言群公先正則不我佑父母先祖胡曾忍予而降此旱災乎
○旱既大甚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殄絕也禋祀祭天也自郊徂宮上下奠瘞皆祭地也奠瘞謂埋之於土也舉猶祭也愛猶吝也牲牛羊也言旱既大甚則不絕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舉靡吝斯牲而祭之也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
推去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遏
遏止也
○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

也顛蜿忍也業業危也如雷言畏之甚也子總右
骨腴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
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
推喊也言先祖之祀幾於自此而喊也 箋釋子居反○旱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沮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赫赫炎炎叶韻炎炎熱氣也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
昊天則有雲漢昭回
雲漢天河也昭回光轉也仰天而歎之曰光明在上者
豈不欲雨但以政教不修而天不雨耳 箋釋回戶
乖反

雲漢昭回于天
回戶乖反

王曰於乎群臣百辟卿士女也有位於乎
於音烏 辟必亦反 女音汝

予忍乎
忍羊軫反

予忍乎
忍羊軫反 氣也無所容也

予忍乎
忍羊軫反 叶韻

予忍乎
忍羊軫反 叶韻

予忍乎
忍羊軫反 叶韻

士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介、善也。言錫汝以善圭故以爲寶○）申伯信邁于謝于誠歸（邁、往也。謝、邑名。誠、信也。申伯往近謝邑、是縱心所欲、信其志而歸也。音義）王餞于郿（餞、送行也。郿、在岐周之東。音義）式遄其行（遄、市專反。行、叶戶郎反。式、用。遄、疾。言王用疾速其行、使之西就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西也。音義）

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反。峙、張也。言王又張大其土疆、使之廣遠也。音義）其粻（張良反。粻、糧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西、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諸舅、使之盡其道、速其歸、而王又使之張大其土疆、使之廣遠、而又豫爲之備糧、申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申伯未詳、續戎祖考、王躬是保（保、安也。言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大保、而其他官也。與此保字不同。音義）出宅于謝（出、生也。謝、周人皆以爲申伯國、入于謝、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喜而相慶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音義）徐方既來（來、勞來也。言徐方既來、則申伯爲法也○）申伯之德柔惠（惠、順也。申伯之德柔而順、人皆愛之。音義）

既入于謝、徐御嘽嘽（吐干反。嘽嘽、衆盛也。言申伯既入于謝、而徐行、則人皆以爲喜而相慶也。音義）周邦（則法也。音義）咸喜（咸、皆也。言天下皆喜申伯之德柔惠而來歸也。音義）戎有良翰（翰、幹也。言申伯爲王之良幹、天下皆賴之也。音義）不顯申伯王之元舅（舅、申伯、宣王之舅也。音義）文武是憲（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

申伯之德柔嘉維則（則、法也。音義）令問令望（問、聞也。望、衆所瞻仰也。言申伯之德柔嘉維則、故令聞令望、爲衆所瞻仰也。音義）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哲、知也。言申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順理以守身也。一人天子也。音義）

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肆、陳也。言申伯之德柔嘉維則、故令聞令望、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碩其風、肆陳其好以贈申伯、蓋申伯之德、有以致之也。音義）

吉甫作誦（誦、美詩也。吉甫、尹吉甫、周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音義）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秉、執也。彝、常也。言天生烝民、有是物則有是則、蓋自百姓九族五教、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是則、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民所執之恭、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子反）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監、視也。仲山甫則能以昭明之德、視天之生民、有周則能以昭明之德、而況天之監視有周、故保佑之而爲之生賢佐、則能以昭明之德、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躬有闕失、亦惟仲山甫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音義）

有周昭假（假、音格。昭、明也。假、至也。保、安也。言有周常藉美監視昭明、假至保安之○）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彼東方（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音義）

天生烝民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孫治也。吉甫、尹吉甫、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音義）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義）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監、視也。仲山甫則能以昭明之德、視天之生民、有周則能以昭明之德、而況天之監視有周、故保佑之而爲之生賢佐、則能以昭明之德、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躬有闕失、亦惟仲山甫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音義）

有周昭假（假、音格。昭、明也。假、至也。保、安也。言有周常藉美監視昭明、假至保安之○）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彼東方（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音義）

四牡彭彭（叶薄庚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彭彭、行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音義）

四牡業業（業業、壯也。音義）征夫捷捷（在接反。捷捷、疾也。音義）每懷靡及（及、叶渠力反。音義）四牡彭彭（叶薄庚反）八鸞鏘鏘（鏘鏘、和也。音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彭彭、行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音義）

四牡業業（業業、壯也。音義）征夫捷捷（在接反。捷捷、疾也。音義）每懷靡及（及、叶渠力反。音義）四牡彭彭（叶薄庚反）八鸞鏘鏘（鏘鏘、和也。音義）

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君過限則止若漢志其邑而定其界蓋法於齊訂齊獻公元年徙薄姑而遷於臨淄也孔氏曰定其界不合與此傳不合蓋世於事王之時至五世始徙薄姑子獻公徙都臨淄（○）四牡騤騤音葵反八鸞鏘鏘音皆叶音羌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其詩孔慰其心（○）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淑旂綏章簟茀魚服鉤膺鞗革金厄（○）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侯氏燕胥如字燕安也胥相也相與安樂也其樂維何維笋及蒲（○）侯氏燕誰在公宴也誰與燕者其人維何魴鱮甫甫多貌魴鱮魚名（○）韓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皆叶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王躬命定其祖考之事纘戎其職（○）四牡奕奕孔修

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賦也浮浮盛貌淮夷淮水濱之夷也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安淮夷是求是伐耳也○江漢湯湯書羊傷反武夫洸洸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丁唐反時靡有爭叶側迸反王心載寧賦也載章言洸洸武貌庶幾也載伐而成功也○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入平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呼改反也辟開也徹通也疚病也棘急也極中之表也理治也南海水之涯也言開通我疆土使其來取正於王而無病急之患也既平王又命召公開治其四境之侵地而正其疆界非以急病而已於是遂經理之使居中而為四方之極焉○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干反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徧宣布也翰幹也小子王自稱也肇敏猶言能敏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又言王命召虎來宣布文武受命惟召公為幹能開敏汝使其功則我當錫汝以福如下章所云也

釐爾圭瓚反祁悲反鬯音暢秬音巨黑黍也圭瓚以玉為柄以黃金為勺酌鬯以祼尸者也○釐予也瓚器名也秬黑黍釀酒芬香條鬯也○王命召虎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于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言穆公既受賜以答揚稱美考成文命作此器而勒王命以告其祖考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徧宣布也翰幹也小子王自稱也肇敏猶言能敏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又言王命召虎來宣布文武受命惟召公為幹能開敏汝使其功則我當錫汝以福如下章所云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于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言穆公既受賜以答揚稱美考成文命作此器而勒王命以告其祖考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徧宣布也翰幹也小子王自稱也肇敏猶言能敏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又言王命召虎來宣布文武受命惟召公為幹能開敏汝使其功則我當錫汝以福如下章所云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明明王命卿士叶所音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汝陵反既敬既戒力反惠此南國叶乃劫反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明明王命卿士叶所音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汝陵反既敬既戒力反惠此南國叶乃劫反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明明王命卿士叶所音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汝陵反既敬既戒力反惠此南國叶乃劫反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明明王命卿士叶所音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汝陵反既敬既戒力反惠此南國叶乃劫反

也如江如漢東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如淵不可測也如嶽不可克也如淮不可勝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信塞實庭朝回遠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既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塵字說古音陳叶音田孔塵音陣叶音稚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瘝側界反叶音居虫音弘○賊也填久厲亂瘝病也○言何用貴王神何用不大乎天天之降不祥威儀又祥疫病無所安寧也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敉也收留也夷平也瘳愈也○此刺幽王之詞也人以蘇氏致亂之詩有男語戎以蘇曰夫人以即指婦寺猶兵也女兵○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叶音眉悲也○人有土田女反有由酋反○人有土田女反有由酋反○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酋由反之拘也說也收虜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與支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回反時維婦寺鞫也寺煩也○箋云鞫盈也婦人之性煩憂鬱鞫也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也婦寺煩憂鬱鞫也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也○箋云婦寺煩猶囚也婦人之言者也故有如則也寺煩也能立國人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外無所事家事正位乎內為善內無所事乎外言男子正位乎外婦人正位乎內各盡其職則天下治○鞫人忮之反忒戕音牆削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工戶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回遹寶靖夷我邦叶音博下章同○鞫人忮忒譖始針反忒戕削之詩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蟊賊侵削以致饑饉侵害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奄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也瘨病也○箋云厲惡氣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

小雅　變大雅　十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塵字說古音陳叶音田孔塵音陣叶音稚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瘝側界反叶音居虫音弘○賊也填久厲亂瘝病也○言何用貴王神何用不大乎天天之降不祥威儀又祥疫病無所安寧也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敉也收留也夷平也瘳愈也○此刺幽王之詞也人以蘇氏致亂之詩有男語戎以蘇曰夫人以即指婦寺猶兵也女兵○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叶音眉悲也○人有土田女反有由酋反○人有土田女反有由酋反○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酋由反之拘也說也收虜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與支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回反時維婦寺鞫也寺煩也○箋云鞫盈也婦人之性煩憂鬱鞫也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也婦寺煩憂鬱鞫也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也○箋云婦寺煩猶囚也婦人之言者也故有如則也寺煩也能立國人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外無所事家事正位乎內為善內無所事乎外言男子正位乎外婦人正位乎內各盡其職則天下治○鞫人忮之反忒戕音牆削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叶音博下章同○鞫人忮忒譖始針反忒戕削之詩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蟊賊侵削以致饑饉侵害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

小雅　變大雅　十一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職也織不信也竟終也背反極已隱疾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業○言婦寺能以其知辨事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今婦寺煩憂鬱鞫以圖之則豈不為愚哉音釋鞫居六反朝音潮與上聲下章同○天何以刺叶音咖何神不富叶方未反舍捨音爾介狄維予胥音須○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箋云胥須也○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珍瘁叶疾醉反○忌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珍瘁瘁病也○箋云弔至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至乎天天之大悲今王不信不忌之故也是則有夫狄之人以即指婦寺猶兵也女兵○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叶音眉悲也○人有土田女反有由酋反○人有土田女反有由酋反○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酋由反之拘也說也收虜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與支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回反時維婦寺鞫也寺煩也○箋云鞫盈也婦人之性煩憂鬱鞫也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也婦寺煩憂鬱鞫也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也○箋云婦寺煩猶囚也婦人之言者也故有如則也寺煩也能立國人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外無所事家事正位乎內為善內無所事乎外言男子正位乎外婦人正位乎內各盡其職則天下治○鞫人忮之反忒戕音牆削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叶音博下章同○鞫人忮忒譖始針反忒戕削之詩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蟊賊侵削以致饑饉侵害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瘨厲反呂卒荒厲惡氣也瘨病也○箋云瘨猶亂也荒虛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訌潰也共恭同也遹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昏椓靡共潰回遹寶靖夷我邦○箋云昏椓奄人也潰亂也回邪僻也述也寶神也○言此昏賊之人潰亂我王之政教使不得恭平也

而王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音釋陸詩用反○皐皐訾訾紫音斯下同兒不寧我位孔貶皐損也貶減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不能救其缺王於是訾毀也訾毀也珀欲也王不知其缺而訾毀之意訾反石欲訾務為如此而王不知其位乃更見貶損之甚如此熙○彼婁首反婁斂也○言昔之富人今為貧困而不寧其位者顛倒錯亂之甚如此我相息亮反也○言我相與息於此邦而已無所為也此邦無濱止也濱涯也○言此邦水中浮草搖動無潤澤也相於木上反視濱亂也音釋加反字書與楂同音查

胡不自替職兄斯弘不大矣音泰下同○言何不自廢職事兄況也斯此也弘大也○言此人不大其職事以況其兄使不得盡其職也不知叶諸弘反

百里於音烏下同乎音呼下同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舊久也○言百里之內皆哀哉維今之人不復有舊德之人矣蓋傷之也

國百里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七章章四句

旻天也因其首章稱之

召公故謂之召也音釋陸以必反

旻閔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卷第十八

朱子集傳

頌四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亦或有多周公所定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以此言之商頌五篇商頌五篇商王中宗高宗之詩魯頌四篇魯頌亦以頌稱焉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祭文王之廟也音釋陸思計反又如字○清廟者祭文王之廟在新邑烝嘗三歌音義同○烝冬祭也嘗秋祭也歌謂其聲音顯自叶不顯者以不叶顯者以音義不顯文王之德乎音呼下同於音烏下同穆清朝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斯

於音烏穆清朝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斯

孫謀之翰何之翰幹也謀慮也幹之轉也仕之爲幹字之訛也收受也曾孫謂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顯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學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單盡也緝熙明也肆故也靖謀也言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緝熙者文王至今有成實惟周之純純大也此詩疑有闕文焉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反禋祀也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

烈文一章十一句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諸侯助祭也○此祭文王之詩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福而惠我以無疆之福也

於乎音呼前王不忘

於音烏乎音呼又言莫能忘也此述前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也

後王後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而後王又能繼之以爲法也

後人後人不忘而引之以爲法也

君公君公子孫子孫保之

君公子孫謂諸侯也保安也言諸侯又當念前王之德所以有此福而益大之也

無疆維人

無疆之福維人之所以受之也

四方其訓之

四方其訓之言四方之國皆順其所以受福之道而法之也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不顯維德言顯其德也百辟諸侯也刑法也

於乎音呼不顯

於乎不顯言歎美之甚也

文王之德之純

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所以純一不已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假以溢我言文王之德所以能使我豐足也收受也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駿惠我文王言文王既沒而其德之大又能惠我後人也曾孫謂我篤厚也言我當厚之以大顯文王之道也

烈文一章十二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光辟君公諸侯錫賜祉福惠順也言諸侯助祭於宗廟而蒙賜諸侯錫此福而惠我以無疆之福使我子孫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封靡于爾邦言無有廢封于爾之邦也維王其崇之言王所以崇尊之者以其能念茲戎功繼其先王之緒而大皇大也○言欲使無封靡汝邦維王其大崇尊之故又念茲戎功繼序而益大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無競維人言人不能自強則不能自立也四方其訓之言四方之國皆順其所以立之之道而法之也

有覺德行四方順之

有覺德行言有大德之行也順之言順其所以立之之道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無競維人言人不能自強則不能自立也四方其訓之言四方之國皆順其所以立之之道而法之也

有覺德行四方順之

有覺德行言有大德之行也順之言順其所以立之之道也

訪予小子

訪予小子言訪問於我小子也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言我小子夙夜敬其所止之事也

於乎音呼前王不忘

於乎不忘言歎美之甚也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賦也邦諸侯也言巡守而朝會祭告諸侯甲朝之後以時巡行也昊天其子我乎載盖不敢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載盖不敢以此刻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

右序有周薄言震之

王維后曰天尊序次震動懷柔安信也○既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使我薄言震之而既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震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載反戢側立反櫜古刀反式用也序次也位列也戢斂也櫜韜也言明昭有周王之德用次序其列位斂其干戈韜其弓矢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肆陳也夏大也中國也言求美德之典式陳于中國則王之德大而可保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周文公之詩又以為巡守告祭之樂歌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思文后稷配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貽遺也牟大麥也率循也育養也○言后稷之德配天立我烝民以來小麥大麥可遺也帝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皆循養之也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疆界力反陳敘也常大也時是也夏中國也○又言明后稷之德又以無此疆爾界之法敘大中國則信于中國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前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

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保介見月令莫晚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察也言成康之德明察如此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鐘鼓喤喤磬筦將將以和而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重也既醉既飽福祿之多反覆而不厭也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小大有慶

小大有慶謂賜予之多也

既醉既飽小大有慶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介助也景大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時王以後之詩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前篇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烈時纘武功

昭假至也思語辭纘繼也

既昭假爾烈時纘武功

既昭假爾烈時纘武功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叶音俾○賦也耦並也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烈時纘武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烈時纘武功

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厥心，臧厥聖，蓋成王始踐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為言，變夫諸其私田，皆服其事，萬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舉出井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以二人為耦，而此耕也，蓋劃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舉出井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以上治野，司掾之為其職以導之，私蘇氏曰，民田遠及我私田，而謂之私，蘇氏曰，民田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釋】成周郷遂，田萬夫有洫，洫千夫有澮，澮萬夫有川。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既，盡也。言王之大發其私田，皆脫其耕事，萬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舉出井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以上治野，司掾之為其職以導之，私蘇氏曰，民田遠及我私田，而謂之私，蘇氏曰，民田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釋】成周郷遂，田萬夫有洫，洫千夫有澮，澮萬夫有川。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振，振羽也。鷺，白鳥，鷺飛有行列，有似於人之容，故以興焉。雝，水鍾也。客，謂二王之後，夏、殷之後也。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先王，而二王之後來助祭，故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永有終譽。

永，長也。譽，名譽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斁，厭也。庶幾，慕而願之之辭。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瞽，樂官無目者也。庠以此事其先師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為興也。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虡，鉅也。崇牙，飾也。羽，翳也。縣鼓，周鼓也。鞉，如鼓而小，有柄，持其柄搖之，則兩耳自擊。磬，石樂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推椎，連底，擊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組鉏鋙，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

【釋】周鼓，應鼓，田鼓，鼓之異名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喤喤，和也。肅雝，和也。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觀，示也。成，樂之終也。

潛一章六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猗與，美盛也。漆沮，二水名。潛，藏也。鱣，大魚，似龍，黃色，口在頷下。鮪，鱣之類，黑色，似鮫而短鼻。鰷，白魚。鱨，揚水也。鰋，鮎也。鯉，赤魚。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介，助也。景，大也。

雍一章十二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美也。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音烏。薦，進也。廣牡，牝牲也。肆，陳也。祀，祭也。假，大也。綏，安也。

宣哲維人，文武纘之。

宣，徧也。纘，繼也。

載見一章十一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承祀，六轡耳耳。

載，始也。辟王，諸侯也。章，法也。龍旂，畫龍於旂也。六轡，天子駕馭之法也。耳耳，柔順貌。

有客一章十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萌白馬，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有萌，有殷之民萌也。阿衡，伊尹也。

武一章七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允，信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嗣，繼也。勝，克也。遏，絕也。劉，殺也。耆，致也。

閔予小子一章六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閔，憂也。造，成也。嬛嬛，孤特之意。疚，病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陟降，謂升遐也。

訪落一章七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訪，謀也。落，始也。率，循也。艾，治也。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陟降厥家。

將，大也。就，成也。猶，謀也。判渙，離散也。

敬之一章十一句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顯，明也。思，語助也。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士，事也。

維予小子，不聖，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緝熙，光明也。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佛，輔也。仔肩，任也。

小毖一章六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荓，使也。蜂，蜜蜂也。螫，蠆尾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肇，始也。允，信也。桃蟲，鷦明也。拚，飛貌。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載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芟，除草也。柞，斫木也。泽泽，耕發貌。耦，並耕也。隰，下濕也。畛，埒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主，家長也。伯，長也。亞，次也。旅，衆也。彊，有力也。以，用也。嗿，衆聲也。饁，饋也。婦，田畯之妻也。士，夫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略，利也。俶，始也。函，含也。活，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

驛驛，疏通貌。傑，特生也。麃，耘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秭，音姊。烝，進也。畀，與也。祖妣，先祖也。洽，合也。

良耜一章十二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畟畟，耜入土之貌。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或，有也。瞻，視也。女，汝也。筥，圓筐也。饟，饋也。糾，戢也。鎛，鋤屬也。趙，刺也。薅，耘也。荼，苦菜也。蓼，水草也。朽，爛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紑，鮮潔貌。弁，皮弁也。俅俅，恭敏貌。堂，門內之堂也。基，門塾之基也。羊，牲之小者。牛，牲之大者。鼐，大鼎也。鼒，小鼎也。兕觥，角爵也。觩，角貌。

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吳，譁也。敖，戲慢也。胡，大也。休，美也。

酌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於，音烏。鑠，美也。遵，率也。養，取也。晦，昧也。純，大也。介，助也。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

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也。

桓一章十一句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桓桓，威武貌。士，事也。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間，代也。

賚一章七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敷，布也。繹，陳也。

時周之命，於繹思。

般一章十一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嶞，音墮。猶，謀也。翕，合也。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於繹思。

裒，聚也。對，配也。

魯頌

駉一章十二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駜有駜，有駜有駜，有駜有駜

文王所以爲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雝雝然則此雝雝所歌而詠名爲雝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賢遍反下同

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周禮大師及樂師學六詩而教瞽以此蓋徹祭而歌此詩以爲即此詩綸語亦同

辟音壁

皇王曰求厥章龍旂陽和鈴央央

盛如此文王當稽武王當昭考烈文辟公盡在廟中左昭右穆故書綢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嗣立之詩也

率皇考文王之思皇多祜後五反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思語辭皇大也祜福也綏安也又音雖侯助祭而以致之使我得緝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

音輯

有客一章十一句

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奉其先王禮樂而爲武王所作則藏于王城景而詩爲武王所作則藏于周禮大師及樂師學六詩而教瞽以此蓋徹祭而歌此詩以爲即此詩綸語亦同

左傳宣十二年以此爲第三章楚爲第二章栝爲第六章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所作大武樂之詩以奏之禮記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高祖廟內紀有武王之德而已

訪落一章十二句

成王即政羣臣進戒之詩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成王既除喪而羣臣進戒之詩也

小毖一章八句

成王自稱曰我其小子成王自稱曰我其小子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芟音山

春夏祈穀于上帝秋冬報嘗于其社及烝嘗于公先王冬祭曰烝

良耜一章九句

耜音似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嫚叶祖悔反嫚侮也反其侮孔臧叶徂郎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臧善也孝善也言王能平也蓋所以敷文武之德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音呼悠哉悠哉朝夕學不已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音呼悠哉悠哉朝夕學不已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齎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將黎反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齎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將黎反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十篇一百六句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學者不察之咸以錄於吾之所為而無謂其言曰敬之敬之天道甚明其察在茲其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謂其高而無所不在也日監在茲言日日監臨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上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下孟反叶户郎反○將進也能敬而未能以至于光明又頻舉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而明之則庶乎其可及矣)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佛音弼叶滂悲反又音非反時音蒔仔音茲叶子移反肩音堅叶古賢反○佛輔也仔肩猶言勝任也此乃自為言之言我雖不能敬而明之然輔我以進學至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而勝任此顯德之行)
(音臺)
訪予落止
(訪謀也落始也)
率時昭考
(率循昭明也考成也)
於乎不顯
(於音烏呼音虎)
維予小子
(叶獎里反)
不聰敬止
(聰叶倉紅反)

維予小子
(叶獎里反)
不聰敬止
(聰叶倉紅反)
日就月將
(將即亮反)
學有緝熙于光
(緝叶千計反)
佛時仔肩
(佛音弼叶滂悲反又音非仔音茲)
示我顯德行
(叶下孟反)

訪予落止
(訪謀也落始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率時昭考
(率循昭明也考成也)
於乎不顯
(於音烏呼音虎)

絲衣其紑（音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音茲叶津之反）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詰）不敖（音傲）胡考之休賦也紑絜貌載戴也弁皮弁也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者皮弁之人升堂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又能謹其威儀不譁不怠故能得壽考之福音釋嚴音莊而小口者曰鼒兕觥角爵也觩角貌

絲衣一章九句

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後人於（音烏）繹（音亦）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徂候反）載用有嗣（叶祥吏反）實維爾公允師賦也龍寵也歎詞蹻蹻威武貌造為也載則也公事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繹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以是寵而受此蹻蹻然威武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所不用名篇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此亦頌武王之事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勺音般盤

般（音盤）樂游（叶以周反）矣載（音再）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樂也游敖也公事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繹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以是寵而受此蹻蹻然威武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所不用名篇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此亦頌武王之事

般一章七句

般樂游矣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樂也游敖也公事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繹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以是寵而受此蹻蹻然威武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所不用名篇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此亦頌武王之事

縱萬邦屢（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叶徂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

賚一章六句

賚（音來）賜也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思辭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勳大下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亦此意而可繹思皆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必為此人封賞諸臣皆周之命而非後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之德而不忘也

賚一章六句

賚（音來）賜也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也思辭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勳大下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亦此意而可繹思皆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必為此人封賞諸臣皆周之命而非後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之德而不忘也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叶徂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

敷一章七句

敷未詳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敷未詳或曰允猶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圖也言其性能信圖而不為暴也翕聚也此周公追述文王之德言其能聚天下之心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河

朱子集傳

魯頌四之四

魯少昊之墟在兗州曲阜東徐州蒙羽之野在沂州費縣東東野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費縣東南有大魯城是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於天下故賜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凡四篇其一篇以天子之禮樂魯而頌其君亦頌之所以美其君臣之間交相成也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頌之所以美其君臣之間交相成也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頌之所以美其君臣之間交相成也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遙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驕貌載色載笑和樂貌伊教猶言是教也○興也蹻音驕載音再下同教平聲如七月載績武功之載載生載育之載載玄載黃之載載弁俅俅之載載飛載鳴之載皆語辭○興也蹻蹻其馬昭昭其容載色載笑和樂之容匪怒匪驕是教是順也○興也

上在洋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韻上音時洋水名在魯城東南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賦也錫與賜同難老猶言不老也○賦也上在洋飲酒既飲旨酒永錫爾壽賦也爾壽猶難老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薄采其藻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思樂泮水薄采其藻賦也薄發語辭芹水菜可以生食或謂之水葵茆鳧葵也藻水草也○興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思樂泮水薄采其藻賦也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叶徒厚反屈此群醜賦也戾至也止辭也順循也長道猶言大路也屈收也群醜謂其黨也言魯侯至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爾壽順循大路而收取其黨也○賦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叶徒厚反屈此群醜賦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音格烈祖謂伯禽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獻囚淑問如皇陶叶徒刀反○賦也穆穆美也敬慎也威儀可畏也則法也允信也昭明也假至也烈祖有功烈之祖也明明魯公也作為也泮宮學宮也淮夷淮水之夷也攸所也服事也矯矯武貌馘古獲反截耳也獻獻功也囚生執也淑善也問訊所絡者之也如皇陶言能明其德慎其威儀以為泮宮之法則而淮夷所以服事之矯矯虎臣所以在泮而獻功獻囚而訊其善惡也○賦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皇陶

角弓其觩叶渠幽反束矢其搜求音叶所鳩反○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既飭既飭既備四矢反徒駭孔阜六轡沃若叶而灼反○賦也觩弓調和貌搜衆多貌飭正也備具也駭馳也阜大也六轡馬之六轡也沃若猶言如濡也○賦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既飭既飭既備四矢反徒駭孔阜六轡沃若

元龜象齒大路南金元大也龜象齒南金皆出南方遠國元龜甲可以卜吉凶象齒可以為飾大路玉輅也南金荊揚之金也○興也元龜象齒大路南金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獻囚淑問如皇陶叶徒刀反○賦也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獻囚淑問如皇陶叶徒刀反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憬遠行貌琛寶也○賦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憬彼淮夷來獻其珠珠與琛同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憬彼淮夷來獻其金金即南金也○賦也憬彼淮夷來獻其金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憬彼淮夷來獻其馬馬即大路也○賦也憬彼淮夷來獻其馬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憬彼淮夷來獻其珠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憬彼淮夷來獻其金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憬彼淮夷來獻其馬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恤有侐音泌有奕奕叶弋灼反寢廟既安既寧既多既固既安既寧既多既固

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叶尼與反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叶扶雨反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叶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叶音蟹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叶虛宜反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叶章移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叶音汝○賦也實是也翦斷也商紂都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有聖德而受命作周故追言之致天之屆言天眷之至而不已也牧之野武王伐紂之地也無貳無虞言不敢有二心也上帝指文王而言臨視也女汝也元子長子也俾使也東魯在西周之東也錫與賜同山川土田附庸皆魯所受成於王者也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王命其子孫世守之故使之侯于東而賜之以此也龍旂畫龍於旂也承祀謂得以祭其先也六轡耳耳六轡在手貌春秋匪解言其祭祀之禮不懈怠也享祀不忒言其享祀之禮不差忒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皆指周公而言也騂犧赤色之牲也是饗是宜言魯人以騂犧之牲饗周公而宜之也降福既多言周公之德能受天之福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言魯人又以周公之德能受天之福望其子孫也○賦也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犧尊將將毛炰胾叶側吏反羹籩豆大房白牡騂剛叶古郎反犧牛純毛可以卜郊者也將將壯貌炰加火也胾大臠也羹肉湆也籩竹器豆木器大房半體之俎也白牡殷牲騂剛周牲也○賦也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白牡騂剛

萬舞洋洋

洋孝孫存慶（羊反叶居良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叶力膺反）

（賛曰）泮宮既修淮夷攸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頌泮水）

（賛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彼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叶特洛反）是度（叶待洛反）是尋是尺（叶昌石反）松桷有鳥（叶奴鳥反）路寢孔碩（叶常只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且碩（同上）（魯頌閟宮）

（賛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滿彼反）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叶昌石反）松桷有鳥（叶奴鳥反）路寢孔碩（叶常只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且碩（同上）（魯頌閟宮）

（賛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叶諸延反）奄有龜蒙遂荒徐宅（叶待洛反）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叶古紅反）（魯頌閟宮）

（賛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叶諸延反）奄有龜蒙遂荒徐宅（叶待洛反）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叶古紅反）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叶而灼反）（魯頌閟宮）

（賛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叶力膺反）（魯頌閟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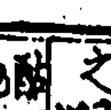
（賛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叶力膺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胡艾反）（魯頌閟宮）

（賛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叶力膺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胡艾反）我孔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黃髮台背（叶滿補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

猗與那與音余下與我同那多也置陳也簡簡和大也猗歎也烈祖湯也記此詩之人尚聲臭味未滅即此是也舊記又以爲成湯之樂也

叶於何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穆穆厥聲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叶蘇鼓淵淵嘒管聲也既和且平言其與衆樂和也依我磬聲言其與磬聲相依也穆穆深遠之貌厥其也湯孫謂湯之子孫也奏假奏其格也綏安也思語辭成未詳鄭氏曰按我以下祭末之樂也蘇氏曰其所見聞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遹記曰聲之所由生生於思思之所起起於物感之而動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二說近是蓋聲出於口而有見乎耳其入也淵然必有聞乎其出也淵然必有見乎其容聲容之間樂之情見焉故曰其德廣大而天下樂之其治民安物阜而禮樂興焉此之謂也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業垂統君不敢專顧子烝嘗湯孫之將烝進也嘗秋祭也將行也閔馬父曰古人在昔言湯其尚顧我烝嘗於廟也奉行祭事之意庶幾其饗之音洛下同烝冬祭也嘗音常申重也爾主烝之君也蓋自歌者指之也斯須猶俄頃也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劉曰云名頌之美者皆成也凡頌之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說耳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烈光也祖湯也秩常也申重也爾主烝之君也此亦祀成湯之樂也○此申錫於無疆湯之福也可以申錫於無疆而賜其烝祀之君子之福也叶音滂

我思成叶蘇鼓淵淵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叶音昂時邁其邦昊叶音茫

五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時邁巡守也昊大也言巡守而大告諸侯也

既載清酤賚天之命載事也清酤冬酒也賚予也言既載清酤以祭天而天予之命也

酤音姑

閔馬父曰周公既成禮樂以祭其先王而頌以歸美焉蓋自是以後凡祭祀皆用之

烈祖一章十二句

噫嘻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既載清酤賚天之命

我思成叶蘇鼓淵淵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叶音昂

假音格綏我思成叶蘇鼓淵淵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叶音昂

假音格無言時靡有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叶音苟以介景福

介音戒

假音格無言時靡有爭叶音章既戒既平叶音皮中龐作綏我眉壽黃耇叶音苟無疆思成叶蘇鼓淵淵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叶音昂

烝音征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烝哉嗣其音承順其道也

烝哉嗣其音承順其道也

烝哉嗣其音承順其道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潛哉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叶滂中龐作同句楚詞天問禹降

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禍音貢既長有成反方將帝立子生商啥也滔深哲知長入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城契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為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命之禍也貢獻大之時有城氏始為酋帥同族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音智圓現音玄王契也玄王桓撥烈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寢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截也玄王桓撥治達迪也受曰至湯而王業成商天命也九圍九州也禹敷土重平天下方國是疆會賦也湯奮之義未詳疑作治也降猶生也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章章六句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然經令但言至與否耳○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以下音釋尚書孔傳倚阿倚衡平言亦曰保衡○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音流何大之龍敦音對厖莫江反叶丑貢反○受小共音恭叶大共為下國駿音俊總也不震不動叶徒孔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徒孔反○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二寸大球小球皆天子之所執以為節也下國諸侯也繆繆綢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言天子執小球而諸侯執大球也何天之休不競不絿

有嚴叶五剛反不憯不濫不敢不遑命于下國叶越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賦也嚴敬也憯曾也濫監視嚴敬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善惡也監視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所劣反

賦也言高宗中興之主享國五十有九年如此壽考曰宰云者蓋高宗之神也此蓋特念百世不遷之辭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叶所銀反松柏丸丸叶胡官反是斷是遷方斯馬叶滿補反○興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從方正也愛亦裁也斯然而大也言山之脈也自遠而來其中之實也安所裁而大也百世不遷之辭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祖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文章詳略不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卷之二十　終